

●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宋史

(下册)

宋 史（下）

（第 五 册）

宋史（下）目录

卷四百一十四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史弥远	2951
郑清之	2954
史嵩之	2958
董槐	2962
叶梦鼎	2966
马廷鸾	2969

卷四百一十五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傅伯成	2972
葛洪	2975
曾三复	2976
黄畴若	2977
袁韶	2980
危稹	2982
程公许	2983
罗必元	2988
王遂	2989

卷四百一十六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吴渊	2991
余玠	2994
汪立信	2998

向士璧	3001
胡颖	3002
冷应澂	3003
曹叔远	3004
族子鹵	3005
王万	3005
马光祖	3008
卷四百一十七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乔行简	3010
范钟	3016
游似	3016
赵葵	3017
兄范	3023
谢方叔	3028
卷四百一十八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吴潜	3031
程元凤	3035
江万里	3037
王爚	3039
章鉴	3042
陈宜中	3042
文天祥	3046
卷四百一十九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宣缙	3053
薛极	3053

陈贵谊	3054
曾从龙	3056
郑性之	3057
李鸣复	3058
邹应龙	3059
余天锡	3059
许应龙	3061
林略	3062
徐荣叟	3063
别之杰	3063
刘伯正	3064
金渊	3065
李性传	3065
陈辴	3066
崔福	3070

卷四百二十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王伯大	3071
郑杲	3073
应僴	3074
徐清叟	3075
李曾伯	3076
王埜	3078
蔡抗	3079
张璠	3080
马天骥	3080

朱熠	3081
饶虎臣	3081
戴庆炯	3082
皮龙荣	3082
沈炎	3083

卷四百二十一 列传第一百八十

杨栋	3084
姚希得	3086
包恢	3089
常挺	3091
陈宗礼	3092
常楸	3093
家铉翁	3095
李庭芝	3096

卷四百二十二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林勋	3100
刘才邵	3101
许忻	3102
应孟明	3105
曾三聘	3106
徐侨	3107
度正	3108
程珌	3109
牛大年	3110
陈仲微	3111

梁成大 3113

李知孝 3114

卷四百二十三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吴泳 3116

徐范 3117

李韶 3118

王迈 3124

史弥巩 3126

陈埙 3127

子蒙 3129

赵与箴 3130

李大同 3130

黄盎 3131

杨大异 3131

卷四百二十四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陆持之 3133

徐鹿卿 3134

赵逢龙 3137

赵汝腾 3138

孙梦观 3139

洪天锡 3140

黄师雍 3142

徐元杰 3144

孙子秀 3146

李伯玉 3149

卷四百二十五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刘应龙	3150
潘昉	3152
洪芹	3152
赵景纬	3153
冯去非	3157
徐霖	3158
徐宗仁	3159
危昭德	3161
陈埜	3162
杨文仲	3163
谢枋得	3166

卷四百二十六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循吏

陈靖	3169
张纶	3171
邵晔	3172
崔立	3174
鲁有开	3175
张逸	3175
吴遵路	3176
赵尚宽	3177
高赋	3178
程师孟	3179
韩晋卿	3180

叶康直	3181
卷四百二十七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道学一	
周敦颐	3183
程颢	3185
程颐	3189
张载	3194
弟戡	3196
邵雍	3197
卷四百二十八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道学二 程氏门人	
刘绚	3199
李吁	3199
谢良佐	3200
游酢	3200
张绎	3200
苏昞	3201
尹焞	3201
杨时	3205
罗从彦	3209
李侗	3211
卷四百二十九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道学三	
朱熹	3214
张栻	3231

卷四百三十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道学四 朱氏门人

黄榦	3236
李燾	3241
张洽	3243
陈淳	3245
李方子	3247
黄灏	3248

卷四百三十一 列传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聂崇义	3249
邢昺	3253
孙奭	3256
王昭素	3262
孔维	3263
孔宜	3265
崔颂	3268
子晷	3269
尹拙	3270
田敏	3270
辛文悦	3272
李觉	3272
崔颐正	3274
弟偓佺	3274
李之才	3275

卷四百三十二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胡旦	3277
贾同	3280
刘颜	3280
高弁	3281
孙复	3281
石介	3282
胡瑗	3285
刘羲叟	3286
林槩	3286
李觏	3287
何涉	3289
王回	3290
弟向	3291
周尧卿	3293
王当	3294
陈旸	3295

卷四百三十三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

邵伯温	3296
喻樗	3298
洪兴祖	3300
高闾	3300
程大昌	3302

林之奇	3304
林光朝	3305
杨万里	3306

卷四百三十四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刘子翬	3312
吕祖谦	3313
蔡元定	3315
子沉	3317
陆九龄	3318
弟九韶	3319
陆九渊	3319
薛季宣	3322
陈傅良	3324
叶适	3327
戴溪	3332
蔡幼学	3333
杨泰之	3336

卷四百三十五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

范冲	3338
朱震	3340
胡安国	3341
子寅 宏 宁	3353

卷四百三十六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陈亮	3357
郑樵	3370
林霆	3370
李道传	3370

卷四百三十七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

程迥	3373
刘清之	3376
真德秀	3380
魏了翁	3386
廖德明	3391

卷四百三十八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汤汉	3393
何基	3396
王柏	3397
徐梦莘	3399
弟得之 从子天麟	3400
李心传	3400
叶味道	3402
王应麟	3403
黄震	3407

卷四百三十九 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	3410
梁周翰	3413
朱昂	3407
赵邻几	3420
何承裕	3421
郑起	3421
郭昱	3422
马应	3422
和岷	3422
弟嶢	3424
冯吉	3425

卷四百四十 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高岷	3426
李度	3427
韩溥	3428
鞠常	3428
宋准	3429
柳开	3429
夏侯嘉正	3433
罗处约	3437
安德裕	3440
钱熙	3441

卷四百四十一 列传第二百

文苑三

陈充	3443
吴淑	3444
舒雅	3445
黄夷简	3445
卢稹	3446
谢炎	3446
许洞	3446
徐铉	3447
句中正	3451
曾致尧	3452
刁衍	3453
姚铉	3455
李建中	3457
洪湛	3458
路振	3460
崔遵度	3462
陈越	3465
卷四百四十二 列传第二百一	
文苑四	
穆修	3467
石延年	3468
刘潜	3469
萧贯	3469
苏舜钦	3470
尹源	3477

黄亢	3481
黄鉴	3481
杨蟠	3481
颜太初	3481
郭忠恕	3482

卷四百四十三 列传第二百二

文苑五

梅尧臣	3484
江休复	3485
苏洵	3485
章望之	3489
王逢	3490
孙唐卿	3491
黄庠	3491
杨寔	3491
唐庚	3491
兄伯虎	3492
文同	3492
杨杰	3493
贺铸	3494
刘涇	3495
鲍由	3495
黄伯思	3496

卷四百四十四 列传第二百三

文苑六

黄庭坚	3497
晁补之	3499
弟咏之	3499
秦观	3500
张耒	3500
陈师道	3502
李廌	3503
刘恕	3504
王无咎	3506
蔡肇	3506
李格非	3507
吕南公	3508
郭祥正	3508
米芾	3509
刘诜	3509
倪涛	3510
李公麟	3510
周邦彦	3511
朱长文	3511
刘弇	3512
卷四百四十五 列传第二百四	
文苑七	
陈与义	3512
汪藻	3513
叶梦得	3515

程俱	3518
张嶠	3520
韩驹	3521
朱敦儒	3522
葛胜仲	3523
熊克	3524
张即之	3525
赵蕃	3526

卷四百四十六 列传第二百五

忠义一

康保裔	3528
马遂	3530
董元亨	3530
曹覲	3531
孔宗旦	3531
赵师旦	3532
苏缄	3532
秦传序	3535
詹良臣	3535
江仲明	3535
李若水	3536
刘榘	3538
傅察	3540
杨震	3541
父宗闵	3542

张克戡	3542
张确	3543
朱昭	3544
史抗	3546
孙益	3546

卷四百四十七 列传第二百六

忠义二

霍安国	3547
李涓	3547
李邈	3548
刘翊	3550
徐揆	3550
陈遘	3551
赵不试	3553
赵令晟	3554
唐重	3554
郭忠孝	3557
程迪	3559
徐徽言	3559
向子韶	3562
杨邦又	3563

卷四百四十八 列传第二百七

忠义三

曾忘	3565
从弟悟	3566

刘汲	3566
郑骧	3567
吕由诚	3569
郭永	3570
韩浩	3572
朱庭杰	3572
王允功	3572
王荐	3572
周中	3573
周辛	3573
欧阳珣	3573
张忠辅	3573
李彦仙	3573
邵云	3576
吕圆登	3576
宋炎	3576
赵立	3576
郑褒	3578
王复	3579
王忠植	3579
唐琦	3580
李震	3580
陈求道	3580

崔纵	3582
吴安国	3582
林冲之	3583
子郁	3583
从子震 霆	3583
滕茂实	3584
魏行可	3584
郭元迈	3584
阎进	3585
朱勣	3585
赵师檣	3585
易青	3585
胡斌	3586
范旺	3586
马俊	3587
杨震仲	3587
史次秦	3588
郭靖	3588
高稼	3588
曹友闻	3591
陈寅	3594
贾子坤	3595
刘锐	3596
蹇彝	3596
何充	3596

许彪孙	3597
张桂	3597
金文德	3597
曹赣	3597
胡世全	3597
庞彦海	3597
江彦清	3597
陈隆之	3597
史季俭	3598
王翊	3598
李诚之	3599
秦钜	3600

卷四百五十 列传第二百九

忠义五

陈元桂	3602
张顺	3603
张贵	3603
范天顺	3604
牛富	3604
边居谊	3605
陈炤	3605
王安节	3606
尹玉	3607
李芾	3607
尹穀	3609

杨震	3610
赵卯发	3611
唐震	3612
赵与榘	3614
赵孟锦	3614
赵淮	3614
卷四百五十一 列传第二百一十	
忠义六	
赵良淳	3615
徐道隆	3616
姜才	3617
马暨	3618
密佑	3619
张世杰	3620
陆秀夫	3623
刘鼎孙	3624
徐应鑾	3624
陈文龙	3625
邓得遇	3627
张珩	3627
卷四百五十二 列传第二百一十一	
忠义七	
高敏	3631
张吉	3632
景思忠	3632

弟思立	3632
王奇	3633
蒋兴祖	3633
郭汭	3634
吴革	3634
李翼	3635
阮骏	3635
赵士隆	3636
士医	3637
士真	3637
士遒	3637
士跂	3637
叔皎	3637
叔凭	3637
训之	3637
聿之	3638
陈淬	3638
黄友	3639
郝仲连	3640
刘惟辅	3641
牛皓	3641
魏彦明	3642
刘士英	3642
翟兴	3643
弟进	3644

朱晔	3645
朱良	3645
方允武	3645
龚楫	3646
李亘	3646
凌唐佐	3646
杨粹中	3647
强霓	3647
康杰	3647
李伸	3647
郭僕	3647
郭赞	3648
王进	3648
吴从龙	3648
司马梦求	3649
林空斋	3649
黄介	3649
孙益	3650
王仙	3650
吴楚材	3650
李成大	3651
陶居仁	3651
卷四百五十三 列传第二百一十二	
忠义八	
高永年	3652

鞠嗣复	3653
宋旅	3654
丁仲修	3654
项德	3654
孙昭远	3654
曾孝序	3655
赵伯振	3656
王士言	3656
祝公明	3657
薛庆	3657
孙晖	3657
李靓	3658
杨照	3658
丁元	3658
宋昌祚	3658
李政	3658
姜绶	3659
刘宣	3659
屈坚	3659
王琦	3659
韦永寿	3659
郑覃	3660
姚兴	3660
张玘	3661
陈亨祖	3663

王拱	3663
刘泰	3663
孙逢	3663
李熙靖	3663
赵俊	3664
刘化源	3664
胡唐老	3665
王侑	3666
朱嗣孟	3666
刘晏	3666
郑振	3667
孟彦卿	3667
高谈	3668
连万夫	3669
谢皋	3669
王大寿	3669
薛良显	3669
唐敏求	3669
王师道	3670
卷四百五十四 列传第二百一十三	
忠义九	
赵时赏	3671
赵希洎	3672
刘子荐	3672
黄文政	3673

吕文信	3673
钟季玉	3673
潘方	3673
耿世安	3673
丁黼	3674
米立	3674
赵文义	3674
杨寿孙	3674
侯亘	3675
王孝忠	3675
高应松	3675
张山翁	3675
黄申	3675
陈牵	3676
萧雷龙	3676
宋应龙	3677
褚一正	3677
邹灏	3677
刘子俊	3677
刘沐	3678
孙棨	3678
彭震龙	3678
萧焘夫	3678
陈继周	3678
陈龙复	3678

张镪	3678
张云	3678
张汴	3679
吕武	3679
巩信	3679
萧明哲	3680
杜汧	3680
林琦	3680
萧资	3681
徐臻	3681
金应	3681
何时	3681
陈子敬	3681
刘士昭	3682
王士敏	3682
赵孟垒	3682
赵孟松	3682
卷四百五十五 列传第二百一十四	
忠义十	
陈东	3683
欧阳澈	3685
马伸	3686
何兑	3690
吕祖俭	3691
吕祖泰	3693

杨宏中	3694
华岳	3696
邓若水	3699
僧真宝	3702
莫谦之	3702
徐道明	3702

卷四百五十六 列传第二百一十五

孝义

李璘	3705
甄婆儿	3705
徐承珪	3705
刘孝忠	3705
吕升	3706
王翰	3706
罗居通	3706
黄德舆	3706
齐得一	3706
李罕澄	3707
邢神留	3707
沈正	3707
许祚	3707
李琳等	3707
胡仲尧	3708
弟仲容	3708
陈兢	3708

洪文抚	3709
易延庆	3710
董道明	3710
郭琮	3710
毕赞	3711
顾忻	3711
李琼	3711
朱泰	3711
成象	3711
陈思道	3712
方纲	3712
庞天祐	3712
刘斌	3712
樊景温	3713
荣恕旻	3713
祁晔	3713
何保之	3713
李玘	3714
侯义	3714
王光济	3714
李祚	3714
周善敏	3714
江白	3714
裘承询	3714
孙浦等	3714

常真	3715
子晏	3715
王淦等	3715
杜谊	3715
姚宗明	3716
邓中和	3717
毛安舆	3717
李访	3717
朱寿昌	3717
侯可	3718
申积中	3719
郝戴	3720
支渐	3720
邓宗古	3721
沈宣	3721
苏庆文	3721
台亨	3721
仰忻	3721
赵伯深	3721
彭瑜	3722
毛洵	3722
李筹	3722
杨芾	3722
杨庆	3722
陈宗	3723

郭义	3723
申世宁	3723
苟与龄	3723
王珠	3724
颜诩	3724
张伯威	3724
蔡定	3724
郑绮	3725
鲍宗岩	3725

卷四百五十七 列传第二百一十六

隐逸上

戚同文	3726
陈抟	3728
种放	3730
万适	3735
李洙	3736
魏野	3737
邢敦	3738
林逋	3738
高恹	3739
徐复	3740
孔旼	3741
何群	3741

卷四百一十四

列传第一百七十三

史弥远 郑清之 史嵩之
董槐 叶梦鼎 马廷鸾

史弥远，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补承事郎。八年，转宣义郎，铨试第一，调建康府粮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十四年，举进士。绍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迁太社令。三年，迁太常寺主簿，以亲老请祠，主管冲佑观。丁父忧。庆元二年，复为大理司直，寻改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轮对，乞旌廉洁之士，推举荐之赏；浚沟洫，固堤防，实仓廩，均赋役，课农桑，禁未作，为水旱之备；葺城郭，修器械，选将帅，练士卒，储粟谷，明烽燧，为边鄙之防。丞相京镗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业过镗远甚，愿以子孙为托。”四年，授枢密院编修官，迁太常丞，寻兼工部郎官，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丐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举浙西常平。开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秘书少监，迁起居郎。二年，兼资善堂直讲。

韩侂胄建开边之议，以坚宠固位，已而边兵大衄，诏在位者言事，弥远上疏曰：“今之议者，以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此为将之事，施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若夫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讵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乎？京师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卫者寡，

万一盗贼窃发，谁其御之？若夫沿江屯驻之兵，各当一面，皆所以拱护行都，尤当整备，继今勿轻调发，则内外表里俱有足恃，而无可伺之隙矣。所遣抚谕之臣，止令按历边陲，招集逋寇，戒飭将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实宗社无疆之福。”

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议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无贻亲忧乎？”弥远曰：“时事如此，言入而益于国，利于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县男兼权刑部侍郎。三年，改礼部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刑部。

兵端既开，败衄相属，累使求和，金人不听。都城震摇，宫闱疑惧，常若祸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弥远力陈危迫之势，皇子询闻之，亟具奏，乃罢侂胄并陈自强右丞相。既而台谏、给舍交章论驳，侂胄乃就诛。召弥远对延和殿，帝欲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力辞，乃迁礼部尚书兼国史实录院修撰。

询立为太子，兼詹事，遣使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关、濠州来归，疏奏：“今两淮、襄、汉沿边之地，疮痍未瘳，军实未充。当勉励将帅，尽吾委寄之诚；简阅士卒，核其尺籍之阙。缮城堡，葺器械，储糗粮。当聘使既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藩屏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求。”拜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封伯。

嘉定元年，迁知枢密院事，进奉化郡侯兼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进开国公。丁母忧，归治葬，太子请赐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访。二年，以使者趣行

急，乃就道，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师。四年，落起复。雪赵汝愚之冤，乞褒赠赐谥，厘正诬史，一时伪学党人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虽已歿，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召还正人故老于外。十四年，赐家庙祭器。

宁宗崩，拥立理宗，于是拜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六辞不拜，因乞解机政，归田里，亟出关，帝从之。宝庆二年，拜少师，赐玉带。劝上倾心顺承以事太后，力学修德以答皇天眷祐，以副四海归戴。绍定元年，上太后尊号，拜太傅，八辞不拜。夏，得疾，累疏丐归，不许。都城灾，五疏乞罢斥，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复爵。六年，将拜太师，三具奏辞，乞免出命，不许。乃拜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鲁国公，又三具奏辞。绍定五年，上疏乞谢事，拜太傅。未几，拜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上疏乞解机政，依前太师特授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会稽郡王。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三日，特赠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户部支赙赠银绢以千计，内帑特颁五千匹两，遣使祭奠。及其丧还，遣礼官致路祭于都门外，赐纛、佩玉、黹纁。

初，诛李全，复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赏，诸将皆望不次拔擢。或言于弥远，弥远曰：“御将之道，譬如养鹰，饥则依人，饱则扬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与之。况今边戍未撤，警报时闻，若诸将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满，猝有缓急，孰肯效死？”赵善湘以从官开阍，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执政。弥远曰：“天族于国有嫌，高宗有诏止许任从官，不许为执政。绍熙末，庆元初，因汝愚、彦逾有定策功，是

以权宜行之。某与善湘姻家，则又岂敢。”弥远亲密友周铸、兄弥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然铸老于布衣，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补官，俱止训武郎而已。

初，弥远既诛韩侂胄，相宁宗十有七年。迨宁宗崩，废济王，非宁宗意。立理宗，又独相九年，擅权用事，专任俭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计，虽台谏言其奸恶，弗恤也。弥远死，宠渥犹优其子孙，厥后为制碑铭，以“公忠翊运，定策元勋”题其首。济王不得其死，识者群起而论之，而弥远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

郑清之字德源，庆元之鄞人。初名燮，字文叔。少从楼昉学，能文，楼钥亟加称赏。嘉泰二年，入太学。十年，登进士第，调峡州教授。帅赵方严重，靳许可，清之往白事，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无答拜，且曰：“他日愿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总领何炳曰：“此辈精悍，宜籍为兵，缓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趋者云集，号曰“茶商军”，后多赖其用。调湖、广总所准备差遣、国子监书库官。十六年，迁国子学录。丞相史弥远与清之谋废济国公，事见《皇子竑传》。俄以清之兼魏惠宪王府教授，迁宗学谕，迁太学博士，皆仍兼教授。宁宗崩，丞相入定策，诏旨皆清之所定。

理宗即帝位，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迁宗学博士、宗正寺丞兼权工部郎、兼崇政殿说书。帝问外人因阁子库进丝履

有谤议，清之言：“禁中服用颇事新洁者。”帝曰：“故事，月进鞵数两，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谤？”清之奏：“孝宗继高宗，故俭德易章，陛下继宁考，故俭德难著。宁考自奉如寒士，衣领重浣，革舄屡补，今欲俭德著闻，须过于宁考方可。”帝嘉纳。

宝庆元年，改兼兵部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起居郎，仍兼史官、说书、枢密院编修官。二年，权工部侍郎，暂权给事中，进给事中，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绍定元年，迁翰林学士、知制造兼侍读，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三年，授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枢密院事。六年，弥远卒，命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焘、徐侨、赵汝谈、尤焞、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大者相继为宰辅，惟与之终始辞不至，遗逸如刘宰、赵蕃皆见旌异。是时金虽亡而入洛之师大溃。二年，上疏乞罢，不可，拜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风，四疏丐去。九月，禋祀雷变，请益力。乃授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四疏控辞，依旧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及闻边警，密疏：“恐陛下忧悔太过，以汨清明之躬，累刚大之志。”嘉熙三年，封申国公。四年，遣中使赐御书“辅德明谟之阁”，赐楮十万缗为筑室，乃日与宾客门生相羊山水间。

淳祐四年，依前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屡辞

不允，拜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封卫国公。趣入见，有旨赐第。五年正月，上寿毕，亦疏丐归，不允。拜少傅，依前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封越国公。居无何，丧其子士昌，决意东还，又不许。拜少师、奉国军节度使，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越国公，赐玉带，更赐第于西湖之渔庄。进读《仁皇训典》，谓：“仁祖之仁厚，发为英明，故能修明纪纲，而无宽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于仁厚，故能涵养士气，而无矫励峭刻之习。盖仁厚、英明二者相须，此仁祖、孝宗所以为盛也。”帝褒谕之。

六年，拜太保，力辞。故事，许回授子孙，清之请追封高祖洽，帝从之，盖异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越国公。中使及门，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归。诘旦内引，叩头辞免，帝勉谕有外间所不及知者。甫退，则中使接踵而至。或请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汉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为之。”

帝以边事为忧，诏赵葵以枢使视师，陈辔以知枢密院事帅湖、广，二人方辞逊，会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无所留难，葵、辔遂往。于是战于泗水、涡口、木库，皆以捷闻。九年，拜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辞太师不拜，依前太傅。每谓天下之财困于养兵，兵费困于生券，思所以变通之，遇调戍防边，命枢属量远近以便其道涂，时缓急以次其遣发。又议移岁调兵屯以戍淮面，并军分头目以节廩稍，先移镇江策胜一军屯泗水，公私便之。

诸路亏盐，执其事者破家以偿，清之核其犯科者追理，挂误者悉蠲之，全活甚众。沿江算舟之赋素重，清之次第停罢，

如池之雁汙有大法场之目，其钱分隶诸司，清之奏罢其并缘渔取者，盖数倍公家之入，合分隶者从朝廷偿之。报下，清之方与客饮，举杯曰：“今日饮此酒殊快！”四上谢事之章。

十年，进《十龟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学，三崇俭，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谨微，八察言，九惜时，十务实。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难，天怒可忧而以为易，天休可喜而以为难，何哉？盖忧则惧心生，惧则怒可转而为休；喜则玩心生，玩则休或转而为怒。”帝大喜，命史官书之，赐诏奖谕。十一年，十疏乞罢政，皆不许。拜太师，力辞。有事于明堂，有旨阁门给扶掖二人，再赐玉带，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犹以未得雪为忧。俄大雪，起曰：“百官贺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观之。累奏乞罢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齐国公致仕。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三日，特赠尚书令，追封魏郡王，赐谥忠定。

清之不好立异，汤巾尝论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谁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尝论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赵葵视师年余，乞罢，上未有以处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劳，陛下岂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来遽引退，臣愿为左，使葵居右。”上讫从之，然葵竟不果来。

清之代言奏对，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与弥远议废济王竑，立理宗，赟赟至宰辅，然端平之间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则年齿衰暮，政归妻子，而闲废之人或因缘以贿进，为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庆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进士，调光化军司户参军。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事。宝庆三年，主管机宜文字，通判襄阳府。绍定元年，以经理屯田，襄阳积谷六十八万，加其官，权知枣阳军。二年，迁军器监丞兼权知枣阳军，寻兼制置司参议官。三年，枣阳屯田成，转两官。以明堂恩，封鄞县男，赐食邑。以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四年，迁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赐便宜指挥。六年，迁刑部侍郎，仍旧职。

端平元年，破蔡灭金，献俘上露布，降诏奖谕，进封子，加食邑。移书庙堂，乞经理三边，不合，丐祠归侍，手诏勉留之。会出师，与淮阬协谋犄角，嵩之力陈非计，疏为六条上之。诏令嵩之筹画粮饷，嵩之奏言：

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惟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审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

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违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连

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

丞相郑清之亦以书言勿为异同，嵩之力求去。

朝陵之使未还，而诸军数道并进，复上疏乞黜罢，权兵部尚书，不拜。乞祠，进宝章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宫，归养田里。寻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帝自师溃，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见，力辞，权刑部尚书。引见，疏言结人心、作士气、核实理财等事。且言：“今日之事，当先自治，不可专恃和议。”乞祠，以前职知平江府，以母病乞侍医药，不俟报可而归。进宝章阁学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内引，赐便宜指挥，兼湖、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嘉熙元年，进华文阁学士、京西荆湖安抚制置使，依旧沿江制置副使兼节制光、黄、蘄、舒。乞免兼总领，从之。

庐州围解，诏奖谕之。以明堂恩，进封伯，加食邑。条奏江、淮各三事，又陈十难，又言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谕之。汉阳受攻，嵩之帅师发江陵，奏诛张可大，窜卢普、李士达，以其弃城也。二年，黄州围解，降诏奖谕，拜端明殿学士，任职依旧，恩数视执政，进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诏入觐，拜参知政事，督视东西、荆湖南北、江西路军马，鄂州置司，兼督视淮南西路军马兼督视光、蘄、黄、夔、施州军马，加食邑。城黄州。十一月，复光州。十二月，复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进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军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荐士三十有二人，其后董槐、吴潜皆号贤相。

复信阳，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饥。六月，复襄阳，嵩之言：

“襄阳虽复，未易守。”自是边境多以捷闻，降诏奖谕。四年，乞祠，趣召奏事，转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眷顾特隆，赐赆无虚日。久旱，乞解机政。地震，屡疏乞罢免，皆不许。淳祐元年，进《玉斧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嵩之议用范仲淹却西夏书例，以不敢闻于朝还之。二年，进高、孝、光、宁帝《纪》，《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进金紫光禄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国公，加食邑。四年，遭父丧，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累赐手诏，遣中使趣行。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襄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皆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不报。将作监徐元杰奏对及刘镇上封事，帝意颇悟。

初，嵩之从子璟卿尝以书谏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办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浸不克终，用人之法，不待举削而改官者有之，谴责未几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难未几而遽被起复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醖恩异赏，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运筹帷幄、献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献赂幕宾而得之乎？果能驰身鞍马，效一战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鬻奴仆而得之乎？徒闻包苴公行，政出多门，便嬖私昵，狼狈万状，祖宗格法，坏于今日也。

自开督府，东南民力，困于供需，州县仓卒，匱于应办，犂金帛，輓刍粟，络绎道路，曰一则督府，二则

督府，不知所干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闻蜀川不守，议者多归退师于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备边御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维扬则有赵葵，庐江则有杜伯虎，金陵则有别之杰。为督府者，宜据鄂渚形势之地，西可以援蜀，东可以援淮，北可以镇荆湖。不此之图，尽损藩篱，深入堂奥，伯父谋身自固之计则安，其如天下苍生何！

是以饥民叛将，乘虚捣危，侵軼于沅、湘，摇荡于鼎、澧。为江陵之势苟孤，则武昌之势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则江、浙之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杀降失信，则前日彻疆之计不可复用矣；内地失护，则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复施矣。此隙一开，东南生灵特几上之肉耳。则宋室南渡之疆土，恶能保其金瓯之无阙也。盖早为之图，上以宽九重宵旰之忧，下以慰双亲朝夕之望。不然，师老财殫，绩用不成，主忧臣辱，公论不容。万一不畏强御之士，绳以《春秋》之法，声其讨罪不效之咎，当此之时，虽优游菽水之养，其可得乎？异日国史载之，不得齿于赵普开国勋臣之列，而乃厕于蔡京误国乱臣之后，遗臭万年，果何面目见我祖于地下乎？人谓祸起萧墙，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为伯父苦口极言。

为今之计，莫若尽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与改弦易辙，戮力王事，庶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视失而不知救，视非而不知革，薰莸同器，驽骥同枥，天下大势，駸駸日趋于危亡之域矣。伯父与璟卿，亲犹父子也，伯父无以少年而忽之，则吾族幸甚！天下生

灵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居无何，璟卿暴卒，相传嵩之致毒云。嵩之为公论所不容，居闲十有三年。宝祐四年春，授观文殿大学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遗表上，帝辍朝，赠少师、安德军节度使，进封鲁国公，谥忠简，以家讳改谥庄肃。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夺谥。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远人。少喜言兵，阴读孙武、曹操之书，而曰：“使吾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槐貌甚伟，广颡而丰颐，又美髯，论事慷慨，自方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严，闻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学，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愿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学于永嘉叶师雍。闻辅广者，朱熹之门人，复往从广，广叹其善学。嘉定六年，登进士第，调靖安主簿。丁父忧去官。

十四年，起为广德军录事参军，民有诬富人李桷私铸兵结豪杰以应李全者，郡捕系之狱，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为反者解说，族矣。”槐曰：“吏明知狱有枉，而挤诸死地以傅于法：顾法岂谓诸被告者无论枉不枉，皆可杀乎？”不听。顷之，守以忧去，槐摄通判州事，叹曰：“桷诚枉，今不为出之，生无繇矣。”乃为翻其辞，明其不反，书上，卒脱桷狱。绍定二年，迁镇江观察推官。明年春，入为主管刑部架阁文字。秋，兼权礼兵部架阁，迁籍田令，特差权通判镇江府。至州，会全叛，涉淮临大江，大府急发州兵。槐即日将兵济江而西，全遁去，乃还。五年，丁母忧。端平三年，差通判蕲州，辞。

嘉熙元年，召赴都堂，迁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后三日，提点湖北刑狱。常德军乱，夜纵火而噪，守尉闯不出。槐骑从数人于火所，且问乱故。乱者曰：“将军马彦直夺吾岁请，吾属将责之偿，不为乱也。”槐坐马上，召彦直斩马前，乱者还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乱者七人戮诸市，而赙彦直之家。差充归、峡、岳察访使。二年，兼权知常德府，寻兼军器少监，依旧提点刑狱。

三年，以直宝谟阁知江州兼都督府参谋。秋，流民渡江而来归者十余万，议者皆谓：“方军兴，郡国急储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发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归焉。当是时，宋与金为邻国，而襄、汉、扬、楚之间，豪杰皆自相结以保其族，无赖者往往去为群盗。浮光入翟全寓黄陂，有众三千余，稍出鹵掠。

槐令客说下全，徙之阳乌洲，使杂耕蕲春间，又享赐之，用为裨将。于是曹聪、刘清之属皆来自归。

四年，进直华文阁、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抚司公事。方三边急于守御，督府日夜征发，民且困，槐为画策应之，令民不伤而军须亦不匮。淳祐二年，迁左司郎官，进直龙图阁、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公事。视其赋则吏侵甚，下教曰：“吾莅州而吏犹为盗不自悔，吾且诛之！”吏乃震恐，愿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尽弛。大计军实，常若敌且至。裨将卢渊凶猾不受命，斩以徇师，军中肃然。

三年，进秘阁修撰。四年，召入奏事，迁权户部侍郎，赐紫，进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西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兼

行宫留守。军政弛弗治，乃为赏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进退击刺之技，岁余尽为精兵。六年，召至阙，辞。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又辞。权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宰相移书槐曰：“国家方用兵，人臣不辞急难，公幸毋固辞。”槐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御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诸蛮夷，南引交趾及符奴、月乌、流鳞之属，数寇边，槐与约无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动。又与交趾约五事：一无犯边，二归我侵地，三还卤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贸易。于是遣使来献方物、大象，南方悉定。

七年，进宝章阁待制。八年，迁工部侍郎，职事依旧，兼转运使。九年，召赴阙，封定远县男。迁兵部侍郎兼权给事中兼侍读，升给事中，上疏请抑损戚里恩泽以慰天下士大夫。群臣奏事少与法违，惮槐不敢上。兼侍读，进宝章阁直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辞。进封子。是年冬，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侯。十二年，为同知枢密院事。宝祐元年，权参知政事。二年，进参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战败夺官，诏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视师，曾伯辞，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请行，顿重兵夔门以固荆、蜀辅车之势，诏报曰：“腹心之臣，所与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复上疏曰：“天下之事，不进则退，人臣无敢为岐意者，苟以臣为可任，宜少听臣自效，即臣不足与军旅之事，愿上官爵。”不许，进封濠梁郡公。

帝日乡用槐，槐言事无所隐，意在于格君心之非而不为容悦。帝问余民粟积边，则对曰：“吴民困甚，有司急余不复省。夫民惟邦本，愿先垂意根本。”帝问修太乙祠，则对曰：

“土工荐起，民罢于征发，非所以事天也。”帝问边事，对曰：“外有敌国，则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敌国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过失，为执法吏所刺劾，终身摈弗用，深为朝廷惜此。苟非奸邪，皆愿为昭洗，勿废其他善。又迁谪之臣，久堕遐方，稍稍内徙，今得生还，顾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辄称善。

三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槐自认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国家无不为，然务先大体，任人先取故旧之在疏远者，在官者率满岁而迁。嗜进者始不说矣。槐又言于帝曰：“臣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为害政者三？”对曰：“戚里不奉法，一矣；执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检士，三矣。将率不检下故士卒横，士卒横则变生于无时；执法威福擅故贤不肖混淆，贤不肖混淆则奸邪肆，贤人伏而不出；亲戚不奉法故法令轻，法令轻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废，愿自上除之。”于是嫉之者滋甚。

帝年浸高，操柄独断，群臣无当意者，渐喜狎佞人。丁大全善为佞，帝躐贵之，窃弄威权而帝弗觉悟。大全已为侍御史，遣客私自结于槐，槐曰：“吾闻人臣无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结约，幸为谢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己，衔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见，极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尝短卿，卿勿疑。”槐曰：“臣与大全何怨？顾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邪而噤不言，是负陛下也。且陛下谓大全忠而臣以为奸，不可与俱事陛下矣。”既罢出，即上书乞骸骨，不报。四年，策免丞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时大全亦论劾槐，书未下，自发省兵迫遣之。于是太学诸生陈宜中等上书

争之，语见《大全传》。

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抚大使，固辞。进封吉国，又进封许国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风雷电，槐起衣冠而坐，麾妇人出，为诸生说《兑》、《谦》二封，问夜如何？诸生以夜中对，遂薨。遗表上，赠太子少师，谥文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赙。

叶梦鼎，字镇之，台之宁海人。本陈待聘之子，七岁后于母族。少从直龙图阁郑霖、宗正少卿赵逢龙学，以太学上舍试入优等，两优释褐出身，授信州军事推官，摄教事，讲荒政。迁太学录。

淳祐二年，雷变，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嫖近。明年，轮对，言君子、直言、军制、楮币、任官、分阃六事。同番易汤巾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四年，升校书郎兼庄文府教授。五年，迁秘书郎，转对，言定国本，求哲辅，专阃帅，奖用介直。雷变上言，援唐康澄“五可畏”之说，迁著作佐郎。六年，拜军器少监兼兵部郎官，转对，言国计、边事、国体三事。又言：“外有窥边之大敌，内有伺隙之巨奸；奇邪蛊媚于宫闱，熏腐依凭于城社；强藩悍将，牙孽易摇，草窃奸宄，肘腋阶变。”

权知袁州，转运司和余米三万斛，梦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余已百年，自今开之，百姓子孙受无穷之害，则无穷之怨从之。”民汤颀献田学官，妻子离散，梦鼎遂还之。毁万载旗箫村淫祠，塞其妖井。召赴行在。丁本生母忧。十

一年，免丧，拜司封员外郎。轮对，言：“陛下惑于左右之谗说，例视言者为好名，中伤既深，胶固莫解。近岁以来，言稍犯人主之所难者，不显罢则阴黜，不久外则设间，去者屡召而不还，来者一鸣而辄斥。”兼玉牒检讨官，以直秘阁、江西提举常平兼知吉州。节制悍将，置社仓、义仓，平反李义山受赃之冤，以国子司业召。

宝祐元年陞对，言国论主平江西义仓，不可待申省而后发。考试集英殿，授崇政殿说书，进讲《尚书》。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国子祭酒。二年，兼权礼部侍郎，谏幸西太乙宫。三年，权礼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寻兼侍讲。丁母忧。五年，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赣州。丁大全柄国，欲挽梦鼎登朝，卒辞谢之。六年，改知建宁府，又改知隆兴府。开庆元年，复知建宁府，作桥梁，置驿舍，建大安关，决疑狱。

景定元年，召为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为言。迁吏部侍郎，赐宁海县食邑。二年，权兵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三年，迁兵部尚书兼修国史兼实录修撰。迁吏部尚书，五辞免，请祠，不允。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屡辞不许。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兼太子宾客，进封宁海伯。四年，签书枢密院事，进封临海郡侯，以明堂恩进封临海郡公。丞相贾似道欲造关子，罢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梦鼎以为厉民，乃止罢十七界。公田法行，梦鼎又以为厉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辞，不许，进同知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以彗星出，梦鼎言政上下恐惧交修之日，乞解机政，又不许。奏免浙西经界。

理宗崩，议太子即位，太后垂帘听政，梦鼎曰：“母后垂帘，岂是美事！”进参知政事，加食邑。梦鼎力辞，似道恳留之，不可。帝勉谕再三，诏阁门封还奏疏。似道奏：“参政去则江万里、王爚必不来。”理宗复士，摄少傅，竣事，引疾归里，累诏，力辞，授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肃清海寇，罪止首恶，羨余之费，悉却不受。建济民仓以备饥岁，造驿舍以待宾旅。

咸淳三年，再召为参知政事，加食邑，六辞，不许。诏著作佐郎卢钺与台州守项公采趣行，拜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累辞，不许，乃与似道分任。利州转运使王价尝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参议，及死，其子诉求遗泽。至是，梦鼎明其无罪，似道以为恩不己出，罢省部吏数人，榜其姓名于朝。梦鼎怒曰：“我断不为陈自强。”即求去。似道之母让似道曰：“叶丞相安于家食，未尝希进，汝强与以相印，今乃牵制至此，若不从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为官不得不如此。”会太学诸生亦上书言似道专权固位，乃悔悟，属府尹洪焘求解，而梦鼎屡上章乞闲。冬雷，引咎求去愈力。

四年，策杨妃，宰相无拜礼，吏赞拜，梦鼎以笏挥之，趋出。明日，乞还田里，诏勉留之。诏免诸州守臣上殿奏事，梦鼎言：“祖宗谨重牧守之寄，将赴官，必令奏事，盖欲察其人品，及面谕以廉律己，爱育百姓。其至郡延见吏民，具宣上意，庶几求无负临遣之意。今不远数千里而来，咫尺天颜而不得见，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进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单车宵遁故事累辞，乃授观文殿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进封信国公，不拜；充醴泉观使，又不拜。七

年，再充醴泉使。

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引疾力辞，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嵎县，请辞不获，乞还山林。疏奏：“愿上厉精寡欲，规当国者收人心，固邦本，励将帅，饬州县，重振恤。”扁舟径归。使者以祸福告，梦鼎语之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万无可回之理。”似道大怒，台臣奏从归田之请，诏仍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不请祠禄。

瀛国公初即位，咨访故老，梦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训廉德，厉臣节，拯民瘼，重士选，劝吏廉，惩吏奸，补军籍。授判庆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辞，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不拜。二年，益王即位于闽，召为少师、太乙宫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进，南向恸哭失声而还。后二年卒。子应及，太府寺丞、知建德府军器少监、驻戎军马；应有，朝请郎、太社令。

马廷鸾，字翔仲，饶州乐平人。本灼之子，继灼兄光后。甘贫力学，既冠，里人聘为童子师，遇有酒食饌，则念母藜藿不给，为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进士第，调池州教授，需次六年。

宝祐元年，召赴都堂审察，辞。至池以礼帅诸生。二年，调主管户部架阁。三年，迁太学录，召试馆职。时外戚谢堂厉文翁、内侍卢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鸾试策言强君德，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大与时迁，迁秘书省正字。四年，尤焞提举史事，辟为史馆校勘。

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鸾，弥欲钩致之，廷鸾不为

动。试策稍及大全，及廷鸾当轮对，大全私谓王持厘往听焉。廷鸾素厚持厘且同馆，不虞其谋也，密露大意。持厘给曰：“君犹未改秩，姑托疾为后图乎？”廷鸾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厘以告大全，及候对殿门，格不得见。翼日，以监察御史朱熠劾罢。宋臣遣八厢貌士索奏稿，稿虽焚，闻者浸广，忌者愈深，而廷鸾之名重天下。开庆元年，吴潜入相，召为校书郎。

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时大全党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无肯言者，诸学官抗疏，疏上即行。会日食，与秘书省同守局，因相与草疏。潜以书告廷鸾曰：“诸公言事纷纷，皆疑潜所噉，闻馆中又将论列，校书宜无与，以重吾过。”廷鸾对曰：“公论也，不敢避私嫌。”越数日，宋臣竟坐谪，徙安吉州。兼权枢密院编修官。时贾似道自江上还，位望赫奕，廷鸾未尝亲之。轮对，言：“国于东南者，楚、越霸而有余，东晋王而不足。乞遏恶扬善以顺天，举直错枉以服民。”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仓部郎官。

二年，进著作佐郎兼右司，迁将作少监。三年，一再乞外补，不许。廷鸾论贡举三事：严乡里之举，重台省之覆试，访山林之遗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灾州县租赋之不可得者。擢军器监兼左司，兼太子右谕德，升左谕德，行国子司业，乞免兼左司。轮对，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养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权直，擢秘书少监，升权直学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入奏言：“太史必当谨书灾异。愿陛下翕受敷施，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

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豫防。”时再召用宋臣，廷鸾引何郯之说进，极言宋臣不可用，帝从之。荐士二十人，进中书舍人。程奎污秽诡秘，不当补将仕郎；王之渊为大全党，不当通判江州；朱熠不当知庆元府及为制置使；林爽、赵必遁、张称孙不当与郡；皆缴还词头。兼国史实录院。五年，彗出，上疏极言天人之际。迁礼部侍郎。理宗遗诏、度宗登极诏，皆廷鸾所草。兼侍读，辞，不许。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学士院。

咸淳元年，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丁母忧。三年，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宽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优容，虚圣心而延佇，推内恕以假借，忍难行而听纳，则情无不达，理无不尽，奸人破胆，直士吐气，天下事尚可为也。”兼权参知政事。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八年，九疏乞罢政。九年，依旧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大使。上疏辞免，依旧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度宗初年，诏询故老，专以修攘大计叩之赵葵。葵极意指陈曰：“老臣出入兵间，备谙此事，愿朝廷谨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败事者，词臣失言。”廷鸾每见文法密，功赏稽迟，将校不出死力，于边阃升辟，稍越拘挛。似道颇疑异己，黥堂吏以泄其愤。及辞相位，帝恻怛久之曰：“丞相勉为朕留。”廷鸾言：“臣死亡无日，恐不得再见君父。然国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国家利害，群臣不知；军前胜负，列阃不知。陛下与元老大臣惟怀永图，臣死

且瞑目。”顿首涕泣而退。

瀛国公即位，召不至。自罢相归，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张氏祝氏皇极观物外篇》诸书。

论曰：史弥远废亲立疏，讳闻直言。郑清之堕名于再相之日。弥远之罪既著，故当时不乐嵩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董槐毋得而议之矣。叶梦鼎、马廷鸾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卷四百一十五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复 黄畴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许 罗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员外郎察之孙。少从朱熹学。登隆兴元年进士第，调连江尉。试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师自居，日与诸生论质往复，后多成才。改知闽清县。丁父艰，服除，知连江县。东湖溉田余二千顷，堤坏。即下流南港为石堤三百尺，民蒙其利。

庆元初，召为将作监，进太府寺丞。言吕祖俭不当以上书贬。又言于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伪学目之。又言朋党之敝，起于人主好恶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爱民为本。推熹遗意而遵行之，创惠民局，济民病，以革机鬼

之俗。由郡南门至漳浦，为桥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

两为部使者，迁工部侍郎。时权臣方开边，语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势，譬如乘舟，中兴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坚緻，岁月既久，罅漏浸多，苟安旦夕，犹惧覆败，乃欲徼幸图古人之所难，臣则未之知也。”相府灾，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为偶然者，伯成正色谓：“天意如此，官师相规时也，以为偶然乎？”丞相色动。遂陈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军政，三曰启边衅。进右司郎官，权幸有私谒者，皆峻拒之。出为湖、广总领。朝议欲纳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轻弃信誓，乞戒将帅毋生事。御史中丞邓友龙遂劾伯成，罢之。

嘉定元年，召对，面谕：“前日失于战，今日失之和。小使虽返，要求尚多。陛下不获己，悉从之。使和议成，犹可以纾一时之急；否则虚帑藏以资敌人，驱降附以绝来者，非计也。今之策虽以和为主，宜惜日为战守之备。”权户部侍郎史弥远初拜相，麻词有“昆命元龟”之语，闽帅倪思以为不当用，御史劾罢思。伯成因对及其事，帝曰“过当”者再。对曰：“思固过当，但恐摧抑太过，遂塞言路，乞明诏台谏侍从，竭尽底蕴，无以思为戒。”李壁谪居抚州，伯成言：“侂胄之诛，壁与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负罪之臣，不容以功赎过矣。”

伯成未为谏官也，尝言：“弥远谋诛侂胄，事不遂则其家先破，侂胄诛而史代之，势也。诸公要相协和，共议国事；若立党相挤，必有胜负，非国之福。”又劝丞相钱象祖：“安危大事，以死争之；差除小者，何必乖异？”拜左谏议大夫，抗

疏十有三，皆军国大义。或致弥远意，欲使有所弹劾，谓将引以共政。谢之曰：“吾岂倾人以为利哉。”疏乞诏大臣以公灭私。

左迁权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蔡元定谪死道州，归葬建阳，乃雪其冤于朝。进宝谟阁待制、知镇江府。全活饥民，瘞藏野殍，不可胜数。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军于圖山石牌，伯成谓：“虚此实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之中，不若两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与海盗为地，伯成廉知姓名，会郡都试捕而鞠之，无一逸去。狱具，请贷其死，黥隶诸军。

嘉定八年，召赴阙，辞不获，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进矣。”除宝谟阁直学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学士，落致仕，予祠，锡金带。伯成辞免，乃进“昭明天常、扶持人极”之说，诏进一官。

宝庆元年，与杨简同召，寻加宝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虽力以老病辞，而爱君忧国之念不少衰。闻大理评事胡梦昱坐论事贬，蹙然语所亲曰：“向吕祖俭之谪，吾为小臣，犹尝抗论。今蒙国恩，叨窃至此而不言，谁当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复闻天下事矣。方今内无良吏，田里怨咨，外无名将，边陲危急，而廉耻道丧，风俗益偷，贿赂流行，公私俱困。谓宜君臣上下，忧边恤民，以弭祸乱。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几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几而斥，则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韩愈论后人主奉佛，运祚短促，唐宪宗大怒，将抵以死，自崔群、裴度、戚里诸贤皆为愈言，止贬潮州，寻复内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

列之臣，无一为言者，万一死于瘴疠，陛下与大臣有杀谏者之谤，史册书之，有累圣治。臣垂尽之年，与斯人相去，风马牛之不相及，独以受恩优异，效其誓言。”不报。明年，加龙图阁学士，转一官，提举鸿庆宫，复辞。

伯成纯实无妄，表里洞达，每称人善，不啻如己出，语及奸人误国，邪人害正，词色俱厉，不少假借，常慕尸谏，疏草毕，亟命缮写，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赠开府仪同三司。端平三年，赐谥忠简。

葛洪，字容父，婺州东阳人。从吕祖谦学，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嘉定间，为枢密院编修官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守尚书工部员外郎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上疏言：

今之将帅，其才与否，臣不得而尽知。惟忠诚所在，凡为人臣者斯须所不可离，则不可不以是责之耳。今安居无事，非必奋不顾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后谓之忠也。第职思其忧谓之忠，公尔忘私谓之忠，纯实不欺谓之忠。

且拊循士卒，帅之职也，朝廷每严掊克之禁，蠲营运之逋，其徼之者至矣。今乃有别为名色，益肆贪黷，视生理之稍丰者而诬以非辜，动辄估籍，择廩给之稍优者而强以库务，取办刍粟，抑配军需，于拊循何有哉！训齐戎旅，亦帅之职也，朝廷每严点试之法，申阶级之令，其徼之亦切矣。今顾有教阅视为具文，坐作仅同儿戏，技勇者不与旌赏，拙懦者未尝劝惩，士日横骄，类难役使，

于训齐何有哉！

况乃有沉酣声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图，而不恤国事者矣。又有营营终日，专务纳交，书币往来，道路旁午，而妄希升进者矣。自谓缮治器甲，修造战舰，究其实，则饰旧为新而已尔。自谓撙节财用，声称羨余，原其自，则剥下罔上而已尔。乞严饬将帅，上下振厉，申致军实，常若有寇至之忧。磨砺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纳之。

进直焕章阁，为国子祭酒，仍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拜工部尚书，亦兼祭酒兼侍读。进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封东阳郡公。赞讨平李全，援王素谏仁宗却王德用进女事，以止备嫔御，世多称之。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进大学士。召赴行在，仍旧职充万寿观使兼侍读，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守本官致仕，卒。帝辍视朝一日，谥端献。杜范称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风。有奏议、杂著文二十四卷。

曾三复字无玷，临江人。乾道六年进士。淳熙末，为主管官告院，迁太府寺簿，历将作、太府丞。登朝数年，安于平进，搢绅称之。绍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为御史检法，拜监察御史，转太常少卿，进起居舍人，迁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诏守本官职致仕。三复性耿介，耻奔竞，故位不速进。在台余两年，持论正平，不随不激。其没也，士论惜之。

黄畴若，字伯庸，隆兴丰城人。一岁而孤，外大母杜教之。淳熙五年举进士，授祁阳县主簿。邑民有诉僧为盗且杀人，移鞠治，畴若疑其无证，以白提点刑狱马大同，且争之甚力，已而得真盗，大同荐之，调柳州教授，又调灵川令。会万安军黎蛮窃发，经略司选畴若条画招捕事宜。畴若谓须稽原始乱，为区处之方。再任岭外，用举考改知庐陵县。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税，畴若念民方艰食，取任内县用钱三十余缗为民代输两年。诸司举为邑最官，召赴都堂审察，差监行在都进奏院。

开禧元年，都城火。畴若应诏上言曰：“当今之急务有三：一曰赋敛征求之无艺，二曰都鄙军民之无法，三曰守令牧养之无状。”迁太府寺主簿，又迁将作监丞兼皇弟吴兴郡王府教授。迁太府寺丞，又迁秘书丞兼权礼部郎官，兼资善堂说书。迁著作郎，拜监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择宰相，宰相择监司。又言：“善为国者必以恐惧修省之训陈于前，善为相者必以危亡灾异之事告于上。”

韩侂胄败，畴若上章丐去，帝批其奏曰：“卿怀忠荃，朕固知之。”畴若遂疏邓友龙、陈景俊之恶。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罢不更置。畴若奏，以为和战未决，不遣近臣置幕府，无以统诸将。乞检会前奏，亟诏大臣科条人才为宣抚使。帝即以丘密为江、淮制置使。寻迁畴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讲。朝廷与金人约和，金人约函致侂胄首。诏令台谏、侍从、两省杂议。畴若与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后函送敌国。”人讥其有失国体。

畴若奏：“今帑藏无余，岁币若必睥睨于百姓，愿自宫禁

以及宰执百官共为撙节，逐年桩积。”遂置安边所。户部侍郎沈诜条具合节省拘催者，畴若复乞：“依仁宗、孝宗两朝成训，凡节省事：在内诸司选内侍长一员，令自行搜访，条具来上；在外廷三省则委宰掾、枢属，六曹则委长贰，事干浮费者闻奏。”又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赏库四季所献并侂冑万亩庄等，一并拘桩。”既而内廷及酒所减省，议多格，独得估籍奸贼及房廊非泛供须五项，总缙钱九百一十三万有奇，外桩留产业，每岁又可得七十一万五千三百余缙，畴若乞：“今后省类聚更化以来臣下章奏，察其可行者以闻，付之中书。”

都城谷踊贵，诏减价柴桩管米十万石，于是淮、浙流民交集。临安府按籍振济，仅不满五千人，以三月后麦熟罢振济，各给粮遣归。畴若谓：“此实驱之使去耳。”遂奏：“乞令核实，近甸之人，愿归就田者勿问，其有未能归者，更振济两月；淮民见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无赢货，必难遽去，仍与振恤，俟早熟乃罢。”于是诏振济至六月乃止。

帝以蝗灾，令刺举监司不才者，畴若同台监考察上之。又言：“湖、广盗贼，固迫于饥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风峒寇，实由官不为决讼所致。宜戒湖、广诸司，申明法禁为贼，关防以时，平心决讼，勿令胥官巡尉侵渔。”权户部侍郎，金使告主亡，差充馆伴。

自军兴费广，朝廷给会子数多，至是折阅日甚。朝论颇严称提，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诏令侍从、台省，条上所见。畴若奏曰：“物少则贵，多则贱，理之常也。曷若令郡县姑以渐称提，先收十一界者销毁，勿复支出。上下流通，则不待称提矣。”

由是峻急之令少宽。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质朴，屏绝浮薄之论。乞拨买官田充余本，以广常平之储。乞令户察一员，专监安边所。”帝皆是之。

因面求补外，退上章，降诏不允，又连疏丐去。会旱蝗复炽，御笔今在朝百执事条上封事，畴若奏“官吏苛刻、科役频并、赋敛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册皇太子，差充引见礼仪使。进华文阁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吴曦畔后，制置使移司兴元，朝论有偏重之嫌。朝廷择人，故辍畴若以往，三辞不允。避讳，改宝谟阁待制。诏：“凡属军民利病，吏治臧否，并许谘访以闻。”当征积欠十余万，畴若亟命榜九邑尽蠲之。考官吏冗员，非敕命差注者悉罢之。为民代输六年布估钱，计二十万二千四百缗；又别立库储二十五万三千缗，期于异日接续代输；又余米十五万石有奇，足广惠仓之储；又减他赋之重者，民力遂宽。

初，沈黎蛮屡犯边，畴若至，则镂榜晓以祸福，青、弥两羌遂乞降。四年，董蛮合其部族入寇犍为路店。畴若亟调兵，且设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畴若廉知嘉定边备废弛，而平戎庄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权免平戎庄是年炭估、麻租，令庄子弟即日上边为守备。会嘉定阙守，蛮窥路店无备，遂入寇。畴若复选西军，欲且往防拓，牒转运司折支，不报。蛮再犯龙坞堡，转运司始颇从所请。蛮复到龙门隘，知有备乃退。进龙图阁待制，依旧知成都府。

大使司之师出，东路提刑亦征兵，三垂告警，叙南之报复急，两路震动。畴若亟移书两军，俾速还师守险为后图，西师遂退守沐川。既而畴若兼制叙州兵甲公事，既得专行，益

严守备，蛮首昔丑竟降，朝廷赏平蛮功，进畴若一秩。

畴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耨发栲。如乞拣留移屯西兵义勇，以防窃发，以救偏重；更用东南贤士使蜀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为东南监司，庶杜州县姻娅之私；轻取钱引贴期之费，以纾民力；皆抗疏请于朝，乞力行之。复念大玄城乃张仪所筑，高骈所修，圯坏岁久，复修费重，乃以节缩余钱四十万贯为修城备。畴若以制置使留汉中，则护诸将为得宜。召赴行在，入对延和殿，迁权兵部尚书、太子右庶子。

八年，四月不雨，诏求直言。畴若条具三事，首言：“比称提楮币，州县奉行切迫，故因坐减陌被估籍者众，乞与给还；乞蠲阁下户畸零税赋；乞振贍雄淮军之乏。”寻皆行之。落权，升左庶子，仍兼修史，擢太子詹事。畴若引范镇故事，乞归田里。

十年春，差知贡举，试礼部尚书，以足疾乞归。进焕章阁学士、知福州，力辞，乃改提举鸿庆宫。关外军溃，言者论及畴若，落职罢祠，后以焕章阁学士致仕。所著有《竹坡集》、奏议、讲议、《经筵故事》。

袁韶字彦淳，庆元府人。淳熙十四年进士。嘉泰中，为吴江丞。苏师旦恃韩侂胄威福，挠役法，提举常平黄荣檄韶核田以定役。师旦密谕意言：“吴江多姻党，傥相容，当荐为京朝官。”韶不听。是岁更定户籍，承徭赋，皆师旦党，师旦讽言者将论去。荣亟以是事白于朝，且荐之。未几，师旦败。改知桐庐县。桐庐多宗室，持县事无有善去者。韶始至，绝

私谒，莫敢挠。钱塘岸岁为潮啮，率取石桐庐，韶言：“庙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邻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召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饯，至于富阳，泣谢曰：“吾曹不复输石矣。”

后为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岁币，语慢甚，韶曰：“昔两国誓约，止令输燕，不闻在汴。”使者语塞。十三年，为临安府尹，几十年，理讼精简，道不拾遗，里巷争呼为“佛子”，平反冤狱甚多。

绍定元年，拜参知政事。胡梦昱论济王事，当远窜，韶独以梦昱无罪，不肯署文书。李全叛，扬州告急，飞檄载道，都城争有逃避者。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临山镇遏之。丞相史弥远惩韩侂胄用兵事，不欲声讨。韶与范楷言于弥远曰：“扬失守则京口不可保，淮将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适福至，韶夜与同见弥远，言福实可用。弥远从之，遂讨全。韶卒以言罢。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赠少傅。后以郊恩，累赠太师、越国公。

韶之父为郡小吏，给事通判厅，勤谨无失，岁满当代，不听去。后通判至，复留用之，因致丰饶。夫妻俱近五十，无子，其妻资遣之往临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忧色，且以麻束发，外以彩饰之。问之，泣曰：“妾故赵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贫，故鬻妾以为归葬计耳。”即送还之。其母泣曰：“计女聘财犹未足以给归费，且用破矣，将何以酬汝？”徐曰：“贱吏不敢辱娘子，聘财尽以相奉。”且闻其家尚不给，尽以囊中贐与之，遂独归。妻迎问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无子命也。我与汝周旋久，若有子，汝岂不育，

必待他妇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设心如此，行当有子矣。”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抚州临川人。旧名科，淳熙十四年举进士，孝宗更名稹。时洪迈得稹文，为之赏激。调南康军教授。转运使杨万里按部，骤见叹奖，偕游庐山，相与酬倡。调广东帐司，未上，服父丧，免，调临安府教授。倪思荐之，且语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报国矣。”丁母忧，免，干办京西安抚司公事。入为武学谕，改太学录。

明年，迁武学博士，又迁诸王宫教授。稹谓以教名官，而实未尝教，请改创宗子学，立课试法如两学，从之。嘉定九年，新学成，改充博士，其教养之规，稹所论建。迁秘书郎、著作佐郎，兼吴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

稹始进对，请叙复军功之赏以立大信，按拭功臣之罪以厉忠节，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边防，厚赏以精间谍。次论和、战、守利害，而请颛意于守。是岁春至夏不雨，稹应诏言：“安边所征敛之害，与无罪而籍没之害；楮币之改，以一夺二；盐钞之更，以新废旧；至于沮格军赏，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

明年又论：“谋国者欲以安靖为安靖，忧国者欲以振厉为安靖，自二议不合，是以国无成谋，人无定志。愿诏大臣合二议共图之，且欲下两淮帅臣，讲明守御之备。”最后言：“事无成规者，皆不可为。意向不明，无以一众听；信誓不立，无以结人心；报应不亟，无以趋事机；赏罚不果，无以作士气。”

番禺柴中行去国，稹赋诗送之，连宰相，出知潮州。寻以通金华徐侨书论罢，提举千秋鸿禧观。久之，知漳州。漳俗视不葬亲为常，往往栖寄僧刹，稹命营高燥地为义冢三，约期责之葬，其无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给者，官为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识。郡有临漳台，据溪山最胜处，作龙江书院其上。既成，横经自讲，人用歆动。邑令有贿闻者，劾去之，籍其财以还民。郡有经、总制无名钱岁五千缗，厉民为甚，前守赵汝说奏蠲五之二，稹疏于朝，悉罢之。会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辩，即自请以归。久之，提举崇禧观，与乡里耆艾七人为真率会。卒，年七十四。

稹性至孝，父疾，愿损己算益亲年，疾寻愈。真德秀登从班，举稹自代，没，又为铭其墓。所著有《巽斋集》，诸经有讲义、集解，诸魏、晋、唐诗文皆有编，辑先贤奏议曰《玉府》、曰《药山》。

弟和，字祥仲。开禧元年进士，为上元主簿，大辟祠宇祀程颢，真德秀为记之。知德兴，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程公许，字季与，一字希颖，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公许不交睫者数月，病革，尝其痰沫，既卒，哀毁逾制。嘉定四年举进士，调温江尉，未上，丁母忧。服除，授华阳尉，再调绵州教授。制置使崔与之大加器赏，改秩知崇宁县，蠲预借，免抑配，人甚德之。

差通判简州。改隆州，未上。会金人犯阆中，制置使桂如渊遁，三川震动，朝廷擢李塽代之，辟公许通判施州，行

户房公事。当兵将奔溃之后，公许尽力佐之，节浮费，疏利原，民不增赋而用自足。时诸将乘乱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赂结幕府。大将和彦威怀金宝以献，公许正色却之，彦威惭而退。吴彦者，緘僧牒于书尾以进，公许卷还之而责其使，闻者畏服。有献议招秦、巩大姓于臺者，众多从臾，独公许谓山东覆辙未远，反覆论难，臺从之。其后赵彦呐开阍，复行其策。未几，金人捣成都，大姓者实导之，始服公许先见。

端平初，授大理司直，迁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应诏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范论执政李鸣复，不行，徙右史，竟拂衣东归，鸣复坐政府自若。公许轮对，言：“志士仁人，婴逆鳞，贾众怒，不过为陛下通耳目，为朝廷立纲纪而已。今也假以职而弃其谏，幸其退而优其迁，则是自裂其纲纪，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职者虽被亲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辞而弗从，终焉强留而饮愧。臣恐自此同类沮失，各起遐心，来者相戒，以为容默，陛下愈孤立无助矣。”

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蒋岷逢君希宠，创为邪说，禁錮言者。公许应诏曰：“群臣忠告者众，而圣意确不可回；圣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于激。陛下宜以大舜无藏怒宿怨为心，而参酌于汉文帝之待淮南厉王、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气，弭眚灾，特在一念转移之顷耳。”迁秘书丞兼考功郎官，竟为岷劾去，差主管云台观、和衢州，未上。改江东宣抚司参议官，不赴。

李宗勉入相，以著作佐郎召，兼权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迁著作郎。时谏官郭磊卿以论事不报出关，徐荣叟亦抗章引去，公许奏：“乞还言官，俾安厥位。”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

相，台谏谢方叔、王万及磊卿相继他徙，公许又奏：“外难凭陵、国势岌若缀旒，朝廷上自为弗靖，阳为迁除，阴夺言职，此中外所以快快。”

迁将作少监。大旱，应诏疏时事四条。又言：“储极虚位，天下寒心。”时朝廷令侍从、台谏条具易楮利害，寻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许缴申省，谓：“庙堂决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当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别，若一时皆以五折一，安保将来十七界与十八界并行而不折阅乎。曷若将十七界且以三兑一，使民间尚知宝此一界，不至一旦贸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几公私两便。”嵩之格不行，径揭黄榜。公许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为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则掖垣可废。”累上奏牍，径欲引去，宗勉及参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

淳祐元年，迁秘书少监，轮对，言蜀事十条。兼直学士院，拜太常少卿，力请外，为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论罢。寻以直宝谟阁知袁州，请蠲和余之半。改命郡吏部总所纲运，而厚其赏，免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颐祠，葺张栻书院，聘宿儒胡安之为诸生讲说。杜范荐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迁起居舍人。濮斗南缴还，疏有“臣等耻与为伍”之语，遂以旧职提举玉局观。范见疏曰：“程季与肯与汝为伍耶？”

退处二年，召赴行在，属嵩之以父忧去位，经营起复，益惮公许，密柬韩祥喉殿中侍御史王赞奏寝召命。帝虽曲从而意不悦。及逐不才台谏，擢公许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公许入奏不可不坚凝者七。帝语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罢起复，相范钟及范，三制皆公许

为之。兼权中书舍人。

时二相尚逊，机务多壅。公许奏：“辅臣崇执谦逊，避远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几无穷，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场之事，帅才不蓄，一旦欲议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择守，至以近所废斥朋附为欺之台察充其选。同时任言责者，虽心迹有显晦，过恶有重轻，而获罪于清议则同。一人捋拭之骤若是，三人者宁不引领以望玷缺之复。况近者言官方以刘晋之、郑起潜、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闻龚基先之用，议者咸谓改纪之初，所为错缪，邪枉窥伺善类，何可高枕而卧。”帝见公许疏称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

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谏谢方叔、御史刘应起言，不报。公许亟奏曰：“正月，侍御史刘汉弼死。四月，右丞相杜范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汉弼之死固可疑，范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汉弼类风淫末疾，范亦尫弱多病，谗曰天命，犹可也。元杰气体魁硕，神采严毅，议论英发，甫闻谒告，奄至暴亡，口鼻四体变异之状，使人为之雪涕不已。六馆诸生叩阊吁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狱鞠勘，谓当于朝绅中选公正明决无所顾忌者专莅其事，尽情研究，务使得实。集议朝堂，分列首从，必诛无赦。”疏入，不报。物论沸腾，临安尹赵与箴奏乞置狱天府，帝从之。公许缴奏：“与箴乃嵩之死党，乞改送大理寺，命台臣董之。”诏殿中侍御史郑寀，寀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论莫不伟公许。

权礼部侍郎，差充执绥官。郑起潜、刘晋之及陈一荐以台臣论劾迁谪，公许疏其附下罔上之罪，乞下各州军严行押发。郑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讲幄中，批复其子士昌官职，与

内祠，且许侍养行在所。盖士昌尝以诏狱追逮，或云诈以死闻，清之造阙，泣请于帝，故有是命。公许缴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奸宄杂糅，恐其积习沉痼，重为清之累；莫若且与甄复，少慰清之，内祠侍养之命宜与收寝。”帝密遣中贵人以公许疏示清之。项容孙以罪遣还家，道死，时叙官复职，公许驳奏，命遂格。

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嵩之免丧，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台谏、给舍交章论奏，公许疏：“乞睿断亟下明诏，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昉英以论执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许力争之。公许自缴士昌之命，清之日夜于经筵短公许。周坦妻与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许，以宝章阁待制知建宁府；谏议大夫郑杓又劾之，命遂寝。

清之再相，公许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举玉隆观、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为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来。”乃授权刑部尚书，屡辞弗获。入对，上疏货财、兴缮、逐谏臣、开边衅时弊七事，荐知名士二十九人。

时罢京学类申，散遣生徒，公许奏：“京学养士，其法本与三学不侔。往者立类申之法，重轻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乡庠教选而更张之，为士亦当自反，未可尽归咎朝廷也。令行之始，臣方还朝，未敢强聒以挠既出之令。今士子扰扰道途，经营朝夕，今既未能尽复旧数，莫若权宜以五百为额，仍用类申之法，使远方游学者，得以肄习其间。京邑四方之极，而庠序一空，弦诵寂寥，遂使蓬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议，非所以作成士气、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乐。

授稿殿中侍御史陈垓以劾公许，参知政事吴潜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黄门取垓疏入。后二日，二府奏公许不宜去，同知枢密院徐清叟上疏论垓。太学生刘黻等百余人、布衣方和卿伏阙上书论垓。朝廷寻授宝章阁学士、知隆兴府，而公许已死矣。遗表上，帝嗟悼，进龙图阁学士致仕，赠宣奉大夫，官其后，赐赙如令式。

公许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无重味，一裘至数十年不易。家无羡储，敬爱亲戚备至。蜀有兵难，族姻奔东南者多依公许以居。所著有《尘缶文集》、内外制、奏议、《奏常拟谥》、《掖垣缴奏》、《金革讲义》、《进故事》行世。

罗必元，字亨父，隆兴进贤人。嘉定十年进士。调咸宁尉，抚州司法参军，崇仁丞，复摄司法。郡士曾极题金陵行宫龙屏，迁丞相史弥远，谪道州，解吏寤极甚。必元释其缚，使之善达。真德秀入参大政，必元移书曰：“老医尝云，伤寒坏证，惟独参汤可救之，然其活者十无二三。先生其今之独参汤乎？”调福州观察推官。有势家李遇夺民荔支园，必元直之；遇为言官，以私憾罢之。知余干县。赵福王府骄横，前后宰贰多为挤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为直之，言于州曰：“区区小官，罢去何害？”人益壮其风力。

淳祐中，通判赣州。贾似道总领京湖，克剥至甚。必元上疏，以为蠹国脉、伤民命，似道衔之。改知汀州，为御史丁大全按去，后起干行在粮料院。钱塘有海鳅为患，漂民居，诏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风。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见曰：“见卿《梅花诗》，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宝章阁兼宗学

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尝从危稹、包逊学，最为有渊源，见理甚明，风节甚高，至今乡人犹尊慕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颖叔，枢密副使韶之玄孙，后为镇江府金坛人。嘉泰二年进士，调富阳主簿，历官差干办诸司审计司。绍定三年，福建寇扰甫定，朝廷选贤能吏，劳来安集，以遂知邵武军兼福建招捕司参议官。遂过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遗金为归资，从者如市。至郡，抚摩创痍，翦平凶孽，民恃以安。未几，言者以遂妄自标致，邀誉沽名，罢。

改知安丰军，迁国子监主簿，又迁太常寺主簿，拜监察御史。疏奏极论进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风俗，息奔竞。又言：“朝廷谓史嵩之小黠为大智，近功为远略。忽臣之言，必欲侥幸嵩之于不败，非为国至计也。欺君误国，天下知之，而朝廷犹且惑焉，势甚凛凛也。”入对，言帝知、仁、勇，学有未至。

迁右正言，寻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来凶德参会，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泽肆无忌惮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取刘光祖为殿中侍御史时奏格，择其关于风化切于时宜者，请颁示中外。皆从之。又请于并淮置屯田，且条上边事曰：“当今之急务：在朝廷者五，定规摹，明意向，一心力，谨事权，审号令；在边阃者六，恤归附，精间谍，节财用，练士兵，择将才，计军实。”又言：“君德必纯乎刚。”帝皆善之。

迁户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时暂兼权侍左侍

郎。以宝章阁待制差知遂宁府。进焕章阁待制、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进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改知太平州，以论罢。进显谟阁待制、知泉州。改温州、宁国府。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建宁府。以华文阁直学士差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副使。改知太平州，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召赴阙，授权工部尚书。

遂与同里刘宰素同志，宰尝称遂为文雅健，无世俗浮靡之气，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赠之言曰：“士友当亲，而贤否不可不辨；财利当远，而会计不可不明。折狱以情，毋为私意所牵；荐士以才，毋为权要所夺。当言则言，不视时而退缩；可去则去，不计利而迟回。庶几名节之全，不愧简册所载。”盖格言也。

论曰：“傅伯成晚与杨简为时耆龟。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复澹然无躁竞之心。黄畴若优于政治。袁韶力请讨李全，盖丞相史弥远腹心也。危稹以通问徐侨获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风焉。罗必元受学于稹者也。程公许、王遂说论叠见，岂不伟哉。

卷四百一十六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吴渊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颖
冷应澂 曹叔远从子鹵 王万 马光祖

吴渊，字道父，秘阁修撰柔胜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学。五岁丧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举进士，调建德县主簿，丞相史弥远馆留之，语竟日，大悦，谓渊曰：“君，国器也，今开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处君。”渊对曰：“甫得一官，何敢躁进，况家有严君，所当禀命。”弥远为之改容，不复强。至官，就辟令。江东九郡之冤，讼于诸使者，皆乞送渊。改差浙东制置使司干办公事。

丁父忧，诏以前职起复，力辞，弗许，再辞，且贻书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亲，事亲莫大于送死，苟冒哀求荣，则平生大节已扫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或曰：“得无碍时宰乎？”渊弗顾，诏从之。服除，差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寻改镇江府节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干办公事。皆不就。知武陵县，改扬子县兼淮东转运司干办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为将作监丞，迁枢密院编修官兼刑部郎官，再迁秘书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焕章阁知平江府兼节制许浦水军，提点浙西刑狱。

会衢、严盗起，警报至，调遣将士招捕之，歼其渠魁，散其支党，以功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

院检讨官兼左司。进右文殿修撰、枢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检正。适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据关守河为说，渊力陈其不可，大要谓“国家力决不能取，纵取之决不能守”，丞相郑清之不乐而罢。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渊，罢。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迁。未几，边事果如渊言，清之致书引咎巽谢。差知镇江府，定防江军之扰，兼淮东清总领，以功迁太府少卿，复以总领兼知镇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镇江兼总领。进权工部侍郎，任职如旧。权兵部侍郎，权户部侍郎，再为总领兼知镇江。

时渊造阙下入对，历陈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击之，璘盖渊所荐者也。遂仍前职，提举太平兴国宫。久之，加宝章阁待制，再起知镇江兼总领。未几，以户部侍郎兼知镇江府，召赴行在。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太平州，寻兼江东转运使。

时两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余万，渊亟加慰抚而赈济之，使之什伍，令土著人无相犯。旁郡流民焚劫无虚日，独太平境内肃然无敢哗者。以功加华文阁直学士、沿海制置使、知庆元府，不赴；以工部尚书、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华文阁学士、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兼转运副使。会岁大侵，讲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万九千余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不赴，加敷文阁学士，仍知隆兴府，安抚、转运副使如故。改知镇江府兼都大提举浙西沿海诸州军、许浦、溲浦等处兵船，岁亦大侵，因渊全活者六十五万八千余人。右正言三疏劾渊，夺职。寻复职，提举太平兴国宫。未几，改鸿庆宫。

丁母忧，服除，进龙图阁学士、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寻为沿江制置副使兼提举南康军兵甲公事、节制蕲黄州、安庆府屯田使。湖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数县，袁、洪大震，渊命将调兵，生禽其渠魁，乱遂平。迁兵部尚书、知平江府兼浙西两淮发运使。寻兼知平江府，岁亦大侵，因渊全活者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余人。兼浙西提点刑狱、知太平州兼提领两淮茶盐所，以功进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使。

朝廷付渊以光、丰、蕲、黄之事，凡创司空山燕家山金剛台三大砦、嵯峨山膺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团丁壮置军，分立队伍，星联棋布，脉络贯通，无事则耕，有警则御。诏以渊兴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军民，拜资政殿大学士，任职如旧，与执政恩例，封金陵侯，复赐“锦绣堂”、“忠勤楼”大字。进爵为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改知平江府兼发运使。

御史刘元龙劾渊，帝寝其奏，改知宁国府。累具辞免，且丐祠，以本官提举洞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领江、淮茶盐所，转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带行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拜观文殿学士，任职如旧，兼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湖北京西军马钱粮。渊调兵二万往援川蜀，其后力战于白河、沮河、玉泉。宝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参知政事。越七日，卒，赠少师，赙银绢以五百计。

渊有材略，迄济事功，所至兴学养士，然政尚严酷，好

兴罗织之狱，籍入豪横，故时有“蜈蚣”之谣。其弟潜亦数谏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议。

余玠，字义夫，蘄州人。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尝携客入茶肆，殴卖茶翁死，脱身走襄淮。时赵葵为淮东制置使，玠作长短句上谒，葵壮之，留之幕中。未几，以功补进义副尉，擢将作监主簿、权发遣招进军，充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

嘉熙三年，与大元兵战于汴城、河阴有功，授直华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兼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玠提兵应援安丰，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进对：“必使国人上下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吟伍。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帝曰：“卿人物议论皆不常，可独当一面，卿宜少留，当有擢用。”乃授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帝从容慰遣之。玠亦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其功日月可冀。

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自宝庆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于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及闻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

玠大更敝政，遴选守宰，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供张一如帅所居，下令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遗谢之。

播州冉氏兄弟璘、璞，有文武才，隐居蛮中，前后阉帅辟召，坚不肯起，闻玠贤，相谓曰：“是可与语矣。”遂诣府上谒，玠素闻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见之，与分廷抗礼，宾馆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数月，无所言。玠将谢之，乃为设宴，玠亲主之。酒酣，坐客方纷纷竞言所长，璘兄弟饮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别馆以处之，且日使人窥其所为。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垺画地为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请见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浅士，先生之谋，玠不敢掠以归己。”遂不谋于众，密以其谋闻于朝，请不次官之。诏以璘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且

诛溃将以肃军令。又移金戎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戎于青居，兴戎先驻合州旧城，移守钓鱼，共备内水。移利戎于云顶，以备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实。

十年冬，玠率诸将巡边，直捣兴元，大元兵与之大战。十二年，又大战于嘉定。初，利司都统王夔素残悍，号“王夜叉”，恃功骄恣，桀骜不受节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颈，四面然箕，谓之“螞蝓蚀月”，以弓弦系鼻下，高悬于格，谓之“错系喉”，缚人两股，以木交压，谓之“干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恶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胁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敛部将倖马以自入，将战，乃高其估卖与之。朝廷虽知其不法，在远不能诘也。大帅处分，少不赚其意，则百计挠之，使不得有所为。玠至嘉定，夔帅所部兵迎谒，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闻都统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称所望。”夔对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见者，恐惊从人耳。”顷之，班声如雷，江水如沸，声止，圆阵即合，旗帜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弥望若林立，无一人敢乱行者。舟中皆战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赏有差。夔退谓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玠久欲诛夔，独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轻动危蜀，谋于亲将杨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时大帅，夔皆势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视侍郎为文臣，必不肯甘心从令，今纵弗诛，养成其势。后一举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诛之久矣，独患其党与众，未发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与吴氏？夔固弗若也。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

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为叛逆，诸将诛之如取孤豚。况夔无吴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纵兵残民，奴视同列，非有吴氏得人之固也。今诛之，一夫力耳，待其发而取之，难矣。”玠意遂决，夜召夔计事，潜以成代领其众，夔才离营，而新将已单骑入矣，将士皆愕眙相顾，不知所为。成以帅指譬晓之，遂相率拜贺，夔至，斩之。成因察其所与为恶者数人，稍稍以法诛之。乃荐成为文州刺史。

戎帅欲举统制姚世安为代，玠素欲革军中举代之敝，以三千骑至云顶山下，遣都统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闭关不纳。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图己。属丞相谢方叔家子侄自永康避地云顶，世安厚结之，求方叔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调停，且旦夕有变，又阴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陈于帝前。于是世安与玠抗，玠郁郁不乐。宝祐元年，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玠自入蜀，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权兵部尚书，进徽猷阁学士，升大使，又进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及召，拜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其卒也，帝辍朝，特赠五官。以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夺职。六年，复之。

玠之治蜀也，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宾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学养士，轻徭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蜀既富实，乃罢京湖之饷；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自宝庆以来，蜀阃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诎，进蜀锦蜀笺，过于文饰。久假便宜之权，不顾嫌疑，昧于勇退，遂来谗贼之口；而又置机捕官，虽足以廉得事情，然

寄耳目于群小，虚实相半，故人多怀疑惧。至于世安拒命，玠威名顿挫，赍志以没。有子曰如孙，取“当如孙仲谋”之义，遭论改师忠，历大理寺丞，为贾似道所杀。

汪立信，澈从孙也。立信曾大父智从澈宣谕湖北，道六安，爱其山水，因居焉。

淳祐元年，立信献策招安庆剧贼胡兴、刘文亮等，借补承信郎。六年，登进士第，理宗见立信状貌雄伟，顾侍臣曰：“此阍帅才也。”授乌江主簿，辟沿江制幕。知桐城县，未上，辟荆湖制司干办、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赵葵辟充策应使司及本司参议官。葵去而马光祖代之，立信是时犹在府也。

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阍外之臣与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诸路，欲以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击去之。光祖与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书，卒不能得其疵。乃以开庆二年正月望夕，张灯宴设钱三万缗为葵放散官物闻于朝。立信力争之，谓不可，且曰：“方艰难时，赵公莅事勤劳，而公以非理捃拾之。公一旦去此，后来者复效公所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处此，勉为之。”立信曰：“使某不为则已，果为之，必不效公所为也。”光祖益怒，议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尝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谋议寡谐，立信于葵盖未尝有一日之欢也。

擢京西提举常平，改知昭信军、权淮东提刑。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提举江东常平、权知常州、浙西提点刑狱。明年冬，即嘉兴治所讲行荒政。寻改知江州，充沿江制置副使、节

制蕲黄兴国军马、提举饶州南康兵甲，升江西安抚使。乞祠禄，差知镇江，寻充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至官，供帐之物悉置官库，所积钱连岁代纳潭民夏税，贫无告者予钱粟，病者加药饵，雨雪旱潦军民皆有给。兴学校，士习为变。以潭为湖湘重镇，创威敌军，所募精锐数千人，后来者果赖其用。权兵部尚书、荆湖安抚制置、知江陵府。

时襄阳被围危急，立信上疏“请益安陆府屯兵，凡边戍皆不宜抽减，黄州守臣陈奕素蓄异志，朝廷宜防之。”乃移书似道，谓：“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从古以然，此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卿士师师非度，百姓郁怨非上，以求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为今日之计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选宗室亲王、忠良有干用大臣，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则天败我也，若衔璧舆櫜之礼，则请备以俟。”似道得书大怒，抵之地，诟曰：“瞎贼狂言敢尔。”盖以立信

目微眇云。寻中以危法废斥之。

咸淳十年，大元兵大举伐宋，似道督诸军出次江上，以立信为端明殿学士、沿江置使、江淮招讨使，俾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援江上诸郡。立信受诏不辞，即日上道，以妻子托爱将金明，执其手曰：“我不负国家，尔亦必不负我。”遂行。与似道遇芜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似道问立信何向？曰：“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某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尔。”既至，则建康守兵悉溃，而四面皆北军。立信知事不可成，叹曰：“吾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终为国一死，但徒死无益耳，以此负国。”率所部数千人至高邮，欲控引淮汉以为后图。

已而闻似道师溃芜湖，江汉守臣皆望风降遁。立信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宾佐与诀，手为表起居三宫，与从子书，属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抚案者三，以是失声，三日扼吭而卒。以光禄大夫致仕，遗表闻，赠太傅。

大元丞相伯颜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恶立信于伯颜，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请戮其孥，伯颜叹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丧归葬丹阳。

立信子麟，内书写机宜文字，在建康不肯从众降，崎岖走闽以死。

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会岁大侵，吴渊守镇江，命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黄应炎主之。应炎一见立信，与语，心

知其非常人，言于渊，渊大奇之，礼以上客，凡共张服御视应炎为有加，应炎甚快快。渊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时不同耳。君之识度志业，皆非其伦也，盍少下之。”是年，试江东转运司，明年登第，后其践历略如渊而卒死于难，人谓渊能知人云。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负才气，精悍甚自好，绍定五年进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罢。起为淮西制置司参议官，又以监察御史胡泓言罢。起知高邮军，制置使丘崇又论罢。起知安庆府、知黄州，迁淮西提点刑狱兼知黄州，加直宝章阁，仍旧职，奉鸿禧祠。特授将作监、京湖制置参议官，进直焕章阁、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峡州，兼归峡施黔、南平军、绍庆府镇抚使，迁太府少卿、大理卿，进直龙图阁。合州告急，制置使马光祖命士璧赴援，数立奇功。帝亦语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进师归州，且捐家赀百万以供军费，其志足嘉。”进秘阁修撰、枢密副都承旨，仍旧职。

开庆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夹江为营，长数十里，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时朝廷自扬州移贾似道以枢密使宣抚六路，进驻峡州，檄士璧以军事付吕文德，士璧不从，以计断桥奏捷，具言方略。未几，文德亦以捷闻。士璧还峡州，方怀倾夺之疑，寻辟为宣抚司参议官，迁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抚司参议官，加右文殿修撰，寻授权兵部侍郎、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顷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将兀良哈解兵自交趾北还，前锋至城下，攻围急，士璧极力守御，闻后队且至，遣王辅佑率五百人往觐

之，以易正大监其军，遇于南岳市，一战有功，潭州围遂解。事闻，赐金带，令服系，进兵部侍郎兼转运使，余依旧职。

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独不加赏，反讽监察御史陈寅、侍御史孙附凤一再劾罢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时所用金谷，逮至行部责偿。幕属方元善者，极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复拘其妻妾而征之。其后元善改知吉水县，俄归得狂疾，常呼士璧。时辅佑亦远谪，及文天祥起兵召辅佑于谪所，则死矣。

德祐元年三月，诏追复元官，仍还从官恩数，立庙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录用其子孙，诏从之。

胡颖，字叔献，潭州湘潭人。父瓌，娶赵方弟雍之女，二子，长曰显，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数有战功，事见《赵范传》。颖自幼风神秀异，机警不常，赵氏诸舅以其类己，每加赏鉴。成童即能倍诵诸经，中童子科，复从兄学弓马，母不许，曰：“汝家世儒业，不可复尔也”。遂感励苦学，尤长于《春秋》。

绍定三年，范讨李全，檄颖入幕，颖常微服行诸营，察众志向，归必三鼓。后全败，遣颖献俘于朝，以赏补官。五年，登进士第，即授京秩。历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点刑狱，移湖南兼提举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恶言神异，所至毁淫祠数千区，以正风俗。衡州有灵祠，吏民夙所畏事，颖撤之，作来谗堂奉母居之，尝语道州教授杨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响，咸无有。”允恭对曰：“以为无则无矣，从而察之，则是又疑其有也。”颖甚善其言。

以枢密都承旨为广东经略安抚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惊动人，前后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为未尝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后守不得已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惊得疾，旋卒。颖至广州，闻其事，檄潮州令僧异蛇至，至则其大如柱而黑色，载以阑槛，颖令之曰：“尔有神灵当三日见变怪，过三日则汝无神矣。”既及期，蠢然犹众蛇耳，遂杀之，毁其寺，并罪僧。移节广西，寻迁京湖总领财赋。咸淳间卒，赠四官。

颖为人正直刚果，博学强记，吐辞成文，书判下笔千言，援据经史，切当事情，仓卒之际，对偶皆精，读者惊叹。临政善断，不畏强御。在浙西，荣王府十二人行劫，颖悉斩之。一日轮对，理宗曰：“闻卿好杀。”意在浙狱，颖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负陛下，非嗜杀也。”帝为之默然。

冷应澂，字公定，隆兴分宁人。宝庆元年进士，调庐陵主簿，即以廉能著。有愬事台府者，必曰：“愿下庐陵清主簿。”尤为杨长孺所识拔。调静江府司录参军，治狱平恕，转运使范应铃列荐于朝。

知万载县，大修学舍，招俊秀治其业，旌其通经饬行者以劝。岁歉，弃孩满道，乃下令恣民收养，所弃父母不得复问，全活甚众。叶梦得列其行事，风厉余邑。通判道州。入监行在榷货务，迁登闻鼓检院。

景定元年，奉使督饷江上，还，知德庆府。前守政不立，纵豪吏渔猎，峒獠遂大为变，逼城六十里而营。应澂未入境，驰檄谕之曰：“汝等不获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转祸为福，一机也。胁从影附，亦宜早计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

归，惑谋主不果，众稍引去，应激知其势解，即厉士马，出不意一鼓擒之，纵遣归农，犹千余人，乃请诸监司，归郡之避难留幕府者，诛豪吏之激祸者。初经略雷宜中意应激必以济师来请，及是叹服，亟上其事，荐应激可大用。

属县租赋，诿道阻久不至郡，应激为之期曰：“首输者与减分，未至则偿所减。”民惟恐后，不一月讫事。凡诸纲官廩稍军券，前政积不得者悉补还之，上下欣附。应激亦极力摩抚，与为简便。期年报政，奏罢抑配盐法及乞用楮券折银纲等五事，以纾民力，诏就升本道提举常平兼转运使，俾行其说。首劾守令贪横不法十余人，列郡肃然。最闻，加直秘阁。时经略使陈宗礼入为参知政事，帝问谁可代卿者，宗礼以应激对，旋召为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宝章阁、知广州，主管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领漕、庾如故。

五司丛剧，应激即分时理务，不扰不倦，常曰：“治官事当如家事，惜官物当如己物。方今国计内虚，边声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谈自高以误世。陶士行、卜望之吾师也。”自闻襄、樊受围，日缮器械，裕财粟，以备仓卒，后卒赖其用，屡平大寇，未尝轻杀，笞杖以降，亦加审慎，至其临事辄断，虽势要不为挠夺。后卒于家。

曹叔远，字器远，温州瑞安人。少学于陈傅良。登绍熙元年进士第。久之，李壁荐为国子学录，迁韩侂胄，罢。通判涪州，后守遂宁，营卒莫简苦总领所侵刻，相率称乱，势张甚，入遂宁境，辄戢其徒无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员也。”入朝，为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权礼部侍郎，遇

事献替，多所裨益。终徽猷阁待制，谥文肃。尝编《永嘉谱》，识者谓其有史才。子霁，孙郃，皆登进士第。族子鹵。

鹵字西士，少从钱文子学，登嘉泰二年进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调重庆府司法参军，郡守度正欲荐之，鹵辞曰：“章司录母老，请先之。”正敬叹。改知建昌县，复故尚书李常山房，建斋舍以处诸生。擢秘书丞兼仓部郎官。出为浙西提举常平，面陈和余折纳之敝，建虎丘书院以祀尹焞。移浙东提点刑狱，寒食放囚归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为左司谏，与王万、郭磊卿、徐清叟俱负直声，当时号“嘉熙四谏”。上疏言：“立太子、厚伦纪，以弭火灾”。又论余天锡、李鸣复之过，迁旨，迁起居郎。进礼部侍郎，不拜，疏七上，进古诗以寓规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为台臣所沮而止。遂守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谥文恭。子愉老，亦登进士第。

王万，字处一，家世婺州，父游淮间，万因生长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当世急务，尤精于边防要害。登嘉定十六年进士第，调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书吏部架阁文字，迁国子学录。明年，添差通判镇江府。

时金初灭，当路多知其人豪也，咨问者旁午。郑清之初谋乘虚取河洛，万谓当急为自治之规。已而大元兵压境。三边震动，理宗下罪己诏，吴泳起草，又以咨万，万谓：“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边民生意如发，宜以振厉奋发，兴感人心。”为条具沿边事宜，遍告大臣要官，谓：“长淮千里，中间无大山泽为限，击首尾应，正如常山蛇势，首当并两淮为一制阊之命是听。两淮惟濠州居中。濠之东为盱眙，为

楚，以达盐城，淮流深广，敌所难度。濠之西为安丰，为光，以达信阳，淮流浅涩，敌每揭厉以涉之。法当调扬州北军三千人，自淮东捣虚，常往来宿、亳间，使敌无意于东，而我并力淮西。淮西则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当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丰、光州为臂，以黄冈为肘后缓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东来，辄尾之，使淮、襄之势亦合，而后大规模可立。”

论用兵，则谓：“当以五千人为屯，每屯一将、二长，一大将一路，又合一大将而并合于制置为总统。淮东可精兵三万，光、黄可二万，东西夹击，而沿江制司会合肥兵共二万，以牵制其中。行则给营阵，止则依城垒；行则赍干粮，止则就食州县。”论屯田，则谓：“当于新复州军，东则海、邳，所依者水之险，西则唐、邓，所依者山之险，画此无地无田不耕，则归附新军流落余民亦有固志。”

又谓：“戎司旧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扬、六合，镇江兵戍扬、楚、盱眙，建康马司兵戍滁、濠、定远，都统司兵戍庐、和、安丰，以至池司兵戍舒、蕲、巢县，江司兵戍蕲、黄、浮光，地势皆顺，皆以统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帅臣居内，以本军财赋葺营栅，抚士卒，备器械，以故军事常整办。遇警急则帅臣亲统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马帅而知黄州者，都统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统而在楚州，以镇江都统而在应天者，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往往以本军之财，资他处之用，以致营栅坏而莫修，士卒贫而莫给，器械钝而莫缮，宜与尽还旧制。”及请宽边民，请团民兵，请援浮光，请边民之能捍边者，常厚其赏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后兵兴用窘，履

亩之令行，则又言之庙堂曰：“今名更化，可反为故相之所不为乎？”其他敷陈，往往累数万言，其自任之笃，切于当世如此。三年。授枢密院编修官。

嘉熙六年，兼权屯田郎中，因转对，言：“天命去留原于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触于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饭，终日坐厅事，事至立断，吏无所售，往往改业散去，民亦化之不复讼，上下肃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迁屯田员外郎兼编修，转对，言：“君臣上下尽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迁尚右郎官，寻兼崇政殿说书。

四年，擢监察御史。首论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权，不当复玷从班。上命丞相再三谕旨，迄不奉诏。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论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师入相，万又首论之，谓其“事体迫遽，气象倾摇，太学生欲趣其归，则贿赂之迹已形。近或谓有族人发其私事，肆为丑诋者，以相国大臣而若此，非书之所谓大臣矣”。然当时论相之事已决，疏入，迁大理少卿。万即日还常熟寓舍。迁太常少卿，辞。差知宁国府，辞。召赴行在奏事，出为福建提点刑狱，加直焕章阁、四川宣谕司参议官，皆力辞，乞休致。诏特转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罢相，众方交论其非，上思万先见，亲赐御札，谓万“立朝蹇谔，古之遗直，为郡廉平，古之遗爱。闻其母老家贫，朕甚念之，赐新会五千贯，田五百亩，以贍给其家。”

初，万之学专有得于“时习”之语，谓学莫先于言顾行，

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伪也，习未熟也，熟则言行一矣。故终其身，行无不顾其言。发于设施论谏，皆根于中心。遗文有《时习编》及其他奏札及论天下事者凡十卷。

马光祖，字华父，婺州金华人。宝庆二年进士，调新喻主簿，已有能名。从真德秀学。改知余干县，差知高邮军，迁军器监主簿，差充督视行府参议官。奉云台祠。差知处州，监登闻鼓院，进太府寺丞兼庄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处州，乞降僧道牒振济，诏从之。加直秘阁，浙东提举常平。移浙西提点刑狱，时暂兼权浙西提举常平。起复军器监、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兼知镇江。进直徽猷阁、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以右正言刘汉弼言罢。后九年，起直徽猷阁、知太平州、提领江西茶盐所。进直宝文阁，迁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领江、淮茶盐所。迁司农卿、淮西总领兼权江东转运使。

拜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帝谕丞相谢方叔趣入觐，乞严下海米禁，历陈京师艰食、和籴增价、海道致寇三害。加宝章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兼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加焕章阁，寻加宝章阁学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钱二十万缗支犒军民，减租税，养鳏寡孤疾无告之人，招兵置砦，给钱助诸军昏嫁。属县税折收丝绵绢帛，倚阁除免以数万计。兴学校，礼贤才，辟召僚属，皆极一时之选。

拜端明殿学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闻，命以资政殿学士、沿江制置大使、江东安抚使再知建康，士女相庆。光祖益思宽养民力，兴废起坏，知

无不为，蠲除前政逋负钱百余万缗，鱼利税课悉罢减予民，修建明道、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撙节费用，建平余仓，贮米十五万石，又为库贮余本二百余万缗，补其折阙，发余常减于市价，以利小民。修饬武备，防拓要害，边赖以安。其为政宽猛适宜，事存大体。

公田法行，光祖移书贾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东，必欲行之，罢光祖乃可。进大学士兼淮西总领。召赴行在，迁提领户部财用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会岁饥，荣王府积粟不发廩，光祖谒王，辞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见焉。光祖厉声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为储君，大王不于此时收人心乎？”王以无粟辞；光祖探怀中文书曰：“某庄某仓若干。”王无以辞，得粟活民甚多。进同知枢密院事，寻差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以侍御史陈尧道言罢，以前职提举洞霄宫。再以沿江制置、江东安抚使知建康，郡民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许。咸淳三年，拜参知政事。五年，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监察御史曾渊子言罢。给事中卢钺复缴奏新命，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谥庄敏。

光祖之在外，练兵丰财；朝廷以之为京尹，则刳治浩穰，风绩凜然。三至建康，终始一纪，威惠并行，百废无不修举云。

论曰：吴渊才具优长，而严酷累之。余玠意气豪雄，而志不克信。贾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夺其魄矣。向士璧卒厄于似道，宋之不足图存，盖可知也。胡颖好毁淫祠，非

其中之无嫌，不能尔也。冷应澂安边之才。曹叔远、王万皆正人端士。马光祖治建康，逮今遗爱犹在民心，可谓能臣已。

卷四百一十七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乔行简 范钟 游似 赵葵兄范 谢方叔

乔行简，字寿朋，婺州东阳人。学于吕祖谦之门。登绍熙四年进士第。历官知通州，条上便民事。主管户部架阁，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官。升秘书郎，为淮西转运判官，知嘉兴府。改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国宜静以观变。因列上备边四事。会近臣有主战者，师遂出，金人因破蕲、黄。移浙西提点刑狱兼知镇江府。迁起居郎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寻迁宗正少卿、秘书监，权工部侍郎，皆任兼职。

理宗即位，行简贻书丞相史弥远，请帝法孝宗行三年丧。应诏上疏曰：

求贤、求言二诏之颁，果能确守初意，深求实益，则人才振而治本立，国威张而奸宄销。臣窃观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从至郎官凡几人，自监司至郡守凡几人，今其所举贤能才识之士又不知其几人也，陛下盖尝摭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内外小大之臣囊封来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无所不有，陛下亦尝摭其一二见之施行且褒赏

之矣。而天下终疑陛下之为具文。

盖以所召者，非久无宦情决不肯来之人，则年已衰暮决不可来之人耳。彼风节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临事不挠者，论荐虽多，固未尝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赏者，往往皆末节细故，无关于理乱，粗述古今，不至于抵触，然后取之以示吾有听受之意。其间亦岂无深忧远识高出众见之表，忠言至计有补圣听之聪者，固未闻采纳而用之也。

自陛下临御至今，班行之彦，麾节之臣，有因论列而去，有因自请而归。其人或以职业有闻，或以言语自见，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见其置散投闲，倏来骤去，甚至废罢而镌褫，削夺而流窜，皆以为陛下黜远善士，厌恶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谤，其亦何便于此。夫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治乱安危，莫不由此。

又言：“敬天命，伸士气。”时帝移御清燕殿，行简奏“愿加畏谨”，且言：“群贤方集，愿勿因济王议异同，致有涣散。”升兼侍读，兼国子祭酒、吏部侍郎，权礼部尚书。权刑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进签书枢密院事。

太后崩，疏言：

向者，陛下内廷举动，皆有禀承。小人纵有蛊惑干求之心，犹有所忌惮而不敢发，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圣心之不无少肆？陛下为天下君，当懋建皇极，一循大公，不私应徇小人为其所误。

凡为此者，皆戚畹肺腑之亲，近习贵幸之臣，奔走

使令之辈。外取货财，内坏纲纪。上以罔人君之聪明，来天下之怨谤；下以挠官府之公道，乱民间之曲直。纵而不已，其势必至于假采听之言而伤动善类，设众人之誉而进拔俭人，借纳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阴险巧佞之奸。日积月累，气势益张，人主之威权，将为所窃弄而不自知矣。

陛下衰经在身，愈当警戒，宫庭之间既无所严惮，嫔御之人又视昔众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声色易纵之地，万一于此不能自制，必于盛德大有亏损。愿陛下常加警省。

又论火灾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论许国不当换文资，其当虑者有五；郑损不当帅蜀。

又言：“时青者，以官则国家之节度，以人则边陲之大将，一旦遽为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终为我用，虑变生肘腋，故先其未发驱除之。窃意军中必有愤激思奋之人，莫若乘势就淮阴一军拔其尤者以护其师，然后明指杀青者之姓名，俾之诛戮，加赠恤之典于青，则其势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则可折其奸心而存吾之大体。不然，跋扈者专杀而不敢诛，有功者见杀而不敢诉，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断不施，乌保其不递相视效？则其所当虑者，不独李全一人而已。”

又言：“山阳民散财殫，非凶贼久安之地，当日夜为鸱张之计。扬州城坚势壮，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无窥伺之心，或为所入，则淮东俱非我有，不可不先为之虑也。”又请屯驻重兵海道，内为吴、越之捍蔽，外为南北之限制。

又论：“李全攻围泰州，剿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贼气貌无

以逾人，未必有长算深谋，直剽捍勇决，能长雄于其党耳，况其守泗之西城则失西城，守下邳则失下邳，守青社则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败军之将。十年之内，自白丁至三孤，功薄报丰，反背义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愤，惟决意行之。”后皆如行简所料。拜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时议收复三京，行简在告，上疏曰：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大有为之资，当有可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出师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后治外。陛下视今日之内治，其已举乎，其未举乎？向未揽权之前，其敝凡几？今既亲政之后，其已更新者凡几？欲用君子，则其志未尽伸；欲去小人，则其心未尽革。上有厉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务任责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贪墨之令，而州县之黠货不知盈仄者自如。欲行楮令，则外郡之新券虽低价而莫售；欲平物价，则京师之百货视旧直而不殊。纪纲法度，多颓弛而未张；赏刑号令，皆玩视而不肃。此皆陛下国内之臣子，犹令之而未从，作之而不应，乃欲阖辟乾坤，混一区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尽如吾意乎？此臣之所忧者一也。

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为根本。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民方憾于守令，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爱其将校，临陈岂有奋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愤，积于平日，见难则避，遇敌则奔，惟利是顾，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

以转移固结之，遽欲驱之北乡，从事于锋镝，忠义之心何由而发？况乎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厄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荼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萧墙之忧凛未可保。万一兵兴于外，缀于强敌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复有如江、闽、东浙之事，其将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备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时江、闽、东浙之寇，皆藉边兵以制之。今此曹犹多窜伏山谷，窥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势不能以相及，宁不又动其奸心？此臣之所忧者二也。

自古英君，规恢进取，必须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举事。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借曰帅臣威望素著，以意气招徕，以功赏激劝，推择行伍即可为将，接纳降附即可为兵，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之馈饩，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县多赤立之帑，大军一动，厥费多端，其将何以给之？今陛下不爱金币以应边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后，兵事未已，欲中辍则废前功，欲勉强则无事力。国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纵使东南有米可运，然道里辽

远，宁免乏绝，由淮而进，纵有河渠可通，宁无盗贼邀取之患？由襄而进，必须负载二十钟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达。若顿师千里之外，粮道不继，当此之时，孙、吴为谋主，韩、彭为兵帅，亦恐无以为策。他日运粮不继，进退不能，必劳圣虑，此臣之所忧者三也。愿陛下坚持圣意，定为国论，以绝纷纷之说。

不果从。进知枢密院事。

时议御阅不果，反骤汰之，殿司军閤，为之黜主帅，罢都司官，给黄榜抚存，军愈呼噪。行简以闻，戮为首者二十余人，众乃帖息。寻拜右丞相，言“三京挠败之余，事与前异，但当益修战守之备。襄阳失守，请急收复。”或又陈进取之计，行简奏：“今内外事势可忧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恳切，师得不出。

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简与郑清之并策免。既去，而独趣召行简还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韩琦故事，乞以边防、财用分委三执政，请修中兴五朝国事。十上章请谢事。嘉熙三年，拜平章军国重事，封肃国公。每以上游重地为念，请建节度宣抚使，提兵戍夔。边事稍宁，复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师、保宁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封鲁国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赠太师，谥文惠。

行简历练老成，识量弘远，居官无所不言。好荐士，多至显达，至于举钱时、吴如愚，又皆当时隐逸之贤者。所著有《周礼总说》、《孔山文集》。

范钟，字仲和，婺州兰溪人。嘉定二年，举进士。历官调武学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阙，迁刑部郎官，又迁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进对，帝曰：“仁宗时甚多事。”钟对曰：“仁宗始虽多事，乃以忧勤致治。徽宗始虽无事，余患至于今日。”帝悦。寻迁吏部郎中兼说书，又迁秘书少监、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禄检讨。拜起居郎兼祭酒，权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禄同修撰。迁兵部侍郎兼给事中，权兵部尚书兼侍讲，寻兼侍读。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四年，授参知政事。淳祐元年，乞归田里，不许。四年，知枢密院事，乞归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封东阳郡公，再乞归田里，不许。六年，复请，许之。加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辞不拜，以保晚节，乃提举洞霄宫。九年正月，薨。

钟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虽无赫赫可称，而清德雅量，与杜范、李宗勉齐名。赠少师，谥文肃。所著书有《礼记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点刑狱仲鸿之子。嘉定十四年进士，历官为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迁太常丞兼权兵部郎官。迁秘书丞兼权考功郎中、直秘阁、夔路转运判官，移潼川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请封谥田锡，从之。迁军器监、宗正少卿兼权枢密都承旨。

时暂兼权礼部侍郎兼侍讲、权礼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尽事天之礼，当尽敬天之心。心存则政事必适其宜，言动必当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

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权礼部尚书兼侍读。言：“军赏冒滥，请给告之制，奏功者书填真命付之，候从军十年，别能立功，升至统领已上，方许从所属保明申朝廷，立名给告，则冒滥者革，功劳者劝。”

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权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抚司参赞军事兼给事中。迁吏部尚书，入侍经幄。帝问：“唐太宗贞观治效何速如是？”似对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转坤。或谓霸图速而王道迟，不知一日归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尝不速。一念有间断，则无以挽回天下之大势。至于忧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实。”乃摭太宗事以陈，且谓：“太宗矜心易启，渐弗克终，仅止贞观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艰危之势滋甚，回视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尔。意者亲儒而从谏，敬畏以检身，未若贞观之超卓乎？节用以致爱，选廉以共理，未若贞观之切至乎？愿陛下益加圣心。”

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充县伯。八月，拜参知政事。四年闰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淳祐四年，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仍奉朝请，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进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十上章，乞归田里，帝不许。七年，特授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进爵国公。十一年，转两官致仕，薨。特赠少师。

赵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时，或梦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阳，命葵专督饮食共养之事。与兄范俱有

志事功，方器之，聘郑清之、全子才为之师。又遣从南康李燔为有用之学。每闻警报，与诸将偕出，遇敌则深入死战，诸将惟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屡以此获捷。一日，方赏将士，恩不偿劳，军欲为变。葵时十二三，觉之，亟呼曰：“此朝廷赐也，本司别有赏赍。”军心赖一言而定，人服其机警。

嘉定十年，金将高琪、乌古论庆寿犯襄阳，围枣阳。时边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惧。方帅范、葵往战，败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统扈再兴攻金人至高头。高头，金人必守之处也，出劲兵拒战，葵率先锋奋击，再兴继进歼之。翼日，进次邓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军进击，杨义诸将继至，金兵亦大出合战，大破之，俘斩及降者几二万，获万户而下十数人，夺马八百，逐北直傅城下而还。

十四年，金人犯蕲州，葵与范攻唐、邓。方命之曰：“不克敌，毋相见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陈。金大将阿海引兵出战，葵帅精骑赴敌，再兴从之，大捷，斩馘万余。金人闭门不出。时金人陷蕲州者至久长，数十骑出山椒，葵帅杨大成以十四骑逐之。金骑渐益至数百，葵力战连破之，而金步骑大集。会范、再兴军合战，至夜分始解。庚寅，官军分二阵，范将左，再兴将右，葵帅突骑左右策应。金人背山亦分为二以相当，而不先动。范曰：“金人必复谋夜战以幸胜，乃预备大鼓，令军中闻叠鼓声始动，若彼未至五十步内而辄动者斩。未几，金兵稍下山，再兴遽冲之，果为敌所乘，遂逼范军。范叠鼓麾军突斗，葵继进，歼金兵数千。敌并力向再兴，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骑横冲之，金人僵尸相属。复相持至夜分，金人虽敛，而阵如故。范、葵急会将校，选死

士数千，黎明四面奋击，唤声撼山谷。金人走，乘胜逐北，斩首数千级，副统军投戈降，拔所掠子女万余，得輜重器械山积。补葵承务郎、知枣阳军，范授安抚司内机。

方卒，十五年，起复直秘阁、通判庐州，进大理司直、淮西安抚参议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东制置使许国檄葵议兵。葵至曰：“君侯欲图贼，而坐贼阱中，悔已无及，惟有重帐前兵，犹足制之尔。”国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请视两路之兵，别其精锐，君侯留三万帐前，贼不敢动矣。”国曰：“不若集淮兵来阅，而君董之，既足示众，亦可选锐。”葵曰：“有兵之郡，必当冲要，守将岂可空壁以从制使命耶？必将力争于朝，分留自卫。一得朝命，必匿其强壮，遣老弱以备数。本欲选锐，适得其钝，本欲示众，适示单弱，徒启戎心。”国不听，卒败。

宝庆元年，范知扬州，乞调葵以强勇、雄边军五千屯宝应备贼。葵在庐州，数费私钱会诸将球射，与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为擅，遂奉祠。三年，起为将作监丞。

绍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将入浙西告余，实欲觊觎旬也。初，全之献俘也，朝廷授以节钺，葵策其必叛，乃上书丞相史弥远曰：“此贼若止于得粟，尚不宜使轻至内地，况包藏祸心，不止告余。若不痛抑其萌，则自此肆行无惮，所谓延盗入室，恐畿内有不可胜讳之忧。”至滁，以其地当贼冲，又与金人对境，实两淮门户，修城浚隍，经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赵必胜守万山，以壮形势。葵母疾，谒告省侍不得，剖股杂药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许，不得已，卒哭复视事。

全造舟益急，葵复致书史弥远曰：“李全既破盐城，反称陈知县自弃城，盖欲欺朝廷以款讨罪之师，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窥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捣腹心，此其奸谋，明若观火。葵自闻盐城失守，日夕延颈以俟制帅之设施，今乃闻遣王节入盐城祈哀于逆。葵又闻遣二吏入山阳，请命于贼妇。堂堂制阃，如此举措，岂不堕贼计，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闻张国明前此出山阳，已知贼将举盐城之兵，今若听国明言，更从阔略，则自此人心解体，万事涣散，社稷之忧有不可胜讳者。葵非欲张皇生事启衅，李全决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听葵之言，翻然改图，发兵讨叛，则岂独可以强国势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国恩，亦庶几万分之一之报。使丞相不听葵言，不发兵讨贼，则岂特不可以强国势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复可报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乱，系朝廷之讨叛与不讨尔。淮东安则江南安，江南安则社稷安，社稷安则丞相安，丞相安则凡为国之臣子、为丞相之门人弟子莫不安矣。”

又言于朝曰：“葵父子兄弟，世受国恩，每见外夷、盗贼侵侮国家，未尝不为忠愤所激。今大逆不道，邈视朝廷，负君相卵翼之恩，无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犹可言也，今已破荡城邑，略无忌惮，若朝廷更从隐忍，则将何以为国？欲望特发刚断，名其为贼，即日命将遣师，水陆并进，诛锄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灵。葵虽不才，愿身许朝廷；如或不然，乞将葵早赐处分，以安边鄙，以便国事。”

弥远犹未欲兴讨，参知政事郑清之赞决之。乃加葵直宝章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范刻日约葵，葵帅雄胜、宁淮、武定、强勇步骑万四千，命王鉴、扈斌、胡显等将之，以

葵兼参议官。显，颖之兄也，拳力绝人，方在襄阳，每出师必使显及葵各领精锐分道赴战，摧坚陷阵，聚散离合，前无劲敌，以功至检校太尉。

已而，全攻扬州东门，葵亲出搏战。贼将张友呼城门请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马相劳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问全来何为？全曰：“朝廷动见猜疑，今复绝我粮饷，我非背叛，索钱粮耳。”葵曰：“朝廷资汝钱粮，宠汝官职，盖不赀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绝汝钱粮。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责之言甚多，全无以对，弯弓抽矢向葵而去。于是数战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杀全。事见《全传》。进葵福州观察使、左骁卫上将军，葵辞不受。八月，召封枢密院稟议，受宝章阁待制、枢密副都承旨，依旧职仍落起复，寻进兵部侍郎。

六年十一月，诏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入对，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阵又能率先士卒，捐身报国，此尤儒臣之所难，朕甚嘉之。”葵顿首谢曰：“臣不佞，忠孝之义，尝奉教于君子，世受国恩，当捐躯以报陛下。”

端平元年，朝议收复三京，葵上疏请出战，乃授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时盛暑行师，汴堤破决，水潦泛滥，粮运不继，所复州郡，皆空城，无兵食可因。未几，北兵南下，渡河，发水闸，兵多溺死，遂溃而归。范上表劾葵，诏与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移司泗州。

嘉熙元年，以宝章阁学士知扬州，依旧制置使。二年，以应援安丰捷，奏拜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特予执政恩例，

复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后留扬八年，垦田治兵，边备益饬。淳祐二年，进大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改福州。

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终制，不允。葵上疏曰：“移忠为孝，臣子之通谊；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并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谨持循，惟恐先坠。往岁叨当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气以率先，冒万死而不顾，捐躯戡难，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示显扬，优崇宠数，使为人子者感恩，为人亲者知劝矣。臣昨于草土，被命起家，勉从权制，先国家之急而后亲丧也。今释位去官，已追服居庐，乞从彝制。”又不许。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诏讨逆，适丁家难，闵然哀疚之中，命以驱驰之事，移孝为忠，所不敢辞。是臣尝先国家之急，而效臣子之义矣。亲恩未报，浸逾一纪，食稻衣锦，俯仰增愧。且臣业已追衰麻之制，伸苦块之哀，负土成坟，倚庐待尽，丧事有进而无退，固不应数月而除也。”乃命提举洞霄宫，不拜。

淳祐四年，授同知枢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几？吾从其大者而讲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计者治财，宽厚者任牧养，刚正者持风宪。为官择人，不为人而择官。用之既当，任之既久，然后可以责其成效。”又乞“亟与宰臣讲求规画，凡有关于宗社安危治乱之大计者条具以闻，审其所先后缓急以图筹策，则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创游击军三万人以防江”。诏从之。十二月，拜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又特授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封

长沙郡公。寻知建康府、行宫留守、江东安抚使。

九年，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封信国公。四上表力辞，言者以宰相须用读书人，罢为观文殿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仍奉朝请。寻判潭州、湖南安抚使，加特进。宝祐二年，宜抚广西。三年，改镇荆湖，城荆门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抚使、判潭州，再辞，依旧职醴泉观使。五年，进少保、宁远军节度使，进封魏国公、醴泉观使兼侍读。四辞，免。开庆元年，判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寻授沿江、江东宣抚使，置司建康府，任责隆兴府、饶州江州徽州两界防拓调遣，时暂兼判建康府、行宫留守，寻授江东西宣抚使，节制调遣饶、信、袁、临江、抚、吉、隆兴官军民兵。访问百姓疾苦，罢行黜陟，并许便宜从事。

景定元年，授两淮宣抚使、判扬州，进封鲁国公，寻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师、武安军节度使，进封冀国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陨如箕。赠太傅，谥忠靖。

范字武仲，少从父军中。嘉定十三年，尝与弟葵歼金人于高头。十四年，出师唐、邓，范与葵监军。孟宗政时知枣阳，惮于供亿，使人问曰：“金人在蕲、黄，而君攻唐、邓，何也？”范曰：“不然，彻襄阳之备以救蕲、黄，则唐、邓必将蹶吾后。且蕲、黄之寇正锐，曷若先捣唐、邓以示有余，唐、邓应我之不暇，则吾圉不守而自固，寇在蕲、黄师日以老，然后回师蹙之，可胜敌而无后患。”又败金人于久长，与弟葵俱授制置安抚司内机，事具《葵传》。

十五年，丁父忧，起复直秘阁、通判扬州。十六年，为

军器监丞，以直秘阁知光州。十七年，入为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试将作监兼权知镇江府。进直徽猷阁、知扬州、淮东安抚副使。刘全、王文信二军老幼留扬州，范欲修军政，惧其徒漏泄兵机，乃时馈劳。二家既大喜，范即遗徐晞稷书，令教二人挈家归楚，二人从之，范厚赉以遣。有孙海者，其众亦八百。范并请抽还楚州，又请创马军三千，招游手之强壮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别籍民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阅。官免建砦而私不废农。

彭义斌使统领张士显见范，请合谋讨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赵善湘曰：“以义斌蹙全，如山压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则权纲解纽矣。万一义斌无朝命而成大勋，是又唐藩镇之事，非计之得也。莫若移扬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总管兵各留半以备金人，余皆起发，择一能将统之，命葵摘淮西精锐万人与会于楚州，出许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断贼归路，密约义斌自北攻之，事无不济。四总管权位相侔，刘瑄虽能得其欢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须令亲履行阵，指踪四人，不可止坐筹帷幄也。”不报。

范又曰：“国家讨贼则自此中兴，否则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张皇，则范乃提刑，职在捕盗，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盐贼，范当调时青、张惠两军之半，及其船数百，径薄楚城，以遏贼路，调夏全、范成进之半，据涟、海而守之，又移扬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亲提精锐雄胜、强勇等就时青于城外，示贼以形势，谕贼以祸福，贼必自降。若犹拒守，则南北军民杂处，必有内应者矣。别约义斌攻之于北，山阳下

则进驻涟、海以应之，抚归附家属以离其党，不出半月，此贼必亡。若是，则不调许浦水军，但得赵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惮费，则全有豫买军需钱二十万在真州，且涟、楚积聚，多自足用。”

丞相史弥远报范书，令谕四总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计议官闻之，曰：“但恐祸根转深，不得安靖尔。”各挥涕而归。会全且至，范又献计曰：“抚机不发，事已无及。侯景困丧河南，致毒萧氏；今逆全不得志于义斌，而复虑四总管应之，归据旧巢，其谋必急。然蹙之于丧败之余者易，图之于休息之后者难；矧四总管合谋章露，必难遂已。但事机既变，局面不同。若庙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易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动，只约义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则机会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还报，戒范无出位专兵。

范乃为书谢庙堂，且决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执事，又下至士民军吏，无不知祸贼之必反。虽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众人知之则言之，先生知而独不言，不言诚是也。内无卧薪尝胆之志，外无战胜攻取之备，先生隐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庙谟所以为高也。然以抚定责之晞稷，而以镇守责之范。责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责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责范以惟恐不伤人之事，又禁其为伤人之痛，恶其为伤人之言，何哉？其祸贼见范为备，则必忌而不得肆其奸，他日必将指范为首祸激变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将曰：‘是何惜一赵范而不以纾祸哉？’必将缚范以授贼，而范遂为宋晁错。虽然，使以范授贼而果足以纾国祸，范死何害哉？谚曰：‘护家之狗，

盗贼所恶。’故盗贼见有护家之狗，必将指斥于主人，使先去之，然后肆穿窬之奸而无所忌。然则杀犬固无益于弭盗也。欲望矜怜，别与闲慢差遣。”弥远得书，为之动心。

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庆府，未行，改知池州，继兼江东提举常平。弥远访将材于葵，葵以范对。进范直敷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荐兄，不顺。”以母老辞。乃上书弥远曰：“淮东之事，日异日新。然有准则有江，无准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今或谓巽辞厚惠可以啖贼，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计。或谓敛兵退屯可以缓贼，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谋。或欲行清野以婴城，或欲聚乌合而浪战，或以贼词之乍顺乍逆而为喜惧，或以贼兵之乍进乍退而为宽紧，皆失策也。失策则失淮，失淮则失江，而其失有不可胜讳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击之兵，有讨贼之兵。今宝应之逼山阳，天长之逼盱眙，须各增戍兵万人，遣良将统之，贼来则坚壁以挫其锋，不来则耀武以压其境；而又观衅伺隙，时遣偏师掩其不备，以示敢战，使虽欲深入而畏吾之捣其虚，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无储蓄，金人亦无以养之，不过分兵掳掠而食；当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设伏以剿杀之，此游击之兵也。惟扬、金陵、合肥，各聚二三万人，人物必精，将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阅必熟，纪律必严，赏罚必公，其心术念虑必人人思亲其上而死其长；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强国，一年而可讨贼矣。贼既不能深入，掳掠复无所获，而又怀见讨之恐，则必反而求贍于金；金无余力及此，则必怨之怒之，吾于是可以嫁祸于金人矣。或谓扬州不可屯重兵，恐

连贼祸，是不然。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岂可无备哉。善守者，敌不知所攻。今若设宝应、天长二屯以扼其冲，复重二三帅阍以张吾势，贼将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扬州哉？设使贼不知兵势而犯扬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议，复令知池州。

绍定元年，试将作监、知镇江府。三年，丁母忧，求解官，不许。起复直徽猷阁、淮东安抚副使。寻转右文殿修撰，赐章服金带。不得已，卒哭复视事。又为书告庙堂：“请罢调停之议，一请檄沿江制置司，调王明本军驻泰兴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径；一请檄射阳湖人为兵，屯其半高邮以制贼后，屯其半瓜州以扼贼前；一请速调淮西兵合滁阳、六合诸军图救江面。不然，范虽死江皋无益也。”朝旨乃许范刺射阳湖兵毋过二万人，就听节制。

范又遗善湘书，曰：“今日与宗社同休戚者，在内惟丞相，在外惟制使与范及范弟葵耳。贼若得志，此四家必无存理。”于是讨贼之谋遂决，遂戮全。进范兵部侍郎、淮东安抚使兼知扬州兼江淮制置司参谋官，以次复淮东。加吏部侍郎，进工部尚书、沿江制置副使，权移司兼知黄州，寻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几，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巡边军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

又进端明殿学士，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师大溃，乃授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范至，则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渊、黄国弼数人为腹心，朝夕酣狎，了无上下之序。民讼边防，一切废弛。属南北军将交争，范失于抚御。于是北军王旻内叛，李伯渊继

之，焚襄阳北去；南军大将李虎不救焚，不定变，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万七千有奇。钱粮在仓库者无虑三十万，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库，皆为敌有。盖自岳飞收复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职，依旧制置使。寻奉祠，以言罢；论者未已，再降两官，送建宁府居住。嘉熙三年，叙复官职，与宫观。四年，知静江府，后卒于家。

谢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疏奏：“秉刚德以回上帝之心，奋威断以回天下之势，或者犹恐前习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听而悦陛下之心，则前日之畏者怠，忧者喜，虑者玩矣。左右前后之人，进忧危恐惧之言者，是纳忠于上也；进燕安逸乐之言者，是不忠于上也。凡有水旱盗贼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谄谀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当思两淮流莩转壑之可矜；闻管弦钟鼓之声，当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俭德以契天理，储人才以供天职，恢远略以需天讨，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悦。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

时刘汉弼、杜范、徐元杰相继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为命官鞠狱，立赏捕奸，罪人未得，忠冤未伸。陛下苟不始终主持，将恐纪纲扫地，而国无以为国矣。”迁殿中侍御史，进对，言：“操存本于方寸，治乱系于天下。人主宅如法宫螻蛄之邃，朝夕亲近者左右近习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觐上之所好，不过保恩宠、希货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

扬之说，潜伏而莫之觉。防微杜渐，实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为两淮谋者有五：一曰明间谍，二曰修马政，三曰营山水砦，四曰经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遏绝游骑及救夺掳掠之赏罚。”请行限田，请录朱熹门人胡安定、吕熹、蔡模，诏皆从之。

权刑部侍郎兼权给事中，升兼侍讲，正授刑部侍郎，权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参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寻拜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惠国公。劝帝以爱身育德。

属监察御史洪天锡论宦者卢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赵崇璠移书方叔云：“阉寺骄恣特甚，宰执不闻正救，台谏不敢谁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锐意出身攻之，此岂易得哉？侧耳数日，寂无所闻，公议不责备他人，而责备于宰相。不然，仓卒出御笔，某人授少卿，亦必无可遏之理矣，丞相不可谓非我责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极。傥言之胜，宗社赖之；言之不胜，则去。去则诸君必不容不争，是胜亦胜，负亦胜，况未必去耶。”方叔得书，有赧色。

翼日，果得御笔授天锡大理少卿，而天锡去国。于是太学生池元坚、太常寺丞赵崇洁、左史李昉英皆论击允升、宋臣。而谗者又曰：“天锡之论，方叔意也。”及天锡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于是监察御史朱应元论方叔，罢相。既罢，允升、宋臣犹以为未快，厚赂太学生林自养，上书力诋天锡、方叔，且曰：“乞诛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初无预焉。”书既上，学舍恶

自养党奸，相与鸣鼓攻之，上书以声其罪。乃授方叔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复以监察御史李衢两劾，褫职罢祠。后依旧职，与祠，起居郎召泽、中书舍人林存劾罢；监察御史章士元请更与降削，窜广南。景定二年，请致仕，乃叙复官职。

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鹤、金丹一粒来进。丞相贾似道恐其希望，讽权右司郎官卢越、左司谏赵顺孙、给事中冯梦得、右正言黄镛相继请夺方叔官职封爵，制置使吕文德愿以己官赎其罪。咸淳七年，诏叙复致仕。八年卒。特赠少师，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谗余玠之类是也。

论曰：乔行简弘深好贤，论事通谏。范钟、游似同在相位，皆谨饬自将，而意见不侔。赵方豫计二子后当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谓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来，捍御淮、蜀两边者，非葵材馆之士，即其偏裨之将。朝廷倚之，如长城之势。及其筋力既老，而卫国之志不衰，亦曰壮哉！谢方叔相业无过人者，晚困于权臣，至以玩好丹剂为人主寿，坐是贬削，有愧金镜多矣！

卷四百一十八

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吴潜 程元凤 江万里 王爚

章鉴 陈宜中 文天祥

吴潜，字毅夫，宣州宁国人。秘阁修撰柔胜之季子。嘉定十年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镇东军节度判官。改签广德军判官。丁父忧，服除，授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添差通判嘉兴府，权发遣嘉兴府事。转朝散郎、尚书金部员外郎。

绍定四年，迁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潜上疏论致灾之由：“愿陛下斋戒修省，恐惧对越，菲衣恶食，必使国人信之，毋徒减膳而已。疏损声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彻乐而已。阉官之窃弄威福者勿亲，女宠之根萌祸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为尊严之区，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为乱亡之宅，而不淫不佚。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军百姓知陛下有忧之之心。然后，明诏二三大臣，和衷竭虑，力改弦辙，收召贤哲，选用忠良。贪残者屏，回邪者斥，怀奸党贼者诛，贾怨误国者黜。毋并进君子、小人以为包荒，毋兼容邪说、正论以为皇极，以培国家一线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几天意可回，天灾可息，弭灾为祥，易乱为治。”

又言：“重地要区，当豫畜人才以备患。论大顺之理，贯通天人，当以此为致治之本。”又贻书丞相史弥远论事：一曰格君心，二曰节奉给，三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洁之人，

五曰用良将以御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辞不赴。改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太府少卿、淮西总领。

又告执政，论用兵复河南不可轻易，以为：“金人既灭，与北为邻，法当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自荆襄首纳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开，调度浸广，百姓狼狈，死者枕藉，使生灵肝脑涂地，得城不过荆榛之区，获俘不过暧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边臣误国之罪，不待言矣。闻有进恢复之画者，其算可谓俊杰，然取之若易，守之实难。征行之具，何所取资，民穷不堪，激而为变，内郡率为盗贼矣。今日之事，岂容轻议。”自后，兴师入洛，溃败失亡不赀，潜之言率验。迁太府卿兼权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东安抚留守。上疏论保蜀之方，护襄之策，防江之算，备海之宜，进取有甚难者三事。

端平元年，诏求直言，潜所陈九事：一曰顾天命以新立国之意，二曰植国本以广传家之庆，三曰笃人伦以为纲常之宗主，四曰正学术以还斯文之气脉，五曰广畜人才以待乏绝，六曰实恤民力以致宽舒，七曰边事当鉴前辙以图新功，八曰楮币当权新制以解后忧，九曰盗贼当探祸端而图长策。以直论忤时相，罢奉千秋鸿禧祠。改秘阁修撰、权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隆兴府，主管江西安抚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输诸郡租，宽恤人户，培植根本，凡十五事。

进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督府参谋官兼知太平州，五辞不允。又言和战成败大计，宜急救襄阳等事。贻书执政，论京西既失，当招收京淮丁壮为精兵，以保

江西。权工部侍郎、知江州，辞不赴。请养宗子以系国本，以镇人心。改权兵部侍郎兼检正。论士大夫私意之敝，以为：“襄、汉溃决，兴、沔破亡，两淮俶扰，三川陷没。欲望陛下念大业将倾，士习已坏，以静专案群情，以刚明消众慝，警于有位，各励至公。毋以术数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阴谋相讦，而以识见相先。协谋并智，戮力一心，则危者尚可安，而衰证尚可起也。”又请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

试工部侍郎、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府，条具财计凋敝本末，以宽郡民，与转运使王埜争论利害。授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改玉隆万寿宫。试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知镇江府。言边储防御等十有五事。改宝谟阁直学士，兼浙西都大提点坑冶，权兵部尚书、浙西制置使。申论防拓江海，团结措置等事。

进工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乃论艰屯蹇困之时，非反身修德，无以亨通之理。乞遴选近族以系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纳。兼侍读经筵，以台臣徐荣叟论列，授宝谟阁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辞，提举南京鸿庆宫。遂请致仕，授华文阁学士知建宁府，辞。

丁母忧，服除，转中大夫、试兵部尚书兼侍读，转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改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罢，免，改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抚使。徙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

召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入对，言：“国家之不能无敝，犹人之不能无病。今日之病，不但仓、扁望之而惊，庸医亦望而惊矣。愿陛下笃任元老，以为医师，博采众益，以为医

工。使臣辈得以效牛溲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淳祐十一年，入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明年，以水灾乞解机政。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至官，条具军民久远之计，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积钱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输帛，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归田里，进封崇国公，判宁国府。还家，以醴泉观使兼侍读，召入对，论畏天命，结民心，进贤才，通下情。帝嘉纳。拜特进、左丞相，进封庆国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陈所见，以决处置之宜。”改封许国公。

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别将由大理下交趾，破广西、湖南诸郡。潜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扰动，推原祸根，良由近年奸臣俭士设为虚议，迷国误军，其祸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嬖阿谄媚，积至于大不靖。臣年将七十，捐躯致命，所不敢辞。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逾黄、汉，广右之兵已蹈宾、柳，谓臣坏天下之事，亦可哀已。”

又论国家安危治乱之原：“盖自近年公道晦蚀，私意横流，仁贤空虚，名节丧败，忠嘉绝响，谗佞成风，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祸，积为宗社之忧。章鉴、高铸尝与丁大全同官，倾心附丽，躐跻要途。萧泰来等群小噂沓，国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类之祸。沈炎实赵与箴之腹心爪牙，而任台臣，甘为之搏击。奸党盘据，血脉贯穿，以欺陛下。致危乱者，皆此等小人为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与祠，高铸羁管州军。不报。

属将立度宗为太子，潜密奏云：“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帝怒潜，卒以炎论劾落职。命下，中书舍人洪芹缴还词头，不报，谪建昌军，寻徙潮州，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潜预知死日，语人曰：“吾将逝矣，夜必雷风大作。”已而果然，四鼓开霁，撰遗表，作诗颂，端坐而逝。时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闻之，咨嗟悲恻。德祐元年，追复元官，仍还执政恩数。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请赠谥，特赠少师。

程元凤，字申甫，徽州人。绍定元年进士，调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丁母忧。淳祐元年，迁礼、兵二部架阁，以父老不忍去侧，迁太学正，以祖讳辞，改国子录。父忧，服阕，迁太学博士，改宗学博士。以《诗》、《礼》讲荣王府。旁讽曲谕，随事规正，多所裨益，王亦倾心敬听。轮对，极论世运剥复之机及人主所当法天者。理宗览之曰：“有古遗直风。”

六年，进秘书丞兼权刑部郎官。七年，兼权右司郎官，迁著作郎，仍权右司郎官。轮对，指陈时病尤激切，当国者以为厉己。丐外，知饶州。郡初罹水灾，元凤访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义阡，宽诛求，察诬证。进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仍兼知饶州治司，岁有冬夏帐银，悉举以补郡积年诸税敛之不足者。芝生治所，众以治行之致，元凤曰：“五谷熟则民蒙惠，此不足异也。”

召奏事，辞，不允，迁右曹郎官。疏言实学、实政、国本、人才、吏治、生民、财计、兵威八事。寻兼右司郎官，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丞相郑清之久专国柄，老不任事，台

官潘凯、吴燧合章论列，清之不悦，改迁之，二人不拜命去。元凤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凯、燧得召还。有事于明堂，元凤疏言“祈天以实不以文”。又言边备，谓“当申儆军实，以起积玩之势。”及言滥刑之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上疏论格心之学，谓“革士大夫之风俗，当革士大夫之心术。”至于文敝、边储、人才、民心、储将帅、救灾异，莫不尽言。

余晦以从父天锡恃恩妄作，三学诸生伏阙上书白其罪状，司业蔡抗又力言之，元凤数其罪劾之。奏上，以晦为大理少卿，抗为宗正少卿。元凤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业，晦予郡。

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讲。京城灾，疏言：“辍土木无益之役，以济暴露之民；移缙流泛滥之恩，以给颠沛之众。务行宽大之政，固结亿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无滥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贪黷无覆出之患。谨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权；抑恩泽之请，而不至于无节。”言多剴切。

宝祐元年，兼侍读，迁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荐名士二十余人，进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仍兼侍读。亟辞，出关，不允。有事于南郊，元凤为执绥官，答问多所开陈。帝因欲幸西太乙宫，力谏止之。三年，迁权工部尚书，力求补外，特授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

蜀境与沅、靖交急，朝廷欲择重臣出镇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帅及用向士璧为镇抚。元凤请下荆南，调兵援蜀，移吕文德上沅、靖。进依前职，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进

参知政事，寻进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新安郡公。力辞，御笔勉谕，犹周回累日而后治事。疏奏正心、待臣、进贤、爱民、备边、守法、谨微、审令八事。高、孝、光、宁四朝国史未就，奏转任尤焞领其事，纂修成之。会丁大全谋夺相位，元凤力辞，授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福建安抚使。又力辞，依前职，提举洞霄宫。

开庆兵兴，上手疏收人心、重赏罚、团结民兵数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笔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万石。拜特进，依前职。充醴泉观兼侍读。度宗即位，进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吉国公，以言罢，依旧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乞致仕，不许。四年，罢观使，以守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遗表闻，帝震悼辍朝，特赠少师。

元凤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贰令，元凤谢之曰：“除授须由资。”其人累请不许，乃以先世为言。元凤曰：“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不敢。”有尝遭元凤论列者，其后见其可用，更荐拔之，每曰：“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尽其才也。”所著《讷斋文集》若干卷。

江万里，字子远，都昌人。自其父焯始业儒。大父璘，乡称善人，其邻史知县者夸其能杖叱健士，璘俯首不答，归语焯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于我心有不释然。审尔，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焯妻陈梦一贵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长有善言，故来。”已而有娠，生万里。少

神隼，有锋颖，连举于乡。入太学，有文声。理宗在潜邸，尝书其姓名几研间。以舍选出身，历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准备差遣，两浙安抚司于办公事。召试馆职，累迁著作佐郎、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知吉州，创白鹭洲书院，兼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召为屯田郎官，未行，迁直秘阁、江西转运判官兼权知隆兴府。创宗濂书院。迁考功郎官，命旋寝。久之，以驾部郎官召，迁尚右兼侍讲。

史嵩之罢相，拜监察御史，仍兼侍讲。未几，迁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迁侍御史，未及拜。万里器望清峻，论议风采倾动一时，帝眷注尤厚。尝丐祠、省母疾，不许。属弟万顷奉母归南康，旋以母病闻，万里不俟报驰归，至祁门得讣。而议者谓万里母死，秘不奔丧，反挟妾媵自随，于是侧目万里者，相与腾谤。万里无以自解，坐是闲废者十有二年。后陆德舆尝辨其非辜于帝前。

贾似道宣抚两浙，辟参谋官。及似道同知枢密院，为京湖宣抚大使，以万里带行宝章阁待制，为参谋官。大元兵围鄂，似道以右丞兼枢密使移军汉阳，万里迁刑部侍郎。似道入相，万里兼国子祭酒、侍读。入对，迁权吏部尚书，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随以言者去官。后以原职知建宁府兼权福建转运使。已而，加资政殿学士，依旧职，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度宗即位，召同知枢密院事，又兼权参知政事，迁参知政事。万里始虽俯仰容默，为似道用，然性峭直，临事不能无言。似道常恶其轻发，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为师相，至涕泣拜留之。万里以身掖帝云：“自

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似道不知所为，下殿举笏谢万里曰：“微公，似道几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

帝在讲筵，每问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对，万里常从旁代对。时王夫人颇知书，帝语夫人以为笑。似道闻之，积惭怒，谋逐之。万里四丐祠，不候报出关。加资政殿大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后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领江淮茶盐兼江东转运使，召拜参知政事，进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枢密使。丐祠，加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辞，依旧职，提举洞霄宫。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抚大使，加特进，寻予祠。时咸淳九年，万里年七十有六矣。

明年，大元兵渡江，万里隐草野间，为游骑所执，大诟，欲自戕，既而脱归。先是，万里闻襄樊失守，凿池芝山后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谕其意，及闻警，执门人陈伟器手，曰：“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及饶州城破，军士执万顷，索金银不得，支解之。万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镐相继投沼中，积尸如叠。翼日，万里尸独浮出水上，从者草敛之。万里无子，以蜀人王櫟子为后，即镐也。事闻，赠太傅、益国公，后加赠太师，谥文忠。万顷历守大郡，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官至正郎。城破时，郴州守赵崇榦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燦，字仲潜，一字伯晦，绍兴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知常熟县。绍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辖左藏东

西库兼提辖封桩下库。二年，迁籍田令兼督视干办公事。淳祐二年，改监三省枢密院门，乞免所居官，诏从之。四年，再任。五年，迁太府寺丞、秘书丞，户部郎官、淮西总领，主管右曹。六年，为尚书左司员外郎。赐对，乞祠，不许。七年，迁秘书少监，以侍御史周坦言，罢为福建提点刑狱，差知温州。十年，差知宁国府，迁太府卿。

宝祐元年，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兵部侍郎，试司农卿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疏奏：“愿诏大臣相与忧乱而思治，惧危而图安，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群阴之火焰，保护微阳之报本。批札毕杜于私蹊，官赏宏辟于正路。使内治明如天日，外治劲如风霆。则精神运动，阳汇昭苏，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续天命于谴告之余，下以固结人心于解纽之际。其孰能御之。”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五年，京湖宣抚大使赵葵辟为判官。

开庆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枢密都承旨、权吏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为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极言正论，太子听而说之，帝闻之甚喜。二年，迁礼部尚书，权吏部尚书，加龙图阁学士、知平江府、淮浙发运使。五年，召赴行在，进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召赴行在。

咸淳元年二月，拜签书枢密院事；闰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许。乞放归田里。帝遣尚医视之，且赐食，复两乞归，皆不许。二年，拜参知政事。三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辞免官，不许。乞奉祠、休假，皆不许。最后乞祠禄，乃授资政

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辞免，不许。七年，台州言，“乞差燠充上蔡书院山主，”诏从之。八年，加观文殿学士提举万寿宫兼侍读，诏遣刑部郎官董朴起之，四上疏辞免，始从之。十年，乞致仕，不许。十一月，以燠为左丞相，章鉴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寻授燠特进，加食邑。乞致仕，两乞辞免，皆不许。

德祐元年，两乞改命经筵庶可优闲，再乞以旧职奉京祠侍读，皆不许。右丞相章鉴、参知政事陈宜中奏“谕留燠以镇人心，以康世道”。从之。燠两请毋暑省院公牒，不许；又奏：“乞将臣先赐罢斥，臣本志誓死报国，愿假臣以宣抚招讨等职，臣当招募忠义，共图兴复。”鉴、宜中又奏“燠单车绝江，已至萧山，乞遣中使趣还治事”。乃授观文殿大学士、浙西江东跨宣抚招讨大使，置司在京，以备咨访。乞解大使职名，不许。进少保、左丞相兼枢密使，寻加都督诸路军马。累辞，皆不许。

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坏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赏罚无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坏之之由。大明赏罚，动合乎天，庶几人心兴起，天下事尚可为也。”因言贾似道误国丧师之罪，于是始降诏切责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燠奏：“日食不尽仅一分，白昼晦冥者数刻。阴盛阳微，灾异未有大于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阴阳，下遂万物，外镇诸侯，皆其职也。氛祲充塞而未能消，生民涂炭而未能拯，反复思之，咎实在臣，乞罢黜以答天谴。”答诏不许，第降授金紫光禄大夫而已。辞降官，乞罢斥，又不许。

寻进平章军国重事，辞，不许。或请：“出宜中或梦炎出

督吴门，否则臣虽老无能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辞。”诏三省集议。乞罢平章事，不许。京学生上书诋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关白燾，或谓京学之论，实燾嗾之。

七月壬辰，诏：“给、舍之奏三入，燾与宜中必难共处，兼燾近奏乞免平章侍经筵，辞气不平，诚有如人言者矣。”遂罢燾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燾为人清修刚劲，似道归天台葬母，过新昌，燾独不见之。后以元老入相位，值国势危亡之际，天下所属望也，而卒与宜中不协而去云。

章鉴，字公秉，分宁人。以别院省试及第，累官中书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说书，进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迁同知枢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燾拜左丞相，鉴拜右丞相，并兼枢密使。明年，大元兵逼临安，鉴托故径去。遣使亟召还朝，既至，罢相予祠。殿帅韩震之死，鉴与曾渊子明震无他。至是，御史王应麟缴其录黄，谓震有逆谋，鉴与渊子曲庇之。坐是削一官，放归田里。

后有告鉴家匿宝玺者，霜晨，鉴方拥败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贮一玉杯，余无一物，人颇叹其清约。鉴在朝日，号宽厚，然与人多许可，士大夫目为“满朝欢”云。

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也。少甚贫，而性特俊拔。有贾人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既入太学，有文誉。宝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婿事权幸卢允升、董宋臣，因得宠

于理宗，擢为殿中侍御史，在台横甚。宜中与黄镛、刘黻、林测祖、陈宗、曾唯六人上书攻之。大全怒，使监察御史吴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业率十二斋生，冠带送之桥门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学中，戒诸生亡妄议国政，且令自后有上书者，前廊生看详以牒报检院。由是，士论翕然称之，号为“六君子”。宜中谪建昌军。

大全既窜，丞相吴潜奏还之。贾似道入相，复为之请，有诏六人皆免省试令赴。景定三年，廷试，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尤达时务。由绍兴府推官、户部架阁、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数年迁监察御史。

程元凤再相，似道恐其侵权，欲去之。宜中首劾元凤纵丁大全肆恶，基宗社之祸。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请外，为江东提举茶盐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召为崇政殿说书，累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七年，闽阙帅，以敷文阁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岁余入为刑部尚书。十年，拜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德祐元年，升同知枢密院事。二月，似道丧师芜湖，乃以宜中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已而翁应龙自军中归，宜中问似道所在，应龙以不知对。宜中以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误国之罪。似道行时，以所亲信韩震总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迁者，宜中召震计事，伏壮士袖铁椎击杀之，以示不党于似道。

时右丞相章鉴宵遁，曾渊子等请命宜中摄丞相事。诏以王爚为左丞相，拜宜中特进、右丞相。四月，爚还朝论事，即与宜中不合。台臣孙嵘叟请窜籍潜说友、吴益、李珣，宜中

以为“簿录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尝轻用之。珏方召入朝，遽加重刑，恐后无以示信”。燾力争，以为当如嵘叟议。会留梦炎自湖南入朝，燾与宜中俱乞罢政，请以梦炎为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为左丞相，梦炎为右丞相，燾进平章军国重事。燾拜命，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让宜中，宜中上疏，以为“一辞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讥”，亦去。遣使数辈遮留之，始至。

时命张世杰等四道进师，二丞相都督军马而不出督。燾请以一丞相建阊吴门，以护诸将；不然，则已请行。宜中愧，始与梦炎上疏乞行边。事下公卿议不决。七月，世杰等兵果败于焦山。燾奏言：“事无重于兵，今二相并建都督，庙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师，诸将无统。臣岂不知吴门距京不远，而必为此请者，盖大敌在境，非陛下自将则大臣开督。今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不知国家尚堪几败邪？臣既不得其职，又不得其言，乞罢免。”不允。

燾子□乃噉京学生伏阙上书，数宜中过失数十事，其略以为：“赵潛、赵与鉴皆弃城遁，宜中乃借使过之说，以报私恩。令狐概、潜说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为之羽翼。文天详率兵勤王，信谗而沮挠之。似道丧师误国，阳请致罚而阴佑之。大兵薄国门，勤王之师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当出督，而畏缩犹豫，第令集议而不行。吕师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败事。臣恐误国将不止于一似道也。”

书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后，罢燾，命临安府捕逮京学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为书遗其母杨，使

勉谕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醴泉观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寻为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仓皇发京城民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为笑。十一月，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兵援常州，玉与士龙皆战死，全不发一矢，奔还。文天祥请诛全，宜中释不问。已而，常州破，兵薄独松关，邻邑望风皆遁。

宜中遣使如军中请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宫请迁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请之，太皇太后乃命装俟升车，给百官路费银。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迁，而大臣数以为请，顾欺我邪？”脱簪珥掷之地，遂闭阁，群臣求内引，皆不纳。盖宜中实以明日迁，仓卒奏陈失审耳。

宜中初与大元丞相伯颜期会军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颜将兵至皋亭山，宜中宵遁，陆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张世杰舁其棺舟中，遂与俱入闽中。益王立，复以为左丞相。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

宜中为人多术数，少为县学生，其父为吏受赃当黥，宜中上书温守魏克愚请贷之。克愚以为黥吏，卒置之法。其后宜中为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报礼不书衔，亦云“部下民陈某”，克愚惶恐不敢受，袖而谢之。宜中阳礼之，而阴掩其过，无所得。其后，克愚发贾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废罢家居。宜中入，乃极言克愚居乡不法事，似道令章鉴劾之，贬严州。克愚之死，宜中挤之为多。

论曰：“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长久，命相实多其人，若吴潜之忠亮刚直，财数人焉。潜论事虽近于讦，度宗之立，谋议及之，潜以正对，人臣怀顾望为子孙地者能为斯言哉？程元凤谨饬而有余而乏风节，尚为贾似道所替。江万里问学德望优于诸臣，不免为似道笼络，晚年微露锋颖，辄见摈斥。士大夫不幸与权奸同朝，自处难矣。似道督视江上之师，以国事付王爚、章鉴、陈宜中，盖取其平时素与己者。爚、宜中于其既出，稍欲自异，及闻其败，乘势蹙之。既而，二人自为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当国者交欢戮力，犹惧不逮，所为若是，何望其能匡济乎。似道诛，爚死，鉴遁，宜中走海岛，宋亡。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时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成。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寻丁父忧，归。

开庆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说上迁都，人莫敢议其非者。天祥时入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之心”。不报，即自免归。后稍迁至刑部郎官。宋臣复入为都知，天祥又上书极言其罪，亦不报。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迁尚书左司郎官，累为台臣论罢。除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贾似道称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诏不允。天祥当制，语

皆讽似道。时内制相承皆呈稿，天祥不呈稿，似道不乐，使台臣张志立劾罢之。天祥既数斥，援钱若水例致仕，时年三十七。

咸淳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赣州。

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事闻，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

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临安，除知平江府。时以丞相宜中未还朝，不遣。十月，宣中至，始遣之。朝议方擢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封吕文德和义郡王，欲赖以求好。师孟益偃蹇自肆。

天祥陛辞，上疏言：“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愆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浸

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阊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阊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阊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阊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时议以天祥论阔远，书奏不报。

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发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将朱华、尹玉、麻士龙与张全援常，至虞桥，士龙战死，朱华以广军战五牧，败绩，玉军亦败，争渡水，挽全军舟，全军断其指，皆溺死，玉以残兵五百人夜战，比旦皆没。全不发一矢，走归。大元兵破常州，入独松关。宜中、梦炎召天祥，弃平江，守余杭。

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未几，宋降，宜中、世杰皆去。仍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岳，北至镇江。天祥与其客杜浒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两淮兵足以兴复，特二阊小隙，不能合从耳。”天祥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今先约淮西兵趋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挥东诸将，以通、泰兵攻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杨子桥，以扬兵攻瓜步，吾以舟师直捣镇江，同日大举。湾头、杨子桥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师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

江中一面薄之，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瓜步既举，以东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归路，其大帅可坐致也。”天祥大称善，即以书遗二制置，遣使四出约结。

天祥未至时，扬有脱归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信之，以为天祥来说降也。使再成亟杀之。再成不忍，给天祥出相城垒，以制司文示之，闭之门外。久之，复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说降者即杀之。二路分与天祥语，见其忠义，亦不忍杀，以兵二十人道之扬，四鼓抵城下，闻候门者谈，制置司下令备文丞相甚急，众相顾吐舌，乃东入海道，遇兵，伏环堵中得免。然亦饥莫能起，从樵者乞得余糲羹。行入板桥，兵又至，众走伏丛筱中，兵入索之，执杜浒、金应而去。虞候张庆矢中目，身被二创，天祥偶不见获。浒、应解所怀金与卒，获免，募二樵者以蕙荷天祥至高邮，泛海至温州。

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寻与宣中等议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参谋赵时赏、谘议赵孟深将一军取宁都，参赞吴浚将一军取雩都，刘洙、萧明哲、陈子敬皆自江西起兵来会。邹沔以招谕副使聚兵宁都，大元兵攻之，沔兵败，同起事者刘钦、鞠华叔、颜斯立、颜起岩皆死。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复永丰县，已而兵败被执，死于狱。天祥闻开礼死，制服哭之哀。

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卫。时赏、孟深亦提兵归，独浚兵不至。未几，浚降，来说天祥。天祥缚浚，缢杀之。四月，入梅州，都统王福、钱汉

英跋扈，斩以徇。五月，出江西，入会昌。六月，入兴国县。七月，遣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深等盛兵薄赣城，邹洏以赣诸县兵捣永丰，其副黎贵达以吉诸县兵攻泰和。吉八县复其半，惟赣不下。临洪诸郡，皆送款。潭赵璠、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起兵邵、永间，复数县，抚州何时等皆起兵应天祥。分宁、武宁、建昌三县豪杰，皆遣人如军中受约束。

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赣州，而自将兵攻天祥于兴国。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邹洏于永丰。洏兵先溃，恒穷追天祥方石岭。巩信拒战，箭被体，死之。至空坑，军士皆溃，天祥妻妾子女皆见执。时赏坐肩舆，后兵问谓谁，时赏曰“我姓文”，众以为天祥，禽之而归，天祥以此得逸去。

孙奭、彭震龙、张汴死于兵，繆朝宗自缢死。吴文炳、林栋、刘洙皆被执归隆兴。时赏奋骂不屈，有系累至者，辄麾去，云：“小小签厅官耳，执此何为？”由是得脱者甚众。临刑，洙颇自辩，时赏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栋、文炳、萧敬夫、萧焘夫皆不免。

天祥收残兵奔循州，驻南岭。黎贵达潜谋降，执而杀之。至元十五年三月，进屯丽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卫王继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许。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军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数百人。天祥惟一子，与其母皆死。十一月，进屯潮阳县。潮州盗陈懿、刘兴数叛附，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执兴诛之。十二月，趋南岭，邹洏、刘子俊又自江西起兵来，再攻懿党，懿乃潜道元帅张弘范兵济潮阳。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众不及战，皆顿首

伏草莽。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邹洌自颈，众扶入南岭死。官属士卒得脱空坑者，至是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皆死，杜浒被执，以忧死。惟赵孟滂遁，张唐、熊桂、吴希奭、陈子全兵败被获，俱死焉。唐，广汉张栻后也。

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厓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

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时盗新杀左丞相阿合马，命撤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兵败身执。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卷四百一十九

列传第一百七十八

宣缙 薛极 陈贵谊 曾从龙 郑性之
李鸣复 邹应龙 余天锡 许应龙 林略
徐荣叟 别之杰 刘伯正 金渊 李性传
陈辇 崔福附

宣缙，庆元府人。嘉奉三年，太学两优释褐。历官以太学博士召试，为秘书省校书郎。升著作佐郎兼权考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点刑狱。迁考功员外郎，又迁秘书少监。时暂兼权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为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编《孝宗宝训》。试吏部侍郎，权兵部尚书。嘉定十四年，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明年，拜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奉祠。端平三年召赴阙，升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卒，赠少师。诏缙尝预定策，以王尧臣故事赠太师，谥忠靖。

薛极，字会之，常州武进人。以父任调上元主簿。中词科，为大理评事、通判温州，知广德军。以参知政事楼钥荐，迁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权右司郎中，迁右司郎中兼提领杂卖场、寄桩库，兼敕令所删修官，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删修敕令官。拜司农卿兼权兵部侍郎，寻为真。

嘉定八年，疏奏：“愿陛下深思顾谖之难，益怀兢业之念。

勿谓帝德罔愆而怠于进修，勿以天灾代有而应不以实。政纲虽举，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泽虽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灾警惧之心，永为异时暇逸之戒。将见天心昭格，沛然之泽响应于不崇朝之间。”迁权刑部尚书，寻试户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遂为真，时暂兼权户部尚书。十五年，特赐同进士出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绍定元年，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国公，致仕，卒。

陈贵谊，字正甫，福州福清人。庆元五年进士，授瑞州观察推官。丁内外艰，服除，调安远军节度掌书记，辟差四川制置司书写机宜文字。中博学宏词科，授江南东路安抚司机宜文字。迁太社令。改武学谕、国子录，迁太学博士。

时议更楮币法，贵谊转对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恶。楮券之令，乃使奸恶获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结人心。”因援熙宁新法为辞。又言：“明锐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于剽轻；老成宽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于循理。孰若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主更币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语激怒时相，且谓“贵谊引类植党”，人为危之。

迁太常博士。以兄贵谦兼礼部郎官，引嫌，迁将作监丞兼魏惠宪王府小学教授。转对，谓：“言路虽开，触犯忌讳者指为好名，切劘时政者指为玩令。利害关于天下，是非公于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数人言之，则又指为朋党。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弥远益不乐，迁秘书郎，出知江阴军，

提举江西常平。召赴行在，未至，授礼部郎官。

属金人大扰淮、蜀，贵谊言：“人才所以立国，今旁蹊曲径，幸门四辟。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嬖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敛之外，馈遗以谋进者未已。军中耻言败北，则阵亡者不恤；耻言弃溃，则逃窜者复招。”又言：“婉顺巽从者，是灾殃也，非爱我也，宜屏之外之；矫拂救正者，是药石也，爱我也，宜用之听之。”弥远滋不乐，讽言者论罢，主管崇禧观。

起知徽州，召授司封郎官兼翰林权直，兼玉牒所检讨。会有事明堂，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敛培克之敝，当察州县府库致羨之由。仿成周邦飧必及死王事者之子与汉置羽林孤儿，专取从军死事之后，教以五兵。

理宗即位，以为宗正少卿兼侍讲，兼权直学士院。寻迁起居舍人。宝庆初，诏举贤能才识之士。贵谊乃言曰：“世以容嘿滞固为贤，以苛刻生事为能，以褊狭趣办为才，以轻疏尝试为识。及兹初政，当求忠实正直、奉公爱民、知礼义廉耻而不越防范者，以充中外之选。”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无逸》者，欲其克寿；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岂弟者，欲其受命之长。则可谓爱君切而虑患深矣。”

迁中书舍人，升兼直学士院。内侍滥受恩赏，辄封还诏书。将郊，贵谊以：“民生实艰，吏员尚众，征敛几于夺取，公费掩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见帝于郊。”迁礼部侍郎，仍兼中书舍人、权刑部尚书。升修玉牒官兼侍读。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绍定六年冬，上始亲政，进参知政事。上面谕之曰：“顷

闻忧国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枢密院事。出师汴、洛时，贵谊已移疾，犹上疏力争。五上章乞归，转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赠少保、资政殿大学士。

曾从龙，字君锡，左仆射公亮四世从孙。初名一龙，庆元五年，擢进士第一，始赐今名。授签书奉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迁兵部员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谕德。

使金还，转官。疏言：“州郡累月阙守，而以次官权摄者，彼惟其摄事也，自知非久，何暇尽心于民事？狱讼淹延，政令玩弛，举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饮，足未及境而复以他故罢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帐借请少不下万缗。郡帑所入，岁有常数，而频年将迎，所费不可胜计。然则轻于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诏二三大臣，郡守有阙，即时进拟。其有求避惮行者，悉杜绝其请；其缴劾弹拄者，疾速行之。盖郡计宽则民力裕，利害常相关故也。”又请已振济者免其后。

开禧间丐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内，从龙置于法，索得妇人衣，命梟于市。召权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太子左谕德。缴还张镃复官词头，以镃抑令侄女竭资财结婚苏师旦之子故也。寻兼太子谕德，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国子祭酒。为吏部侍郎，仍兼职兼太子右庶子，兼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

嘉定六年秋，阴雨，乞放系囚。进对，言“修德政，蓄人材，饬边备”。帝善其言。七年，知贡举。疏奏：“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

观其识，策以观其才。异时谋王断国，皆繇此其选。比来循习成风，文气不振，学不务根柢，辞不尚体要，涉猎未精，议论疏陋，缀缉虽繁，气象萎茷。愿下臣此章，风厉中外，澄源正本，莫甚于斯。”诏从之。

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太子宾客，改参知政事。疾胡桀愴壬，排沮正论，陈其罪。桀噉言者劾罢，以前职提举洞霄宫。起知建宁府。丁内艰，服除，为湖南安抚使。抚安峒獠，威惠并行，兴学养士，湘人纪之石。改知隆兴府，复提举洞霄宫，改万寿观兼侍读，奉朝请。

端平元年，授资政殿大学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时有三京之役，极论南兵轻进易退。未几言验。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枢密院使督视江淮、荆襄军马。疏言：“边面辽远，声援不接，请并建二阃。”诏许之，专界江淮，以荆襄属魏了翁。朝论边用不给，诏从龙、了翁并领督府。及从龙卒，赠少师。弟用虎、天麟、治凤，皆历显任。

郑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诚，后改今名，福州人。嘉定元年，进士第一，历官知赣州，改知隆兴府。后以宝章阁待制提举玉隆万寿宫，进华文阁待制、提举上清太平宫。进敷文阁待制、知建宁府。

端平元年，召为吏部侍郎。入对，言：“陛下大开言路，以通壅蔽，心苟爱君，谁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动？譬如积水，久雍一决，其势必盛，其声必激。故言者多则易于取厌，言之激则难于乐受。若少有厌倦，动于词色，则谗谄

乘间，或不自知矣。”又言：“愿陛下明诏百辟，涤去旧污，一以清白相师。权之所在，势所必趋，恐惧戒谨，尤防其微，以保终誉。毋招谤议。则朝纲肃而国体尊矣。”又曰：“为君者不以尧、舜自期，则无善治；告君者不陈尧、舜之道，则无远猷。”

擢左谏议大夫，言：“台臣交章互诋，愿陛下监古今天下安危之变，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公以处之，乃得其当。况夫听言之道，宜以事观，若言果有关国体，有补治道，有益主德，则言之过激，夫亦何伤。彼虽采名，我实有益。惟虚心纳善，若决江河，则激者自平矣。”

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加观文殿学士，致仕。宝祐二年卒。

李鸣复，字成叔，泸州人。嘉定二年进士。历官权发遣金州兼干办安抚司公事。制置使郑损荐于朝，乞召审察。授司农寺丞，迁驾部员外郎，迁兵部郎中。面对，迁军器少监、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讲。进对，言：“荆襄制臣有当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惩怒。”权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又权刑部尚书兼给事中、签书枢密院事。端平三年，拜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嘉熙元年，复为参知政事。明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加资政殿大学士，赐衣带、鞍马。淳祐四年，复为参知政事。未几，出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寻予祠。监察御史蔡次传按劾落职，罢宫观，后卒于嘉兴。

邹应龙，字景初。庆元二年进士。历官为起居舍人，以直龙图阁权知赣州，迁江西提点刑狱。寻迁中书舍人兼太子右谕德，复兼太子左庶子、试户部尚书。使金还，为太子詹事兼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兼太子詹事。权礼部侍郎兼侍讲。权工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迁刑部尚书。乞祠，以敷文阁学士提举安庆府真原万寿宫。以徽猷阁学士起知太平州，以臣僚论罢。以敷文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嘉熙元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资政殿学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依旧职提举洞霄宫。淳祐四年卒，赠少保。

余天锡，字纯父，庆元府昌国人。丞相史弥远延为弟子师，性谨愿，绝不预外事，弥远器重之。是时弥远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恶之，念欲有废置。会沂王宫无后，丞相欲借是阴立为后备。天锡秋告归试于乡，弥远曰：“今沂王无后，宗子贤厚者幸具以来。”

天锡绝江与越僧同舟，舟抵西门，天大雨，僧言门左有全保长者，可避雨，如其言过之。保长知为丞相馆客，具鸡黍甚肃。须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孙也。日者尝言二儿后极贵。”问其姓，长曰赵与莒，次曰与芮。天锡忆弥远所属，其行亦良是，告于弥远，命二子来。保长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为沂邸后可冀也，集姻党且诤其遇以行。

天锡引见，弥远善相，大奇之。计事泄不便，遽复使归。保长大惭，其乡人亦窃笑之。逾年，弥远忽谓天锡曰：“二子可复来乎？”保长谢不遣。弥远密谕曰：“二子长最贵，宜抚

于父家。”遂载与归。天锡母朱为沐浴、教字，礼度益闲习。未几，召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为理宗。

天锡，嘉定十六年举进士，历监慈利县税，籍田令，超授起居舍人。迁权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迁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试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皆兼知临安府。升兼详定敕令官，以宝文阁学士知婺州，仍旧职奉祠。起知宁国府，进华文阁学士、知福州。

召为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疏奏：“臣荷国恩，起家分阃，旋蒙趣覲，躡玷迎联。时权礼部侍郎曹豳实在谏省，盖尝抗疏谓用臣大骤。臣与豳父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观其所论，于君父有陈善之敬，友朋有责善之道。而豳遂迁官，臣竟污要路。豳以不得其言，累疏丐去。夫亟用旧人而遂退二庄士，则将谓之何哉！豳老成之望，直谅多益，置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仪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释然无疑，安于就职，则陛下既昭好贤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贤之愧。”帝从之。

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以观文殿学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国夫人，寿过九十。将以生日拜天锡为相，而天锡卒。赠少师，寻加太师，谥忠惠。

弟天任为兵部尚书。兄弟友爱，方贫时，率更衣以出，终岁同衾。从子晦，历官尚书，出帅全蜀，尝置义庄，以贍宗族；然在蜀以违言论知阆州王惟忠死，士论少之。

许应龙，字恭甫，福州闽县人。五岁通经旨，坐客曰“小儿气食牛”，应龙应声“丈夫才吐凤”为对，四坐嘉叹。入太学，嘉定元年举进士。调汀州教授，差浙东宣抚司掾，差户部架阁。迁籍田令、太学博士。时李全、时青辈归附，应龙入对，有“莽蜂是愆，养虎遗患”之说，后皆如所言。迁国子博士、国子丞、宗学博士。

理宗即位，应龙首陈：“正心为治国平天下之纲领。”迁秘书郎兼权尚右郎官，迁著作郎。丐外，知潮州。盗陈三枪起赣州，出没江、闽、广间，势炽甚。而盗钟全相挺为乱，枢密陈辇帅江西任招捕，三路调军，分道追剿。盗逼境上，应龙亟调水军、禁卒、士兵、弓级，分扼要害。明间谍，守关隘，断桥开堑，斩木塞涂。点集民兵，激劝隅总，谕以保乡井、守室庐、全妻子，搜补亲兵，日加训阅。既而横冈、桂屿相继以捷闻。

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师由漳趋潮，截赣寇余党。应龙谕敏曰：“兵法攻瑕，今钟寇将穷，陈寇猖獗，若先破钟，则陈不战禽矣。”敏惟命，于是诸寇皆平。方未解严时，有行旅数人，隅总搜其囊中金银，指为贼党。应龙辨其非盗，释之，皆罗拜感泣。始，人疑应龙儒者不闲戎事，及见其区画事宜，分别齐民，静练雍容，莫不叹服。僚属请上功，应龙曰：“守职捍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丐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共，应龙平决之，其首感悦，率父老鸣缶击筒，踊跃诣郡谢。去之日，阖郡遮道攀送。

端平初，召为礼部郎官。入对，帝谓应龙曰：“卿治潮有声，与李宗勉治台齐名。”应龙顿首曰：“民无不可化，顾牧

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旷瘵，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兼荣文恭王府教授，力辞，迁国子司业。祭酒徐侨议学校差职，欲先誉望。应龙以为不若差以资格，资格一定，则侥幸之门杜而造请之风息。侨以为然。时有凭势干职者，力却之。

兼权直舍人院，迁国子祭酒。摄侍右侍郎兼学士院权直。是日，罢郑清之、乔行简制，应龙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布毕，帝遣中使召应龙谕之曰：“草制甚善。”应龙复谢曰：“臣闻昔人有言，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今二相乞罢机政，与陛下体貌大臣之意，两尽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敕书戒谕诸阍。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兼权直学士院。试吏部侍郎，升侍读，权兵部尚书。

时楮币亏甚，行简主行称提之说，州县希旨奉承，贫富猜惧。应龙奏从民便、节用二说，行简然之。兼吏部尚书，迁兵部兼中书舍人。三上章丐外，不允。兼给事中，兼吏部尚书。请外，诏免兼中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累辞，会正言郭磊卿有论疏，以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年八十有一。赠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应龙不躁不竞，不激不随，不妄荐士，而亦无伤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纪也。

林略，字孔英，温州永嘉人。庆元五年，举进士。历饶州大宁监教授，辟干办四川茶马司公事。崔与之帅蜀，目之曰“此台阁之瑞也”，荐之。迁武学博士、国子监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说书。迁右司谏，寻迁左司

谏兼侍讲，告于帝曰：“虚心以为从谏之本，从谏以为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试右谏议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以言罢，提举洞霄宫。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赠宣奉大夫。

徐荣叟，字茂翁，焕章阁学士应龙之子。嘉定七年，举进士。历官通判临安府，迁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迁秘书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为江东提点刑狱，直秘阁、知婺州。迁著作郎兼礼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召为行在司谏，复兼说书兼侍讲。

嘉熙四年，拜右谏议大夫。入对，言：“自楮币不通，物价倍长，而民始怨；自米运多阻，粒食孔艰，而民益怨。此见之京师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横敛，无所不有，严刑峻罚，靡所不施。和采则科抑以取赢，军需则并缘而规利，逃亡强令代纳，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贩者不问多寡，概遭黥徒；逋官课者不恤有无，动辄监系。囹圄充斥，率是干连；词讼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则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断乡闾，贵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负抑者不得伸，怨气薰蒸，天示之应。此亢阳之所以为沴也。”

迁权礼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淳祐二年乞归田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六年，转一官致仕。卒。

别之杰，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进士。历官差充京西安抚司参议官，迁太府寺主簿，又迁将作监丞，差知澧州、

知德安府。亲丧，起复，知德安府。加直宝谟阁、知江陵府、湖北安抚副使。进直焕章阁，言亲年八十，乞祠归养，庶几君亲之义两全。从之。以京湖安抚制置使陈晬论罢，以前职主管崇禧观。进直敷文阁、知江陵府、湖北安抚使。起复，知真州，改知江宁府、湖北安抚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充督视行府参谋官。迁军器监，加直宝文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加秘阁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进宝章阁待制、知太平州。又进宝谟阁学士，依旧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加兵部尚书兼淮西制置使，边事听便行之。加端明殿学士。淳祐二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进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监察御史蔡次传论罢。七年，拜参知政事。乞归田里，依前职知绍兴府，复以两浙转运判官翁甫论罢。宝祐元年卒，特赠少师。

刘伯正，字直卿，饶州余干人。父简，为丞相赵汝愚客，尝书庆历四谏奏议授伯正，而伯正以开禧元年举进士。调太平主簿，通判枣阳军，辟荆湖制置司机宜、两浙转运司主管公事。历军器、将作、太府三监主簿，枢密院编修官，兵部郎官，监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电忽至，执事者鲜不离次，伯正立殿下，绅笏俨然，声色不动。帝遂以大任期之。

迁左司谏，疏言：“兵籍浸广，粮饷益艰，请豫备军食。”又言铨选、财计、刑狱之积敝，“乞以愿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图，以勤政之思而严察计吏之法”。又言：“所忧非一，而急务之当虑者有三：曰申饬边备，区处流民，堤防奸盗。”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以华文阁待制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

使。召见，赐金带鞍马。改转运使，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太平州。召为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迁吏部侍郎兼侍讲、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给事中，权刑部尚书兼侍读。

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真拜参知政事。以监察御史孙起予言罢，授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监察御史蔡次传言之，降一官，寻复旧官致仕。卒，赠正奉大夫，加少保。时论谓伯正立朝，以静重镇浮，不求名誉，善藏其用云。

金渊，字渊叔，临安府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为太学博士，迁太府寺丞、秘书郎。升著作佐郎兼权司封郎官。迁秘书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迁将作少监兼侍右郎官，兼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崇政殿说书。拜监察御史，论曹豳、项寅孙。兼侍讲，迁礼部侍郎，寻兼国子祭酒。迁吏部侍郎，拜右谏议大夫，改左谏议大夫。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淳祐四年，知贡举，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侍御史刘汉弼论渊尸位妨贤，罢政予祠。监察御史刘应起言，落职罢祠。十一年，妻盛氏诉于朝，乞曲加贷宥，少叙官职。诏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传，字成之，崇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举进士。历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进对：“有崇尚道学之名，未遇其实。”帝曰：“实者何在？”性传对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为出治之本。”迁武学博士。寻为太常博士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升太常寺丞兼权工部郎中，兼权都官郎官，迁起居舍

人兼侍讲。

疏言：“东周以后，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汉之际，尤为浅促，孝文定为三十六日之制，则视孝惠以前已有加矣。东汉以后又损之为二十七日，谓之以日易月，则薄之至也。千数百年，惟晋武帝、魏孝文为能复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尽行。惟孝宗通丧三年，近古所独。陛下继之，至性克尽，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几四海闻风，民德归厚。”

迁起居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权刑部侍郎，进礼部侍郎。以臣僚言罢。寻以宝章阁待制知饶州，改知宁国府，再知饶州，复以言罢。召为兵部侍郎兼侍讲，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升兼侍读，权兵部尚书。进读《仁皇训典》，乞读《帝学》，从之。权吏部尚书。臣僚论舜臣立庙封爵事，落职，提举太平兴国宫。

淳祐四年，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五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同知枢密院事。未几，落职与郡。十二年，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宝祐二年，依旧职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以观文殿学士致仕。卒，特赠少保。

陈辔，字子华，福州侯官人。父孔硕，为朱熹、吕祖谦门人。辔让父郊恩与弟𦉰。登开禧元年进士第，从叶适学。嘉定十四年，贾涉开淮阡，辟京东、河北干官。辔谓：“山东、河北遗民，宜使归耕其土，给耕牛农具，分配以内郡之贷死者。然后三分齐地，张林、李全各处其一，其一以待有功者。

河南首领以三两州来归者，与节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义人尽还北。然后括淮甸闲田，仿韩琦河北义勇法，募民为兵，给田而薄征之，择土豪统率；盐丁又别廩为一军，此第二重藩篱也。”

十五年，淮西告捷，犇策金人必专向安丰而分兵缀诸郡，使卞整、张惠、李汝舟、范成进各以其兵屯卢州以待之。金将卢鼓捶新胜于潼关，乘锐急战，当持久困之，不过十日必遁，设伏邀击，必可胜。又使时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轻兵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后金人果犯安丰，犇如盱眙犒师。改淮东制置司干办公事。再如盱眙见刘瑄，调下整、张惠、范成进、夏全诸军应援捣虚，皆行犇之策，遂有堂门之捷，俘其四驂马者。

迁将作监丞，又迁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东提点刑狱。加直宝章阁，依旧提点刑狱兼知宝应州。迁宗正寺丞、权工部郎中，改仓部员外郎。入对，言：“臣所陈夏、周、汉、唐数君之事，如布德兆谋、任贤使能、信赏必罚、区处藩镇、不事姑息，规摹莫大于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赏罚而已。”

绍定二年冬，盗起闽中，帅王居安属犇提举四隅保甲，犇有亲丧，辞之。转运使陈汶、提举常平史弥忠告急于朝，谓非犇莫可平。明年，以宝章阁直学士起复，知南剑州，提举汀州、邵武军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马钤辖，同共措置招捕盗贼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几，加提点刑狱。犇籍土民丁壮为一军。沙县紫云台告急。沙县破，贼由间道趋城，忠勇军破之于高桥，贼乃趋邵武，势益炽。时有议当招不当捕者，犇言：

“始者贼仅百计，招而不捕，养之至千，又养之至万，今复养之，将至于无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图万全。”诏裨兼福建路招捕使。

贼急攻汀州，淮西帅曾式中调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间道入汀，击贼于顺昌胜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点刑狱。七月，裨亲提兵至沙县、顺昌、将乐、清流、宁化督捕，所至克捷。九月，分兵进讨。十月，进攻五贼营砦，平之。十一月，破潭瓦礫贼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诛汀州叛卒，谕降连城七十有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将破下瞿张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余寇，贼首晏彪迎降，裨以其力屈乃降，卒诛之。进右文殿修撰，依旧提点刑狱、招捕使兼知建宁府。衢州寇汪徐、来二破常山、开化，势张甚。裨命淮将李大声提兵七百，出贼不意，夜薄其砦，贼出迎战，见算子旗，惊曰：“此陈招捕军也！”皆大哭，急击之，衢寇悉平。

六年，进宝章阁待制、知隆兴府。赣寇陈三枪据松梓山砦，出没江西、广东，所至屠残。裨遣官吏谕降，贼辄杀之。乃谓盗贼起于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谓：“寇盗稽诛，以臣下欺诞、事权涣散所致，若决计荡除，数月可毕。”十一月，诏节制江西、广东、福建三路捕寇军马。裨奏遣将刘师直扼梅州、齐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亲兵捣贼巢穴。十二月，兼知赣州。

端平元年正月，进华文阁待制、江西安抚使。二月至赣，斩将士张皇贼势及掠子女货财者。齐敏、李大声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贼粮道，遂破松梓山。三枪与余党绝

厓而遁。辇亲督诸将，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贼悉精锐下山迎敌，旗帜服色甚盛。辇军步骑夹击，又纵火焚之，士皆攀厓上，贼巢荡为烟埃，贼首张魔王自焚。斩千五百级，禽贼将十二，得所掠妇女、牛马及僭伪服物各数百计。三枪中箭，与敏军遇，击败之，贼遁。翼日，追及下黄，又败之。余众尚千余，薙猕略尽。三枪仅以数十人遁至兴宁就禽，槛车载三枪等六人，斩隆兴市。

初，贼跨三路数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诏曰：“辇忠勤体国，计虑精审，身任讨捕之责，江、闽、东广，讫底宁辑。”乃进权工部侍郎，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未几，为工部侍郎，改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称其平寇功，辇顿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灵，苟逃旷败耳，何功之有。”迁权工部尚书，又权刑部尚书、沿江制置大使，依旧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往来巡视鄂州江面，措置捍御。三年，加宝谟阁学士。十月，诏选猛将精兵，相视缓急，据地利，遏要冲，以伐奸谋。嘉熙元年，进焕章阁学士。四年，拜刑部尚书，辞免。加徽猷阁学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

淳祐四年，召为兵部尚书，迁礼部尚书兼侍读，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七年，知枢密院事、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观文殿学士、福建安抚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辞，以旧职提举洞霄宫。开庆元年，召赴阙，落致仕，充醴泉观使兼侍读。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抚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举佑神观，力请致仕。明年卒，年八

十有三。赠少师，谥忠肃。

崔福者，故群盗，尝为官军所捕，会夜大雪，方与婴儿同榻，儿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觉捕者至，因以故衣拥儿口，遂逸去。因隶军籍。初从赵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从裨捕贼，积功至刺史、大将军。

后从裨留隆兴。既而裨移金陵，而福犹在隆兴。属通判与郡僚燕滕王阁，福恚其不见招，道遇民诉冤者，福携其人直至钦所，责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诸卒尽碎饮具，官吏皆惶恐窜去，莫敢婴其锋。裨知之，遂檄建康，署为钤辖。福又夺统制官王明鞍马，及迫逐总领所监酒官亲属。裨戒谕之，不听。

会淮兵有警，步帅王鉴出师，鉴请福行，裨因厚遣之。福不乐为鉴用，遇敌不击，托以葬女擅归，亦不闻于制置司。鉴怒，遂白其前后过恶，请必正其慢令之罪。会裨亦厌忌之，遂坐以军法，然后声其罪于朝，且自劾专杀之罪。下诏奖谕，免其罪。

福勇悍善战，颇著威声；其死也，军中惜之。时论以为良将难得，而裨以私忿杀之。然福跋扈之迹已不可掩，杀身之祸，亦有以自取之也。

论曰：宋自嘉定以来，居相位者贤否不同，故执政者各以其气类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后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缜、薛极者，史弥远之腹心也。陈贵谊、曾从龙、郑性之、李性传、刘伯正，皆无所附丽。李鸣复、金渊者，史嵩之之羽翼也。邹

应龙无所考见，许应龙治郡见称循良，林略所谓虚心从谏者，有益于人主矣。徐荣叟父子兄弟皆为名臣，陈辇将帅才也，优于别之杰多矣。

卷四百二十

列传第一百七十九

王伯大 郑霖 应麟 徐清叟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张礪 马天骥 朱熠 饶虎臣
戴庆烜 皮龙荣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学，福州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主管户部架阁，迁国子正、知临江军，岁饥，振荒有法。迁国子监丞、知信阳军，改知池州兼权江东提举常平。久之，依旧直秘阁、江东提举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阙下，迁尚右郎官，寻兼权左司郎官，迁右司郎官、试将作监兼右司郎中，兼提领镇江、建宁府转般仓，兼提领平江府百万仓，兼提领措置官田。进直宝谟阁、枢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进对，言：

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绅之论，莫不交口诵咏，谓太平之期可矫足而待也；未几，则以治乱安危之制为言矣；又未几，则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乱言矣；又未几，则置危乱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呜呼，以亡为言，犹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处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

大乎知危亡而不言。

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议戚宦近习之挠政，则天下将以朝廷为恭、显、许、史、武、韦、仇、鱼之朝廷；议奸侂佞朋之误国，则天下又将为汉党锢、元祐党籍之君子。数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辙迹，忠臣恳恻而言之，志士愤激而和之。陛下虽日御治朝，日亲儒者，日修辞饰色，而终莫能弭天下之议。言者执之而不肯置，听者厌之而不惮烦，于是厌转而为疑，疑增而为忿，忿极而为愎，则罪言黜谏之意藏伏于陛下之胸中，而凡迁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于一身，莫不破厓绝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义者，则包羞闷默而有跋前疐后之忧；若其无所顾恋者，则皆攘袂远引，不愿立于王之朝矣。

陛下试反于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无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见嬖昵之多，选择未已，排当之声，时有流闻，则谓精神之内守，血气之顺轨，未可也。陛下又试于宫闱之内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属，得无有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者乎？徒见内降于请，数至有司，里言除臣，每实人口，则谓浸润之不行，邪径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试于朝廷政事之间而三省曰：凡吾之诸臣，得无有谗说殄行，震惊朕师，恶直丑正，侧言改度者乎？徒见刚方峭直之士，昔者所进，今不知其亡，柔佞闾茸之徒，适从何来，而遽集于

斯也，则谓举国皆忠臣，圣朝无阙事，未可也。

夫以陛下之好恶用舍，无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来，又复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际遇信任者，肯为陛下分此谤乎？无也。陛下诚能布所失于天下，而不必曲为之回护，凡人言之所不俾者，一朝赫然而尽去之，务使蠹根悉拔，孽种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风雷之迅，则天下之谤，不改而自息矣。陛下何惮何疑而不为此哉！又极言边事，曲尽事情。

以直宝谟阁知婺州。迁秘书少监，拜司农卿，复为秘书少监，进太常少卿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迁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权刑部侍郎。臣僚论罢，以集英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起，再知婺州，辞免，复旧祠。

淳祐四年，召至阙，授权吏部侍郎兼权中书舍人。寻为吏部侍郎仍兼权中书舍人、兼侍读。时暂兼权侍右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权刑部尚书，寻为真。七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八年，拜参知政事。以监察御史陈垓论罢，以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宝祐元年，卒。

郑采，不详何郡人。初历官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著作佐郎兼权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侍讲。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父忧去，遽欲起之，意甚厚也。奈何谤议未息，事关名教，有尼其行。”帝答曰：“卿言虽切事理，进退大臣岂易事也！”

擢殿中侍御史。疏言：“台谏以纠察官邪为职，国之纪纲

系焉。比刘汉弼劾奏司农卿谢逵，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两月，忽复叙用，何其速也！汉弼虽亡，官不可废。臣非为汉弼惜，为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瓚、龚基先、胡清献，镌秩罢祠，皆从之。三人者，不才台谏也。

迁侍御史，疏言：“比年以来，旧章寝废。外而诸阃，不问勋劳之有无，而爵秩皆得以例迁；内而侍从，不问才业之忧劣，而职位皆可以例进。执政之归休田里者，与之贴职可也，而凡补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节度，有同序补，自书殿以至秘阁，错立周行。名器之轻，莫此为甚。无功者受赏，则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宠，则何以服无罪之人。矧事变无穷，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于上，则人心不敢轻视于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觊幸于其间，则负慷慨之气、怀功名之愿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迁左谏议大夫。

淳祐七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以监察御史陈求鲁论罢。淳祐九年五月，卒。寀之居言路，尝按工部侍郎曹豳、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洪芹，则大伤公论云。

应黻，字之道，庆元府昌国人。刻忠于学。嘉定十六年，试南省第一，遂举进士，为临江军教授。入为国子学录兼庄文府教授。迁太学博士，又迁秘书郎，请蚤建太子。入对，帝问星变，黻请“修实德以答天戒”。帝问州县贪风，黻曰：“贪黷由殉色而起。成汤制官刑，儆有位，首及于巫风淫风者，有以也。”帝问藏书，黻请“访先儒解经注史”，因及程迥、张根所著书皆有益世教。帝善之。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尚左郎官、兼翰林权直。又迁著作郎，仍兼职，以言罢。

淳祐二年，叙复奉祠。迁宗正寺丞兼权礼部郎官，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以言罢。差知台州，召兼礼部郎官、崇政殿说书。迁秘书少监，仍兼职，兼权直学士院。又迁起居舍人、权兵部侍郎，时暂兼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帝一夕召儼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迁吏部侍郎仍兼职。进翰林学士兼中书舍人。

八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九年拜参知政事，封临海郡侯，乞归田里。以资政殿学士知平江府，提举洞霄宫。宝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论罢，寻卒。德祐元年，诏复元职致仕。

徐清叟，字直翁，焕章阁学士应龙之子。嘉定七年进士。历主管户部架阁，迁籍田令。疏言：“迩者江右、闽峤，盗贼窃发，监司帅守，未免少立威名，专行诛戮，此特以权济事而已。而偏州僻垒，习熟见闻，转相仿效，亦皆不俟论报，辄行专杀。欲望明行禁止，一变臣下嗜杀希进之心，以无坠祖宗立国仁厚之意。”迁军器监主簿。入对，言：“太后举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别置大袖一袭。文思院观望，欲如后饰，再造其一以进，诏却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请宣付史馆，以垂法后世。”

迁太常博士。入对，疏言：“陛下亲政以来，精神少振而气脉未复，条目毕举而纲纪未张，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尽克者，则亦风化之先务，劝戒之大权，与夫选用之要术，犹有阙略而未之讲明者尔。何谓风化之先务？曰原人伦以释群惑者是已。何谓劝戒之大权？曰惜名器以示正义者是已。何谓

选用之要术？曰因物望而进人才者是已。”盖欲请复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弥远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

兼崇政殿说书。迁秘书郎，升著作佐郎兼权司封郎官，迁军器少监，皆兼职依旧。迁将作监，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迁太常少卿兼权户部侍郎兼侍讲。三疏丐外，给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吴泳皆抗疏留之。寻权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迁侍右侍郎、主管云台观。召赴阙，迁户部侍郎，再为侍右侍郎。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温州，改知福建安抚使，改知婺州。以焕章阁直学士差知泉州，辞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改知潭州，寻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

召赴阙，权兵部尚书兼侍读。淳祐九年，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权吏部尚书，迁礼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同知枢密院事，封晋宁郡公。奏修《四朝国史》志传，五上章乞改机政，帝不许。十二年，拜参知政事。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监察御史朱应元论罢，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改洞霄宫，复以监察御史朱熠论罢。久之，以旧职提举洞霄宫。

开庆元年，召赴阙，以旧职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出知泉州，复提举佑神观。景定三年，转两官致仕，卒，赠少师，谥忠简。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风节相尚，而清叟劾罢袁甫，于公论少贬云。

李曾伯，字长孺，覃怀人，后居嘉兴。历官通判濠州，迁军器监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机宜文字。

迁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总领。寻迁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敕令所删修官。迁太府卿、淮东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诏军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答天心，重地势，协人谋。又言：“边饷贵于广积，将材贵于素储，赏与不可以不精，战士不可以不恤。”又条上：“淮面舟师之所当戒，湖面险阻之所当治。”加华文阁待制，又加宝章阁直学士，进权兵部尚书。

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应诏，历陈先朝因天象以谨边备、图帅材，乞早易阍寄，放归田里。又请修浚泗州西城。加焕章阁学士，言者相继论罢。

九年，以旧职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兼广西转运使。陈守边之宜五事。进徽猷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兼京湖屯田使，进龙图阁学士。疏言：“襄阳新复之地，城池虽修浚，田野未加辟；室庐虽草创，市井未阜通。请蠲租三年。”诏从之。加端明殿学士兼夔路策应大使。进资政殿学士，制置四川边面，与执政恩例。寻授四川宣抚使，特赐同进士出身。召赴阙，加大学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辞免，以大学士提举洞霄宫。

起为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兼节制广南，移治静江。开庆元年，进观文殿学士，以谏议大夫沈炎等论罢。景定五年，起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陈宗礼论劾，褫职。德祐元年，追复元官。

曾伯初与贾似道俱为阍帅，边境之事，知无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埜，字子文，宝章阁待制介之子也。以父荫补官，登嘉定十二年进士第。仕潭时，帅真德秀一见异之，延致幕下，遂执弟子礼。德秀欲授以词学，埜曰：“所以求学者，义理之奥也。词科惟强记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

绍定初，汀、邵盗作，辟议幕参赞，摄邵武县，后复摄军事。盗起唐石，亲勒兵讨之。后为枢密院编修兼检讨。襄、蜀事急，议遣使讲和，时相依违不决。史嵩之帅武昌，首进和议。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规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继为副都承旨，奏请“出师，绝和使，命淮东、西夹攻。不然，利害将深。”理宗深然之，令枢密院下三阍谕旨。嘉熙元年，轮对，采事系安危者四端，而专以司马光仁、明、武推说。复推广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讲军实激发帝意。

淳祐初，自江西赴阙，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复，倾国争之，埜上疏乞听终丧，后又言嵩之当显绝而终斥，益严君子小人之限。拜礼部尚书，奏十事，终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纲领也。”前后奏陈，皆明正剴切，凿凿可行。其为两浙转运判官，以察访使出视江防，首嘉兴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险备具。为江西转运副使、知隆兴府，继有它命，时以米纲不便，就湖口造转般仓，请事毕受代。

知镇江府，兼都大提举浙西兵船。江面几千里，调兵捍御，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狭，请免镇江水军调发，专一守江，置游兵如吕蒙所言“蒋钦将万人巡江上”，增创水舰，就扬子江习水战，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扬子桥有警，急调汤孝信所领游兵救之而退。

淳祐末，迁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节制和州无为军

安庆府兼三郡屯田、行宫留守。巡江，引水军大阅，舳舻相衔几三十里。凭高望远，考求山川险厄，谓要务莫如屯田。讲行事宜，修饬行宫诸殿室，推京口法，创游击军万二千，蒙冲万艘，江上晏然。宝祐二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吴郡侯。与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职主管洞霄宫。卒，赠七官，位特进。

桢因德秀知朱熹之学，凡熹门人高弟，必加敬礼。知建宁府，创建安书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议、文集若干卷。桢工于诗，书法祖唐欧阳询，署书尤清劲。

蔡抗，字仲节，处士元定之孙。绍定二年进士。其后差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兼枢密院编修官，迁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疏奏：“权奸不可复用，国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迁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屯田郎官。迁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兼枢密院编修官。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检讨官。江东提点刑狱，加直秘阁，特授尚书司封员外郎，进直宝章阁，寻加宝谟阁，移浙东。召为国子司业兼资善堂赞读，兼玉牒所检讨官，时暂兼侍立修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国子司业。进直龙图阁、知隆兴府。试国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资善堂翊善。权工部侍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迁工部侍郎，时暂兼礼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差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同知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落职予祠，起居郎林存请加窜削，从之。未逾年，复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乞致仕。转一

官，守本官职致仕。卒，谥文简，以犯祖讳，更谥文肃。

张璠，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进士。历官辟点检贍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书吏部架阁。迁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权兵部郎官。迁国子祭酒，时暂兼权礼部侍郎，寻为真，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加集英殿修撰，差知婺州。复为礼部侍郎、权兵部尚书，时暂兼权吏部尚书。以右补阙程元凤论罢。宝祐三年，复权刑部尚书兼侍读，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升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五年，拜参知政事。进封长乐郡公，转三官，守参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遗表上，赠少师。

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绍定二年进士，补签书领南判官厅公事。迁秘书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迁秘书省校书郎，升著作佐郎。轮对，假司马光五规之名，条上时敝，词旨切直。迁考功郎官，入对，言：“周世宗当天下四分五裂之余，一念振刷，犹能转弱为强，陛下有能致之资，乘可为之势，一转移间耳。”

迁秘书监、直秘阁、知吉州。迁宗正少卿，以秘阁修撰知绍兴府，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举常平。权兵部侍郎，授沿海制置使，差知庆元府。改知池州兼江东提举常平。改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宝祐四年，迁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兼国子祭酒。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朱熠、右正言戴庆炯、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等论罢，依旧职提举洞霄宫。景定元年，知

衢州，以兵部侍郎章鉴论罢。有旨，依旧职予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抚使，以职事修举，升大学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提举洞霄宫。褫职罢祠。咸淳三年，追夺执政恩数，送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后卒于家。

朱熠，温州平阳人。端平二年，武举第一。迁阁门舍人，差知沅州，改横州，复为阁门舍人、知雷州。入对，为监察御史陈垓论罢；臣僚复论，降一官。久之，授带御器械兼干办皇城司，差知兴国军。迁度支郎官，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迁侍御史。宝祐六年，迁左谏议大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开庆元年，拜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景定元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以旧职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为监察御史胡用虎论罢。久之，监察御史张桂、常楸相继纠劾，送处州居住。咸淳四年，诏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鉴复以为言，驱之还乡，寻卒。熠居言路弹劾最多，一时名士若徐清叟、吕中、尤焞、马廷鸾，亦皆不免云。

饶虎臣，字宗召，宁国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迁将作监主簿，差知徽州。迁秘书郎，升著作郎兼权右司郎官。迁兵部郎官兼权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迁司农少卿兼左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迁司农卿、直龙图阁、福建转运判官，浙东提点刑狱。拜太府卿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以秘阁修撰、两浙转运使权礼部侍郎，寻为真。时暂兼权侍右

侍郎。宝祐六年，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暂通摄吏部尚书。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开庆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参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梦然论罢，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梦然再劾之，褫职罢祠。四年，叙复元官，提举太平兴国宫。卒。德祐元年，礼部侍郎王应麟、右史徐宗仁乞追复元官，守资政殿学士致仕。

戴庆烜，字彦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进士。历官差主管户部架阁文字。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升校书郎，迁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开庆元年，拜右谏议大夫。寻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未几，守本官致仕。卒，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

皮龙荣，字起霖，一字季远，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进士。历官主管吏部架阁文字，迁宗学谕，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资善堂直讲。入对，请“以改过之实，易运化之名，一过改而一善著，百过改而百善融。”迁秘书郎，升著作郎。入对，因及真德秀、崔与之廉，龙荣曰：“今天下岂无廉者，愿陛下崇奖之以风天下，执赏罚之公以示劝惩。”帝以为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兴府。

召赴阙，迁侍右郎官兼资善堂赞读。又迁吏部员外郎兼直讲。入对，言：“忠王之学，愿陛下身教之于内。”帝嘉纳。迁将作监兼尚右郎官，秘书少监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

居郎兼权侍左侍郎，兼给事中，吏部侍郎兼赞读，封醴陵县男。迁集贤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宫。召见，进刑部侍郎，加宝章阁待制、荆湖南路转运使，权刑部尚书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进封伯。权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二年，拜参知政事，仍兼太子宾客，封寿沙郡公。三年，罢为湖南安抚使，判潭州。四年，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以右正言曹孝庆论罢。

咸淳元年，以旧职奉祠。殿中侍御史陈宗礼、监察御史林拾先后论劾，削一官。它日，帝偶问龙荣安在，贾似道恐其召用，阴讽湖南提点刑狱李雷应劾之。雷应至官，谒龙荣，龙荣托故不出；既退，又斥骂之。或以语雷应，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谓“每对人言，有‘吾拥至尊于膝上’之语。”诏徙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龙荣恐不为雷应所容，未至而歿。

龙荣少有志略，精于《春秋》学，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当国，不肯降志。又以度宗旧学，卒为似道所摈。德祐元年，复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加赠谥，未及行而宋亡。

沈炎，字若晦，嘉兴人。宝庆二年进士。调嵯县主簿，广西经略司准备差遣，湖南安抚司干办公事。讨郴寇有功，改知金华县，沿江制置司干官。通判和州，沿江制置主管机宜文字。监三省、枢密院门，枢密院编修官。为监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景定元年，拜右谏议大夫。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二年，拜

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三年，进大学士，致仕。卒，赠少保。炎居言路，尝按劾福建转运使高斯得、观文殿学士李曾伯、沿江制置司参谋官刘子澄、左丞相吴潜。然论罢右丞相丁大全及其党与，则为公论也。

论曰：王伯大立朝直谅。郑寀、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弹拄之，吾不知其何说也。应骘清慎没世。徐清叟风采凛乎班行之间。李曾伯之治边，短于才者也。王埜得名父师，而其学问益光。蔡抗号为君子，史阙其事。若张璠、马天骥、饶虎臣未见卓然有可称道者。戴庆烜、皮龙荣登第皆未久而位至执政，龙荣不附权臣，为所摈斥而死，犹为可取，庆烜无所称述焉。朱熠在台察如狂猘，遇人辄噬之云。

卷四百二十一

列传第一百八十

杨栋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陈宗礼
常楙 家铉翁 李庭芝

杨栋，字元极，眉州青城人。绍定二年进士第二。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未上，丁母忧。服除，迁荆南制置司，改辟西川，入为太学正。丁父忧，服除，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兼吴益王府教授，迁校书郎、枢密院编修官。入对，言：“飞蝗蔽天，愿陛下始终一德，庶几感格天心，消弭灾咎。”

又言：“邇来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财，听其言无非可用，迹其实类皆欺诬，上下相蒙，无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诚，而后天下之事可为也。”又言：“祖宗立国，不恃兵财法，惟恃民心固结而已。愿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悦，以臣僚言奉祠。

起知兴化军。孔子之裔有居涇头镇者，栋为建庙辟田，训其子弟。迁福建提点刑狱，寻加直秘阁兼权知福州，兼本路安抚使，迁都官郎官，又迁左司郎官，寻为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检讨官，除宗正少卿。进对，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说乎？”栋对曰：“臣所学三十年，止此一说。用之事亲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狱，至为简易。”时有女冠出入宫禁，颇通请谒，外廷多有以为言者。栋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谓然。栋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虑也。”又言：“京、襄、两淮、四川残破郡县之吏，多是兵将权摄，科取无艺，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谁实哀之。”帝从之。

迁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论罢。起直龙图阁、知建宁府，不拜。提举千秋鸿禧观，迁起居郎兼权侍左侍郎、崇政殿说书，继迁吏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以集英殿修撰兼中书舍人兼侍讲，出知太平州，以右补阙萧泰来论罢，依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起知婺州。召奏事，以旧职奉祠。度宗立为太子，帝亲擢栋太子詹事。迁工部侍郎，仍为詹事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兼国子祭酒，迁礼部尚书，加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同知

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拜参知政事。

台州守王华甫建上蔡书院，言于朝，乞栋为山主，诏从之。因卜居于台。寻授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不拜。以旧职提举洞霄宫，复依旧职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监察御史胡用虎言罢，仍奉祠。加观文殿学士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资政殿大学士充万寿观使。卒，遗表上，帝辍朝，特赠少保。

栋之学本诸周、程氏，负海内重望。方贾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从官，栋亦预焉。及彗星见，栋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为世所少云。或谓栋姑为是言，阴告于帝，谋逐似道，似道觉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刚，潼川人，嘉定十六年进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讨论《六经》、诸子百家之言。调盘石令。会蜀有兵难，军需调度不扰而集，更调嘉定府司理参军。改知蒲江县。巨室挟势，邑号难治。希得绥强扶弱，声闻著闻。同知枢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闻，召审察，迁行在都进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州，徒步至候官，吏不知为通判也。

召为国子监丞，迁太府寺丞，时暂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时帝斥逐权奸，收召名德，举朝相庆。希得以为外观形状，似若清明之朝；内察脉息，有类危亡之证。乃上疏言：“尧、舜、三代之时，无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汉以来，多危亡之事，而常讳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

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后世主乃履危如履坦，讳言如讳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犹未调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犹未痛断。大权若操握，而不能无旁蹊曲径之疑；大势若更张，而未见有长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讽谏，封囊之所奏陈，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机，非独暗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惧。朝廷者，万化之所自出也，实根于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当天，犹有可议者？内小学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储也。然岁月逾迈，未睹施行，人心危疑，无所系属。秦、汉而下，嗣不蚤定，事出仓卒，或宫闱出令，或宦寺主谋，或奸臣首议，此皆足以危人之国也。陛下何惮而不蚤定大计？邸第之盛，人皆知笃于亲爱也。然依冯者众，轻视王法，请托之行，捷于影响。杨干，晋侯弟也，乱行于曲梁，而魏绛戮其仆，晋侯始怒而终悔，晋卒以霸。平原君，赵王弟也，不出租税，而赵奢刑其用事者，赵王贤而用之，赵卒以强。皆足以兴人之国也。陛下何为而不少伸国法？今女冠者流，众所指目；近珰小臣，时窃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岂不谓之危乎？国有善类，犹人有元气，善类一败一消，元气一病一衰。善类能几，岂堪数消，消极则国随之矣。陛下明于知人，公于用人，固无权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窃议，此元祐、绍圣将分之机也。祸根犹伏而未去，不几于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决不用史嵩之。”

迁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虽以病告，曷若留奉内祠，侍经幄，亦足为朝廷重。”又言：“财用困竭，民生憔悴，移此不急之费，

以实军储，以厚民生，敬天莫大于此，岂在崇大宫宇，庄严设像哉！”又条救钱楮三策，请置惠民局，帝皆以为可行。

进秘书丞，寻迁著作郎，授江西提举常平。役法久坏，临川富室有赂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点刑狱，加直秘阁。未几，加度支员外郎，寻直宝章阁，移治赣州。盗有伪号“崔太尉”者，据石壁，连结数郡；刘老龙等聚众焚掠，一方绎骚。希得指授方略，不五旬平之。以直宝谟阁、广西转运判官兼权静江府。寻授直徽猷阁、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兼转运判官。母丧，免。召为秘书少监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入对，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辩，且曰：“君子犯颜敢谏，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为国计，非为身计也。小人自植朋党，挤排正人，甘言佞语，一切顺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为身计，非为国计也。”迁宗正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给事中，兼权刑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时西方用兵，有为嵩之复出计者，谓非此人不能办。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执之，出旨谕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报。又缴邓泳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泽、监察御史吴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继论罢。

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点千秋鸿禧观。未几，依旧职两淮宣抚使司判官，俄加宝谟阁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诏叙复元官。护江陵有功，召为户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为阃帅。”乃进焕章阁待制、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继升敷文阁待制。诏增沿海舟师，希得为之广募水军，造战舰，蓄粮食，蠲米一万二千石、旧逋一百万。去官，库余羨悉以代民输。召为工部尚书兼侍读。入侍经筵，帝问庆元之政甚

悉。以华文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劳士卒，众皆欢悦。溧阳饥，发禀劝分，全活者众。创宁江军，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万余间，屯戍七千余人。帝闻之，一再降诏奖谕。加宝章阁学士，寻加刑部尚书，依旧任兼淮西总领。

景定五年，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乃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财用四事。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会星变，上疏引咎，乞解机务。兼权参知政事。度宗即位，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寻授参知政事。以言罢，授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以疾甚，辞，乃仍旧职奉祠。请致仕，诏不许，力请，以资政殿大学士、金紫光禄大夫、依旧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遗表闻，帝辍朝，赠少保。

希得忠亮平实，清俭自将，好引善类，不要虚誉，盖有诵荐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广西官署以锦为帘幕，希得曰：“吾起身书生安用此！”命以缁纈易之。蜀之亲族姻旧相依者数十家，希得廩之终身，昏丧悉损己力，晚年计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续言行录》、《奏稿》、《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扬、世父约、叔父逊从朱熹、陆九渊学。恢少为诸父门人讲《大学》，其言高明，诸父惊焉。嘉定十三年，举进士。调金溪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泽主簿，平寇乱。建宁守袁甫荐为府学教授，监虎翼军，募土豪讨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干官。会岁饥，盗起金坛、溧阳之间，恢部诸将为十诛夷之。沿江制置使陈辴

辟为机宜，复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丰县，未行，差发运干官。福建安抚使陈垵檄平寇，迁武学谕、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讨温寇，辟兼提点刑狱司主管文字，议收捕。改通判临安府，迁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号“活佛”，男女争事之，因为奸利，豪贵风靡，恢诛其僧。

进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点刑狱，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宁。闽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众感悟，为之衰止。兼转运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论罢。光州布衣陈景夏上书云：“包恢刚正不屈之臣，言者污蔑之耳。”又四年，起为广东转运判官，权经略使，迁侍右郎官，寻为大理少卿，即日除直显文阁、浙西提点刑狱。是时海寇为乱，恢单车就道，调许、溱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诸军讨平之。嘉兴吏因和余受赇百万，恢被旨虑囚，曰：“吾用此消沴气。”乃减死，断其手。

进直龙图阁、权发运，升秘阁修撰，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沈妖妓于水，化为狐，人皆神之。有母诉子者，年月后状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与僧通，恶其子谏，以不孝坐之，状则僧为之也。因责子侍养跬步不离，僧无由至。母乃托夫讳曰，入寺作佛事，以笼盛衣帛，因纳僧于内以归。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笼公库，逾旬，吏报笼中臭达于外，恢命沉于江，语其子曰：“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妇棺以敛，家贫不能偿，妇诉于恢，恢怒，买一棺，给其妇卧棺中以试，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转运使，罢。

景定初，拜大理卿、枢密都承旨兼侍讲，权礼部侍郎，寻为中书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权刑部侍郎，进华文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兼发运。豪有夺民包举田寄公租诬上者，恢上疏，指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览奏恻然，罪任事者，即归民田。召赴阙，辞，改知绍兴，又辞。度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郊祀礼成，还，以资政殿学士致仕。

恢历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治蛊狱，课盆盐，理银欠，政声赫然。尝因轮对曰：“此臣心恻隐所以深切为陛下告者，陛下恻隐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闭而食之者曰近习、曰外戚耳。”参知政事董槐见而叹曰：“吾等有惭色矣。”他日讲官因称恢疏剴切，愿容纳。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尝怒直言！”经筵奏对，诚实恳恻，至身心之要，未尝不从容諄至。度宗至比恢为程颢、程颐。恢侍其父疾，涤濯拚除之役不命僮仆。年八十有七，临终，举卢怀慎卧箠穷约事戒诸子敛以深衣，作书别亲戚而后卒，有光陨其地。遗表闻，帝辍朝，赠少保，谥文肃，赙银绢五百。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进士。历官为太学录，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正字兼庄文府教授，升校书郎。轮对，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秘书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疏言边阃三事：曰辟实才，曰奏实功，曰招实兵。朝廷二事：曰选良吏，曰擢正人。又言：“愿陛下深思宏远之规模，奋发清明之志气，立纲陈纪必为万世之法程，昭德塞违以示百官之宪度。”迁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兼

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直舍人院。迁起居郎，权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迁工部侍郎、给事中。右谏议大夫陈尧道论罢。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权兵部尚书兼侍读，权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进《帝学发题》，迁吏部尚书。咸淳三年，授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封长沙郡公，拜参知政事。四年，致仕，寻卒，赠少保。

陈宗礼字立之。少贫力学，袁甫为江东提点刑狱，宗礼往问学焉。淳祐四年，举进士。调邵武军判官，入为国子正，迁太学博士、国子监丞，转秘书省著作佐郎。入对，言火不循轨。帝以星变为忧，宗礼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于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竞趋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兼国史实录院校勘，兼景献府教授，升著作郎，迁尚左郎官兼右司。时丁大全擅国柄，以言为讳。宗礼叹曰：“此可一日居乎！”陞对，言：“愿为宗社大计，毋但为仓廩府库之小计；愿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愿寄腹心于忠良，毋但寄耳目于卑近；愿四通八达以来正人，毋但旁蹊曲径类引贪浊。”拜太常少卿，以直宝谟阁、广东提点刑狱进直焕章阁，迁秘书监。以监察御史虞虑言追两官，送永州居住。

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龙图阁、淮西转运判官，迁刑部尚书。以起居舍人曹孝庆言罢。度宗即位，兼侍讲，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俭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规自宫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献者必诛。”以《诗》进讲，因奏：“帝王举动，无微不显，古人所以贵于慎独也。”权礼部

侍郎兼给事中。进读《孝宗圣训》，因奏：“安危治乱，常起于一念虑之间，念虑少差，祸乱随见。天下之乱未有不兴起于微而成于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乃国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赏善罚恶为尤谨。”宗礼言：“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谨也。”

迁礼部侍郎，寻权礼部尚书，乞奉祠，帝曰：“岂朕不足与有为耶？”以华文阁直学士知隆兴府，再辞，依旧职与待次差遣。逾年，依旧职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寻兼权参知政事。疏奏：“国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坠而加绥定，人心未尝不可回也。”卒官，遗表上，赠开府仪同三司、盱江郡侯，谥文定。所著有《寄怀斐稿》、《曲辕散木集》、《两朝奏议》、《经筵讲义》、《经史明辨》、《经史管见》、《人物论》。

常楙字长孺，显谟阁直学士同之曾孙。入太学。淳祐七年举进士。调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强御，部使者交荐之。调婺州推官。疏决滞讼，以刳繁裁剧称。临安府尹马光祖又荐于朝，辟差平江府百万仓检察，不受和余事例，戢吏卒苛取。发运使赵与簋兼提点刑狱，属楙检覆，雪无锡翟氏冤狱。监江淮茶盐所芜湖局，不受商税赢，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县。岁大水，劝分和余，按籍均敷。发运使王爚、提点刑狱孙子秀俱特荐于朝，签书临安府判官，不为权势挠。有为淮东提举常平，辟楙提管，楙知其不可与共事，笑而却之。未几，政府强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厢，听讼

严明，豪右益惮之。都城火后，瓦砾充斥，差民船徙运，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应役，余率为势要宦官所庇。楸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无不听命。又力拒户部科买。叶梦鼎、陈昉深期奖焉。添差临安通判。朝命鞫封桩库吏范成狱，不肯承庙堂风旨，无辜者悉出之。

知广德军。郡有水灾，发社仓粟以活饥民，官吏难之，楸先发而后请专命之罪，置慈幼局，立先贤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乃以代属县偿大农纲欠。拜监察御史，知无不言。尝论天变及贾似道家争田事，论继皇子竑嗣，触度宗怒，迁司农卿，寻为两浙转运使。禁戢吏奸，不以急符督常赋。海盐岁为咸潮害稼，楸请于朝，捐金发粟，复辍己帑，大加修筑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风涛大作，塘不浸者尺许，民得奠居，岁复告稔，邑人德之。

迁户部侍郎。受四方民词，务通下情。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极论检覆之敝。上进故事，首论雷雪非时之变，帝意不悦。丐祠，不许，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缗钱十五万，悉以为民食、军饷助。蠲苗九万、税十三万、版帐十六万，又蠲新苗二万八千，大宽公私之力。飞蝗几及境，疾风飘入太湖。节浮费，修府库。既代，有送还事例，自给吏卒外，余金万楮，楸悉不受。吏惊曰：“人言常侍郎不爱钱，果然。”改浙东安抚使。值水灾，捐万楮以振之，复请余于朝，得米万石，蠲新苗三万八千。又以诸暨被水尤甚，给二万楮付县折运，民食不至乏绝。民各祀于家。两浙及会稽、山阴死者暴露与贫而无以为殓者，乃以十万楮置普惠库，取息造棺以给之。寻以刑部侍郎召。申

明期赦叙改法，与庙堂争可否，辨伪关狱，救八仓亏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杀人狱，全活者甚众。兼给事中，封还隆国夫人从子黄进观察使录黄。帝怒，似道以御书令委曲书行，楸迄不奉命。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

德祐元年，拜吏部尚书，以老病辞，累诏不许，专官趣行甚峻。楸入见，首言“霅川之变，非其本心，置之死，过矣，不与立后，又过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愤，郁结四五十年之久，不为妖为札于冥冥中者几希。愿陛下勿摇浮议，特发神断，宗社幸甚”。于是诏国史院讨论典故以闻。明堂礼成，进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特与执政恩数。楸以国步方艰，非臣子贪荣之时，力辞恩数。与庙堂议事不合，以疾谒告。二年春，拜参知政事，为夏士林缴驳，拜疏出关，后六年卒。

家铉翁，眉州人。以荫补官。累官知常州，政誉翕然。迁浙东提点刑狱，入为大理少卿，直华文阁，以秘阁修撰充绍兴府长史，迁枢密都丞旨，知建宁府兼福建转运副使，权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迁户部侍郎，权侍右侍郎，仍兼枢密都丞旨。赐进士出身，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吴坚、贾余庆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铉翁独不署。元帅遣使至，欲加缚，铉翁曰：“中书省无缚执政之理。”坚奉表祈请于大元，以铉翁介之，礼成不得命，留馆中。闻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饮者数月。大元以其节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铉翁义不二君，辞无诡对。宋三宫北还，铉

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嘆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系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于《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帛，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

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為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眾。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荊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己，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过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夔帥下其法于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荐庭芝于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即棄官歸，為珙行三年喪。

似道镇京湖，起为制置司参议，移镇两淮，与似道议栅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继知濠州，复城荆山以备淮南。皆切中机会。开庆元年，似道宣抚京湖，留庭芝权扬州。寻以大兵在蜀，奏知峡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赵与箴为淮南制置，李应庚为参议官。应庚发两路兵城南城，大暑中暍死者数万。李璫窥其无谋，夺涟水三城，渡淮夺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忧去。朝议择守扬者，帝曰：“无如李庭芝。”乃夺情主管两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璫兵，杀璫将厉元帅，夷南城而归。明年，复败璫于乔村，破东海、石圃等城。又明年，璫降，徙三城民于通、泰之间。又破蕲县，杀守将。

庭芝初至扬时，扬新遭火，庐舍尽毁。州赖盐为利，而亭户多亡去，公私萧然。庭芝悉贷民负逋，假钱使为屋，屋成又免其假钱，凡一岁，官民居皆具。凿河四十里入金沙余庆场，以省车运。兼浚他运河，放亭户负盐二百余万。亭民无车运之劳，又得免所负，逃者皆来归，盐利大兴。始，平山堂瞰扬城，大元兵至，则构望楼其上，张车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筑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万人以实之，有诏命为武锐军。又大修学，为诗书、俎豆，与士行习射礼。郡中有水旱，即命发廩，不足则以私财振之。扬民德之如父母。刘槃自淮南入朝，帝问淮事，槃对曰：“李庭芝老成谨重，军民安之。今边尘不惊，百度具举，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

咸淳五年，北兵围襄阳急，夏贵入援，大败虎尾州；范文虎总诸兵再入，又败，文虎以轻舫遁，兵乱，士卒溺汉水死者甚众。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阳。文虎闻庭芝至，贻书似道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

使听命于京阕，事成则功归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观察使，其兵从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马击球军中为乐。庭芝屡欲进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汉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师，未至鹿门，中道遁去。庭芝数自劾请代，不允，竟失襄阳。陈宜中请诛文虎，似道茆之，止降一官知安庆府，而贬庭芝及部将苏刘义、范友信广南。庭芝罢居京口。

未几，大元兵围扬州，制置印应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两淮。庭芝请分淮西夏贵，而已得专力淮东，从之。十年，筑清河口，诏以为清河军。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诏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为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溃芜湖，沿江诸郡或降或遁，无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县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扬州，庭芝诛虎，焚其榜。总制张俊出战，持孟之縉书来招降，庭芝焚书，梟俊五人于市。而日调苗再成战其南，许文德战其北，姜才、施忠战其中。时出金帛牛酒燕犒将士，人人为之死斗。朝廷亦以督府金劳之，加庭芝参知政事。七月，以知枢密院事征入朝，徙夏贵知扬州，贵不至，事遂已。

十月，大元丞相伯颜入临安，留元帅阿术军镇江以遏淮兵。阿术攻扬久不拔，乃筑长围困之。冬，城中食尽，死者满道。明年二月，饥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数百，道有死者，众争割啖之立尽。宋亡，谢太后及瀛国公为诏谕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已而两宫入朝，至瓜州，复诏庭芝曰：“比诏卿纳款，日久未报，岂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庭芝不答，

命发弩射使者，毙一人，余皆退去。姜才出兵夺两宫，不克，复闭城守。三月，夏贵以淮西降，阿术驱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觐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使者持诏来招降，庭芝开壁纳使者，斩之，焚诏俾上。已而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刘兴祖皆以粮尽降。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粟尽，令官人出粟，粟又尽，令将校出粟，杂牛皮、曲蘖以给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犹日出苦战。七月，阿术请赦庭芝焚诏之罪，使之降，有诏从之。庭芝亦不纳。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焕守扬，与姜才将兵七千人东入海，至泰州，阿术将兵追围之。朱焕既以城降，驱庭芝将士妻子至泰州城下，俾将孙贵、胡惟孝等开门降。庭芝闻变，赴莲池，水浅不得死。被执至扬州，朱焕请曰：“扬自用兵以来，积骸满野，皆庭芝与才所为，不杀之何俟？”于是斩之。死之日，扬之民皆泣下。

有宋应龙者为泰州咨议官，泰守孙良臣之弟舜臣自军中来说降，良臣召应龙与计，应龙极陈国家恩泽，君臣大义，请杀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杀之。及泰州降，应龙夫妇自经死。提刑司谏议褚一正置司高邮，督战被创，没水死。知兴化县胡拱辰，城破亦死。

论曰：杨栋学本伊、洛，而尼于权臣，速谤召尤，谁之过欤？姚希得蔼然君子。包恢以严为治，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纵弛待之耶？常挺、陈宗礼咸通济，著声望。常楙晚讼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义炳然。家铉翁义不二君，足为臣轨。李庭芝死于国难，其可悯哉！

卷四百二十二

列传第一百八十一

林勋 刘才邵 许忻 应孟明 曾三聘
徐侨 度正 程秘 牛大年 陈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勋，贺州人。政和五年进士，为广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献《本政书》十三篇，言：“国家兵农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未作者，皆驱之使为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纽钱谷，以为十一之税。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每井赋二兵、马一匹，率为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余斛，钱三千六百余缗，无事则减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岁收绢四千余匹，绵三千四百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所收视绢绵率倍之。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凡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说甚备。书奏，以勋为桂州节度掌书记。

其后，勋又献《比较书》二篇，大略谓：“桂州地东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计之，为方百里之国四十，当垦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有田夫二百四万八千，出米二十四万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万人。今桂州垦田约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钱万五千余缗，苗米五万二百斛有奇，州县官不满百员，官兵五千一百人。盖土地荒芜而游手末作之人众，是以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爱其书。东阳陈亮曰：“勋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可谓勤矣。世之为井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成顺致利，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矣。”

刘才邵，字美中，吉州庐陵人。其上世鹗，太宗召见，未及用而卒。尝愤五季文辞卑弱，仿杨雄《法言》，著《法语》八十一篇行于世。才邵以大观二年上舍释褐，为赣、汝二州教授，复为湖北提举学事管干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词科，迁司农寺丞。靖康元年，迁校书郎。

高宗即位，以亲老归侍，居闲十年。御史中丞廖刚荐之，召见，迁秘书丞，历驾部员外郎，迁吏部员外郎，典侍右选事。先是，宗室注宫观、岳庙，例须赴部，远者或难于行。才邵言许经所属以闻于部，依条注拟，行之而便。迁军器监，既而迁起居舍人，未几，为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帝称其能文，时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东开渠十有四，为闸与斗门以渚汇决，溉田数千亩。民甚德之。两奉祠。绍兴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寻权吏部尚书。以疾请祠，加显

谟阁直学士。卒，赠通奉大夫。才邵气和貌恭，方权臣用事之时，雍容逊避，以保名节。所著《櫟溪居士集》行世。

许忻，拱州人。宣和三年进士，高宗时，为吏部员外郎，有旨引见。是时，金国使人张通古在馆，忻上疏极论和议不便，曰：

臣两蒙召见，擢置文馆，今兹复降睿旨引对。今见陛下于多故之时，欲采千虑一得之说以广聪明，是臣图报万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闻金使之来，陛下以祖宗陵寝废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在远，母后春秋已高，久阙晨昏之奉，渊圣皇帝与天族还归无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报聘。兹事体大，固已诏侍从、台谏各具所见闻矣，不知侍从台谏皆以为可乎？抑亦可否杂进，而陛下未有所择乎？抑亦金已恭顺，不复邀我以难行之礼乎？是数者，臣所不得而闻也。请试别白利害，为陛下详陈之。

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尝云讲和矣。靖康之初，约肃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挟之北行，讫无音耗。河朔千里，焚掠无遗，老稚系累而死者亿万计，复破威胜、隆德等州。渊圣皇帝尝降诏书，谓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岁又复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敌情狡甚，惧我百万之众必以死争也，止我诸道勤王之师，则又曰讲和矣。乃邀渊圣出郊，次邀徽宗继往，追取宗族，殆无虚日，倾竭府库，靡有子遗，公卿大臣类皆拘执，然后伪立张邦昌而去。则是金人所谓“讲和”者，果可信乎？

此已然之祸，陛下所亲见。今徒以王伦缪悠之说，遂诱致金人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而陛下遂已屈己从之，臣是以不觉涕泗之横流也。而彼以“诏谕江南”为名而来，则是飞尺书而下本朝，岂讲和之谓哉？我躬受之，真为臣妾矣。陛下方寝苦枕块，其忍下穹庐之拜乎？臣窃料陛下必不忍为也。万一奉其诏令，则将变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诸将，邀求无厌，靡有穷极。当此之时，陛下欲从之则无以立国，不从之则复责我以违令，其何以自处乎？况犬羊之群，惊动我陵寝，戕毁我宗庙，劫迁我二帝，据守我祖宗之地，涂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銮舆不返，遂致万国痛心，是谓不共戴天之仇。彼意我之必复此仇也，未尝顷刻而忘图我，岂一王伦能平哉？方王伦之为此行也，虽闾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为国生事。今无故诱狂敌悖慢如此，若犹倚信其说而不寢，诚可恸哭，使贾谊复生，谓国有人乎哉，无人乎哉？

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马者，曷尝有受其诏，惟外夷之欲是从，如今日事哉！脱或包羞忍耻，受其诏谕，而彼所以许我者不复如约，则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纵使如约，则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灵，以谓如何？徽宗皇帝、显肃皇后不共戴天之仇，遂不可复也，岂不能痛哉！陛下其审思之，断非圣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来，内外惶惑，傥或陛下终以王伦之说为不妄，金人之诏为可从，臣恐不惟堕外夷之奸计，而意

外之虞，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此众所共晓，陛下亦尝虑及于此乎？

国家两尝败外夷于淮甸，虽未能克复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军声粗震，国势粗定，故金人因王伦之往复，遣使来尝试朝廷。我若从其所请，正堕计中；不从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币而去，亦何适而非彼之利哉！为今之计，独有陛下幡然改虑，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谓祖宗陵寝废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在远，母后、渊圣、宗枝族属未还，故遣使迎请，冀遂南归。今敌之来，邀朝廷以必不可从之礼，实王伦卖国之罪，当行诛责，以释天下之疑。然后激励诸将，谨捍边陲，无堕敌计，进用忠正，黜远奸邪，以振纪纲，以修政事，务为实效，不事虚名，夕虑朝谋，以图兴复，庶乎可矣。

今金使虽已就馆，谓当别议区处之宜。臣闻万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执事之臣，与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诏为不可从，公言如此，陛下独不察乎？若夫谓粘罕之已死，外夷内乱，契丹林牙复立，故今金主复与我平等语，是皆行诈款我师之计，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谓金使在馆，今稍恭顺。如臣之所闻，又何其悖慢于前，而遽设恭顺于后？敌情变诈百出，岂宜惟听其甘言，遂忘备豫之深计，待其祸乱之已至，又无所及？此诚切于事情。今日之举，存亡所系，愚衷感发，不能自己，望鉴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纳，更与三二大臣熟议其便，无貽异时之悔，社稷天下幸甚。

疏入，不省。后忻托故乞从外补，乃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谪

居抚州，起知邵阳，卒。

应孟明，字仲实，婺州永康人。少入太学，登隆兴元年进士第。试中教官，调临安府教授，继为浙东安抚司干官、乐平县丞。侍御史葛邲、监察御史王藺荐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

轮对，首论：“南北通好，疆场无虞，当选将练兵，常如大敌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贪残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无不安其生者乎？贤士匿于下僚，忠言壅于上闻，无乃众正之门未尽开，而兼听之意未尽孚乎？君臣之间，戒惧而不自持，勤劳而不自宁，进君子，退小人，以民隐为忧，以边陲为警，则政治自修，纪纲自张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惧，无顷刻忘，退朝之暇，亦无它好，正恐临朝或稍晏，则万几之旷自此始矣。”次乞申严监司庇贪吏之禁，荐举徇私情之禁，帝嘉奖久之。它日，宰相进拟，帝出片纸于掌中，书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则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

故大将李显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诬以杀人，逮系几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于长官，释之。出为福建提举常平，陛辞，帝曰：“朕知卿爱百姓，恶赃吏，事有不便于民，宜悉意以闻。”因问当世人才，孟明对曰：“有才而不学，则流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则成就必倍于人。”帝曰：“诚为人上者之责。”孟明至部，具以临遣之意咨访之。帝一日御经筵，因论监司按察，顾谓讲读官曰：“朕近日得数人，应孟明，其最也。”寻除浙东提点刑狱，以乡部引嫌，改使江东。

会广西谋帅，帝谓辅臣曰：“朕熟思之，无易应孟明者。”即以手笔赐孟明曰：“朕闻广西盐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详究事实。”进直秘阁、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初，广西盐易官般为客钞，客户无多，折阅逃避，遂抑配于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锢，民不聊生。孟明条具驿奏除其弊，诏从之。禁卒朱兴结集党侣，弄兵雷、化间，声势渐长，孟明遣将缚致辕门斩之。

光宗即位，迁浙西提点刑狱，寻召为吏部员外郎，改左司，迁右司，再迁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宁宗即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庆元初，权吏部侍郎，卒。

孟明以儒学奋身受知人主，官职未尝幸迁。韩侂胄尝遣其密客诱以谏官，俾诬赵汝愚，孟明不答，士论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无逸，临江新淦人。乾道二年进士。调赣州司户参军，累迁军器监主簿。有旨造划车弩，三聘谓：“划车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敌弓较之，工费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晓然。”乃不果造。

光宗不朝重华宫，中外疑惧，三聘以书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会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谓：“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将取今日所难言者别白言之而后退？凡今阙庭之内，闺门衽席之间，父子夫妇之际，群臣莫敢深言者，避嫌远罪耳。丞相身退计决，言之何嫌乎？”迁秘书郎。帝欲幸玉津园，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离，大乱将作，小大之臣震怖请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闻知，万一敌人谍知，驰一介之使，问安北

宮，不知何以答之？奸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御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

孝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汹汹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奸人，托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眾，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為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汹，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台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煩言也。”

寧宗立，兼考功郎，后知郢州。會韓侂胄為相，指三聘為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胄誅，諸賢遭牽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謚忠節。

徐僆，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迂丞相史弥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

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劓主闕，下逮群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僆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僆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

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又言：“今女谒、阉宦相为囊橐，诞为二竖，以处国膏肓，而执政大臣又无和、缓之术，陛下此之不虑而耽乐是从，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时贵妃阎氏方有宠，而内侍董宋臣表里用事，故侨论及之。帝为之感动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申儆群臣以朋党为之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而赐侨金帛甚厚。侨固辞不受。

侍讲，开陈友爱大义，用是复皇子竑爵，请从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赵汝愚侑食宁宗，帝皆如其请。金使至，侨以无国书宜馆之于外，如叔向辞郑故事，迁丞相意，力丐休致，帝谕留甚勤。迁工部侍郎，辞益坚，遂命以内祠侍读，不得已就职。遇事尽言。以疾申前请，乃以宝谟阁待制奉祠。卒，谥文清。

侨尝言：“比年熹之书满天下，不过割裂掇拾，以为进取之资，求其专精笃实，能得其所言者盖鲜。”故其学一以真践实履为尚。奏对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劝惩。弘益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厉之操，人所难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绍熙元年进士。历官为国子监丞。时士大夫无贤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独上疏极言之，且献毙全之策有三，其言鲠亮激切。

迁军器少监。轮对，言：“陛下推行圣学，当自正家始。”进太常少卿。适太庙灾，为二说以献，其一则用朱熹之议，其

一则因宋朝庙制而参以熹之议：“自西徂东为一列，每室之后为一室，以藏祧庙之主。如僖祖庙以次祧主则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后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庙，昭之祧主藏太宗庙。仁宗为百世不迁之宗，后世昭之祧主则藏之。高宗为百世不迁之宗，后世穆之祧主则藏之。室之前为两室；三年祫享，则帷帐幕之通为一室，尽出诸庙主及祧庙主并为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庙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于室，名为合享，而实未尝合享。合增此三室，后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于本朝之制初无更革，而颇已得三年大祫之义。”

迁权礼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迁礼部侍郎，转一官，守礼部侍郎致仕。卒，赠四官，赙银绢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程秘，字怀古，徽州休宁人。绍熙四年进士。授昌化主簿，调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阳县，迁主管官告院。历宗正寺主簿、枢密院编修官，权右司郎官、秘书监丞，江东转运判官。陛辞，宁宗谓宰臣曰：“程秘岂可容其补外？”遂复旧职。

迁浙西提举常平，又迁秘书丞，升秘书省著作郎，寻为军器少监兼权左司郎官。迁国子司业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权直舍人院，迁起居舍人，兼职依旧。权吏部侍郎，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权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仍兼侍读，权刑部尚书，封休宁县男。授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权吏部尚书，拜翰林学士、知制造，兼修玉牒官，进封子。五上疏丐祠，以焕章阁学士、知建宁府，授福建路招捕使。以旧职提举玉隆万寿宫，进封伯。进

敷文阁学士、知宁国府，改知赣州，皆不赴。进封新安郡侯，加宝文阁学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再奉祠，又加龙图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年七十有九，赠特进、少师。

秘十岁咏冰，语出惊人。直学士院时，宁宗崩，丞相史弥远夜召秘，举家大惊。秘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测，使人眎之，知弥远出迎，而后收涕。弥远与秘同入禁中草矫诏，一夕为制造二十有五。初许秘政府，杨皇后緘金一囊赐秘，秘受之不辞，归视之，其直不貲。弥远以是衔之，卒不与共政云。

牛大年，字隆叟，扬州人。庆元二年进士。历官将作监主簿。入对，言：“人主所当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系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贵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托，尊而为臣辟之戴，一指意而众莫敢违，一动作而人孰敢议，然而天心靡常，则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气亦久靡矣，宜体立国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兴之意，而后缙绅无贪名嗜利之习；无贪名嗜利之习，而后有持正秉义之操。国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风俗，而风俗之善恶在朝廷。惟陛下为之振起，机括一运，天下转移，而风俗易矣。”

迁军器监主簿、大宗正丞、四川提举茶马兼权总领、知黎州兼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黎雅州屯戍军马，加直宝章阁，为工部郎官。入对，请惩贪吏。迁侍左郎中，进直华文阁、浙东提点刑狱，迁守秘书少监、宗正少卿，升秘书监，迁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以宝章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卒，特赠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洁自将。

陈仲微，字致广，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义门。嘉泰二年，举进士。调莆田尉，会守令阙，通判又罢软不任，台閤委以县事。时岁凶，部卒并饥民作乱，仲微立召首乱者戮之。籍闭柴，抑强余，一境以肃。囊山浮屠与郡学争水利，久不决，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它日沿檄过寺，其徒久揭其事钟上以为冤，旦暮祝诅，然莫省为仲微也。仲微见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质明，首僧无疾而死。寓公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牒者，仲微受而藏之。逾年，其家负县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还其牒，缄封如故，其人惭谢，终其任不敢挠以私。

迁海盐丞。邻邑有疑狱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问立决。改知崇阳县，寝食公署旁，日与父老樵竖相尔汝，下情毕达，吏无所措手。通判黄州，职兼饷馈，以身律下，随事检柅，军兴赖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辞曰：“职分也，何最之有？”复通判江州，迁干办诸司审计事，知赣州、江西提点刑狱，迁丞相贾似道，监察御史舒有开言罢。久之，起知惠州，迁太府寺丞兼权侍右郎官。轮对，言：“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讽言者罢夺其官。久之，叙复。

时国势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误襄者，老将也。夫襄之罪不专在于庸阉、疲将、孩兵也，君相当分受其责，以谢先皇帝在天之灵。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养安之往繆，深惩六年玩寇之昨非，救过未形，固已无极，追悔既往，尚愈于迷。或谓覆护之意多，克责之辞少；或谓陛下乏哭师之誓，师相饰分过之言，甚非所以慰恤

死义，祈天悔祸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体之士，翹馆鲜有识之人，吮旨茹柔，积习成痼，君道相业，两有所亏。方今何时，而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监之先朝宣和未乱之前、靖康既败之后，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轮华毂，俯首吐心，奴颜婢膝，即今日奉贼称臣之人也；强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卖国之人也。为国者亦何便于若人哉！迷国者进怙忧之欺以逢其君，托国者护耻败之局而莫敢议，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而莫之悔。臣尝思之，今之所少不止于兵。阃外之事，将军制之，而一级半阶，率从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后忧，平素无权，缓急有责，或请建督，或请行边，或请京城，创闻骇听。因诸阃有辞于缓急之时，故庙堂不得不掩恶于败阙之后，有谋莫展，有败无诛，上下包羞，噤无敢议。是以下至器仗甲马，衰飒靡凉，不足以肃军容；壁垒堡栅，折樊驾漏，不足以当冲突之骑。号为帅阃，名存实亡也。城而无兵，以城与敌；兵不知战，以将与敌；将不知兵，以国与敌。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为也。转败为成，在君相一念间耳。”乃出仲微江东提点刑狱。

德祐元年，迁秘书监，寻拜右正言、左司谏、殿中侍御史。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书、给事中。厓山兵败，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

其子文孙与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乡导我师南征。安南王愤，伐仲微墓，斧其棺。

仲微天稟笃实，虽生长富贵，而恶衣菲食，自同窳人。故能涵饫《六经》，精研理致，于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药、卜筮、释老之学，靡不搜猎云。

梁成大，字谦之，福州人。开禧元年进士。素苟贱亡耻，作县满秩，谄事史弥远家千万听，听言真德秀当击，成大曰：“某若入台，必能辨此事。”听为达其语。通判扬州，寻迁宗正寺簿。

宝庆元年冬，转对，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讷，或好名以自鬻，或立异以自诡，或假高尚之节以要君，或饰矫伪之学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实回邪，一不察焉，薰莸同器，泾、渭杂流矣。言不达变，谋不中机，或巧辨以为能，或诡讦以市直，或设奇险之说以骇众听，或肆妄诞之论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学，一不辨焉，枘凿不侔，矛盾相激矣。”

越六日，拜监察御史。寻奏：“魏了翁已从追窜，人犹以为罪大罚轻。真德秀狂僭悖缪，不减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贬窜，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两月，或传德秀有衡阳之命，时宰于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为已甚。”遂止镌三秩。明年三月，又奏杨长孺寝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胡梦昱移钦州编管。是冬，拜右正言。绍定元年，进左司谏。四年正月，迁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权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旨黜之，提举千秋鸿禧观。莫泽时兼给事中，急于别异，上疏驳之，遂寝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吴泳交章论驳，镌两秩。泳复上疏，送泉州居住。会王遂论亦上，再镌秩，徙潮州。

成大天资暴狠，心术嶮巇，凡可贼忠害良者，率多攘臂为之。四方赂遗，列置堂庑，宾至则导之使观，欲其效尤也。尤嗜豪夺，冒占宇文氏赐第。既摈归，讼之者不下百数。窜之日，朝命毁其庐，虽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

与成大同传耳。”

李知孝，字孝章，参知政事光之孙。嘉定四年进士。尝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为耻。差充干办诸司审计司，拜监察御史。

宝庆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诋訾扇摇之意胜。既虑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为激怒之辞，退俟斥逐之命。始则慷慨而激烈，终则恳切而求去，将以树奇节而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盖阴诋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镌三秩、放罢，胡梦昱追毁、除名、勒停，羁管象州。知孝犹语魏了翁曰：“此所论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状变诈如此。

越月，复言：“近年以来，诸老凋零，后学晚出，不见前辈，不闻义理，不讲纲常，识见卑陋，议论偏诋，更唱迭和，蛊惑人心，此风披扇，为害实深。乞下臣章，风厉内外，各务靖共，以杜乱萌。”拜右正言。又言：“德秀节改圣语，缪誉牒示，导信邪说，簧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当追削流窜，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镂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迟回，久而不至，以要君为高致，以共命为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称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风，欲求难进易退之名，殊失尊君亲上之义。愿将趣召之人计其程途，限以时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与改命。”时召傅伯成、杨简、刘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诋之。又奏张忠恕落职、镌秩、罢郡。

知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绍定元年，迁右司谏，进右谏议大夫。五年，迁工部尚书兼侍读。越月，进兵部。明年，理宗亲政，以宝谟阁直学士出知宁国，后省驳之，令提举嵩山崇福宫。端平初，监察御史洪咨夔、权直舍人院吴泳交章论驳，镌秩罢祠。泳复封驳，继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论之，再镌秩，徙瑞州。

知孝起自名家，苟于仕进，领袖庶顽，怀谖迷国，排斥诸贤殆尽。时乘小舆，谒醉从官之家，侵欲敛积，不知纪极。绍定末，犹自乞为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莫泽为三凶。卒以贬死，天下快之。

论曰：读《本政书》，然后知林勋之于井地，可谓密矣。刘才邵能全名节于权奸之时。许忻之论和议，最为忠恳，卒以是去国，尤足悲夫。应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韩侂胄，孔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徐侨之清节，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陈仲微之忠实，然皆不至于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珌之窃取富贵，梁成大、李知孝甘为史弥远鹰犬，遗臭万年者也。

卷四百二十三

列传第一百八十二

吴泳 徐范 李韶 王迈 史弥巩 陈埧
子蒙 赵与箴 李大同 黄芾 杨大异

吴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进士，历官为军器少监，行太府寺丞，行校书郎，升秘书丞兼权司封郎官，兼枢密院编修官，升著作郎，时暂兼权直舍人院。

轮对，言：“愿陛下养心，以清明约己，以恭俭进德，以刚毅发强，毋以旨酒违善言，毋以嬖御嫉壮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渐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后移所留之聪明以经世务，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国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罢民，移所当省之浮费以犒边上久戍之士，则不惟可以消弭灾变，攘除奸凶，殄灭寇贼，虽以是建久安长治之策可也。”

他日入对，又言：“诵往哲之遗言，进谋国之上策，实不过曰内修政事而已。然所谓内修者，非但车马器械之谓也。袞职之阙，所当修也；官师之旷，所当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当修也；本兵之地弗严，所当修也；直言敢谏之未得其职，所当修也；折冲御侮之弗堪其任，所当修也。陛下退修于其上，百官有司交修于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后申警国人，精讨军实，合内修外攘为一事，神州赤县，皆在吾指顾中矣。”

火灾，应诏上封曰：“京城之灾，京城之所见也。四方有

败，陛下亦得而见之乎？夫惨莫惨于兵也，而连年不戢，则甚于火矣。酷莫酷于吏也，而频岁横征，则猛于火矣。闽之民困于盗，浙之民困于水，蜀之民困于兵。横敛之原既不澄于上，包苴之根又不绝于下。譬彼坏木，疾用无枝，而内涸之形见矣。”

迁秘书少监，兼权中书舍人，寻迁起居舍人兼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疏言：“世之识治体而忧时几者，以为天运将变矣，世道将降矣，国论将更矣，正人将引去而旧人将登用矣。执持初意，封植正论，兹非砥柱倾颓之时乎？若使廉通敏慧者专治财赋，淑慎晓畅者专御军旅，明清敬谨者专典刑狱，经术通明使道训典，文雅丽则使作训辞，秉节坚厉使备风宪，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刚直有守者不听其引去，恬退无竞者不听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论闳爽者不置之于外服，随才器使，各尽其分，则短长小大，安有不适用者哉！”又言谨政体、正道揆、厉臣节、综军务四事。

权刑部尚书兼修玉牒，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宁国府，提举太平兴国宫，进宝章阁学士，差知温州。赴官，道间闻温州饥，至处州，乞蠲租科降，救饿者四万八千有奇，放夏税一十二万有奇，秋苗二万八千有奇，病者复与之药。事闻，赐衣带鞍马。改知泉州，以言罢。所著有《鹤林集》。

徐范，字彝父，福州候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养母。与兄同举于乡，入太学，未尝以疾言遽色先人。

丞相赵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杨简论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议叩阍上书，书已具，有闽士亦署名，忽夜传韩

侂胄将置言者重辟，闽士怖，请削名，范之友亦劝止之。范慨然曰：“业已书名矣，尚何变？”书奏，侂胄果大怒，谓其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编管。范谪临海，与兄归同往，禁锢十余年。

登嘉定元年进士第。授清江县尉，辟江、淮制置司准备差遣。属边事纷纭，营砦子弟募隶军籍者未及涅，汹汹相惊。一夕，秉烛招刺千余人，踊跃争奋。差主管户部架阁，改太学录，迁国子监主簿。入对，言：“时平，不急之务、无用之官，犹当痛加裁节，矧多事之秋，所贵全万民之命，纾一时之急，独奈何坐视其无救而以虚文自蔽哉！愿惩既往之失，废无用之文，一意养民，以培国本。”

丐外，添差通判泽州。湖湘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军，寻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罚不若恩厚，杂伯不若纯王，异端不若儒术，谄佞不若直谏，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诗书，盘游不若节俭，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穷黷不若偃兵息民。是非两立，明白易见。几微之际，大体所关。积习不移，治道舛矣。”迁国子监丞，徙太常丞，权都官郎官，改秘书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赠朝请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字元善，弥逊之曾孙也。父文饶，为台州司理参军，每谓人曰：“吾司臬多阴德，后有兴者。”韶五岁，能赋梅花。嘉定四年，与其兄宁同举进士。调南雄州教授。校文广州，时有当国之亲故私报所业，韶却之。调庆元。丞相史弥远荐士充学职，韶不与。袁燮求学宫射圃益其居，亦不与，

燮以此更敬韶。

以廉勤荐，迁主管三省架阁文字，迁太学正，改太学博士。上封事谏济王竑狱，且以书晓弥远，言甚恳到。又救太学生宁式，迁学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改知道州。葺周惇颐故居，录其子孙于学宫，且周其家。绍定四年，行都灾，韶应诏言事。提举福建市舶。会星变，又应诏言事。入为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

端平元年，召。明年，转太府寺丞，迁都官郎官，迁尚左郎官。未几，拜右正言。奏乞以国事、边防二事专委丞相郑清之、乔行简各任责。论汰兵、节财及襄、蜀边防。又论史嵩之、王遂和战异议，迄无成功，请出遂于要藩，易嵩之于边面，使各尽其才。史宅之将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报。乞解言职，拜殿中侍御史，辞，不允。奏曰：“顷同臣居言职者四人，未逾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范、吴昌裔免，独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渐’，臣继其说，李宗勉又继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犹曰清叟倡之也。今臣与范、昌裔言，未尝不相表里，二臣出台，臣独留，岂臣言不加切于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择而后言邪？清叟所言‘三渐’，臣犹以为未甚切。今国柄有陵夷之渐，士气有委靡之渐，主势有孤立之渐，宗社有阽危之渐，上下偷安，以人言为讳，此意不改，其祸岂直三渐而已。”

时魏了翁罢督予祠，韶讼曰：“了翁刻志问学，几四十年，忠言说论，载在国史，去就出处，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论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体统不一，识者逆知其无功。了翁迫于君俞，黽勉驱驰，未有大阙，襄州变出肘腋，未可以为

了翁罪。枢庭之召，未几改镇，改镇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国家四十年来收拾人才，烨然有称如了翁者几人？愿亟召还，处以台辅。”又劾奏陈洵益刑余腐夫，粗通文墨，扫除贱隶，窃弄威权，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吴知古在宫掖招权纳贿，宜出之禁庭。帝怒，韶还笏殿陛乞归。会祀明堂，雷电，免二相，韶权工部侍郎、正言，迁起居舍人。复疏洵益、知古，不报。辞新命，不许。应诏上封事，几数千言。帝谕左右曰：“李韶真有爱朕忧国之心。”凡三辞不获，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额谓韶曰：“曲为朕留。”退，复累疏乞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号称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诸路称提官楮，韶疏极言其敝。

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寝召命云：

端平以来，天下之患，莫大于敌兵岁至，和不可，战不能，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臣窃论以为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恶食，卧薪尝胆，使上下改虑易听，然后可图。今二患益深，虽欲效忠，他莫有以为说。此其不敢进者一。

史宅之，故相子，予郡，外议皆谓扳援之徒将自是复用，故尝论列至再。今圣断赫然，用舍由己，人才一变矣。环视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摈弃，臣虽欲贪进，未知所以处其身。此其不敢进者二。

始臣为郎，蜀受兵方亟，庙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于家，而言者攻击不已。臣妄论以为讲和固非策，而首兵亦岂能无罪。故居言路，首乞出高论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敌情者尝试其说于阃外。不知事势推移，遂竟罢废，

而款敌无功者，白麻扬廷矣。或者将议臣前日有所附会。此臣重不敢进者三。

又臣昨弹内侍女冠，不行，退惟圣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几首相去位，臣亦出台，传闻其人谓臣受庙堂风旨，故决意丐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贪君命，窃恐或者讥臣向何所闻而去，今何所见而来。此臣重不敢进者四。

四年，诏趣赴阙，辞，迁户部侍郎，再辞，不许。五年，改礼部侍郎，辞，诏不允，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嵩之遣人谓诏曰：“毋言济邸、宫媼、国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长淳熙初，犹及见度江盛时民生富乐，吏治修举。事变少异，政归私门，绍定之末，元气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岂不甚美。国事日坏，其人或罢或死，莫有为陛下任其责者。考论至是，天下事岂非陛下所当自任而力为乎？《左氏》载史墨言：‘鲁公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盖言所由来者渐矣。陛下临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谁得而盗之哉？舍此不为，悠悠玩愒，乃几于《左氏》所谓‘世从其失者。’”盖以世卿风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悦，曰：“治《春秋》人下语毒。”当是时，杜范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称为“李、杜”。

兼侍讲，累辞，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辞，迁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三辞，不许。淳祐二年，疏言：“道揆之地，爱善类不胜于爱爵禄，畏公议不胜于畏权势。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虑。故以之用人，则能用其所知，岂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则能守其所不与，必不能守于其所欲与。”又及济王、国本、宫

媼。三上疏乞归，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辞，乞畀祠，不许。既归，三辞，仍旧职提举鸿庆宫。

淳祐五年，韶被召，再辞，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迁礼部侍郎，三辞，迁权礼部尚书，复三辞，不许。入见，疏曰：“陛下改畀正权，并进时望，天下孰不延颈以颺大治。臣窃窥之，恐犹前日也。君子小人，伦类不同。惟不计近功，不急小利，然后君子有以自见；不恶闻过，不讳尽言，然后小人无以自托。不然，治乱安危，反覆手尔。”

又曰：“陛下所谋者嫔妃近习，所信者贵戚近亲。按《政和令》：‘诸国戚、命妇若女冠、尼，不因大礼等辄求入内者，许台谏觉察弹奏。’乞申严禁廷之籍，以绝天下之谤。世臣贵戚，牵联并进，何示人以不广也。借曰以才选，他时万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进，将何以抑之耶！”

又曰：“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丧败者未复，兵财止有此数，旦旦而理之，不过椎剥州县，朘削里闾。就使韩、白复生，桑、孔继出，能为陛下强兵理财，何补治乱安危之数，徒使国家负不韪之名。况议论纷然，贤者不过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计之不行，浅功末利之是计，此君子小人进退机括所系，何不思之甚也！”

又曰：“闻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虫草木咸被润泽，恩独不及于一枯槁。威断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后先，令独不行于一老媼。小大之臣积劳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国储君副，社稷所赖以灵长，独不蚤计而豫定。”又疏乞还，不许。兼侍读，三辞，不许。又三疏乞归。

时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牵制之者，韶奏云：“人主职论一

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轻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为，是岂专任责成之体哉！所言之事不必听，所用之人不必从，疑畏忧沮，而权去之矣。”擢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兼侍读，不拜，诏不许，又三辞，不许。

嵩之服除，有乡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论列嵩之甚峻，诏落职予祠。韶同从官抗疏曰：“臣等谨按《春秋》桓公五年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春秋之初，无君无亲者莫甚于郑庄。二百四十二年之经，未有云‘王伐国’者，而书‘王’书‘伐’，以见郑之无王，而天王所当声罪以致讨。未有书诸侯从王以伐者，而书三国从王伐郑，又见诸侯莫从王以伐罪，而三国之微者独至，不足伸天王之义，初不闻以其尝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过不专在上，盖大臣百执事不能辅天子以讨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断以《春秋》之义，亟赐裁处。”诏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进观文殿大学士，韶上疏争之甚力。未几，琰、昂英他有所论列，并罢言职。韶复上疏留之。

七年，韶十上疏丐去，以端明殿学士提举玉隆宫。时直学士院应麟、中书舍人赵汝腾拜疏留韶内祠，未报。韶陛辞，疏甚剴切，其略曰：“彼此相视，莫行其志，而刳裁庶政，品量人物，相与运于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书之手可束，而台谏之口可钤，朝廷之事所当力为，不可枚举，皆莫有任其责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体统。”改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即出国门，力辞，道次三衢，诏趣受命，再辞，仍奉祠玉隆。

八年，被召，辞，不许。再辞，仍旧职奉祠万寿兼侍读，令守臣以礼趣行。又辞，不许。九年，仍奉祠玉隆。十一年，祠满再任。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纯实，平粹简淡，不溺于声色货利，默坐一室，门无杂宾云。

王迈字贯之，兴化军仙游人。嘉定十年进士，为潭州观察推官。丁内艰，调浙西安抚司干官。考廷试，详定官王元春欲私所亲置高第，迈显摘其缪，元春怒，嗾谏官李知孝诬迈在殿庐语声高，免官。

调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迈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审察，丞相郑清之曰：“学官掌故，不足浼吾贯之。”俄召试学士院，策以楮币，迈援据古今，考究本末，谓：“国贫楮多，弊始于兵。乾、淳初行楮币，止二千万，时南北方休息也。开禧兵兴，增至一亿四千万矣。绍定有事山东，增至二亿九千万矣。议者徒患楮穷，而弗惩兵祸，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万八千有奇。用寡谋之人，试直突之说，能发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无他策，核军实，窒边衅，救楮币第一义也。”又言：“修内司营缮广，内帑宣索多，厚施缁黄，滥予嫔御，若此未尝裁撙，徒闻有括田、榷盐之议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时事，言：“君子之类虽进，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虽屏，而其心未服。”真德秀病危，闻迈所对，善之。

帝再相乔行简，或传史嵩之复用，迈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与天下共谋之，是必冥冥之中有为之地者。且旧相奸

俭刻薄，天下所知，复用，则君子空于一网矣。”又言吴知古、陈洵益挠政。轮对，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权臣而薄同气，为欺天之著。”迈由疏远见帝，空臆无隐，帝为改容。言者劾迈论边事过实，魏了翁侍经筵，为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迈应诏言：“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熺尊宠，纲沦法敎，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汉灾异免三公故事，环顾在廷，莫知所付。遥相崔与之，臣恐与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属，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进退之机也。”于是台官李大同言迈交结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虚誉，削一秩免。蒋岷劾迈前疏妄论伦纪，请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复通判赣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万里袖疏榻前曰：“迈之才可惜，不即召，将有老不及之叹。”帝以为然。有尼之者，遂止。

知邵武军。在郡，诏以亢旱求言，迈驿奏七事，而以彻龙翔宫、立济王后为先。时郑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辞。以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亦辞，改侍右郎官，谏官焦炳炎论罢。予祠，卒，赠司农少卿。

迈以学问词章发身，尤练世务。易祓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夺势家冒占田数百亩以还民。李宗勉尝论迈，然迈评近世宰辅，至宗勉，必曰“贤相”。徐清叟与迈有违言，迈晚应诏，谓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

史弥巩，字南叔，弥远从弟也。好学强记。绍熙四年，入太学，升上舍。时弥远柄国，寄理不获试，淹抑十载。嘉定十年，始登进士第。

时李璘开鄂阍，知弥巩持论不阿，辟咨幕府事。寿昌戍卒失律，欲尽诛其乱者，乃请诛倡者一人，军心感服。改知溧水县，首严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监都进奏院。转对，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护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弥巩应诏上书，谓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曰：“天伦之变，世孰无之。陛下友爱之心亦每发见。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谓雪川之变非济邸之本心，济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圣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体魄于地下，岂不干和气，召灾异乎？蒙蔽把握，良有以也。”

出提点江东刑狱。岁大旱，饶、信、南康三郡大侵，谓振荒在得人，俾厘户为五，甲乙以等第振糴，丙为自给，丁余而戊济，全活为口一百一十四万有奇。徽之休宁有淮民三十余辈，操戈劫人财，逮捕，法曹以不伤人论罪。弥巩曰：“持兵为盗，贷之，是滋盗也。”推情重者僇数人，一道以宁。饶州兵籍溢数，供亿不继，请汰冗兵。令下，营门大噪。乃呼诸校谓曰：“汰不当，许自陈，敢哗者斩。”咸叩头请罪，诸营帖然，禀给亦大省。召为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遂以直华文阁知婺州。时年已七十，丐祠，提举崇禧观。里居绝口不道时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尝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门者三十年，未仕则为其寄理，已仕则为其排摈，皦然不污有如此。

五子，长冑之，终刑部郎官，能之、有之、冑之俱进士。

育之子蒙卿，咸淳元年进士，调江阴军教授，蚤受业色川阳恪，为学淹博，著书立言，一以朱熹为法。

陈埧，字和仲，庆元府鄞人。大父叔平与同郡楼钥友善，死，钥哭之。埧才四岁，出揖如成人。钥指盘中银杏使属对，埧应声曰：“金桃。”问何所据？对以杜诗“鹦鹉啄金桃。”钥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长受《周官》于刘著，顷刻数千百言辄就。试江东转运司第一，试礼部复为第一。

嘉定十年，登进士第。调黄州教授。丧父毁瘠，考古礼制时祭、仪制、祭器行之。忽叹曰：“俗学不足学。”乃师事杨简，攻苦食淡，昼夜不怠。免丧，史弥远当国，谓之曰：“省元魁数千人，状元魁百人，而恩数逾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当自君始。”埧谢曰：“庙堂之议甚盛，举自埧始，得无嫌乎？”径部注处州教授以去，士论高之。

理宗即位，诏求言，埧上封事曰：“上有忧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忧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污。故为天下而忧，则乐随之。以天下为乐，则忧随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审忧乐之机而已。今日之敝，莫大于人心之不合，纪纲之不振，风俗之不淳，国敝人偷而不可救。愿陛下养之以正，励之以实，莅之以明，断之以武。”而埧直声始著于天下。与郡守高似孙不合，去，归奉其母。召为太学录，逾年始至。转对，言：“天道无亲，民心难保。日月逾迈，事会莫留。始之锐，久则怠。始之明，久则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负有为之志。遵养时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时之机。”上嘉纳之。迁太学博士，主宗正寺簿。

都城火，埧步往玉牒所，尽藏玉牒于石室。诏迁官，不受。应诏言应上天非常之怒者，当有非常之举动，历陈致灾之由。又有吴潜、汪泰亨上弥远书，乞正冯榭、王虎不尽力救火之罪，及行知临安府林介、两浙转运使赵汝惮之罚。人皆壮之。

迁太常博士，独为袁燮议谥，余皆阁笔，因叹曰：“幽、厉虽百世不改，谥有美恶，岂谥墓比哉？”会朱端常子乞谥，埧曰：“端常居台谏则逐善类，为藩牧则务刻剥，宜得恶谥，以戒后来。”乃谥曰荣愿。议出，宰相而下皆肃然改容。考功郎陈耆覆议，合宦者陈洵益欲改，埧终不答。

李全在楚州有异志，埧以书告弥远：“痛加警悔，以回群心。蚤正典刑，以肃权纲。大明黜陟，以饬政体。”不纳。未几，贾贵妃入内，埧又言：“乞去君侧之蛊媚，以正主德；从天下之公论，以新庶政。”弥远召埧问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埧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丐去，添差通判嘉兴府。弥远卒，召为枢密院编修官。入对，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来，屡失机会。秦桧死，所任不过万俟卨、沈该耳。侂冑死，所任史弥远耳。此今日所当谨也。”次言：“内廷当严宦官之禁，外廷当严台谏之选。”于是洵益阴中之，监察御史王定劾埧，出知常州，改衢州。

寇卜日发溧坑，遵江山县而东。埧获谍者，即遣人致牛酒谕之曰：“汝不为良民而为劫盗，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业，否则杀无赦。”于是自首者日以百数，献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溃散。改提点都大坑冶，徙福建转运判官。侍御史蒋岷常与论《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观。

逾年，迁浙西提点刑狱。岁旱，盗起，捕斩之，盗惧徙去。安吉州俞垓与丞相李宗勉连姻，恃势黠货，垓亲按临之。弓手戴福以获潘丙功为副尉，宗勉倚之为腹心，盗横贪害，垓至，福闻风而去。贻书宗勉曰：“垓治福，所以报丞相也。传间实走丞相，贤辅弼不宜有此。”宗勉答书曰：“福罪恶贯盈，非君不能治。宗勉虽不才，不敢庇奸凶。惟君留意。”及获福豫章，众皆欲杀之，垓曰：“若是则刑滥矣。”乃加墨徇于市，囚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召，及为国子司业，诸生咸相庆，以为得师。

未几，兼玉牒检讨、国史编修、实录修撰，乃辞兼史馆。历陈境土之蹙，民生之艰，国计之匱，“既无经理图回之素，惟有感动转移之策，必为之本者，本者何？复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逸乐者，有习安致危之理。因艰危而克惧者，有虑危图安之机。明用舍以振纪纲，躬节俭以汰冗滥，屏奸妄以厉将士，抑贵近以宽桀余，结乡社以防窃发，黜增创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殽，薰莸同器，遂使贤者耻与同群。”谏议大夫金渊见之，怒。垓乞补外，不许，又辞免和余转官赏，亦不许。知温州，未上，以言罢。

垓家居，时自娱于泉石，四方学者踵至。轻财急义，明白洞达，一言之出，终身可复。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书占之，得《吕祖谦文集》，其《墓志》曰：“祖谦生于丁巳岁，没于辛丑岁。”垓曰：“异哉！我生于庆元丁巳，今岁在辛丑，于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子蒙，年十八，上书万言论国事。吴子良奇之，妻以女。为太府寺主簿。入对，极言贾似道为相时国政阙失，文多不

录。为淮东总领，似道诬以贪污，贬建昌军簿，录其家，惟青毡耳。德祐初，礼部侍郎李开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赵与箴，字德渊，太祖十世孙。居湖州。嘉定十三年进士。历官差主管官告院，迁将作监主簿，差知嘉兴府，迁知大宗正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寻为都官郎官，加直宝章阁、两浙转运判官。进焕章阁、知庆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农少卿，仍兼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迁浙西提点刑狱，授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拜司农卿兼知临安府，主管浙西安抚司公事，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权兵部侍郎，迁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时暂兼吏部尚书，寻为真，兼户部尚书，时暂兼浙西提举常平，加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皆依旧兼知临安府。与执政恩泽，加资政殿大学士。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知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时暂兼权浙西提点刑狱；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时暂兼权扬州、两淮安抚制置使，改兼知扬州，寻兼知镇江府，兼淮东总领，提举洞霄宫；复为淮、浙发运使，差知平江府，特转两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赠少师。与箴所至急于财利，几于聚敛之臣矣。

李大同，字从仲，婺州东阳人。嘉定十六年进士。历官为秘书丞兼崇政殿说书，拜右正言兼侍讲。疏言：“赵、冀分野，乃有荧惑犯填星之变，则我师之出，岂无当长虑而却顾

者。故臣愿陛下勿以星文为小异而或加忽。一话一语，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灾变。至于进兵攻讨，尤切谨重。”迁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兼权侍立修注官，迁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权刑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选吏部侍郎，进工部尚书，以宝谟阁直学士知平江府，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乞致仕，不许，后卒于家。

黄盎，字子耕，隆兴分宁人。尝从郭雍、朱熹学，熹深期之，而盎亦以道自任，反复论辨，必无所疑然后止。举太学进士，为瑞昌主簿，监文思院，知卢阳县，五溪獠犷悍，盎为诗谕之，獠感悦，有公事莫敢违。

通判处州，经、总制有额无钱，俗号殿最纲，盎会十年中成赋酌取之，阁免逋负，钱额钧等，独以最闻。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军器监丞，岁余三迁，盎乃不乐。间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无不自题品，今无复情味，何邪？”

丐外，知台州。谢良佐子孙居台者既播越流落，盎求之民间，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劝后禁，讼牒销缩，郡称平治。为济巢仓，为抵当库，葬民之栖寄暴露者为棺千五百，置养济院，又创安济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钱，使不废。故叶适谓盎条目建置，忧民如家。迁袁州，哭从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复斋集》。

杨大异，字同伯，唐天平节度使汉公之后，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亲孝，亲亡哀毁，泣尽继以血，庐墓

终身，有白芝、白乌、白兔之瑞。事闻于朝，褒封至孝公，赐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异从胡宏受《春秋》大义。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授衡阳主簿，有惠政。调龙泉尉，摄邑令。适岁饥，提刑司遣吏和余米二万石于邑，米价顿增，民乏食，大异耶以提刑司所余者如价发糶，民甚德之。提刑赵与箴大怒，据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远尉。

邑有峒寇扰民，官兵致讨，积年弗获，檄大异往治之。大异以一仆负告身自随，肩舆入贼峒，传呼尉至，贼露刃成列以待，徐谕以祸福，皆伏地叩头，愿改过自新。留告身为质，偕其渠魁数辈出降。以赏迁吉州户曹，改广西经干，复以弭盗赏，除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北兵入成都，大异从制置使丁黼巷战，兵败，身被数创死，阖门皆遇难。诘旦，其部曲窃往瘞之，大异复苏，负以逃，获免。进朝奉郎，宰石门县，就除通判溧阳，摄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号留之，大异易服潜去。擢知登闻鼓院，迁大理寺丞，平反冤狱者七。召对，极言时政得失，迁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节更生者杨大异耶？论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对曰：“是人尤长于治民。”命予节兼庾事，进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兼庾事。

时常平司逋负山积，械系追索，奸蠹百出。大异与之约，悉纵遣之，负者如期毕输，吏无所容其奸。访张九龄曲江故宅，建相江书院，以祀九龄。改提点广西刑狱兼漕、庾二司，所至奸吏屏息，寇盗绝迹。凡可以为民兴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复建宣成书院祀张栻、吕祖谦。广海幅员数千里，道不拾遗，报政为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秘阁

修撰、太中大夫，提举崇禧观、醴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归里第，与居民无异，学者从之，讲肄谆谆，相与发明经旨，条析理学。食祠禄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在《忠义传》。

论曰：正论之在天下，未尝亡也。徐范之于韩侂胄，吴泳、李韶、王迈之于史氏，皆能无所回挠，正色直言。至于史弥巩则弥远之弟，陈埴其甥也，不以私亲而废天下之公论。抑孟子所谓“寡助之至”者欤？赵与箴扬历最久，甘为聚敛之臣。李大同以乡人乔行简为相，荐起之。黄黼出仕，以恤民尊贤为急，可谓知本。大异节义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称于世也。

卷四百二十四

列传第一百八十三

陆持之 徐鹿卿 赵逢龙 赵汝腾 孙梦观
洪天锡 黄师雍 徐元杰 孙子秀 李伯玉

陆持之，字伯微，知荆门军九渊之子也。七岁能为文。九渊授徒象山之上，学者数百人，有未达，持之为敷绎之。荆门郡治火，持之仓卒指授中程，九渊器之。

韩侂胄将用兵，持之忧时之悵，乃历聘时贤，将有以告，见徐谊于九江，时议防江，持之请择僚吏察地形，孰险而守，孰易而战，孰隘而伏，毋专为江守。具言：“自古兴事造业，

非有学以辅之，往往皆以血气盛衰为锐情。故三国、两晋诸贤，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变多矣，未举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为之难也。”谊怆然。又之鄂谒薛叔似、项安世，之荆谒吴猎，争欲留之，寻皆谢归。著书十篇，名《慙说》。

嘉定三年，试江西转运司预选，常平使袁燮荐于朝，谓持之议论不为空言，缓急有可倚仗。不报。豫章建东湖书院，连帅以书币强起持之长之。嘉定十六年，宁宗特诏持之秘书省读书，固辞，不获。既至，又诏以迪功郎入省，乞归，不许。理宗即位，转修职郎，差干办浙西安抚司，以疾请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纲》、《诸经杂说》。

徐鹿卿，字德夫，隆兴丰城人。博通经史，以文学名于乡，后进争师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试进士，有司第其对居二，详定官以其直抑之，犹置第十。

调南安军学教授。张九成尝以直道谪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诸学以训。先是周惇颐、程颢与其弟颐皆讲学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义之学复明。立养士纲条，学田多在溪峒，异时征之无艺，农病之，鹿卿抚恤，无逋租者。其后盗作，环城屋皆毁，惟学宫免，曰：“是无挠我者。”

辟福建安抚司干办公事。会汀、邵寇作，鹿卿赞画备御，动中机会。避寇者入城，多方振济，全活甚众。郡多火灾，救护有方。会都城火，鹿卿应诏上封事，言积阴之极，其征为火，指言惑嬖宠、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称其气平论正，有忧爱之诚心。改知尤溪县。德秀守泉，辟宰南安，

鹿卿以不便养辞。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惮不来？”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许之。既至，首罢科敛之无名者，明版籍，革预借，决壅滞，达冤抑，邑以大治。德秀寻帅闽，疏其政以劝列邑。岁饥，处之有法，富者乐分，民无死徙。最闻，令赴都堂审察。以母丧去。

诏服阕赴枢密稟议，首言边事、楮币。主管官告院，干办诸司审计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禄，又帮司农少卿米麦，鹿卿曰：“奈何为一人坏成法。”持不可。迁国子监主簿。入对，陈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劝惩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储实才，重藩辅以蔽都邑，用闽、越舟师以防海，合东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纳。改枢密院编修官，权右司，赞画二府，通而守法。会右史方大琮、编修刘克庄、正字王迈以言事黜，鹿卿赠以诗，言者并劾之，太学诸生作《四贤诗》。知建昌军，未上，而崇教、龙会两保与建黎原、铁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驰书谕之，敛手听命。既至，则宽赋敛，禁掊克。汰赃滥，抑强御，恤寡弱，黥黠吏，训戍兵，创百丈寨，择兵官，城属县，治行大孚，田里歌颂。

督府横取秋苗斛面，建昌为米五千斛。鹿卿争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请输之以共命。鹿卿曰：“民为守计则善矣。守独不为民计乎？”卒争以免。召赴行在，将行，盗发南丰，捕斩渠首二十人，余不问。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对，极陈时敝。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删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当时并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诱鹿卿，退语人曰：“是牢笼也，吾不能为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诋鹿卿，主管云台观。越月，起为江东转运判官。岁大饥，人相食，留守别之

杰讳不诘，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诸市。又奏援真德秀为漕时拨钱以助振给，不报。遂出本司积米三千余石减半贾以粜，及减抵当库息，出缗钱万有七千以予贫民，劝居民收字遗孩，日给钱米，所活数百人。宴集不用乐。

会岳珂守当涂，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屈于初。命鹿卿核之，吏争窜匿。鹿卿宽其期限，躬自钩考，尽得其实。珂辟置贪刻吏，开告讐以罔民，没其财，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囚之半岁。鹿卿悉纵舍而劝以其余分，皆感泣奉命。珂罢，以鹿卿兼领太平，仍暂提举茶盐事。弛苛征，蠲米石、芜湖两务芦税。江东诸郡飞蝗蔽天，入当涂境，鹿卿露香默祷，忽飘风大起，蝗悉度淮。之杰密请移鹿卿浙东提点刑狱，加直秘阁兼提举常平。鹿卿言罢浮盐经界砵地，先撤相家所筑，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贵近始。”卒论如法。丞相史弥远之弟通判温州。利韩世忠家宝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

初，鹿卿檄衢州推官冯惟说决婺狱，惟说素廉平，至则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为，会乡人居言路，乃属劾惟说。州索印纸，惟说笑曰：“是犹可以仕乎？”自题诗印纸而去。衢州郑逢辰以缪举，鹿卿以委使不当，相继自劾，且共和其诗。御史兼二人劾罢之。及知泉州，改赣州，皆辞。迁浙西提点刑狱、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辞，遂主管玉局观。及召还，又辞，改直宝章阁知宁国府，提举江东常平，又辞。

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犹辞。丞相杜范遗书曰：“直道不容，使人击节。君不出，岂以冯惟说故耶？惟说行将有命矣。”鹿卿乃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对，请定国本、正纪纲、立

规模，“时事多艰，人心易摇，无独力任重之臣，无守节伏义之士，愿蚤决大计”。上嘉纳之。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崇政殿说书。逾年，兼权吏部侍郎。时议使执政分治兵财，鹿卿执议不可。以疾丐祠，迁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发运副使。力丐祠，上谕丞相挽留之。召权兵部侍郎，固辞，上令丞相以书招之，鹿卿至，又极言君子小人，切于当世之务。兼国子祭酒，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兼权给事中。鹿卿言“琐闼之职无所不当问，比年命下而给舍不得知，请复旧制”。从之。

上眷遇采笱而忌者寢多，有撰伪疏托鹿卿以传播，历诋宰相至百执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则中奸人之计矣。”令临安府根捕，事连势要，狱不及竟。迁礼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宝章阁待制、知宁国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举鸿禧观，遂致仕，进华文阁待制。卒，遗表闻，赠四官。

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乡党，各得欢心。居官廉约清峻，豪发不妄取，一庐仅庇风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议、讲义、《盐楮议政稿》、《历官对越集》，手编《汉唐文类》、《文苑菁华》，谥清正。

赵逢龙，字应甫，庆元之鄞人。刻苦自修，为学淹博纯实。登嘉定十六年进士第。授国子正、太学博士，历知兴国、信、衢、衡、袁五州，提举广东、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设供张，悉命撤去，日具蔬饭，坐公署，事至即面问决遣。为政务宽恕，抚谕惻怛，一以天理民彝为言，民是以

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赋有逋负，悉为代输。尤究心荒政，以羨余为平糶本。迁将作监，拜宗正少卿兼侍讲。凡道德性命之蕴，礼乐刑政之事，缕缕为上开陈。疏奏甚众，稿悉焚弃。年八十有八终于家。

逢龙家居讲道，四方从游者皆为巨公名士。丞相叶梦鼎出判庆元，修弟子礼，常谓师门庠陋，欲市其邻居充拓之。逢龙曰：“邻里粗安，一旦惊扰，彼虽勉从，我能无愧于心！”逢龙寡嗜欲，不好名，扬历日久，泊然不知富贵之味。或问何以裕后，逢龙笑曰：“吾忧子孙学行不进，不患其饥寒也。”

赵汝腾，字茂实，宗室子也。居福州。宝庆二年进士。历官差主管礼、兵部架阁，迁籍田令，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寻升秘书郎兼史馆校勘。轮对，言节用先自乘舆宫掖始。兼玉牒所检讨官，以直焕章阁知温州，进直徽猷阁、江东提点刑狱，又进直宝文阁，差知婺州。召赴阙，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升起居郎，时暂兼权吏部侍郎，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迁吏部侍郎兼侍讲，权工部尚书兼权中书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司谏陈垓论罢。召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入奏，言：“前后奸谀之臣，伤善害贤，自取穹官要职，何益于陛下，而深损于圣德。兴利之臣，移东就西，顺适宫禁，自遂溪壑无厌之欲，何益于陛下，而深戕于国脉。则陛下私惠群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无用君子之实。”

兼直学士院，拜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兼侍读。辞归故里，

累召，力辞，以龙图阁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召至阙，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翰林学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复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兼翰林学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遗表上，特赠四官。

孙梦观，字守叔，庆元府慈溪人。宝庆二年进士。调桂阳军教授、浙西提举司干办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为武学谕。轮对，言：“人主不容有所惮，尤不容有所玩，惮则有言而不能容，玩则虽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请外，添差通判严州，主管崇道观，召为武学博士、太常寺丞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将作少监。知嘉兴府，仍旧班兼右司郎官、将作监。转对，极言：“风宪之地，未闻有十八疏攻一谏者。封驳之司，未闻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乱，天下之权将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当路者滋不悦。出知泉州兼提举市舶，改知宁国府。蠲逋减赋，无算泛入者尽籍于公帑，户部遣官督赋，急若星火，阖郡皇骇，莫知为计。梦观曰：“吾宁委官以去，毋宁病民以留。”力丐祠，且将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闻之夜遁。他日梦观去宁国，人言之为之流涕。

丞相董槐召还，帝问江东廉吏，槐首以梦观对，帝说，乃迁司农少卿兼资善堂赞读。轮对，谓：“今内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独一无可恃，可为寒心！”次论：“郡国当为斯民计，朝廷当为郡国计。乞命大臣应自前主计之臣夺州县之利而归版曹者，复归所属，庶几郡国蒙一分之宽，则斯民亦受一分之赐。”帝善其言。迁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给

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辞免，以监察御史吴燧论罢，直龙图阁与祠，授秘阁修撰、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司公事。甫至官，即复召为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给事中兼赞读，兼国子祭酒，权吏部侍郎。奏事抗论益切，以宠赂彰、仁贤逝、货财偏聚为言，且谓“未易相之前，敝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后，敝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梦观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虽捐躯无以报，利钝非所计也。”

力求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蠲租税，省刑罚，郡人徐清叟、蔡抗以为有古循吏风。民有梦从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视之则梦观也。俄而梦观得疾，口授遗表，不忘规谏，遂卒。帝悼惜久之，赙银帛三百。梦观退然若不胜衣，然义所当为，奋往直前；其居败屋数间，布衣蔬食，而重名节云。

洪天锡，字君畴，泉州晋江人。宝庆二年进士。授广州司法。长吏盛气待僚属，天锡纠正为多。丁内艰，免丧，调潮州司理。势家夺民田，天锡言于守，还之。

帅方大琮辟真州判官，留置幕府。改秩知古田县。行乡饮酒礼。邑剧，牒诉猥多，天锡剖决无留难。有倚王邸势杀人者，诛之不少贷。调通判建宁府。大水，擅发常平仓振之。擢诸司粮料院，拜监察御史兼说书。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谢堂、厉文翁，理宗力护文翁，天锡又言：“不斥文翁，必为王府累。”上令吴燧宜谕再三，天锡力争，谓：“贵幸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迟回护惜，不欲绳以法，势焰愈张，纪纲愈坏，异时祸成，虽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锡易疏，欲自戒饬之。

天锡又言：“自古奸人虽凭怙，其心未尝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飭，则凭怙愈张，反不若未知之为愈也。”章五上，出关待罪。诏二人已改命，宋臣续处之。天锡言：“臣留则宋臣去，宋臣留则臣当斥，愿早赐裁断。”越月，天雨土，天锡以其异为蒙，力言阴阳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内司之为民害者。

蜀中地震，浙、闽大水，又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会吴民仲大论等列诉宋臣夺其田，天锡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举所移文谓田属御庄，不当白台，仪鸾司亦牒常平。天锡谓：“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贵人得以控之，则内外台可废，犹为国有纪纲乎？”乃申劾宋臣并卢允升而枚数其恶，上犹力护之。天锡又言：“修内司供缮修而已，比年动曰‘御前’，奸赃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窜名其间，则有司不得举手，狡者献谋，暴者助虐，其展转受害者皆良民也。愿毋使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后请还御史印，谓：“明君当为后人除害，不当留患以遗后人。今朝廷轻给舍台谏，轻百司庶府，而北司独重，仓卒之际，臣实惧焉。”言虽不果行，然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威者，皆天锡之力，而天锡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迁太常，皆不拜。

改广东提点刑狱，五辞。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至官。戢盗贼，尊先贤，逾年大治。直宝谟阁，迁广东转运判官，决疑狱，劾贪吏，治财赋，皆有法。召为秘书监兼侍讲，以聩辞，升秘阁修撰、福建转运副使，又辞。度宗即位，以侍御

史兼侍读召，累辞，不许，在道间，监察御史张桂劾罢之。乃疏所欲对病民五事：曰公田，曰关子，曰银纲，曰盐钞，曰赋役。又言：“在廷无严惮之士，何以寢奸谋？遇事无敢诤之臣，何以临大节？人物稀疏，精采销铄，隐情惜已者多，忘身徇国者少。”进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加显文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辞。

又明年，改福建安抚使，力辞，不许。亭户买盐至破家陨身者，天锡首罢之，民作佛事以报。罢荔枝贡。召为刑部尚书，诏宪守之臣趣行无虚日，不起。久之，进显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辞。逾年，进华文阁直学士，仍旧宫观，寻致仕，加端明殿学士，转一官。疾革，草遗表以规君相。上震悼，特赠正议大夫，谥文毅。

天锡言动有准绳，居官清介，临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议、《经筵讲义》、《进故事》、《通祀辑略》、《味言发墨》、《阳岩文集》。

黄师雍，字子敬，福州人。少从黄榦学。入太学。宝庆二年，举进士。诏为楚州官属。出盗贼白刃之冲，不畏不慑。李全反状已露，师雍密结忠义军别部都统时青图之，谋泄，全杀青，师雍不为动，全亦不加害。秩满，朝议褒异，师雍耻出史弥远门，不往见之。调婺州教授，学政一以吕祖谦为法。李完勉、赵必愿、赵汝谈皆荐之。

师雍慕徐侨有清望，欲谒之，会其有召命，师雍曰：“今不可往也。”侨闻而贤之，至阙，以其学最闻，宗勉在政府，力言于丞相乔行简，行简已许以朝除。师雍以书见行简，劝

其归老，行简不悦，宗勉之请遂格。

知遂之龙溪，转运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简罢，宗勉与史嵩之入相，召师雍审察，将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师雍，密示相亲意，师雍不领；迁粮料院，又曰：“料院与相府密迩，所以相处。”师雍亦不领。嵩之独相，权势浸盛，上下惧祸，未有发其奸者。博士刘应起首疏论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师雍与应起相善，故嵩之疑师雍左右之，讽御史梅杞击师雍，差知兴化军，旋夺之，改知邵武军。及应起为监察御史，师雍迁宗正寺簿，寻亦拜监察御史。首疏削金渊秩，送外居住。再疏斥赵纶、项容孙、史冑之。嵩之终丧，正言李昉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窜斥之，师雍亦上疏论列，帝感悟，即其日诏勒令致仕。权直舍人院刘克庄封还词头，乞畀嵩之以贴职如宰臣去国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学士致仕。议者曰：“大夫，官也。观文，职也。元降御笔但云‘守官’，无‘本官职’之辞。观文之命，自克庄启之。朋邪顾望，不可赦。”师雍遂劾克庄临事失身犯义，免所居官，琰亦继劾克庄，师雍又乞籍嵩之家隶张叔仪，皆从之。

未几，昉英劾临安尹赵与箴及执政，琰亦劾执政，帝怒昉英并及琰。郑梈乘间劾琰、昉英，又噤同列再疏，以昉英属某人，琰属师雍。师雍毅然不从，独击叶闾乃与腹心。琰、昉英去国，梈于是荐周坦、叶大有入台，首劾程公许、江万里，善类日危矣。未逾月，坦攻参政吴潜去，陈垓为监察御史，时梈、与箴、坦、垓、大有合为一，师雍独立。梈恶之尤甚，思所以去师雍，未得，招四人共谋之。会大旱求言，应招者多指梈、坦等为起灾之由，牟子才、李伯玉、卢钺语尤

峻。坦等伪撰匿名书，诬三士，师雍榻前辨，谓：“匿名书条令所禁，非公论也，不知何为至前。”因发其伪撰之迹。适钺疏誉师雍，竊乃以钺附师雍，帝不听，擢师雍左司谏。

未几，竊入政府，谢方叔、赵汝腾疏其奸，竊遂罢去。师雍与丞相郑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刘用行、魏岷皆清之亲故，清之不乐。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妇日造清之妻，谮曰：“彼去用行、岷，乃去丞相之渐也。”帝将以师雍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则臣不可留。”迁起居舍人兼侍讲，即力丐去。清之犹冀师雍少贬，师雍曰：“吾欲为全人。”终不屈。数月，坦卒劾师雍及高斯得俱罢。久之，以直宝文阁奉祠，陈垓又嗾同列寝之。清之卒，起师雍为左史，既而改江西转运使，迁礼部侍郎，命下而卒于江西官舍。

师雍简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于邪正之辨甚明，视外物轻甚，故博采公论，当官而行，爱护名节，无愧师友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饶人。幼颖悟，诵书日数千言，每冥思精索。闻陈文蔚讲书铅山，实朱熹门人，往师之。后师事真德秀。绍定五年，进士及第。签书镇东军节判官厅公事。

嘉熙二年，召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奏否泰、剥复之理，因及右辖久虚，非骨鯁耆艾，身足负荷斯世者，不可轻畀。又言皇子竑当置后及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计。时谏官蒋岷方力排竑置后之说，遂力请外，不许，即谒告归，丐祠，章十二上。三年，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辞。差知安

吉州，辞。召赴行在奏事，辞益坚。

淳祐元年，差知南剑州。会峡阳寇作，擒渠魁八人斩之。余释不问。父老或相语曰：“侯不来，我辈鱼肉矣。”郡有延平书院，率郡博士会诸生亲为讲说。民讼，率呼至以理化诲，多感悦而去。输苗听其自概，阖郡德之。丁母忧去官，众遮道跪留。既免丧，授侍左郎官。言敌国外患，乞以宗社为心。言钱塘驻蹕，骄奢莫尚，宜抑文尚质。兼崇政殿说书，每入讲，必先期斋戒。尝进仁宗诏内降指挥许执奏及台谏察举故事为戒，语多切宫壶。拜将作监，进杨雄《大匠箴》，陈古节俭。时天久不雨，转对，极论《洪范》天人感应之理及古今遇灾修省之实，辞益忠恳。

丞相史嵩之丁父忧，有诏起复，中外莫敢言，惟学校叩阍力争。元杰时适轮对，言：“臣前日晋侍经筵，亲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起复，臣奏陛下出命太轻，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尽陛下之礼，大臣自尽大臣之礼，玉音赐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观学校之书，使人感叹。且大臣读圣贤之书，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臣窃料其何至于忽送死之大事，轻出以犯清议哉！前日听庭出命之易，士论所以凜凜者，实以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者也。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兴言及此，非可使闻于邻国也。陛下乌得而不悔悟，大臣乌得而不坚忍？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讟，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疏出，朝野传诵，帝亦察其忠亮，每从容访天下事，以筵益申前议。未几，夜降御笔黜四

不才台谏，起复之命遂寝。

元老旧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给事中、国子祭酒，权中书舍人。杜范入相，复延议军国事。为书无虑数十，所言皆朝廷大政，边鄙远虑。每裁书至宗社隐忧处，辄阁笔挥涕，书就随削稿，虽子弟无有知者。六月朔，轮当侍立，以暴疾谒告。特拜工部侍郎，随乞纳禄，诏转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

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谒左丞相范钟归，又折简察院刘应起，将以冀日奏事。是夕，俄热大作，诘朝不能造朝，夜烦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绅及三学诸生往吊，相顾骇泣。讣闻，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闻有疾，何死之遽耶？”亟遣中使问状，赙赠银绢二百计。已而太学诸生伏阙诉其为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倾君子者，不过使之自死于蛮烟瘴雨之乡，今蛮烟瘴雨不在领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奋发睿断，大明典刑。”于是三学诸生相继叩阍讼冤，台谏交疏论奏，监学官亦合辞闻于朝。二子直谅、直方乞以恤典充赏格。有旨付临安府逮医者孙志宁及常所给使鞠治。既又改理寺，诏殿中侍御史郑竑董之，且募告者赏缗钱十万、官初品。大理寺正黄涛谓伏暑证，二子乞斩涛谢先臣。然狱迄无成，海内人士伤之，帝悼念不已，赐官田五百亩、缗钱五千给其家。赐谥忠愍。

孙子秀，字元实，越州余姚人。绍定五年进士。调吴县主簿。有妖人称“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将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奋然请往，焚其庐，碎其像，沈其人于太湖，曰：“实汝

水仙之名矣。”妖遂绝。日诣学宫与诸生讨论义理。辟淮东总领所中酒库，檄督宜兴县围田租。既还，白水灾，总领恚曰：“军饷所关，而敢若此，独不为身计乎？”子秀曰：“何敢为身计，宁罪去尔。”力争之，遂免。

调滁州教授，至官，改知金坛县。严保伍，厘经界，结义役，一切与民休息。讼者使赍牒自诣里正，并邻证来然后行，不实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则痛绳不少货。淮民流入以万计，振给抚恤，树庐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学校，明教化，行乡饮酒礼。访国初茅山书院故址，新之，以待远方游学之士。

通判庆元府，主管浙东盐事。先是，诸场盐百袋附五袋，名“五厘盐”，未几，提举官以为正数，民困甚，子秀奏蠲之。辟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衢州冠作，水冒城郭，朝廷择守，属子秀行。子秀谓捕贼之责，虽在有司，亦必习土俗之人，乃能翦其凭依，裁其奔突。乃立保伍，选用土豪，首旌常山县令陈谦亨、寓土周还淳等捍御之劳，且表于朝，乞加优赏，人心由是竞劝。未几，盗复起江山、玉山间，甫七日，而众禽四十八人以来。终子秀之任，贼不复动，水潦所及，则为治桥梁，修堰闸，补城壁，浚水原，助葺民庐，振以钱米，招通邻余。奏蠲秋苗万五千石有奇，尽代纳其夏税，并除公私一切之负；坍溪沙壅之田，请于朝，永蠲其税，民用复苏。

南渡后，孔子裔孙寓衢州，诏权以衢学奉祀，因循逾年，无专飨之庙。子秀撤废佛寺，奏立家庙如阙里。既成，行释菜礼。以政最迁太常丞，以言罢。未几，迁大宗正丞，迁金部郎官。金部旧责州郡以必不可辨之泛数，吏颠倒为奸欺。子

秀日夜讨论，给册转递以均其输，人人如债切身，不遣一字而输足。迁将作监、淮东总领，辞。改知宁国府，辞。为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与丞相丁大全议不合，去国。差知吉州，寻镌罢。

时嬖幸朱熠凡三劾子秀。开庆元年，为浙西提举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为之，尽夺亭民盐本钱，充献羨之数；不足，则估籍虚摊。一路骚动，亭民多流亡。子秀还前政盐本钱五十余万贯，奏省华亭茶盐分司官，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于是流徙复业。徙浙西提点刑狱兼知常州。淮兵数百人浮寓贡院，给饷不时，死者相继，子秀请于朝，创名忠卫军，置寨以居，截拨上供贍之。盗劫吴大椿，前使者讳其事，诬大椿与兄子焞争财，自劫其家，追毁大椿官，编置千里外，徙黥其臧获。子秀廉得实，乃悉平反之。寻以兼郡则行部非便，得请专臬事。击贪举廉，风采凜然，犴狱为清。

进大理少卿，直华文阁、浙东提点刑狱兼知婺州。婺多势家，有田连阡陌而无赋税者，子秀悉核其田，书诸牒，势家以为厉己，嗾言者罢之。寻迁湖南转运副使，以迎养非便辞，移浙西提点刑狱。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县，狱为之清。安吉州有妇人诉人杀其夫与二仆，郡守捐赏万缗，逮系考掠十余人，终莫得其实。子秀密访之，乃妇人赂宗室子杀其夫，仆救之，并杀以灭口。一问即伏诛，又释伪会之连逮者，远近称为神明。

初，狱讼之滞，皆由期限之不应。使者下车，或亲书戒州县勿违，而违如故，则怒之。怒之，改匣，又违则又重怒之，至再三。而专卒四出，巡尉等司缴限抱匣费不贲，则其

势必违。子秀与州县约，到限者径诣庭下，吏不得要索，亦无违者。其后创循环总匣属各州主管官，凡管内诸司报应皆并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则又总实于匣以往。于是事无小大，纤悉毕具，而风闻者反谓专卒凌州县，劾罢之，子秀笑而已。移江东提点刑狱。度宗即位，进太常少卿兼右司，寻兼知临安府，以言罢。起知婺州，卒。

子秀少从上虞刘汉弼游，磊落英发，抵掌极谈，神采飞动。与人交久而益亲，死生患难，营救不遗力。闻一善则手录之。

李伯玉，字纯甫，饶州馀干人。端平二年，进士第二。初名诚，以犯理宗潜讳更今名。授观察推官、太学正兼庄文府教授、太学博士。召试馆职，历诋贵戚大臣，直声暴起。改校书郎，奏言：“台评迎合上意，论罢尤焞、杨栋、卢钺三人，忠邪不辨，乞同罢。”帝不允。监察御史陈垓连劾罢之。

奉云台祠，差知南康军，迁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书右司员外郎。引故事弹台臣萧泰来，迁著作郎。帝怒，降两官罢叙。复知邵武军，改湖北提点刑狱，移福建，迁尚右郎官。侍御史何梦然论伯玉乃吴潜之死党，奉祀，迁福建提举常平、淮西转运判官。召赴经筵，迁考功郎兼太子侍读，拜太府少卿、秘书少监、起居郎、工部侍郎。

度宗即位，兼侍讲，权礼部侍郎，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贾似道尝集百官议事，忽厉声曰：“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众默然莫敢应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试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虽改容而有

怒色。既退，即治归。以显文阁待制知隆兴府，右正言黄万石论罢。召入觐，擢权礼部尚书兼侍读。似道益专国柄，帝以伯玉旧学，进之卧内，相对泣下，欲用以参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寻病卒。

伯玉尝请罢童子科，以为非所以成人材，厚风俗。赵汝腾尝荐八士，各有品目，于伯玉曰“铜山铁壁”。立朝风节，大较似之。所著有《斛峰集》。

论曰：陆持之学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丧，徐鹿卿论议明达，克施有政，赵逢龙之清操，汝腾之不挠，孙梦观之平直，洪天锡、黄师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权势，孙子秀政绩著见，皆当时之杰出云。

卷四百二十五

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刘应龙 潘枋 洪芹 赵景纬 冯去非 徐霖
徐宗仁 危昭德 陈垵 杨文仲 谢枋得

刘应龙，字汉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进士。授零陵主簿，饶州录事参军。有毛隆者，务剽掠杀人，州民被盗，遥呼盗曰：“汝毛隆也？”盗亦曰：“我毛隆也。”既，讼于官，捕隆置狱，应龙曰：“盗诚毛隆，其肯自谓？”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诬伏抵死，未几盗败，应龙繇是著名。改知崇仁县。淮西失守，江西诸州有残破者，县佐贰闻变先遁，

应龙固守不去。

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与芮之子为皇子，丞相吴潜有异论，帝已不乐。大元兵度江，朝野震动，逐丞相丁大全，复起潜为相，帝问潜策安出，潜对曰：“当迁幸。”又问卿如何，潜曰：“臣当死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为张邦昌乎？”潜不敢复言。未几北兵退，帝语群臣曰：“吴潜几误朕。”遂罢潜相。帝怒潜不已，应龙朝受命，帝夜出象简书疏稿授应龙，使劾潜，应龙谓：“潜本有贤誉，独论事失当，临变寡断。祖宗以来，大臣有罪未尝轻肆诛戮。欲望姑从宽典，以全体貌。”帝大怒。乃按劾丁大全，请加窜斥，疏言：“内莫急于苏民瘼以固国本，外莫急于讨军实以振国威。”又言时政四事，广发廩以振民饥，通商贩以助民食，劝分富室以助官余，严等第以核民数，稽检放以苏民穷，严戢盗以除民害。贾似道素忌潜，会京师米贵，应龙为《劝柴歌》，宦者取以上闻，帝问知应龙所作，问似道米价高，当亟处之，似道访其由，亦怒应龙。迁司农少卿，寻以右谏议大夫孙附凤言，遂去国。

景定三年，湖南饥，起提举常平。以救荒功，迁直宝章阁、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迁秘书监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副使，奏免和余二十万石。擢权户部侍郎兼侍讲。时似道当国，百官奏对稍切直者辄黜，应龙言：“臣观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迺日以来，靖恭自守者以论事为忌，指陈稍切者联翩引去，岂两省缴驳过甚，重其疑欤？抑廷臣奏对拂意，速其畏欤？朝廷清明之时，而言者已怀疑畏，臣恐正臣夺气，鲠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迁当路，自侍

从、两省以下无不切齿。未几，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亟辞，中书舍人卢钺希指封还录黄。久之，起为江东转运使，辞。

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以显谟阁待制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寇闻应龙至，遁去。应龙剿逐之，南海大治。特旨屡召，拜户部侍郎仍兼侍读，七上奏辞免。德祐元年，迁兵部尚书、宝章阁直学士、知赣州，兼江西兵马铃辖、青海军节度使，力辞，隐九峰。

子元高亦举进士，知候官县。没，洪天锡叹曰：“朝廷失一御史矣。”

潘枋字庭坚，福州闽人。端平二年策进士，枋对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异为人子孙，身荷父母劬劳之赐，乃指豪奴悍婢为恩私之地。欲父母无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爱，生荣死哀，反不得视士庶人。此如一门之内，骨肉之间未能亲睦，是以僮仆疾视，邻里生侮。宜厚东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时对者数百人，庭坚语最直。

会殿中侍御史蒋岷劾方大琮、刘克庄、王迈前倡异论，并诬枋姓同逆贼，策语不顺，请皆论以汉法。枋调镇南军节度推官、衢州推官，历浙西提举常平司。迁太学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应诏上封事曰：“熙宁初元日食，诏郡县掩骼，著为令。故王一抔浅土，其为暴骸亦大矣。请以王礼改葬。”又移书丞相游侣申言之，侣心善其言，方将收用之，而枋卒。

洪芹，尚书右仆射适之曾孙，以大父泽入官，甫更调，登

进士第。自南平司法改钦州教授。部使者爱其才，先后并荐之，有旨召审察。丁内外艰。入主省架阁，迁太学博士。轮对，发明絜矩之道。擢国子博士，出通判南剑，入为太常博士，累迁将作少监。属词臣无当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凤言当今地望无逾洪芹者，进兼翰林，权直秘书少监。

开庆元年，升直学士院，继权礼部侍郎、中书舍人。属兵兴，帝悟柄任非人，自贻国祸，诏书所至，闻者奋激，盖芹所草也。丁大全罢相，出典乡郡。芹迁礼部侍郎，缴奏：“大全鬼蜮之资，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浊乱朝纲。乞尽从谏臣所请，追官远窜，以伸国法，以谢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吴潜，芹独缴奏曰：“方国本多虞，潜星驰赴阙，理纷镇浮，陈力为多。一旦视为弁髦，得无如《诗》所谓‘将安将乐女转弃予’乎？”慷慨敢言，天下义之。

迁礼部侍郎，帝锐意乡用而以论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适。咸淳初，起知宁国府。卒。有文集。

赵景纬字德父，临安府于潜人。少勤学，弱冠得周惇颐、程颢兄弟诸书读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门。熹门人叶味道谓之曰：“度正，吾党中第一人。”遂往见，首诲以求放心为本。由是往来味道、正之间，研索益精。入太学，登淳祐元年进士第。授江阴军教授，诸生守其渠度。丁母忧，以禄不逮养，服阕不调。作读易庵悬霭山。江东提点刑狱吴势卿辟为干办公事，不就。召为史馆检阅，辞，不许；乞换待次教授，不许；乞岳祠，又不许；乞致仕，不报。有旨特与改合入官，主管

崇道观，三辞，不许。景定元年，特授秘书郎，两辞，不许。迁著作郎，辞，不许。以疾丐祠，差主管佑神观兼史馆校勘。史成，两乞外祠，进直秘阁，与在外宫观，辞职名，不许。差主管崇禧观。

台州守王华甫建上蔡书院，礼景纬为堂长，以疾辞。依旧职差知台州，两辞，不许，趣命益严。至郡，以化民成俗为先务，首取陈述古《谕俗文》书示诸邑，且自为之说，使其民更相告谕、讽诵、服行，期无失坠。约束官吏扰民五事。取《孝经庶人章》为四言咏赞其义，使朝夕歌之，至有为之感涕者。举遗逸车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训孝文》以励其俗。平重刑，惩晬讦，治豪横。建黄岩县社仓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筑堤路三十里。节浮费，为下户代输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钱。

斯年之内，乞归田里者再。进考功郎官，再辞，不许。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辞，不许。是冬，四辞新命，且乞祠，皆不许。乃乞于赤城、桐柏之间采药著书，庶几有补后学，使病废之身不为无用于圣世，不许。御笔兼崇政殿说书，三辞，不许。乃造朝，侍缉熙殿，以《易》进讲，论“圣人体元之妙在惟几，人君得此，则天下有治而无乱，人事有吉而无凶矣”。又曰：“惕厉祗惧，乃天心之所存。圣人先处于忧，故能无忧，先处以危，故能无危；若乃先自处于安乐，则忧危乘之矣。”又论监司守令，其说曰：“知人之难，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为甚。或观望而挠于势，或阿私而徇于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为直，或毁誉失实而以污为廉。遂使举刺不当，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与其纠劾于有罪之后，而未必尽得

其情；孰若精择于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称其职。”

彗出于柳，景纬应诏上封事曰：

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过悦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锢私藏而专天下之同欲，则人不悦。保私人而违天下之公议，则人不悦。閭閻之糟糠不厌，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则人不悦。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则人不悦。不公于己而欲绝天下之私，则人不悦。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贪，则人不悦。夫必有是数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灾。

愿陛下捐内帑以绝壅利之谤；出嫔嬙以节用度之奢。弄权之貂寺素为天下之所共恶者，屏之绝之；毒民之恩泽侯尝为百姓之所愤者，黜之弃之。择忠鲠敢言之士置之台谏，以通关鬲之壅；选慈惠忠信之人使为守宰，以保元气之残。又必稽乾、淳以来，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隶其旧，以济经用之急；公田派买不均之敝，听民自陈，随宜通变，以安田里之生。则人心悦、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惧心每发于灾异初见之时，不能不潜移于谄谀交至之后。万一过听左右宽譬之言，曲为它说以自解，毛举细故以塞责，而恐惧之初心弛，则下拂人心，上违天意，国之安危或未可知。

又曰：“损玉食，不若损内帑、却贡奉之为实。避正朝，不若塞幸门、广忠谏之为实。肆大眚固所以广仁恩，又不若择循良、黜贪暴之为实。盖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悦而旋疑，此正阴阳胜复之会，眷命隆替之机也。”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辞，不许。转对，言：“愿明辨义利之限，力

破系吝之私，以天自处而绝内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闺閤之贱干公议，毋以戚畹之私紊国常。”乞归田里，不许。拜太府少卿，兼职仍旧，再辞，不许。复上疏乞归，不许。

以直敷文阁知嘉兴府，辞，仍乞奉祠，皆不许。咸淳元年至郡，首以护根本、正风俗为先务。三乞辞，不许。拜宗正少卿，御笔兼侍讲，辞，不许。乃还家，三乞祠，御笔趣行，犹乞宽告，不许。至国门，御笔兼权工部侍郎，时暂兼权中书舍人，三辞，不许。以《礼记》进讲，开陈敬恕之义。封还滥恩词头，帝从之。又言：“损德害身之大莫过于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于思。居处则思敬，动作则思礼，祭祀则思诚，事亲则思孝。每御一食，则思天下之饥者。每服一衣，则思天下之寒者。嫔嫗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国。饮燕方欢，必思商纣以沈湎丧其身。念起而思随之，则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则欲必消。志气日以刚健，德性日以充实，岂不盛哉。”

又曰：“雷发非时，窃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内批叠降而名器轻，宫闱不严而主威衰，横恩之滥已收而复出，戢贪之诏方严而随弛。宫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邪，而或纵于乞怜之卑词。缙黄出入之禁所以严宸居，而间惑于衿襦之小数。以至弹墨未干，而扞拭之旨已下；驳奏未几，而捷出之径已开。命令不疑，则阳纵而不收。主意不坚，则阴闭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灾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愿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谨其号令，以肃纪纲之本。毋牵于私恩而挠公法，毋迁于迕言而乱旧章，去谗而远色，贱货而贵德，则人心悦而

天意得，可以开太平而兆中兴也。”

进权礼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辞，不许。升兼侍读，辞，不许。进《圣学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体认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专其业，四曰谨行事以验其用。五乞归田里，帝勉留之，请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辞，不许，乃还家。召为中书舍人，三辞，不许，请益力。进显文阁待制，依所乞予祠，辞职名，不许，遂差提举玉隆万寿宫。有疾，谢医却药，曰：“使我清心以顺天命，毋重恼我怀。”拱手三揖乃卒。诏特赠四官至中奉大夫，谥文安。景纬天性孝友，雅志冲淡，亲没无意仕进，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冯去非字可迁，南康都昌人。父椅字仪之，家居授徒，所注《易》、《书》、《诗》、《语》、《孟》、《太极图》，《西铭辑说》，《孝经章句》，《丧礼小学》，《孔子弟子传》，《读史记》及诗文、志录，合二百余卷。

去非，淳祐元年进士。尝干办淮东转运司，治仪真，欧阳修东园在焉，使者黄涛欲以为佛寺，时已许荐，去非力争不得，宁不受使者荐，谒告而去。宝祐四年，召为宗学谕。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三学诸生叩阊言不可。帝为下诏紫戒，诏立石三学，去非独不肯书名碑之下方。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劾诸生下狱，去非复调护宗学生之就逮者。未几，大全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蔡抗去国，去非亦以言罢。归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谒，去非不虞其为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间致大全意，愿毋遽归，少俟收召，诚得尺书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奋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参政牵率老夫至此，

今归吾庐山，不复仕矣，斯言何为至我！”绝之，不复与言。

徐霖字景说，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圣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经》之奥，探赜先儒心传之要。淳祐四年，试礼部第一。知贡举官入见，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奖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

时宰相史嵩之挟边功要君，植党颍国。霖上疏历言其奸深之状，以为：“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且其变化之术甚深，非章章然号于人使之为小人也。常于善类择其质柔气弱易以夺之者，亲任一二，其或稍有异已，则潜弃而摈远之，以风其余。彼以名节之尊不足以易富贵之愿，义利之辨亦终暗于妻妾宫室之私，则亦从之而已。”疏奏，见者吐舌，为霖危之。未几，嵩之匿父丧求起复，君子并起而攻之，上大感悟。

丞相范钟进所召试馆职二人，上思霖之忠，亲去其一，易霖名。及试，则曰：“人主无自强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奸未窜。”是时，丞相杜范已薨，而钟虽得位，畏奸人覆出为己祸故也。擢秘书省正字，霖辞不获命，遂就职。会日食，霖应诏上封事曰：“日，阳类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胜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胜乎小人。宫闱之私暱未屏，琐闼之奸邪未辨，台臣之讨贼不决，精祲感浹，日为之食。”又数言建立太子。迁校书郎。七年夏，大旱，霖应诏言：“谏议大夫不易则不雨，京兆尹不易则不雨。”不报，去国。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还。御笔改合入官，乃

改宣教郎。霖屡辞，曰：“向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于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贵乎洁，忠尚乎精，即有取，则自蹈于垢污矣。”

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辞，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寻令守臣勉谕之，特改宣教郎、主管云台观，霖乃拜受。十二年，迁秘书省著作郎，累辞，不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上曰：“今日所当言者，当备陈之。”霖复以正太子名为言，又奏：“万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兼权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说书。乃上疏言：“叶大有阴柔奸黠，为群儉冠，不宜久长台谏，乞斥去。”不报。兼权左司。霖知无不言，于是谗嫉者思以中伤，而上亦不悦。乞补外，知抚州。祠先贤，宽租赋，振饥穷，诛悍将，建营寨，几一月而政举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径以出。

宝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当之官，遂辞，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艰，哀毁号绝，水浆不入口七日。明年开庆元年，差主管崇禧观。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将终，语其长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圣贤皆然，吾复何憾。”尚书省请加优异，诏与一子恩泽。度宗赐祭田百亩，以旌直臣。霖间居衢，守游钧筑精舍，聘霖为学者讲道，是日听者三千余人。

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丰人。淳祐十年进士。历官为国子监主簿。开庆元年，伏阙上书曰：

赏罚者，军国之纲纪。赏罚不明，则纲纪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坠于地，存亡之机，固不容发。兵虚

将情，而力匱财殫，环视四境，类不足恃；而所恃以维持人心、奔走豪杰者，惟陛下赏罚之微权在耳。权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则未坠者安保其终不坠乎？臣为此惧久矣。

陛下当危急之时，出金币，赐土田，授节钺，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赏。故当悉心效力，图报万分可也。而自干腹之兵越江逾广以来，凡阅数月，尚未闻有死战阵、死封疆、死城郭者，岂赏罚不足以劝惩之耶？今通国之所谓佚罚者，不过丁大全、袁玠、沈翥、张镇、吴衍、翁应弼、石正则、王立爱、高铸之徒，而首恶则董宋臣也。是以廷绅抗疏，学校叩阍，至有欲借尚方剑为陛下除恶。而陛下乃释而不问，岂真欲爱护此数人而重拂千万人之心？天下之事势急矣，朝廷之纪纲坏矣。若误国之罪不诛，则用兵之士不勇。今东南一隅天下，已半坏于此数人之手，而罚不损其豪毛。彼方拥厚赏，挟声色，高卧华屋，而使陛下与二三大臣焦心劳思，可乎？三军之在行者，岂不愤然不平曰：“稔祸者谁欤，而使我捐躯兵革之间？”百姓之罹难者，岂不群然胥怨曰：“召乱者谁欤，而使我流血锋镝之下？”陛下亦尝一念及此乎？

又极论边事，谓惠衰而威不振。论董宋臣盘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请“使有言责者皆得以尽其言，则国论伸而国威振，臣虽屏处山林，亦有生气”。迁国子监丞、秘书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观。迁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进读《敬天图》。迁太府少卿兼侍讲、兼侍立修注官，迁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知宁国府。监察御史郭闾论罢。

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兼提领丰储仓所，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侍左侍郎。乞假督府名称往本州同守臣防拓，不允。权礼部尚书兼益王府赞读。卫益王走海上，厓山兵败，死焉。

危昭德，邵武人。宝祐元年进士。历官为史馆检阅校勘、武学谕、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说书，迁秘书郎。疏言：“国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浚民膏血，为己甘腴，民不堪命矣。”又言：“愿陛下与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实，究安危之本，明诏郡国，申严号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当举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缓其可缓，凡苛赋之肆扰者，易为此时之宽征。固结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愿陛下举考课之事，内以责诸弹纠之职，外以责诸监司、郡守之计。贪浊昏庸，固在必惩。廉能正直，尤当示劝。察之精则黜陟之咸服，行之力则观听之具孚，而课吏之实得矣。”

进兼侍讲。又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寿国脉，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宽民力。”且条上厉民四敝。又言：“愿陛下为万世根本之虑，为一时仓卒之防，必求安节之亨，毋招不节之咎，节之又节，则宫闈之费差省，帑藏之积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匮矣。”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损益之宜，孰为当因，孰为当革，孰为可罢，孰为可行，则折衷泉货而远近便，开通关梁而商贾行。下修身奉法之诏，而吏得自新；出输仓助贷之令，而民免贵余；窒墨敕之门，而无官府黜陟之异；止轮台之议，而无疆界彼此之分，则气脉苏醒、意向翕合矣”。

迁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寻迁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谏作宗阳宫。权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乞致仕，特转一官。昭德在经筵，以《易》、《春秋》、《大学衍义》进讲，反覆规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

子彻孙，咸淳元年进士。

陈埜字子爽，嘉兴人。历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宝谟阁、江西提点刑狱，改直敷文阁、提举千秋鸿禧观，转司农寺丞、主管崇道观、知安庆府。召赴阙，加直显谟阁、湖南提点刑狱。再召为右司郎官，加直宝文阁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改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抚司事。召为右司郎官，进直龙图阁、浙西提点刑狱，迁司农少卿，以秘阁修撰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迁大理卿，进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发运使。

户部侍郎赵必愿举埜最，诏特转一官，迁太府卿、司农卿，权工部侍郎兼同详定敕令官，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入奏，言：“愿陛下转移世道之枢机，砥砺士大夫之廉耻，使知名义为重，利禄为轻。久去国以恬退闻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请者从之，甘言容悦者必斥，真情丐闲者勿留。如此，则君臣上下皆以真实相与，四维既张，士大夫难进易退之风，当见于圣世，人才幸甚！”又言：“请以从官仿古昔人从出藩之意，其从臣为诸路宪漕，则以提点刑狱使、转运使系衔，假之‘使’名，示与庶官别，仍乞除授自臣始。”自是屡言于帝前，不许。以言罢。

未几，进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东转运

副使。请蠲放诸郡灾伤。加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寻提领江、淮茶盐所兼知太平州。发公帑代三县输折丝帛钱五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余贯。又作浮淮书堂以处两淮之民而教之。进显谟阁待制、知广州，权兵部尚书，又进宝章阁直学士、知婺州，迁权户部尚书，寻为真，时暂兼吏部尚书，以宝文阁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召赴阙，以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加龙图阁学士，依旧宫观。久之，加端明殿学士。咸淳四年，卒，谥清毅。

垿屡历麾节，军民爱戴，幕客盛多，而垿又乐荐士。所著《可斋瓿稿》二十卷。

杨文仲字时发，眉州彭山人。七岁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节自誓，教养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贡，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经收效矣。”

淳祐七年，文仲以胄试第一入太学。九年，又以公试第一升内舍。时言路颇壅，因季冬雷震，首帅同舍叩闾极言时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无言，雷激之使言。”一时争传诵之。升上舍，为西廊学录。丞相谢方叔尝问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对曰：“国本未建，莫大于此。上意未喻，当以死请可也。”宝祐五年，登进士第。丁母忧，释服，属从叔父栋守婺州罢归，寓余杭，文仲往问伊、洛之学。

调复州学教授。转运使印应飞辟入幕。明婺妇冤狱，应飞悉从文仲议，且荐之。荆湖宣抚使赵葵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得、江万里合荐文仲学为有用。辟四川宣抚司准备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召为户部架阁，迁太学正，升博士。

时栋为祭酒，讲学益诣精邃。迁国子博士。丐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贰尚华侈，正月望，取灯民间，吏以白，文仲曰：“为吾然一灯足矣。”劭农东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驰归。添差通判扬州。牙契旧额岁为钱四万缗，累政增至十六万，开告讐以求羨。文仲曰：“希赏以扰民，吾不为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庭芝檄主管机宣文字。时有沙田，使者欲举行之，文仲力争，以为：“事不可妄兴，盖与民之惠有限，不扰之惠无穷。江北风寒之地，民力竭矣，为利几何，安忍重扰吾民乎！”事遂不行。

召为宗学博士。郊祀，摄圜坛子阶监察御史。近辅兵变水患，轮对，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余，国脉癯老之候，此岂非一大喜惧之交乎？愿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阴，岂但麦秋之忧。于时为《夬》，尤轸菟陆之虑。天目则洪水发焉，苏、湖则弄兵兴焉。峨冠于于，而每见大夫之乏使；佩印累累，而常虑贪渎之无厌。将习黄金横带之娱，兵疲赤籍挂虚之穴。蚩蚩编氓，得以轻统府；琐琐警遽，辄以忧朝廷。设不幸事有大于此者，国何赖焉？”帝竦听，顾问甚至。迁太常丞，寻兼权仓部郎官，兼崇政殿说书，迁将作少监，又迁将作监。

文仲在讲筵，每以积成感动，尝进读《春秋》，帝问五霸何以为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齐桓公当王霸升降之会，而不能为向上事业，独能开世变厉阶。臣考诸《春秋》，桓公初年多书‘人’，越二十年，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后书‘侯’之辞迭见，此所以为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岂徒尊哉？盖欲周王子孙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

之德泽，则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寻，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圣训有曰：‘丝竹之乱耳，红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圣贤心学之指要，本领端正，家传世守，以是而君国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贻谋燕翼。’大哉先训，朕朝夕服膺。”时帝以疾连不视朝，文仲奏：“声色之事，若识得破，元无可好。”帝敛容端拱久之。

盛夏，建宗阳宫，坏徙民居，畿甸骚然。文仲疏谏：“移閭閻之聚，为香火之庭，不得为善计矣。陛下绍祖宗之位，岂以黄、老之居为轻重哉。”翼日面奏，益恳至，丞相贾似道怒曰：“杨文仲多言！”绍卿监以上荐人才，文仲荐陈存、吕折、钟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华王柏、天台车若水也。兼国子司业，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救太学教谕彭成大迂似道，主管崇禧观，出知衡州。运饷有法而民不扰，以所当得米八千石立思济仓。召为秘书少监，寻兼崇政殿说书。以疾乞致仕，不许。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迁起居舍人。

瀛国公即位，授权工部侍郎兼权侍右郎官，寻兼给事中。有事明堂，议以上公摄行，文仲议曰：“今祇见天地之始，虽在幼冲，比即丧次，已胜拜跪，执礼无违，所当亲飨。”时丞相王爚、陈宜中不协，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赖，亿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协之故，今日不战，明日不征，时不再来，后悔何及！”寻兼国子祭酒。请谥金华何基及柏。时大元兵度江，畿甸震动，朝士多弃去者，侍从班惟文仲一人，诏旌在列不去者二阶。文仲疾益甚，丐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三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将家逾岭

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见山文集》焉。

谢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阳人也。为人豪爽。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徐霖称其“如惊鹤摩霄，不可笼絷。”

宝祐中，举进士，对策极攻丞相董槐与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明年复出，试教官，中兼经科，除教授建宁府。未上，吴潜宣抚江东、西，辟差干办公事。团结民兵，以捍饶、信、抚，科降钱米以给之。枋得说邓、傅二社诸大家，得民兵万余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核诸军费，几至不免。

五年，彗星出东方，枋得考试建康，謫似道政事为问目，言：“兵必至，国必亡。”漕使陆景思衔之，上其稿于似道，坐居乡不法，起兵时冒破科降钱，且讪谤，追两官，谪居兴国军。咸淳三年，赦，放归。德祐元年，吕文焕导大元兵东下鄂、黄、蕲、安庆、九江，凡其亲友部曲皆诱下之，遂屯建康。枋得与吕师夔善，乃应诏上书，以一族保师夔可信，乞分沿江诸屯兵，以之为镇抚使，使之行成，且愿身至江州见文焕与议。从之，使以沿江察访使行，会文焕北归，不及而反。

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师夔与武万户分定江东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锋呼曰：“谢提刑来。”吕军驰至，射之，矢及马前。枋得步入安仁，调淮士张孝忠逆战团湖坪，矢尽，孝忠挥双刀击杀百余人。前军稍却，后

军绕出孝忠后，众惊溃，孝忠中流矢死。马奔归，枋得坐敌楼见之，曰：“马归，孝忠败矣。”遂奔信州。师夔下安仁，进攻信州，不守。枋得乃变姓名，入建宁唐石山，转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蹑履，东乡而哭，人不识之，以为被病也。已而去，卖卜建阳市中，有来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钱，率谢不取。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弟子论学。天下既定，遂居闽中。

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程文海荐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为首，辞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将旨诏之，执手相勉劳。枋得曰：“上有尧、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诏。”丞相义之，不强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将旨如江南求人材，尚书留梦炎以枋得荐，枋得遗书梦炎曰：“江南无人材，求一瑕吕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纣之亡也，以八百国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论，武王、太公凛凛无所容，急以兴灭继绝谢天下。殷之后遂与周并立。使三监、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请，明年遣使问安。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材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它志哉！”终不行。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既而南归，与枋得道时事，曰：“大元本无意江南，屡遣使使顿兵，令毋深入，待还岁币即议和，无枉害生灵也。张宴然上书乞敛兵从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无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数百年宗社而降。”因相与痛哭。

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见时方以求材为急，欲荐枋得为功，

使其友赵孟邴来言，枋得骂曰：“天祐仕闽，无毫发推广德意，反起银冶病民，顾以我辈饰好邪？”及见天祐，又傲岸不为礼，与之言，坐而不对。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

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师，问谢太后攢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病，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弃之于地，终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为当阳尉，摄县事，时天基节上寿，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战死，二子趋进抱父尸，亦死。

论曰：刘应龙不附贾似道，冯去非不附丁大全，潘枋论皇子竑事，坎壈以终。洪芹讼吴潜，伟哉。赵景纬。醇儒也，而无躁竞之心。徐霖进则直言于朝，退则讲道于里。徐宗仁国亡与亡，异乎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经筵进对之言，悉载诸故史。陈瓘能以意气感人，杨文仲当抢攘之时，犹能荐士，谢枋得嶷嶷以全臣节，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卷四百二十六

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循吏

陈靖 张纶 邵晔 崔立 鲁有开
张逸 吴遵路 赵尚宽 高赋 程师孟
韩晋卿 叶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录，躬自召见，问以政事，然后遣行，简择之道精矣；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各以时上其殿最，又命朝臣专督治之，考课之方密矣；吏犯赃遇赦不原，防闲之令严矣。

承平之世，州县吏谨守法度以修其职业者，实多其人。其间必有绝异之绩，然后别于赏令，或自州县善最，他日遂为名臣，则抚字之长又不足以尽其平生，故始终三百余年，循吏载诸简策者十二人。作《循吏传》。

陈靖，字道卿，兴化军莆田人。好学，颇通古今。父仁壁，仕陈洪进为泉州别驾。洪进称臣，豪猾有负险为乱者，靖徒步谒转运使杨克巽，陈讨贼策。召还，授阳翟县主簿。契丹犯边，王师数不利，靖遣从子上书，求入奏机略。诏就问之，上五策，曰：明赏罚；抚士众；持重示弱，待利而举；帅

府许自辟士，而将帅得专制境外。太宗异之，改将作监丞，未几，为御史台推勘官。

时御试进士，多擢文先就者为高等，士皆习浮华，尚敏速。靖请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置上科。丧父，起复秘书丞，直史馆，判三司开拆司。淳化四年，使高丽还，提点在京百司，迁太常博士。

太宗务兴农事，诏有司议均田法，靖议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择三司判官选通知民事者二人为之贰。两京东西千里，检责荒地及逃民产籍之，募耕作，赐耕者室庐、牛犁、种食，不足则给以库钱。别其课为十分，责州县劝课，给印纸书之。分殿最为三等：凡县管垦田，一岁得课三分，二岁六分，三岁九分，为下最；一岁四分，二岁七分，三岁至十分，为中最；一岁五分，未及三岁盈十分者，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选或超资；殿者，即增选降资。每州通以诸县田为十分，视殿最行赏罚。候数岁，尽罢官屯田，悉用赋民，然后量人授田，度地均税，约井田之制，为定以法，颁行四方，不过如此矣。”太宗谓吕端曰：“朕欲复井田，顾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见，赐食遣之。

他日，帝又语端。曰：“靖说虽是，第田未必垦，课未必入，请下三司杂议。”于是诏盐铁使陈恕等各选判官二人与靖议，以靖为京西劝农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等言其功难成，帝犹谓不然。既而靖欲假缗钱二万试行之，陈恕等言：“钱一出，后不能偿，则民受害矣。”帝以群议终不同，始罢之，出靖知婺州，再迁尚书刑部员外郎。

真宗即位，复列前所论劝农事，又言：“国家御戎西北，而仰食东南，东南食不足，则误国大计。请自京东、西及河北诸州大行劝农之法，以殿最州县官吏，岁可省江、淮漕百余万。”复诏靖条上之，靖请刺史行春，县令劝耕，孝悌力田者赐爵，置五保以检察奸盗，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议，皆不果行。

历度支判官，为京畿均田使，出为淮南转运副使兼发运司公事，徙江南转运使。极论前李氏横赋于民凡十七事，诏为罢其尤甚者。徙知潭州，历度支、盐铁判官。祀汾阴，为行在三司判官。又历京西、京东转运使，知泉、苏、越三州，累迁太常少卿，进太仆卿、集贤院学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谏议大夫。初，靖与丁谓善，谓贬，党人皆逐去，提点刑狱、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为乡里官，于是以秘书监致仕，卒。

靖平生多建画，而于农事尤详，尝取淳化、咸平以来所陈表章，目曰《劝农奏议》，录上之，然其说泥古，多不可行。

张纶，字公信，颍州汝阴人。少倜傥任气。举进士不中，补三班奉职，迁右班殿直。从雷有终讨王均于蜀，有降寇数百据险叛，使纶击之，纶驰报曰：“此穷寇，急之则生患，不如谕以向背。”有终用其说，贼果弃兵来降。以功迁右侍禁、庆州兵马监押，擢阁门祗候，益、彭、简等州都巡检使。所部卒纵酒掠居民，纶斩首恶数人，众乃定。徙荆湖提点刑狱，迁东头供奉官、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

奉使灵夏还，会辰州溪峒彭氏蛮内寇，以知辰州。纶至，

筑蓬山驿路，贼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改内殿崇班、知镇戎军。奉使契丹，安抚使曹玮表留之，不可。蛮复入寇，为辰州、澧、鼎等州缘边五溪十峒巡检安抚使，谕蛮酋祸福，购还所掠民，遣官与盟，刻石于境上。

久之，除江、淮制置发运副使。时盐课大亏，乃奏除通、泰、楚三州盐户宿负，官助其器用，盐入优与之直，由是岁增课数十万石。复置盐场于杭、秀、海三州，岁入课又百五十万。居二岁，增上供米八十万。疏五渠，导太湖入于海，复租米六十万。开长芦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筑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邮北，旁錡钜石为十础，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废不治，岁患海涛冒民田。纶方议修复，论者难之，以为涛患息而畜潦之患兴矣。纶曰：“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而亡少，岂不可邪？”表三请，愿身自临役。命兼权知泰州，卒成堰，复逋户二千六百，州民利之，为立生祠。

居淮南六年，累迁文思使、昭州刺史。契丹隆绪死，为吊慰副使。历知秦、瀛二州，两知沧州，再迁东上阁门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颍州，卒。纶有材略，所至兴利除害。为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见漕卒冻馁道死者众，叹曰：“此有司之过，非所以体上仁也。”推奉钱市絮襦千数，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晔，字日华，其先京兆人。唐末丧乱，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谒高季兴，不见礼，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为判官。会贼鲁仁恭寇连州，即署岳国子司业、知州事，遂家桂阳。祖

崇德，道州录事参军。父简，连山令。

晔幼嗜学，耻从辟署。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第，解褐，授邵阳主簿，改大理评事、知蓬州录事参军。时太子中舍杨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为劫盗，悉置于死，狱已具，晔察其枉，不署牒，白全当核其实。全不听，引道丰等抵法，号呼不服，再系狱按验。既而捕获正盗，道丰等遂得释，全坐削籍为民。晔代还引对，太宗谓曰：“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赐钱五万，下诏以全事戒谕天下。授晔光禄寺丞，使广南采访刑狱。俄通判荆南，赐绯鱼。迁著作佐郎、知忠州。历太常丞、江南转运副使，改监察御史。以母老乞就养，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迁工部员外郎、淮南转运使。

景德中，假光禄卿，充交址安抚国信使。会黎桓死，其子龙钺嗣立，兄龙全率兵劫库财而去，其弟龙廷杀钺自立，龙廷兄明护率扶兰寨兵攻战。晔驻岭表，以事上闻，改命为缘海安抚使，许以便宜设方略。晔贻书安南，谕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护等即时听命，奉龙廷主军事。初，诏晔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礼物改赐新帅。晔上言：“怀抚外夷，当示诚信，不若俟龙廷贡奉，别加封爵而宠赐之。”真宗甚嘉纳。使还，改兵部员外郎，赐金紫。初受使，假官钱八十万，市私觊物，及为安抚，已偿其半，余皆诏除之。尝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图，颇详控制之要。

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举季随犯赃，晔当削一官，上以其远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兖州，表请东封，优诏答之。及遣王钦若、赵安仁经度封禅，仍判州事，就命

晔为京东转运使。封禅礼毕，超拜刑部郎中，复判三勾院，出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四年，改右谏议大夫、知广州。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开封鄱陵人。祖周度，仕周为泰宁军节度判官。慕容彦超叛，周度以大义责之，遂见杀。立中进士第。为果州团练推官，役兵辇官物，道险，乃率众钱，傭舟载归。知州姜从革论如率敛法，当斩三人，立曰：“此非私已，罪杖尔。”从革初不听，卒论奏，诏如立议。真宗记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丰县。大水坏期斯塘，立躬督缮治，逾月而成。进殿中丞，历通判广州、许州。

会滑州塞决河，调民出刍犍，命立提举受纳。立计其用有余，而下户未输者尚二百万，悉奏弛之。知江阴军，属县有利港久废，立教民浚治，既成，溉田数千顷，及开横河六十里，通运漕。累迁太常少卿，历知棣、汉、相、潞、兖、郓、泾七州。兖州岁大饥，募富人出谷十万余石振饿者，所全活者甚众。

立性淳谨，尤喜论事。大中祥符间，帝既封禅，士大夫争奏上符瑞，献赞颂，立独言：“水发徐州，旱连江、淮，无为烈风，金陵火，天所以警骄惰、戒淫佚也，区区符瑞，尚何足为治道言哉？”前后上四十余事。以右谏议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迁给事中。告老，进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卒。识韩琦于布衣，以女妻之，人尝服其鉴云。

鲁有开，字元翰，参知政事宗道从子也。好《礼》学，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荫，知韦城县。曹、濮剧盗横行旁县间，闻其名不敢入境。知确山县，大姓把持官政，有开治其最甚者，遂以无事。兴废陂，溉民田数千顷。富弼守蔡，荐之，以为有古循吏风。

知金州，有蛊狱，当死者数十人，有开曰：“欲杀人，衷谋之足矣，安得若是众邪？”讯之则诬。天方旱，狱白而雨。知南康军，代还。熙宁行新法，王安石问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见其患，当在异日也。”以所对乖异，出通判杭州。

知卫州，水灾，人乏食，擅贷常平钱粟与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堤，或谓：“郡无水患，何以役为？”有开曰：“豫备不虞，古之善计也。”卒成之。明年河决，水果至，不能冒堤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诵有开功状，召为膳部郎中，元祐中，历知信阳军、洺、滑州，复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张逸，字大隐，郑州荥阳人。进士及第，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襄州邓城县，有能名。知州谢泌将荐逸，先设几案，置章其上，望阙再拜曰：“老臣为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他日引对，真宗问所欲何官，逸对曰：“母老在家，愿得近乡一幕职官，归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观察推官，数日，以母丧去。服除，引对，帝又固问之，对曰：“愿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贤泌，再召问逸者，用泌荐也。

知长水县，时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县，贫不自给，嗣宗假奉半年使办装。既至县，兴学校，教生徒。后

邑人陈希亮、杨异相继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县东南有松柏滩，夏秋暴涨多覆舟，逸祷江神，不逾月，滩为徙五里，时人异之。再迁太常博士、知尉氏县。擢监察御史，提点益州路刑狱，开封府判官。使契丹，为两浙转运使。徙陕西，未赴，又徙河东，居数月，复徙陕西。以龙图阁待制知梓州。

累迁尚书兵部郎中，知开封府。有僧求内降免田税，而逸固执不许。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忧也。”又言：“顷禁命妇干禁中恩，比来稍通女谒，愿令官司纠劾。”从之。

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谙其民风。华阳驺长杀人，诬道旁行者，县吏受财，狱既具，乃使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会岁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减价以振民。初，民饥多杀耕牛食之，犯者皆配关中。逸奏：“民杀牛以活将死之命，与盗杀者异，若不禁之，又将废穡事。今岁少稔，请一切放还，复其业。”报可。未几，卒于官。

吴遵路，字安道。父淑，见《文苑传》。第进士，累官至殿中丞，为秘阁校理。章献太后称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遵路条奏十余事，语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尝预市米吴中，以备岁俭，已而果大乏食，民赖以济，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迁尚书司封员外郎，权开封府推官，改三司盐铁判官，加直史馆，为淮南转运副使。会罢江、淮发运使，遂兼发运司事。尝于真、楚、泰州、高邮军置斗门十九，以畜泄水利。又广属郡常平仓储畜至二百万，以待凶岁。凡

所规画，后皆便之。

迁工部郎中，坐失按蕲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洪州。徙广州，辞不行。是时发运司既复置使，乃以为发运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请复民兵。除天章阁待制、河东路计置粮草。受诏料拣河东乡民可为兵者，诸路视以为法。进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驭吏严肃，属县无追逮。

时宋庠、郑戢、叶清臣皆宰相吕夷简所不悦，遵路与三人雅相厚善，夷简忌之，出知宣州。上《御戎要略》、《边防杂事》二十篇。徙陕西都转运使，迁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被病犹决事不辍，手自作奏。及卒，仁宗闻而悼之，诏遣官护丧还京师。

遵路幼聪敏，既长，博学知大体。母丧，庐墓蔬食终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笔札。其为政简易不为声威，立朝取言，无所阿倚。平居廉俭无他好，既没，室无长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赙其家。

子瑛，为尚书比部员外郎，不待老而归。

赵尚宽，字济之，河南人、参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阳县。邻邑有大囚十数，破械夜逸，杀居民，将犯境，尚宽趣尉出捕，曰：“盗谓我不能来，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为害。”尉既出，又遣微巡兵蹑其后，悉获之。

知忠州，俗畜蛊杀人，尚宽揭方书市中，教人服药，募索为蛊者穷治，置于理，大化其俗。转运使持盐数十万斤，课民易白金，期会促，尚宽发官帑所储副其须，徐与民为市，不扰而集。

嘉祐中，以考课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经五代乱，田不耕，土旷民稀，赋不足以充役，议者欲废为邑。尚宽曰：“土旷可益垦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废郡之有？”乃按视图记，得汉召信臣陂渠故迹，益发卒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余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尚宽复请以荒田计口授之，及贷民官钱买耕牛。比三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余。尚宽勤于农政，治有异等之效，三司使包拯与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闻而嘉之，下诏褒焉，仍进秩赐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苏轼作《新田》、《新渠》诗以美之。

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贪虐，刊匿名书告变，尚宽命焚之，曰：“妄言耳。”众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隶他营。又徙梓州。尚宽去唐数岁，田日加辟，户日益众，朝廷推功，自少府监以直龙图阁知梓州。积官至司农卿，卒，诏赐钱五十万。

高赋子正臣，中山人。以父任为右班殿直。复举进士，改奉礼郎，四迁太常博士。历知真定县，通判剑邢石州、成德军。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余家世蓄蛊毒，值闰岁，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赋悉擒治伏辜，蛊患遂绝。

徙唐州，州田经百年旷不耕，前守赵尚宽菑垦不遗力，而榛莽者尚多。赋继其后，益募两河流民，计口给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满再留，比其去，田增辟三万一千三百余顷，户增万一千三百八十，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两州为生立祠。擢提点河东刑狱，又

加直龙图阁、知沧州。程昉欲于境内开西流河，绕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赋曰：“沧城近河，岁增堤防，犹惧奔溢，矧妄有开凿乎？”昉执不从，后功竟不成。

历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进集贤院学士。在朝多所建明，尝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处京城，公私非便。宜仿前代丞相府，于端门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为兖国公主治第，用钱数十万缗。今有五大长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费无艺。愿讲求中制，裁为定式。”请诸道提点刑狱司置检法官，庶专平谏，使民不冤。乞于禁中建阁，绘功臣像，如汉云台、唐凌烟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议大夫致仕，退居襄阳，卒年八十四。

程师孟，字公辟，吴人。进士甲科。累知南康军、楚州，提点夔路刑狱。泸戎数犯渝州边，使者治所在万州，相去远，有警，率浹日乃至。师孟奏徙于渝。夔部无常平粟，建请置仓，适凶岁，振民不足，即矫发他储，不俟报。吏惧，白不可，师孟曰：“必俟报，俄者尽死矣。”竟发之。

徙河东路。晋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浊如黄河，俗谓之“天河”，可溉灌。师孟劝民出钱开渠筑堰，淤良田万八千顷，哀其事为《水利图经》，颁之州县。为度支判官。知洪州，积石为江堤，浚章沟，揭北闸，以节水升降，后无水患。

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萧惟辅曰：“白沟之地当两属，今南朝植柳数里，而以北人渔界河为罪，岂理也哉？”师孟曰：“两朝当守誓约，涿郡有案牘可覆视，君舍文书，腾

口说，讵欲生事耶？”惟辅愧谢。

出为江西转运使。盗发袁州，州吏为耳目，久不获，师孟械吏数辈送狱，盗即成擒。加直昭文馆，知福州，筑子城，建学舍，治行最东南。徙广州，州城为侂寇所毁，他日有警，民骇窜，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恶不可筑。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及交址陷邕管，闻广守备固，不敢东。时师孟已召还，朝廷念前功，以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

贺契丹主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东向。师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争至暮，从者失色，师孟辞气益厉，叱候者易之，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明日，涿人饯于郊，疾驰过不顾，涿人移雄州以为言，坐罢归班。复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

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罪非死者不以属吏。发隐擿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至剿绝乃已，所部肃然。洪、福、广、越为立生祠。

韩晋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为童子时，日诵书数千言。长以《五经》中第，历肥乡嘉兴主簿、安肃军司法参军、平城令大理详断、审刑详议官，通判应天府，知同州、寿州，奏课第一，擢刑部郎中。

元祐初，知明州，两浙转运使差役法复行，诸道处画多仓卒失叙，独晋卿视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为大理少卿，迁卿。

晋卿自仁宗朝已典讼臬，时朝廷有疑议，辄下公卿杂议。

开封民争鹑杀人，王安石以为盗拒捕斗而死，杀之无罪，晋卿曰：“是斗杀也。”登州妇人谋杀夫，郡守许遵执为按问，安石复主之，晋卿曰：“当死。”事久不决，争论盈庭，终持之不肯变，用是知名。

元丰置大理狱，多内庭所付，晋卿持平考核，无所上下。神宗称其才，每谏狱虽明，若事连贵要、屡鞠弗成者，必以委之，尝被诏按治宁州狱，循故事当入对，晋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岂应刺候主意，轻重其心乎？”受命即行。

诸州请谏大辟，执政恶其多，将劾不应谏者。晋卿曰：“听断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谏而获谴，后不来矣。”议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决。晋卿言：“可疑可矜者许上请，祖宗之制也。四海万里，必须系以听朝命，恐自今庾死者多于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说，故士大夫间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叶康直，字景温，建州人。擢进士第，知光化县。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宁火患。凡政皆务以利民。时丰稷为谷城令，亦以治绩显，人歌之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

曾布行新法，以为司农属。历永兴、秦凤转运判官，徙陕西，进提点刑狱、转运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领泾原粮道，承受内侍梁同以饷恶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将诛之，王安礼力救，得归故官。

元祐初，加直龙图阁，知秦州。中书舍人曾肇、苏辙劾康直谄事李宪，免官，究实无状，改知河中府，复为秦州。夏

人侵甘谷，康直戒诸将设伏以待，歼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进宝文阁待制、陕西都运使。以疾请知亳州，通浚积潦，民获田数十万亩。召为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卷四百二十七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道学一

周敦颐 程颢 程颐 张载弟戡 邵雍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

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元名敦实，避英宗旧讳改焉。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郡守李初平贤之，语之曰：“吾欲读书，何如？”敦颐曰：“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历合州判官，事不经手，吏不敢决。虽下之，民不肯从。部使者赵抃惑于谗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

熙宁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惮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潞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镇蜀，将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茆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不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类此。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二子寿、燾，燾官至宝文阁待制。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录旧臣后，以为黄陂尉。久之，知龚州。时宜獠区希范既诛，乡人忽传其神降，言“当为我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至龚，珦使诘之，曰：“比过浔，浔守以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惧，乃更致礼。”珦

使复投之，顺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汉州。尝宴客开元僧舍，酒方行，人欢言佛光见，观者相腾践，不可禁，珣安坐不动，顷之遂定。熙宁法行，为守令者奉命唯恐后，珣独抗议，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归，旋致仕，累转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

珣慈恕而刚断，平居与幼贱处，唯恐有伤其意，至于犯义理，则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无日不察其饥饱寒燠。前后五得任子，以均诸父之子孙。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奉禄，分贍亲戚之贫者。伯母寡居，奉养甚至。从女兄既适人而丧其夫，珣迎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时官小禄薄，克己为义，人以为难。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其清节，诏赐帛二百，官给其葬。

颢举进士，调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发地得瘞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颢问：“几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几时？”曰：“二十年矣。”遭吏取十千视之，谓诉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产龙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尝取二龙入都，半涂失其一，中使云飞空而逝。民俗严奉不懈，颢捕而脯之。

为晋城令，富人张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门曰：“我，汝父也。”子惊疑莫测，相与诣县。叟曰：“身为医，远出治疾，而妻生子，贫不能养，以与张。”颢质其验。取怀中一书进，其所记曰：“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颢问：“张是时才四十，安得有翁称？”叟骇谢。

民税粟多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余则价高。颢择富而

可任者，预使贮粟以待，费大省。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熙宁初，用吕公著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王安石执政，议更法令，中外皆不以为便，言者攻之甚力。颢被旨赴中堂议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颢未尝一语至于功利。居职八九月，数论时政，最后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沮废公议，用贱陵贵，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幸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职。安石本与之善，及是虽不合，犹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点京西刑狱。颢固辞，改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求退，称颢公直，以为己所不如。

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众逃归。群僚畏昉，欲勿纳。颢曰：“彼逃死自归，弗纳必乱。若昉怒，吾自任之。”即亲往启门拊劳，约少休三日复役，众欢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后过州，扬言曰：“澶卒之溃，盖程中允诱之，吾且诉于上。”颢闻之，曰：“彼方惮我，何能为。”果不敢言。

曹村埽决，颢谓郡守刘涣曰：“曹村决，京师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当为，盍尽遣厢卒见付。”涣以镇印付颢，立走决所，激谕士卒。议者以为势不可塞，徒劳人尔。颢命善泅者度决口，引巨索济众，两岸并进，数日而合。

求监洛河竹木务，历年不叙伐阅，特迁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经义》，执政不可，命知扶沟县。广济、蔡河在县境，濒河恶子无生理，专胁取行舟财货，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颢捕得一人，使引其类，赏宿恶，分地处之，令以挽辘为业，且察为奸者，自是境无焚剽患。内侍王中正按阅保甲，权焰章震，诸邑竞侈供张悦之，主吏来请，颢曰：“吾邑贫，安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独有令故青帐可用尔。”除判武学，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罢归故官。又坐狱逸囚，责监汝州盐税。哲宗立，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

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归应对至于

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学者厌卑近而鹜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

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纯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颐，字正叔。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见胡瑗问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颐因答曰：

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

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其好之笃，学之得其道也。然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其与圣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

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吕希哲首以师礼事颐。

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哲宗初，司马光、吕

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

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即上疏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曰：“然，诚恐伤之尔。”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丧未除，冬至，百官表贺，颐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乞改贺为慰。”既除丧，有司请开乐置宴，颐又言：“除丧而用吉礼，尚当因事张乐，今特设宴，是喜之也。”皆从之。帝尝以疮疹不御迓英累日，颐诣宰相问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请问疾。

苏轼不悦于颐，颐门人贾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轼。胡宗愈、顾临诋颐不宜用，孔文仲极论之，遂出管勾西京国子监。久之，加直秘阁，再上表辞。董敦逸复摭其有怨望语，去官。绍圣中，削籍窜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别叔母亦不许，明日赉以银百两，颐不受。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卒年七十五。

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故卒得孔、孟不传之学，以为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尝言：“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泽及人，而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蠹，唯缀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于是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易传序》曰：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同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春秋传序》曰：

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史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

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涪人祠颐于北岩，世称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

门人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皆班班可书，附于左。吕大钧、大临见《大防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举进士，为祈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

熙宁初，御史中丞吕公著言其有古学，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谋之，召见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他日见王安石，安石问以

新政，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狱起，往治之，未杀其罪。

还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

吕大防荐之曰：“载之始终，善发明圣人之遗旨，其论政治略可复古。宜还其旧职，以备谘访。”乃诏知太常礼院。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寝，旦而卒。贫无以敛，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翰林学士许将等言其恬于进取，乞加赠恤，诏赐馆职半赙。

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著书号《正蒙》，又作《西铭》曰：

乾称父而坤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恂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

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程颐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学者至今尊其书。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郾伯，从祀孔子庙庭。弟戡。

戡，字天祺。起进士，调阆乡主簿，知金堂县。诚心爱人，养老恤穷，间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记之。以奉钱为酒食，月吉，召老者饮劳，使其子孙侍，劝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狱讼日少。

熙宁初，为监察御史里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台谏。且安石擅国，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劾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书数十上，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戡曰：“戡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赵抃从旁解之，戡曰：“公亦不得为无罪。”抃有愧色。遂称病待罪。

出知公安县，徙监司竹监，至举家不食笋。常爱用一卒，

及将代，自见其人盗笋箨，治之无少贷；罪已正，待之复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

雍少时 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已而叹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学益专，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

初至洛，蓬荜环堵，不庇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及执亲丧，哀毁尽礼。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

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

司马光兄事雍，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行新法，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皆贻书访雍，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嘉祐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以雍应诏，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固辞乃受命，竟称疾不之官。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赐谥康节。

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至谓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召子伯温谓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既葬，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

子伯温，别有传。

卷四百二十八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道学二程氏门人

刘绚 李吁 谢良佐 游酢 张绎
苏昞 尹焞 杨时 罗从彦 李侗

刘绚字质夫，常山人。以荫为寿安主簿、长子令，督公家逋赋，不假鞭扑而集。岁大旱，府遣吏视伤所，蠲财什二，绚力争不得，封还其檄，请易之。富弼叹曰：“真县令也。”元祐初，韩维荐其经明行修，为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荐为太学博士，卒于官。绚力学不倦，最明于《春秋》。程颢每为人言：“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若绚者，吾无疑焉。”

李吁字端伯，洛阳人。登进士第。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

郎，卒。程颐谓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学，能使学者视仿而信从者，吁与刘绚有焉。”

谢良佐字显道，寿春上蔡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登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官京师，召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场，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问该赡，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彻，则颡有泚。与程颐别一年，复来见，问其所进，曰：“但去得一‘矜’字尔。”颐喜，谓朱光庭曰：“是子力学，切问而近思者也。”所著《论语说》行于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与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以进道。程颢兴扶沟学，招使肄业，尽弃其学而学焉。第进士，调萧山尉。近臣荐其贤，召为太学录。迁博士，以奉亲不便，求知河清县。范纯仁守颖昌府，辟府教授。纯仁入相，复为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得监察御史，历知汉阳军、和、舒、濠三州而卒。

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家甚微，年长未知学，佣力于市，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预乡里计偕，谓科举之习不足为，尝游僧舍，见僧道楷，将祝发从之。时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为舍圣人之学而学佛？异日程先生归，可师也。”会程颐还自涪，乃往受业，颐赏其颖悟。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慨然若有得。

未及仕而卒。颐尝言“吾晚得二士”，谓绎与尹焞也。

苏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学于张载，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吕大中荐之，起布衣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书入邪籍，编管饶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长子源字子渐，是谓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师鲁，是谓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员外郎。林生焞。

少师事程颐，尝应举，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焞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对而出，告颐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焞归告其母陈，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焞之从师，与河南张绎同时，绎以高识，焞以笃行。颐既没，焞聚徒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

靖康初，种师道荐焞德行可备劝讲，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学穷根本，德备中和，言动可以师法，器识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无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处士以归，使焞韬藏国器，不为时用，未副陛下侧席求贤之意。望特加识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报。

次年，金人陷洛，焞阖门被害，焞死复苏，门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聘焞，不从则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阆，得程颐《易传》十卦于其门人吕稽中，又

得全本于其婿邢纯，拜而受之。绍兴四年，止于涪。涪，颐读《易》地也，辟三畏斋以居，邦人不识其面。侍读范冲举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说书，以疾辞。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遣漕臣奉诏至涪亲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颐而后行。

先是，崇宁以来，禁锢元祐学术，高宗渡江，始召杨时置从班，召胡安国居给舍，范冲、朱震俱在讲席，荐火享甚力。既召，而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攻程氏之学，乞加屏绝。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颐之学惑乱天下。焞实师颐垂二十年，学之既专，自信甚笃。使焞滥列经筵，其所敷绎，不过闻于师者。舍其所学，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进。胡安国奉祠居衡阳，上书言：“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不从程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

朱震引疾告去，时赵鼎去位，张浚独相，于是召安国，俾以内祠兼侍读，而上章荐焞，言其拒刘豫之节，且谓其所养有大过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国门。复以疾辞，上曰：“焞可谓恬退矣。”诏以秘书郎兼说书，趣起之，焞始入见就职。八年，除秘书少监，未几，力辞求去。上语参知政事刘大中曰：“焞未论所学渊源，足为后进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气象。”乃以焞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荐焞自代。辅臣入奏，上惨然曰：“杨时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朕痛惜之。”赵鼎曰：“尹焞学问渊源，可以继震。”上指奏牒曰：“震亦荐焞代资善之职，但焞微聩，恐教儿费力尔。”除太常少卿，仍兼说书。未几，称疾在告，除权礼部侍郎兼侍讲。

时金人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焘上疏曰：

臣伏见本朝有辽、金之祸，亘古未闻，中国无人，致其猾乱。昨者城下之战，诡诈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迁，宗社之危，已绝而续。陛下即位以来十有二年，虽中原未复，仇敌未殄，然而赖祖宗德泽之厚，陛下勤抚之至，亿兆之心无有离异。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崩问遽来，莫究不豫之状，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请问讳日为事。今又为此议，则人心日去，祖宗积累之业，陛下十二年勤抚之功，当决于此矣。不识陛下亦尝深谋而熟虑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

《礼》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敌之谲诈，而觐其肯和以纾目前之急，岂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义乎？又况使人之来，以诏谕为名，以割地为要，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国内乱，惧我袭己，故为甘言以缓王师。倘或果然，尤当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为务？

又移书秦桧言：

今北使在廷，天下忧愤，若和议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侵寻腴削，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比者，窃闻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闻金人悔过，还二帝于沙漠。继之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贪噬之性，不言可见。天下方将以此望于相公，岂有以革其已然，岂意为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则进君子而远小人，外则赏当功而罚当罪，使主上孝弟通于神明，道德成于安强，勿以小智子义而图大功，不胜幸甚。

疏及书皆不报，于是焞固辞新命。

九年，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辞，且奏言：

臣职在劝讲，蔑有发明，期月之间，病告相继，坐窃厚禄，无补圣聪。先圣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当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茅，误膺召用，守道之语，形于训词，而臣贪恋宠荣，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举，获怀利苟得之人。此当去者二也。比尝不量分守，言及国事，识见迂陋，已验于今，迹其庸愚，岂堪时用。此当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尝供职，以疾乞去，更获超迁，有何功劳，得以祇受。此当去者四也。国朝典法，揆之礼经，年至七十，皆当致仕。今臣年齿已及，加以疾病，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当去者五也。臣闻圣君有从欲之仁，匹夫有莫夺之志，今臣有五当去之义，无一可留之理，乞检会累奏，放归田里。

疏上，以焞提举江州太平观。引年告老，转一官致仕。

焞自入经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礼留之；浚、鼎既去，秦桧当国，见焞议和疏及与桧书已不乐，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复留。十二年，卒。

当是时，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然求质直弘毅、实体力行若焞者盖鲜。颐尝以“鲁”许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见于《涪陵记善录》为详，有《论语解》及《门人问答》传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颖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辩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

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张舜民在谏垣，荐之，得荆州教授。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宰是之。会有使高丽者，国主问龟山安在，使回以闻。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及面对，奏曰：

尧、舜曰“允执厥中”，孟子曰“汤执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历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革。至绍圣、崇宁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党，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

朝廷方图燕云，虚内事外，时遂陈时政之弊，且谓：“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常胜军之势。”又言：“都城居四达之衢，无高山巨浸以为阻卫，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仪。”执政不能用。登对，力陈君臣警戒，正在无虞之时，乞为《宣和会计录》，以周知天下财物出入之数。徽宗首肯之。

除迓英殿说书。闻金人入攻，谓执政曰：“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然，当自奋励，以竦动观听。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则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论黯之才，未必能过公孙弘辈也，特其直气可以镇压奸雄之心尔。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辈视之，则无复可为也。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之自困。若攻战略地，当遣援兵追袭，使之腹背受敌，则可以制胜矣。”且谓：“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域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务也。”

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统一。时言：“唐九节度之师不立统帅，虽李、郭之善用兵，犹不免败衄。今诸路乌合之众，臣谓当立统帅，一号令，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而归，孥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童贯握兵二十余年，覆军杀将，驯至今日，比闻防城仍用阉人，覆车之辙，不可复蹈。”疏上，

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初退，议者欲割三镇以讲和，时极言其不可，曰：“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日可至京城。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蹙其后，尚可为也。若种师道、刘光世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乞召问方略。”疏上，钦宗诏出师，而议者多持两端，时抗疏曰：“闻金人驻磁、相，破大名，劫虏驱掠，无有纪极，誓墨未干，而背不旋踵，吾虽欲专守和议，不可得也。夫越数千里之远，犯入国都，危道也。彼见勤王之师四面而集，亦惧而归，非爱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闻肃王初与之约，及河而返，今挟之以往，此败盟之大者。臣窃谓朝廷宜以肃王为问，责其败盟，必得肃王而后已。”时太原围闭数月，而姚古拥兵逗留不进，时上疏乞诛古以肃军政，拔偏裨之可将者代之。不报。

李纲之罢，太学生伏阙上书，乞留纲与种师道，军民集者数十万，朝廷欲防禁之。吴敏乞用时以靖太学，时得召对，言：“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择老成有行谊者，为之长贰，则将自定。”钦宗曰：“无逾于卿。”遂以时兼国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属，新进少年，未必贤于六曹长贰。”又言：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姑即一二事明之。

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尧、舜茅茨土阶。禹曰：“克俭于家”，则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尧、舜之道。其后王黼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释《鳧鷖》守成之诗，于末章则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为事。”《诗》之所言，正谓能持盈则神祇祖考安乐之，而无后艰尔。自古释之者，未有泰而不为骄、费而不为侈之说也。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后蔡京辈轻费妄用，以侈靡为事。安石邪说之害如此。

伏望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从祀之列。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不复知其非，忽闻以为邪说，议论纷然。谏官冯澥力主王氏，上疏诋时。会学官中有纷争者，有旨学官并罢，时亦罢祭酒。

时又言：“元祐党籍中，惟司马光一人独褒显，而未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燾辈。建中初言官陈瓘已褒赠，而未及邹浩。”于是元祐诸臣皆次第牵复。

寻四上章乞罢谏省，除给事中，辞，乞致仕，除徽猷阁

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时力辞直学士之命，改除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陛辞，犹上书乞选将练兵，为战守之备。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对言：“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典学为务。”除兼侍读。乞修《建炎会计录》，乞恤勤王之兵，乞宽假言者。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卒年八十三，谥文靖。

时在东郡，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晚居谏省，仅九十日，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子迪，力学通经，亦尝师程颐云。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主簿。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时熟察之，乃喜曰：“惟从彦可与言道。”于是日益以亲，时弟子千余人，无及从彦者。从彦初见时三日，即惊汗浹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尝与时讲《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说甚善。”从彦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从彦谢曰：“闻之龟山具是矣。”乃归卒业。

沙县陈渊，杨时之婿也，尝诣从彦，必竟日乃返，谓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间谒时将溪上，吟咏

而归，恒充然自得焉。

尝采祖宗故事为《遵尧录》，靖康中，拟献阙下，会国难不果。尝与学者论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孙世守文、武、成、康之遗绪，虽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乱。”又曰：“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则外必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

其论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经术自董生、公孙弘倡之，古文自韩愈、柳宗元启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呜呼，学者所见，自汉、唐丧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其议论醇正类此。

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绍兴中卒，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间谥文质。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年二十四，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略曰：

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其肄业之勤惰，涉道之浅深，求益之先后，若存若亡，其详不可得而考。惟诛、泗之间，七十二弟子之徒，议论问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后，道失其传，枝分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不复见于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传授者，句读文义而已尔，谓之熄焉可也。

其惟先生服膺龟山先生之讲席有年矣，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性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如春风发物，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读圣贤之书，粗有识见者，孰不愿得授经门下，以质所疑，至于异论之人，固当置而勿论也。

侗之愚鄙，徒以习举子业，不得服役于门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皇皇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虑，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

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全

也。今生二十有四岁，茫乎未有所止，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

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

既而退居山田，谢绝世故余四十年，食饮或不充，而怡然自适。事亲孝谨，仲兄性刚多许，侗事之得其欢心。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如也。

其接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又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又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尝以黄庭坚之称濂溪周茂叔“胸中洒落，

如光风霁月”，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尝讽诵之，而顾谓学者存此于胸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理少进矣。

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若有所见，而不违乎心目之间，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语《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

侂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尝曰：“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

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侂为同门友，雅重侂，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沙县邓迪尝谓松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谓知言。而熹亦称侂：“姿稟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谓自从侂学，辞去复来，则所闻益超绝。其上达不已如此。

侂子友直、信甫皆举进士，试吏旁郡，更请迎养。归道

武夷，会闽帅汪应辰以书币来迎，侗往见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信甫仕至监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广东、江东宪，以特立不容于朝云。

卷四百二十九

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道学三

朱熹 张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乔年，中进士第。胡世将、谢克家荐之，除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招松为属，辞。鼎再相，除校书郎，迁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荐，除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郎。秦桧决策议和，松与同列上章，极言其不可。桧怒，风御史论松怀异自贤，出知饶州，未上，卒。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妇之为僧道者。罢归请祠，监潭州南岳庙。明年，以辅

臣荐，与徐度、吕广问、韩元吉同召，以疾辞。

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熹上封事言：“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举，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次言：“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隆兴元年，复召。入对，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除熹武学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职，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

论不合，归。

三年，陈俊卿、刘珙荐为枢密院编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艰。六年，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荐，与王庭珪同召，以未终丧辞。七年，既免丧，复召，以禄不及养辞。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辞。克家奏熹屡召不起，宜蒙褒录，执政俱称之，上曰：“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熹以求退得进，于义未安，再辞。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奖用廉退，以励风俗，龚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进，除秘书郎，力辞，且以手书遗茂良，言一时权幸。群小乘间谗毁，乃因熹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军，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辞，不许。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讼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诏监司、郡守条其民间利病，遂上疏言：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

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说言，而安于私讐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

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齷齪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

且云：“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上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熹以疾请祠，不报。

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过阙入见，荐熹甚力。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乃除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旋录救荒之劳，除直秘阁，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辞。

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纳粟赏行，遂受职名。入对，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次言：“陛下即政之初，盖尝选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是以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间，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则时听外廷之论，将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言，以

为驾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史狡狴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是以虽欲微抑此辈，而此辈之势日重，虽欲兼采公论，而士大夫之势日轻。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轻者又借力于所重，以为窃位固宠之计。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谨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了无所得，而顾乃独受其弊。”上为动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书以防宣泄。

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熹以前后奏请多所见抑，幸而从者，率稽缓后时，蝗旱相仍，不胜忧愤，复奏言：“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责躬求言，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余之本，诏户部免征旧负，诏漕臣依条检放租税，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不然，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

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

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

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贾面对，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勿用。盖指熹也。十年，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以疾辞，不许，遂行。

十五年，淮罢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狱失当，狱官当择其人。次言经总制钱之病民，及江西诸州科罚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覆思之，无乃燕闲螻蛄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故体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公议正论，而有时不容；非不壅遏谗说殄行，而未免误听；非不欲报复陵庙仇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爱养生灵财力，而未免叹息愁怨。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阂；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

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中外融澈，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见卿，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时曾觌已死，王抃亦逐，独内侍甘昇尚在，熹力以为言。上曰：“昇乃德寿所荐，谓其有才耳。”熹曰：“小人无才，安能动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尝与熹论《易》、《西铭》不合，劾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过。”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廖，勉强登对。上曰：“朕亦见其跛曳。”左补阙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旧职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栗辨，谓其言无一实者，“谓之道学”一语，无实尤甚，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诏：“熹昨入对，所论皆新任职事，朕谅其诚，复从所请，可疾速之任。”会胡晋臣除侍御史，首论栗执拗不通，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辞免，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逾月再召，熹又辞。

始，熹尝以为口陈之说有所未尽，乞具封事以闻，至是投匭进封事曰：

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

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是以建师保之官，列谏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久已不胜其籍籍，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

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颀、说、之、抃徒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陈者，虽蒙圣慈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臣闻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后，诸将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是皆将帅巧为名色，夺取其粮，肆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而陛下不悟，反宠曜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

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宫僚之

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闾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又无以防其戏慢嫚狎、奇邪杂进之害。宜讨论前典，置师傅、宾客之官，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

至于选任大臣，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直以一念之间，未能彻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择之际，常先排摈此等，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

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则今日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烝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

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而加以矫激之罪。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昔时所谓元祐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此岂治世之事哉？

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羨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以为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薪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牒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等级推先，案牒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

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辞职名，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经界不行之害，会朝论欲行泉、汀、漳三州经界，熹乃访事宜，择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渔贫弱者以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党亦多以为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书讼其扰人，诏且需后，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明年，以子丧请祠。

时史浩入见，请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熹再辞，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漳州经界竟报罢，以言不用自劾。除

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未几，差知潭州，力辞。黄裳为嘉王府谕善，自以学不及熹，乞召为宫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亦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刚，恐到此不合，反为累耳。”熹方再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遂拜命。会洞獠扰属郡，熹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

宁宗即位，赵汝愚首荐熹及陈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辞，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入对，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绍丕图，可谓处之以权，而庶几不失其正。自顷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窃为陛下忧之。犹有可诿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此则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尝求位之心，以尽负罪引慝之诚，充未尝忘亲之心，以致温清定省之礼，而大伦正，大本立矣。”复面辞待制、侍讲，上手札：“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劳辞，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会赵彥逾按视孝宗山陵，以为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孙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议，台史惮之，议中辍。熹竟上议状言：“寿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不报。时论者以为上未还大内，则名体不正而疑议生；金使且来，或有窥伺。有旨修葺旧东宫，为屋三数百间，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异数出，正当恐惧修省之时，

不当兴此大役，以拂谴告警动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饥饿流离、阡于死亡之际，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变。不惟无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进见之期，亦恐寿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茆然在忧苦之中，晨昏之养尤不可阙。而四方之人，但见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军万民之心将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鉴未远，甚可惧也。

又闻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圣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闻内禅之说，此又虑之过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为宛转方便，则父子之间，上怨怒而下忧恐，将何时而已。父子大伦，三纲所系，久而不图，亦将有借其名以造谤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惧也。愿陛下明诏大臣，首罢修葺东宫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华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粗可居。若夫过宫之计，则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入宫之后，暂变服色，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执控马前者，以伸负罪引愆之诚，则太上皇帝虽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欢意浹洽矣。

至若朝廷之纪纲，则臣又愿陛下深诏左右，勿预朝政。其实有助庸而所得褒赏未愜众论者，亦诏大臣公议其事，稽考令典，厚报其劳。而凡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较量，勿循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有不当者，缴驳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

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

若夫山陵之卜，则愿黜台史之说，别求草泽，以营新宫，使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而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

疏入不报，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讲编次成帙以进，上亦开怀容纳。

熹又奏勉上进德云：“愿陛下日用之间，以求放心为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进对，亦赐温颜，反覆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礼经敕令，子为父，嫡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嫡子当为其父后，不能袭位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为父且然，则嫡孙承重可知。人纪废坏，三纲不明，千有余年，莫能厘正。寿皇圣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为万世法程。间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统，则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一时仓卒，不及详议，遂用漆纱浅黄之服，不惟上违礼律，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臣窃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将来启殓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

会孝宗祔庙，议宗庙迭毁之制，孙逢吉、曾三复首请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则正东向之位。有旨集议：僖、顺、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归。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治平间，议者以世数浸远，请迁僖祖于夹室。后

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庙，与稷、契无异，请复其旧。时相赵汝愚雅不以复祀僖祖为然，侍从多从其说。吏部尚书郑侨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为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神宗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举之而莫敢废者乎。又拟为《庙制》以辨，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庙堂不以闻，即毁撤僖、宣庙室，更创别庙以奉四祖。

始，宁宗之立，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且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论之。会龟年出护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在讲筵复申言之。御批云：“惓卿耄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汝愚袖御笔还上，且谏且拜。内侍王德谦径以御笔付熹，台谏争留，不可。楼钥、陈傅良旋封还录黄，修注官刘光祖、邓驷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辞。寻除知江陵府，辞，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有“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及是，汝愚亦以诬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矣。

熹始以庙议自劾，不许，以疾再乞休致，诏：“辞职谢事，非朕优贤之意，依旧秘阁修撰。”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拳拳以勉学及

修正遗书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

自熹去国，侂冑势益张。何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刘德秀仕长沙，不为张栻之徒所礼，及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盖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纁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望宣谕大臣，权住进拟。”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未几，熹有夺职之命。刘三杰以前御史论熹、汝愚、刘光祖、徐谊之徒，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即日除三杰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日急，选人余嘉至上书乞斩熹。

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陈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孙也，与侂冑有姻连，劝侂冑勿为已甚，侂冑意亦渐悔。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

嘉泰初，学禁稍弛。二年，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侂冑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

封信国公，改徽国。

始，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听。”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翬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彦，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

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封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学官。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

理宗绍定末，秘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于从祀，不报。淳祐元年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

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

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

熹子在，绍定中为吏部侍郎。

张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颖悟夙成，浚爱之，自幼学，所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长师胡宏，宏一见，即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称之曰：“圣门有人矣。”栻益自奋厉，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

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密阁，时孝宗新即位，浚起谪籍，开府治戎，参佐皆极一时之选。栻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间以军事入奏，因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异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

浚去位，汤思退用事，遂罢兵讲和。金人乘间纵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庙堂犹主和议，至敕诸将无得辄称兵。时浚已没，栻营葬甫毕，即拜疏言：“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异时朝廷虽尝兴縞素之师，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忱恻但之心无以感格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国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敌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

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济哉？”疏入，不报。

久之，刘珙荐于上，除知抚州，未上，改严州。时宰相虞允文以恢复自任，然所以求者类非其道，意枳素论当与己合，数遣人致殷勤，枳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诚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与之无间也。今规画虽劳，而事功不立，陛下诚深察之日用之间，念虑云为之际，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有则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无所间杂，则见义必精，守义必固，而天人之应将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岂有他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然其所施有先后，则其缓急不可以不详；所务有名实，则其取舍不可以不审，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明年，召为吏部侍郎，兼权起居郎侍立官。时宰方谓敌势衰弱可图，建议遣泛使往责陵寝之故，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枳见上，上曰：“卿知敌国事乎？”枳对曰：“不知也。”上曰：“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枳曰：“金人之事，臣虽不知，境中之事，则知之矣。”上曰：“何也？”枳曰：“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匱，官吏诞谩，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上为默然久之。木式因出所奏疏读之曰：“臣窃谓陵寝隔绝，诚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辞以讨之，又不能正名以绝之，乃欲卑祠厚礼以求于彼，则于大义已为未尽。而异论者犹以为忧，则其浅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窃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见我未有必胜之形，而不能不忧也欤。盖必

胜之形，当在于早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于两阵决机之日。”上为竦听改容。栻复读曰：“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陋畏怯之人，亦且奋跃而争先矣。”上为叹息褒谕，以为前始未闻此论也。其后因赐对反复前说，上益嘉叹，面谕：“当以卿为讲官，冀时得晤语也。”

会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尽夺州县财赋，远近骚然，士大夫争言其害，

栻亦以为言。上曰：“正志谓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财赋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不过巧为名色以取之于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旋阅其实，果如栻言，即诏罢之。

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讲《诗葛覃》，进说：“治生于敬畏，乱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穡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紵之事，则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下斥今日兴利扰民之害。上叹曰：“此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者，所以为误国也。”

知阁门事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栻夜草疏极谏其不可，旦诣朝堂，质责宰相虞允文曰：“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允文惭愤不堪。栻复奏：“文武诚不可偏，然今欲左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寝。然宰相实阴附说，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说前命，中外喧哗，说竟

以谪死。

栻在朝末期岁，而召对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于是宰相益惮之，而近习尤不悦。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所部荒残多盗，栻至，简州兵，汰冗补阙，籍诸州黥卒伉健者为效用，日习月按，申严保伍法。谕溪峒酋豪弭怨睦邻，毋相杀掠，于是群蛮帖服。朝廷买马横山，岁久弊滋，边氓告病，而马不时至。栻究其利病六十余条，奏革之，诸蛮感悦，争以善马至。

孝宗闻栻治行，诏特进秩，直宝文阁，因任。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一日去贪吏十四人。湖北多盗，府县往往纵释以病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纵贼者，捕斩奸民之舍贼者，令其党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盗皆遁去。郡濒边屯，主将与帅守每不相下，栻以礼遇诸将，得其欢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义，队长有功辄补官，士咸感奋。并淮奸民出塞为盗者，捕得数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盗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讨敌，无使疆场之事其曲在我。”命斩之以徇于境，而缚其亡奴归之。北人叹曰：“南朝有人。”

信阳守刘大辨怙势希赏，广招流民，而夺见户熟田以与之。栻劾大辨诈谖，所招流民不满百，而虚增其数十倍，请论其罪，不报。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职求去，诏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病且死，犹手疏劝上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天下传诵之。栻有公辅之望，卒时年四十有八。孝宗闻之，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江陵、静江之民尤哭之哀。嘉

定间，赐谥曰宣。淳祐初，诏从祀孔子庙。

枾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枾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孝宗又言难得办事之臣，枾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木式自言：前后奏对许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者，所谓可以理夺云尔。

其远小人尤严。为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觌，觌举手欲揖，枾急掩其窗棂，觌惭，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诸生告语。民以事至庭，必随事开晓。具为条教，大抵以正礼俗、明伦纪为先。斥异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祀，旧典所遗，亦以义起也。

枾闻道甚早，朱熹尝言：“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所著《论语孟子说》、《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经世纪年》，皆行于世。枾之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当为，非有为而为也。有为而为，则皆人欲，非天理。”此枾讲学之要也。子焯。

卷四百三十

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道学四 朱氏门人

黄榦 李燔 张洽 陈淳 李方子 黄灏

黄榦字直卿，福州闽县人。父瑀，在高宗时为监察御史，以笃行直道著闻。瑀没，榦往见清江刘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因命受业朱熹。榦家法严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时大雪，既至而熹它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归。榦自见熹，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熹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尝诣东莱吕祖谦，以所闻于熹者相质正。及广汉张栻亡。熹与榦书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后遂以其子妻榦。

宁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补将仕郎，铨中，授迪功郎，监台州酒务。丁母忧，学者从之讲学于墓庐甚众。熹作竹林精舍成，遗榦书，有“它时便可请直卿代即讲席”之语。及编《礼书》，独以《丧》、《祭》二编属榦，稿成，熹见而喜曰：“所立规模次第，缜密有条理，它日当取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悉仿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书授榦，手书与诀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讣闻，榦持心丧三年毕，

调监嘉兴府石门酒库。

时韩侂胄方谋用兵，吴猎帅湖北，将赴镇，访以兵事。榦曰：“闻议者谓今天下欲为大举深入之谋，果尔，必败。此何时而可进取哉？”猎雅敬干名德，辟为荆湖北路安抚司激赏酒库兼准备差遣，事有未当，必输忠款力争。

江西提举常平赵希怱、知抚州高商老辟为临川令，岁旱，劝榦捕蝗极其力。改知新淦县，吏民习知临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举常平郡太守荐，擢监尚书六部门，未上，改差通判安丰军。淮西帅司檄干鞫和州狱，狱故以疑未决，干释囚桎梏饮食之，委曲审问无所得。一夜，梦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诘之曰：“汝杀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惊服，果于废井得尸。

寻知汉阳军。值岁饥，余客米、发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军之粟而禁其余，榦报以乞候榦罢然后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余于制司。荒政具举。旁郡饥民辐凑，惠抚均一，春暖愿归者给之粮，不愿者结庐居之，民大感悦。所至以重庠序，先教养。其在汉阳，即郡治后凤栖山为屋，馆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观。

寻起知安庆府，至则金人破光山，而沿边多警。安庆去光山不远，民情震恐。乃请于朝，城安庆以备战守，不俟报，即日兴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筑一料，计其工费若干。然后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计人户产钱起丁夫，通役二万夫，人十日而罢。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时，至秋渐杀其半。榦日以五鼓坐

于堂，濠寨官入听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乡民兵若干，某乡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运某处土木，应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当更代，合散几日钱米。俱受命毕，乃治府事，理民讼，接宾客，阅士卒，会僚佐讲究边防利病，次则巡城视役，晚入书院讲论经史。筑城之杵，用钱监未铸之铁，事毕还之。城成，会上元日张灯，士民扶老携幼，往来不绝。有老姬百岁，二子舆之，诸孙从，至府致谢。榦礼之，命具酒炙，且劳以金帛。姬曰：“老妇之来，为一郡生灵谢耳，太守之赐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岁大旱，榦祈辄雨，或未出，晨兴登郡阁，望灞山再拜，雨即至。后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淮东、西皆震，独安庆按堵如故。继而霖潦余月，巨浸暴至，城屹然无虞。舒人德之，相谓曰：“不残于寇，不滔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制置李珣辟为参议官，再辞不受。既而朝命与徐侨两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议，榦即日解印趋制府。和州人日望其来，曰：“是尝檄至吾郡鞫死囚、感梦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

先是，榦移书珣曰：“丞相诛韩之后，惩意外之变，专用左右亲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议。世之君子遂从而归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断然逐去之，而左右亲信者其用愈专矣。平居无事，纪纲紊乱，不过州县之间，百姓受祸。至于军政不修，边备废弛，皆此曹为之，若今大敌在境，更不改图，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计，莫若用两淮之人，食两淮之粟，守两淮之地。然其策当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则为之立堡寨，蓄马、制军器以资其用，不

过累月，军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闻金人迁汴，莫不狼顾胁息，有弃田庐、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间勇悍者。且将伺变窃发。向日胡海、张军之变，为害甚于金，今若不早为之图，则两淮日见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

及至制府，珏往惟扬视师，与偕行，榦言：“敌既退，当思所以赏功罚罪者。崔惟扬能于清平山豫立义寨，断金人右臂，方仪真能措置捍御，不使军民仓皇奔轶，此二人者当荐之。泗上之败，刘倬可斩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窜，追而治之，然后具奏可也。”其时幕府书馆皆轻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献谋画，多为毁抹疏驳。将帅偏裨，人心不附，所向无功。流移满道，而诸司长吏张宴无虚日。榦知不足与共事，归自惟扬，再辞和州之命，仍乞祠，闭阁谢客，宴乐不与。乃复告珏曰：

浮光敌退已两月，安丰已一月，盱眙亦将两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边备之弛，又甚于前，日复一日，恬不知惧，恐其祸又不止今春矣。

向者轻信人言，为泗上之役，丧师万人。良将劲卒、精兵利器，不战而沦于泗水，黄团老幼，俘虏杀戮五六千人，盱眙东西数百里，莽为丘墟。安丰、浮光之事大率类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责，出宿于外，大戒于国，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谏。”日与僚属及四方贤士讨论条画，以为后图。今归已五日矣，但闻请总领、运使至玉麟堂赏牡丹，用妓乐，又闻总领、运使请宴赏亦然，又闻宴僚属亦然。邦人诸军闻之，岂

不痛愤。且视牡丹之红艳，岂不思边庭之流血；视管弦之啁啾，岂不思老幼之哀号；视栋宇之宏丽，岂不思士卒之暴露；视饮饌之丰美，岂不思流民之冻馁。敌国深侵，宇内骚动，主上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尚书岂得不朝夕忧惧，而乃如是之迂缓暇逸耶！

今浮光之报又至矣，金欲以十六县之众，四月攻浮光，侵五关，且以一县五千人为率，则当有八万人攻浮光，以万人刈吾麦，以五万人攻吾关。吾之守关不过五六百人，岂能当万人之众哉？则关之不可守决矣。五关失守，则蕲、黄决不可保；蕲、黄不保，则江南危。尚书闻此亦已数日，乃不闻有所施行，何耶？

其它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诋排之。厥后光、黄、蕲继失，果如其言。遂力辞去，请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庆，不就，入庐山访其友李燔、陈宓，相与盘旋玉渊、三峡间，俯仰其师旧迹，讲《乾》、《坤》二卦于白鹿书院，山南北之士皆来集。未几，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为御史李楠所劾。

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诸关，与江、淮豪杰游，而豪杰往往愿依干。及倅安丰、武定，诸将皆归心焉。后倅建康，守汉阳，声闻益著。诸豪又深知榦倜傥有谋，及来安庆，且兼制幕，长淮军民之心，翕然相向。此声既出，在位者益忌，且虑榦入见必直言边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挤之。

榦遂归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寺以处之，朝夕往来，质疑请益如熏时。俄命知潮州，辞不行，差主管

亳州明道宫，逾月遂乞致仕，诏许之，特授承议郎。既没后数年，以门人请谥，又特赠朝奉郎，与一子下州文学，谥文肃。有《经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绍熙元年进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徽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稟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归。

改襄阳府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朴实，处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没，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窆，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察，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它郡无与比。

除大理司直，辞，寻添差江西运司干办公事，江西帅李珣、漕使王补之交荐之。会洞寇作乱，帅、漕议平之，而各持其说。燔徐曰：“寇非吾民耶？岂必皆恶。然其如是，诚以吾有司贪刻者激之，及将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则皆民矣。”帅、漕曰：“干办议是。谁可行者？”燔请自往，乃驻兵万安，会近洞诸巡尉，察隅保之尤无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险，驰辩士谕贼逆顺祸福，寇皆帖服。

洪州地下，异时赣江涨而堤坏，久雨辄涝，燠白于帅、漕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会子新行，价日损，乃视民税产物力，各藏会子若干，官为封识，不时点阅，人爱重之则价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诤张，持空券益不售。燠与国子学录李诚之力争不能止。燠又入札争之曰：“钱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权，不能行楮者，由钱不能权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弃物也。诚能节用，先谷粟之实务，而不取必于楮币，则楮币为实用矣。”札入，漕司即弛禁、诣燠谢。燠又念社仓之置，仅贷有田之家，而力田之农不得沾惠，遂倡议哀谷创社仓，以贷佃人。

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辞，不许。真德秀为长沙帅，一府之事咸咨燠。不数月，辞归。当是时，史弥远当国，废皇子竑，燠以三纲所关，自是不复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荐之，差权通判隆兴府，江西帅魏大有辟充参议官，皆辞，乃以直秘阁主管庆元至道宫。燠自惟居闲无以报国，乃荐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叶宰、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于朝。

绍定五年，帝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传以燠对，且曰：“燠乃朱熹高弟，经术行义亚黄干，当今海内一人而已。”帝问今安在，心传对曰：“燠，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诚能强起之，以置讲筵，其裨圣学岂浅浅哉。”帝然其言，终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称燠心事有如秋月。燠卒，年七十，赠直华文阁，谥文定，补其子举下州文学。

燠尝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为功业，但随

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矣。”又尝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体。夫子无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骄奢，不至居移气、养移体。”因诵古语曰：“分之所在，一毫跻攀不上，善处者退一步耳。”故燔处贫贱患难若平素，不为动，被服布素，虽贵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历官不过七考。居家讲道，学者宗之，与黄干并称曰“黄、李。”孙鑾，登进士第。

张洽字元德，临江之清江人。父绂，第进士。洽少颖异，从朱熹学，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指归，至于诸子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尝取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之语，以为穷理之要。熹嘉其笃志，谓黄干曰：“所望以永斯道之传，如二三君者不数人也。”

时行社仓法，洽请于县，贷常平米三百石，建仓里中，六年而归其本于官，乡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经界不正，弊日甚，洽请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于是令民自实其土地疆界产业之数投于匱，乃筹核而次第之，吏奸无所匿。其后十余年，讼者犹援以为证云。

改袁州司理参军。有大囚，讯之则服，寻复变异，且力能动摇官吏，累年不决，而逮系者甚众。洽以白提点刑狱，杀之。有盗黠甚，辞不能折。会狱有兄弟争财者，洽谕之曰：“讼于官，祇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胜，孰与各守分以全手足之爱乎？”辞气恳切，讼者感悟。盗闻之，自伏。民有杀人，贿其子焚之，居数年，事败，洽治其狱无状，忧之，且白郡委官体访。俄梦有人拜于庭，示以伤痕在胁。翌日，委官上

其事，果然。

郡守以仓禀虚，籍仓吏二十余家，命洽鞠之，洽廉知为都吏所卖。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尝干于仓不获，放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锐未可婴，姑系之，而密令计仓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余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数岁之中所入，已丰于昔，由是观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无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过乃可免。”守悟，为罢都吏，而免所籍之家。

知永新县。一日谒告，闻狱中榜笞声，盖狱吏受赇，乘间讯囚使诬服也。洽大怒，亟执付狱，明日以上于郡，黥之。湖南酃寇作乱，与县接壤，民大恐。洽单车以往，邑佐、寓士交谏，弗听。至则寇未尝至，乃延见隅官，访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结约土豪，得其欢心。未几，南安舒寇将犯境，闻有备，乃去。

以江东提举常平荐，通判池州。狱有张德修者，误蹴人以死，狱吏诬以故杀，洽讯而疑之，请再鞠，守不听。会提点常平袁甫至，时方大旱，祷不应，洽言于甫曰：“汉、晋以来，滥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载于方册可考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为阅款状于狱，德修遂从徒罪。复白郡请蠲征税，宽催科，以召和气，守为宽税。三日果大雨，民甚悦。洽数以病请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观，以庆寿恩赐绯衣、银鱼。

时袁甫提点江东刑狱，甫以白鹿书院废弛，招洽为长。洽曰：“嘻，是先师之迹也，其可辞！”至则选好学之士日与讲说，而汰其不率教者。凡养士之田干没于豪右者复之。学兴，

即谢病去。

端平初，大臣多荐洽，召赴都堂审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书郎，寻迁著作佐郎。度正、叶味道在经幄，帝数问张洽何时可到，将以说书待洽，洽固辞，遂除直秘阁，主管建康崇禧观。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

洽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斋。平居不异常人，至义所当为，则勇不可夺。居闲不言朝廷事，或因灾异变故，辄辍蹙不乐，及闻一君子进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则喜见颜色。所交皆名士，如吕祖俭、黄干、赵崇宪、蔡渊、吴必大、辅广、李道传、李燔、叶味道、李闳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塉、赵汝说、陈贵谊、杜孝严、度正、张嗣古，皆敬慕之。卒后一日，有旨除直宝章阁。所著书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续通鉴长编事略》、《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文集。

子櫟、桢，赐同进士出身。

陈淳字安卿，漳州龙溪人。少习举子业，林宗臣见而奇之，且曰：“此非圣贤事业也。”因授以《近思录》，淳退而读之，遂尽弃其业焉。

及朱熹来守其乡，淳请受教，熹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淳闻而为学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淳善问。后十年，淳复往见熹，陈其所得，时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要切语，凡三月

而熹卒。

淳追思师训，痛自裁抑，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条绪。故其言太极曰：太极只是理，理本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自其冲漠无朕，而天地万物皆由是出，及天地万物既由是出，又复冲漠无朕，此浑沦无极之妙用也。圣人一心浑沦太极之全体，而酬酢万变，无非太极流行之用。学问工夫，须从万事万物中贯过，凑成一浑沦大本，又于浑沦大本中散为万事万物，使无少窒碍，然后实体得浑沦至极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体，无表里、动静、隐显、精粗之间，惟此心纯是天理之公，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当其名。若一处有病痛，一事有欠缺，一念有间断，则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顽痹不仁矣。”

其语学者曰：“道理初无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间，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见。所谓‘下学上达’者，须下学工夫到，乃可从事上达，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间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人大成之地，千节万目，是多少功夫。惟当开拓心胸，大作基址。须万理明彻于胸中，将此心放在天地间一例看，然后可以语孔、孟之乐。须明三代法度，通之于当今而无不宜，然后为全儒，而可以语王佐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诸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已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数而验宾主进退之几，如好好色，恶恶臭，而为天理人欲强弱之证，必使之于是是非

非如辨黑白，如遇镬钁，不容有骑墙不决之疑，则虽艰难险阻之中，无不从容自适，夫然后为知之至而行之尽。”此语又中学者膏肓，而示以标的也。

淳性孝，母疾亟，号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丧无归者。居乡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无闻焉。然名播天下，世虽不用，而忧时论事，感慨动人，郡守以下皆礼重之，时造其庐而请焉。

嘉定九年，待试中都，归过严陵郡守郑之悌，率僚属延讲郡庠。淳叹陆、张、王，学问无源，全用禅家宗旨，认形气之虚灵知觉为天理之妙，不由穷理格物，而欲径造上达之境，反托圣门以自标榜。遂发明吾道之体统。师友之渊源，用功之节目，读书之次序，为四章以示学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没，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语孟大学中庸口义、字义、详讲》，《礼》、《诗》、《女学》等书，门人录其语，号《筠谷濂口金山所闻》。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学能文，为人端谨纯笃。初见朱熹，谓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遂以“果”名斋。长游太学，学官李道传折官位辈行具刺就谒。

嘉定七年，廷对擢第三，调泉州观察推官。适真德秀来为守，以师友礼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满必先通书庙堂乃除，方子曰：“以书通，是求也。”时丞相弥远闻之怒，逾年始除国子录。无何，将选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贬以求合。或告弥远曰：“此真德秀党也。”

使台臣劾罢之。

方子既归，学者毕集，危坐竟日，未始倾侧，对宾客一语不妄发，虽奴隶亦不加诟詈，然常严惮之。尝语人曰：“吾于问学虽未能周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尔。”其亡也，天子闵之，与一子恩泽。

黄灏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强记，肄业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学，擢进士第。教授隆兴府，知德化县，以兴学校、崇政化为本。岁馔，行振给有方。王蔺、刘颖荐于朝，除登闻鼓院。光宗即位，迁太常寺簿，论今礼教废阙，请敕有司取政和冠昏丧葬仪，及司马光、高闰等书参订行之。

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举本路常平。秀州海盐民伐桑柘，毁屋庐，苴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县方督促逋欠，颞见之蹙然。时有旨倚阁夏税，遂奏乞并阁秋苗，不俟报行之。言者罪其专，移居筠州，已而寝谪命，止削两秩，而从其蠲阁之请。

灏既归里，幅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起知信州，改广西转运判官，移广东提点刑狱，告老不赴。卒。

灏性行端饬，以孝友称。朱熹守南康，灏执弟子礼，质疑问难。嘉之没，党禁方厉，灏单车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卷四百三十一

列传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聂崇义 邢昺 孙奭 王昭素 孔维
孔宜 崔颂子晷 尹拙 田敏 辛文悦
李觉 崔颐正弟偓 李之才

聂崇义，河南洛阳人。少举《三礼》，善《礼》学，通经旨。汉乾祐中，累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国学。周显德中，累迁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庙祭器止由有司相承制造，年代浸久，无所规式，乃命崇义检讨摹画以闻。四年，崇义上之，乃命有司别造焉。

五年，将禘于太庙，言事者以宗庙无祧室，不当行禘祫之礼。崇义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仙，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后以五年为禘。且魏以武帝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证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学博士议云：案禘祫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证二也。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谓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

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备与未备。其证三也。”终从崇义之议。

未几，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又诏翰林学士窦俨统领之。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俨为序。太祖览而嘉之，诏曰：“礼器礼图，相承传用，浸历年祀，宁免差违。聂崇义典事国庠，服膺儒业，讨寻故实，刊正疑讹，奉职效官，有足嘉者。崇义宜量与酬奖。所进《三礼图》，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五人更同参议，所冀精详。苟有异同，善为商确。”五月，赐崇义紫袍、犀带、银器、缙帛以奖之。拙多所驳正，崇义复引经以释之，悉以下工部尚书窦仪，俾之裁定。仪上奏曰：“伏以圣人制礼，垂之无穷，儒者据经，所传或异，年祀浸远，图绘缺然。踳驳弥深，丹青靡据。聂崇义研求师说，耽味礼经，较于旧图，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闻。尹拙驳议及聂崇义答义各四卷，臣再加详阅，随而裁置，率用增损，列于注释，共分为十五卷以闻。”诏颁行之。

拙、崇义复陈祭玉鼎釜异同之说，诏下中书省集议。吏部尚书张昭等奏议曰：

按聂崇义称：祭天苍璧九寸圆好，祭地黄琮八寸无好，圭、璋、琥并长九寸。自言周显德三年与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职及阮谿、郑玄旧图，载其制度。

臣等按：《周礼》玉人之职，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为度”之文，即无苍

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尔雅》“肉倍好”之说，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苍璧之制。又详郑玄自注《周礼》，不载尺寸，岂复别作画图，违经立异？

《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隋开皇中敕礼官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又称不知梁氏、郑氏名位所出。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不言名位。厥后有梁正者，集前代图记更加详议，题《三礼图》曰：“陈留阮士信受《礼》学于颍川綦册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按《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删为二卷，其阮士信即谏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谏之纰谬。兼三卷《礼图》删为二卷，应在今《礼图》之内，亦无改祭玉之说。

臣等参详自周公制礼之后，叔孙通重定以来，礼有纬书，汉代诸儒颇多著述，讨寻祭玉，并无尺寸之说。魏、晋之后，郑玄、王肃之学各有生徒，《三礼》、《六经》无不论说，检其书，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参验画图本书，周公所说正经不言尺寸，设使后人谬为之说，安得便入周图？知崇义等以诸侯入朝献天子夫人之琮璧以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强为尺寸，古今大礼，顺非改非，于理未通。

又据尹拙所述礼神之六玉，称取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三礼义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长尺二寸，以法十二时；祭地之琮长十寸，以效地之数。”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圆外曰璧，圆中方外曰琮。”崇

义非之，以为灵恩非周公之才，无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补六玉阙文，尤不合礼。

臣等窃以刘向之论《洪范》，王通之作《元经》，非必挺圣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于教，不为斐然。臣等以灵恩所撰之书，聿稽古训，祭玉以十二为数者，盖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时，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园丘之筮豆十二列，天子以镇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内守，皆长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庙。若人君亲行之郊祭，登坛酌献，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献九寸之璧，不及礼宗庙裸圭之数，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则灵恩议论，理未为失，所以自《义宗》之出，历梁、陈、隋、唐垂四百年，言礼者引为师法，今《五礼精义》、《开元礼》、《郊祀录》皆引《义宗》为标准。近代晋、汉两朝，仍依旧制。周显德中，田敏等妄作穿凿，辄有更改。自唐贞观之后，凡三次大修五礼，并因隋朝典故，或节奏繁简之间稍有厘革，亦无改祭玉之说。伏望依《白虎通》、《义宗》、唐礼之制，以为定式。

又尹拙依旧图画釜，聂崇义去釜画瓊。臣等参详旧图，皆有釜无瓊。按《易·说卦》云“坤为釜”，《诗》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鬲”，《春秋传》云“錡釜之器”，《礼记》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为用，其来尚矣，故入于《礼图》。今崇义以《周官》祭祀有省鼎瓊，供鼎瓊，又以《仪礼》有羊瓊、豕瓊之文，乃云画釜不如画瓊。今诸经皆载釜之

用，诚不可去。又《周》、《仪礼》皆有镬之文，请两图之。又若观诸家祭祀之画，今代见行之礼，于大祀前一日，光禄卿省视鼎镬。伏请图镬于鼎下。

诏从之。未几，崇义卒，《三礼图》遂行于世，并画于国子监讲堂之壁。

崇义为学官，兼掌礼，仅二十年，世推其该博。郭忠恕尝以其姓嘲之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对曰：“仆不能为诗，聊以一联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盖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惭，人许其机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戏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初举《五经》，廷试日，召升殿讲《师》、《比》二卦，又问以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赐钱二十万。昺以是监处楚、泰间，泰僻左而楚会要，盐食为急，请改隶楚州，从之。明年，召为国子监丞，专讲学之任。迁尚书博士，出知仪州，就转国子博士。代还，赐绯，选为诸王府侍讲。雍熙中，迁水部员外郎，改司勋。端拱初，赐金紫，累迁金部郎中。

真宗即位，改司勋郎中，俄知审刑院，以昺儒者不达刑章，命刘元吉同领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陈夙侍讲讽，迁右谏议大夫。咸平初，改国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昺为之。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及成，并加阶勋。俄为淮南、两浙巡抚使。

初置讲读之职，即于便坐令昺讲《左氏春秋》，侍读预焉。五年讲毕，宴近臣于崇政殿，赐昺袭衣、金带，加器币，仍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学士如故。知审官院陈恕丁内艰，以昺权知院事。

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尝举进士，愿沾赠典。”特赠大理评事。是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上又访以学馆故事，有未振举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书所裁余纸，鬻以供监中杂用，昺请归之三司，以裨国用。自是监学公费不给，讲官亦厌其寥落。上方兴起道术，又令昺与张雍、杜镐、孙奭举经术该博、德行端良者，以广学员。三年，加刑部侍郎。

昺居近职，常多召对，一日从容与上语及宫邸旧僚，叹其沦丧殆尽，唯昺独存。翌日，赐白金千两，且诏其妻至宫庭，赐以冠帔。四年，昺以羸老艰于趋步上前，自陈曹州故乡，愿给假一年归视田里，俟明年郊祀还朝。上命坐，慰劳之，因谓曰：“便可权本州，何须假耶？”昺又言杨砺、夏侯峤同为府僚，二臣没皆赠尚书。上悯之，翌日，谓宰相曰：“此可见其志矣。”即超拜工部尚书、知曹州、职如故。

入辞日，赐袭衣、金带。是日，特开龙图阁，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诗二首赐之，预宴者皆赋。昺视壁间《尚书》、《礼记图》，指《中庸》篇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因陈其大义，上嘉纳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设会于宜春

苑。大中祥符初，上东封泰山，昺表曹州民请车驾经由本州，仍令济阴令王范部送父老诣阙，优诏答之。俄召还。车驾进发，命判留司御史台。礼毕，进位礼部尚书。

上勤政悯农，每雨雪不时，忧形于色，以昺素习田事，多委曲访之。初，田家察阴晴丰凶，皆有状候，老农之相传者率有验，昺多采其说为对。又言：“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为甚，盖田无畎浍，悉不可救，所损必尽。《传》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此之谓也。”

三年，被病请告，诏太医诊视。六月，上亲临问疾，赐名药一奁、白金器千两、缗彩千匹。国朝故事，非宗戚将相，无省疾临丧之礼，特有加于昺与郭贄者，以恩旧故也。未几，有旨命中书召其子太常博士知东明县仲宝、国子博士知信阳军若思还侍疾。逾月卒，年七十九，则左仆射，三子并进秩。

初，雍熙中，昺撰《礼选》二十卷献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观之甚悦，因问卫绍钦曰：“昺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绍钦曰：“诸王常时访昺经义，昺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太宗益喜。上尝因内阁暴书，览而称善，召昺同观，作《礼选赞》赐之。昺言：“家无遗稿，愿得副本。”上许之。缮录未毕而昺卒，亟诏写二本，一本赐其家，一本俾置冢中。

昺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据传疏敷引之外，多引时事为喻，深被嘉奖。上尝问：“管仲、召忽皆事公子纠，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归齐相桓公。岂非召忽以忠死，而管

仲不能固其节，为臣之道当若是乎？又郑注《礼记·世子篇》云：‘文王以勤忧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朕以为本经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劳，有玄圭之赐，而享国永年。若文王能忧人之心，不自暇逸，纵无感应，岂至亏损寿命耶？”各随其事理以对。

先是，咸平中，王钦若知贡举，有告其受举人贿赂者，下御史台鞠得状，钦若自诉，诏曷与边肃、毋宾古、阎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曷力辨钦若，而洪湛抵罪，钦若以是德之。曷之厚被宠顾，钦若与有功焉。

仲宝贪猥不才，举止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钦若在中书，用为三司判官，后至祠部郎中，坐赃黜官，卒。若思终于驾部郎中。

孙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与诸生师里中王彻，彻死，有从奭问经者，奭为解析微指，人人惊服，于是门人数百皆从奭。后徙居须城。

《九经》及第，为莒县主簿，上书愿试讲说，迁大理评事，为国子监直讲。太宗幸国子监，召奭讲《书》，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贤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赐五品服。真宗以为诸王府侍读。会诏百官转对，奭上十事。判太常礼院、国子监、司农寺，累迁工部郎中，擢龙图阁待制。

奭以经术进，守道自处，即有所言，未尝阿附取悦。大中祥符初，得天书于左承天门，帝将奉迎，召宰相对崇政殿西庑。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实盛德之应。”皆再拜称万岁。

又召问奭，奭对曰：“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既奉迎天书，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筑玉清昭应宫。是岁，天书复降泰山，帝以亲受符命，遂议封禅，作礼乐。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杜镐、陈彭年皆以经义左右附和，由是天下争言符瑞矣。

四年，又将祀汾阴，是时大旱，京师近郡谷踊贵，奭上疏谏曰：“先王卜征，五年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毕东封，更议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昔汉武帝将封禅，故先封中岳，祠汾阴，始巡幸郡县，遂有事于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复欲幸汾阴，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泽，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汉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无祀，故武帝立祠于汾阴。自元、成以来，从公卿之议，遂徙汾阴后土于北郊，后之王者多不祀汾阴。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远祀汾阴，其不可三也。西汉都雍，去汾阴至近。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轻弃京师根本，而慕西汉之虚名，其不可四也。河东，唐王业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间幸河东，因祠后土。圣朝之兴，事与唐异，而陛下无故欲祀汾阴，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灾而惧，故诗人美其中兴，以为贤主。比年以来，水旱相继，陛下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岂宜下徇奸回，远劳民庶，盘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计？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启蛰，八月收声，育养万物，失时则为异。今震雷在冬，为异尤甚。此天意丁宁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

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为此者，不过效汉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颂功，以崇虚名，夸示后世尔。陛下天资圣明，当慕二帝、三王，何为下袭汉、唐之虚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宠奸邪，内外交害，身播国屯，兵交关下，亡乱之迹如此，由狃于承平，肆行非义，稔致祸败。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乃欲倡导陛下而为之，臣切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为可取，愿少赐清问，以毕臣说。”

帝遣内侍皇甫继明就问，又上疏曰：

陛下将幸汾阴，而京师民心弗宁，江、淮之众困于调发，理须镇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夺攘之盗公行，外国治兵，不远边境，使者虽至，宁可保其心乎？昔陈胜起于徭戍，黄巢出于凶饥，隋炀帝勤远略而唐高祖兴于晋阳，晋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长驱中国。陛下俯从奸佞，远弃京师，涉仍岁荐饥之墟，修违经久废之祠，不念民疲，不恤边患。安知今日戍卒无陈胜，饥民无黄巢，英雄将无窥伺于肘腋，外敌将无观衅于边陲乎？

先帝尝议封禅，寅畏天灾，寻诏停寝。今奸臣乃赞陛下力行东封，以为继成先志。先帝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大勋未集，用付陛下，则群臣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继先帝之志者，反务卑辞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糜爵，姑息于继迁，曾不思主辱臣死为可戒，诬下罔上为可羞。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车驾，虐害饥民，冀其无事往还，便谓成

大勋绩。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聪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闻专事筮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传》曰：“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愚臣非取妄议，惟陛下终赐裁择。

后天下数有灾变，又言：“古者五载巡守，有国之事尔，非必有紫气黄云，然后登封，嘉禾异草，然后省方也。今野雕山鹿，郡国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贺，退而腹非窃笑者比比皆是。孰谓上天为可罔，下民为可愚，后世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损不细，惟陛下深鉴其妄。”

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祠于太清宫，外议籍籍，以谓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祸败之迹有足为深戒者，非独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怀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无道，亦无敢言者，及奔至马嵬，军士已诛杨国忠，请矫诏之罪，乃始谕以识理不明，寄任失所。当时虽有罪已之言，觉寤已晚，何所及也。臣愿陛下早自觉寤，抑损虚华，斥远邪佞，罢兴土木，不袭危乱之迹，无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为“封泰山，祠汾阴，上陵，祀老子，非始于明皇。《开元礼》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宝之乱，举谓为非也。秦为无道甚矣，今官名、诏令、郡县犹袭秦旧，岂以人而废言乎？”作《解疑论》以示群臣。然知爽朴忠，虽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久之，以父老请归田里，不许，以知密州。居二年，迁左谏议大夫，罢待制。还，纠察在京刑狱。是时初置天庆、天

祺、天貺、先天、降圣节、天下设斋醮张燕，费甚广。奭又请裁省浮用，不报。复出知河阳，又求解官就养，迁给事中，徙兖州。

天禧中，朱能献《乾祐天书》。复上疏曰：

朱能者，奸愴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闾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而无敢言者。

昔汉文成将军以帛书饭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书，杀视得书，天子识其手迹。又有五利将军妄言，方多不仇，二人皆坐诛。先帝时有侯莫陈利用者，以方术暴得宠用，一旦发其奸，诛于郑州。汉武可谓雄材，先帝可谓英断。唐明皇得《灵宝符》、《上清护国经》、《宝券》等，皆王钁、田同秀等所为，明皇不能显戮，怵于邪说，自谓德实动天，神必福我。夫老君，圣人也。傥实降语，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乱离，乘輿播越，两都荡覆，四海沸腾，岂天下太平乎？明皇虽仅得归阙，复为李辅国劫迁，卒以忧终，岂圣寿无疆、长生久视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祸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骄亢成性，谓人莫己若，谓谏不足听。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导谏之说，内惑宠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过崇妖妄。今日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端士畏威而缄默。既惑左道，既紊政经，民心用离，变起仓卒。当是之时，老君宁肯御兵，宝符安能排难邪？今朱能所为，或类于此，愿陛下思汉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断，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未几，能果败。奭又尝请减修寺度僧，帝虽未用其言，尝令向敏中谕令陈时政得失，奭以纳谏、恕直、轻徭、薄敛四事为言，颇施行焉。

仁宗即位，宰相请择名儒以经术侍讲读，乃召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审官院，判国子监，修《真宗实录》。丁父忧，起复，兼判太常寺及礼院，三迁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每讲论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反覆规讽。仁宗意或不在书，奭则拱默以俟，帝为竦然改听。尝画《无逸图》上之，帝施于讲读阁。时章宪明肃皇后每五日一御殿，与帝同听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旷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览万机。”奏留中不报。然帝与皇太后尤爱重之，每进见，未尝不加礼。

三请致仕。召对承明殿，敦谕之，以年逾七十固请，泣下，帝亦恻然，诏与冯元讲《老子》三章，各赐帛二百匹。以不得请，求近郡，优拜工部尚书，复知兖州。诏须宴而后行，又留数月，特宴太清楼，近臣皆预，帝作飞白大字以赐二府，而小字赐诸学生，独奭与晁迥兼赐大小字。诏群臣即席赋诗，太后又别出禁中珍器劝酒。翌日，奭入谢，又命讲《老子》，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及行，赐宴瑞圣园，又赐诗，诏近臣皆赋。以恭谢恩改礼部尚书，既而累表乞归，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寝，屏婢妾，谓子瑜曰：“无令我死妇人之手。”卒。奏至，帝谓张士逊曰：“朕方欲召奭还，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罢朝一日，赠左仆射，谥曰宣。

奭性方重，事亲笃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颡。常掇《五经》切于治道者，为《经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制度》。尝奉诏与邢昺、杜镐

校定诸经正义，《庄子》、《尔雅》释文，考正《尚书》、《论语》、《孝经》、《尔雅》谬误及律音义。

初，圜丘无外壝，五郊从祀不设席，尊不施罍；七祠时飧饮福用一尊，不设三登，升歌不以《雍》彻；冬至摄祀昊天上帝，外级止十七位，而不以星辰从；飧先农在祈谷之前；上丁释奠无三献；宗庙不备二舞；诸臣当谥者，或既葬乃请。爽皆援古奏正，遂著于礼。又请冬至罢祀五帝，大雩设五帝而罢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议，不合而止。

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开封酸枣人。少笃学不仕，有至行，为乡里所称。常聚徒教授以自给，李穆与弟肃及李恂皆常师事焉。乡人争讼，不诣官府，多就昭素决之。

昭素博通《九经》，兼究《庄》、《老》，尤精《诗》、《易》，以为王、韩注《易》及孔、马疏义或未尽是，乃著《易论》二十三篇。

开宝中，穆荐之朝，诏召赴阙，见于便殿，时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问曰：“何以不求仕进，致相见之晚？”对曰：“臣草野蠢愚，无以神圣化。”赐坐，令讲《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观之，至“飞龙在天”，上曰：“此书岂可令常人见？”昭素对曰：“此书非圣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访以民间事，昭素所言诚实无隐，上嘉之。以衰老求归乡里，拜国子博士致仕，赐茶药及钱二十万，留月余，遣之。年八十九，卒于家。

昭素颇有人伦鉴。初，李穆兄弟从昭素学《易》，常谓穆

曰：“子所谓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语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庙。”后果参知政事。

昭素每市物，随所言而还直，未尝论高下。县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无得高取其价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积门中，夜有盗者抉门将入，昭素觉之，即自门中潜掷椽于外，盗者惭而去，由是里中无盗。家有一驴，人多来假，将出，先问僮奴曰：“外无假驴者乎？”对云“无”，然后出。其为纯质若此。

子仁著，亦有隐德。

孔维，字为则，开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经》及第，解褐东明、鄢陵二主簿。开宝中，礼部再奏为考试官，调滁州军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赞善大夫、知河南县，通判滑、梓二州。太平兴国中，就拜国子《周易》博士，代还，迁《礼记》博士。七年，使高丽，王治问礼于维，维对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悦，称之曰：“今日复见中国之夫子也。”九年，判国学事。雍熙初，迁主客员外郎。三年，擢为国子司业，赐金紫。

会有事于籍田，维起《周礼》至于《唐书》，凡沿革制度并录之以献，观者称其博。又上书请禁原蚕以利国马。直史馆乐史驳之曰：

《管子》云：“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是以古先哲王厚农桑之业，以其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蚕，屈身以化下者，邦国之重务也。

《吴都赋》曰：“国赋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则蚕之有原，其来旧矣。今孔维请禁原蚕以利国马，徒引前经物类同气之文，不究时事确实之理。夫所市国马来自外方，涉远驰驱，亏其秣饲，失于善视，遂至玄黄，致毙之由，鲜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蚕事，甚无谓也。唐朝畜马，具存监牧之制，详观本书，亦无禁蚕之文。况近降明诏，来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则劝农之典方行，而禁蚕之制又下，事相违戾，恐非所长。

臣尝历职州县，粗知利病，编民之内，贫窳者多，春蚕所成，止充赋调之备，晚蚕薄利，始及卒岁之资。今若禁其后图，必有因缘为弊，滋彰挠乱，民岂皇宁。涣汗丝纶，所宜重慎。

上览之，遂寝晚蚕之禁。维复抗疏曰：

按《周礼·夏官·司马》职禁原蚕者，为伤马也。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故禁再蚕以益马也。又郭璞云：“重蚕为原，今晚蚕也。”臣少亲耕桑之务，长历州县之职，物之利害，尽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蚕之后，重养晚蚕之茧，出丝甚少，再采之叶来岁不茂，岂止伤及于马。而桑亦损矣。臣自县历官，路见垌野之地官马多死，若非明援典据，助其畜牧，安敢妄有举陈哉。

按《本草》注：“以僵蚕涂马齿，则不能食草。”物类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马祖，季春享先蚕，皆谓天驷房星也，为马祈福，谓之马祖，为蚕祈福，谓之先蚕，

是蚕与马同其类尔。蚕重则马损，气感之而然也。臣谓依《周礼》禁原蚕为当。

上虽不用维言，而嘉其援引经据，以章付史馆。籍田毕，拜国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

维通经术。准旧制，举《九经》，一上不中第即改科。开宝中，维论其事非便，诏礼部自今《九经》同诸科许再赴举。

太宗尹京日，维为属邑吏，颇以经术受知。即位后，维始升郎署。自以通经，求为司业，即以授之。使外国者皆假服紫，维自高丽还，会东使至，维自耻衣绯，因求见上，诡言：“高丽使问臣获何罪降服，臣无以对。”因泣下。上怜之，即赐以金紫。及为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亲戚故旧有书信来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晋朝任祭酒，仍兼侍郎。愿循前例，兼领是官，庶获美称。”上从之。然缙绅恶其儒者躁求，无退让之风。

尝建议乞广太学，上以侵坏民舍不许。受诏与学官校定《五经疏义》，刻板行用，功未及毕，被病，上遣太医诊视，使者抚问。初，维私用印书钱三十余万，为掌事黄门所发，维忧惧，遽以家财偿之，疾遂亟，上赦而不问。维将终，召其婿郑革口授遗表，以《五经疏》未毕为恨。

景德四年，录其孙禹圭同学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孙。孔子生鲤，字伯鱼。鲤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谦，字子慎。谦生鲋，字子鱼，以弟子腾为嗣。腾字子襄，值秦难，藏其

家书于屋壁。腾生忠，字季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延年生霸，字次孺，汉昭帝时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经。元帝即位，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长平，好学有才，为尚书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为褒成侯，食邑二千户，追谥夫子为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为太尉，三以疾辞，得还，莽败，失国。后汉世祖建武十四年，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谥元成。志生损，袭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损为褒亭侯。损卒，子曜嗣侯、邑千户。子完嗣，邑百户。完早卒无子，以弟子羨袭爵。

羨仕魏为议郎，黄初二年，封宗圣侯、邑百户。羨生震，晋武帝泰始三年，徙封奉圣亭侯，邑二百户，历太常、黄门侍郎。震生疑。疑生抚，举孝廉，辟太尉掾，历豫章太守。抚生懿。懿生鲜，有度量，好学，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袭封奉圣侯。鲜生乘，博学有才艺，后魏孝文延兴初举孝廉三年，封乘为崇圣大夫，复十户，以供洒扫。乘生灵珍，袭爵，历秘书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圣侯，邑百户。灵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圣侯。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为邹国公，以渠袭爵，邑百户。

渠生长孙，隋文帝复封长孙为邹国公。长孙生嗣哲，应制举，历泾州司兵参军、太子通事舍人，大业四年，改封绍圣侯、邑百户。嗣哲生德伦，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封褒圣侯，邑百户，朝会位同三品，复其子孙。则天天授二年，赐德伦玺书、衣服。德化生崇基，袭侯，中宗神龙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璲之，玄宗开元中，历国子四门博士、邠王府文学、蔡州长史。二十七年，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改封褒圣

侯璲之为袭文宣公，兼兖州长史。璲之生萱，袭封，历兖州泗水令。萱生齐卿，德宗建中三年，诏以齐卿为兖州司马，陷于东平，卒。至宪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师道，其子惟晫归鲁，诏以惟晫为兖州参军，奉夫子祀，复五十户，以供洒扫。惟晫生策，会昌元年，历国子监丞、尚书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岁给封户绢百匹，充春秋奉祀。自晫之至策，五世并袭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举进士甲科，历兖州观察判官，至刑部员外郎。振生昭俭，历袁州司马、曲阜令。自策至昭俭，三世岁给封绢，以供享祀。昭俭生光嗣，哀帝天祐中，为泗水主簿，奉孔子祀。

光嗣生仁玉，九岁通《春秋》，姿貌雄伟。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以为曲阜主簿，三年，迁龚丘令，袭文宣公，晋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广顺二年，平慕容彦超，幸曲阜，拜孔子庙及墓，召仁玉，赐五品服，复以为本县令。

仁玉四子，长曰宜，举进士不第，乾德中诣阙上书，述其家世，诏以为曲阜主簿，历黄州军事推官，迁司农寺丞，掌星子镇市征。宜上言：“星子当江湖之会，商贾所集，请建为军。”诏以为县，就命宜知县事，后以为南康军。

宜代还，献文赋数十篇，太宗览而嘉之，召见，问以孔子世嗣，因下诏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传祚袭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孙、司农寺丞宜服勤素业，砥砺廉隅，亟历官联，洽闻政绩，圣人之后，世德不衰，俾登朝伦，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复其家。”未几，通判密州。太平兴国八年，诏修曲阜孔子庙，宜贡方物为谢，诏褒之，迁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师北征，受诏督军粮，涉

拒马河溺死，年四十六。

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赐学究出身，为曲阜主簿，历闽、长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阙，以为曲阜令，袭封文宣公，赐白金、束帛及太宗御书印《九经》。咸平三年，诏本道转运使、本州长吏待以宾礼，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宪，太平兴国二年进士及第，至工部员外郎、知浚仪县。次曰冕，应城主簿。次曰勣，雍熙中进士及第。

延世子圣祐，景德初，始九岁，特赐同学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特听圣祐衣绿陪位，缀京官班后。及还至兖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谒孔子庙，行酌献之礼，孔氏宗属并令陪位。又幸孔林，观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从臣观古碑，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纥齐国公，母颜氏鲁国太夫人。擢圣祐为太常寺奉礼郎，又录其近属进士谓同《三传》出身，习进士延祐、习学究延渥、延鲁、延龄并同学究出身，共赐银二百两、绢三百匹，以充奉祠庙。时勣为殿中丞、通判广州，王钦若言其有声于乡曲，召赴阙，改太常博士，赐绯，令知曲阜县，专主祠庙。二年三月，又遣使赐太宗御书及《九经》书疏、《三史》藏于庙，令本州选儒生讲说。圣祐后改大理评事。天禧五年，授光禄寺丞，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后改名佑，迁太子中舍，卒，年三十。

勣为司封郎中。延鲁，大中祥符五年复举进士及第，后改名道辅，为左司谏、龙图阁待制，自有传。

崔颂，字敦美，河南偃师人。父协，后唐门下侍郎、平

章事。颂幼丧母，为外祖母所鞠养。以荫补河南府巡官，历开封主簿、邓州录事参军，以疾去官。未几，诣阙上书言事，宰相桑维翰览而奇之，擢为左拾遗，选右补阙。

汉初，加朝散阶，副右散骑常侍张煦册钱俶为吴越王。梁末，协尝使两浙，至是，越人美之，赠贿甚厚。及还，值周祖入京师，为军士剽夺悉尽。世宗镇澶渊，择僚佐，颂与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选，以颂为观察判官，赠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员外郎、充判官，以断狱误失罢职，守本官。即位，拜驾部郎中，迁吏部，复副尹日就使两浙。世宗读唐元稹《均田疏》，命写为图赐近臣，遣使均诸道租赋，颂使兖州，颇增旧额。恭帝嗣位，改左谏议大夫。

宋初，判国子监。会重修国学及武成王庙，命颂总领其事。建隆三年夏，始会生徒讲说，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赐之。每临幸国学，召颂与语。因及经义，颂应答无滞。及郊祀，以颂摄太仆，升车执绥，上问以一时典礼，颂占对闲雅，上甚重之。未几，坐请托有司为所亲求便官，出为保大军行军司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

颂好诙谐，善笔札，受命书世宗谥册文，当时称其遒丽。笃信释氏，睹佛像必拜。性多疑，在鄜州官舍，尝召圻堞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之。

子晓，至太子右赞善大夫。

昉字文炳，雍熙二年进士，淹雅有士行，累为屯田员外郎、开封三司户部判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时戚维为曹国公元俨府翊善，上谓宰相曰：“元俨年少，尤资赞导，维迂懦循默，不能规戒，闻崔昉性纯谨，以之代维，庶

有裨益。”因召对，迁都官员外郎，充记室参军，赐金紫。迁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转太常少卿、将作监，卒。

尹拙，颍州汝阴人。梁贞明五年举《三史》，调补下邑主簿，摄本镇馆驿巡官。后唐长兴中，召为著作佐郎、直史馆，迁左拾遗，依前直史馆，加朝散大夫。应顺初，出为宣武军掌书记、检校虞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检校驾部员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检校虞部郎中、忠武军掌书记。

晋天福四年，入为右补阙。明年，转侍御史。会诏拙与张昭、吕琦等同修《唐史》，改仓部员外郎，赐金紫。八年，迁左司员外郎。契丹入寇，赵延寿镇常山。以拙为掌书记。汉初，召为司马郎中、弘文馆直学士。

周广顺初，迁库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充直学士。奉使荆南还，改兵部郎中。显德初，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通判太常礼院事，与张昭同修唐《应顺》、《清泰》及《周祖实录》，又与昭及田敏同详定《经典释文》。丁忧，免。宋初，改检校工部尚书、太子詹事、判太府寺，迁秘书监、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事。

拙性纯谨，博通经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学士为文祭白马祠，学士不知所出，遂访于拙，拙历举郡国祠白马者以十数，当时伏其该博。开宝四年卒，年八十一。

子季通，至国子博士。

田敏，淄州邹平人。少通《春秋》之学。梁贞明中登科，

调补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为国子四门博士。后唐天成初，改《尚书》博士，赐绯。满岁，为国子博士。上言请四郊置斋宫，不报。秩满，转屯田员外郎，以详明典礼兼太常博士。建议请依《春秋》每岁藏冰荐宗庙，颁公卿，如古礼。奉诏与太常卿刘岳、博士段颙、路航、李居浣、陈观等删定唐郑余庆《书仪》，又诏与马镐等同校《九经》。改户部员外郎，赐金紫。清泰初，迁国子司业。

晋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检校工部尚书，俄兼户部侍郎。开运初，迁兵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议者以敏止可任学官，宰相桑维翰闻之，即改授检校右仆射，复为祭酒。汉乾祐中，拜尚书右丞，判国子监。

周广顺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将岁赂钱十万贯，止其侵剽，契丹不许。周祖将亲郊，命权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拜太常卿、检校左仆射，加司空。显德五年，上章请老，赐诏曰：“卿详明礼乐，博涉典坟，为儒学之宗师，乃荐绅之仪表。朕方资旧德，以访话言，遽览封章，愿致官政。引年之制难著旧文，尊贤之心方深虚佇，所请宜不允。”迁工部尚书。俄再上表愿归故乡，以遂首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归淄州别墅。恭帝即位，加少傅。开宝四年，卒，年九十二。

敏解官归乡，有良田数十顷，多酿美酒待宾客。体强少疾，徒步往来闾巷间，不以杖。每日亲授诸子经。自作父墓碑，辞甚质。敏尝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经书遗高从诲，从诲谢曰：“祭酒所遗经书，仆但能识《孝经》耳。”敏曰：“读书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时从诲兵

败于郢，故敏以此讽之，从诲大惭。

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楫，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

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悦者，不知何许人。以《五经》教授，太祖幼时从其肄业。周显德中，太祖历禁卫为殿前都点检，节制方面。文悦久不获接见，一日，梦邀车驾请见，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梦其来谒，因令左右寻访，文悦果自至，太祖异之。及登位，召见，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开宝三年，出知房州。时周郑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悦长者，故命焉。文悦后累迁至员外郎。

又有张遁、张文旦者，尝与太宗同学校，太平兴国中，诣阙自言，各起家为主簿。

李觉，字仲明，本京兆长安人。曾祖鼎，唐国子祭酒、苏州刺史，唐末避乱，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咸熙，性旷荡，嗜酒，喜吟诗，善琴奕，画山水尤工，人多传秘其迹。周枢密使王朴将荐其能，会朴卒，郁郁不得志。乾德中，司农卿卫融知陈州，闻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饮为事，醉死于客舍。

子觉，太平兴国五年举《九经》，起家将作监丞、通判建州，秩将满，州人借留，有诏褒之，就迁左赞善大夫、知泗

州，转秘书丞。太宗以孔颖达《五经正义》刊板诏孔维与觉等校定。王师征燕、蓟，命觉部京东诸州刍粮赴幽州。维荐觉有学，迁《礼记》博士，赐绯鱼。

雍熙三年，与右补阙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谓曰：“此土山川之险，中朝人乍历之，岂不倦乎？”觉曰：“国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险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还，久之，迁国子博士。

端拱元年春，初令学官讲说，觉首预焉。太宗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毕，升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坐，左右言觉方聚徒讲书，上即召觉，令对御讲。觉曰：“陛下六龙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上因降辇，令有司张帘幕，设别坐，诏觉讲《周易》之《泰卦》，从臣皆列坐。觉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上甚悦，特赐帛百匹。

俄献时务策，上颇嘉奖。是冬，以本官直史馆。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觉但能通经，不当辄居史职。”觉仿韩愈《毛颖传》作《竹颖传》以献，太宗嘉之，故寝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经书板本有田敏辄删去者数字，命觉与孔维详定。二年，详校《春秋正义》成，改水部员外郎、判国子监。四年，迁司门员外郎，被病。假满，诏不绝奉，卒。

觉累上书言时务，述养马、漕运、屯田三事，太宗嘉其详备，令送史馆，语见本志。觉性强毅而聪敏，尝与秘阁校理吴淑等同考试开封府秋赋举人，语及算雉兔首足法，觉曰：“此颇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简。淑意其宿制，即试以别法，皆能立就，坐中皆叹伏。

子宥，大中祥符五年进士，为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崔颐正，开封封丘人。与弟偓佺并举进士，明经术。颐正雍熙中为高密尉，秩满，国子祭酒孔维荐之，以为国学直讲，迁殿中丞。太宗召见，令说《庄子》一篇，赐钱五万。判监李至上言：“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深虑未副仁君好古诲人之意也。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周详。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崔颐正、孙奭皆苦力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谬。”从之。

咸平初，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因访达经义者，至方参知政事，以颐正对。曰：“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翌日，召颐正于苑中，说《尚书·大禹谟》，赐以牙绯。自是日令赴御书院待对，说《尚书》至十卷。颐正年老步趋艰蹇，表求致仕，上命坐，问恤甚至，赐器币，听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讲，改国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

偓佺，淳化中历福州连江尉，判国子监李至奏为直讲，引对便坐，太宗顾谓曰：“李觉尝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点。尔知否？”偓佺曰：“昔秦时程邈撰隶书，训如仆隶之易使也。今字与古或异。臣闻刀用为角（音榷），两点为角。（音鹿），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

咸平二年，真宗幸国学，召偓佺说《尚书》，即特赐绯。景德后，令讲《道德经》，日于崇文院候对。终篇，赐以白金缯彩。三年，卒，年七十九。尝撰《帝王手鉴》十卷，并注曹唐《大游仙诗》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赐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师河南穆修，修性卞严寡合，虽之才亦频在诤怒中，之才事之益谨，卒能受《易》。时苏舜钦辈亦从修学《易》，其专授受者惟之才尔。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陈抟，源流最远，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

之才初为卫州获嘉主簿、权共城令。时邵雍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养父。之才叩门来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雍曰：“简策之外，未有迹也。”之才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雍再拜，愿受业，于是先示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其后雍卒以《易》名世。

之才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或惜之，则曰：“宜少贬以图荣进。”石延年独曰：“时不足以容君，盍不弃之隐去。”再调孟州司法参军。时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节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独别近郊。或病之，谢曰：“故事也。”顷之，雍谪安陆，之才沿檄见之洛阳，前日远送之人无一来者，雍始恨知之之晚。

友人尹洙以书荐于中书舍人叶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年三十九，能为古文章，语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辈，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无仕进意，人罕知之。其才又达世务，使少用于世，必过人远甚，恨其贫不能决其归心，知之者当共成之。”延年复书曰：

“今业文好古之士至鲜且不张，苟遗若人，其学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谒贵仕，凡四五至道卿门，通其书乃已。道卿荐之，遂得应铨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为缙氏令。未行，会延年与龙图阁直学士吴遵路调兵河东，辟之才泽州签署判官。泽人刘羲叟从受历法，世称“羲叟历法”，远出古今上，有杨雄、张衡所未喻者，实之才授之。

在泽转殿中丞，丁母忧，甫除丧，暴卒于怀州官舍，庆历五年二月也。时尹洙兄渐守怀，哭之才过哀，感疾，不逾月亦卒。之才归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

卷四百三十二

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儒 林 二

胡旦 贾同 刘颜 高弁 孙复 石介
胡瑗 刘羲叟 林檠 李觏 何涉
王回弟向 周尧卿 王当 陈旸

胡旦字周父，滨州渤海人。少有隼才，博学能文辞。举进士第一，为将作监丞、通判升州。时江南初平，汰李氏时所度僧，十减六七。旦曰：“彼无田庐可归，将聚而为盗。”悉黥为兵。迁左拾遗、直史馆，数上书言时政利病。出为淮南东路转运副使、知海州。逾年，召归。

先是，卢多逊贬，赵普罢相。其夏，河决韩村，寻复塞。旦献《河平颂》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尧与邻。粤有大水，昏垫下人。非曰圣作，孰究孰度。蔽贤者退，壅泽者罪。我防大患，河岂云败。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帝曰守文，是塞是亲。调尔卫兵，程是烝民。民以尽力，臣以勤职。役云其终，河以之塞。唐尧怀山，实警神德。汉武宣防，实彰令式。我塞长河，融流惠泽。明明圣功，万代成则。”太宗览颂有“逆逊、奸普”之语，召宰相谓曰：“胡旦献颂，词意悖戾。朕自擢于甲科，历试外

任，所至无善状。知海州日为部下所讼，犹已具，适会大赦，朕录其材而舍其过，尚令在近列，又领史职，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贬殿中丞、商州团练副使。

上《平燕议》曰：

今幽州在北门之外，东封非国家所急，愿移其资以事北伐。且天时、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岁之所临，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来年，岁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镇在燕分。从今年为备，至来春兴师。北兵之遇春夏，则毡裘、皮履、羊弓、塞马不为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驱不用之敌，承福庆之时讨灾殃之城，成功立事，在于此矣。

长淮以北，太行以东，河水罢灾，土地甚沃。因其丰实，取其谷帛，减价以折纳，见钱以贵余，官府多积，兵役无虞，用兵丰财，可济大事。

太原克复以来，于今七载，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寝晨兴，寒裘饥粟。若以促装之赐，发军而用之，恩赏之资，成功而赉之，可以齐心平敌，恢拓旧境。

幽州平土而负敌，为势必择四人，分之方面，以刚断勇毅者主之，选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马者不过十处，领将士者亦择十人，同行则共议兵机，分出则各司军事，寇来则同战以驱逐，寇归则画疆以捍蔽。苟塞断山路，余寇在燕与大军相持，则迁延其时以度春夏，寇不能热，有退无前。使士之刚勇与才力者各为一将，多则分部捍敌攻城，两尽其力。定其军名，实其军数。我寡彼多则力不胜，我实彼虚则胜

有余。力均则较其地形，地均则争其谋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

以茶盐香药之价十分减二，从新者先卖于边城要路、军马屯所。以刍粟钱帛之价十分增二，纳货以出券者诣本场以交货，得货者缘逐路以纳税。出往来四方之饶，为两地费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则买之于人，人得其资，则勤之于穡。故必民效兼倍之力，国贮九年之积，科拨不假于度支，转般何劳于漕挽。刍粟之给，攻具之用，委输发运，以为后继。

今将用二十万之众，役三十州之民，愿陛下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泽。民知信赏则悦而忘死，士得仰给则死而力战。如此则逆垒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

起为左补阙，复直史馆。迁修撰，预修国史，以尚书户部员外郎知制诰，迁司封员外郎。

有佣书人翟颖者，旦尝与之善，因为改姓名马周，以为唐马周复出，上书诋时政，且自荐可为大臣。又举材任公辅者十人，其辞颇壮。当时皆谓旦所为。马周坐流海岛，旦亦贬坊州团练副使。坐擅离所部谒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释之。徙绛州。稍复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迁本曹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

素善中官王继恩，为继恩草制辞过美。继恩败，真宗闻而恶之，贬安远军行军司马，又削籍流浚州。咸平初，移通州团练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员外郎分司西京，又为保信军节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员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丧，既除，乃言父卒时尝诏夺哀从事，请追行服

三年。已而失明，以秘书省少监致仕，居襄州。再迁秘书监，卒。

旦喜读书，既丧明，犹令人诵经史，隐几听之不少辍。著《汉春秋》、《五代史略》、《将帅要略》、《演圣通论》、《唐乘》、《家传》三百余卷。斫大砚，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汉春秋》砚。”晚尤黷货，干扰州县，持吏短长，为时论所薄。既死，子孙贫甚，寓枢民间。皇祐末，知襄州王田为言于朝，得钱二十万以葬。

贾同字希得，青州临淄人。五代时，杨光远反，同祖崇率乡里四百余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公疏，笃学好古，有时名，著《山东野录》七篇。年四十余，同进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钦若方贵盛，闻同名，欲致之，固谢不往。居八九年，始补历城主簿。张知白荐为大理评事，通判兖州。

天圣初，上书言：“自祥符以来，谏诤路塞，丁谓乘间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谓奸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谬，罢宫观崇奉，归不急之卫兵，收无名之实费，使先帝免后世之议，国家无因循之失。”又言：“寇准忠规亮节，疾恶摈邪。自其贬黜，天下之人弗见其罪，宜还之内地，以明忠邪善恶之分。”时章献太后临朝，而同言如此，人以为难。

再迁殿中丞、知棣州，卒。刘颜、李冠、王无忌及其门人谥同曰存道先生。

刘颜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学不专章句。师事

高弁。举进士第，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龙兴县，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学。居乡里，教授数十百人。采汉、唐奏议为《辅弼名对》。冯元、刘筠、钱易、滕涉、蔡齐上其书，除任城主簿。岁饥，发大姓所积粟，活数千人。李迪知兖州、青州，皆辟为从事，卒。著《儒术通要》、《经济枢言》复数十篇。石介见其书，叹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传。

高弁字公仪，濮州雷泽人。弱冠，徒步从种放学于终南山，又学古文于柳开，与张景齐名。至道中，以文谒王禹偁，禹偁奇之。举进士，累官侍御史。谏修玉清昭应宫，降知广济军。寻以户部判官试开封府进士，私发糊名，夺二官。稍复知单州、邢州、盐铁判官。河决澶州，请弛堤防，纵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议寝。知陕州，卒。

弁性孝友。所为文章多祖《六经》及《孟子》，喜言仁义。有《帝则》三篇，为世所传。与李迪、贾同、陆参、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刘潜皆其门人也。

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大约本于陆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东，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复。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贤，以其弟之子妻之。复初犹豫，石介与诸弟子请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贫贱，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贤名。”复乃听。孔道辅闻复之贤，就见之，介执杖屦立侍复左右，升降拜则扶之，其往谢亦然。介既为学官，语人曰：“孙先生非隐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复有经术，

宜在朝廷。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车驾幸太学，赐绯衣银鱼，召为迓英阁祗候说书。杨安国言其讲说多异先儒，罢之。

孔直温败，得所遗复诗，坐贬虔州监税，徙泗州，又知长水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言复经为人师，不宜使佐州县。留为直讲，稍迁殿中丞，卒，赐钱十万。

复与胡瑗不合，在太学常相避。瑗治经不如复，而教养诸生过之。复既病，韩琦言于仁宗，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进士及第，历郓州、南京推官。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御史台辟为主簿，未至，以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罢为镇南掌书记。代父丙远官，为嘉州军事判官。丁父母忧，耕徂徕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以《易》教授于家，鲁人号介徂徕先生。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繇此益盛。

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又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杜衍、韩琦荐，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会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曰：

于惟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闾闳。晨坐太极，昼开闾阖。躬览英贤，手铍奸桢。大声飒飒，震摇六合。如乾之动，如雷之发。昆虫踴躅，怪妖藏灭。同明道初，天地嘉吉。

初闻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业，予恐失坠，实赖辅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协。昌朝儒者，学问该洽。与予论政，傅以经术。汝贰二相，庶绩咸秩。

惟汝仲淹，汝诚予察。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岌岌。为予司谏，正予门闾。为予京兆，壅予谗说。贼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积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闻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见予，无有私谒。以道辅予，弼言深切。予不尧、舜，弼自笞罚。谏官一年，疏奏满筐。侍从周岁，忠力廛竭。契丹忘义，桡机饕餮。敢侮大国，其辞慢悖。弼将予命，不畏不怯。卒复旧好，民得食褐。沙磧万里，死生一节。视弼之肤，霜剥风裂。观弼之心，炼金锻铁。宠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辞不受，其志莫夺。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赉予，予其敢忽。并来弼予，民无瘥札。

曰衍汝来，汝予黄发。事予二纪，毛秃齿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长枢府，兵政无蹶。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剗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惟修惟靖，立朝轹轹。言论礧河，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官，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

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素相之后，含忠履洁。昔为御史，几叩予榻。襄虽小官，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之失。刚守粹悫，与修侔匹。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毋钳汝舌。”

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魅。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辅弼，司予调燮。下赖谏诤，维予纪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如天。赏罚在予，不失其权。恭己南面，退奸进贤。知贤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艰，惟断乃克。明则不贰，断则不惑。既明且断，惟皇帝之德。

群臣趑趄，重足屏息，交相教语：曰惟正直，毋作侧僻，皇帝汝殛。诸侯危栗，坠玉失舄，交相告语：皇帝神明，四时朝覲，谨修臣职。四夷走马，坠镫遗策，交相告语：皇帝英武，解兵修贡，永为属国。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侯畏焉，四夷服焉。

臣愿皇帝，寿万千年。

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诗且出，孙复曰：“子祸始于此矣。”

介不畜马，借马而乘，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诏下京东访其存亡。衍时在兖州，以验介事语官属，众不敢答，掌

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岂可量哉。”提点刑狱吕居简亦曰：“发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于是众数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羁管他州，久之得还。

介家故贫，妻子几冻馁，富弼、韩琦共分奉买田以赡养之。有《徂徕集》行于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年四十余。景祐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丁度等以为非古制，罢之，授瑗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主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召为诸王宫教授，辞疾不行。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

皇祐中，更铸太常钟磬，驿召瑗、逸，与近臣、太常官议于秘阁，遂典作乐事。复以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辞不就。岁余，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瑗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

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璩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治太学。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诸生与朝士祖饯东门外，时以为荣。既卒，诏赙其家。

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欧阳修使河东，荐其学术。试大理评事，权赵州军事判官。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及修唐史，令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寻为编修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以母丧去，诏令家居编修。书成，擢崇文院检讨，未入谢，疽发背卒。

羲叟强记多识，尤长于星历、术数。皇祐五年，日食心，时胡璩铸钟彝而直，声郁不发。又陕西铸大钱，羲叟曰：“此所谓害金再兴，与周景王同占，上将感心腹之疾。”其后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后宫当有丧。”已而张贵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阳，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验。羲叟未病，尝曰：“吾及秋必死。”自择地于父冢旁，占庚穴，以语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刘氏辑历》、《春秋灾异》诸书。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幼警悟，举进士，以秘书省校书郎知长兴县。岁大饥，富人闭余以邀价，槩出奉粟庭下，诱土豪输数千石以饲饥者。

知连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为兵，而今兵食民。古马寓于民，而今不习马。此兵与马之大患也。请附唐府兵之法，四敛一民，部以为军，闲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

家咸得畜马，私乘休暇，官为调习。则人便干戈，马识行列。又行阵无法，而出于临时；将无素备，而取于仓卒；军不予权，而监以宦侍：若是者，虽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屡战而屡败。”又请备蛮，籍土民为兵，栅要冲，购徭人使守御。徙淮安军。

程琳尝禁蜀人不得自为渠堰，槩奏罢之。又言蜀饥，愿罢川峡漕，发常平粟贷民租，募富人轻粟价，除商旅之禁，使通货相资。官至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卒。著《史论》、《辨国语》。子希，自有传。

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上《明堂定制图序》曰：

《考工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广，非谓立室之数。“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谓室中。东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东至西可营五室，自南至北可营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为太室，连作余室，则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当于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处，各虚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为太庙。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谓“中央土”、“居太庙太室”者，言此太庙之中有太室也。太庙之外，当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画方二筵地，以与太庙相通，为青阳、明堂、总章、元堂四太庙；当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画方二筵地，

以为左个、右个也。

《大戴礼·盛德记》：“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夹两牖也。

《白虎通》：“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九室、十二坐。”四太庙前各为一门，出于堂上，门旁夹两窗也。左右之个其实皆室，但以分处左右，形如夹房，故有个名。太庙之内以及太室，其实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谓之庙者，义当然矣。土者分王四时，于五行最尊，故天子当其时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严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时之中，与余月有异。故复于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庙之名以听朔也。

《周礼》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庙，稽之《月令》则备矣，然非《白虎通》，亦无以知窗闼之制也。聂崇义所谓秦人《明堂图》者，其制有十二阶，古之遗法，当亦取之。

《礼记外传》曰：“明堂四面各五门。”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国，四门之外。九采之国，应门之外。时天子负斧宸南向而立。南门之外者北面东上，应门之外者亦北面东上，是南门之外有应门也。既有应门，则不得不有皋、库、雉门。明堂者，四时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门，则余三面皆各有五门。郑注《明堂位》则云“正门谓之应门”，其意当谓变南门之文以为应门。又见王宫有路门，其次乃有应门。今明堂无路门之名，而但有应门，便谓更无重门，而南门即是应门。且路寝之

前则名路门，其次有应门。明堂非路寝，乃变其内门之名为东门南门，而次有应门，何害于义？四夷之君，既在四门之外，而外无重门，则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间，岂朝会之仪乎？王宫常居，犹设五门，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门以表之，岂为称哉！

若其建置之所，则淳于登云“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听朔于南门之外”，康成之注亦与是合。夫称明也，宜在国之阳。事天神也，宜在城门之外。

今图以九分当九尺之筵，东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于《考工记》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协于戴德《记》也。九室四庙，共十三位，本于《月令》也。四庙之面，各为一门，门夹两窗，是为八窗四闼，稽于《白虎通》也。十二阶，采于《三礼图》也。四面各五门，酌于《明堂位》、《礼记外传》也。

嘉祐中，用国子监奏，召为海门主簿、太学说书而卒。覲尝著《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门人邓润甫，熙宁中，上其《退居类稿》、《皇祐续稿》并《后集》，请官其子参鲁，诏以为郊社斋郎。

何涉，字济川，南充人。父，祖皆业农，涉始读书，昼夜刻苦，泛览博古。上自《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卜之术，无所不学，一过目不复再读，而终身不忘。人

问书传中事，必指卷第册叶所在，验之果然。

登进士第，调洛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见奇之，辟彰武军节度推官。用庞籍奏，迁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经略安抚招讨司机宜文字。时元昊扰边，军中经画，涉预有力。元昊纳款，籍召为枢密使，欲与之俱，涉曰：“亲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时。”拜章愿得归养，特改秘书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彦博、庞籍荐，召还，除集贤校理。既又求归蜀，遂得知汉州。岁满，移合州。累官尚书司封员外郎。父丧，罢归，卒。诏恤其家，并官其一子。

涉长厚有操行，事亲至孝，平居未尝谈人过恶。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有《治道中术》、《春秋本旨》、《庐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父平言，试御史。回敦行孝友，质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为，而不为小廉曲谨以求名誉。尝举进士中第，为卫真簿，有所不合，称病自免。

作《告友》曰：

古之言天下达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义行而人伦立，其义废则人伦亦从而亡矣。

然而父子兄弟之亲，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妇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从，以众心而然者也。是虽欲自废，而理势持之，何能斩也。惟朋友者，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异，同异在我，则义安所

卒归乎？是其渐废之所繇也。

君之于臣也，父之于子也，夫之于妇也，兄之于弟也，过且恶，必乱败其国家，国家败而皆受其难，被其名，而终身不可辞也。故其为上者不敢不悔，为下者不敢不谏。世治道行，则人能循义而自得；世衰道微，则人犹顾义而自全。间有不若，则亦无害于众焉耳。此所谓理势持之，虽百代可知也。

亲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从非众心也，群而同，别而异，有善不足与荣，有恶不足与辱。大道之行，公与义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鲜矣。是以圣人崇之，以列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壹为达道也。圣人既没，而其义益废，于今则亡矣。

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体不备，则谓之废疾。而人伦缺焉，何以为世？呜呼，处今之时而望古之道，难矣。姑求其肯告吾过也，而乐闻其过者，与之友乎！

退居颍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荐者。治平中，以为忠武军节度推官、知南顿县，命下而卒。回在颍川，与处士常秩友善。熙宁中，秩上其文集，补回子汾为郊社斋郎。弟向。

向字子直，为文长于序事，戏作《公默先生传》曰：

公议先生刚直任气，好议论，取当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间，不得意。去居颍，其徒从者百人。居二年，与其徒谋，又去颍。弟子任意对曰：“先生无复念去也，弟子从先生久矣，亦各厌行役。先生舍颍为居庐，少有生计。主人公贤，遇先生不浅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见先生止处也。先生岂薄颍邪？”

公议先生曰：“来，吾语尔！君子贵行道信于世，不信贵容，不容贵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节循名，被服先王，究穷《六经》。顽钝晚成，所得无几。张罗大纲，漏略零细。校其所见，未为完人。岂敢自忘，冀用于世？予所厌苦，正谓不容。予行世间，波混流同。予誉不至，予毁日隆。小人凿空，造事形迹；侵排万端，地隘天侧。《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主人明恕，故未见疑。不幸去我，来者谓谁？谗一日效，我终颠危。智者利身，远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适异国。”

语已，任意对曰：“先生无言也。意辈弟子尝窃论先生乐取怨憎，为人所难，不知不乐也。今定不乐，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聪明才能，过人远甚，而刺口论世事，立是立非，其间不容毫发。又以公议名，此人之怨府也。《传》曰：‘议人者不得其死’，先生忧之是也，其去未是。意有三事为先生计，先生幸听意，不必行；不听，先生虽去绝海，未见先生安也。”

公议先生强舌不语，下视任意，目不转。移时，卒问任意，对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视，高出重泉，险不足比。闻善于彼，阳誉阴非，反背复憎，诋笑纵横。得其细过，声张口播，缘饰百端，得败行破。自然是人，贱彼善我。意策之三，此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曰：“不能，尔试言其次者。”对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复顾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曰：“不能，尔试言其又次者。”对曰：

“先生之行己，视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称高世，而诋诃锋起，几不得与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祸也。先生能不好议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于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议先生喟然叹曰：“吁，吾为尔用下策也。”

任意乃大笑，顾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于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阳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与其徒谢意，更因意请，去公议为公默先生。

弟同，字容季。性纯笃，亦善序事。皆早卒。仕止于县主簿。

周尧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强记，以学行知名。天圣二年举进士，历连、衡二州司理参军、桂州司录。知高安、宁化二县，提点刑狱杨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询其故，对曰：“贫以利故，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县，以所闻荐之。后通判饶州，积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荐经行可为师表，未及用，以庆历五年卒，年五十一。

始，尧卿年十二丧父，忧戚如成人，见母则抑情忍哀，不欲伤其意。母知而异之，谓族人曰：“是儿爱我如此，多知孝养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丧，倚庐三年，席薪枕块，虽疾病，不饮酒食肉。既葬，慈乌百数衔土集陇上，人以为孝感所致。其于昆弟尤笃友爱。又为人简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为礼以愧之。居官禄虽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后已。

为学不专于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长于《毛、郑诗》及《左氏春秋》。其学《诗》，以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所谓“说《诗》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考经指归，而见毛、郑之得失。曰：“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郑之笺欲详，或远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其学《春秋》，由左氏记之详，得经之所以书者，至《三传》之异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岂二致耶？”读庄周、孟子之书，曰：“周善言理，未至于穷理。穷理，则好恶不缪于圣人，孟轲是已。孟善言性，未至于尽己之性。能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而可与天地参，其唯圣人乎。天何言哉？性与天道，子贡所以不可得而闻也。昔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盖言生于不足者也。”其讲解议论皆若是。

有《诗》、《春秋说》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谕，鼎州司理参军；诜，湖州归安主簿；谧、讽、諲、说、谊。

王当，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学，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尝谓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填抚四方，亲附百姓，皆出于一道，其言之虽大，其行之甚易。尝举进士不中，退居田野，叹曰：“士之居世，苟不见其用，必见其言。”遂著《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竞传之。

元祐中，苏辙以贤良方正荐。廷对慷慨，不避权贵，策入四等。调龙游县尉。蔡京知成都，举为学官，当不就。其后京相，当遂不复仕，卒，年七十二。当于经学尤邃《易》与

《春秋》，皆为之传，得圣人之旨居多。又有《经旨》二卷，《史论》十二卷，《兵书》十二篇。

陈旸字晋之，福州人。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初，进《迓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

魏汉津议乐，用京房二变四清。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

进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尝坐事夺，已而复之。卒，年六十八。

祥道字用之。元祐中，为太常博士，终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与旸《乐书》并行于世。

卷四百三十三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儒 林 三

邵伯温 喻樗 洪兴祖 高闰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杨万里

邵伯温，字子文，洛阳人，康节处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时，如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皆交其门。伯温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故所闻日博，而尤熟当世之务。光入相，尝欲荐伯温，未果而薨。后以河南尹与部使者荐，特授大名府助教，调潞州长子县尉。

初，蔡确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阳，诣确谋造定策事。及司马光子康诣阙，恕召康诣河阳，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从之，必为异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劝康作书称确，以为他日全身保家计。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门下，康遂作书如恕言。恕盖以康为光子，言确有定策功，世必见信。既而梁燾以谏议召，恕亦要燾至河阳，连日夜论确功不休，且以康书为证，燾不悦。会吴处厚奏确诗谤朝政，燾与刘安世共请诛确，且论恕罪，亦

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悯之。吕大防谓康素以伯温可托，请以伯温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温既至官，则诲植曰：“温公之孙，大谏之子，贤愚在天下，可畏也。”植闻之，力学不懈，卒有立。

绍圣初，章惇为相。惇尝事康节，欲用伯温，伯温不往。会法当赴吏部铨，程颐为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岂不欲见先公于地下耶？”至则先就部拟官，而后见宰相。惇论及康节之学，曰：“嗟乎，吾于先生不能卒业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未有不尽者。其信也，则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时惇方兴党狱，故以是动之。惇悚然。犹荐之于朝，而伯温愿补郡县吏，惇不悦，遂得监永兴军铸钱监。时元祐诸贤方南迁，士鲜访之者。伯温见范祖禹于咸平，见范纯仁于颖昌，或为之恐，不顾也。会西边用兵，复夏人故地，从军者得累数阶，伯温当行，辄推同列。秩满，惇犹在相位。伯温义不至京师，从外台辟环庆路帅幕，实避惇也。

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温上书累数千言，大要欲复祖宗制度，辨宣仁诬谤，解元祐党锢，分君子小人，戒劳民用兵，语极恳至。宣仁太后之谤，伯温既辨之，又著书名《辨诬》。后崇宁、大观间，以元符上书人分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以此书也。

出监华州西岳庙，久之，知陕州灵宝县，徙芮城县。丁母忧，服除，主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贯为宣抚使，士大夫争出其门，伯温闻其来，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请罢岁输泸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除知兴元府、遂宁府、邠州，皆不赴。擢提点成都路刑狱，贼史斌破武休，入

汉、利，窥剑门，伯温与成都帅臣卢法原合谋守剑门，贼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尝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载家使蜀，故免于难。

伯温尝论元祐、绍圣之政曰：“公卿大夫，当知国体，以蔡确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尝为宰相，当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余风，知国体者也，故欲薄确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确词命，然后求去，君子长者仁人用心也。确死南荒，岂独有伤国体哉！刘摯、梁燾、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然疾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貽后日缙绅之祸，不能无过也。”

赵鼎少从伯温游，及当相，乞行追录，始赠秘阁修撰。尝表伯温之墓曰：“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世以此三语尽伯温出处云。

著书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傅。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俞药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赐姓喻，后徙严，樗其十六世孙也。少慕伊、洛之学，中建炎三年进士第，为人质直好议论。赵鼎去枢筦，居常山，樗往谒，因讽之曰：“公之事上，当使启沃多而施行少。启沃之际，当使诚意多而语言少。”鼎奇之，引为上客。鼎都督川陕、荆襄，辟樗为属。

绍兴初，高宗亲征，樗见鼎曰：“六龙临江，兵气百倍，然公自度此举，果出万全乎？或姑试一掷也？”鼎曰：“中国

累年退避不振，敌情益骄，义不可更屈，故赞上行耳。若事之济否，则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则当思归路，毋以贼遗君父忧。”鼎曰：“策安出？”樗曰：“张浚远有重望，居闽。今莫若使其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抚使，俾以诸道兵赴阙，命下之日，府库军旅钱谷皆得专之。宣抚来路，即朝廷归路也。”鼎曰：“诺。”于是入奏曰：“今沿江经画大计略定，非得大臣相应援不可。如张浚人才，陛下终弃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枢密院事。浚至，执鼎手曰：“此行举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于是往来鼎、浚间，多所裨益。顷之，以鼎荐，授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

初，金既退师，鼎、浚相得欢甚。人知其将并相，樗独言：“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处相位，万有一不合，或当去位，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背戾矣。”后稍如其言。又尝曰：“推车者遇艰险则相诟病，及车之止也，则欣然如初。士之于国家亦若是而已。”

先是，樗与张九成皆言和议非便。秦桧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与九成谤讪。樗出知舒州怀宁县，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桧死，复起为大宗正丞，转工部员外郎、出知蕲州。孝宗即位，用为提举浙东常平，以治绩闻。淳熙七年，卒。

初，樗善鉴识，宣和间，谓其友人沈晦试进士当第一。建炎初，又谓今岁进士张九成当第一，凌景夏次之。会风折大槐，樗以作二简遗之，后果然。赵鼎尝以樊光远免举事访樗，樗曰：“今年省试不可无此人。”于是光远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择配，富人交请婚，不许。及见汪洋、张孝祥，乃曰

“佳婿也。”遂以妻之。

洪兴祖，字庆善，镇江丹阳人。少读《礼》至《中庸》，顿悟性命之理，绩文日进。登政和上舍第，为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时在扬州，庶事草创，选人改秩军头司引见，自兴祖始。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后为太常博士。

上疏乞收人心，纳谋策，安民情，壮国威。又论国家再造，一宜以艺祖为法。绍兴四年，苏、湖地震。兴祖时为驾部郎官，应诏上疏，具言朝廷纪纲之失，为时宰所恶，主管太平观。

起知广德军，视水原为陂塘六百余所，民无旱忧。一新学舍，因定从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州当兵冲，疮痍未瘳。兴祖始至，请复一年租，从之。明年再请，又从之。自是流民复业，垦辟荒田至七万余亩。

徙知饶州，先梦持六刀，觉曰：“三刀为益，今倍之，其饶乎？”已而果然。是时秦桧当国，谏官多桧门下，争弹劾以媚桧。兴祖坐尝作故龙图阁学士程瑀《论语解序》，语涉怨望，编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诏复其官，直敷文阁。

兴祖好古博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著《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赞》、《离骚楚词考异》行于世。

高闾，字抑崇，明州鄞县人。绍兴元年，以上舍选赐进士第。执政荐之，召为秘书省正字。时将赐新进士《儒行》、

《中庸》篇，阅奏《儒行》词说不醇，请止赐《中庸》，庶几学者得知圣学渊源，而不惑于他说，从之。

权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面对，言：“《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今枢密院号本兵柄，而诸路军马尽属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官属犹得专达。今一切拘以文法，虽利害灼然可见，官长且不敢自决，必请于朝，故庙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属乃与胥吏无异。又政事之行，给、舍得缴驳，台谏得论列，若给、舍以为然，台谏以为不然，则不容不改。祖宗时有缴驳台谏章疏不以为嫌者，恐其得于风闻，致朝廷之有过举。然此风不见久矣，臣恐朝廷之权反在台谏。且祖宗时，监察御史许言事，靖康中尝行之。今则名为台官，实无言责，此皆名之未正也。”

寻迁著作佐郎，以言者论罢，主管崇道观。召为国子司业。时兴太学，阅奏宜先经术，帝曰：“士习诗赋已久，遽能使之通经乎？”阅曰：“先王设太学，惟讲经术而已。国初犹循唐制用诗赋，神宗始以经术造士，遂罢诗赋，又虑不足以尽人才，乃设词学一科。今宜以经义为主，而加诗赋。”帝然之。阅于是条具以闻。其法以《六经》、《语》、《孟》义为一场，诗赋次之，子史论又次之，时务策又次之。太学课试及郡国科举，尽以此为法，且立郡国士补国学监生之制。中兴已后学制，多阅所建明。

阅又言建学之始，宜得老成以诱掖后进。乃荐全州文学师维藩，诏除国子录。维藩，眉山人，精《春秋》学，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荐之。新学成，阅奏补试者六千人，且乞临雍，继率诸生上表以请。于是帝幸太学，秦熈执经，阅讲

《易·泰卦》，赐三品服。胡寅闻之，以书责闕曰：“閣下为师儒之首，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扫地矣。”

闕少宗程颐学。宣和末，杨时为祭酒，闕为诸生。胡安国至京师，访士于时，以闕为首称，由是知名。闕除礼部侍郎，帝因问闕张九成安否，明日，复以问秦桧，桧疑闕荐，中丞李文会承桧旨劾闕，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桧尝使姚孚请婚，闕辞之。其著述有《春秋集传》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十岁能属文，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主吴县簿，未上，丁父忧。服除，著十论言当世事，献于朝，宰相汤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为太学正，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

孝宗即位，迁著作佐郎。当是时，帝初政，锐意事功，命令四出，贵近或预密议。会诏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汉石显知元帝信己，先请夜开宫门之诏。他日，故夜还，称诏启关，或言矫制，帝笑以前诏示之。自是显真矫制，人不复言。国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请自今被御前直降文书，皆申省审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规，以防石显之奸。”又言：“去岁完颜亮入寇，无一士死守，而兵将至今策勋未已。惟李宝捷胶西，虞允文战采石，实屠亮之阶。今宝罢兵，允文守夔，此公论所谓不平也。”帝称善，选为恭王府赞读。迁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帝问大昌曰：“朕治道不进，奈何？”大昌对曰：“陛下勤俭过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国，不可谓无效。但当求贤纳谏，修政事，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不

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设险莫如练卒，练卒莫如择将。”帝称善。

除浙东提点刑狱。会岁丰，酒税逾额，有挟朝命请增额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宁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转运副使，大昌曰：“可以兴利去害，行吾志矣。”会岁歉，出钱十余万缗，代输吉、赣、临江、南安夏税折帛。清江县旧有破坑、桐塘二堰，以捍江护田及民居，地几二千顷。后堰坏，岁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复其旧。

进秘阁修撰，召为秘书少监，帝劳之曰：“卿，朕所简记。监司若人人如卿，朕何忧？”兼中书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违法置田，又移科徭于民，奈何许之！况自修塔之后，潮果不啮岸乎？”寝其命。权刑部侍郎，升侍讲兼国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闻纵有罪为仁也。今四方谳狱例拟贷死，臣谓有司当守法，人主察其可贷则贷之。如此，则法伸乎下，仁归乎上矣。”帝以为然。兼给事中。江陵都统制率逢原纵部曲殴百姓，守帅辛弃疾以言状徙帅江西。大昌因极论“自此屯戍州郡，不可为矣”！逢原由是坐削两官，降本军副将。累迁权吏部尚书。言：“今日诸军，西北旧人日少，其子孙伉健者，当教之战阵。不宜轻听离军。且禁卫之士，祖宗非独以备宿卫而已，南征北伐，是尝为先锋。今率三年辄补外，用违其长，既有征行，无人在选。奈何始以材武择之，而终以庸常弃之乎？愿留三衙勿遣。”

会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请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贼沈师作乱，戍将萧统领与战死，闽部大震。漕檄统制裴师武讨之。

师武以未得帅符不行，大昌手书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帅责君，可持吾书自解。”当是时，贼谋攻城，而先使谍者衷甲纵火为内应。会师武军至，复得谍者，贼遂散去。迁知建宁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寻奉祠。绍熙五年，请老，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

大昌笃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行于世。

林之奇，字少颖，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吕本中入闽，之奇甫冠，从本中学。时将试礼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亲而反。学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学者踵至。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调莆田簿，改尉长汀，召为秘书省正字，转校书郎。

会朝廷欲令学者参用王安石《三经义》之说，之奇上言：“王氏三经，率为新法地。晋人以王、何清谈之罪，深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在孔、孟书，正所谓邪说、诡行、淫辞之不可训者。”或传金人欲南侵，之奇作书抵当路，以为“久和畏战，人情之常。金知吾重于和，故常以虚声喝我，而示我以欲战之意，非果欲战，所以坚吾和。欲与之和，宜无惮于战，则其权在我”。又言：“战之所须不一，而人才为先。必求可与共患难者，非得如庞士元所谓俊杰者不可也。”

以痹疾乞外，由宗正丞提举闽舶，参帅议，遂以祠禄家居，自称拙斋。东莱吕祖谦尝受学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

有《书》、《春秋》、《周礼说》、《论》、《孟》、《扬子讲义》、《道山记闻》等书行于世。

林光朝，字谦之，兴化军莆田人。再试礼部不第，闻吴中陆子正尝从尹焞学，因往从之游。自是专心圣贤践履之学，通《六经》，贯百氏，言动必以礼，四方来学者亡虑数百人。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尝著书，惟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尝曰：“道之全体，全乎太虚。《六经》既发明之，后世注解固已支离，若复增加，道愈远矣。”

孝宗隆兴元年，光朝年五十，以进士及第。调袁州司户参军。乾道三年，龙大渊、曾觌以潜邸恩幸进，台谏、给舍论驳不行。张阐自外召为执政，锐欲去之，觉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辞不拜。而光朝及刘朔方以名儒荐对，颇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县。而大臣论荐不已，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历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八年，进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史职如故。是时，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事，光朝不往贺，遂出为广西提点刑狱，移广东。

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岭南，其锋锐甚。光朝自将郡兵，檄摧锋统制路海、本路钤辖黄进各以军分控要害。会有诏徙光朝转运副使，光朝谓贼势方张，留屯不去，督二将遮击，连败之，贼惊惧宵遁。帝闻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宝谟阁，召拜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四年，帝幸国子监，命讲《中庸》，帝大称善，面赐金紫。不数日，除中书舍人。是时，吏部郎谢廓然由曾觌荐，赐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命从中出。光朝愕曰：“是轻台谏、羞科目也。”立封还词头。天子度光朝决不奉诏，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后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闻缴驳廓然，士论始服。光朝因引疾提举兴国宫，卒，年六十五。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为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时张浚谪永，杜门谢客，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浚入相，荐之朝。除临安府教授，未赴，丁父忧。改知隆兴府奉新县，戢追胥不入乡，民逋赋者揭其名市中，民灌趋之，赋不扰而足，县以大治，会陈俊卿、虞允文为相，交荐之，召为国子博士。侍讲张栻以论张说出守袁，万里抗疏留栻，又遗允文书，以和同之说规之，栻虽不果留，而公论伟之。迁太常博士，寻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转将作少监、出知漳州，改常州，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盗沈师犯南粤，帅师往平之。孝宗称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点刑狱。请于潮、惠二州筑外寨，潮以镇贼之巢，惠以扼贼之路。俄以忧去。免丧，召为尚左郎官。

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曰：

臣闻：言有事于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言无事于有事之时，其为奸也大矣。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一旦绝使，敌情不测。而或者曰：彼有五单于争立之祸。又曰：彼有匈奴困于东胡之祸，既而皆不验。道涂相传，缮汴

京城池，开海州漕渠，又于河南、北签民兵，增驿骑，制马枋，籍井泉，而吾之间谍不得以入，此何为者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一也。

或谓金主北归，可为中国之贺。臣以中国之忧，正在乎此。此人北归，盖惩创于逆亮之空国而南侵也。将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抚其北，而以其子与婿经营其南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二也。

臣窃闻论者或谓缓急，淮不可守，则弃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吴与魏力争而得合肥，然后吴始安。李煜失滁、扬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弃淮而保江，既无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三也。

今淮东、西凡十五郡，所谓守帅，不知陛下使宰相择之乎，使枢廷择之乎？使宰相择之，宰相未必为枢廷虑也；使枢廷择之，则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则不为之虑，一则不自己出，缓急败事，则皆曰：非我也。陛下将责之谁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四也。

且南北各有长技，若骑若射，北之长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长技也。今为北之计者，日缮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则不闻缮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虽未具而惮于扰也。绍兴辛巳之战，山东、采石之功，不以骑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当时之舟，今可复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扰，与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轻孰重？事固有大于扰者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五也。

陛下以今日为何等时耶？金人日逼，疆场日扰，而

未闻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场者何道？但闻某日修某礼文也，某日进某书史也，是以乡饮理军，以干羽解围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六也。

臣闻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今也国家之事，敌情不测如此，而君臣上下处之如太平无事之时，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见灾异，异时荧惑犯南斗，迺日镇星犯端门，荧惑守羽林。臣书生，不晓天文，未敢以为必然也。至于春正月日青无光，若有两日相摩者，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不信也，至于春日载阳，复有雨雪杀物，兹不曰大异乎？然天犹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兹又不曰大异乎？且夫天变在远，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闻也，不信可也。今也天变频仍，地震輶輶，而君臣不闻警惧，朝廷不闻咨访，人不能悟之，则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否乎？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七也。

自频年以来，两浙最近则先旱，江淮则又旱，湖广则又旱，流徙者相续，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积，名存而实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静而无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动而有事，将何以仰以为资耶？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八也。

古者足国裕民，惟食与货。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军之用，惟破楮券尔。万一如唐泾原之师，因怒粝食，蹴而覆之，出不逊语，遂起朱泚之乱，可不为寒心哉！臣所谓言有事

于无事之时者九也。

古者立国必有可畏，非畏其国也，畏其人也。故苻坚欲图晋，而王猛以为不可，谓谢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晋者，二人而已。异时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此金人所惮也。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张栻可用则沮死，万一有缓急，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可以当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惮者又何人？而或者谓人之有才，用而后见。臣闻之《记》曰：“苟有车必见其式，苟有言必闻其声。”今日有其人而未闻其可将可相，是有车而无式，有言而无声也。且夫用而后见，非临之以大安危，试之以大胜负，则莫见其用也。平居无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胜负而后见焉。成事幸矣，万一败事，悔何及耶？昔者谢玄之北御苻坚，而郗超知其必胜；桓温之西伐李势，而刘惔知其必取。盖玄于履屐之间无不当其任，温于蒲博不必得则不为，二子于平居无事之日，盖必有以察其小而后信其大也，岂必大用而后见哉？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十也。

愿陛下超然远览，昭然远寤。勿矜圣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国之生聚，而严其所未备。勿以天地之变异为适然，而法宣王之惧灾；勿以臣下之苦言为逆耳，而体太宗之导谏。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而监汉、唐季世致乱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为无他，而惩宣、政晚年受祸之酷。责大臣以通知边事军务如富弼之请，勿以东西二府异其心；委大臣以荐进谋臣良将如萧何所奇，勿以文武两途而殊其辙，勿使赂宦者而得旄节

如唐大历之弊，勿使货近幸而得招讨如梁段凝之败。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东西形势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两淮，使表里唇齿之相依。勿以海道为无虞，勿以大江为可恃。增屯聚粮，治舰扼险。君臣之所咨访，朝夕之所讲求，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庶几上可消于天变，下不堕于敌奸。

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叶。臣前所陈，枝叶而已。所谓本根，则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则人臣不任责，然犹未害也。至于军事，而犹曰“谁当忧此，吾当自忧”。今日之事，将无类此？《传》曰：“木水有本原。”圣学高明，愿益思其所以本原者。

东宫讲官阙，帝亲擢万里为侍读。宫僚以得端人相贺。他日读《陆宣公奏议》等书，皆随事规警，太子深敬之。王淮为相，一日问曰：“宰相先务者何事？”曰：“人才。”又问：“孰为才？”即疏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以献，淮次第擢用之。历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

十四年夏旱，万里复应诏，言：“旱及两月，然后求言，不曰迟乎？上自侍从，下止馆职，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泽不下流，下情不上达，故天地之气隔绝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献，言皆恳切。迁秘书少监。会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丧，创议事堂，命皇太子参决庶务。万里上疏力谏，且上太子书，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履危机，悔之何及？与其悔之而无及，孰若辞之而不居。愿殿下三辞五辞，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学士洪迈不俟集议，配飧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万里上疏诋之，力言张浚当预，且

谓迈无异指鹿为马。孝宗览疏不悦，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

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入对，言：“天下有无形之祸，僭非权臣而僭于权臣，扰非盗贼而扰于盗贼，其惟朋党之论乎！盖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党，空天下人才莫如朋党。党论一兴，其端发于士大夫，其祸及于天下。前事已然，愿陛下建皇极于圣心，公听并观，坏植散群，曰君子从而用之，曰小人从而废之，皆勿问其某党某党也。”又论：“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己揽其权，不知臣下窃其权。大臣窃之则权在大臣，大将窃之则权在大将，外戚窃之则权在外戚，近习窃之则权在近习。窃权之最难防者，其惟近习乎！非敢公窃也，私窃之也。始于私窃，其终必至于公窃而后已。可不惧哉！”

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会《孝宗日历》成，参知政事王蔺以故事俾万里序之，而宰臣属之礼部郎官傅伯寿。万里以失职力丐去，帝宣谕勉留。会进《孝宗圣政》，万里当奉进，孝宗犹不悦，遂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议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不赴，乞祠，除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自是不复出矣。

宁宗嗣位，召赴行在，辞。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引年乞休致，进宝文阁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诏进宝谟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开禧元年召，复辞。明年，升宝谟阁学士，卒，年八十三，赠光禄大夫。

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

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

万里精于诗，尝著《易传》行于世。光宗尝为书“诚斋”二字，学者称诚斋先生，赐谥文节。子长孺。

卷四百三十四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儒 林 四

刘子翬 吕祖谦 蔡元定子沉 陆九龄兄九韶
陆九渊 薛季宣 陈傅良 叶适
戴溪 蔡幼学 杨泰之

刘子翬，字彦冲，赠太师杓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务郎，辟真定府幕属。杓死靖康之难，子翬痛愤，几无以为生，庐墓三年。服除，通判兴化军。寇杨勍犯闽境，子翬与郡将张当世画计备御，如素服戎事者，贼不敢犯。事闻，诏因任。

子翬始执丧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责，辞归武夷山，不

出者凡十七年。间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呜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继母吕氏及兄子羽尽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学，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

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交相得，每见，讲学外无杂言。它所与游，皆海内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远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托子翬。及熹请益，子翬告以《易》之“不远复”三言，俾佩之终身，熹后卒为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说，归而读《易》，即涣然有得。其说以为学《易》当先《复》，故以是告熹焉。

一日，感微疾，即谒家庙，泣别母，与亲朋诀，付珙家事，指葬处，处亲戚孤弱之无业者，训学者修身求道数百言。后二日卒，年四十七。学者称屏山先生。珙，别有传。

吕祖谦，字伯恭，尚书右丞好问之孙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

初，荫补入官，后举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教。丁内艰，居明招山，四方之士争趋之。除太学博士，时中都官待次者例补外，添差教授严州，寻复召为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轮对，勉孝宗留意圣学。且言：“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陛下方广揽豪杰，共集事功，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为先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然后与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则大义可伸，大业可复矣。”

召试馆职。先是，召试者率前期从学士院求问目，独祖

谦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尝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考试礼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陆之文也。”揭示，果九渊，人服其精鉴。父忧，免丧，主管台州崇道观。

越三年，除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以修撰李焘荐，重修《徽宗实录》。书成，进秩。面对，言曰：“夫治道体统，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乡者，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县忽省部，掾属凌长吏，贱人轻柄臣。平居未见其患，一旦有急，谁与指麾而伸缩之邪？如曰臣下权任太重，惧其不能无私，则有给、舍以出纳焉，有台谏以救正焉，有侍从以询访焉。傥得端方不倚之人分处之，自无专恣之虑，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劳哉？人之关鬲脉络少有壅滞，久则生疾。陛下于左右虽不劳操制，苟玩而弗虑，则声势浸长，趋附浸多，过咎浸积，内则惧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则惧为公议所疾而益肆诋排。愿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执要以总万事之机。勿以图任或误而谓人多可疑，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遍察，勿详于小而忘远大之计，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

又言：“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有视前代为未备者。夫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此所谓远过前代者也。故于俶扰艰危之后，驻蹕东南逾五十年，无纤毫之虞，则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是以元昊之难，范、韩皆极一时之选，而莫能平殄，则事功之不竟从可知矣。臣谓今日治体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厉而振起。远过

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

迁著作郎，以末疾，请祠归。先是，书肆有书曰《圣宋文海》，孝宗命临安府校正刊行。学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谬，恐难传后，盍委馆职铨择，以成一代之书？孝宗以命祖谦。遂断自中兴以前，崇雅黜浮，类为百五十卷，上之，赐名《皇朝文鉴》。

诏除直秘阁。时方重职名，非有功不除，中书舍人陈骙驳之。孝宗批旨云：“馆阁之职，文史为先。祖谦所进，采取精详，有益治道，故以宠之，可即命词。”骙不得已草制。寻主管冲祐观。明年，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卒，年四十五。谥曰成。

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犖之士皆归心焉。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懣涣然冰释。朱熹尝言：“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修《读诗记》、《大事记》，皆未成书。考定《古周易》、《书说》、《闽范》、《官箴》、《辨志录》、《欧阳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会友之地曰丽泽书院，在金华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阳人。生而颖悟，八岁能诗，日记数千言。父发，博览群书，号牧堂老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义。既长，辨析益精。登西山绝顶，忍饥啖荠读

书。

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联疏荐于朝，召之，坚以疾辞。筑室西山，将为终焉之计。

时韩侂胄擅政，设伪学之禁，以空善类。台谏承风，专肆排击，然犹未敢诵言攻朱熹。至沈继祖、刘三杰为言官，始连疏诋熹，并及元定。元定简学者刘砺曰：“化性起伪，乌得无罪！”未几，果谪道州。州县捕元定甚急，元定闻命，不辞家即就道。熹与从游者数百人饯别萧寺中，坐客兴叹，有泣下者。熹微视元定，不异平时，因喟然曰：“友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矣。”元定赋诗曰：“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众谓宜缓行，元定曰：“获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屦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为流血，无几微见言面。

至舂陵，远近来学者日众，州士子莫不趋席下以听讲说。有名士挟才简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谒拜，执弟子礼甚恭。人为之语曰：“初不敬，今纳命。”爱元定者谓宜谢生徒，元定曰：“彼以学来，何忍拒之？若有祸患，亦非闭门塞窦所能避也。”贻书训诸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谓沉曰：“可谢客，吾欲安静，以还造化旧物。”阅三日卒。侂胄既诛，赠迪功郎，赐谥文节。

元定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古书奇辞奥义，人所不能晓者，一过目辄解。熹尝曰：“人读易书难，季通读难书易。”

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尝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而不厌也。”及葬，以文诔之曰：“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矣。”学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其平生问学，多寓于熹书集中。所著书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太玄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熹为之序。

子渊、沉，皆躬耕不仕。渊有《周易训解》。

沉字仲默，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沉。《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沉也。”沉受父师之托，沈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其于《洪范》数，谓：“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数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数之所以立，偶者数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畴之数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为四千九十六，而象备矣；九九而又九九之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数周矣。《易》更四圣而象已著，《范》锡神禹而数不传。后之作者，昧象数之原，窒变通之妙，或即象而为数，或反数而拟象，牵合傅会，自然之数益晦焉。”

始，从元定谪道州，跋涉数千里，道楚、粤穷僻处，父子相对，常以理义自怡悦。元定没，徒步护丧以还。有遗之金而义不可受者，辄谢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仅三十，屏去举子业，一以圣贤为师。隐居九峰，当世名卿物色将荐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别有传。

陆九龄，字子寿。八世祖希声，相唐昭宗。孙德迁，五代末，避乱居抚州之金溪。父贺，以学行为里人所宗，尝采司马氏冠昏丧祭仪行于家，生六子，九龄其第五子也。幼颖悟端重，十岁丧母，哀毁如成人。稍长，补郡学弟子员。

时秦桧当国，无道程氏学者，九龄独尊其说。久之，闻新博士学黄、老，不事礼法，慨然叹曰：“此非吾所愿学也。”遂归家，从父兄讲学益力。是时，吏部员外郎许忻有名中朝，退居临川，少所宾接，一见九龄，与语大说，尽以当代文献告之。自是九龄益大肆力于学，翻阅百家，昼夜不倦，悉通阴阳、星历、五行、卜筮之说。

性周谨，不肯苟简涉猎。入太学，司业汪应辰举为学录。登乾道五年进士第。调桂阳军教授，以亲老道远改兴国军，未上，会湖南茶寇剽庐陵，声摇旁郡，人心震摄。旧有义社以备寇，郡从众请，以九龄主之，门人多不悦。九龄曰：“文事武备，一也。古者有征讨，公卿即为将帅，比闾之长，则五两之率也。士而耻此，则豪侠武断者专之矣。”遂领其事，调度屯御皆有法。寇虽不至，而郡县倚以为重。暇则与乡之子弟习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岁恶，有剽劫者过其门，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无自取死。”

及至兴国，地滨大江，俗俭嗇而鲜知学。九龄不以职闲自佚，益严规矩，肃衣冠，如临大众，劝绥引翼，士类兴起。不满岁，以继母忧去。服除，调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兴，坐床上与客语，犹以天下学术人才为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宝庆二年，特赠朝奉郎、直秘阁，赐谥文达。

九龄尝继其父志，益修礼学，治家有法。阖门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职，闺门之内严若朝廷。而忠敬乐易，乡人化之，皆逊弟焉。与弟九渊相为师友，和而不同，学者号“二陆”。有来问学者，九龄从容启告，人人自得。或未可与语，则不发。尝曰：“人之惑有难以口舌争者，言之激，适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

广汉张栻与九龄不相识，晚岁以书讲学，期以世道之重。吕祖谦常称之曰：“所志者大，所据者实。有肯綮之阻，虽积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厘之偏，虽立万夫之表不敢安。公听并观，却立四顾，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兄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学渊粹。隐居山中，昼之言行，夜必书之。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撻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图》。

陆九渊，字子静。生三四岁，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及总角，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东

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

后登乾道八年进士第。至行在，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教人不用学规，有小过，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闻其大概而得其为人。尝曰：“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形迹观者，有不可。以形迹观人，则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绳人，则不足以救之。”初调隆兴靖安县主簿。丁母忧，服阕，改建宁崇安县。以少师史浩荐，召审察，不赴。侍从复荐，除国子正，教诸生无异在家时。除敕令所删定官。

九渊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至是，访知勇士，与议恢复大略。因轮对，遂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帝称善。未几，除将作监丞，为给事中王信所驳，诏主管台州道崇观。还乡，学者辐凑，每开讲席，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尝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缺，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光宗即位，差知荆门军。民有诉者，无早暮，皆得造于

庭，复令其自持状以追，为立期，皆如约而至，即为酌情决之，而多所劝释。其有涉人伦者，使自毁其状，以厚风俗。唯不可训者，始置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贪廉，民俗之习尚善恶，皆素知之。有诉人杀其子者，九渊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无恙。有诉窃取而不知其人，九渊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讯之伏辜，尽得所窃物还诉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语吏以某所某人为暴，翌日有诉遇夺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惊，郡人以为神。申严保伍之法，盗贼或发，擒之不一人，群盗屏息。

荆门为次边而无城。九渊以为：“郡居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阳，东护随、郢之肋，西当光化、夷陵之冲，荆门固则四邻有所恃，否则有背肋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阳以趋山，则其涉汉之处已在荆门之肋；由邓之邓城以涉汉，则其趋山之处已在荆门之腹。自此之外，间道之可驰，汉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马，滩濑不能以濡轨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胜，徼敌兵之腹肋者，亦正在此。虽四山环合，易于备御，而城池阙然，将谁与守？”乃请于朝而城之，自是民无边忧。罢关市吏讥察而减民税，商贾毕集，税入日增。旧用铜钱，以其近边，以铁钱易之，而铜有禁，复令贴纳。九渊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输邪？”尽蠲之。故事，平时教军伍射，郡民得与，中者均赏，荐其属不限流品。尝曰：“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每旱，祷即雨，郡人异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为变，诸司交荐。丞相周必大尝称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

一日，语所亲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谓家人曰：“吾将死矣。”又告僚属曰：“某将告终。”会祷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后二日日中而卒。会葬者以千数，谥文安。

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辨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传其学云。

薛季宣，字士龙，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时，季宣始六岁，伯父敷文阁待制弼收鞠之。从弼宦游，及见渡江诸老，闻中兴经理大略。喜从老校、退卒语，得岳、韩诸将兵间事甚悉。年十七，起从荆南帅辟书写机宜文字，获事袁溉。溉尝从程颐学，尽以其学授之。季宣既得溉学，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之制，靡不研究讲画，皆可行于时。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刘锜镇鄂渚。季宣白锜，以武昌形势直淮、蔡，而兵寡势弱，宜早为备，锜不听。及兵交，稍稍资季宣计画。未几，汪澈宣谕荆襄，而金兵趋江上，诏成闵还师入援。季宣又说澈以闵既得蔡，有破竹之势，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胜下颍昌，道陈、汝，趋汴都，金内顾且惊溃，可不战而屈其兵矣。澈不听。

时江、淮仕者闻金兵且至，皆预遣其奴而系马于庭以待。季宣独留家，与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与汝偕死。”

民亦自奋。县多盗，季宣患之，会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因地形便合为总，不以乡为限，总首、副总首领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输财供总之小用。诸总必有圃以习射，禁菰博杂戏，而许以武事角胜负，五日更至庭阅之，而赏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复其家三年。乡置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县治、白鹿矶、安乐口皆置戍。复请于宣谕司，得战舰十，甲三百，罗落之。守计定，讫兵退，人心不摇。

枢密使王炎荐于朝，召为大理寺主簿，未至，为书谢炎曰：“主上天资英特，群臣无将顺缉熙之具，幸得遭时，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兴之业，徒侥幸功利，夸言以眩俗，虽复中夏，犹无益也。为今之计，莫若以仁义纪纲为本。至于用兵，请俟十年之后可也。”

时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边吏复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实边。季宣为表废田，相原隰，复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庄于黄州故治东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颁牛及田器谷种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处合肥、黄州间，并边归正者振业之。季宣谓人曰：“吾非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边有警，因以断栅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冲，诸庄辑则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归者止五户，而杂旧户为一百七十，奏以幸赏，季宣按得其实而劾之。时端友为环列附托难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属大理治，端友以忧死。

季宣还，言于孝宗曰：“左右之人进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托正以行邪，伪直以售佞，荐退人物，曾非诵言，游扬

中伤，乃自不意。一旦号令虽自中出，而其权已归私门矣。故齐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诛赏，而在毁誉者之刑。臣观近政，非无阿、即墨之诛赏，奈何毁誉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图之。”

季宣又进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见，合肥板干方立，中使督视，卒卒成之。臣行过郡，一夕风雨，堕楼五堵。历阳南壁阙，而居巢庳陋如故，乃闻有靡钱钜万而成城四十余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无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忧。左右近侍，阴挤正士而阳称道之，陛下傥因貌言而听之，臣恐石显、王凤、郑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弃士大夫，夫好名特为臣子学问之累。人主为社稷计，唯恐士不好名，诚人人好名畏义，何乡不立？”帝称善，恨得季宣晚，遂进两官，除大理正。

自是，凡奏请论荐皆报可。以虞允文讳阙失，不乐之。居七日，出知湖州，会户部以历付场务，锱铢皆分隶经总制，诸郡束手无策，季宣言于朝曰：“自经总制立额，州县凿空以取赢，虽有奉法吏思宽弛而不得骋。若复额外征其强半，郡调度顾安所出？殆复巧取之民，民何以胜！”户部譙责愈急，季宣争之愈强，台谏交疏助之，乃收前令。

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于《诗》、《书》、《春秋》、《中庸》、《大学》、《论语》皆有训义，藏于家。其杂著曰《浪语集》。

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初患科举程文之弊，思出其说为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从者云合，由是其文

擅当世。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自是四方受业者愈众。

登进士甲科，教授泰州。参知政事龚茂良才之，荐于朝，改太学录。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领帅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义。强御者不得售其私，阴结言官论罢之。

后五年，起知桂阳军。光宗立，稍迁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湖湘民无后，以异姓以嗣者，官利其赀，辄没入之。傅良曰：“绝人嗣，非政也。”复之几二千家。转浙西提点刑狱。除吏部员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归，须鬓无黑者，都人聚观嗟叹，号“老陈郎中”。

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而于太祖开创本原，尤为潜心。及是，因轮对，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圣约束，一切纷更之。诸路上供岁额，增于祥符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增至十数倍。其它杂敛，则熙宁以常平宽剩、禁军阙额之类别项封桩，而无额上供起于元丰，经制起于宣和，总制、月桩起于绍兴，皆迄今为额，折帛、和贾之类又不与焉。茶引尽归于都茶场，盐钞尽归于榷货务，秋苗斗斛十八九归于纲运，皆不在州县。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而民困极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盖天命之永不永，

在民力之宽不宽耳，岂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穷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泽，以为万世无疆之休。”

且言：“今天下之力竭于养兵，而莫甚于江上之军。都统司谓之御前军马，虽朝廷不得知；总领所谓之大军钱粮，虽版曹不得与。于是中外之势分，而事权不一，施行不专，虽欲宽民，其道无由。诚使都统司之兵与向者在制置司时无异，总领所之财与向者在转运司时无异，则内外为一体。内外一体，则宽民力可得而议矣。”帝从容嘉纳，且劳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见久矣。其以所著书示朕。”退，以《周礼说》十三篇上之，迁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

绍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权中书舍人。初，光宗之妃黄氏有宠，李皇后妒而杀之。光宗既闻之，而复因郊祀大风雨，遂震惧得心疾，自是视章疏不时。于是傅良奏曰：“一国之势犹身也，壅底则致疾。今日迁延某事，明日阻节某人，即有奸险乘时为利，则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极至于天变不告，边警不闻，祸且不测矣！”帝悟，会疾亦稍平，过重华宫。而明年重明节，复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于太学诸主皆力谏，不听，而方召内侍陈源为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词，且上疏曰：“陛下之不过宫者，特误有所疑而积忧成疾，以至此尔。臣尝即陛下之心反覆论之，窃自谓深切，陛下亦既许之矣。未几中变，以误为实，而开无端之衅；以疑为真，而成不疗之疾。是陛下自贻祸也。”书奏，帝将从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趋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径行。诏改秘阁修撰仍兼赞读，不受。

宁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会诏朱熹与在外宫观，傅良言：“熹难进易退，内批之下，举朝惊愕，臣不敢书行。”熹于是进宝文阁待制，与郡。御史中丞谢深甫论傅良言不顾行，出提举兴国宫。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罢。嘉泰二年复官，起知泉州，辞。授集英殿修撰，进宝谟阁待制，终于家，年六十七。谥文节。

傅良著述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行于世。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为文藻思英发。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人，授平江节度推官。丁母忧。改武昌军节度判官。少保史浩荐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士多从之游。参知政事龚茂良复荐之，召为太学正。

迁博士，因轮对，奏曰：“人臣之义，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也。盖其难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此国是之难一也。国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论亦然。为奇谋秘画者止于乘机待时，忠义决策者止于亲征迁都，深沉虑远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议论之难二也。环视诸臣，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论议者谁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此人才之难三也。论者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今循守旧

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足之地。若顺时增损，则其所更张动摇，关系至重，此法度之难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读未竟，帝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

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尝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后皆召用，时称得人。会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职，为侍郎林栗所劾。适上疏争曰：“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己愆，相与指目，使不得进。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类。”疏入，不报。

光宗嗣位，由秘书郎出知蕲州。入为尚书左选郎官。是时，帝以疾不朝重华宫者七月，事无钜细，皆废不行。适见上力言：“父子亲爱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岂有事实？若因是而定省废于上，号令愆于下，人情离阻，其能久

乎！”既而帝两诣重华宫，都人欢悦。适复奏：“自今宜于过宫之日，令宰执、侍从先诣起居。异时两宫圣意有难言者，自可因此传致，则责任有归。不可复使近习小人增损语言，以生疑惑。”不报。而事复浸异，中外汹汹。

及孝宗不豫，群臣至号泣攀裾以请，帝竟不往。适责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见，当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轻议君父，可乎？”未几，孝宗崩，光宗不能执丧。军士籍籍有语，变且不测。适又告正曰：“上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宰执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为皇太子，帝许之。俄得御批，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之语，正惧而去，人心愈摇。知枢密院赵汝愚忧危不知所出，适告知阁门事蔡必胜曰：“国事至此，子为近臣，庸坐视乎？”蔡许诺，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计。侂胄，太皇太后甥也。会慈福宫提点张宗尹过侂胄，侂胄觇其意以告必胜。适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请必胜议事，遂遣侂胄因张宗尹、关礼以内禅议奏太皇太后，且请垂帘，许之，计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临朝，嘉王即皇帝位，亲行祭礼，百官班贺，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与适裁定，临期，取以授仪曹郎，人始知其预议焉。迁国子司业。

汝愚既相，赏功将及适，适曰：“国危效忠，职也。适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迁秩不满望怨汝愚。适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汝愚不从。适叹曰：“祸自此始矣！”遂力求补外。除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及汝愚贬衡阳，而适亦为御史胡纆所劾，降两官罢，主管冲佑观，差

知衢州，辞。

起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召入对，言于宁宗曰：“陛下初嗣大宝，臣尝申绎《卷阿》之义为献。天启圣明，销磨党偏，人才庶几复合。然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己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帝嘉纳之。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者，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其后侂胄亦悔，故适奏及之，且荐楼钥、丘密、黄度三人，悉与郡。自是禁网渐解矣。

除权兵部侍郎，以父忧去。服除，召至。时有劝侂胄立盖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将启兵端。适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兴。陛下申命大臣，先虑预算，思报积耻，规恢祖业，盖欲改弱以就强矣。窃谓必先审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论定然后修实政，行实德，弱可变而为强，非有难也。今欲改弱以就强，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金已衰弱，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且所谓实政者，当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为处所，牢实自守。敌兵至则阻于坚城，彼此策应，而后进取之计可言。至于四处御前大军，练之使足以制敌，小大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皆实政也。所谓实德者，当今赋税虽重而国愈贫，如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况欲规恢，宜有恩泽。乞诏有司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既修实政于上，又行实德于下。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也。”

除权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诏以动中外，改权吏部侍

郎兼直学士院，以疾力辞兼职。会诏诸将四路出师，适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听。未几，诸军皆败，侂冑惧，以丘密为江、淮宣抚使，除适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适谓三国孙氏尝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来始失之，建炎、绍兴未暇寻绎。乃请于朝，乞节制江北诸州。

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骑举旗若将渡者，淮民仓皇争斫舟缆，覆溺者众，建康震动。适谓人心一摇，不可复制，惟劫寨南人所长，乃募市井悍少并帐下愿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将徐纬统以往。夜过半，遇金人，蔽茅苇中射之，应弦而倒。矢尽，挥刀以前，金人皆错愕不进。黎明，知我军寡来追，则已在舟中矣。复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敌营，得其俘馘以归。金解和州围，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贤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时羽檄旁午，而适治事如平时，军须皆从官给，民以不扰。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给钱饷米，其来如归。兵退，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坞之议。

初，淮民被兵惊散，日不自保。适遂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为堡坞，使复业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处。又度沿江地创三大堡：石跋则屏蔽采石，定山则屏蔽靖安，瓜步则屏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东连仪真，缓急应援，首尾联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为率，教之习射。无事则戍，以五百人一将。有警则增募新兵及抽摘诸州禁军二千人，并堡坞内居民，通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于每岁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为劫寨焚粮之用。因言堡坞之成有四利，大要谓：“敌在北岸，

共长江之险，而我有堡坞以为声援，则敌不敢窥江，而士气自倍，战舰亦可以策勋。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坞全力助其袭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后，制胜必矣。此所谓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渐归。而侂冑适诛，中丞雷孝友劾适附侂冑用兵，遂夺职。自后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赠光禄大夫，谥文定。

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方侂冑之欲开兵端也，以适每有大仇未复之言重之。而适自召还，每奏疏必言当审而后发，且力辞草诏。第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晓以利害祸福，则侂冑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为别头省试第一。监潭州南岳庙。绍熙初，主管吏部架阁文字，除太学录兼实录院检讨官。正录兼史职自溪始。升博士，奏两淮当立农官，若汉稻田使者，括闲田，谕民主出财，客出力，主客均利，以为救农之策。除庆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

开禧时，师溃于符离，溪因奏沿边忠义人、湖南北盐商皆当区画，以销后患。会和议成，知枢密院事张岩督师京口，除授参议军事。数月，召为资善堂说书。

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景献太子命溪讲《中庸》、《大学》，溪辞以讲读非詹事职，惧侵官。太子曰：“讲退便服说书，非公礼，毋嫌也。”复命类《易》、《诗》、

《书》、《春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各为说以进。权工部尚书，除华文阁学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赠特进、端明殿学士。理宗绍定间，赐谥文端。

溪久于宫僚，以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务秘密，或议其殊乏骨鲠云。

蔡幼学，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试礼部第一。是时，陈傅良有文名于太学，幼学从之游。月书上祭酒芮烨及吕祖谦，连选拔，辄出傅良右，皆谓幼学之文过其师。孝宗闻之，因策士将置首列。而是时外戚张说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阴附之。幼学对策，其略曰：“陛下资虽聪明而所存未大，志虽高远而所趋未正，治虽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风俗日坏，将难扶持；纪纲日乱，将难整齐；人心益摇，将难收拾；吏慢兵骄，财匮民困，将难正救。”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并进，以为美谈。然或以虚誉惑听，自许立功；或以缄默容身，不能持正。”盖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汉武帝用兵以来，大司马、大将军之权重而丞相轻。公孙弘为相，卫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业无有。宣、元用许、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为元始之祸。今陛下使姨子预兵柄，其人无一才可取。宰相忍与同列，曾不羞耻。按其罪名，宜在公孙弘上。”盖指张说也。帝览之不怿，虞允文尤恶之。遂得下第，教授广德军。

丁父忧，再调潭州。执政荐于朝，帝许之，且问：“年几

何矣？何以名幼学？”参政施师点举《孟子》“幼学壮行”之语以对。上佇思，慨然曰：“今壮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删定官。首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复，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为。而苟且之议，委靡之习，顾得以缓陛下欲为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规摹尔。”寻以母忧去。

光宗立，以太学录召，改武学博士。逾年，迁太学，擢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迁校书郎。时光宗以疾不朝重华宫，幼学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来，北宫之朝不讲。比者寿皇愆豫，侍从、台谏叩陛请对，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群臣随以号泣。陛下退朝，宫门尽闭，大臣累日不获一对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颈，迁延至午，禁卫饮恨。市廛军伍，谤诽籍籍，旁郡列屯，传闻疑怪，变起仓卒，陛下实受其祸。诚思身体发肤寿皇所与，宗社人民寿皇所命，则畴昔慈爱有感乎心，可不独出圣断，复父子之欢，弭宗社之祸！”疏入，不报。

宁宗即位，诏求直言。幼学又奏：“陛下欲尽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亲、任贤、宽民，而其本莫先于讲学。比年小人谋倾君子，为安靖和平之说以排之。故大臣当兴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当效忠而以忤旨摈弃，其极至于九重深拱而群臣尽废，多士盈庭而一筹不吐。自非圣学日新，求贤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宁、元丰而始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自大观、宣和而始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杂本钱，有经制钱；自绍兴而始有和买折帛钱，有总制钱，有月桩大军钱；至于茶盐酒榷、税契、头子之属，积累增多，较之祖宗无虑数十倍，民困极矣。”

幼学既论列时政，其极归之圣学。帝称善，将进用之。时韩侂胄方用事，指正人为“伪学”，异论者立黜。幼学遂力求外补，特除提举福建常平。陛辞，言：“今除授命令径从中出，而大臣之责始轻；谏省、经筵无故罢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误陛下至此耶！”侂胄闻之不悦。既至官，日讲荒政。时朱熹居建阳，幼学每事咨访，遂为御史刘德秀劾罢，奉祠者凡八年。

起知黄州，改提点福建路刑狱，未行。有劝侂胄以收召海内名士者，乃召幼学为吏部员外郎。入见，言：“高宗建炎间减婺州和买绢折罗事，因谕辅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过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两浙丁钱，视高宗无间，然而兵事既开，诸路罹锋镝转饷之艰，江、湖以南有调募科需之扰，惟陛下以爱惜邦本为念。”迁国子司业、宗正少卿，皆兼权中书舍人。

侂胄既诛，余党尚塞正路，幼学次第弹缴，窜黜尤众，号称职。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故事，阁门、宣赞而下，供职十年，始得路都监若钤辖。侂胄坏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职犹通籍禁闕者，幼学一切厘正。

嘉定初，同楼钥知贡举。时正学久锢，士专于声律度数，其学支离。幼学始取义理之文，士习渐复于正。兼直学士院，内外制皆温醇雅厚得体，人多称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职。赵师霁除知临安府，霁辞。故事，当有不允诏。幼学言：“师霁以媚权臣进官，三尹京兆，狼籍无善状，诏必出褒语，臣何辞以草？”命遂寝。改兼侍读，师霁罢命乃下。

除龙图阁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进福建路安

抚使。政主宽大，惟恐伤民。福建下州，例抑民买盐，以户产高下均卖者曰产盐，以交易契纸钱科敷者曰浮盐，皆出常赋外，久之遂为定赋。幼学力请蠲之，不报。提举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会子，不如令者籍其贖。幼学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钱币未均，秤提无术，力求罢去。遂升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万寿宫。召权兵部尚书兼修玉牒官，寻兼太子詹事。

先是，朝廷既遣岁币入金境，适值其有难，不果纳，则遽以兵叩边索之。中外汹汹，皆言当亟与。幼学请对，言：“玉帛之使未还，而侵轶之师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辞。天怒人愤，可不伸大义以破其谋乎！”于是朝论奋然，始诏与金绝。幼学因请“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众志，公汲引以合材谋，审怀附以一南北。”帝称善。一夕感异梦，星陨于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

幼学早以文鸣于时，而中年述作，益穷根本，非关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质凝重，莫窥其际，终日危坐，一语不妄发。及辩论义理，纵横阖辟，沛然如决江河，虽辩士不及也。尝续司马光《公卿百官表》，《年历》、《大事记》、《备忘》、《辨疑》、《编年政要》、《列传举要》，凡百余篇，传于世。

杨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刻志于学，卧不设榻几十岁。庆元元年类试，调泸川尉，易什邡，再调绵州学教授、罗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吴猎谕蜀，泰之贻书曰：“使吴曦为乱，而士大夫不从，必有不败为；既乱，而士大夫能

抗，曦犹有所惮。夫乱，曦之为也；乱所以成，士大夫之为也。”

改知严道县，摄通判嘉定。白崖寨将王璩引蛮寇利店，刑狱使者置璩于法，又冒絙余人当坐死。泰之访知夷都实迓利店，夷都蛮称乱，不需引导，固请释之，不听。乃去官。宣抚使安丙荐之曰：“蜀中名儒杨虞仲之子，当逆臣之变，勉有位者毋动。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见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审察，以亲老辞。差知广安军，未上，丁父忧。免丧，知富顺监。去官，以禄禀数千缗予邻里，以千缗为义庄。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县受祸尤惨，泰之力白丙尽蠲其赋。丙复荐于朝，召赴行在，固辞。知果州。踣零钱病民，泰之以一年经费储其赢为诸邑对减，上尚书省，按为定式。民歌之曰：“前张后杨，惠我无疆。”张谓张义，实自发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理宗即位，趣入对，言：“法天行健，奋发英断，总揽威权，无牵于私意，无夺于邪说，以救蛊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泽，迩来斫丧无余，民无恒心，何以为国？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气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风，为国者何便于此？”上奇其对，以为工部郎中。其后言事者相继，无所避忌，自泰之发之。迁军器少监、大理少卿。

绍定元年入对，谓：“风雨为暴，水潦溃溢，此阴盛阳微之证。而台臣谏曰雪川水患之惨，桀之余烈也。”后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于违群臣，轻于绝友爱。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则当思天伦之大痛。秦邸殁于房陵，既行封谥，又录用

其子。今乃曰‘不当为之后，以贻它日忧’，何示人之不广乎？”又曰：“今日不言，后必有言之者。与其追恤于后，固不若举行于今也。”是日，诏直宝谟阁、知重庆府。为书以别丞相曰：“宰相职事，无大于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审取舍之择而已。”至官，俗用大变。主管千秋鸿禧观，卒。

所著《克斋文集》、《论语解》、《老子解》、《春秋列国事目》、《公羊、穀梁类》、《诗类》、《诗名物编》、《论、孟类》、《东汉、三国志、南北史、唐、五代史类》、《历代通鉴、本朝长编类》、《东汉名物编》、《诗事类》、《大易要言》、《杂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卷四百三十五

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儒 林 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国子寅 宏 宁

范冲，字元长，登绍圣进士第。高宗即位，召为虞部员外郎，俄出为两淮转运副使。

绍兴中，隆祐皇后诞日，上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怀为官家言之。吾逮事宜仁圣烈皇后，聪明母仪，古今未见其比。曩因奸臣诬谤，有玷圣德，建炎初虽下诏辨明，而史录未经删定，无以传信后世，而慰在天

之灵也。”上悚然，亟诏重修神、哲两朝《实录》，召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冲父祖禹，元祐中尝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其后安石婿蔡卞恶之，祖禹坐谪死岭表。至是复以命冲，上谓之曰：“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冲因论熙宁创置，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蔡京误国之罪。上嘉纳之，迁起居郎。

俄开讲筵，升兼侍读。上雅好《左氏春秋》，命冲与朱震专讲。冲敷衍经旨，因以规讽，上未尝不称善。会皇子建国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建隆观，为资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赞读。诏曰：“朕为宗庙社稷大计，不敢私于一身，选于属籍，得艺祖七世孙鞠之宫中。兹择刚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辅导之官，博观在廷，无以易汝冲，德行文学，为时正人。乃祖发议嘉祐之初，乃父纳忠元祐之际，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顾资善之开，史馆经筵，姑仍厥旧。朕方求多闻之益，尔实兼数器之长，施及童蒙，绰有余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时张浚在长沙，亦荐冲、震可备训导。冲、震皆一时名德老成，极天下之选，上命建国公见翊善、赞读，皆纳拜。俄迁翰林学士兼侍读，冲力辞，改翰林侍读学士，用其父故事也。寻以龙图阁直学士奉祠。卒，年七十五。

冲之修《神宗实录》也，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及修《哲宗实录》，别为一书，名《辨证录》。冲性好义乐善，司马光家属皆依冲所，冲抚育之。为光编类《记闻》十卷奏御，请以光之族曾孙宗召主光祀。又尝荐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发，荆门军人。登政和进士第，仕州县以廉称。胡安国一见大器之，荐于高宗，召为司勋员外郎，震称疾不至。会江西制置使赵鼎入为参知政事，上谕以当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学术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讲读，必有益于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问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学对。上说，擢为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震因言：“荆、襄之间，沿汉上下，膏腴之田七百余里，若选良将领部曲镇之，招集流亡，务农种谷，寇来则御，寇去则耕，不过三年，兵食自足。又给茶盐钞于军中，募人中余，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观衅而动，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劳，万全计也。”

迁秘书少监兼侍经筵，转起居郎。建国公出就傅，以震为赞读，仍赐五品服。迁中书舍人兼翊善。时郭千里除将作监丞，震言：“千里侵夺民田，曾经按治，愿寝新命。”从之。转给事中兼直学士院，迁翰林学士。是时，虔州民为盗，天子以为忧，选良太守往慰抚之。将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扰，则百姓自安，虽诱之为盗，亦不为矣。愿诏新太守到官之日，条具本郡及属县官吏有贪墨无状者，一切罢去，听其自择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优加奖劝。”上从其言。故事，当丧无享庙之礼。时徽宗未祔庙，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丧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为越俎而行事。’《春秋》书‘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公羊传》曰：‘讥始不三年也。’国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丧，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庙，合祀天地于圜丘。当时未行三年之丧，专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则非也。”

诏侍从、台谏、礼官参议，卒用御史赵涣、礼部侍郎陈公辅言，大飨明堂。七年，震谢病丐祠，旋知礼部贡举，会疾卒。

震经学深醇，有《汉上易解》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惇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参两篇》。臣今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庶几道离而复合。”盖其学以王弼尽去旧说，杂以庄、老，专尚文辞为非是，故其于象数加详焉。其论《图》、《书》授受源委如此，盖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入太学，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颖川靳裁之为师。裁之与论经史大义，深奇重之。三试于礼部，中绍圣四年进士第。初，廷试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职以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时发策大要崇复熙宁、元丰之制，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哲宗命再读之，注听称善者数四，亲擢为第三。为太学博士，足不蹑权门。

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举遗逸，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二人老不行，安国请命之官，以劝为学者。零陵簿称二人党人范纯仁客，而流人邹浩所请托也。蔡京素恶安国与己异，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又移湖北再

鞫，卒无验，安国竟除名。未几，簿以他罪抵法，台臣直前事，复安国元官。

政和元年，张商英相，除提举成都学事。二年，丁内艰，移江东。父没终丧，谓子弟曰：“吾昔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钟，将何所施？”遂称疾不仕，筑室墓傍，耕种取给，盖将终身焉。宣和末，李弥大、吴敏、谭世勳合荐，除屯田郎，辞。

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辞；除起居郎，又辞。朝旨屡趣行，至京师，以疾在告。一日方午，钦宗亟召见，安国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万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愿擢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虚怀访问，深发独智。”又言：“为天下国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视朝半年矣，而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觊，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乞访大臣，各令展尽底蕴，画一具进。先宣示台谏，使随事疏驳。苦大臣议绌，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驳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议于朝，断自宸衷，按为国论，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可冀中兴。”钦宗曰：“比留词掖相待，已命召卿试矣。”语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

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见安国论奏，愠曰：“中兴如此，而曰绩效未见，是谤圣德也。”乃言安国意窥经筵，不宜召试。钦宗不答。安国屡辞，南仲又言安国不臣。钦宗问其状，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

又不事陛下。”钦宗曰：“渠自以病辞，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对，钦宗即问识胡安国否，中丞许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实鲜。”钦宗叹息，遣中书舍人晁说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强留。”既试，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南仲讽台谏论其稽命不恭，宜从黜削。疏奏不下，安国乃就职。

南仲既倾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又谓许景衡、晁说之视大臣升黜为去就，怀奸徇私，并黜之。安国言：“二人为去就，必有陈论。怀奸徇私，必有实迹。乞降付本省，载诸词命。”不报。

叶梦得知应天府，坐为蔡京所知，落职奉祠。安国言：“京罪已正，子孙编置，家财没入，已无蔡氏矣。则向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为京党，则人才见弃者众，党论何时而弭！”乃除梦得小郡。

中书侍郎何臬建议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以卫王室、捍强敌。安国言：“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权恐太重。万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见今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属守将应援，则一举两得矣。”寻以赵野总北道，安国言魏都地重，野必误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如安国言。

李纲罢，中书舍人刘珣行词，谓纲勇于报国，数至败衄。吏部侍郎冯澥言珣为纲游说，珣坐贬。安国封还词头，以为

“侍从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今台谏未有缄默不言之咎，而漈越职，此路若开，臣恐立于朝者各以好恶胁持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何橐从而挤之，诏与郡。橐以安国素苦足疾，而海门地卑湿，乃除安国右文殿修撰、知通州。

安国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国曰：“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而可言也！”

安国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为郎，在城中，客或忧之，安国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敌围益急，钦宗亟召安国及许景衡，诏竟不达。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安国言：“昨因缴奏，遍触权贵，今陛下将建中兴，而政事弛张，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职守，必以妄发，干犯典刑。”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论其托疾，罢之。三年，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

绍兴元年，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趣召，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对，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论《定计》略曰：“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

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论《建都》谓：“宜定都建康以比关中、河内，为兴复之基。”论《设险》谓：“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论《尚志》谓：“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祇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论《正心》谓：“戡走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愿选正臣多闻识、有志虑、敢直言者置诸左右，日夕讨论。以宅厥心。”论《养气》谓：“用兵之胜负，军旅之强弱，将帅之勇怯，系人君所养之气曲直何如。愿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信于诸夏、闻于夷狄者，无曲可议，则至刚可以塞两间，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国尝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

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

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命检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

“‘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建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

初，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为朋党，且曰：“党魁在琐闼，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即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如国计何？”落职，提举仙都观。是夕，彗出东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报，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路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报，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余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胜非遂相，安国竟归。

五年，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安国辞。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今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

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韩氏，仍诏馆阁哀其遗书，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妻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赠，赐田十顷恤其孤，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

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办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同。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

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安国曰：“子发学《易》二十年，此事当素定矣。世间惟讲学论政，不可不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蟻蠅过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焞为称首。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他无所许可。后见安国，叹曰：“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

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良佐尝语人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安国之使湖北也，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安国谓：“先圣手所笔

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

安国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学道，乃不复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三子，寅、宏、宁。

寅字明仲，安国弟之子也。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难制，父闭之空阁，其上有杂木，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曰：“当有以移其心。”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余，寅悉成诵，不遗一卷。游辟雍，中宣和进士甲科。

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臬荐，召除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为祭酒，寅从之受学。迁司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议立异姓，寅与张浚、赵鼎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言者劾其离次，降一官。

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枢密使张浚荐为驾部郎官，寻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诏议移跸之所，寅上书曰：

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出师河北，二圣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敌入关陕，漫不捍御。盗贼横溃，莫敢谁何，元元无辜，百万涂地。方且制造文物，讲行郊报，自谓中兴。金人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一向畏缩远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

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克复旧物者，莫不本于愤耻恨怒，不能报怨，终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阙绝之后，固陋

以为荣，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黄潜善与汪伯彦方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曾不思宗庙则草莽湮之，陵阙则畚鍤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庙、蹙土宇、丧生灵者，可胜罪乎！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圣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致于今德义不孚，号令不行，刑罚不威，爵赏不劝。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一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恐非为自全之计。

愿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金人逆天乱伦，朕义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寝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决意讲武，戎衣临阵。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武勇，必云合响应。陛下凡所欲为，孰不如志？其与退保吴、越，岂可同年而语哉！

自古中国强盛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扫灭，极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强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长者之事，望于凶顽之粘罕，岂有是理哉！今日图复中兴之策，莫大于罢绝和议，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资。不然，则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圣？反复计之，所谓乞和，决无可成之理。

夫大乱之后，风俗靡然，欲丕变之，在于务实效，去

虚文。治兵择将，誓戮大憝者，孝弟之实也；遣使乞和，冀幸万一者，虚文也。屈己求贤，信用群策者，求贤之实也；外示礼貌，不声其言者，虚文也。不惟面从，必将心改，苟利于国，即日行之者，纳谏之实也；和颜泛受，内恶切直者，虚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结约以诚信者，任将之实也；亲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虚文也。汰疲弱，择壮勇，足其衣食，申明阶级，以变其骄悍之习者，治军之实也；教习儿戏，纪律荡然者，虚文也。遴选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奸赃，广行宽恤者，爱民之实也；军须戎具，征求取办，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虚文也。若夫保宗庙、陵寝、土地、人民，以此六实者行乎其间，则为中兴之实政也。陵庙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为血为肉，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间，则为今日虚文。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质明辇出房，雉扇金炉夹侍两陛，仗马卫兵俨分仪式，赞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昼夜厉兵，跨河越岱，电扫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践衡霍之意。吾方拥虚器，茫然未知所之。

君子小人，势不两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者则斥；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故其成当世之功，貽后人之辅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则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日远而销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圣

屈辱，羿、莽擅朝，伏节死难者不过一二人。此浮华轻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

古之称中兴者曰：“拨乱世，反之正。”今之乱亦云甚矣，其反正而兴之，在陛下；其遂陵迟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泽一老从官耳，犹能推诚感动群贼，北连怀、卫，同迎二圣，克期密应者，无虑数十万人。何况陛下身为子弟，欲北向而有为，将见举四海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扫除妖沴，远迓父兄，称宋中兴。其与惕息遁藏，蹈危负耻如今日，岂不天地相绝哉！

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除直龙图阁、主管江州太平观。

二年五月，诏内外官各言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应诏，曰修政事、备边陲、治军旅、用人才、除盗贼、信赏罚、理财用、核名实、屏谀佞、去奸慝。疏上不报，寻命知永州。

绍兴四年十二月，复召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时议遣使入云中，寅上疏言：

女真惊动陵寝，残毁宗庙，劫质二圣，乃吾国之大仇也。顷者，误国之臣遣使求和，以苟岁月，九年于兹，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见邪言，渐图恢复，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自效。今无故蹈庸臣之辙，忘复仇之义，陈自辱之辞，臣切为陛下不取也。

若谓不少贬屈，如二圣何？则自丁未以至甲寅，所为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圣之所在者谁欤？闻二圣之声音者谁欤？得女真之要

领而息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后，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继失险矣。夫女真知中国所重在二圣，所惧在劫质，所畏在用兵，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谓自是必改图矣，何为复出此谬计邪？

当今之事，莫大于金人之怨。欲报此怨，必殄此仇。用复仇之议，而不用讲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后二圣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职举矣。苟为不然，彼或愿与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圣意直以世仇无可通之义，寢罢使命。

高宗嘉纳，云：“胡寅论使事，词旨剴切，深得献纳论思之体。”召至都堂谕旨，仍降诏奖谕。既而右仆射张浚自江上还，奏遣使为兵家机权，竟反前旨。寅复奏疏言：“今日大计，只合明复仇之义，用贤修德，息兵训民，以图北向。傥或未可，则坚守待时。若夫二三其德，无一定之论，必不能有所立。”寅既与浚异，遂乞便郡就养。

始，寅上言：“近年书命多出词臣好恶之私，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词，未免玩人丧德之失，乞命词臣以饰情相悦、含怒相訾为戒。”故寅所撰词多诤诫，于是忌嫉者众。朝廷辨宣仁圣烈之诬，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进。除徽猷阁待制、知邵州，辞。改集英殿修撰，复以待制改知严州，又改知永州。

徽宗皇帝、宁德皇后讣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礼：仇不复则服不除。愿降诏旨，服丧三年，衣墨临戎，以化天下。”寻除礼部侍郎、兼侍讲兼直学士院。丁父忧，免丧，时秦桧当国，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俄

乞致仕，遂归衡州。

桧既忌寅，虽告老，犹愤之，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落职。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谏通邻好不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桧死，诏自便，寻复其官。绍兴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

寅志节豪迈，初擢第，中书侍郎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许。始，安国颇重秦桧之大节，及桧擅国，寅遂与之绝。新州谪命下，即日就道。在谪所著《读史管见》数十万言，及《论语详说》，皆行于世。其为文根著义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优游衡山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栻师事之。

绍兴间上书，其略曰：

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谓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乡，若为知其体乎？有所不察则不知矣。有所顾虑，有所畏惧，则虽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忧也。夫敌国据形胜之地，逆臣僭位于中原，牧马骞骞，欲争天下。臣不是惧，而以良心为大忧者，盖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万事，统摄亿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于虑，便嬖智巧不陈于前，妃嫔佳丽不幸于左右时矣。陛下试于此时沉思静虑，方今之世，当陛下之身，事孰为大乎？孰为急乎？必有歉然而馁，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则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

昔舜以匹夫为天子，瞽叟以匹夫为天子父，受天下

之养，岂不足于穷约哉？而瞽叟犹不悦。自常情观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忧之，举天下之大无足以解忧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几三十年。钦宗皇帝生于深宫，享乘輿之次，以至为帝。一旦劫于仇敌，远适穷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饮食失膳夫之味，居处失宫殿之安、妃嫔之好，动无威严，辛苦垫隘。其愿陛下加兵敌国，心目睽睽，犹饥渴之于饮食。庶几一得生还，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欢若平生。引领东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疏贱，念此痛心，当食则嗑，未尝不投箸而起，思欲有为，况陛下当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对扬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仇敌。陛下自念，以此事亲，于舜何如也？

且群臣智谋浅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贪图宠荣，皆为身谋尔。陛下乃信之，以为必持是可以进抚中原，展省陵庙，来归两宫，亦何误耶！

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顾虑畏惧，忘之不敢以为仇。臣下僭逆，有明目张胆显为负叛者，有协赞乱贼为之羽翰者，有依随两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顾虑畏惧，宽之不敢以为讨。守此不改，是祖宗之灵，终天暴露，无与复存也；父兄之身，终天困辱，而求归之望绝也；中原士民，没身涂炭，无所赴诉也。陛下念亦及此乎？

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

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下诬君父，上欺祖宗，诬谤宣仁，废迁隆祐。使我国家君臣父子之间，顿生疵病，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遂使敌国外横，盗贼内讧，王师伤败，中原陷没，二圣远栖于沙漠，皇舆僻寄于东吴，嚚嚚万姓，未知攸底，祸至酷也。

若犹习于因循，惮于更变，亡三纲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势诱下，下以智术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实由此不核，赏罚由此失当，乱臣贼子由此得志，人纪由此不修，天下万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将何以异于先朝，求救祸乱而致升平乎？

末言：

陛下即位以来，中正邪佞，更进更退，无坚定不易之诚。然陈东以直谏死于前，马伸以正论死于后，而未闻诛一奸邪，黜一谀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奸邪之难也？此虽当时辅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亿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辅助，而令奸邪得而杀之，于谁责而可乎？臣窃痛心，伤陛下威权之不在己也。高闰为国子司业，请幸太学，宏见其表，作书责之曰：

太学，明人伦之所在也。昔楚怀王不返，楚人怜之，如悲亲戚。盖忿秦之以强力诈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惨胜于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于强敌，生往死归，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为大恩乎？

昔宋公为楚所执，及楚子释之，孔子笔削《春秋》，乃曰：“许侯盟于薄，释宋公。”不许楚人制中国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在金人，此中华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为大恩乎？

晋朝废太后，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天下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则引远而去。今阁下目睹忘仇灭理，北面敌国，以苟宴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又为之词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

宏初以荫补右承务郎，不调。秦桧当国，贻书其兄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宁作书止叙契好而已。宏书辞甚厉，人问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桧死，宏被召，竟以疾辞，卒于家。

著书曰《知言》。张栻谓其言约义精，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

宁字和仲，以荫补官。秦桧当国，召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秦熺知枢密院事，桧问宁曰：“熺近除，外议云何？”宁曰：“外议以为相公必不为蔡京之所为也。”迁太常丞、祠部郎官。

初，以宁父兄故召用，及寅与桧忤，乃出宁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观，卒。

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宁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书云。

卷四百三十六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儒 林 六

陈亮 郑樵林震附 李道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

先是，亮尝圉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

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愤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

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冑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情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

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弱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

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隼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腴削之，虽徽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

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折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阡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

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

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軼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觐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觐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

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

又上书曰：

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几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二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

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

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嫌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究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睥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

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业，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余，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

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金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康之计，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陛下试一听臣，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复，而是时孝宗将内禅，不报。由是在

廷交怒，以为狂怪。

先是，乡人会宴，末胡椒特置亮羹馔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会吕兴、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无所得，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大异曰：“此天下奇材也。国家若无罪而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力言于光宗，遂得免。

未几，光宗策进士，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且曰：“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辞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时光宗不朝重华宫，群臣更进迭谏，皆不听，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既知为亮，则大喜曰：“朕擢果不谬。”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闻知皆喜，故赐第告词曰：“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阅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授金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亮之既第而归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对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贵，泽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闻者悲伤其意。然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后，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命补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谥文毅，更与一子官。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杨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

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金人之犯边也，樵言岁星分在宋，金主将自毙，后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学者称夹漈先生。

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同郡林霆，字时隐，擢政和进士第，博学深象数，与樵为金石交。林光朝尝师事之。聚书数千卷，皆自校讎，谓子孙曰：“吾为汝曹获良产矣。”绍兴中，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即挂冠去，当世高之。

李道传字贯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道传少庄重，稍长，读河南程氏书，玩索义理，至忘寝食，虽处暗室，整襟危坐，肃如也。擢庆元二年进士第，调利州司

户参军，徙蓬州教授。

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论曦必败，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正使不捷，亦无愧千古矣。”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

嘉定初，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会沂府有母丧，遗表官吏例进秩，道传曰：“有襄事之劳者，推恩可也，吾属何与？”于是皆辞不受。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以语侵道传，道传不为动。兼权考功郎官，迁著作郎。

时薛拯、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贿赂成风，道传言：“今名优儒臣，实取材吏，刻剥残忍、诞谩倾危之人进矣。”遂求补郡，于是出知真州。城圯弗治，道传甃之，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陈公塘，有警，则决之以为阻，人心始固。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

贪纵者十余人，胥吏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余人，释狱之滥系者二百余人，弛负钱一十余万缗。夏大旱，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官民如仇；钞法之行，商贾疑怨；赋敛增加，军将推剥，皆切中时病。遂条上荒政，朝廷多从之。与漕臣真德秀振饥，道传分池、宣、徽三州，穷冬行风雪中，虽深村穷谷必至，赖以全活者甚众。摄宣州守，行朱熹社仓法，上饶、新安、南康诸郡翕然应命，人蒙其利。

广德守魏岷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挟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自专掠美，乞远之。道传上疏力辨，岷坐免。会胡榘为吏部侍郎，荐道传自代。引疾乞去，不许。召令奏事，再辞，又不许，遂入对。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至侍从、台谏阙失，尽言无所讳，帝不以为忤。除兵部郎官，辞未就。监察御史李楠觐当路指意，乞授以节镇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诏特转一官致仕，谥文节。

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笃于践履，气节卓然。于经史未有论著，曰：“学未至，不敢。”于诗文未尝苟作，曰：“学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谒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间，大书“唤起截断”四字，知其用功慎独如此。居官以惠利为本，振荒遗爱江东，人久而思焉。

三子：达可、当可、献可。献可为心传后。

卷四百三十七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儒 林 七

程迥 刘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程迥，字可久，应天府宁陵人。家于沙随，靖康之乱，徙绍兴之余姚。年十五，丁内外艰，孤贫飘泊，无以自振。二十余，始知读书，时乱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迥得以考德问业焉。

登隆兴元年进士第，历扬州泰兴尉。训武郎杨大烈有田十顷，死而妻女存。俄有讼其妻非正室者，官没其赀，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诿迥，迥曰：“大烈死，赀产当归其女。女死，当归所生母可也。”

调饶州德兴丞。盗入县民齐刳家，平素所不快者，皆冒絷逮狱。州属迥决禁囚，辨其冤者纵遣之。刳讼不已。会获盗宁国，刳犹讼还所纵之人，迥曰：“盗既获矣，再令追捕，或死于道路，使其骨肉何依，岂审冤之道哉！”唐肃宗时，县有程氏女，其父兄为盗所杀，因掠女去，隐忍十余年，手刃尽诛其党，剖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复仇之义，颂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

改知隆兴府进贤县。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决陈长年辄

私卖田，其从子诉有司十有八年，母鱼氏年七十坐狱。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阕日，理为己分，令天下郡县视此为法。迥为议曰：“天下之人孰无母慈？子若孙宜定省温清，不宜有私财也。在律，别籍者有禁，异财者有禁。当报牒之初，县令杖而遣之，使听命于其母可矣，何稽滞遍诉有司，而达于登闻院乎？《春秋穀梁传》注曰：‘臣无讼君之道’，为卫侯郑与元咺发论也。夫诸侯之于命大夫犹若此，子孙之于母乃使坐狱以对吏，爱其亲者闻之，不觉泣涕之横集也。按令文：分财产，谓祖父母、父母服阕已前所有者。然则母在，子孙不得有私财。借使其母一朝尽费，其子孙亦不得违教令也。既使归于其母，其日前所费，乃卑幼辄用尊长物，法须五年尊长告乃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开他日争讼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孙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师帅，政教之所由出。诚宜正守今不职之愆与子孙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为人母者。”

民饥，府檄有诉闭籴及柴与商贾者，迥即论报之曰：“力田之人，细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于税赋，是以出柴，非上户也。县境不出货宝，苟不与外人交易，输官之钱何由而得？今强者群聚，胁持取钱，殴伤人者甚众，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论再三，见从乃已。

县大水，亡稻麦，郡蠲租税至薄，迥白于府曰：“是驱民流徙耳！赋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犹曰：“度江后来，未尝全放，恐户部不从。”迥力论之曰：“唐人损七，则租、庸、调俱免。今损十矣。夏税、役钱不免，是犹用其二也，不可谓宽。”议乃息。

境内有妇人佣身纺绩舂簸，以养其姑。姑感妇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额仰天而祝之。其子为人牧牛，亦干饭以饷祖母。迥廉得之，为纪其事，白于郡，郡给以钱粟。

调信州上饶县。岁纳租数万石，旧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绝之，尝曰：“令与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敛虐民，鬼神其无知乎！”州郡督索经总钱甚急，迥曰：“斯钱古之除陌之类，今其类乃三倍正赋，民何以堪？。反复言之当路。

奉祠，寓居番阳之萧寺。程祥者，从伯父待制昌禹来居番阳，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继亡，祥妻度氏犹质卖衾具以抚育孤子，久之罄竭，濒死，邻家皆莫识其面。有欲醺之者，度曰：“吾儿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抚其子，岂不负良人乎？”终辞焉。或为迥言其事，迥走告于郡守，月给之钱粟。

迥居官临之以庄，政宽而明，令简而信，绥强抚弱，导以恩义。积年仇讼，一语解去。猾吏奸民，皆以感激，久而俊悔，欺诈以革。暇则宾礼贤士，从容尽欢，进其子弟之秀者与之均礼，为之陈说《诗》、《书》。质疑问难者，不问蚤暮。势位不得以交私，祠庙非典祀不谒。隐德潜善，无问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励风俗。或周其穷厄，俾全节行。听决狱讼，期于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为苟止。贵溪民伪作吴渐名，诬诉县令石邦彦，迥言匿名书不当受，转运使不谓然，遂兴大狱，瘐死者十有四人。及闻省寺，讫报如迥言。

迥尝授经学于昆山王葆、嘉禾闻人茂德、严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传外编》、《春

秋传显微例目》、《论语传》、《孟子章句》、《文史评》、《经史说诸论辨》、《太玄补赞》、《户口田制贡赋书》、《乾道振济录》、《医经正本书》、《条具乾道新书》、《度量权三器图义》、《四声韵》、《淳熙杂志》、《南斋小集》。卒官。

朝奉郎朱熹以书告迥子绚曰：“敬惟先德，博闻至行，追配古人，释经订史，开悟后学，当世之务又所通该，非独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试，而奄弃盛时，此有志之士所为悼叹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书满家，足以传世，是亦足以不朽。”绚以致仕恩调巴陵尉，摄邑事，能理冤狱。孙仲熊，亦有名。

刘清之，字子澄，临江人，受业于兄靖之，甘贫力学，博极书传。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调袁州宜春县主簿，未上，丁父忧，服除，改建德县主簿。请于州，俾民自实其户。由是赋役平，争讼息。

调万安县丞。时江右大侵，郡檄视旱，徒步阡陌，亲与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实。州议减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过三十里内耳，外乡远民势岂能来？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饿死者。今有粟之家闭不肯粜，实窥伺攘夺者众也。在我有政，则大家得钱，细民得米，两适其便。”乃请均境内之地为八，俾有粟者分振其乡，官为主之。规画防闲，民甚赖之。帅龚茂良以救荒实迹闻于朝，又偕诸公荐之。

发运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县畸零之赋，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谓曰：“侍郎因子言，谓子爱民特立，将荐子矣，其以阙阅来。”清之贻之以书曰：“所谓赢资者，皆州县侵刻于民，法所当禁。纵有赢资，是所谓美

余也，献之自下而诏止之，今则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夺不餍，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愿侍郎自请于朝，姑归贰卿之班，主大农经费，以佐国家。如此，则士孰不愿出侍郎之门？不然，某诚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鉴。”以荐者两有审察之命，清之竟不见丞相，诣吏部铨，得知宜黄县。

茂良入为参知政事，与丞相周必大荐清之于孝宗。召入对，首论：“民困兵骄，大臣退托，小臣苟偷。愿陛下广览兼听，并谋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纲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变、弊不可革者，变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间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贤否。谓道义之臣，大者可当经纶，小者可为仪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临政，小者可使立事。至于专谋富贵利达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实。今百有司职守不明，非旷其官，则失之侵逼。愿诏史官考究设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亲定，载之命书，依开宝中差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晓然知之而行赏罚焉。三曰使材能。谓军旅必武臣，钱谷必能吏，必临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两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长。四曰听换授。谓文武之官不可用违其才，然不当许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艺，每岁互举堪充左右选者一人，于合入资格外，稍与优奖。”

改太常寺主簿。丁内艰，服除，通判鄂州。鄂大军所驻，兵籍多伪，清之白郡及诸司，请自通判厅始，俾伪者以实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张以节死，嘉祐中，诏封旌德县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无知其墓者，清之与郡守罗愿访而祠之。鄂俗计利而尚鬼，家贫子壮则出赘，习为当然，而尤谨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药而听于巫，死则不葬而畀诸

火，清之皆谕止之。

差权发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军兴，有所谓大军月桩过湖钱者，岁送漕司，无虑七八万缗，以四邑所入曲引钱及郡计畸零苗米折纳充之。旧法，民有吉凶聚会，许买引为酒曲，谓之曲引钱，其后直以等第敷纳。衡有五邑，独敷其四。取民之辞不正，良民遍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与常赋不输。虽得曲引钱四五万缗，而常赋之失，不啻数万缗矣。清之请于朝，愿与总领所酌损补移，渐图蠲减。不报。遂戒诸邑：董常赋，缓杂征，阁旧逋，戒预折，新簿籍，谨推收，督勾销，明逋负，防带钞，治顽梗，梏吏奸，扰户长，费用有节，渗漏有防，稽考有政，补置有渐。

先是，郡饰厨传以事常平、刑狱二使者，月一会集，互致折馈。清之叹曰：“此何时也？与其取诸民，孰若裁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于所职，无负于吾民足矣。岂以酒食货财为勤哉？”清之自常禄外，悉归之公帑，以佐经用。至之日，兵无粮，官无奉，上供送使无可备。已而郡计渐裕。民力稍苏。或有报白，手自书之，吏不与焉。

尝作《谕民书》一编，首言畏天积善，勤力务本，农工商贾莫不有劝，教以事亲睦族，教子祀先，谨身节用，利物济人，婚姻以时，丧葬以礼。词意质直，简而易从。邦人家有其书，非理之讼日为衰息。

念士风未振，每因月讲，复具酒肴以燕诸生，相与输情论学，设为疑问，以观其所向，然后从容示以先后本末之序。来者日众，则增筑临蒸精舍居之。其所讲，先正经，次训诂音释，次疏先儒议论，次述今所紬绎之说，然后各指其所宜

用，人君治天下，诸侯治一国，学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确然皆有可举而措之之实。

为阅武场。凡禁军役于他所，隐于百工者，悉按军籍俾诣训阅。作朱陵道院，祠张九龄、韩愈、寇准、周敦颐、胡安国于左，祠晋死节太守刘翼、宋死节内史王应之于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间，而参佐谋论多在焉。刘孝昌者，摯之孙也，贫不自立，清之买田以给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恶之，贻书所厚台臣，诬以劳民用财，论罢，主管云台观。

归，筑槐阴精舍以处来学者。胡晋臣、郑侨、尤袤、罗点皆力荐清之于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犹贻书执政论国事。诸生往候疾，不废讲论，语及天下，孜孜叹息，若任其责者。病且革，为书以别向浯、彭龟年，赋二诗以别朱熹、杨万里。取高氏《送终礼》以授二子曰：“自敛至葬，视此从事。”周必大来视疾，谓曰：“子澄其澄虑。”清之气息已微，云：“无虑可澄。”遂卒。

初，清之既举进士，欲应博学宏词科。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吕伯恭、张栻皆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亦敬慕之。母不逮养，每展阅手泽，涕泗交颐。从兄肃流落新吴，族父晔寓丹阳、艾寓临川，皆迎养之。从祖子侨为邵州录事参军，死吴锡之乱，清之遣其孙晋之致书邵守，得其遗骨归葬焉。族人自远来，馆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本之家法，参取先儒礼书，定为祭礼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财为讼，见清之豫章，清之为说《讼》、《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讼，市程氏《易》以归，卒为善士。

所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祭仪》、《时令书》、《续说苑》、文集、《农书》。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建之浦城人。四岁受书，过目成诵。十五而孤，母吴氏力贫教之。同郡杨圭见而异之，使归共诸子学，卒妻以女。

登庆元五年进士第，授南剑州判官。继试，中博学宏词科，入闽帅幕，召为太学正，嘉定元年迁博士。时韩侂胄已诛，入对，首言：“权臣开边，南北葑炭，今兹继好，岂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抑善谋国者不观敌情，观吾政事。今号为更化，而无以使敌情之畏服，正恐彼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一旦挑争端而吾无以应，此有识所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为清议所贷，至诚忧国之士则名以好异，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论不闻，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

召试学士院，改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二年，迁校书郎。又对，言暴风、雨雹、荧惑、蝻蝗之变，皆赃吏所致。寻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三年，迁秘书郎。入对，乞开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长之渐；选良牧，励战士，以扼群盗方张之锐。四年，选著作佐郎。同列相诋谗之，德秀恬不与较。宰相将用德秀，会言官觐之，德秀力辞。兼礼部郎

官，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盖金亡则上恬下嬉，忧不在敌而在于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迁军器少监，升权直。

六年，迁起居舍人，奏：“权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龟年以抗论逐，吕祖俭、周端朝以上书斥，当时近臣犹有争之者。其后吕祖泰之贬，非惟近臣莫敢言，而台谏且出力以挤之，则嘉泰之失已深于庆元矣。更化之初，群贤皆得自奋。未几，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邹应龙、许奕又继以封驳论事去。是数人者，非能大有所矫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务自全，一辞不措。设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暗嘿如此，岂不殆哉！今欲与陛下言，勤访问、广谋议、明黜陟三者而已。”时钞法楮令行，告讐繁兴，抵罪者众，莫敢以上闻。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财；或亏陌四钱，而没入百万之货。至于科富室之钱，拘盐商之舟，视产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没之产以渐给还。

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当以祈天永命为心。充金国贺登位使，及盱眙，闻金人内变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扬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无际，陂湖相连，民皆强悍强忍，此天赐吾国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为进取资。顾田畴不辟，沟洫不治，险要不扼，丁壮不练，豪杰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则徒以长江为恃。岂如及今大修垦田之政，专为一司以领之，数年之后，积储充实，边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粮饷，皆为精兵。”又言边防要事。

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谓刘燠曰：“吾徒

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起，朝廷犹与金通聘，德秀朝辞，奏：“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导谏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宁宗曰：“卿力有余，到江东日为朕撙节财计，以助边用。”

江东旱蝗，广德、太平为甚，德秀遂与留守、宪司分所部九郡大讲荒政，而自领广德、太平。亲至广德，与太守魏岷同以便宜发廩，使教授林庠振给，竣事而还。百姓数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丛冢泣曰：“此皆往岁饿死者。微公，我辈已相随入此矣。”索毁太平州私创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无廉声，宁国守张忠恕规匿振济米，皆劾之，而以李道传摄徽。先是，都司胡棣、薛拯每诮德秀迂儒，试以事必败，至是政誉日闻，因倡言旱伤本轻，监司好名，振贍太过，使岷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与岷祠，授庠干官，而道传寻亦召还。

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有讼田者，至焚其券不敢争。海贼作乱，将逼城，官军败衄，德秀祭兵死者，乃亲授方略，禽之。复遍行海滨，审视形势，增屯要害处，以备不虞。

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承宽弛之后，乃稍济以严。尤留意军政，欲分鄂州军屯武昌，及通广盐于赣与南安，以弭汀、赣盐寇。未及行，以母丧归。明年，蕲、黄失守，盗起南安，讨之数载始平，人服德秀先见。

十五年，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以“廉仁功勤”四字励僚属，以周惇颐、胡安国、朱熹、张栻学术源流勉其士。罢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籴，以苏其民。民艰食，既极力振赡之，复立惠民仓五万石，使岁出糴。又易谷九万五千石，分十二县置社仓，以遍及乡落。别立慈幼仓立义阡。惠政毕举。月试诸军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营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赡给有差。朝廷从寿昌朱橐请，以飞虎军戍寿昌，并致其家口，力争止之。江华县贼苏师入境杀劫，檄广西共讨平之。司马遵守武冈，激军变，劾遵而诛其乱者。

理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入见，奏：“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晋废三纲而刘、石之变兴，唐废三纲而安禄山之难作。我朝立国，先正名分。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雪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愿讨论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济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兴灭继绝。”上曰：“朝廷待济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谓此事处置尽善，臣未敢以为然。观舜所以处象，则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当以二帝、三王为师。”上曰：“一时仓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愿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讲学进德。”次言：“雪川之狱，未闻参听于公朝，淮、蜀二阕乃出于佥论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与众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赂公行，薰染成风，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锐之士多于老成，虽尝以

耆艾褒傅伯成、杨简，以儒学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赵蕃、刘宰，至忠亮敢言如陈宓、徐侨，皆未蒙录用。”上问谦吏，德秀以知袁州赵籛夫对，亲擢籛夫直秘阁、为监司。具手札入谢，因言崔与之帅蜀，杨长儒帅闽，皆有廉声，乞广加咨访。

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经筵侍上，进曰：“此高、孝二祖储神燕闲之地，仰瞻楹桷，当如二祖实临其上。陛下所居处密迩东朝，未敢遽当人主之奉。今宫阁之义浸备，以一心而受众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蚀者，惟学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亲君子可以维持此心。”因极陈古者居丧之法与先帝视朝之勤。

宁宗小祥，诏群臣服纯吉，德秀争之曰：“自汉文帝率情变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此千载无穷之憾。孝宗崩，从臣罗点等议，令群臣易月之后，未释衰服，惟朝会治事权用黑带公服，时序仍临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从吉。且带不以金，鞵不以红，佩不以鱼，鞍轿不以文绣。此于群臣何损？朝仪何伤？”议遂格。

德秀屡进鲠言，上皆虚心开纳，而弥远益严惮之，乃谋所以相撼，畏公议，未敢发。给事中王埜、盛章始驳德秀所主济王赠典，继而殿中侍御史莫泽劾之，遂以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宫。谏议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职罢祠。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请加窜殛。上曰：“仲尼不为已甚。”乃止。

既归，修《读书记》，语门人曰：“此人君为治之门，如有用我者，执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荐陈辇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弥忠，言于朝，遂起辇讨平之。绍定四年，改职与祠。

五年，进徽猷阁、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诸邑二税尝预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预借。诸邑有累月不解一钱者，郡计赤立不可为。或咎宽恤太骤，德秀谓民困如此，宁身代其苦。决讼自卯至申未已。或劝啬养精神，德秀谓郡弊无力惠民，仅有政平、讼理事当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仅三百人，漕司与本州给之，而朝廷岁助度牒。已而不复给，而增至二千三百余人，郡坐是愈不可为。德秀请于朝，诏给度牒百道。

弥远薨，上亲政，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戒所部无滥刑横敛，无徇私黥货，罢市令司，曰：“物同则价同，宁有公私之异？”闽县里正苦督赋，革之。属县苦贵籴，便宜发常平赈之。海寇纵横，次第禽殄之。未几，闻金灭，京湖帅奉露布图上八陵，而江、淮有进取潼关、黄河之议。德秀以为忧，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惟陛下审之重之。”

召为户部尚书，入见，上迎谓曰：“卿去国十年，每切思贤。”乃以《大学衍义》进，复陈祁天永命之说，谓“敬者德之聚。仪狄之酒，南威之色，盘游弋射之娱，禽兽狗马之玩，有一于兹，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纳，改翰林学士、知制诰，时政多所论建。逾年，知贡举，已得疾，拜参知政事，同编修敕令、《经武要略》。三乞祠禄，上不得已，进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辞。疾亟，冠带起坐，迄谢事，犹神爽不乱。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赠银青光禄大夫。

德秀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望之者无不以公辅期之。立

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则又填塞聚观不置。时相益以此忌之，辄摈不用，而声愈彰。及归朝，适郑清之挑敌，兵民死者数十万，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乱之机，而德秀则既衰矣。杜范方攻清之误国，且谓其贪黷更甚于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权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代为庸医受责。”其议论与范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所著《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谥曰文忠。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

庆元五年，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授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尽心职业。嘉泰二年，召为国子正。明年，改武学博士。开禧元年，召试学士院。韩侂冑用事，谋开边以自固，遍国中忧骇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苟偷，边备废弛，财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谓将有北伐之举，人情恟恟，忧

疑错出。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盍亦急于内修，姑遑外攘。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也。”策出，众大惊。改秘书省正字。御史徐枋劾了翁对策狂妄，独侂冑持不可而止。

明年，迁校书郎，以亲老乞补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将吴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败。又明年，曦诛，蜀平，了翁奉亲还里。侂冑亦以误国诛。朝廷收召诸贤，了翁预焉。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差知汉州。汉号为繁剧，了翁以化善俗为治。首蠲积逋二十余万，除科抑卖酒之弊，严户婚交讦之禁，复为文谕以厚伦止讼，其民敬奉条教不敢犯。会境内桥坏，民有压死者，部使者以闻，诏降官一秩、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未数月，复元官、知眉州。眉虽为文物之邦，然其俗习法令，持吏短长，故号难治。闻了翁至，争试以事。乃尊礼耆耆，简拔俊秀，朔望诣学宫，亲为讲说，诱掖指授，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增贡士员以振文风。复蟆颐堰，筑江乡馆，利民之事，知无不为。士论大服，俗为之变，治行彰闻。

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八年，兼提举常平等事，迁转运判官。戢吏奸，询民瘼，举刺不避权右，风采肃然。上疏乞与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锡爵定谥，示学者趣向，朝论韪之，如其请。遂宁阙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备不虞，廷议靳其费，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敌至者。后一年，溃卒攻掠郡县，知其有备不敢逞，人始服豫防

之意。十年，迁直秘阁、知泸州、主管潼川路安抚司公事。丁母忧，免丧，差知潼川府。约己裕民，厥绩大著。若游似、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门受业。

十五年，被召入对，疏二千余言。首论人与天地一本，必与天地相似而后可以无旷天位，并及人才、风俗五事，明白切畅。又论郡邑强干弱枝之弊，所宜变通。盖自了翁去国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劳优渥，嘉纳其言。进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转对，论江、淮、襄、蜀当分为四重镇，择人以任，虚心以听，假以事权，资以才用，为联络守御之计。次论蜀边垦田及实录阙文等事，皆下其章中书。十六年，为省试参详官，迁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

十七年，迁秘书监，寻以起居舍人再辞而后就列。入奏，极言事变倚伏、人心向背、疆场安危、邻寇动静，其凡有五，谓：“宜察时几而共天命，尊道揆而严法守，集思广益，汲汲图之，不犹愈于坐观事会，而听其势之所趋乎？”又论士大夫风俗之弊，谓：“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如人自为谋，则天下之患有不可终穷者。今则面从而腹诽，习谀而踵陋，臣实惧焉。盍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变之倚伏，开拓规模，收拾人物，庶几临事无乏人之叹。”其言剴切，无所忌避，而时相始不乐矣。

宁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时事忽异，了翁积忧成疾，三疏求闲不得请，迁起居郎。明年，改元宝庆，雷发非时，上有“朕心终夕不安”之语，了翁入对，即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非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对天地，事太母，见群臣，亲讲读，皆

随事反求，则大本立而无事不可为矣。”又论：“讲学不明，风俗浮浅，立朝无犯颜敢谏之忠，临难无仗节死义之勇。愿敷求硕儒，丕阐正学，图为久安长治之计。”又请申命大臣，于除授之际，公听并观，然后实意所孚，善类皆出矣。

属济王黜削以死，有司顾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见上，请厚伦纪，以弭人言。应诏言事者十余人，朝士惟了翁与洪咨夔、胡梦昱、张忠恕所言能引义蒯上，最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梦昱窜岭南，了翁出关饯别，遂指了翁首倡异论，将击之，弥远犹外示优容。俄权尚书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辞，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谏议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盗名，朋邪谤国，诏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故三年之间，循格序迁，未尝处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绍定四年复职，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五年，改差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知遂宁府，辞不拜。进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泸大藩，控制边面二千里，而武备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楼櫓雉堞，增置器械，教习牌手，申严军律，兴学校，蠲宿负，复社仓，创义冢，建养济院。居数月，百废具举。弥远薨，上亲庶政，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因其任。

了翁念国家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敎，法度堕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遂应诏上章论十弊，乞复旧典以彰新化：“一曰复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

复二府之典以集众议，三曰复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复侍从之典以来忠告，五曰复经筵之典以熙圣学，六曰复台谏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复制诰之典以谨命令，八曰复听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复三衙之典以强主威，十曰复制阉之典以黜私意。疏列万言，先引故实，次陈时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上读之感动，即于经筵举之成诵。其后，旧典皆复其初。

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用了翁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入对，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为进退人物之本，以杜奸邪窥伺之端。次论故相十失犹存，又及修身、齐家、选宗贤、建内小学等，皆切于上躬者。他如和议不可信，北军不可保，军实财用不可恃，凡十余端。复口奏利害，昼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国史兼侍读，俄兼吏部尚书。经帙进读，上必改容以听，询察政事，访问人才。复条十事以献，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难。上悉嘉纳，且手诏奖谕。又奏乞收还保全弥远家御笔，乞定赵汝愚配享宁庙，乞趣崔与之参预政事，乞定履亩之令以宽民力，乞诏从臣集议以救楮弊，乞储阉才以备缓急。又因进故事：如储人才、凝国论，如力图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诏，如分别襄、黄二帅是非，如究见黄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诸帅区处降附。

还朝六阅月，前后二十余奏，皆当时急务。上将引以共政，而忌者相与合谋排摈，而不能安于朝矣。执政遂谓近臣惟了翁知兵体国，乃以端明殿学士、同佥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湖军马。会江、淮督府曾从龙以忧畏卒，并以江、淮付了翁。朝论大骇，以为不可，三学亦上书争之。适边警沓至，上心焦劳，了翁嫌于避事，既五辞弗获，遂受命开府，宣押同二

府奏事，上勉劳尤至。寻兼提举编修《武经要略》，恩数同执政，进封临邛郡开国侯，又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朝辞，面赐御书唐人严武诗及“鹤山书院”四大字，仍赐金带鞍马，诏宰臣饮饯于关外。乃酌上下流之中，开幕府江州，申儆将帅，调遣援师，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将，奏边防十事。甫二旬，召为金书枢密院事。赴阙奏事，时以疾力辞不拜。盖在朝诸人始谋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则复以建督为非，虽恩礼赫奕，而督府奏陈动相牵制，故遽召还，前后皆非上意也。

寻改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复力辞，诏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未几，改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抚使。累章乞骸骨，诏不允。疾革，复上疏。门人问疾者，犹衣冠相与酬答，且曰：“吾平生处己，澹然无营。”复语蜀兵乱事，蹙额久之，口授遗奏，少焉拱手而逝。后十日，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致仕。

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叹惜有用才不尽之恨。诏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

所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师友雅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剑人。少学释氏，及得龟山杨时书，读之大悟，遂受业朱熹。登乾道中进士第。知莆田县。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会有显者欲取邑地广其居，德明不可，守会僚属谕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闻以土地与人者。”守乃惭服。

累官知浔州，有声。诸司且交荐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辞不受。选广东提举刑狱，弹劾不避权要。岁当荐士，朝贵多以书托之，德明曰：“此国家公器也。”悉不启封还之。有乡人为主簿，德明闻其能，荐之。会德明行县，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觞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贪也。”于是追还荐章，其公严类此。

时盗陷桂阳，迫韶，韶人惧，德明燕笑自如，遣将弛击，而亲持小麾督战，大败之。乃分戍守，远斥堠，明审赏罚，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时。徙知广州，迁吏部左选郎官，奉祠，卒。

德明初为浔州教授，为学者讲明圣贤心学之要，手植三柏于学，浔士爱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时，立师悟堂，刻朱熹《家礼》及程氏诸书。公余，延僚属及诸生亲为讲说，远近化之。尝语人以仕学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卷四百三十八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儒 林 八

汤汉 何基 王柏 徐梦莘弟得之 从子天麟附
李心传 叶味道 王应麟 黄震

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与其兄干、巾、中皆知名当时，柴中行见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汉为宾客。尝造赵汝谈，汝谈曰：“第一流也。”江东提刑赵汝腾荐汉于朝，诏免解差，充象山书院堂长。赴礼部别院试，正奏名，授上饶县主簿。江东转运使赵希塈言：“汉，今海内知名士也，岂得吏之州县哉！”诏循两资，差信州教授兼象山书院院长。

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馆校勘，改国史实录院校勘。会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实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临汝，祥风庆云所从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浸阴沴所从生也。”火灾，应诏上封事曰：

臣闻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宝图，则不当怀私恩；为天下共主，为亿兆寄命，则不当隆私亲。大臣迓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则不当信私人。三省、密院者，陛下之朝廷，发号布政所从出也，则不当

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旼章，皆陛下之仓廩府库也，则不当殖私财。陛下于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报答私恩；于群黎百姓之疾苦弗深恤，而富贵私亲；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习之笃；中书造命，其除行不若内批之专，则陛下之立心，既未能尽合乎天下之公矣。

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内则拘制于权臣，外则恐惧于强敌，敬心既不敢尽弛，则私意亦未得尽行。比年以来，天戒人言既以玩熟，而贪浊柄国，赎货无厌，彼既将恣行其私，则不得不纵陛下之所欲为。于是前日之敬畏尽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御矣。姑以近事迹之：定策之碑，忽从中出，乡未欲亲其文也；贵戚子弟，参错中外，乡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祸，展转流毒，讼牒细故，胥吏贱人皆得藉群瑯之势，彻清都之邃，乡不如是之炽也；御笔之出，上则废朝令，下则侵有司，乡不如是之多也；贿赂之通，书致之操，乡不如是其章也。

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至于召怨宿祸者，始于立心之未公，成于持心之不敬，私以为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动天地，而水火之灾捷出于数月之内也。陛下得不亟为治乱持危之计，而可复以常日玩易之心处之乎！

授太学博士，转对，言：“太祖之天下坏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坏其半者，郑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则其纪纲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强，其藩篱必先固。夫然后心广体胖，泮涣而优游，其乐无极矣。舍此不务，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适以为乐。乐极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

治也，吾有黎民而无与保之也，起视四境，而外侮又至矣。虽有郑、卫之音，燕、赵之色，建章之丽，琼林之积，亦独何乐哉！”

召试馆职，迁秘书省校书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宾赞，受命进《冠箴》，诏令太子拜谢。升秘书郎，转对，极言边事，以为：“今日扶危救乱无复他策，在乎人主清心无欲，尽用天下之财力以治兵。大臣公心无我，尽用天下之人才以强本，庶几尚有以亡为存之理耳。”

提举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岩之、泉州守谢埴。召为礼部郎官兼太子侍读。寻以直华文阁、福建运判，改知宁国府。迁提举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东运判、知隆兴府。召为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读、兼玉牒所检讨官，入奏：“愿陛下端本澄源，虚己尽下，恢大公之道，开不讳之门，使朝廷之上，光明洞达，而无邪孽之根以挠其正。四海之内，欢欣交通，而无怨戾之气以奸其和。臣之忠爱，莫切于此。”

迁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谕德，改秘书少监。疏论：“比年董宋臣声焰薰灼，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结连凶渠，恶德参会，以致兵戈相寻之祸。陛下灼见其故，斥而远之，臣意其影灭而迹绝矣。岂料夫阴消而再凝，冰解而骤合，既得自便，即图复用，以其罪戾之余，一旦复使之出入壶奥之中，给事宗庙之内，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祸乱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齿。而陛下方为之辨明，大臣方与之和解，臣窃重伤此过计也。自古小人复出，其害必惨，将逞其愤怨，啸其僇伍，颠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时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

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书勉留。求补外，以秘阁

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抚，改知隆兴府。

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迁起居郎兼侍读，入奏，言：“愿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则追养继孝，所以报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谨。其爱身也，必不以物欲挠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隳其法度。政事必出于朝廷，而预防于多门，人才必由于明扬，而深杜于邪径。

兼权中书舍人，权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直学士。累请致仕，授华文阁待制、知宁国府，赐金带。久之，又召为刑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抚使。改知太平州、权工部尚书兼侍读。以显文阁直学士提举玉隆宫。进华文阁学士，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赠正奉大夫，谥文清。

汉介洁有守，恬于进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华人。父伯玟为临川县丞，而黄干适知其县事，伯玟见二子而师事焉。干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于是随事诱掖，得闻渊源之懿。微辞奥义，研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其通，未尝参以己意，立异以为高，徇人而少变也。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

朱熹门人杨与立一见推服。来学者众，尝谓：“为学立志贵坚，规模贵大，充践服行，死而后已。读《诗》之法，须扫荡胸次净尽，然后吟哦上下，讽咏从容，使人感发，方为有功。”谓：“以《洪范》参之《大学》、《中庸》，有不约而符

者。”谓：“读《易》者，当尽去其胶固支离之见，以洁净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潜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渐观爻象。”盖其确守师训，故能精义造约。

王柏既执贄为弟子，基谦抑不以师道自尊。柏高明绝识，序正诸经，弘论英辨，质问难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终不变以待其定。尝曰：“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基淳固笃实，绝类汉儒。虽一本于熹，然就其言发明，则精义新意愈出不穷。基文集三十卷，而与柏问辨者十八卷。

郡守赵汝腾守婺，延聘请讲，辞不就。复首荐于朝，又率名从官列荐。通判郑士懿、守蔡抗、杨栋相继以请，皆辞。景定五年，诏举贤，特荐基与建人徐几，同被命添差婺州学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力辞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馆校勘兼崇政殿说书，屡辞，改承务郎，主管西岳庙，终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国子祭酒杨文仲请于朝，谥文定。

所著《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

王柏，字会之，婺州金华人。大父崇政殿说书师愈，从杨时受《易》、《论语》，既又从朱熹、张栻、吕祖谦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兄弟皆及熹、祖谦之门。

柏少慕诸葛亮为人，自号长啸。年逾三十，始知家学之原，捐去俗学，勇于求道。与其友汪开之著《论语通旨》，至“居处恭，执事敬”，惕然叹曰：“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亟更以鲁斋。

从熹门人游，或语以何基尝从黄干得熹之传，即往从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鲁斋箴》勉之。质实坚苦，有疑必从基质之。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标注点校，尤为精密。作《敬斋箴图》。夙兴见庙，治家严飭。当暑闭阁静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也。

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早丧，抚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开之没，家贫，为之敛且葬焉。

来学者众，其教必先之以《大学》。蔡抗、杨栋相继守婺，赵景纬守台，聘为丽泽、上蔡两书院师，乡之耆德皆执弟子礼。理宗崩，率诸生制服临于郡。

柏之言曰：“伏羲则《河图》以画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图》者，先天后天之宗祖也。《河图》是逐位奇偶之交，后天是统体奇偶之交，惟四生数不动。以四成数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书》而列九畴，箕子得九畴而传《洪范》，范围之数，不期而暗合。《洪范》者，经传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为《洪范》，‘五皇极’以下六十四字为皇极经，此帝王相传之大训，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诗》三百五篇，岂尽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诗，容或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汉儒取于补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两两相配。退《何彼秣矣》、《甘棠》归之《王风》，削去《野有死麋》，黜郑、卫淫奔之诗。又作《春秋发挥》。又曰：“《大学致知格物章》未尝亡。”还《知止》章于《听讼》之上。谓“《中庸》古有二篇，诚明可为纲，不可为目。”定《中庸》诚明各十一章，其卓识独见多此类也。

其卒，整衣冠端坐，挥妇人勿近。国子祭酒杨文仲请于朝，谥曰文宪。

所著有《读易记》、《涵古易说》、《大象衍义》、《涵古图书》、《读书记》、《书疑》、《诗辨说》、《读春秋记》、《论语衍义》、《太极衍义》、《伊洛精义》、《研几图》、《鲁经章句》、《论语通旨》、《孟子通旨》、《书附传》、《左氏正传》、《续国语》、《闽学之书》、《文章复古》、《文章续古》、《濂洛文统》、《拟道学志》、《朱子指要》、《诗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尔雅》、《六义字原》、《正始之音》、《帝王历数》、《江左渊源》、《伊洛精义杂志》、《周子》、《发遣三昧》、《文章指南》、《朝华集》、《紫阳诗类》、《家乘》、文集。

徐梦莘字商老，临江人。幼慧，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绍兴二十四年举进士。历官为南安军教授。改知湘阴县。会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他邑奉令惟谨。梦莘独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帅恚其私于民，欲从簿书间撙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

寻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易二广盐法，遣广西安抚司于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集议于境。梦莘从行，谓：“广西阻山，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广东诸郡并江，或可容客贩，未宜遽以二广概行。”议与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说，以客贩变法得为转运使。梦莘既知宾州，犹以前议为梗法，罢去。不三年，二广商贾毁业，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梦莘恬于荣进，每念生于靖康之乱，四岁而江西阻讐，母襁负亡去得免。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粹同异，为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讫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之毙，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登载靡遗。帝闻而嘉之，擢直秘阁。

梦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补》，有《会录》，有《读书记志》，有《集医录》，有《集仙录》，皆以“儒荣”冠之。其嗜学博文，盖孜孜焉死而后已者。开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梦莘弟得之，从子天麟。

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举进士。部使者以廉吏荐，以通直郎致仕。安贫乐分，不贪不躁，著《左氏国纪》、《史记年纪》，作《具敝筐笔略》、《鼓吹词》、《郴江志》。

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轮对，言人主当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观，通判惠、潭二州，权英德府，权发遣广西转运判官。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

著《西汉会要》七十卷、《东汉会要》四十卷、《汉兵本末》一卷、《西汉地理疏》六卷、《山经》三十卷。既谢官，作亭萧滩之上，画严子陵像而事之。

李心传，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庆元元年荐于乡，既下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晚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荐，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

议官。诏无入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成书。召赴阙，为工部侍郎，言：

臣闻“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盖其杀戮之多，赋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气，上干阴阳之和，至于此极也。陛下所宜与诸大臣扫除乱政，与民更始，以为消恶运、迎善祥之计。而法弊未尝更张，民劳不加振德，既无能改于其旧，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于罔愆，朝纲或苦于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鲜见，而贪利无耻，敢于为恶之人，挟敌兴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来备，百谷用成，是缘木而求鱼也。

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无所归而民怨，曰检税不尽实而民怨，曰籍贯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于大兵之后，而势未有以消之，故愈积而愈极也。成汤圣主也，而桑林之祷，犹以六事自责。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罕闻却绝，则包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愿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群臣之中有献聚敛剽窃之论以求进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诬圣德，则旱虽烈，犹可弭也。然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何所不至！陛下虽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亦不知所以为策矣。

帝从之。未几，复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罢祠，

复予，又罢。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

心传有史才，通故实，然其作《吴猎》、《项安世传》，褒贬有愧秉笔之旨。盖其志常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云。

所著成书，有《高宗系年录》二百卷、《学易编》五卷、《诵诗训》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礼辨》二十三卷、《读史考》十二卷、《旧闻证误》十五卷、《朝野杂记》四十卷、《道命录》五卷、《西陲泰定录》九十卷、《辨南迁录》一卷、诗文一百卷。

叶味道，初讳贺孙，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学，师事朱熹。试礼部第一。时伪学禁行，味道对学制策，率本程颐无所避。知举胡纆见而黜之，曰：“此必伪徒也。”既下第，复从熹于武夷山中。学禁开，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调鄂州教授。

理宗访问熹之徒及所著书，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谊闻，差主管三省架阁文字。迁宗学谕，轮对，言：“人主之务学，天下之福也。必坚志气以守所学，谨几微以验所学，正纲常以励所学，用忠言以充所学。”至若口奏，则又述帝王传心之要，与四代作歌作铭之旨，其终有曰：“言宣则力减，文胜则意虚。”从臣有荐味道可为讲官，乃授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

故事，说书之职止于《通鉴》，而不及经。味道请先说《论语》，诏从之。帝忽问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于诞。味道对曰：“阴阳二气之散聚，虽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犹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郁结不散者，其变也。故圣人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正所以教民亲爱，参赞化育。今伯有得

罪而死，其气不散，为妖为厉，使国人上下为之不宁，于是为之立子泄以奉其后，则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宁矣。”盖讽皇子竝事也。

三京用师，廷臣边阃交进机会之说。味道进议状，以为：“开边浸阔，应援倍难，科配日繁，馈饷日迫，民一不堪命，庞勋、黄巢之祸立见，是先摇其本，无益于外也。”经筵奏事，无日不申言之，而洛师寻以败闻。于是人谓味道见微虑远。

味道所奏陈，无一言不开导引翼，求切于君身；旁引折旋，推致于治道。迁秘书著作佐郎而卒。讣闻，帝震悼，出内帑银帛赙其丧，升一官以任其后，故事所未有也。

所著《四书说》、《大学讲义》、《祭法宗庙庙享郊社外传》、《经筵口奏》、《故事讲义》。

王应麟，字伯厚，庆元府人。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举进士，从王野受学。调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视之，输赋后时。应麟白郡守，绳以法，遂立办。诸校欲为乱，知县事翁甫仓皇计不知所出，应麟以礼谕服之。差监平江百万东仓。调浙西提举常平茶盐主管帐司，部使者郑霖异待之。丁父忧，服除，调扬州教授。

初，应麟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宝祐四年中是科。应麟与弟应凤同日生，开庆元年亦中是科，诏褒谕之，添差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

帝御集英殿策士，召应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

卷置其首。应麟读之，乃顿首曰：“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以第七卷为首选。及唱名，乃文天祥也。迁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

迁国子录，进武学博士。疏言：“陛下阅理多，愿治久。当事势之艰，舆图蹙于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强为善，增修德，无自沮怠；恢弘士气，下情毕达，操纲纪而明委任，谨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辅后嗣。”既对，帝问其父名，曰：“尔父以陈善为忠，可谓继美。”

丁大全欲致应麟，不可得。迁太常寺主簿，面对，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艰，海表上流皆有藩篱唇齿之忧。军功未集而吝赏，民力既困而重敛，非修攘计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悦之言自宽。”帝愀然曰：“边事甚可忧。”应麟言：“无事深忧，临事不惧。愿汲汲预防，毋为壅蔽所欺。”时大全讳言边事，于是应麟罢。

未几，大全败，起应麟通判台州。召为太常博士，擢秘书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见，应诏极论执政、侍从、台谏之罪，积私财、行公田之害。又言：“应天变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气，如应天何？”时直言者多迁权臣意，故应麟及之。迁著作佐郎。

度宗即位，摄礼部郎官，草百官表。旧制，请听政，四表已上。一夕入临，宰臣谕旨增撰三表，应麟操笔立就。丞相总护还，辞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应麟从容授之。丞相惊服，即授兼礼部郎官、兼直学士院。

马廷鸾知贡举，诏应麟兼权直，俄兼崇政殿说书。迁著作郎，守军器少监。经筵值人日雪，帝问有何故事，应麟以

唐李峤、李义等应制诗对。因奏：“春雪过多，民生饥寒，方寸仁爱，宜谨感召。”迁将作监。

帝视朝，谓应麟曰：“为学要灼见古人之心。”应麟对曰：“严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俭，无自纵逸，强以馭下，制事以断，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于眇绵，兢业每忘于游衍。”帝嘉纳之。既而转对，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诚。”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权直学士院，迁秘书少监兼侍讲。上疏论市舶，不报。

会贾似道拜平章事，叶梦鼎、江万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应麟奏，孝宗朝阙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谕之。似道闻应麟言，大恶之，语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学名，不欲使天下谓我弃士。彼盍思少自贬！”恢以告，应麟笑曰：“迁相之患小，负君之罪大。”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冬雷，应麟言：“十月之雷，惟东汉数见。命令不专，奸邪并进，卑逾尊，外陵内之象。当清天君，谨天命，体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总威福。”似道闻之，斥逐之意决矣。

应麟牒阁门直前奏对，谓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台臣亟疏驳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废。以秘阁修撰主管崇禧观。

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抃尝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摧豪右，省租赋，民大悦。

召为秘书监，权中书舍人，力辞，不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迁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指陈成败逆顺之说，且曰：“国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议不容缓。朝廷方

从容如常时，事几一失，岂能自安？”朝臣无以边事言者，帝不恚。似道复谋斥逐，适应麟以母忧去。

及似道溃师江上，授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即引疏陈十事，急征讨、明政刑、厉廉耻、通下情、求将材、练军实、备粮饷、举实材、择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图大患者必略细故，求实效者必去虚文。”因请集诸路勤王之师，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赏以作勇敢之气，并力进战，惟能战，斯可守。进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日食，应诏论答天戒五事，陈备御十策，皆不及用。

寻转尚书兼给事中。左丞相留梦炎用徐囊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等，应麟缴奏曰：“囊与梦炎同乡，有私人之嫌，万石粗戾无学，南昌失守，误国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类为所搏噬者，必携持而去。吴浚贪墨轻躁，岂宜用之？况梦炎舛令慢谏，说言弗敢告，今之卖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报。出关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纪纲，以偏见而拂公议，臣封驳不行，与大臣异论，势不当留。”疏入，又不报，遂东归。

诏中使谭纯德以翰林学士召，识者以为夺其要路，宠以清秩，非所以待贤者。应麟亦力辞，后二十年卒。

所著有《深宁集》一百卷、《王堂类稿》二十三卷、《掖垣类稿》二十二卷、《诗考》五卷、《诗地理考》五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通鉴答问》四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蒙训》七十卷、《集解践阼篇》、《补注急就篇》六卷、《补注王会篇》四

十卷、《小学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词学题苑》四十卷、《笔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汉制考》四卷、《六经天文编》六卷、《小学讽咏》四卷。

黄震，字东发，庆元府慈溪人。宝祐四年登进士第，调吴县尉。吴多豪势家，告私债则以属尉，民多饥冻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贵家告。府檄摄其县。及摄长洲、华亭，皆有声。

浙东提举常平王华甫辟主管帐司文字。时钱庚孙守常，朱熠守平江，吴君擢守嘉兴，皆倚嬖幸厉民。华甫病革，强起劾罢三人，震赞之也。沿海制置司辟干办、提领浙西盐事，不就。改辟提领镇江转般仓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领官田所，言不便，不听，复转般仓职。

入为点校贍军激赏酒库所检察官。擢史馆检阅，与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轮对，言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匱，曰士大夫无耻。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时宫中建内道场，故首至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国门。用谏官言，得寝。

出通判广德军。初，孝宗颁朱熹社仓法于天下，而广德则官置此仓。民困于纳息，至以息为本，而息皆横取，民穷至自经。人以为熹之法，不敢议。震曰：“不然。法出于尧、舜、三代圣人，犹有变通，安有先儒为法，不思救其弊耶？况熹法，社仓归之于民，而官不得与。官虽不与，而终有纳息之患。”震为别买田六百亩，以其租代社仓息，约非凶年不贷，

而贷者不取息。

郡有祠山庙，岁合江、淮之民祷祈者数十万，其牲皆用牛。郡恶少挟兵刃舞牲迎神为常，斗争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婴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见，问之，乃兵卒。责自状其罪，卒曰：“本无罪。”震曰：“尔罪多，不敢对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众。又其俗有所谓埋藏会者，为坎于庭，深、广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数百纳其中，覆以牛革，封镳一夕，明发视之，失所在。震以为妖，而杀牛淫祀非法，言之诸司，禁绝之。郡守贾蕃世以权相从子骄纵不法，震数与争论是非，蕃世积不堪，疏震挠政，坐解官。

寻通判绍兴府，获海寇，僇之。抚州饥起，震知其州，单车疾驰，中道约富人耆老集城中，毋过某日。至则大书“闭粜者藉，强余者斩”揭于市，坐驿舍署文书，不入州治，不抑米价，价日损。亲煮粥食饿者。请于朝，给爵赏旌劳者，而后入视州事。转运司下州余米七万石，震曰：“民生蹶矣，岂宜重困之！”以没官田三庄所入应之。若补刻《六经》、《仪礼》，修复朱熹祠，树晏殊里门曰“旧学坊”，制祭社稷器，复风雷祀，劝民种麦，禁竞渡船，焚千三百余艘，用其丁铁创军营五百间，皆善政也。

诏增秩，遂升提举常平仓司。旧有结关拒逮捕事系郡狱二十有八年，存者十无三四，以事关尚书省，无敢决其狱者，以结关为作乱也。震谓结关犹他郡之结甲也，非作乱比，况已经数赦，于是皆释之。新城与光泽地犬牙相入，民夹溪而处，岁常忿斗争渔。会知县事蹇雄为政扰民，因相结拒，起焚掠。震乃劾罢雄，谕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为贫

而弃子者设，久而名存实亡。震谓收哺于既弃之后，不若先其未弃保全之。乃损益旧法，凡当免而贫者，许里胥请于官贍之，弃者许人收养，官出粟给所收家，成活者众。震论役法，先令县核民产业，不使下户受抑于上户。大兴水利，废陂、坏堰及为豪右所占者，复之。

改提点刑狱，决滞狱，清民讼，赫然如神明。有贵家害民，震按之，贵家怨。又强发富人粟与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陈坚以谗者言，劾震去，谗者，乃怨震者也。遂奉云台祠。贾似道罢相，以宗正寺簿召，将与俞浙并为监察御史，有内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

移浙东提举常平，镇安饥民，折盗贼萌芽。时皇叔大父福王与芮判绍兴府，遂兼王府长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纪纲不可紊。外虽藩王，监司得言之。今为其属，岂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复坏其法？”固不拜长史。命进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

震尝告人曰：“非圣人之书不可观，无益之诗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视事，事至立决。自奉俭薄，人有急难，则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

卷四百三十九

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赵邻几 何承裕 附
郑起 郭昱 马应 和岷弟嶸 附 冯吉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橐，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作《文苑传》。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属文。多游鄂、杜间，尝馆于张琼家，琼武人，赏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气节，重交友，在词场名称甚著。

建隆二年，窦仪典贡部，擢进士甲科。乾德初，献文百轴，试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赐袭衣、犀带。蜀平，

授玉津县令。开宝中，阎丕、王洞交荐其才，宜预朝列。白以亲老祈外任，连知蒲城、卫南二县。

太宗潜藩时，白尝贻文，有袭衣之赐。及即位，擢为左拾遗，权知兖州，岁余召还。泰山有唐玄宗刻铭，白摹本以献，且述承平东人望幸之意。预修《太祖实录》，俄直史馆，判吏部南曹。从征太原，判行在御史台。刘继元降，翌日，奏《平晋颂》，太宗夜召至行宫褒慰，且曰：“俟还京师，当以玺书授职。”白谢于幄中。寻拜中书舍人，赐金紫。

太平兴国五年，与程羽同知贡举，俄充史馆修撰、判馆事。八年，复典贡部，改集贤殿直学士、判院事。未几，召入翰林为学士。雍熙中，召白与李昉集诸文士纂《文苑英华》一千卷。端拱初，加礼部侍郎，又知贡举。白凡三掌贡士，颇致讥议，然所得士如苏易简、王禹偁、胡宿、李宗谔辈，皆其人也。是时，命复旧制，专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罢退既众，群议嚣然。太宗遽召已黜者临轩覆试，连放马国祥、叶齐等八百余人焉。

白尝过何承矩家，方陈倡优饮宴。有进士赵庆者，素无行检，游承矩之门，因潜出拜白，求为荐名，及掌贡部，庆遂获荐，人多指以为辞。又女弟适王沔，淳化二年，沔罢参知政事。时寇准方诋訐求进，故沔被出，复言白家用黄金器盖举人所赂，其实白尝奉诏撰钱惟濬碑，得葑金器尔。

张去华者，白同年生也，坐尼道安事贬。白素与去华厚善，遂出为保大军节度行军司马。逾年，抗疏自陈，有“来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语，太宗览而悯之，召还，为卫尉卿，俄复拜为礼部侍郎，修国史。至道初，为翰林学士承旨。二

年，迁户部侍郎，俄兼秘书监。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馆。

先是，白献拟陆贽《榜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开封府以试之，既而白倦于听断，求罢任。咸平四年，擢王钦若、冯拯、陈尧叟入掌机要，以白宿旧，拜礼部尚书。

白学问宏博，属文敏赡，然辞意放荡，少法度。在内署久，颇厌番直，草辞疏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与梁周翰俱罢，拜刑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院事。旧三馆学士止五日内殿起居，会钱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几，抗表引年。上以旧臣，眷顾未允。再上表辞，乃以兵部尚书致仕，因就宰臣访问其资产，虞其匱乏，时白继母尚无恙，上东封，白肩与辞于北苑，召对久之，进吏部尚书，赐帛五十匹。

大中祥符三年，丁内艰。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赠左仆射，录其孙懿孙为将作监主簿，孝孙试秘书省校书郎，从子唐臣试正字。

白善谈谑，不拘小节，赡济亲族，抚恤孤藐，世称其雍睦。聚书数万卷，图画亦多奇古者。尝类故事千余门，号《建章集》。唐贤編集遗落者，白多缀之。后进之有文艺者，必极意称奖，时彦多宗之，如胡旦、田锡，皆出其门下。陈彭年举进士，轻俊喜嘲谤，白恶其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后居近侍，为贡举条制，多所关防，盖为白设也。会有司谥白为文宪，内出密奏言白素无检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

子宪臣，国子博士；得臣，赐进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为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郑州管城人。父彦温，廷州马步军都校。周翰幼好学，十岁能属词。周广顺二年举进士，授虞城主簿，辞疾不赴。宰相范质、王溥以其闻人，不当佐外邑，改开封府户曹参军。宋初，质、溥仍为相，引为秘书郎、直史馆。

时左拾遗、知制诰高锡上封，议武成王庙配享七十二贤，内王僧辩以不令终，恐非全德。寻诏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与锡重铨定，功业终始无瑕者方得预焉。周翰上言曰：

臣闻天地以来，覆载之内，圣贤交骛，古今同流，校其颠末，鲜克具美。周公，圣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辅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勋，蟠天极地。外则淮夷构难，内则管、蔡流言。寔尾跋胡，垂至颠顿；偃禾仆木，仅得辨明。此可谓之尽美哉？臣以为非也。孔子，圣人也，删《诗》、《书》，定《礼》、《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卒以栖迟去鲁，奔走厄陈，虽试用于定、哀，曾不容于季、孟。又尝履盗跖之虎尾，闻南子之珮声，远辱慎名，未见其可。此又可谓其尽善者哉？臣以为非也。自余区区后贤，琐琐立事，比于二圣，曾何足云？而欲责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窃以为难其人矣。

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盖以天下虽大，不可去兵；域中有争，未能无战。资其佑民之道，立乎为武之宗，凯张国威，遂进王号。贞元之际，祀典益修，因以历代武臣陪飨庙貌，如文宣释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仪，事虽不经，义足垂劝。况于曩日，不乏通贤，疑难讨论，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类，别立否臧，以羔袖之

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选，仅有可存。

只如乐毅、廉颇，皆奔亡而为虏；韩信、彭越，悉菹醢而受诛。白起则锡剑杜邮，伍员则浮尸江湓。左车亦债军之将，孙臆实刑余之人。穰苴则债卒齐庭，吴起则非命楚国。周勃称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陈平善谋，蒙受金诸将之谤。亚夫则死于狱吏，邓艾则迫于槛车。李广后期而自刭，窦婴树党而丧身。邓禹败于回溪，终身无董戎之寄；马援死于蛮徼，还尸阙遣奠之仪。其余诸葛亮之俦，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辈，佐闰位之君。关羽则为仇国所禽，张飞则遭帐下所害。凡此名将，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谁当无累？或从澄汰，尽可弃捐。况其功业穹隆，名称烜赫。樵夫牧稚，咸所闻知；列将通侯，窃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摈出祠庭，吹毛求异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恶，必使时情顿惑，窃议交兴。景行高山，更奚瞻于往躅；英魂烈魄，将有恨于明时。

况伏陛下方厉军威，将遏乱略，讲求兵法，缔构武祠，盖所以劝激戎臣，资假阴助。忽使长廊虚邈，仅有可图之形；中殿前空，不见配食之坐。似非允当，臣窃惑焉。深惟事贵得中，用资体要，若今之可以议古，恐来者亦能非今。愿纳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议其长。

不报。

乾德中，献《拟制》二十编，擢为右拾遗。会修大内，上《五凤楼赋》，人多传诵之。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

范”之称。初，太祖尝识彦温于军中，石守信亦与彦温旧故。一日，太祖语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寢其命。

历通判绵、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夺二官。起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开宝三年，迁右拾遗，监绫锦院，改左补阙兼知大理正事。会将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庆泽所未及、节文所未该者，所宜推而广之。方今赋税所入至多，加以科变之物，名品非一，调发供输，不无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广、桂之地，皆以为王土。陛下诚能以三方所得之利，减诸道租赋之入，则庶乎均德泽而宽民力矣。”俄坐杖锦工过差，为其所诉。太祖甚怒，责之曰：“尔岂不知人之肤血与己无异，何乃遽为酷罚！”将杖之，周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不当如是。”太祖乃解，止左授司农寺丞。逾年，为太子中允。

太平兴国中，知苏州。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饮戏为务。州有伶官钱氏，家数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殽具自随。郡务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逾月，授左赞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团练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闻，召为右补阙，赐绯鱼，使江、淮提点茶盐。

周翰以辞学为流辈所许，频历外任，不乐吏事。会翰林学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迺回下位，遂命兼史馆修撰。会太宗亲试贡士，周翰为考官，面赐金紫，因语宰相，称其有文，寻迁起居舍人。淳化五年，张昞建议复置左右史之职，乃命周翰与李宗谔分领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政、长春殿皇帝宣谕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依旧中书修为时政

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每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于对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条报本院，以备编录。仍令郎与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从之。起居注进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时誉，久擢，及被除擢，尤洽时论。

会考课京朝官，有敢隐前犯者，皆除名为民。周翰被谴尤多，所上有司偶遗一事，当免。判馆杨徽之率三馆学士诣相府，以为周翰非故有规避，其实所犯频繁，不能悉记，于是止罚金百斤。

先是，赵安易建议于西川铸大铁钱，以一当十，周翰上言：“古者货、币、钱三者兼用，若钱少于货、币，即铸大钱，或当百，或当五十，盖欲广其钱而足用尔。今不若使蜀民贸易者，凡铁钱一止作一钱用，官中市物即以两钱当一。又西川患在少盐，请于益州置榷院，入物交易，则公私通济矣。”至道中，迁工部郎中。

真宗在储宫，知其名，征之，时为左庶子，因令取其所为文章，周翰悉纂以献，上答以书。及即位，未行庆，首擢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俄判史馆、昭文馆。咸平三年，召入翰林为学士，受诏与赵安易同修属籍。唐末丧乱，籍谱罕存，无所取则，周翰创意为之，颇有伦贯。车驾幸澶渊，命判留司御史台，周翰恳求扈从，从之。明年，授给事中，与宋白俱罢学士。大中祥符元年，迁工部侍郎。逾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悯之，录其子忠宝为大理评事，给奉终丧。

周翰性疏隳卞急，临事过于严暴，故多旷败。晚年才思稍减，书诏多不称旨。有集五十卷及《续因话录》。

朱昂，字举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浹陂。唐天复末，徙家南阳。梁祖篡唐，父葆光与唐旧臣颜荛、李涛数辈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岳祠前，北望号恸，殆二十年。后涛北归，葆光乐衡山之胜，遂往家焉。

昂少与熊若谷、邓洵美同学。朱遵度好读书，人号之为“朱万卷”，目昂为“小万卷”。昂尝间行经庐陵，道遇异人，谓之曰：“中原不久当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为？”遂北游江、淮。时周世宗南征，韩令坤统兵至扬州，昂谒见，陈治乱方略，令坤奇之，署权知扬州扬子县。适兵革之际，逃亡过半，昂便宜绥辑，复逋亡者七千余家，令坤即表授本县令。

宋初，为衡州录事参军，尝读陶潜《闲情赋》而慕之，因广其辞曰：

维稟气兮清浊，独得意兮虚徐。耳何聪兮无填，衣何散兮无裾。务冥怀于得丧，宁勤体乎菑畲。将使同方姬、孔，抗迹孙、蘧。精骛广漠，心游太虚。傲朝曦兮南荣，溯夕飙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

繇是含颖怀粹，凝和习懿。器齋沦兮幽忧，德芬馨兮周比。井无渫兮泉融，珠潜辉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丝，叹展之下位？苟因时之明扬，乃斯文之不坠。

睇烟景兮飘飘，心悬旌兮摇摇。感朝荣而夕落，嗟响蛩而鸣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长谣。愿在首而为弁，束玄发而而未衰。会名器之有得，与纓珥兮相宜。愿在足而为舄，何坎险之罹忧。欲效勤于竖亥，思追踵

于浮丘。愿在服而为袂，传缁素而饰躬。异化缁之色涅，宁拭面而道穷。愿在目而为鉴，分妍丑于崇朝。惊青阳之难久，庶白首以见招。愿在地而为簞，当暑溽而冰寒。伊肤革之尚疚，胡寤寐以求安？愿在觞而为醴，不乱德而溺真。体虚受之为器，革谄性以归淳。愿在握而为剑，每辅衽而保裾。殊铅铍之效用，比劘刃而有余。愿在橐而为矢，美箬羽之斯全。畴懋勋而锡晋，射穷垒而衄燕。愿在体而为裘，托针缕以成功。非珍华而取饰，将被服而有容。愿在轩而为簠，贯岁寒而不改。挺介节以自持，廓虚心而有待。

人之愿兮实繁，我之心兮若此。蓄为志兮璞藏，发为文兮雾委。既持瑾兮掌瑜，复撷兰兮艺芷。始无言兮植杖，终俯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适，覩物兮解颐。云无心兮遐举，萝倚干兮丛滋。想陵谷之变地，况玄黄之易丝。人可汰而可锻，己不磷而不缁。苟一鸣而惊人，何五鼎而勿饴？

已而拥膝清啸，倾怀自宽。枢桑户华兮差乐，鹄飞梭跃兮胡难。指夜蟾兮为伍，仰疏籁兮邀欢。何孙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吕磻？涤我虑兮绿绮。清我眠兮琅玕。周旋兮有则，徙倚兮可观。终卷舒兮自得，契休哉于《考槃》。

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语，且以文为贄，昉深所嗟赏。历宜城令。开宝中，拜太子洗马、知蓬州，徙广安军。会渠州妖贼李仙众万人劫掠军界，昉设策禽之。自余果、合、渝、涪四州民连结为妖者，置不问，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称其能，

迁殿中丞、知泗州。

尝作《隋河辞》，谓浚决之病民，游观之伤财，乃天意之所以亡隋也。使隋不兴役费财以害其民，则安得有今日之利哉！

尝聚淮水流尸三千，为冢瘞之。有戍卒谋乱，昂诛其首恶，凡支党之诬误者悉赏之。就迁监察御史、江南转运副使。太平兴国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为峡路转运副使，就改库部员外郎，迁转运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秘阁，赐金紫。久之，出知复州，表求谢事，不许。迁水部郎中，复请老，召还，再直秘阁，寻兼越王府记室参军。

直宗即位，迁秩司封郎中，俄知制诰，判史馆，受诏编次三馆秘阁书籍，既毕，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为学士。逾年，拜章乞骸骨，召对，敦谕，请弥确，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第赐器币，给全奉，诏本府岁时存问，章奏听附驿以闻。命其子正辞知公安县，以便侍养，许归江陵。旧制，致仕官止谢殿门外，昂特延见命坐，恩礼甚厚。令俟秋凉上道，遣中使赐宴于玉津园，两制三馆皆预，仍诏赋诗饯行，缙绅荣之。

昂前后所得奉赐，以三之一购奇书，以讽诵为乐。及是闲居，自称退叟，著《资理论》三卷上之，诏以其书付史馆。弟协以纯谨著称，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书招之，协亦告老归。兄弟皆眉寿，时人比汉之二疏。知府陈尧咨署其居曰东、西致政坊。昂于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栖。颇好释氏书。晚岁自为墓志。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门人谥曰正裕先生。诏加赠，录其孙适出身。

昂好学，纯厚有清节，澹于荣利，为洗马十五年，不以屑意。居内署，非公事不至两府。在王邸时，真宗居储宫，知其素守，故每加褒进，然昂未尝有所私请，进退存礼，士类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辞并登进士第，正基虞部员外郎。

赵邻几，字亚之，郢州须城人，家世为农。邻几少好学，能属文，尝作《禹别九州赋》，凡万余言，人多传诵。

周显德二年举进士，解褐秘书省校书郎，历许州、宋州从事。太平兴国初，召为左赞善大夫、直史馆，改宗正丞。四年，郭贽、宋白授中书舍人，告谢日交荐之，俄而邻几献颂，上览而嘉之，迁左补阙、知制诰，数月卒，年五十九。中使护葬。

邻几体貌羸弱，如不胜衣。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杨、卢、骆之体，每构思，必敛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笔。属对精切，致意缜密，时辈咸推服之。及掌诰命，颇繁富冗长，不达体要，无称职之誉。

常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孜孜访求遗事，殆废寝食，会疾革，唯以书未成为恨。至淳化中，参知政事苏易简因言及邻几追补《唐实录》事，邻几一子东之，以荫补郎山主簿，部送军粮诣北边，没焉，其家属寄居睢阳。太宗遣直史馆钱熙往取其书，得邻几所补《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鰕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书五十余卷来上，皆葑窳之笔也。诏赐其家钱十万。

时又有何承裕者，晋天福末擢进士第，有清才，好为歌诗，而嗜酒狂逸。初为中都主簿，桑维翰镇兖州，知其直率，不责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馆，出为盩厔、咸阳二县令，醉则露首跨牛趋府，府尹王彦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为治清而不烦，民颇安焉。每览牒诉，必戏判以喻曲直，诉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满，吏因醉挟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见罔也，当受杖。”杖讫，复召与饮。其无检多类此。

开宝三年，自泾阳令入为监察御史，后历侍御史，累知忠、万、商三州，太平兴国中卒。

郑起，字孟隆，不知何许人。少游京、洛间，佻薄无检操。闻襄州双泉寺僧能为黄金，往依焉，遂削发为侍者。久之，知其诳耀，乃反初服。举进士，时举子多尚诗赋，惟起有文七轴，歌诗尤清丽。周广顺初，调补尉氏主簿，秩满，以书干宰相范质，荐为右拾遗、直史馆。恭帝初，迁殿中侍御史。

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张延范检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贫，常乘骡。一日，从延范出近郊送客，延范揖起曰：“请策马令进。”起曰：“此骡也，不当过呼耳。”以讥延范，延范深衔之，密奏起嗜酒废职。

初，显德末，起见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书范质，极言其事。又尝遇太祖于路，横绝前导而过，太祖亦弗之怒。及延范奏至，出为河西令。会蜀平，当徙远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

起负才倨傲，多所诋讦，数为群小窘辱，终亦不改。

时有郭昱者，好为古文，狹中诡僻。周显德中登进士第，耻赴常选，献书于宰相赵普，自比巢、由，朝议恶其矫激，故久不调。后复伺普，望尘自陈，普笑谓人曰：“今日甚荣，得巢、由拜于马首。”开宝末，普出镇河阳，昱诣薛居正上书，极言谤普，居正奏之，诏署襄州观察推官。潘美镇襄阳，讨金陵，以昱随军。昱中夜被酒号叫，军中皆惊，翌日，美遣还。岁余，坐盗用官钱除名，因居襄阳，游索樊、邓间，雍熙中卒。

又有马应者，薄有文艺，多服道士衣，自称“先生”。开宝初效元结《中兴颂》作《勃兴颂》，以述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于永州结《颂》之侧，县令恶其夸诞，不以闻。太平兴国初，登第，授大理评事，坐事除名，羁旅积年。淳化中，以诗干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览而嘉之，复授大理评事，未几卒。

又有颖贇、董淳、刘从义善为文章，张翼、谭用之善为诗，张之翰善笺启。贇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为工部员外郎、直史馆，奉诏撰《孟昶纪事》。从义多藏书，尝缙长安碑文为《遗风集》二十卷。余皆官不达。

和峴，字晦仁，开封浚仪人。父凝，晋宰相、太子太傅、鲁国公。峴生之年，适会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贡举，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于我也。”因名之曰三美。七岁，以门荫为左千牛备身，迁著作佐郎。汉乾祐初，加朝散阶。十六，登朝为著作郎。丁父忧，服阕，拜太常丞。

建隆初，授太常博士，从祀南郊，赞导乘舆，进退闲雅。太祖谓近侍曰：“此谁氏之子，熟于赞相？”左右即以岷门阀对。俄拜刑部员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

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复请祀昊天上帝，诏岷议其礼，岷以祭义戒于烦数，请罢之。二年，议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于别庙，岷以旧礼有二后同庙之文，无各殿异室之说，今二后同祔别庙，亦宜共殿别室。孝明皇后尝母仪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当居次室。从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内衣库使李光睿权知州，岷通判州事。代还，是岁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腊，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岷献议正之。四年，南郊，岷建议望燎位置燿火。

又尝言：“依旧典，宗庙殿庭设宫县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十二案，朝会登歌用五瑞，郊庙奠献用四瑞，回仗至楼前奏《采茨》之曲，御楼奏《隆安》之曲，各用乐章。”复举唐故事，宗庙祭科外别设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谓“《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请用《玄德升闻》、《天下大定》二舞”。并从其议。事具《礼》、《乐志》。

先是，王朴、窦俨洞晓音乐，前代不协律吕者多所考正。朴、俨既没，未有继其职者。会太祖以雅乐声高，诏岷讲求其理，以均节之，自是八音和畅，上甚嘉之。语具《律志》。乐器中有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乐，岷即令乐工调品，以谐律吕，其执持之状如拱揖然，请目曰“拱辰管”，诏备于乐府。

开宝初，迁司勋员外郎、权知泗州，判吏部南曹，历夔、晋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诏采访。太宗即位，迁主客

郎中。太平兴国二年，知兖州，改京东转运使。

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财，复轻侮人，尝以官船载私货贩易规利。初为判官郑同度论奏，既而彰信军节度刘遇亦上言，按得实，坐削籍，配隶汝州。

六年，起为太常丞，分司西京，复阶勋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奉留司贺表至阙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阁集》二十卷、《注释武成王庙赞》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复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礼仪院事。

是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弟嶸。

嶸字显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岁，凝教之诵古诗赋，一历辄不忘。试令咏物为四句诗，颇有思致，凝叹赏而奇之，语峴曰：“此儿他日必以文章显，吾老矣，不见，汝曹善保护之。”

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第，释褐霍丘主簿。雍熙初，知崇仁县，就拜大理评事。江南转运杨缵以其材干奏，移知南昌县。代还，刑部取为详覆官，迁光禄寺丞。

先是，凝尝取古今史传听讼断狱、辨雪冤枉等事著为《疑狱集》，嶸因增益事类，分为三卷，表上之。俄献所著文赋五十轴，召试中书，擢为太子中允。先是，冯起撰《御前登第三榜碑》以献，上甚称奖，命直史馆。淳化初，嶸又撰《七榜题名记》，并补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献，遂以本官直集贤院，中谢日，赐绯鱼。三年春，献《观灯赋》，诏付史馆，迁右正言。

是岁，太宗亲试贡士，嶸预考校，作歌以献，上对宰相称赏之，召问年几何。时摹印《儒行篇》，以赐新及第人及三馆、台省官，皆上表称谢。上时御便坐，出表以示宰相，而

嶸与张洎尤称上旨，因谓李昉曰：“嶸，宰相子，勤学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构，如嶸者不可多得也。”遂以本官知制诰。不逾年，加水部员外郎、知理检院。至道元年，赐金紫，与王旦同判吏部铨。是秋，晨起将朝，风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闻之惊叹，遣中使就家问疾状，并恤其孤，赙赠加等。长子珙才十岁，即授大理评事。次子璪，补太庙斋郎。

嶸好修饰容仪，自五鼓张灯烛至辨色，冠带方毕。虽幼能属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讨索而后成，拘于引类偶对，颇失典诰之体。上以其贵家子，能业文，甚宠待之，欲召入翰林，谓近臣曰：“嶸眸子眊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寝。

嶸弟嶸始为三班奉职，淳化中，献文求试，上以故相之后，改授大理评事。

冯吉，字惟一，河南洛阳人。父道，周太师、中书令，追封瀛王。吉，晋天福初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迁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户部、司勋郎中，累阶金紫。周显德中，迁太常少卿。

吉嗜学，善属文，工草隶，议者以掌诰许之。然性滑稽无操行，每中书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终以佻薄而止。

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号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习，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为寿，赐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状，了无忤色，家人皆大笑。

及为少卿，颇不得意，以杯酒自娱。每朝士宴集，虽不

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弹琵琶，弹罢赋诗，诗成起舞。时人爱其俊逸，谓之“三绝”。

宋初，受诏撰述《明宪皇太后谥议》，见称于时。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卷四百四十

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高颀 李度 韩溥 鞠常 宋准 柳开
夏侯嘉正 罗处约 安德裕 钱熙

高颀字子奇，开封雍丘人。后唐清泰中举进士，同辈给之曰：“何不从裴仆射求知乎？”时裴崱以左仆射致仕，后进无至其门者。颀性纯朴，信其言，以文贄于崱。明年，礼部侍郎马裔孙知贡举，乃崱门下生也。崱以颀语之，遂擢乙科，四迁魏博观察支使。

周显德中，符彦卿奏署掌书记。时太宗亲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彦卿遣颀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后随彦卿镇凤翔，会诏留彦卿洛阳，颀复为天雄军掌书记。后以病免，居于魏。

雍熙二年，太宗亲试贡士，颀子南金举学究，自陈曰：“臣父年八十四，尝佐使幕，久已罢职，家贫无以存养。愿赐

一第，庶获寸禄，以及老父。”上问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颀对，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弥厉，甚为搢绅推重。上曰：“此高颀子耶！颀在大名幕中，尝与朕游处，迨逾旬月。晨暮对案饮食，常拱手危坐，未曾少懈，其恭谨盖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烦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颀左补阙致仕，赐钱十万。后卒于家。

颀有清节，力学强记，手写书千余卷。彦卿待之甚厚，或过致优给，颀计口受费，余皆不纳。彦卿左右多肆贪虐，民不能堪，及彦卿罢镇，其故时将吏、宾客皆心愧，无敢复游魏者。惟颀清苦守法，魏人爱之。在魏三十年，无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马老，以糜饲之。仆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时称其长者。

次子鼎，举进士，至殿中丞。

李度，河南洛阳人。周显德中举进士。度工于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时翰林学士申文炳知贡举，枢密使王朴移书录其句以荐之，文炳即擢度为第三人。释褐永宁县主簿。

累迁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迁絳州团练使，十年不调。度在歙州，尝以所著诗刻于石，有中黄门得其石本，传入禁中，太宗见之，谓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对于便殿，与语甚悦，擢为虞部员外郎、直史馆，赐绯。端拱初，籍田毕，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国信副使，上赐诗以宠行。未至交州，卒于太平军传舍，年五十七。

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图经观其胜迹，皆形篇诗，以

上所赐诗有“奉使南游多好景”之句，遂题为《奉使南游集》，未成编而亡。

弟康亦善诗，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

韩溥，京兆长安人，唐相休之裔孙。少俊敏，善属文。周显德初举进士，累迁历使府。开宝三年，自静难军掌书记召为监察御史，三迁至库部员外郎、知华州，同判灵州，再转司门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请辞职寻医，许之。溥博学善持论，详练台阁故事，多知唐朝氏族，与人谈亶亶然可听，号为“近世肉谱”，搢绅颇推重之。尤善笔札，人多藏其尺牍。

弟洎，亦进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黄县令。父庆孙，申州团练判官，有诗名。常少好学，善属文。汉乾祐二年擢进士第，裁二十一，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周广顺中，宰相范质奏充集贤校理，出为郢州观察支使，历永兴军节度掌书记、伊阳令。显德四年，诣阙进策，召试，复授猗氏令，迁蔡州防御判官，复宰介休、魏县。开宝中，赵普为相，擢为著作佐郎。时任此官，惟常与杨徽之、李若拙、赵邻几四人，皆有名于时。常应举时，著《四时成岁赋》万余言，又为《春兰赋》，颇存兴托。后为清河令。七年，卒，年四十七。

子仲谋，字有开，雍熙中进士，有材干，历御史、东京留守推官、陕西转运，至兵部员外郎。仲谋集其父所为文成二十卷。

弟愉，周广顺中进士，与常齐名。

宋准，字子平，开封雍丘人。祖彦升，库部员外郎。父鹏，秘书郎。准开宝中举进士，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擢准甲科。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用情取舍非当。太祖怒，召准覆试于便殿，见准形神伟茂，程试敏速，甚嘉之，以为宜首冠俊造，由是复擢准甲科，即授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

八年，受诏修定诸道图经。俄奉使契丹，复命称旨。明年，出知南平军，会改军为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兴国四年，迁著作郎、通判梓州，转左拾遗。归朝，预修诸书。八年，同知贡举，出为河北转运使，岁余，以本官知制诰。雍熙中，加主客员外郎，复预知贡举，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迁金部郎中，罢知制诰。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赐钱百万。

准美风仪，善谈论，辞采清丽，莅官所至，皆有治声。卢多逊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门生黜免，左右无敢言者。准因奏事，盛言穆长者，有检操，常恶多逊专恣，固非其党也。上寤，未几，尽复穆旧官。时论以此称之。天禧三年，录其子大年试秘书省校书郎。

准从弟可观，金部郎中。族子郊、祁，并天圣二年进士甲科，别有传。

柳开，字仲涂，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监察御史。开幼颖异，有胆勇。周显德末，侍父任南乐，夜与家人立庭中，有盗入室，众恐不敢动，开裁十三，亟取剑逐之，盗逾垣出，

开挥刃断二足指。

既就学，喜讨论经义。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既而改名字，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著书自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主，作二传以见意。尚气自任，不顾小节，所交皆一时豪俊。范杲好古学，尤重开文，世称为“柳、范”。王祐知大名，开以文贄大蒙赏激。杨昭俭、卢多逊并加延奖。开宝六年举进士，补宋州司寇参军，以治狱称职，迁本州录事参军。太平兴国中，擢右赞善大夫。会征太原，督楚、泗八州运粮。选知常州，迁殿中丞，徙润州，拜监察御史。召还，知贝州，转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与监军忿争，贬上蔡令。

会大举北征，开部送军粮，将至涿州，有契丹酋长领万骑与米信战，相持不解，俄遣使给言求降，开谓信曰：“兵法云：‘无约而请和，谋也。’彼将有谋，急攻之必胜。”信迟疑不决。逾二日，贼复引兵挑战，后侦知果以矢尽，俟取于幽州也。师还，诣阙上书，愿从边军效死，太宗怜之，复授殿中侍御史。

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报，年裁四十，胆力方壮。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上以五代战争以来，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晓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郑宣、户部员外郎赵载、司门员外郎刘墀并为如京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开为崇仪使、知宁边军。

徙全州。全西溪洞有粟氏，聚族五百余人，常钞劫民口

粮畜，开为作衣带巾帽，选牙吏勇辩者得三辈，使入，谕之曰：“尔能归我，即有厚赏，给田为屋处之；不然，发兵深入，灭尔类矣。”粟氏惧，留二吏为质，率其酋四人与一吏偕来。开厚其犒赐，吏民争以鼓吹饮之。居数日遣还，如期携老幼悉至。开即赋其居业，作《时鉴》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赐开钱三十万。

淳化初，移知桂州。初，开在全州，有卒讼开，开即杖背黥面送阙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开下御史狱劾系，削二官，黜为复州团练副使，移滁州。复旧官，知环州。三年，移邠州。时调民辇送趋环、庆，已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转运使复督后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开贻书转运使曰：“开近离环州，知刍粮之数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蚕农方作，再运半发，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罢，开即驰诣阙下，白于上前矣。”卒罢之。又知曹、邢二州。

真宗即位，加如京使，归朝，命知代州。上言曰：

国家创业将四十年，陛下绍二圣之祚，精求至治。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

臣以益州稍静，望陛下选贤能以镇之，必须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鄙今虽归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须得人制御，若以契丹比议，为患更深。何者？契丹则君臣久定，蕃、汉久分，纵萌南顾之心，亦须自有思虑。西鄙积恨未泯，贪心不悛，其下猖狂，竟谋凶恶，侵渔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预备之。以良将守其要害，以厚赐足其贪婪，以抚慰来其情，以宽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结其心，为我声援，如

有动静，使其掩袭，令彼有后顾之忧，乃可制其轻动。今甲兵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县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诚愿训练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于勇敢，指顾无纵于后先，失律者悉诛，获功者必赏。偏裨主将，不威严者去之。听断之暇，亲临殿庭，更召貔虎，使其击刺驰骤，以彰神武之盛。

臣又以宰相、枢密，朝廷大臣，委之必无疑，用之必至当。铨总僚属，评品职官，内则主管百司，外则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则别置审官，供奉、殿直则别立三班，刑部不令详断，别立审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获亲信，小臣乃谓至公。至如银台一司，旧属枢密，近年改制，职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则依旧，别无利害，虚有变更。臣欲望停审官、三班，复委中书、枢密、宣徽院，银台司复归枢密，审刑院复归刑部，去其繁细，省其头目。

又京府大都，万方轨则，望仍旧贯，选委亲贤。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长，但令优逸，无以试材，宜委之外藩，择文武忠直之士，为左右赞弼之任。

又天下州县官吏不均，或冗长至多，或岁年久阙。欲望县四千户已上选朝官知，三千户已上选京官知。省去主簿，令县尉兼领其事。自余通判、监军、巡检、监临使臣并酌量省减，免虚费于利禄，仍均济于职官。

又人情贪竞，时态轻浮，虽骨肉之至亲，临势利而多变。同僚之内，多或不和，伺隙则致于倾危，患难则

全无相救，仁义之风荡然不复。欲望明颁告谕，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恭惟太祖神武，太宗圣文，光掩百王，威加万国，无贤不用，无事不知。望陛下开豁圣怀，如天如海，可断即断，合行即行，爱惜忠直之臣，体察奸谀之党。臣久尘著位，寝荷恩宠，辞狂理拙，唯圣明恕之！

开至州，葺城垒战具，诸将多沮议不协。开谓其从子曰：“吾观昂宿有光，云多从北来犯境上，寇将至矣。吾闻师克在和，今诸将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换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边，开上书，又请车驾观兵河朔。四年，徙沧州，道病首疡卒，年五十四。录其子涉为三班奉职。

开善射，喜弈棋。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余言，刻石以训诸子。性倜傥重义。在大名，尝过酒肆饮，有士人在旁，辞貌稍异，开询其名，则至自京师，以贫不克葬其亲，闻王祐笃义，将丐之。问所费，曰：“二十万足矣。”开即罄所有，得白金百余两，益钱数万遣之。

开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灏、沆并进士第，灏秘书丞。

夏侯嘉正，字会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兴国中举进士，历官至著作佐郎。使于巴陵，为《洞庭赋》曰：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环带五郡，淼不知其几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阳，抵湖上，思构赋。明日披襟而观之，则翼然动，促然跂，慄然骇，愕然眙。恍若驾春云而轼霓，

浩若浮汗漫而朝跻。退若据泰山之安，进若履千仞之危。懵若无识，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跲若将驰。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悸心嬉。二三日而后，神始宅，气始正，若此不敢以赋为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

一日登崇丘，望大泽，有云嶂兮兴，歎兮止。兴止未霁，急若有遇。由是渍阳辉，沐芳泽，睹一异人于岩之际，霞为裾，云为袂，冰肤雪肌，金珥玉珮，浮丘、羡门，斯实其对。

因言曰：“若非好辞者耶？”臣曰：“然。”“然则若智有所不通，识有所不穷，用不通不穷而循乎无端之纪，若得无殆乎？”臣又曰：“然。”“然志极则物应，思精则道来，嘉若之勤无哗谈，吾为若称云：‘太极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迤则为江兮，远则为河；积则为渚兮，总则为湖。若今所谓洞庭者，杰立而孤，廓然如无区，其大无徒。含阳字阴，玄神之都。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宾者，有若仆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若禹会涂山，武巡牧野，千出百会，咸处麾下。每六合澄静，中流迴睨。莽莽苍苍，纤霭不翳。太阳望舒，出没其间。万顷咸沸，强而名之为巨泽，为长川，为水府，为大渊。纵之不逾，跼之不卑。乍若贤人，以重自持。诱之不前，犯之愈坚。又若良将，以谋守边。澎澎凜凜，浩尔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义。冲训漠漠，二气交错。又若混沌，凝然未凿。此乃方舆之心胸，溟海之郭郭也。三代之前，其气濩落。浩浩滔天，与物迴薄。灭木襄陵，无际无廓。

上帝降鉴，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机。隧山堙谷，涤源畅微。然后若金在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泽之设，允执厥中。既巽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动有静。’”

臣应之曰：“升降动静，可得闻乎？”神曰：“水之性非圆非方，非柔非刚，非直非曲，非玄非黄。划象为《坎》，本乎羲皇。外婉而固，内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复》张。其静处阴，其动随阳。六府之甲，万化之纲。式观是泽，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变，九夏攸处。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群物鸿洞，烁为隆暑。泽之作，颀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灵趋怪覲，杳不可睹。蒸之为云，散之为雨。倏急万象，如还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为神，素气清泚。肃肃脩脩，群籁四起。泽之动，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巽》宫离离，为之腾风。苍梧崇崇，为之供云。四顾一色，黯然氤氲。其声淅淅，若商非商，若徵非徵。东凑海门，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状，则石然而骨，岸然而革。气然而荣，淖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体，有珠而目。穹鼻孤岛，呀口万谷。臂带三吴，足跬荆、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趋。彭蠡、震泽，讵可云乎？”

臣又问曰：“泽之态已闻命矣。水之族将如何居？”神曰：“大道变易，或文或质。沉潜自遂，其类非一。或被甲而遭，或曳裾而圆。或秃而跋，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眙而牙。或心以之蟹，或目以之虾。或修臂而立，或横骛而疾。或发于首，或髯于肘。或俨而庄，或毅而黝。

彪彪玢玢，若大虚之含万汇，名循其生而合乎群者也。”

臣又问曰：“若神之资，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静矣，丽矣至矣，邈难知矣。肇于古，古有所未达；形于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于自然，然后上天入地，把三根六。况水居陆处，夫何不烛。彼鯀鲤之贤，饕龙之仙，乃吾之肩也。其余海若、天吴，阳侯、神霄，龔龔而游，曾不我侔。”

臣又问曰：“《易》称‘王公设险’，是泽之险可以为固。而历代兴衰，其义安取？”神曰：“天道以顺不以逆，地道以谦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为旌，聚心为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锋，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险阻，何必据要冲？若秦得百二为帝，齐得十二而王。其山为金，其水为汤。守之不义，歟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败。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汉疲于昆明，桀困于酒池，亦其类也。故黄帝张乐而兴，三苗弃义而倾。则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乱，以道不以贼，惟贤者观其知而后得也。”

于是盘桓徙倚，凝精流视。罄以辞对，倏然而晦。徐铉见之，曰：“是玄虚之流也。”人多传写。

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试辞赋，擢为右正言、直史馆兼直秘阁，赐绯鱼。元夕，上御乾元门观灯，嘉正献五言十韵诗，其末句子：“两制诚堪羨，青云侍玉舆。”上依韵和以赐之，有“狭劣终虽举，通才列上居”之句，议者以为诚嘉正之好进也。未几被病，诏以为益王生辰使。所获金币，鬻得钱犂归家，忽一缙自地起立，良久而仆，闻者异之。嘉正

疾遂笃，月余卒，年三十七。

子纾，太子中舍。

罗处约，字思纯，益州华阳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孙。伯祖袞，唐末为谏官。父济，仕蜀为升朝官。归朝，至太常丞。处约尝作《黄老先六经论》，曰：

先儒以太史公论道德，先黄、老而后《六经》，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由也。混成而仙，两仪至虚而应万物，不可致诘。况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为圣人者，为能知来藏往，与天地准，故黄、老、姬、孔通称焉。其体曰道，其用曰神，无适也，无莫也，一以贯之，胡先而尊，孰后而愧。”

“《六经》者，《易》以明人之权而本之于道；《礼》以节民之情，趣于性也；《乐》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书》以叙九畴之秘，焕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诗》以正风雅而存规戒。是道与《六经》一也。”

“矧仲尼祖述尧、舜，而况于帝鸿氏乎？华胥之治，太上之德，史传详矣。老聃世谓方外之教，然而与《六经》皆足以治国治身，清净则得之矣。汉文之时，未遑学校，窦后以之而治，曹参得之而相，几至措刑。且仲尼尝问礼焉，俗儒或否其说。”

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郯子来朝，仲尼从而学焉，俾后之人敦好问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谓《六经》之教，化而不已则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则蜡宾息叹。黄、老之与《六经》，孰为先而孰为后乎？”

又何必纁藉玉帛然后为礼，笋虡镛鼓然后为乐乎？余谓太史公之志，斯见之矣。恶可以道之迹、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说？病之者可以观微，未可以观妙。”

人多重之。

登第，为临涣主簿，再迁大理评事、知吴县。王禹偁知长洲县，日以诗什唱酬，苏、杭间多传诵。后并召赴阙，上自定题以试之，以禹偁为右拾遗，处约著作郎，皆直史馆，赐绯鱼。会下诏求说言，处约上奏曰：

伏睹今年春诏旨，责以谏官备员未尝言事，虽九寺、三监之官，亦得尽其说议。陛下虔恭劳神，厉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违，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散玄黄之协气，为动植之休祥，而犹不伐功成，屡求献替，此真唐尧、虞舜之用心也。

臣累日以来，趋朝之暇，或于卿士之内预闻时政之言，皆曰圣上以三司之中，邦计所属，簿书既广，纲条实繁，将求尽善之规，冀协酌中之道。窃闻省上言，欲置十二员判官兼领其职，贵各司其局，允执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盖唐朝中叶之后，兵寇相仍，河朔不王，军旅未弭，以赋调筦榷之所出，故自尚书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国用所须，朝廷急务，故僚吏之属倚注尤深。或重其位以处之，优其禄以宠之，黽勉从事者姑务其因循，尽瘁事国者或生于睚眦，因循则无补于国，睚眦则不协于时。或浅近之人用指瑕于心计，深识之士以多可为身谋。蠹弊相沿，为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员判官之说，亦从权救敝之一端也。

然而圣朝之政臻乎治平，当求稽古之规，以为垂世之法。臣尝读《说命》之书，以为“事不师古，匪说攸闻”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尧。”“若稽古帝舜。”皆谓顺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见，莫若复尚书都省故事，其尚书丞郎、正郎、员外郎、主事、令史之属，请依六典旧仪。以今三司钱刀粟帛筦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则各有司存，可以责其集事。今则金部、仓部安能知储廩帑藏之盈虚，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远近？有名无实，积久生常。况此却复都省之事，下臣犹能金知其可，况陛下聪明浚哲乎！

然议者以为不行已久，难于改更，若断自宸心，下于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从，孰为不可，盖人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时成。”此言能改命而创制，及小人乐成则革面以顺上矣。况三司之名兴于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尝能省览之乎？复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属，则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勾院即尚书省，比部元为勾覆之司，周知内外经费，陛下若欲复之，则制度尽在。迨及九寺、三监多为冗长之司，虽有其官，不举其职。

伏望陛下当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规，不烦更差使臣，别置公署。如此则名正而言顺，言顺而事成，省其冗员则息其经费，故《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简易之化，建《洪范》大中之道，可以亿万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

受诏荆湖路巡抚，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众，官吏多被黜责。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

初，济为开封府司录，太宗尹京，颇嘉其强干。太平兴国中，处约与兄贲同举进士，上临试，知贲，济之子，遂置之高等。八年，处约复登第。贲后至员外郎。

处约形神丰硕，见者加重，虽有词采而急于进用，时论亦以此薄之。卒后，苏易简、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题曰《东观集》。禹偁为序，易简表上之，诏付史馆。

蜀士又有严储者，太平兴国中进士，后直史馆，使河北督军粮，陷于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师皋，河南人。父重荣，晋成德军节度，《五代史》有传。德裕生于真定，末期，重荣举兵败，乳母抱逃水窦中。将出，为守兵所得，执以见军校秦习，习与重荣有旧，因匿之。习先养石守琼为子，及年壮无嗣，以德裕付琼养之，因姓秦氏。习世兵家，以弓矢、狗马为事。德裕孩提即喜笔砚，遇文字辄为诵读声，诸子不之齿，习独异之。既成童，俾就学，遂博贯文史，精于《礼》、《传》，嗜《西汉书》。习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后还本姓。习家尽以橐装与之，凡白金万余两。德裕却之，曰：“斯秦氏之蓄，于我何有？丈夫当自树功名，以取富贵，岂屑于他人所有耶！”闻者高之。

开宝二年，擢进士甲科、归州军事推官，历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兴国中，累迁秘书丞、知广济军。时军城新建，德裕作《军记》及《图经》三卷，优诏嘉奖。俄改太常博士。

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迁主客员外郎、通判广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馆。端拱初，改金部员外郎。

淳化初，知开封县，会备三馆职，改直昭文馆。三年春，廷试贡士，德裕与史馆修撰梁周翰并为考官，上顾宰相曰：“此皆有闻之士而老于郎署，周翰狭中，德裕嗜酒，朕闻其能改矣。”遂并赐金紫。俄迁司勋员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弦琴五弦阮颂》以献，上称其词采古雅。至道三年，转金部郎中、出知睦州，还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

德裕性介洁，以风鉴自负。王禹偁、孙何皆初游词场，德裕力为延誉。及领考试，何又其首选。然酣饮太过，故不被奖擢。有集四十卷。

钱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让，陈洪进署清溪令。熙幼颖悟，及长，博贯群籍，善属文，洪进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将署熙府职，辞不就，著《楚雁赋》以见志。寻复辟为巡官，专掌笺奏。

洪进归朝，熙不叙旧职，举进士。雍熙初，携文谒宰相李昉，昉深加赏重，为延誉于朝，令子宗谔与之游。明年，登甲科，补度州观察推官。代还，寇准掌吏部选，上封荐钱若水、陈充、王扶洎熙皆有文，得试中书，迁殿中丞，赐绯鱼。著《四夷来王赋》以献，凡万余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馆。

淳化中，参知政事。苏易简对太宗言赵邻几追补《唐实录》，邻几卒，家睢阳，即命熙乘传而往，尽取其书来上。熙

尝与杨徽之言及张洎、钱若水将被进用，熙与刘昌言同乡里，相亲善，又语及其事。昌言因以语洎，洎疑熙交构，诉之，熙坐削职、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即位，迁右司谏。李宗谔、杨亿素厚善熙，乃与梁颙、赵况、赵安仁同表请复熙旧职，不报。寻通判杭州，政多专达，为转运使所奏，徙通判越州。

熙负气好学，善谈笑，精笔札，狷躁务进。自罢职，因愤恚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尝拟古乐府，著《杂言》十数篇及《措刑论》，为识者所许。有集十卷。

子蒙吉，亦进士及第。

卷四百四十一

列传第二百

文苑三

陈充 吴淑舒雅 黄夷简 卢稹 谢炎
许洞附 徐铉 句中正 曾致尧 刁衍
姚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陈越

陈充，字若虚，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声酒自娱，不乐从宦。邑人敦迫赴举，至京师，有名场屋间。雍熙中，天府、礼部奏名皆为进士之冠，廷试擢甲科，释褐孟州观察推官，就改掌书记。会寇准荐其文学，得召试，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为太常博士、直昭文馆，迁工部、刑部员外郎。久病告满，除籍，真宗怜其贫病，令致仕，给半奉。未几病间，守本官，仍充职。以久次，迁兵部员外郎。景德中，与赵安仁同知贡举，改工部、刑部郎中。

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谒，出权西京留守御史台，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

充词学典赡，唐牛僧孺著《善恶无余论》，言尧舜之善、伯鲧之恶，俱不能庆殃及其子，充因作论以反之，文多不载。

性旷达，善谈谑，澹于荣利，自号“中庸子”。上颇熟其

名，以疾故不登词职。临终自为墓志。有集二十卷。

吴淑，字正仪，润州丹阳人。父文正，事吴，至太子中允。好学，多自缮写书。淑幼俊爽，属文敏速。韩熙载、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见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滞义，难于措词者，必命淑赋述。以校书郎直内史。

江南平，归朝，久不得调，甚穷窘。俄以近臣延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一日，召对便殿，出古碑一编，令淑与吕文仲、杜镐读之。历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秘阁，以本官充校理。尝献《九弦琴五弦阮颂》，太宗赏其学问优博。又作《事类赋》百篇以献，诏令注释，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迁水部员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预修《太宗实录》，再迁职方员外郎。

时诸路所上《闰年图》，皆仪鸾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故《周礼》职方氏掌天下图籍。汉祖入关，萧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险要，请以今国年所纳图上职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独画一州地形，则何以傅合他郡？望令诸路转运使，每十年各画本路图一上职方。所冀天下险要，不窥牖而可知；九州轮广，如指掌而斯在。”从之。会诏询御戎之策，淑抗疏请用古车战法，上览之，颇嘉其博学。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

淑性纯静好古，词学典雅。初，王师围建业，城中乏食。里闰有与淑同宗者，举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养如所生，及长，嫁之。时论多其义。有集十卷。善笔札，好篆籀，

取《说文》有字义者千八百余条，撰《说文五义》三卷。又著《江淮异人录》三卷、《秘阁闲谈》五卷。

子安节、让夷、遵路皆进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为将作监丞，后充秘阁校理。好学。善属文，与吴淑齐名。累迁职方员外郎，求出，得知舒州，仍赐金紫。恬于荣宦，州之潜山灵仙观有神仙胜迹，郡秩满，即请掌观事。东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馆，转刑部。在观累年，优游山水，吟咏自乐，时人美之。卒年七十余。弟雄，端拱二年进士。

黄夷简，字明举，福州人。父廷枢，为王审知从事，甚被亲遇。嗣王延钧以女妻之。钱氏取福州，署光禄卿。夷简少孤，好学，有名于江东，为钱惟治明州判官。太平兴国初，随钱俶来朝，授检校秘书少监、元帥府掌书记，赐以袭衣、器币、鞍勒、马。八年，俶让元帥，改授夷简淮海国王府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许王，出镇南阳，加夷简仓部员外郎，充许王府判官。

俶薨，归朝，为考功员外郎。累迁都官郎中，掌名表，人颇称其得体。至道二年，上言浙右人无预馆阁之职者，因自陈尝劝钱俶入朝，词甚恳激，太宗怜之，命直秘阁，俄判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试翰林，迁光禄少卿。

初，宰相张齐贤欲引夷简与曾致尧并知制诰，有急制，值舍人出院，即封除目命夷简草之，物议以为不可，故但进秩而已。景德中，夷简被病，告满二百日，御史台言当除籍，真

宗以其吴越旧僚，有词学，且年老母在，特命续其月廪。大中祥符初，迁秘书少监。三年，丁内艰，上遣中使存问，赙赠有加，因请护母丧归浙右，许之。且欲不绝其奉给，特授检校秘书监、平江军节度副使。逾年卒，年七十七。

夷简喜谈论，善属文，尤工诗咏，老而不辍。尝摄鸿臚卿，护许国长公主葬，在道，驸马都尉魏咸信礼接甚薄，夷简衔之，言于上云：“发引之日，以钱三十千遗臣治装，不重王人，若有轻国命之意，臣拒不纳。”上遣中使诘咸信，咸信言：“夷简始受命，屡有求丐，又献挽词以希赂遗，臣皆不敢受，以是为嫌。”既而夷简又贡歌诗一编，大率讥咸信吝啬，且形于怨诅。复言所未受三十千钱，意欲索取。真宗甚鄙之，且不欲其歌诗流布于外，命中书召夷简对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为人。

浙右士之秀者，又有卢稹、谢炎、许洞。

卢稹字淑微，杭州人。幼颖悟，七岁能诗，十二学属文。及长，晓《五经》大义，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师，时徐鉉以宿儒为士子所宗，览稹文，甚奇之，为延誉于朝。是年登进士第，调补真定束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围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尝著《五帝皇极志》、《孺子问》、《翼圣书》数十篇。

谢炎字化南，苏州嘉兴人。父崇礼，泰宁军掌书记。炎慕韩、柳为文，与卢稹齐名，时谓之“卢、谢”。稹选儒，炎劲急，反相厚善。端拱初，举进士，调补昭应主簿，徙伊阙，连知华容、公安二县，卒，年三十四。有集二十卷。

许洞字洞天，苏州吴县人。父仲容，太子洗马致仕。洞

性疏隽，幼时习弓矢击刺之伎，及长，折节励学，尤精《左氏传》。咸平三年进士，解褐雄武军推官。尝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时马知节知州，洞又移书责知节，知节怒其狂狷不逊，会洞辄用公钱，奏除名。

归吴中数年，日以酣饮为事。尝从民坊赏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数百言，乡人争往观，其酤数倍，乃尽捐洞所负。景德二年，献所撰《虎铃经》二十卷。应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以负谴报罢，就除均州参军。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阴，献《三盛礼赋》，召试中书，改乌江县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释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铉，字鼎臣，扬州广陵人。十岁能属文，不妄游处，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仕吴为校书郎，又仕南唐李昇父子，试知制诰，与宰相宋齐丘不协。时有得军中书檄者，铉及弟锴评其援引不当。檄乃汤悦所作，悦与齐丘诬铉、锴泄机事，铉坐贬泰州司户掾，锴贬为乌江尉，俄复旧官。

时景命内臣车延规、傅宏营屯田于常、楚州，处事苛细，人不堪命，致盗贼群起。命铉乘传巡抚。铉至楚州，奏罢屯田，延规等惧，逃罪，铉捕之急，权近侧目。及捕得贼首，即斩之不俟报，坐专杀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徙铉饶州，俄召为太子右谕德，复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景死，事其子煜为礼部侍郎，通署中书省事，历尚书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

宋师围金陵，煜遣铉求缓兵。时煜将朱令赉将兵十余万自上江来援，煜以铉既行，欲止令赉勿令东下。铉曰：“此行

未保必能济难，江南所恃者援兵尔，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复决战，岂利于汝乎？”铉曰“要以社稷为计，岂顾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虽不能缓兵，而入见辞归，礼遇皆与常时同。及随煜入觐，太祖责之，声甚厉。铉对曰：“臣为江南大臣，国亡罪当死，不当问其他。”太祖叹曰：“忠臣也！事我当如李氏。”命为太子率更令。

太平兴国初，李昉独直翰林，铉直学士院。从征太原，军中书诏填委，铉援笔无滞，辞理精当，时论能之。师还，加给事中。八年，出为右散骑常侍，迁左常侍。淳化二年，庐州女僧道安诬铉奸私事，道安坐不实抵罪，铉亦贬静难行军司马。

初，铉至京师，见被毛褐者辄哂之，邠州苦寒，终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带，遽索笔手疏，约束后事，又别署曰：“道者，天地之母。”书讫而卒，年七十六。铉无子，门人郑文宝护其丧至汴，胡仲容归其葬于南昌之西山。

铉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其请。铉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尝受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序》曰：

许慎《说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万六百余字，圣人之旨盖云备矣。夫八卦既画，万象既分，则文字为之大辂，载籍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与造化均不可忽也。虽王帝之后改易殊体，六国之世文字异形，然犹存篆籀之迹，不失形类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隶聿兴，便于末俗，人竞师法。古文既变，

巧伪日滋。至汉宣帝时，始命诸儒修仓颉之法，亦不能复。至光武时，马援上疏论文字之讹谬，其言详矣。及和帝时，申命贾逵修理旧文，于是许慎采史籀、李斯、扬雄之书，博访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隶书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纷纷然间出，反以篆籀为奇怪之迹，不复经心。

至于六籍旧文，相承传写，多求便俗，渐失本原。《尔雅》所载草、木、鱼、鸟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观矣。诸儒传释，亦非精究小学之徒，莫能矫正。

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夫以师心之独见，破先儒之祖述，岂圣人之意乎？今之为字学者，亦多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而贱目也。

自唐末丧乱，经籍道息。有宋膺运，人文国典，粲然复兴，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当由古法，乃诏取许慎《说文解字》，精加详校，垂宪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备加详考。

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皆附益之，以广篆籀之路。亦皆形声相从、不违六书之义者。

其间《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讹变者，则具于注中。其有义理乖舛、违戾六书者，并列序于后，俾夫学者无或致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若乃

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

又许慎注解，词简义奥，不可周知。阳冰之后，诸儒笺述有可取者，亦从附益；犹有未尽，则臣等粗为训释，以成一家之书。

《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孙愐《唐韵》行之已久，今并以孙愐音切为定，庶几学者有所适从焉。

锴亦善小学，尝以许慎《说文》依四声谱次为十卷，目曰《说文解字韵谱》。铉序之曰：

昔伏羲画八卦而文字之端见矣，苍颉模鸟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润色之，李斯变小篆以简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隶而人竞趣省，古法一变，字义浸讹。先儒许慎患其若此，故集《仓》、《雅》之学，研六书之旨，博访通识，考于贾逵，作《说文解字》十五篇，凡万六千字。字书精博，莫过于是。篆籀之体，极于斯焉。

其后贾鲂以《三苍》之书皆为隶字，隶字始广而篆籀转微。后汉及今千有余岁。凡善书者皆草隶焉。又隶书之法有册繁补阙之论，则其讹伪断可知矣。故今字书之数累倍于前。

夫圣人创制皆有依据，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阙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鱼、鸟，形声相从，触类长之，良无穷极，苟不折之以古义，何足以观？故叔重之后，《玉篇》、《切韵》所载，习俗虽久，要不可施之于

篆文。往者，李阳冰天纵其能，中兴斯学。赞明许氏，免焉英发。然古法背俗，易为堙微。

方今许、李之书仅存于世，学者殊寡，旧章罕存。秉笔操觚，要资检阅，而偏傍奥密，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锴特善小学，因命取叔重所记，以《切韵》次之，声韵区分，开卷可睹。锴又集《通释》四十篇，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玄旨，正阳冰之新义，折流俗之异端，文字之学，善矣尽矣。今此书止欲便于检讨，无恤其他，故聊存诂训，以为别识。其余敷演，有《通释五音》凡十卷，贻诸同志云。

铉亲为之篆，镂板以行于世。

锴字楚金，四岁而孤，母方教铉，未暇及锴，能自知书。李景见其文，以为秘书省正字，累官内史舍人，因铉奉使入宋，忧惧而卒，年五十五。李穆使江南，见其兄弟文章，叹曰：“二陆不能及也！”

铉有文集三十卷，《质疑论》若干卷。所著《稽神录》，多出于其客蒯亮。锴所著则有文集、家传、《方輿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云。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华阳人。孟昶时，馆于其相毋昭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馆校书郎，复举进士及第，累为昭裔从事。归朝，补曹州录事参军、汜水令，又为潞州录事参军。

中正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太平兴国二年，献八体书。太宗素闻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馆，被诏详定《篇》、《韵》。

四年，命副张洎为高丽加恩使，还，迁左赞善大夫，改著作郎，与徐铉重校定《说文》，模印颁行。太宗览之嘉赏，因问中正，凡有声无字有几何？中正退，条为一卷以献。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录之也。”时又命中正与著作佐郎吴鉉、大理寺丞杨文举同撰定《雍熙广韵》。中正先以门类上进，面赐绯鱼，俄加太常博士。《广韵》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员外郎。

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馆，三迁屯田郎中，杜门守道，以文翰为乐。太宗神主及谥宝篆文，皆诏中正书之。尝以大小篆、八分三体书《孝经》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见便殿，赐坐，问所书几许时，中正曰：“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上嘉叹良久，赐金紫，命藏于秘阁。时乾州献古铜鼎，状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晓，命中正与杜镐详验以闻，援据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

中正喜藏书，家无余财。子希古、希仲并进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

蜀人又有孙逢吉、林罕。逢吉尝为蜀国子《毛诗》博士、检校刻石经。罕亦善文字之学，尝著《说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说》，刻石蜀中。

曾致尧字正臣，抚州南丰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解褐符离主簿、梁州录事参军，三迁著作佐郎、直史馆，改秘书丞，出为两浙转运使。尝上言：“去岁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纳及期，而苏、常、润三州悉有逋负，请各按赏罚。”太宗以江、淮频年水灾，苏、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诏戒致

尧母扰。俄徙知寿州，转太常博士。

致尧性刚率，好言事，前后屡上章奏，辞多激讦。真宗即位，迁主客员外郎、判盐铁勾院。张齐贤荐其材，任词职，命翰林试制诰，既而以舆议未允而罢。

李继迁扰西鄙，灵武危急，命张齐贤为泾、原、邠、宁、环、庆等州经略使，选致尧为判官，仍迁户部员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陈，愿不受章绂之赐，词旨狂躁。诏御史府鞠其罪，黜为黄州副使，夺金紫。未几，复旧官，改吏部员外郎，历知泰、泉、苏、扬、鄂五州。大中祥符初，迁礼部郎中，坐知扬州日冒请一月奉，降掌升州榷酤，转户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

致尧颇好纂录，所著有《仙帛习翼》三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清边前要》三十卷、《西陲要纪》十卷、《为臣要纪》一十五篇。子易从、易占皆登进士第。

刁衍，字元宾，升州人。父彦能，仕南唐为昭武军节度。衍用荫为秘书郎、集贤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亲昵。李煜尝令直清辉殿，阅中外章奏。

金陵平，从煜归宋，太祖赐绯鱼，授太常寺太祝。称疾，假满，屏居辇下者数岁。太平兴国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圣德颂》献之。诏复本官，出知睦州桐庐县。

会诏群臣言事，衍上《谏刑书》，谓：

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载者，望诏天下悉禁止之。巡检使臣捕得盗贼、亡卒，并送本部法官讯鞠，无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奸凶于四裔，今远方囚人尽归京阙，以配务

役，最非其宜。且神皋胜地，天子所居，岂使流囚于此聚役。自今外处罪人，望勿许解送上京，亦不留于诸务充役。

又《礼》曰：“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则知黄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处。望自今御前不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钳黥法具，并赴御史台、廷尉之狱；敕杖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礼监科，以重圣皇明刑慎法之意。

或有犯劫盗亡命，罪重者刖足钉身，国门布令。此乃小民昧于刑宪，逼于衣食，偶然为恶，义不及他，被其惨毒，实伤风化，亦望减除其法。如此则人情不骇，各固其生；和气无伤，必臻上瑞。

再迁大理寺丞，献文四十篇。召试，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请定天下酒税额、修郡县城隍、条约牧宰、除两浙丁身钱、禁汴水流尸，凡五事。俄知婺州，迁国子博士。会考校百官殿最，衍被召，以无过，得知光州，就改虞部员外郎。转运使状其政绩，优诏加奖，徙知庐州。

真宗即位，迁比部员外郎。尝上疏曰：

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众畜也。治大器者执一以正其度，保众畜者齐化以臻其原。故至人谓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又曰：帝王乘地而总万物，以用人也。则知万乘之尊，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焘，若日月之照临，可不慎思虑以安民，系惨舒而被物！所以尧、舜笃善道以垂化，而民谓之所天；桀、纣怀凶德以害世，而民谓之独夫。则君之于民，善恶有如是之验；民

之于君，毁誉有如是之异。

陛下纂图兹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顺天心，下从人欲，进善以去恶，避毁而来誉。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乱，私赏无及于小人，私罚无施于君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开谏诤之门，塞谗佞之口，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无以春秋鼎盛而耽于逸游，无以血气方刚而惑于声色。若太祖之勤俭，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锡之意，保祖宗艰难之业，则周成、汉文二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议拟也。

代还，献所著《本说》十卷，得以本官充秘阁校理，出知颍州。入为驾部员外郎，改直秘阁，充崇文院检讨。时杜镐、陈彭年并预检讨、衍言此二人可专其任，诏许解职，判三司开拆司，预修《册府元龟》，加主客郎中。求领外任，得知湖州，转刑部郎中。岁满，复预编修。大中祥符六年，书成，授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风眩，真宗遣使驰赐金丹，已不救，年六十九。

衍始仕李氏，权势甚盛。父为藩帅，家富于财，被服饮膳，极于侈靡。归宋，以纯澹夷雅知名于时，恬于禄位，善谈笑，喜棋弈，交道敦笃，士大夫多推重之。

子湛、湜、渭，皆登进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员外；渭，太常博士。湛子绎、约，天圣中并进士及第。

姚铉，字宝之，庐州合肥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解褐大理评事，知潭州湘乡县，三迁殿中丞，通判简、宣、升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馆，侍宴内苑，应制赋《赏花钓鱼

诗》，特被嘉赏，翌日，命中使就第赐白金以奖之。

至道初，迁太常丞，充京西转运使，历右正言、右司谏、河东转运使。俄上言曰：“伏见诸路官吏，或强明莅事、惠爱及民者，则必立教条，除其烦扰。然狡胥之辈，非其所便，俟其罢官，悉藏记籍，害公蠹政，莫甚于此。《礼》云：‘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又《语》曰：‘旧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实圣人之格言，国家之急务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经画利济事可长久者，岁终书历，受代日录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听上闻，俟报改正。”诏从之。

咸平三年，河决郢州王陵埽，东南注钜野，入淮、泗，城中积水坏庐舍，以铉知州事，徙州于汶阳乡之高原，委以营度，许便宜从事。工毕，加起居舍人、京东转运使，徙两浙路。

铉隼爽，颇尚气。薛映知杭州，与之不协，事多矛盾。映摭铉罪状数条，密以闻，诏使劾之，当夺一官，特除名，贬连州文学。吉州之万安抵虔，江有赣石，舟行其中，湍险万状，铉过，感而赋之以自况。大中祥符五年，会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团练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

铉文辞敏丽，善笔札，藏书至多，颇有异本，两浙课吏写书，亦薛映所掎之一事。虽被窜斥，犹佣夫荷担以自随。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为百卷，目曰《文粹》。卒后，子嗣复以其书上献，诏藏内府，授嗣复永城主簿。幼子称，俊颖美秀，颇善属辞，裁十岁卒。铉纪其事为《聪悟录》，人多传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卫兵曹参军。祖稠，梁商州刺史，避地入蜀。会王建僭据，稠预佐命功臣，左卫将军。建中幼好学，十四丁外艰。会蜀平，侍母居洛阳，聚学以自给。携文游京师，为王佑所延誉，馆于石熙载之第，熙载厚待之。

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解褐大理评事，知岳州录事参军。转运使李惟清荐其能，再迁著作佐郎、监潭州茶场，改殿中丞，历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务领漕运，再表称荐，转太常博士。时言事者多以权利进，建中表陈时政利害，序王霸之略，太宗嘉赏，因引对便殿，赐以绯鱼。会考课京朝官，建中旧坐公累罚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监在京榷易院。苏易简方被恩顾，多得对，尝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馆。建中父名昭文，恳辞，改集贤院。数月，出为两浙转运副使，再迁主客员外郎，历通判河南府，知曹、解、颍、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进金部员外郎。

建中性简静，风神雅秀，恬于荣利，前后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尤爱洛中风土，就构园池，号曰“静居”。好吟咏，每游山水，多留题，自称岩夫民伯。加司封员外郎、工部郎中。建中善修养之术，会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预焉。又判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制《汴水发愿文》，就致设醮。使还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

建中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尝手写郭忠恕《汗简集》以献，皆科斗文字，有诏嘉奖。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有集三十卷。

子周道、周士并进士及第。周士历侍御史、江东、陕西转运、三司盐铁判官，赐金紫，终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升州上元人。曾祖勋，南唐崇文馆直学士。祖寿，桐城令。父庆元，献书李煜，授奉礼郎，补新喻令。归宋，至冤句令。湛幼好学，五岁能为诗，未冠，录所著十卷为《韶年集》。举进士，有声。雍熙二年，廷试已落，复试，擢置高等，解褐归德军节度推官。召还，授右拾遗、直史馆。

端拱初，通判寿、许二州。归宋，与左正言尹黄裳、冯拯、右正言王世则、宋沆伏阁请立许王元僖为储贰，词意狂妄，太宗怒。时沆坐吕蒙正亲党，已出为宜州团练副使。上因语近臣曰：“储副，邦国之本，朕岂不知。但近世浅薄，若立太子，即东宫僚属皆须称臣，官职联次与上台无异，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时尔。”湛坐削职，出知容州，黄裳知邕州，拯知端州，沆知靖州，世则知蒙州。容之戍卒谋窃发者，湛侦知，亟斩之。再迁比部员外郎，知郴、舒二州。

咸平二年召还，命试舍人院，复直史馆。是秋，命与阁门祗候韩绍辉使荆湖按视民事，条奏利病甚众。还，判三司都磨勘司。又与王钦若同知贡举，未几，同修起居注。时议城绥州，边臣互言利害，遣湛与阁门祗候程顺奇同往按视，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诏营葺，终以劳人罢之。

湛美风仪，俊辩有材干，凡五使西北议边要。真宗有意擢任，顾遇甚厚。曲宴苑中，赋赏花诗，不移晷以献，深被

褒赏。

五年春，有河阴民常德方讼临津尉任懿纳贿登第，事下御史台，鞫得懿款云：“咸平二年，补太学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秦为道地，署纸许银七铤，仁雅、惠秦隐其二，易为五铤。惠秦素识王钦若已在贡院，乃因馆客宁文德、仆夫徐兴纳署纸于钦若妻李，李密召家仆祁睿书懿名于左臂，并口传许赂之数，入省告钦若。及懿过五场，睿复持汤饮至省，钦若遣睿语李，令取其银，懿未即与。既而懿预奏名授官，未行，丁内艰，还乡里。仁雅驰书索银，形于诅骂。”德方者，卖卜县市，获其书，以告中丞赵昌言，具其事奏白，请逮钦若属吏。

先是，钦若为亳州判官，睿其厅干，及代归，以睿从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贡举事毕，会州人张续还乡行服，托为睿去籍名。至是，钦若诉云：“睿休役之后，始佣于家，而惠秦未尝及门。”钦若方被宠顾，乃诏翰林侍读学士邢昺、内侍副都知阎承翰并驿召知曹州边肃、知许州毋宾古就太常寺别鞫，懿易款云：“有妻兄张驾举进士，识湛，懿亦与驾同造湛门，尝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馈之。懿之输银也，但凭二僧达一主司，实不知谁何？”乃以为湛纳其银。湛适使陕西，中途召还，时张驾已死，宁文德、徐兴悉遁去，钦若近参机务，门下仆使多新募至，不识惠秦，故无与左证。又固执知举时未有祁睿，遂以湛受银，法当死，特诏削籍、流儋州。懿杖脊、配隶忠靖军。惠秦坐受简札及隐银未入已，以年七十余，当赎铜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杖脊，配隶郢州牢城，而不穷用银之端。

初，王旦与钦若知举，出拜枢密副使，以湛代领其事。湛之入贡院，懿已试第三场毕，及官收湛赃，家实无物。湛素与梁颙善，或假颙白金器，乃取以输官。六年，会赦移惠州，至化州调马驿卒，年四十一。

湛时一子偕行，者幼，州以闻，特诏赐钱二万，官为护丧还扬州。因诏命官配流岭外而没者，悉给缗钱，听其归葬，如亲属幼稚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

子鼎，大中祥符四年进士，至度支员外郎、直史馆、盐铁判官。

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人，唐相岩之四世孙。岩贬死岭外，其子琛避地湖湘间，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马希杲，署连州从事，谢病终于家。振幼颖悟，五岁诵《孝经》、《论语》。十岁听讲《阴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责之，俾终其业。振曰：“百言演道足矣，余何必学？”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艰，母氏虑其废业，日加诲激，虽隆冬盛暑，未始有懈。

淳化中举进士，太宗以词场之弊，多事轻浅，不能该贯古道，因试《卮言日出赋》，观其学术。时就试者凡数百人，咸瞠眙忘其所出，虽当时驰声场屋者亦有难色。振寒素，游京师人罕知者，所作赋尤为典赡，太宗甚嘉之。擢置甲科，释褐大理评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还，直史馆，复遣之任，迁太子中允、知滨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众谓振文吏，无战御方略，环聚而泣。振乃亲加抚谕，且以敌盛不可与争锋，宜坚壁自守。数日，契丹引去。转运使刘综称其能，诏书褒美。

常作《祭战马文》曰：

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荣无将材，但能走马，以驰射为事，受命惶怯，数日不敢行，伺贼渡河而后发。有剽淄、齐者数千骑尚屯泥沽，荣不欲见敌，遂以其骑略河南岸而还。昼夜急骑，马不秣而道毙者十有四五，天子悯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

房駟之精，降为骊骅。饮泉呀风，流沙激霆。虎脊孤耸，龙媒鸷狞。丹髦晓霞，的颢秋星。茆方著干，宜乘旋膺。嶮胪角起，方背珠明。

尔其绝塞草荒，八月陨霜。毛缩蹄坚，筋舒脉张。兽恶恐噬，虬狞欲骧。喷沙散沫，千里飞雪。圉人负纆，武士索铁。前遮后突，雷动地裂。急挽一而制百，终伏挝而受继。牧官劬劬，岁入券书。蹄蹴累累，通乎鬼区。名驹大骅，衔尾入塞。劳其酋长，节以驯佺。蜀锦吴绉，积如丘陵。马归于我也重，币入于彼也轻。

于是络黄金之羁，浴天池之波。鼓鬣云衢，弄影星河。或蹏而啮，或嗅而吡。原蚕申禁，驯骏何多。帝念神物，来经远道。阅之于内殿，养之于外皂，饮以玉池，秣之瑶草。

穷冬边尘，入我河湟。羽书宵飞，龙驭北巡。选仗下之名马，属阃外之武臣。琫戈电烛，禁旅星陈。授以长策，帅以全军。壮士怒兮山可擘，猛马哮兮虎可咋。何嘒咄之无勇，反迂延而避敌。

冰霜凄凄，介甲而驰。不饮不秣，载渴载饥。骏马

馁死，行人嗟咨。委天骨于衢路，反星精于云雾。报主恩之无及，齐戎力而何误。生刍致祭，弊帷成礼。

瘞于崇冈，全尔具体。马如有神，知帝之仁。呜呼！

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邓州。代还，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凭由司。景德中使福建巡抚，俄判鼓司登闻院。会修《两朝国史》，以振为编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轺录》以献。改太常博士、左司谏，擢知制诰。

振文词温丽，屡奏赋颂，为名辈所称，尤长诗咏，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职，深惬物议，自是弥加精厉。从祀谯、亳，时同职分局掌事，振独直行在，专典纶翰，笺奏填委，应用无滞，时推其敏赡。七年，同修起居注，张复、崔遵度以书事误失降秩，择振与夏竦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录其子纶为太常寺奉礼郎。

振纯厚无城府，恂恂如也，时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尝采五代末九国君臣行事作世家、列传，书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坚白，本江陵人，后徙淄州之淄川。纯介好学，始七岁，授经于叔父宪，尝以《春秋》编年、《史》、《汉》纪传之例问于宪，宪曰：“此儿他日成令名矣。”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解褐和州主簿，换临汾。馈刍粮，三抵绥州，涉无定河，河沙与水混流无定迹，陷溺相继，遵度悯之，著铭以纪焉。端拱初，转运副使夏侯涛上其勤状，召归，对便坐，因献文自荐。时新建秘阁，命中书试作颂一首，擢著作

佐郎。

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荐之，迁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顺之乱，贼遣其党张余来攻，遵度领甲士百余背城而战，贼逾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赖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贬崇阳令，移鹿邑。咸平初，复为太子中允。景德初，内出遵度名，引对崇政殿，诏索所著文，召试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馆。会修《两朝国史》，与路振并为编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东封，进博士，祀汾阴，是岁，真宗以两省官绝少，故因覃庆选补之，命为左司谏。

遵度与物无竞，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于势利泊如也。掌右史十余岁，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间，虑上之见。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阁，手植竹数本，朝退，默坐其上，弹琴独酌，翛然自适。尝著《琴笈》云：

世之言琴者，必曰长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闰，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协律郎刘颙以乐器配诸节候，而谓琴为夏至之音。至于泛声，卒无述者，愚尝病之。因张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声具焉，况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谓象者，盖天地自然之节耳，又岂止夏至之音而已。

夫《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者，太极之节也；四时者，两仪之节也；律吕者，四时之节也；昼夜者，律吕之节也；刻漏者，昼夜之节也。节节相交，自细至大而岁成焉。既不可使之节，亦不可使之不节，气之自然者也。气既节矣，声同则应，既不可使之应，亦不可使之不应，数之自然者也。既节且应，则天地之文成矣。文

之义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动物植物，花者节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于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观之然后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见，以水观之然后见；气常有五音而不闻，以弦考之然后闻。斯假物者也。

是故圣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数，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节。何则？数本于一而成于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及其应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气气相召，其应也必矣。卦既画矣，故画琴焉。始以一弦泛桐，当其节则清然而号，不当其节则泯然无声，岂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为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声杀而已，弦尽则声减。及其应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节节相召，其应也必矣。

《易》之书也，偶三为六，三才之配具焉，万物由之而出。虽曰六画，及其数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画也，偶六而根于一，一钟者，道之所生也。在数为一，在律为黄，在音为宫，在木为根，在四体为心，众徽由之而生。虽曰十三，及其节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经也；蓍之德圆，纬也；故万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节，经也；弦五其音，纬也；故众音不能胜其文。先儒谓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愚谓琴以中徽为君，尽矣。夫徽十三者，盖尽昭昭可闻者也。苟尽弦而考之，乃总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气也。丈弦具之，尺弦亦具之，岂有长短大小之限哉！

是则万物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极，太极之外以至于万物，圣人本于道，道本于自然，自然之外以至于无为，乐本于琴，琴本于中徽，中徽之外以至于无声。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声也。往者藏音而未谈，来者专声而忘理。《琴笈》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阙也，请俟君子。

世称其知言。

七年，东郊，建坛恭谢。坛上设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圣。遵度时与张复同典记注，书昊天为天皇，又增圣祖配位，坐谬误，降为右正言，复亦责为工部郎中。逾岁，并复其秩。

九年，仁宗以寿春郡王开府，诏宰相择耆德方正有学术之士，咸曰遵度力学，有士行，时称长者，遂命与张士逊并为王友。改户部员外郎，赐服金紫，又赉袭衣、犀带、缙钱。上作七言诗宠之。因谓左右曰：“翊善、记室，皆府属也，故王皆受拜，今宾友之礼，当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读《孝经》彻章，复以御诗赐之。国史成，拜吏部员外郎，升郎进封，改礼部郎中，充谏议参军。储宫建，又加吏部兼左谕德。未几，命使契丹，判司农寺。

遵度性寡合，喜读《易》，尝云：“意有疑，则弹琴辨其数，筮《易》观其象，无不究也。”

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诏赠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孙官，有集二十卷。

陈越，字损之，开封尉氏人。祖守危，兴道令。父夏，虞部员外郎。越少好学，尤精历代史。善属文，辞气俊拔。咸

平中，诏举贤良，刑部侍郎郭贽荐之，策入第四等，解褐将作监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几召还，迁著作佐郎、直史馆，掌鼓司登闻院。预修《册府元龟》，与陈从易、刘筠尤为勤职。真宗以其奉薄，并命月增钱五千。车驾朝陵，掌留司名表，时称为工。自是两府笺奏多命草之，勋贵家以铭志为请者甚众。迁太常丞、群牧判官。祀汾阴，擢为左正言。

越耿概任气，喜箴切朋友，放旷杯酒间，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过差，每食必先引数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遘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无子，母老，人皆伤之。

越兄咸，尝举进士未第，杨亿、杜镐、陈彭年列奏为言，真宗悯之。及《册府元龟》奏御，特赐咸同《三传》出身。

故事，中书章表皆舍人为之，东封后，朝廷多庆礼，舍人或以他务所婴，乃择馆阁官，得盛度、路振、刘筠、夏竦、宋绶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尝以名闻，其后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时论惜之。

卷四百四十二

列传第二百一

文 苑 四

穆修 石延年 刘潜附 萧贯 苏舜钦
尹源 黄亢 黄鉴 杨蟠 颜太初 郭忠恕

穆修字伯长，郢州人。幼嗜学，不事章句。真宗东封，诏举齐、鲁经行之士，修预选，赐进士出身，调秦州司理参军。负才，与众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诬告其罪，贬池州。中道亡至京师，叩登闻鼓诉冤，不报。居贬所岁余，遇赦得释，迎母居京师，间出游丐以给养。久之，补颍州文学参军，徙蔡州。明道中，卒。

修性刚介，好论斥时病，诋诮权贵，人欲与交结，往往拒之。张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庙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记，记成，不书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遗修为寿，且求载名于记，修投金庭下，俛装去郡。士谢之，终不受，且曰：“吾宁糊口为旅人，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宰相欲识修，且将用为学官，修终不往见。母死，自负槨以葬，日诵《孝经》、《丧记》，不饭浮屠为佛事。

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

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

庆历中，祖无择访得所著诗、书、序、记、志等数十首，集为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晋以幽州遗契丹，其祖举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为人跌宕任气节，读书通大略，为文劲健，于诗最工而善书。

累举进士不中，真宗录三举进士，以为三班奉职，延年耻不就。张知白素奇之，谓曰：“母老乃择禄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后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乡县，有治名。用荐者通判乾宁军，徙永静军，为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历光禄、大理寺丞，上书章献太后，请还政天子。太后崩，范讽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后讽败，延年坐与讽善，落职通判海州。久之，为秘阁校理，迁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

尝上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为二边之备。不报。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见，稍用其说。命往河东籍乡兵，凡得十数万，时边将遂欲以捍贼，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杂，若怯者见敌而动，则勇者亦牵而溃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则人人皆胜兵也。”又尝请募人使唃廝囉及回鹘举兵攻元昊，帝嘉纳之。

延年喜剧饮，尝与刘潜造王氏酒楼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饮多，以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饮啖自若，至夕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传王氏酒楼有二仙来饮，已乃知刘、石也。延年虽酣放，若不可撓以世务，然与人论

天下事，是非无不当。

初，与天章阁待制吴遵路同使河东，及卒，遵路言于朝廷，特官其一子。

刘潜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为古文，以进士起家，为淄州军事推官。尝知蓬莱县，代还，过郢州，方与曼卿饮，闻母暴疾，亟归。母死，潜一恸遂绝，其妻复抚潜大号而死。时人伤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义。”

同时以文学称京东者，齐州历城有李冠，举进士不第，得同《三礼》出身，调乾宁主簿，卒。有《东皋集》二十卷。

萧贯，字贯之，临江军新喻人。俊迈能文，尚气概。举进士甲科，为大理评事，通判安、宿二州，迁太子中允、直史馆。仁宗即位，进太常丞、同判礼院。历史部南曹、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为京东转运使。

时提举捉贼刘舜卿善捕盗，号“刘铁弹”，恃功为不法，前后畏其凶悍，莫敢治。贯至，发之，废为民。徙江东，改知洪州，累迁尚书刑部员外郎。坐前使江东不察所部吏受赇，降知饶州。

有抚州司法参军孙齐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给娶周氏入蜀。后周欲诉于官，齐断发誓出杜氏。久之，又纳倡陈氏，挈周所生子之抚州。未逾月，周氏至，齐摔置庑下，出伪券曰：“若佣婢也，敢尔邪！”乃杀其所生子。周诉于州及转运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饶州萧史君者诉之，事当白矣。”周氏以布衣书姓名，乞食道上，驰告贯。抚非所部，而贯特为治之。更赦，犹编管齐、濠州。迁兵部

员外郎，召还，将试知制诰，会营建献、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试而卒。

贯临事敢为，不苟合于时。初，感疾，梦绿衣中人召至帝所，赋《禁中晓寒歌》，词语清丽，人以比唐李贺。

苏舜钦，字子美，参知政事易简之孙。父耆，有才名，尝为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舜钦少慷慨有大志，状貌怪伟。当天圣中，学者为文多病偶对，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歌诗，一时豪俊多从之游。

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县尉。玉清昭应宫灾，舜钦年二十一，诣登闻鼓院上疏曰：

烈士不避鈇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容之难不如行之难，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则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听焉。

臣观今岁自春徂夏，霖雨阴晦，未尝少止，农田被灾者几于十九。臣以谓任用失人、政令多过、赏罚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灾，欲悟陛下，而大臣归咎于刑狱之滥，陛下听之，故肆赦天下以为禳救。如此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断决滞讼以平水旱，不闻用赦，故赦下之后，阴霾及今。

前志曰：“积阴生阳，阳生则火灾见焉。”乘夏之气发泄于玉清宫，震雨杂下，烈焰四起，楼观万叠，数刻而尽，非慢于火备，乃天之垂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

之民，察辅弼及左右无裨国体者罢之，窃弄权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刍蕘之论，庶几所以变灾为祐。

浹日之间，未闻为此，而将计工役以图修复，都下之人闻者骇惑，聚首横议，咸谓非宜。皆曰章圣皇帝勤俭十余年，天上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毕功，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数遭水旱，虽征赋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兴土木，则费用不知纪极，财力耗于内，百姓劳于下，内耗下劳，何以为国！况天灾之，已违之，是欲竟天，无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难任，欲祈厚赐，其可得乎！今为陛下计，莫若来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给而征税宽减，则可以谢天意而安民情矣。

夫贤君见变，修道除凶，乱世无象，天不谴告。今幸天见之变，是陛下修己之日，岂可忽哉！昔汉元帝三年，茂陵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鹤馆大不及此宫，彼尚降诏四方，以求己过，是知帝王忧危念治，汲汲如此。

臣又按《五行志》：贤佞分别，官人有叙，率由旧章，礼重功勋，则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滥灾妄起，燔宗庙，烧宫室，虽兴师徒而不能救。鲁成公三年，新宫灾，刘向谓成公信三桓子孙之谗、逐父臣之应。襄公九年春，宋火，刘向谓宋公听谗、逐其大夫华弱奔鲁之应。

今宫灾岂亦有是乎？愿陛下拱默内省而追革之，罢再造之劳，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又上书曰：

历观前代圣神之君，好闻谏议，盖以四海至远，民有隐慝，不可以遍照，故无间愚贱之言而择用之。然后朝无遗政，物无遁情，虽有佞臣，邪谋莫得而进也。

臣睹乙亥诏书，戒越职言事，播告四方，无不惊惑，往往窃议，恐非出陛下之意。盖陛下即位以来，屡诏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转对，置匭函，设直言极谏科。今诏书顿异前事，岂非大臣雍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亏损朝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纳善进贤，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谏官、御史悉出其门，但希旨意，即获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语。陛下拱默，何由尽闻天下之事乎？

前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致位台谏，后虽改他官，不忘献纳。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敢负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口不敢论。

昔晋侯问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汉文感女子之说而肉刑是除，武帝听三老之议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盖以义之所在，贱不可忽，二君从之，后世称圣。况国家班列爵位，列陈豪英，故当责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赏之使谏，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

纳？物情闭塞，上位孤危，軫念于兹，可为惊惶！渴望陛下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下及刍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辅。

寻举进士，改光禄寺主簿，知长垣县，迁大理评事，监在京店宅务。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匭通疏曰：

臣闻河东地大震裂，涌水坏屋庐城堞，杀民畜几十万，历旬不止。始闻惶骇疑惑。窃思自编策所纪前代衰微丧乱之世，亦未尝有此大变。今四圣接统，内外平宁，戎夷交欢，兵革偃息，固与夫衰微丧乱之世异，何灾变之作反过之耶？且妖祥之兴，神实尸之，各以类告，未尝妄也。天人之应，古今之鉴，大可恐惧。岂王者安于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庙堂之上，有非才冒禄、窃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岂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宫之中，有阴教不谨以媚道进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顺之心乎？臣从远方来，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见此大异，不修阙政，以厌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无事之时。谏官、御史不闻进牒铺白灾害之端，以开上心。然民情汹汹，聚首横议，咸有忧悸之色。

臣以世受君禄，身齿国命，涵濡惠泽，以长此躯，目睹心思，惊惶流汗，欲尽吐肝胆，以拜封奏。又见范仲淹以刚直忤奸臣，言不用而身窜谪，降诏天下，不许越职言事。臣不避权右，必恐横罹中伤，无补于国，因自悲嗟，不知所措。

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谓国家阙失，众臣

莫敢为陛下言者，唯天丁宁以告陛下。陛下果能沛发明诏，许群臣皆得献言，臣初闻之踊跃欣抃。旬日间颇有言事者，其间岂无切中时病，而未闻朝廷举而行之，是亦收虚言而不根实效也。臣闻唯诚可以应天，唯实可以安民，今应天不以诚，安民不以实，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将何以谢神灵而救弊乱也！岂大臣蒙塞天听，不为陛下行之？岂言事迂阔无所取，不足行也？臣窃见纲纪隳败，政化阙失，其事甚众，不可概举，谨条大者二事以闻：

一曰正心。夫治国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则神明集而万务理。今民间传陛下比年稍迓俳优贱人，燕乐逾节，赐予过度。燕乐逾节则荡，赐予过度则侈。荡则政事不亲，侈则用度不足。臣窃观国史，见祖宗日视朝，旰食方罢，犹坐于后苑，门有白事者，立得召对，委曲询访，小善必纳。真宗末年不豫，始间日视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实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亲也。又府库匱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亲，用度不足，诚国大忧。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鉴物，勤听断，舍燕安，放弃优谐近习之纤人，亲近刚明鲠直之良士。因此灾变，以思永图，则天下幸甚。

其二曰择贤。夫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须尽择，在择一二辅臣及御史、谏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择。昨王随自吏部侍郎迁门下侍郎平章事，超

越十资，复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随虚庸邪谄，非辅相之器，降麻之后，物论沸腾。故疾缠其身，灾仍于国，此亦天意爱惜我朝，陛下鉴之哉！且石中立顷在朝行，以诙谐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间，听其语言，以资笑噱。今处之近辅，不闻嘉谋，物望甚轻，人情所忽，使灾害屡降而朝廷不尊，盖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实恐远人轻笑中国，宜即行罢免，别选贤才。又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二人者皆登高第，颇以文词进，而温和软懦，无刚鲠敢言之气。斯皆执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举扬其私，时有所言，则必暗相关说，旁人窥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谏官之任，臣欲陛下亲择之，不令出执政门下。台谏官既得其人，则近臣不敢为过，乃驭下之策也。

臣以谓陛下身既勤俭，辅弼、台谏又皆得人，则天下何忧不治，灾异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范仲淹荐其才，召试，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舜钦既放废，寓于吴中，其友人韩维责以世居京师而去

离都下，隔绝亲交。舜钦报书曰：

蒙闻责以兄弟在京师，不以义相就，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予岂无亲戚之情，岂不知会合之乐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

昨在京师，不敢犯人颜色，不敢议论时事，随众上下，心志蟠屈不开，固亦极矣。不幸适在疑嫌之地，不能决然早自引去，致不测之祸，猝去下吏，人无敢言，友仇一波，共起谤议。被废之后，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后为快。来者往往钩隙言语，欲以传播，好意相恤者几希矣。故闭户不敢与相见，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间！遂超然远举，羁泊于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实亦少避机阱也。

况血属之多，资入之薄，持国见之矣。常相团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闭关常不与人接乎？不可也。与人接必与之言，与之言必与之还往，使人人皆如持国则可，不迨持国者必加酿恶言，喧布上下，使仆不能自明，则前日之事未为重也。

都无此事，亦终日劳苦，应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尘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马饿仆，日栖栖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讥笑哀闵，亦何颜面，安得不谓之愁苦哉！

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而伏腊稍足，居室稍宽，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销忧，莼鲈、稻蟹

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

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吴，又曰：“吾欲居九夷。”观今之风俗，乐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学，皆欣然愿来过从，不以罪人相遇，虽孔子复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较之，孰为然哉！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适，固亦乐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养，然后为乐？今虽侨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与亲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势不得如持国意，必使我尸转沟洫，肉餒豺虎，而后以为安所义，何其忍耶！《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谓兄弟以恩，急难必相拯救。后章曰：“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谓友朋尚义，安宁之时，以礼义相琢磨。予于持国，外兄弟也。急难不相救，又于未安宁之际，欲以义相琢磨，虽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报，虑浅吾持国也。

二年，得湖州长史，卒。舜钦数上书论朝廷事，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懣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及谪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贤行。

兄舜元，字才翁，为人精悍任气节，为歌诗亦豪健，尤善草书，舜钦不能及。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渐，少博学强记，与弟洙皆以文学知名，洙议论明辨，果于有为。源自晦，不矜饰，有所发即过人。初以祖荫补三班借职，稍迁殿直。举进士，为奉礼郎，累迁太

常博士，历知芮城、河阳、新郑三县，通判泾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也。”涣遂获免。

尝作《唐说》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说》曰：

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者，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郢，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

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时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燕、赵，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尔，其亡也，臣实主之。请极其说：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其用臣也，听其言而尽其才，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以及后世，视太宗由兹而兴，虽其圣不及，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听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无所不至，所以败也。何哉？夫君一而臣众，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大奸之臣则世有之。大圣在上，则奸无所容，其臣莫不贤。苟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如是，然未至于失道，犹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治，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于是有禄山之祸。德宗非不欲平暴乱、安四方，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于是有朱泚之变。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而才不逮于明皇、德宗，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卢杞，求国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岂有失道乎？于时天下非无贤，由君不能主听也。故至贤之主与夫失道之主，其兴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邪胜正则乱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

其《叙兵》曰：

唐杜牧当会昌中河朔用兵，尝为文数篇，上论历代军事利害，继以本朝制兵、用将之得失，下参以当时事机。牧，儒者，位不显，其术未尝试，然识者谓牧知兵，

虽古名将不能过。今观牧所著，大要究极当世之务，不专徇古法，使时君可行而易为功，此其善也。

今兵之利钝所以与唐世异者，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

今则不然，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强，凡天下所募骁勇，一萃于京师。虽滨塞诸郡，大者籍兵不逾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师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胜也。何则？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且唐之所失者势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势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为而不为也。

然则为今之计当如何？曰：“稍革旧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战敌。以内兵为声势，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而不得连州郡之势，斯可以获近利而亡后害也。

余文多不录。

赵元昊寇定川堡，葛怀敏发泾原兵救之，源是时通判庆州，遗怀敏书曰：“贼举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驻兵瓦亭，择利而后动。”怀敏不听，以败。范仲淹、韩琦荐其才，召试学士院。源素不喜赋，请以论易赋，主试者方以赋进，不悦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怀州，卒。

黄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梦星殒于怀，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颖过人，年十五，以文谒翰林学士章得象，得象奇之。游钱塘，以诗赠处士林逋，逋尤激赏。时王随知杭州，奏禁西湖为放生池，亢作诗数百言以讽，士人争传之。亢为人侏儒，不饰小节，对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学强记，为文词奇伟。卒，乡人类其文为十二卷，号《东溪集》。

黄鉴，字唐卿，与亢同乡里，少敏慧过人。举进士、补桂阳监判官，为国子监直讲。同郡杨亿尤善其文词，延置门下，由是知名。累迁太常博士，为国史院编修官。尝诏馆阁官后苑赏花，而鉴特预召。国史成，擢直集贤院。以母老，出通判苏州，卒。

杨蟠，字公济，章安人也。举进士，为密、和二州推官。欧阳修称其诗。苏轼知杭州，蟠通判州事，与轼倡酬居多。平生为诗数千篇，后知寿州，卒。

颜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颜子四十七世孙。少博学，有隗才，慷慨好义。喜为诗，多讥切时事。天圣中，毫

州卫真令黎德润为吏诬构，死狱中，太初以诗发其冤，览者壮之。文宣公孔圣祐卒，无子，除袭封且十年。是时有医许希以针愈仁宗疾，拜赐已，西向拜扁鹊曰“不敢忘师也！”帝为封扁鹊神应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许希诗》，指圣祐事以讽在位，又致书参知政事蔡齐，齐为言于上，遂以圣祐弟袭封。山东人范讽、石延年、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生多慕之，太初作《东州逸党诗》，孔道辅深器之。太初中进士后，为莒县尉，因事忤转运使，投劾去。久之，补阆中主簿。时范讽以罪贬，同党皆坐斥，齐与道辅荐太初，上其尝所为诗，召试中书，言者以为此嘲讥之辞，遂报改临晋主簿。

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与守争事，恚死，守憾之，摭构其子以罪，发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时守方贵显，无敢为直冤，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苏舜钦表其事于墓左。后移应天府户曹参军、南京国子监说书，卒。著书号《洙南子》，所居在鳧、绎两山之间，号鳧绎处士。有集十卷，《淳曜联英》二十卷。

子复，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师，召试舍人院，为奉议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阳人。七岁能诵书属文，举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汉湘阴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辞去。周广顺中，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改《周易》博士。

建隆初，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竟于朝堂，御史弹奏，忠恕叱台吏夺其奏，毁之，坐贬为乾州司户参军。乘醉殴从事

范滂，擅离贬所，削籍配隶灵武。其后，流落不复求仕进，多游岐、雍、京、洛间，纵酒趺弛，逢人无贵贱辄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或逾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体不沾汗，穷冬凿河冰而浴，其傍凌渐消释，人皆异之。

尤善画，所图屋室重复之状，颇极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酝，豫张纨素倚于壁，乘兴即画之，苟意不欲而固请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为宝。太宗即位，闻其名，召赴阙，授国子监主簿，赐袭衣、银带、钱五万，馆于太学，令刊定历代字书。

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上怜其才，每优容之。益使酒，肆言谤讟，时擅鬻官物取其直，诏减死，决杖流登州。时太平兴国二年。已行至齐州临邑，谓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为穴，度可容其面，俯窥焉而卒，槁葬于道侧。后累月，故人取其尸将改葬之，其体甚轻，空空然若蝉蜕焉。所定《古今尚书》并《释文》并行于世。

卷四百四十三

列传第二百二

文苑五

梅尧臣 江休复 苏洵 章望之 王逢
孙唐卿 黄庠 杨寘附 唐庚兄伯虎附
文同 杨杰 贺铸 刘泾 鲍由 黄伯思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侍读学士洵从子也。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洵荫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繇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历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预修《唐书》，成，未奏而卒，录其子一人。

宝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庙，尧臣预祭，辄献歌诗，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撰《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刺讥托于诗，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织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

江休复，字邻几，开封陈留人。少强学博览，为文淳雅，尤善于诗。喜琴、弈、饮酒，不以声利为意。进士起家，为桂阳监蓝山尉，骑驴之官，每据鞍读书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举书判拔萃，改大理寺丞，迁殿中丞。献其所著书，召试，为集贤校理，判尚书刑部。与苏舜钦游，坐预进奏院祠神会落职，监蔡州商税。久之，知奉符县，通判睦州，徙庐州，复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登闻鼓院，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点陕西路刑狱，入判三司盐铁勾院，修起居注，累迁尚书刑部郎中，卒。

休复外简旷而内行甚饰，事孀姑如母，所与游皆一时豪俊。为政简易。尝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尝言昭宪太后子孙多流落民间，宜甄录之。著《唐宜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所著《权书》、《衡论》、《机策》，文多不可悉录，录其

《心术》、《远虑》二篇。

《心术》曰：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太山覆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待敌。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当蓄其怒、怀其欲而未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以与之皆死。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嶮。邓艾缒兵于穴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迁，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敛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

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远虑》曰：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圣人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机者又群臣所不得闻，群臣不得闻，则谁与议？不议不济，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无也。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而守之以礼乐也，则曰“圣人无机”。夫取天下与守天下，无机不能。顾三代圣人之机，不若后世之诈，故后世不得见耳。

其有机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禹与汤、武倡其机于上，而三臣者和之于下，以成万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为之谋主，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大夫种。高祖之起也，大将任韩信、黥布、彭越，裨将任曹参、樊哙、滕公、灌婴，

游说诸侯任酈生、陆贾、枞公，至于奇机密谋，群臣所不与者，唯留侯、酈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曰房、杜。夫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恶。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司马氏，魏之贼也，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则？无腹心之臣，无机也，有机而泄也。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阱，设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

或曰：“机者，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呜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见机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变，常伏于安，田文所谓“子少国危，大臣未附”，当是之时，而无腹心之臣，可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遗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遗孝昭、孝宣。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故虽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

《传》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于其间邪？又曰：“五载一巡狩。”彼无腹心之臣，五载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谁与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

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惇惇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执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

宰相韩琦见其书，善之，奏于朝，召试舍人院，辞疾不至，遂除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卒。赐其家缣、银二百，子轼辞所赐，求赠官，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问学，志气宏放。为文辩博，长于议论。初由伯父得象荫为秘书省校书郎，监杭州茶库。逾年辞疾去，求举贤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书论时政凡万余言，不报。丁母忧，毁瘠过制。服除，浮游江、淮间，犯艰苦，汲汲以营衣食，不自悔，人劝之仕，不应也。其兄拱之知晋江县，忤其守蔡襄，襄怒，诬以赃，贬。望之号泣，历诉于朝。时襄方贵显，事久不得直。望之诉不已，章十余上，起狱数年，朝廷为再劾，卒脱拱之

冤，复官如初，望之遂不复仕。覃恩迁太常寺太祝、大理评事。翰林学士欧阳修、韩绛、知制诰吴奎、刘敞、范镇同荐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不赴。又除知乌程县，趣令受命，固辞，遂以光禄寺丞致仕，卒。

望之喜议论，宗孟轲言性善，排荀卿、扬雄、韩愈、李翱之说，著《救性》七篇。欧阳修论魏、梁为正统，望之以为非，著《明统》三篇。江南人李觏著《礼论》，谓仁、义、智、信、乐、刑、政皆出于礼，望之订其说，著《礼论》一篇。其议论多有过人者。尝北游齐、赵，南泛湖、湘，西至汧、陇，东极吴会，山水胜处，无所不历。有歌诗、杂文数百篇，集为三十卷。

王逢，字会之，太平州当涂人。其四世祖居岩，仕唐为骁卫长史，遭乱弃官，归居青山。杨行密据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岩散遣其家人，而以身归行密，授以湖州别驾，不遣。一日，行密大会，失居岩，亟使人掩其家，无一人在者。其后有人于嵩山见空石室，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岩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终。子孙仕无显者，至逢，博学能属文，尤长于讲说。

少举进士不中，去，教授苏州，学者尝数百人。晚始登第，补南雄州军事判官，归为国子监直讲兼陇西郡王宅教授，李玮从学，事之甚谨。岐国公主既降，玮为逢求迁官，且有命，逢辞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未至，卒。逢为人乐易，笃于朋友，与胡瑗最善。喜著书，有《易传》十卷、《乾德指说》一卷、《复书》七卷。妻陈氏亦有贤行，无

子。

孙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学行，年十七，以书谒韩琦，琦甚器之。与黄庠、杨寘自景祐以来俱以进士为举首，有名一时。唐卿初中第，通判陕州，于吏事若素习。民有母再适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盗母之丧而同葬之。有司论以法，唐卿时权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尔。”乃释之以闻。未几，丁父忧，毁瘠呕血而卒。诏赙其家。

黄庠字长善，洪州分宁人。博学强记，超敏过人。初至京师，就举国子监、开封府、礼部，皆为第一。比引试崇政殿，以疾不得入，天子遣内侍即邸舍抚问，赐以药剂。是时庠名声动京师，所作程文，传诵天下，闻于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归江南五年，以病卒。

杨寘字审贤，察之弟。少有隼才，庆历二年举进士京师，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既试崇政殿，帝临轩启封，见名，喜动于色，谓辅臣曰：“杨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相贺为得人。授将作监丞、通判颖州。未至官，持母丧，病羸卒，特诏赙恤其家。先是，其友梦寘作龙首山人，寘自谓：“龙首，我四冠多士；山人，无禄位之称。我其终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也。善属文，举进士，稍为宗子博士，张商英荐其才，除提举京畿常平。商英罢相，庚亦坐贬，安置惠州。会赦，复官承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归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为文精密，通于世务，作《名

治》、《察言》、《閔俗》、《存旧》、《内前行》诸篇，时人称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传。

庚兄弟五人，长兄瞻，字望之，后改名伯虎，字长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泸南，伯虎兄弟居母丧于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梦收父书，发之，得‘亟来’二字，吾父得无他乎？吾心动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趋泸南。”庚未及应，伯虎奋曰：“吾决矣！”起裹粮，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涨，声摇数十里，客舟皆舣岸不敢动，伯虎彷徨堤上，有渔者持小艇系港中，啖以厚利，不许。伯虎超入艇中，叱仆夫解维，渔者不得已，从之。二日半至泸南，父果病甚，见伯虎，大惊，问其故，具告之。父叹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间，伯虎具舟侍父以归。居数日，疾复作，遂卒。

元符二年，庚以贡举事系狱临邛，语连伯虎，临邛并械之。凡对吏逾年，掠治无完肤，其词确然，一不及庚，以故狱久不具，卒会赦，除之。伯虎性真率，无威仪，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为不可及。伯虎仕于四方，每数年一归，不过旬日复去。后卒于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汉文翁之后，蜀人犹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学名世，操韵高洁，自号笑笑先生。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书同曰：“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司马光、苏轼尤敬重之。轼，同之从表弟也。同又善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请者，足相蹑于门。同厌之，投

缣于地，骂曰：“吾将以为袜。”好事者传之以为口实。初举进士，稍迁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丰初，知湖州，明年，至陈州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

崔公度尝与同同为馆职，见同京南，殊无言，及将别，但云：“明日复来乎？与子话。”公度意以“话”为“画”，明日再往，同曰：“与公话。”则左右顾，恐有听者。公度方知同将有言，非画也。同曰：“吾闻人不妄语者，舌可过鼻。”即吐其舌，三叠之如饼状，引之至眉间，公度大惊。及京中传同死，公度乃悟所见非生者。有《丹渊集》四十卷行于世。

杨杰，字次公，无为人。少有名于时，举进士。元丰中，官太常者数任，一时礼乐之事，皆预讨论。尝议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则僖祖为始祖无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又请孝惠贺后、淑德尹后、章怀潘后皆祖宗首纳之后，孝章宋后尝母仪天下，升祔之礼，久而未讲，宜因慈圣光献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祔室，断天下之大疑，正宗庙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

神宗诏秘书监刘几、礼部侍郎范镇议乐，几请命杰同议。杰言大乐七失，并图上之。神宗下几、镇参定，镇不用杰议，自制。乐成，诏褒之。元丰末，晋州教授陆长愈言：“近封孟轲邹国公，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下太常议，杰与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部复言：“自唐至今，以伏胜、高堂生等二十一贤从祀，岂必同时人？”诏从礼部议。

哲宗即位，议乐，又用范镇说。杰复破镇乐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钟磬之非。又论镇以黑黍用秬制律、铜量，叩之不合黄钟，以世无真黍，用太府尺为乐尺，下旧乐三律。详具《乐志》。杰在神宗时与镇异议，至是复攻之，镇之乐律卒不用。元祐中，为礼部员外郎，出知润州，除两浙提点刑狱，卒，年七十。自号无为子，有文集二十余卷，《乐记》五卷。

贺铸，字方回，卫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孙。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博学强记，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尤长于度曲，掇拾人所弃遗，少加隐括，皆为新奇。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诸公贵人多客致之，铸或从或不从，其所不欲见，终不贬也。

初，娶宗女，隶籍右选，监太原工作，有贵人子同事，骄傲不相下。铸廉得盗工作物，屏侍吏，闭之密室，以杖数曰：“来，若某时盗某物为某用，某时盗某物入于家，然乎？”贵人子惶骇谢“有之”。铸曰：“能从吾治，免白发。”即起自袒其肤，杖之数下，贵人子叩头祈哀，即大笑释去。自是诸挟气力颀颀者，皆侧目不敢仰视。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

元祐中，李清臣执政，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宫祠禄，退居吴下，稍务引远世故，亦无复轩轾如平日。家藏书万余卷，

手自校讎，无一字误，以是杜门将遂其老。家贫，贷子钱自给，有负者，辄折券与之，秋毫不以丐人。

铸所为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建中靖国时，黄庭坚自黔中还，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为似谢玄晖。其所与交，终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铸自哀歌词，名《东山乐府》，俱为序之。尝自言唐谏议大夫知章之后，且推本其初，出王子庆忌，以庆为姓，居越之湖泽所谓镜湖者，本庆湖也，避汉安帝父清河王讳，改为贺氏，庆湖亦转为镜。当时不知何所据。故铸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集》二十卷。

刘泾，字巨济，简州阳安人。举进士，王安石荐其才，召见，除经义所检讨。久之，为太学博士，罢知咸阳县，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国子监丞，知处、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书，召对，除职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泾为文务奇怪语，好进取，多为人排斥，屡蹶不伸。

同时有郑少微者，字明举，成都人也，与泾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鲍由，字钦止，处州龙泉人。举进士。尝从王安石学，又亲炙苏轼，故其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徽宗召对，除工部员外郎，居无何，以不合去，责监泗州转般仓。历河东、福建路常平、广西、淮南转运判官，复召为郎。以言者罢，提点元封观。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复奉祠。卒，年五十六。尝注杜甫诗，有文集五十卷。

黄伯思，字长睿，其远祖自光州固始徙闽，为邵武人。祖履，资政殿大学士。父应求，饶州司录。伯思体弱，如不胜衣，风韵洒落，飘飘有凌云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诵书千余言。每听履讲经史，退与他儿言，无遗误者。尝梦孔雀集于庭，觉而赋之，词采甚丽。以履任为假承务郎。甫冠，入太学，校艺屡占上游。履将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辞，履益奇之。元符三年，进士高等，调磁州司法参军，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艰，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参军，治剧不劳而办。秩满，留守邓洵武辟知右军巡院。

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研究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书讨论备尽。初，淳化中博求古法书，命待诏王著续正法帖，伯思病其乖伪庞杂，考引载籍，咸有依据，作《刊误》二卷。由是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得其尺牋者，多藏弃。

又二年，除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兼《六典》检阅文字，改京秩。寻监护崇恩太后园陵使司，掌管笺奏。以修书恩，升朝列，擢秘书省校书郎。未几，迁秘书郎。纵观册府藏书，至忘寝食，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凡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学与闻，议论发明居多，馆阁诸公自以为不及也。逾再考，丁外艰，宿抱羸瘵，因丧尤甚。服除，复旧职。

伯思颇好道家，自号云林子，别字霄宾。及至京，梦人告曰：“子非久人间，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觉而书之。不逾

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学问慕扬雄，诗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骚》一卷。

二子：诏，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讷，右从事郎、福州怀安尉，袁伯思平日议论题跋为《东观余论》三卷。

卷四百四十四

列传第二百三

文苑六

黄庭坚 晁补之弟咏之 秦观 张耒
陈师道 李廌 刘恕 王无咎 蔡肇
李格非 吕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刘诜
倪涛 李公麟 周邦彦 朱长文 刘弇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幼警悟，读书数过辄成诵。舅李常过其家，取架上书问之，无不通，常惊，以为一日千里。举进士、调叶县尉。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知太和县，以平易为治。时课颁盐筴，诸县争占多数，太和独否，吏不悦，而民安之。

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逾年，迁著

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艰。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服除，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摘千余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据依，所余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言者犹以处善地为骹法。以亲嫌，遂移戎州。庭坚泊然，不以迁谪介意。蜀士慕从之游，讲学不倦，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

徽宗即位，起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员外郎召，皆辞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罢主管玉隆观。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

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学甫而不为者。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以自代，其词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语，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灞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云。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钜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

恂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补之聪敏强记，才解事即善属文，王安国一见奇之。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调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为太学正，李清臣荐堪馆阁，召试，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召还，为著作佐郎。章惇当国，出知齐州，群盗昼掠涂巷。补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审，一日宴客，召贼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来，一府为彻警。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通判应天府、亳州，又贬监处、信二州酒税。徽宗立，复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党论起，为谏官管师仁所论，出知河中府，修河桥以便民，民画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鸿庆宫。还家，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大观末，出党籍，起知达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

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缙，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词》，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择仁厚勇略更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诸郡武备，议者以为通达世务。从弟咏之。

咏之字之道，少有异材，以荫入官。调扬州司法参军，未上。时苏轼守扬州，补之倅州事，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

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乃具参军礼入谒，轼下堂挽而上，顾坐客曰：“奇才也！”复举进士，又举宏词，一时传诵其文。为河中教授，元符末，应诏上书论事，罢官。久之，为京兆府司录事，秩满，提点崇福宫，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轼勉以应举为亲养，始登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而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上日有砚墨器币之赐。

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先自作挽词，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弟觐字少章，觐字少仪，皆能文。

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颖异，十三岁能为文，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

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

弱冠第进士，历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入为太学录，范纯仁以馆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居三馆八年，顾义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绍圣初，请郡，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坐党籍，徙宣州，谪监黄州酒税，徙复州。徽宗立，起为通判黄州，知兗州，召为太常少卿，甫数月，复出知颖、汝二州。崇宁初，复坐党籍落职，主管明道宫。初，耒在颖，闻苏轼讞，为举哀行服，言者以为言，遂贬房州别驾，安置于黄。五年，得自便，居陈州。

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肴饮食之。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尝著论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覆咀嚼，卒亦无有，文之陋也。”学者以为至言。作诗晚岁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而乐府效张籍。

久于投闲，家益贫，郡守翟汝文欲为买公田，谢不取。晚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赠集英殿修撰。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少而好学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谒曾巩，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留受业。熙宁中，王氏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巩典五朝史事，得自择其属，朝廷以白衣难之。元祐初，苏轼、傅尧俞、孙觉荐其文行，起为徐州教授，又用梁焘荐，为太学博士。言者谓在官尝越境出南京见轼，改教授颍州。又论其进非科第，罢归。调彭泽令，不赴。家素贫，或经日不炊，妻子愠见，弗恤也。久之，召为秘书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邹浩买棺敛之。

师道高介有节，安贫乐道。于诸经尤邃《诗》、《礼》，为文精深雅奥。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然小不中意，辄焚去，今存者才十一。世徒喜诵其诗文，至若奥学至行，或莫之闻也。尝铭黄楼，曾子固谓如秦石。

初，游京师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傅尧俞欲识之，先以问秦观，观曰：“是人非持刺字、俯颜色、伺候乎公卿之门者，殆难至也。”尧俞曰：“非所望也，吾将见之，惧其不吾见也，子能介于陈君乎？”知其贫，怀金欲为馈，比至，听其论议，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枢府，将荐于朝，亦属观延致。师道答曰：“辱书，谕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礼见招，不佞何以得此，岂侯尝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见于今而亲于其身，幸孰大焉。愚虽不足以齿士，犹当从侯之后，顺下风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传赞为臣，则不见于王

公，所以成礼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谨其始以为之防，而为士者世守焉。师道于公，前有贵贱之嫌，后无平生之旧，公虽可见，礼可去乎？且公之见招，盖以能守区区之礼也，若昧冒法义，闻命走门，则失其所以见招，公又何取焉。虽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谢事，幅巾东归，师道当御款段，乘下泽，候公于东门外，尚未晚也。”及惇为相，又致意焉，终不往。官颖时，苏轼知州事，待之绝席，欲参诸门弟子间，而师道赋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其自守如是。

与赵挺之友婿，素恶其人，适预郊祀行礼，寒甚，衣无绵，妻就假于挺之家，问所从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郢徙华。廌六岁而孤，能自奋立，少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贻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贫，三世未葬，一夕，抚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学，而亲未葬，何以学为！”旦而别轼，将客游四方，以藏其事。轼解衣为助，又作诗以劝风义者。于是不数年，尽致累世之丧三十余柩，归窆华山下，范镇为表墓以美之。益闭门读书，又数年，再见轼，轼阅其所著，叹曰：“张耒、秦观之流也。”

乡举试礼部，轼典贡举，遗之，赋诗以自责。吕大防叹曰：“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耶！”轼与范祖禹谋曰：“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叹，我曹

得无意哉！”将同荐诸朝，未几，相继去国，不果。轼亡，廌哭之恸，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渠敢以生死为间！”即走许、汝间，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词语奇壮，读者为悚。中年绝进取意，谓颖为人物渊薮，始定居长社，县令李佐及里人买宅处之。卒，年五十一。

廌喜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辩而中理。当喧湫仓卒间如不经意，睥睨而起，落笔如飞驰。元祐求言，上《忠谏书》、《忠厚论》并献《兵鉴》二万言论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将致法，廌深论利害，以为杀之无益，愿加宽大，当时韪其言。

刘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涣字凝之，为颖上令，以刚直不能事上官，弃去。家于庐山之阳，时年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涣居庐山三十余年，环堵萧然，饘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超然无戚戚意，以寿终。

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八岁时，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应声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惊异。年十三，欲应制科，从人假《汉》、《唐书》，阅月皆归之。谒丞相晏殊，问以事，反覆诘难，殊不能对。恕在钜鹿时，召至府，重礼之，使讲《春秋》，殊亲帅官属往听。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

试不中格，更下国子试讲经，复第一，遂赐第。调钜鹿主簿、和川令，发强撻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恕为人重意义，急然诺。郡守得罪被劾，属吏皆连坐下狱，恕独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数转运使深文峻诋。

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图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即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诹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缪，最为精详。”

王安石与之有旧，欲引置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劝使复旧，至面刺其过，安石怒，变色如铁，恕不少屈。或稠人广坐，抗言其失无所避，遂与之绝。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高论之士，始异而终附之，面誉而背毁之，口顺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奋厉不顾，直指其事，得失无所隐。

光出知永兴军，恕亦以亲老，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许即官修书。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请诣光，留数月而归。道得风挛疾，右手足废，然苦学如故，少间，辄修书，病亟乃止。官至秘书丞，卒，年四十七。

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审证。求书不远数百里，身就之读且抄，殆忘寝食。偕司马光游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

家多书，恕枉道借览。次道日具饌为主人礼，恕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氏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

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南归，时方冬，无寒具。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辞不获，强受而别，行及颍，悉封还之。尤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矣，岂得赍以自随哉？”好攻人之恶，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终不能改也。

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次子和仲有超轶材，作诗清奥，刻厉欲自成家，为文慕石介，有侠气，亦蚤死。

王无咎，字补之，建昌南城人。第进士，为江都尉、卫真主簿、天台令，弃而从王安石学，久之，无以衣食其妻子，复调南康主簿，已又弃去。好书力学，寒暑行役不暂释，所在学者归之，去来常数百人。王安石为政，无咎至京师，士大夫多从之游，有卜邻以考经质疑者。然与人寡合，常闭门治书，惟安石言论莫逆也。安石上章荐其文行该备，守道安贫，而久弃不用，诏以为国子直讲，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启，润州丹阳人。能为文，最长歌诗。初事王安石，见器重。又从苏轼游，声誉益显。第进士，历明州

司户参军、江陵推官。元祐中，为太学正，通判常州，召为卫尉寺丞，提举永兴路常平。徽宗初，入为户部、吏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言者论其学术反覆，出提举两浙刑狱。张商英当国，引为礼部员外，进起居郎，拜中书舍人。前此，试三题，率以宰相上马为之候，肇援笔立就，不加润饰，商英读之击节。才逾月，以草御史幸义责词不称，罢为显谟阁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论其包藏异意，非议辟雍以为不当立，夺职，提举洞霄宫。会赦，复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郾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谢不可。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常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黠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奸，杖而出诸境。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一。

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

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

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吕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于书无所不读，于文不肯缀缉陈言。熙宁中，士方推崇马融、王肃、许慎之业，剽掠补拆临摹之艺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时好，一试礼闈不偶，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益著书，且借史笔以褒善贬恶，遂以“衮斧”名所居斋。尝谓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辨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观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无志于立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贱而为之？故毅然尽心，思欲与古人并。

元祐初，立十科荐士，中书舍人曾肇上疏，称其读书为文，不事俗学，安贫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师表科，一时廷臣亦多称之。议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遗文曰《灌园先生集》，传于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声，梅尧臣方擅名一时，见而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举进士，熙宁中，知武冈县，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时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计专听安石处画，有异议者，虽大臣亦当屏黜。神宗览而异之，一日问安石曰：“卿识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耻为小臣所荐，因极口陈其无行。时祥正从章惇察访辟，闻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后复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弃去，隐于县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浚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

芾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尝摘其诗句书扇上，苏轼亦喜誉之。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譎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尝奉诏仿《黄庭》小楷作周兴嗣《千字韵语》。又入宣和殿观禁内所藏，人以为宠。

子友仁字元晖，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

刘诜，字应伯，福州福清人。中进士第，历莆田主簿、知庐江县。崇宁中，为讲议司检讨官，进军器、大理丞，大晟府典乐。诜通音律，尝上历代雅乐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乐事。又言：“《周官》大司乐禁淫声、慢声，盖孔子所谓放郑声者。今燕乐之音，失于高急，曲调之词，至于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气。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调不可阙。臣按古制，旋十二宫以七声，得正徵一调，惟陛下才取。”徽宗曰：“卿言是也，五声阙一不可，《徵招》、《角招》为君臣相说之乐，此朕所欲闻而无言者，卿宜为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

古钟二，诏执政召诜按于都堂，诜曰：“此与今太簇、大吕声协。”命取大晟钟扣之，果应。又曰：“钟击之无余韵，不如石声，《诗》所云‘依我磬声’者，言其清而定也。”复取以合之，声益谐。历宗正、鸿臚、卫尉、太常四少卿，纂《续因革礼》，卒。

诜居母丧尽礼，有双芝生墓侧，人以为孝感。

倪涛，字巨济，广德军人。少角能属文，博学强记。年十五，试太学第一，遂擢进士，调庐陵尉、信阳军教授。入为太学正，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司勋、左司员外郎。朝廷议有事燕云，大臣争先决策，为固位计，皆心知不可，无敢一出口，涛独言其非。且曰：“景德以来，辽守约不犯边，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习战，军储又屈，毋轻议以诒后患。”王黼怒曰：“君敢沮军事邪！”于是言者论其鼓唱撰造，贬监朝城县酒税，再徙茶陵船场，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阙，朝廷忆涛言，官其一子。有《云阳集》传于世。

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第进士，历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用陆佃荐，为中书门下后省册定官、御史检法。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珣法中绝，此真秦

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

元符三年，病痹，遂致仕。既归老，肆意于龙眠山岩壑间。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黄庭坚谓其风流不减古人，然因画为累，故世但以艺传云。

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元丰初，游京师，献《汴都赋》余万言，神宗异之，命侍臣读于迓英阁，召赴政事堂，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居五岁不迁，益尽力于辞章。出教授庐州，知溧水县，还为国子主簿。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徽宗欲使毕礼书，复留之。逾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年六十六，赠宣奉大夫。

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传于世。

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人。年未冠，举进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著书阅古，吴人化其贤。长吏至，莫不先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以不到乐圃为耻，名动京师，公卿荐以自代者众。元祐中，起教授于乡，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赙绢百。

有文三百卷，《六经》皆为辨说。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礼作乐，比隆商、周，则是书也，

岂虚文哉！”盖立志如此。

刘弇，字伟明，吉州安福人。儿时警颖，日诵万余言。登元丰二年进士第，继中博学宏词科。历官知嘉州峨眉县，改太学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进《南郊大礼赋》，哲守览之动容，以为相如、子云复出，除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以疾卒于官。

弇少嗜酒，不事拘检。为文辞剡剔瑕纇，卓诡不凡。有《龙云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谓“庐陵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一代儒宗，继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卷四百四十五

列传第二百四

文苑七

陈与义 汪藻 叶梦得 程俱 张嵎 韩驹
朱敦儒 葛胜仲 熊克 张即之 赵蕃 附

陈与义，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迁洛。故为洛人。与义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开德府教授。累迁太学博士，擢符宝郎，寻谪监陈留酒税。

及金人入汴，高宗南迁，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久之，召为兵部员外郎。绍兴元年夏，至行在。迁中书舍人，兼掌内制。拜吏部侍郎，寻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召为给事中。驳议详雅。又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被召，会宰相有不乐与义者，复用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

七年正月，参知政事，唯师用道德以辅朝廷，务尊主威而振纲纪。时丞相赵鼎言：“人多谓中原有可图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咎今日之失机。”上曰：“今梓宫与太后、渊圣皆未还，若不与金议和，则无可还之理。”与义曰：“若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万一无成，则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从帝如建康。明年，扈蹕还临安。以疾请，复以资政殿学士知湖州，陛辞，帝劳问甚渥，遂请闲，提举临安洞霄宫。十一月，卒，年四十九。

与义容状俨恪，不妄笑言，平居虽谦以接物，然内刚不可犯。其荐士于朝，退未尝以语人，士以是多之。尤长于诗，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尝赋《墨梅》，徽宗嘉赏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幼颖异，入太学，中进士第。调婺州观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迁江西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

徽宗亲制《君臣庆会阁诗》，群臣皆赓进，惟藻和篇，众莫能及。时胡伸亦以文名，人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寻除《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再迁著作佐郎。时相王

黼与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点江州太平观，投闲凡八年，终黼之世不得用。

钦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再迁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践祚，召试中书舍人。时次扬州，藻多论奏，宰相黄潜善恶之，遂假他事，免为集英殿修撰、提举太平观。明年，复召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擢给事中，迁兵部侍郎兼侍讲，拜翰林学士。帝以所御白团扇，亲书“紫诰仍兼绶，黄麻似《六经》”十字以赐，缙绅艳之。

属时多事，诏令类出其手。尝论诸大将拥重兵，浸成外重之势，且陈所以待将帅者三事，后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观以来，赏结权幸，奴事阉宦，与开边误国，得职名自观文殿大学士而下直秘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者，近稍镌褫，而建炎恩宥，又当甄复，盍依国初法，止中大夫。”

绍兴元年，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以颜真卿尽忠唐室，尝守是邦，乞表章之，诏赐庙忠烈。又言：“古者有国必有史，故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今逾三十年，无复日历，何以示来世？乞即臣所领州，许臣访寻故家文书，纂集元符庚辰以来诏旨，为日历之备。”制可。史馆既开，修撰纂崇礼言不必别设外局，乃已。郡人颜经投匭诉其敷余军食，遂贬秩停官。起知抚州，御史张致远又论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历，国之大典，比诏藻纂修，事复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闲复卒前业。”诏赐史馆修撰餐钱，听辟属编类。八年，上所修书，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凡六百六十有五卷。藻再进官，其属鲍延祖、孟

处义咸增秩有差。藻升显谟阁学士，遣使赐茶药。寻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论其尝为蔡京、王黼之客，夺职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

秦桧死，复职，官其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实录》成书，右仆射汤思退言藻尝纂集诏旨，比修实录，所取十盖七八，深有力于斯文。诏赠端明殿学士。

藻通显三十年，无屋庐以居。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工俚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子六人，恬、恪、憺、恂、懔、懋。

叶梦得，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亹不穷。绍圣四年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用蔡京荐，召对，言：“自古帝王为治，广狭大小，规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国势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诱之以货利，或陷之以声色，则所谓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尝不颠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异其言，特迁祠部郎官。

大观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罢者复行，梦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所谓废置赏罚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诏王而不得自专。夫事不过可不可二者而已，以为可而出于陛下，则前日不应废，以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则今不可复，今徒以大臣进退为可否，无乃陛下有未了然于中者乎？”上喜曰：“迩来士多朋比媒进，卿言独无观望。”遂除起居郎。时用事者喜小有才，梦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贤能。

贤者，有德之称，能者，有才之称，故先王常使德胜才，不使才胜德。崇宁以来，在内惟取议论与朝廷同者为纯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为干敏，未闻器业任重、识度经远者，特有表异。恐用才太胜，愿继今用人以有德为先。”

二年，累迁翰林学士，极论士大夫朋党之弊，专于重内轻外，且乞身先众人补郡。蔡京初欲以童贯宣抚陕西，取青唐。梦得见京问曰：“祖宗时，宣抚使皆是见任执政，文彦博，韩绛因此即军中拜相，未有以中人为之。元丰末，神宗欲命李宪，虽王珪亦能力争，此相公所见也。昨八宝恩遽除贯节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执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处之？”京有惭色，然卒用贯取青唐。

三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寻落职，提举洞霄宫。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移帅颖昌府，发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刘寄恶之。宦官杨戡用事，寄括部内，得常平钱五十万缗，请余粳米输后苑以媚戡。戡委其属持御笔来，责以来样如苏州。梦得上疏极论颖昌地力与东南异，愿随品色，不报。时旁郡纠民输镪就余京师，怨声载道，独颖昌赖梦得得免。李彦括公田，以黠吏告讐，籍郟城、舞阳隐田数千顷，民诣府诉者八百户。梦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悦。戡、彦交怒，寻提举南京鸿庆宫，自是或废或起。

逮高宗驻蹕扬州，迁翰林学士兼侍读，除户部尚书。陈“待敌之计有三，曰形、曰势、曰气而已。形以地理山川为本，势以城池、刍粟、器械为重，气以将帅士卒为急。形固则可恃以守，势强则可资以立，气振则可作以用，如是则敌皆在吾度内矣”。因请上南巡，阻江为险，以备不虞。又请命重臣

为宣总使，一居泗上，总两淮及东方之师以待敌；一居金陵，总江、浙之路以备退保。疏入，不报。

既而帝驻蹕杭州，迁尚书左丞，奏监司、州县擅立军期司掊敛民财者，宜罢。上谕以兵、食二事最大，当择大臣分掌。门下侍郎颜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梦得，又与宰相朱胜非议论不协，会州民有上书讼梦得过失者，上以梦得深晓财赋，乃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专一提领户部财用，充车驾巡幸顿递使，辞不拜，归湖州。

绍兴初，起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寿春等六州宣抚使。时建康荒残，兵不满三千。梦得奏移统制官韩世清军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阎皋分守要害。会王才降刘豫，引兵入寇，梦得遣使臣张伟谕才降之，以其众分隶诸军。濠、寿叛将寇宏、陈卞虽阳受朝命，阴与刘豫通，梦得谕以福祸，皆听命。及豫入寇，卞击败之，齐兵宵遁。

八年，除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防江措画八事：一、申饬边备，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约束舟船，五、团结乡社，六、明审斥堠，七、措置积聚，八、责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紧要隘口、江北可济渡去处共一十九处，愿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诸将审度敌形，并力进讨。

金都元帅宗弼犯含山县，进逼历阳，张俊诸军迁延未发，梦得见俊，请速出军，曰：“敌已过含山县，万一金人得和州，长江不可保矣。”俊趣诸军进发，声势大振，金兵退屯昭关。明年，金复入寇，遂至柘皋，梦得团结沿江民兵数万，分据江津，遣子模将于人守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

初，建康屯兵岁费钱八百万缗，米八十万斛，榷货务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与诸道兵咸集，梦得兼总四路漕计以给馈饷，军用不乏，故诸将得悉力以战。诏加观文殿学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海寇朱明猖獗，诏梦得挟御前将士便道之镇，或招或捕，或诱之相戕，遂平寇五十余群。然颇与监司异议，上章请老，特迁一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寻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赠检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开化人。以外祖尚书左丞邓润甫恩，补苏州吴江主簿，监舒州太湖茶场，坐上书论事罢归。起知泗州临淮县，累迁将作监丞。近臣以撰述荐，迁著作佐郎。宣和二年，进颂，赐上舍出身，除礼部郎，以病告老，不俟报而归。

建炎中，为太常少卿、知秀州。会车驾临幸，赐对。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举，赏罚施置，仰当天意，俯合人心，则赵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则宗社危而天下乱，其间盖不容发。”高宗嘉纳之。金兵南渡，据临安，遣兵破崇德、海盐，驰檄谕降。俱率官属弃城保华亭，留兵马都监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归。

绍兴初，始置秘书省，召俱为少监。奏修日历，秘书长贰得预修纂，自俱始。时庶事草创，百司文书例从省记，俱摭三馆旧闻，比次为书，名曰《麟台故事》上之。擢中书舍人兼侍讲。俱论：“国家之患，在于论事者不敢尽情，当事者不敢任责，言有用否，事有成败，理固不齐。今言不合则见

排于当时，事不谐则追咎于始议。故虽有智如陈平，不敢请金以行间；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财如刘晏，不敢言理财以赡军食。使人人不敢当事，不敢尽谋，则艰危之时，谁与图回而恢复乎？”

武功大夫苏易转横行，俱论：“祖宗之法，文臣自将作监主簿至尚书左仆射，武臣自三班奉职至节度使，此以次迁转之官也。武臣自阁门副使至内客省使为横行，不系磨勘迁转之列，其除授皆颁特旨。故元丰之制，以承务郎至特进为寄禄官，易监主簿至仆射之名；武臣独不以寄禄官易之者，盖有深意也。政和间，改武臣官称为郎、大夫，遂并横行易之为转官等级，盖当时有司不习典故，以开侥幸之门。自改使为大夫以来，常调之官，下至皂隶，转为横行者，不可胜数。且文臣所谓庶官者，转不得过中大夫，而武臣乃得过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职轻重在朝廷，朝廷爱重官职，不妄与人，则官职重；反是则轻，轻则得者不以为恩，未得者常怀觖望，此安危治乱所关也。”

徐俯为谏议大夫，俱缴还，以为：“俯虽才俊气豪，所历尚浅，以前任省郎，遽除谏议，自元丰更制以来，未之有也。昔唐元稹为荆南判司，忽命从中出，召为省郎，使知制诰，遂喧朝听，时谓监军崔潭峻之所引也。近闻外传，俯与中官唱和，有‘鱼须’之句，号为警策。臣恐外人以此为疑，仰累圣德。陛下诚知俯，姑以所应得者命之。”不报。后二日，言者论俱前弃秀州城，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久之，除徽猷阁待制。

俱晚病风痹，秦桧荐俱领史事，除提举万寿观、实录院

修撰，使免朝参，俱力辞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为文典雅闳奥，为世所称。

张嶠，字巨山，襄阳人。宣和三年，上舍选中第。调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刘子羽荐于川、陕宣抚使张浚，辟利州路安抚司干办公事，以母病去官。

绍兴五年，召对，嶠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师屡捷，一朝宵遁、金有自败之道，非我幸胜之也。今士气稍振，乘其锐而用之；固无不可。然兵疲民劳，若便图进取，似未可遽。臣窃谓为今日计，当筑坞堡以守淮南之地，兴屯田以为久戍之资，备舟楫以阻长江之险，以我之常，待彼之变。又荆、襄、寿春皆古重镇，敌之侵軼，多出此涂。愿速择良将劲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势。”召试，除秘书省正字。

六年，地震。嶠奏：“比年以来，赋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挤沟壑，土著者失常业，地震之异，殆或为此。愿深思变异之由，修政之阙，致民之安。”

七年，迁校书郎兼史馆校勘，再迁著作郎。嶠因对言：“吴、蜀，唇齿之势也。蜀去朝廷远，今无元帅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则可，至于抚循斯民，则非所能办也。宜于前宰执中，择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系国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贤宣抚使为要。”又言：“自驻蹕吴会以来，似未尝以襄阳、荆南为意，今宜亟选儒臣有牧御之才者为二路帅，使之招集流散，兴农桑，治城壁，以为保固之资，益重上流之势。”

即而何抡以刊改《神宗实录》得罪，语连嶠，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于拒谏，在纳谏而不能用；不在于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为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敌之国，内有骄悍之兵，下有穷困无聊之民。进言者多矣，今皆以为陈腐而别取新奇之说；任事者众矣，今皆习是以为当然而更为迂阔之事。此近于纳谏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为今之计，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务，数年之后，庶其有济！有国之所恶者，莫大于朋党，今一宰相用，凡其所与者，不择贤否而尽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与者，不择贤否而尽逐之，宜其朋党之浸成也。”

九年，除司勋员外郎兼实录院检讨官。金人叛盟，上命两省、卿、监、郎、曹各草檄以进，独取嶠所进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书舍人，升实录院同修撰。论王德收复宿、亳两郡，乃擅退军，使岳飞势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御使，何应罚而反赏？封还词头，乞罢已降转官指挥。未几，右正言万俟卨论嶠为侍从日，荐引非才，以酬私恩，边报始至，托疾家居，由是罢去。顷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阁待制。为政颇尚严酷，岁满，得请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时方修好息兵，朝廷讲稽古礼文之事，嶠作《中兴复古诗》以进。上将召用，会疽发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时。

韩驹，字子苍，仙井监人。少有文称。政和初，以献颂补假将仕郎，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寻坐为苏氏学，谪监华州蒲城县市易务。知洪州分宁县。召为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驹言国家祠事，岁一百十有八，用

乐者六十有二，旧撰乐章，辞多牴牾。于是诏三馆士分撰亲祠明堂、圆坛、方泽等乐曲五十余章，多驹所作。

宣和五年，除秘书少监。六年，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入谢。上曰：“近年为制诰者，所褒必溢美，所贬必溢恶，岂王言之体。且《盘》、《诰》具在，宁若是乎？”驹对：“若止作制诰，则粗知文墨者皆可为，先帝置两省，岂止使行文书而已。”上曰：“给事实掌封驳。”驹奏：“舍人亦许缴还词头。”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论者，一切缴来。”寻兼权直学士院，制词简重，为时所推。未几，复坐乡党曲学，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

高宗即位，知江州。绍兴五年，卒于抚州。进一官致仕，赠中奉大夫，与遗泽三人。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评其诗似储光羲。其后由宦者以进用，颇为识者所薄云。子逊、游。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绍圣谏官。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敦儒辞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固辞还山。高宗即位，诏举草泽才德之士，预选者命中书策试，授以官，于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辞。避乱客南雄州，张浚奏赴军前计议，弗起。

绍兴二年，宣谕使明橐言敦儒深达治体，有经世才，廷臣亦多称其靖退。诏以为右迪功郎，下肇庆府敦遣诣行在，敦儒不肯受诏。其故人劝之曰：“今天子侧席幽士，冀宣中兴，谯定召于蜀，苏庠召于浙，张自牧召于长芦，莫不声流天京，风动郡国，君何为栖茅茹藿，白首岩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

既至，命对便殿，论议明畅。上悦，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会右谏议大夫汪勃劾敦儒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禄所以厉世，如其可与，则文臣便至侍从，武臣便至节钺。如其不可，虽一命亦不容轻授。”敦儒遂罢。十九年，上疏请归，许之。

敦儒素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熺亦好诗，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胪少卿。桧死，敦儒亦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故其节不终云。

葛胜仲，字鲁卿，丹阳人。登绍圣四年进士第，调杭州司理参军。林希荐试学官及词科，俱第一，除兖州教授，入为太学正。上幸学，多献颂者，胜仲独献赋，上命中书第其优劣，胜仲为首，差提举议历所检讨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从臣提举议历所，至是，代以郭天信，胜仲力请罢之。稍迁礼部员外郎。会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祖原庙增置殿室，违元丰之旧。”诏礼官议。胜仲建言：“予而复夺，在常人犹难之，况在天之灵乎！”议者非之，责知歙州休宁县，复召为礼部员外郎，权国子司业。时朝廷命诸生习雅乐，乐成，进一官，迁太常少卿。

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礼，欧阳修尝裒集为书，凡百篇，号《太常因革礼》，诏胜仲续之，增为三百卷，诏藏太常。及建春宫，以胜仲兼谕德，胜仲为《仁》、《孝》、《学》三论献之太子，复采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太子善恶成败之迹，日进数事。诏嘉之，徙太府少卿，除国子祭酒，寻知汝州。李彦

括田，破产者众，胜仲请蠲不当括者，彦怒，劾胜仲，上寝其奏，改湖州，寻徙邓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属，胜仲不与，至是媒孽其短，罢归。

建炎中，范宗尹为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远贬者，咸赦还，复知湖州，时群盗纵横，声摇诸郡，胜仲修城郭，作战舰，阅士卒，贼知有备，引去。岁大饥，发官廩振之，民赖以济。绍兴元年，丐祠归。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谥文康。子立方，官至侍从。孙邲，为右相，自有传。

熊克，字子复，建宁建阳人，御史大夫博之后。将生，有雀翠羽翔卧内。克幼而翘秀，既长，好学善属文，郡博士胡宪器之，曰：“子学老于年，他日当以文章显。”绍兴中进士第，知绍兴府诸暨县，越帅课赋颇急，诸邑率督趣以应，克曰：“宁吾获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阅视有亡，时方不雨，克对之泣曰：“此催租时耶！”部使者芮辉行县至其境，谓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见古循吏。”为表荐之，入为提辖文思院。

尝以文献曾觐，觐持白于孝宗，孝宗喜之，内出御笔，除直学士院。宰相赵雄甚异之，因奏曰：“翰院清选，熊克小臣，不由论荐而得，无以服众论，请自朝廷召试，然后用之。”上曰：“善。”乃以为校书郎，累迁学士院权直，上御选德殿，召谕曰：“卿制诰甚工，且有体，自此燕闲可论治道。”

克自以见知于上，数有论奏。尝言：“金人虽讲和，而不能保于他日，今宜以和为守，以守为攻。当和好之时，为备守之计，彼不能禁吾不为也。边备既实，金人万一猖獗，必

不得志于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东。金犯淮西，负粮自随，其势必难。若犯淮东，清河粮船直下，易耳。然则守淮之策，以垦田、修堰、教民兵为先。援淮东之策，莫若即江阴建水军，缓急可相应。然骤立一军，虑敌生疑，当托以海道商贾之冲，多夺攘，置一巡检警督之，自此岁增兵，不出十年，隐然一军矣。中兴之际，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将权难收。今日之弊，不患将不可驭，而患军情易动。往时诸大将拊士卒如家人，自罢诸将兵权，御前主帅，更徙不常，凡军中箠榷之利，所以养士卒者，今皆转而为包苴矣，又腴其余以佐之，得无怨乎！宜严戒将帅，毋纵掊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书。克言：“二浙荐饥，蝗且起，赦文不宜饰词。”帝嘉其识体。除起居郎兼直学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

克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有问者酬对如响。家素俭约，虽贵不改，旧所居卑陋，门不容辙，虽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车乃入。尝爱临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将妻以女而乏资遣，会草制获赐金，遂以归之，人称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张即之，字温夫，参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务郎，铨中两浙转运司进士举，历监平江府粮料院。丁父忧，服除，监临安府楼店务。丁母忧，服除，监临安府龙山税、宁国府城下酒曲务，签书荆门军判官厅公事，乌程丞，特差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提领户部犒赏酒库所干办公事，添差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行在检点贍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监尚

书六部门，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扬州，改镇江，又改嘉兴，将作监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知嘉兴，未赴，以言者罢，丐祠，主管云台观，引年告老，特授直秘阁致仕。

宝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谗劾阆州守王惟忠。于是削惟忠五官，没入其资，下诏狱锻炼诬伏，坐弃市。惟忠临刑，谓其友陈大方曰：“吾死当上诉于天。”七挥刃不殊，血逆流。即之虽闲居，移书言于淮东制置使贾似道恤其遗孤。又使从孙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几，似道入相，中书舍人常挺亦以为言。景定元年，给还首领，以礼改葬，复金坛田，多即之倡义云。即之以能书闻天下，金人尤宝其翰墨。

惟忠字肖尊，庆元之都人，嘉定十三年进士。

赵蕃字昌父，其先郑州人。建炎初，大父旻以秘书少监出提点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旻致仕恩，补州文学。调浮梁尉、连江主簿，皆不赴。为太和主簿，受知于杨万里。调辰州司理参军，与郡守争狱，罢，人以蕃为直。

始，蕃受学于刘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监安仁赡军酒库，因以卒业。至衡而清之罢，蕃即丐祠，从清之归。其后真德秀书之《国史》曰：“蕃于师友之际盖如此，肯负国乎！”家居，连书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与刘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议郎、直秘阁，又辞。奉祠，得致仕，转承议郎，依前直秘阁。卒，年八十七。

蕃年五十，犹问学于朱熹。既耄，犹虞末路之难，命所居曰难斋。蕃赋性宽平，与人乐易而刚介不可夺。丞相周必大与蕃契，屡加引荐，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献之家，典

刑之彦，岿然独存，犹有以系学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吴旋乞录其后，诏其子遂补上州文学，遂亦力辞。又诏以承务郎致仕，与一子恩泽。景定三年，秘阁修撰郑协等请谥，乃谥文节。

卷四百四十六

列传第二百五

忠 义 一

康保裔 马遂 董元亨 曹覲孔宗旦
赵师旦 苏缄 秦传序 詹良臣江仲明
李若水 刘榘 傅察 杨震父宗闵
张克戡 张确 朱昭 史抗 孙益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谏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奉诏修三史，集儒臣议凡例，前代忠义之士，咸得直书

而无讳焉。然死节、死事，宜有别矣：若敌王所忾，勇往无前，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寓官闲居，感激赴义，虽所处不同，论其捐躯徇节，之死靡二，则皆为忠义之上者也；若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审义自裁，斯为次矣；若苍黄遇难，賁命乱兵，虽疑伤勇，终异苟免，况于国破家亡，主辱臣死，功虽无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变沦胥，毁迹冥遁，能以贞厉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欤！至于布衣危言，婴鳞触讳，志在卫国，遑恤厥躬，及夫乡曲之英，方外之杰，贾勇蹈义，厥死惟钧。以类附从，定为等差，作《忠义传》。

康保裔，河南洛阳人。祖志忠，后唐长兴中，讨王都战没。父再遇，为龙捷指挥使，从太祖征李筠，又死于兵。保裔在周屡立战功，为东班押班，及再遇阵没，诏以保裔代父职，从石守信破泽州。明年，攻河东之广阳，获千余人。开宝中，又从诸将破契丹于石岭关，累迁日骑都虞候，转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团练使，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寻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阳关副都部署，就加侍卫马军都虞候，领凉州观察使。真宗即位，召还，以其母老勤养，赐以上尊酒茶米。俄领彰国军节度，出为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并代列状请留，诏褒之，复为高阳关都部署。

契丹兵大入，诸将与战于河间，保裔选精锐赴之，会暮，约诘朝合战。迟明，契丹围之数重，左右劝易甲驰突以出，保裔曰：“临难无苟免。”遂决战。二日，杀伤甚众，蹴践尘深

二尺，兵尽矢绝，援不至，遂没焉。

时车驾驻大名，闻之震悼，废朝二日，赠侍中。以其子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继彬为洛苑使，继明为内园副使，幼子继宗为西头供奉官，孙惟一为将作监主簿。继英等奉告命，谢曰：“臣父不能决胜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顾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恻然曰：“尔父死王事，赠赏之典，所宜加厚。”顾谓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场，身复战没，世有忠节，深可嘉也。”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劳问，赐白金五十两，封为陈国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东郡夫人。

保裔谨厚好礼，喜宾客，善骑射，弋飞走无不中。尝握矢三十，引满以射，箚镞相连而坠，人服其妙。屡经战阵，身被七十创。贷公钱数十万劳军，没后，亲吏鬻器玩以偿，上知之，乃复厚赐焉。

继英仕至左卫大将军、贵州团练使，严于驭军，厚于抚宗族，其卒也，家无余财。

方保裔及契丹血战，而援兵不至，惟张凝以高阳关路铃辖领先锋，李重贵以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率众策应，遇契丹兵交战，保裔为敌所覆，重贵与凝赴援，腹背受敌，自申至寅力战，敌乃退。当时诸将多失部分，独重贵、凝全军还屯，凝议上将士功状，重贵喟然曰：“大将陷没，而吾曹计功，何面目也。”上闻而嘉之。重贵仕至知郑州，领播州防御使，改左羽林军大将军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赠彰德军节度使。

马遂，开封人。初隶龙卫军，补散直，改三班奉职，为北京指使。闻王则叛，中夜叱咤，晨起诣留守贾昌朝请击贼。昌朝因使持榜入贝州招降，则盛服见之，遂谕以祸福，辄不答。遂将杀则，而无兵仗自随。时张得一在侧，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动。遂奋起，投杯抵则，扼其喉，驱之流血，而左右卒无助之者。贼党攒刃聚噪至，断一臂，犹詈则曰：“妖贼，恨不斩汝万段！”贼缚遂厅事前，支解之。则仓猝被驱骇，伤病数日乃起。

事闻，仁宗叹息久之，赠宫苑使，封其妻为旌忠县君，赐冠帔，官其子五人。后得杀遂者骁捷卒石庆，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深州束鹿人。累官至国子博士，通判贝州。王则据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与州将张得一朝谒天庆观，夜漏未尽，变起仓猝，众莫知所为。元亨促马驰还，坐厅事，贼党十余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溃。贼胁元亨曰：“大王遣我来索军资库钥。”元亨据案叱之曰：“大王谁也，妖贼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钥不可得也。”贼将郝用继来，索愈急，曰：“库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钥乎！”元亨厉声张目骂贼，用遂杀之，贼争入，携钥而去。事闻，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赠太常少卿，录其子孙三人。贼平，获郝用，斩以祭元亨。

曹觐，字仲宾，曹修礼子也。叔修古卒，无子，天章阁待制杜杞为言于朝，授觐建州司户参军，为修古后。皇祐中，

以太子中舍知封州。侂智高叛，攻陷邕管，趋广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尝知兵，士卒才百人，不任战斗，又无城隍以守，或劝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贼者斩。”麾都监陈晔引兵迎击贼，封川令率乡丁、弓手继进。贼众数百倍，晔兵败走，乡丁亦溃。覲率从卒决战不胜，被执。贼戒勿杀，猝使拜，且诱之曰：“从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岂从尔苟生邪！速杀我，幸矣。”贼犹惜不杀，徙置舟中，覲不食者两日，探怀中印章授其从卒曰：“我且死，若求间道以此上官。”贼知其无降意，害之。至死诟贼声不绝，投尸江中，时年三十五。事闻，赠太常少卿，录其子四人，妻刘避贼死于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赐冠帔。又赠修古尚书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陈颖川郡君。

当智高之反，乘岭南无备，州县吏往往望风窜匿，故贼所向辄下，独覲与孔宗旦、赵师旦能以死守。后田瑜安抚广南，为覲立庙封州。

孔宗旦，鲁人，为邕州司户参军。侂智高未反时，州有白气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书告知州陈珙，珙不听。后智高破横州，即载其亲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无为俱死也。”既而州破被执，贼欲任以事，宗旦叱贼，且大骂，遂被害。始，宗旦官京东，与李师道、徐程、尚同等四人为监司耳目，号为“四瞠”，人多恶之，其后立节如此。知袁州祖无择以其事闻，赠太子中允。

赵师旦字潜叔，枢密副使稹之从子。美容仪，身長六尺。少年颇涉书史，尤刻意刑名之学。用稹荫，试将作监主簿，累

迁宁海军节度推官。知江山县，断治出己，吏不能得民一钱，弃物道上，人无敢取。以荐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县，迁太子右赞善大夫，移知康州。

依智高破邕州，顺流东下，师旦使人覘贼，还报曰：“诸州守皆弃城走矣！”师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谍者三人，斩以徇。而贼已薄城下，师旦止有兵三百，开门迎战，杀数十人。会暮，贼稍却，师旦语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负其子以匿，曰：“明日贼必大至，吾知不敌，然不可以去，尔留，死无益也。”遂与监押马贵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贵食，贵不能食，师旦独饱如平时；至夜，贵卧不安席，师旦即卧内大鼾。迟明，贼攻城愈急，左右请少避，师旦曰：“战死与戮死何如？”众皆曰：“愿为国家死。”至城破无一人逃者。矢尽，与贵俱还，据堂而坐。智高麾兵鼓噪争入，胁师旦，师旦大骂曰：“饿獠，朝廷负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发一校兵，汝无遗类矣。”智高怒，并贵害之。贼既去，州人为立庙。事平，赠光禄少卿，赐其母王长安县太君冠帔，录其子弟并从子三人。师旦遇害时，年四十二。柩过江山，江山之人迎师旦丧，哭祭于路，络绎数百里不绝。

同时有王从政者，以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与依智高战于太平场，被执，骂贼不已，至以沸汤沃之，终不屈而死。赠信州刺史，录其孙二人。

苏缄，字宣甫，泉州晋江人。举进士，调广州南海主簿。州领蕃舶，每商至，则择官阅实其货，商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缄以选往，商樊氏辄升阶就席，缄诘而杖之。樊

诉于州，州召责緡，緡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再调阳武尉，剧盗李囊橐于民，贼曹莫能捕。緡访得其处，萃众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从中逸出，緡驰马逐，斩其首送府。府尹贾昌朝惊曰：“儒者乃尔轻生邪！”累迁秘书丞，知英州。

依智高围广，緡曰：“广，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义也。”即募士数千人，委印于提点刑狱鲍轸，夜行赴难，去广二十里止营。广人黄师宓陷贼中，为之谋主，緡擒斩其父。群不逞并缘为盗，复捕杀六十余人，招其诖误者六千八百人，使复业。贼势沮，将解去，緡分兵先扼其归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贼至不得前，乃绕出数舍渡江，由连、贺而西。緡与贼战，摧伤甚众，尽得其所掠物。时诸将皆罢，独緡有功，仁宗喜，换为供备库副使、广东都监，管押两路兵甲，遣中使赐朝衣、金带。袭贼至邕，大将陈曙以失律诛，緡亦贬房州司马。复著作佐郎，监越州税十余年，始还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杨禧醉焚营，延烧民庐，因乘以为窃，緡戮之于市，又坐谪潭州都监。未几，知鼎州。

熙宁初，进如京使、广东铃辖。四年，交趾谋入寇，以緡为皇城使知邕州。緡伺得实，以书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为意。及刘彝代起，緡致书于彝，请罢所行事。彝不听，反移文责緡沮议，令勿得辄言。八年，蛮遂入寇，众号八万，陷钦、廉，破邕四寨。緡闻其至，阅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与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队，使分地自守。民惊震四出，緡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贼已薄城，宜固守以迟外援。若一人举足，则群心摇矣，幸

听吾言，敢越佚则孥戮汝。”有大校翟绩潜出，斩以徇，由是上下胁息。緄子子元为桂州司户，因公事携妻子来省，欲还而寇至。緄念人不可户晓，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独遣子元，留其妻子。选勇士拿舟逆战，斩蛮酋二。

邕既受围，緄昼夜行劳士卒，发神臂弓射贼，所殪甚众。緄初求救于刘彝，彝遣将张守节救之，逗遛不进。緄又以蜡书告急于提点刑狱宋球，球得书惊泣，督守节。守节皇恐，遽移屯大夹岭，回保昆仑关，猝遇贼，不及阵，举军皆覆。蛮获北军，知其善攻城，啖以利，使为云梯，又为攻濠洞子，蒙以华布，緄悉焚之。蛮计已穷，将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贼囊土傅城者，顷刻高数丈，蚁附而登，城遂陷。緄犹领伤卒驰骑战愈厉，而力不敌，乃曰：“吾义不死贼手。”亟还州治，杀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纵火自焚。蛮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万余人，率百人为一积，凡五百八十余积，隄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围四十二日，粮尽泉涸，人吸沔麻水以济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讫无一叛者。

緄愤沈起、刘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论之。属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闻焉。神宗闻緄死，嗟悼，赠奉国军节度使，谥曰忠勇，赐都城甲第五、乡里上田十顷，听其家自择。以子元为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召对，谓曰：“邕管赖卿父守御，傥如钦、廉即破，则贼乘胜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张巡、许远以睢阳蔽遮江、淮，较之卿父，不能过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孙广渊、直温，与緄同死，皆褒赠焉。起与彝皆坐谪官。緄没后，交人谋寇桂州，行数舍，其众见大兵从北来，呼曰：“苏皇城领

兵来报怨。”惧而引归。邕人为緘立祠，元祐中赐额怀忠。

秦传序，江宁人。淳化五年，充夔峡巡检使。李顺之乱，贼众奄至，傅夔州城下，传序督士卒昼夜拒战，婴城既久，危蹙日甚，长吏皆奔窜投贼。传序谓士卒曰：“吾为监军，尽死节以守城，吾之职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传序出囊橐服玩，尽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众皆感泣力战。传序度力不能拒，乃为蜡书遣人间道上言：“臣尽死力，誓不降贼。”城坏，传序赴火死。

传序家寄荆湖间，子奭溯峡求父尸，溺死。人以为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奏至，太宗嗟恻久之，录传序次子煦为殿直，以钱十万赐其家。煦卒，复以煦弟昉为三班奉职。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举进士不第，以恩得官，调缙云县尉。方腊起，其党洪再犯处州，守贰俱弃城遁。又有他盗霍成富者，用腊年号，剽掠缙云。良臣曰：“捕盗，尉职也，纵不胜，敢爱死乎？”率弓兵数十人出御之，为所执。成富诱使降，良臣曰：“汝辈不知求生，顾欲降我邪！昔年李顺反于蜀，王伦反于淮南，王则反于贝州，身首横分，妻子与同恶，无少长皆诛死，旦暮官军至，汝肉饲狗鼠矣。”贼怒，齧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骂，至死不绝声，见者掩面流涕，时年七十二。徽宗闻而伤之，赠通直郎，官其子孙二人。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乱，载老母逃山涧中，猝遇寇于东城之冈，逼使就降，仲明义不辱，奋起骂贼，卒死之，丞相吕颐浩谥以文。

有蒋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学。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胁以拜，亦不从，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颈就刃，誓声不绝而死。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调元城尉、平阳府司录。试学官第一，济南教授，除太学博士。蔡京晚复相，子绦用事，李邦彦不平，欲谢病去。若水为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胡不取决上前，使去就之义，暴于天下。顾可默默托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讥邪？”又言：“积蠹已久，致理惟难。建裁损而邦用未丰，省科徭而民力犹困，权贵抑而益横，仕流滥而莫澄。正宜置驿求贤，解榻待士，采其寸长远见，以兴治功。”凡十数端，皆深中时病，邦彦不悦。

靖康元年，为太学博士。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

钦宗将遣使至金国，议以赋入赎三镇，诏举可使者，若水在选中。召对，赐今名，迁著作佐郎。为使，见粘罕于云中。才归，兵已南下，复假徽猷阁学士，副冯澂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惊以金兵至，左右谋取间道去，澂问“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敌而溃，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斩，众乃定。

既行，叠具奏，言和议必不可谐，宜申饬守备。至怀州，

遇馆伴萧庆，挟与俱还。及都门，拘之于冲虚观，独令庆、澥入。既所议多不从，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见帝，道其语，帝命何奭行。奭还，言二人欲与上皇相见，帝曰：“朕当往。”明日幸金营，过信而归。擢若水礼部尚书，固辞。帝曰：“学士与尚书同班，何必辞。”请不已，改吏部侍郎。

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难色，若水以为无他虑，扈从以行。金人计中变，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诋金人为狗辈。金人曳出，击之败面，气结仆地，众皆散，留铁骑数十守视。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无恙。”若水绝不食，或勉之曰：“事无可为者，公昨虽言，国相无怒心，今日顺从，明日富贵矣。”若水叹曰：“天无二日，若水宁有二主哉！”其仆亦来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归觐。”若水叱之曰：“吾不复顾家矣！忠臣事君，有死无二。然吾亲老，汝归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

后旬日，粘罕召计事，且问不肯立异姓状。若水曰：“上皇为生灵计，罪己内禅，主上仁孝慈俭，未有过行，岂宜轻议废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为过，公其尤也。”历数其五事曰：“汝为封豕长蛇，真一剧贼，灭亡无日矣。”粘罕令拥之去，反顾骂益甚。至郊坛下，谓其仆谢宁曰：“我为国死，职耳，奈并累若属何！”又骂不绝口，监军者挝破其唇，嚙血骂愈切，至以刃裂颈断舌而死，年三十五。

宁得归，具言其状。高宗即位，下诏曰：“若水忠义之节，无与伦比，达于朕闻，为之涕泣。”特赠观文殿学士，谥曰忠愍。死后有自北方逃归者云：“金人相与言，‘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临死无怖色，为歌诗卒，曰：

‘矫首问天兮，天卒无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闻者悲之。”

刘榘，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进士，调丰城尉、陇城令。王厚镇熙州，辟狄道令，提举陕西平货司。河、湟兵屯多，食不继，榘延致酋长，出金帛从易粟，就以饷军，公私便之。遂为转运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

刘法死，夏人攻震武。榘摄帅鄜延，出奇兵捣之，解其围。夏人来言，愿纳款谢罪，皆以为诈。榘曰：“兵兴累年，中国尚不支，况小邦乎？彼虽新胜，其众亦疲，惧吾再举，故款附以图自安，此情实也。”密疏以闻，诏许之。夏使愆期不至，诸将言夏果诈，请会兵乘之。榘曰：“越境约会，容有他故。”会再请者至，榘戒曰：“朝廷方事讨伐，吾为汝请，毋若异时邀岁币，轶疆场，以取威怒。”夏人听命，西边自是遂安。

榘求东归，拜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起知越州，鉴湖为民侵耕，官因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隶中宫应奉，租太重而督索严，多逃去。前勒邻伍取偿，民告病，榘请而蠲之。方腊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请行。榘曰：“吾为郡守，当与城存亡。”不为动，益厉战守备。寇至城下，击败之，拜述古殿直学士，召为河北、河东宣抚参谋官。

时边臣言，燕民思内附，童贯、蔡攸方出师，而种师道之军溃。榘意警报不实，见师道计事。师道曰：“契丹兵势尚盛，而燕人未有应者，恐边臣诞谩误国事。”榘即驰白贯、攸，

请班师。又论燕蓟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饷，经费无艺，必重困中国。还次莫州，会郭药师以涿州降，戎车再驾，以榘议异，徙知真定府。药师入朝，韦合密奏乞留之，不报。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学士。或言其过阙时，见御史中丞有所请，遂罢。起知荆南，河北盗起，复以守真定。首贼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敛，聚众剽夺，杀巡尉，统制官亦战死。榘单骑赴镇，遣招之，宏至服罪。榘饮之酒，奏以官，纵其党还田里，一路遂平。药师请马，诏尽以河北战马与之，不足，又赋诸民。榘曰：“空内郡驂骏，付一降将，非计也。”奏止之。金人已谋南牧，朝廷方从之求云中地。榘谍得实，急以闻，且阴治城守以待变。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备，留兵其旁，长驱内向。及还，治梯冲设围，示欲攻击，榘发强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胁，乃退。自金兵之来，诸郡皆塞门，民坐困，榘独纵樵牧如平日，以时启闭。钦宗善之，拜资政殿学士。

时已许割地赂金人，而议者乘士民之愤，复议追蹶，榘以亟战为非。是时，诸将救太原，种师中、姚古败。以榘为宣抚副使，至辽州，招集纠募，得兵四万人，与解潜、折可求约期俱进，两人又继败。初，榘遣别将贾琼自代州出敌背，且许义军以爵禄，得首领数十。既复五台，而潜、可求败闻，遂不果进。太原陷，召入觐，为京城四壁守御使，宰相沮罢之。

京城不守，始遣使金营，金人命仆射韩正馆之僧舍。正曰：“国相知君，今用君矣。”榘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为也。”正曰：“军中议立异姓，欲以君为正代，得以家属

行，与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贵。” 翰仰天大呼曰：“有是乎！” 归书片纸曰：“金人不以予为有罪，而以予为可用。夫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 使亲信持归报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缢。燕人叹其忠，瘞之寺西冈上，遍题窗壁，识其处。凡八十日乃就殓，颜色如生。建炎元年，赠资政殿大学士，后谥曰忠显。

翰庄重宽厚，与人交，若有畏者；至临大事则毅然不可回夺。初在西州为童贯所知，故首尾预其军事，及以忠死，论者不复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孙珙，自有传。

傅察，字公晦，孟州济源人，中书侍郎尧俞从孙也。年十八，登进士第。蔡京在相位，闻其名，遣子儵往见，将妻以女，拒弗答。调青州司法参军，历永平、淄川丞，入为太常博士，迁兵部、吏部员外郎。

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国贺正旦使。是时，金将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闻金人入寇，或劝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闻难而止，若君命何。” 遂至韩城镇。使人不来，居数日，金数十骑驰入馆，强之上马，行次境上，察觉有变，不肯进，曰：“迓使人，故例止此。” 金人辄易其驭者，拥之东北去，行百里许，遇所谓二太子斡离不者领兵至驿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国，见国主当致敬，今来迎客而胁我至此！又止令见太子，太子虽贵人，臣也，当以宾礼见，何拜为？” 斡离不怒曰：“吾兴师南向，何使之称？凡汝国得失，为我道之，否则死。” 察曰：“主上仁圣，与大国讲好，信使

往来，项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动，意欲何为？还朝当具奏。”韩离不曰：“尔尚欲还朝邪！”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摔之伏地，衣袂颠倒，愈植立不顾，反覆论辨。韩离不曰：“尔今不拜，后日虽欲拜，可得邪！”麾令去。

察知不免，谓官属侯彦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爱我，闻之必大戚。若万一脱，幸记吾言，告吾亲，使知我死国，少纾其亡穷之悲也。”众皆泣。是夕隔绝，不复见。金兵至燕，彦等密访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药师战胜有喜色，太子虑其劫取，且衔往忿，杀之矣。”将官武汉英识其尸，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负以归。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系诸土室，凡两月。伺守者怠，毁垣出，归以骨付其家。副使蒋噩及彦辈归，皆能道察不屈状，赠徽猷阁待制。

察自幼嗜学，同辈或邀与娱嬉，不肯就。为文温丽有典裁。平居恂恂然，无喜愠色，遇事若无所可否，非其意，岌然不可犯。恬于势利，在京师，故人鼎贵，罕至其门，间一见，寒温谈笑而已。及仓卒殉义，莘莘如此，闻者哀而壮之，时年三十七。乾道中，赐谥曰忠肃。

杨震，字子发，代州崞人。以弓马绝伦为安边巡检。河东军征臧底河，敌据山为城，下瞰官军，诸将合兵城下，震率壮士拔剑先登，斩数百级，众乘胜平之，上功第一。

从折可存讨方腊，自浙东转击至三界镇，斩首八千级。追袭至黄岩，贼帅吕师囊扼断头之险拒守，下石肆击，累日不得进。可存问计，震请以轻兵缘山背上，凭高鼓噪发矢石，贼惊走，已复纵火自卫。震身被重铠，与麾下履火突入，生得

师囊，及杀首领三十人，进秩五等。还知麟州建宁寨。

初，契丹之亡，其将小鞠鞬西奔，招合杂羌十余万，破丰州，攻麟府诸城郭。震父宗闵领本道兵马屡摧败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鞬驱幽蓟叛卒与夏人奚人围建宁，扣壁语震曰：“汝父夺我居，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举城降，当全汝躯命。”时城中守兵不满百，震与战士约，斩一级赏若干，官帑竭，继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奋。越旬，矢尽力乏，城不守，与子居中、执中力战没，郃门俱丧，唯长子存中从征河北独免。明年，宗闵亦死事于长安。

震时年四十四。建炎二年，诏赠武经郎。存中贵，请于朝，谥曰恭毅。

张克戡，字德祥，侍中耆曾孙也。第进士，历河间令，知吴县。吴为浙剧邑，民喜争，大姓怙势持官府。为令者踵故抑首，务为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戡一裁以法，奸猾屏气，使者以状闻，召拜卫尉丞。初，克戡从弟克公为御史，劾蔡京。京再辅政，修怨于张氏，以微事黜克戡。逾年，起知祥符县，司开封户曹，提举京东常平，入辞，留为库部员外郎。

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东，围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将银朱李堇来攻，纵兵四掠，克戡毕力捍御。燕人先内附在城下者数十，阴结党欲为内应，悉收斩之。数选劲卒挠敌营，出不意焚其栅，敌惧引去，论功加直秘阁。

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复逼城。朝廷命经略使张孝纯之子

灏、都统制张思正、转运使李宗来援，思正诛求无艺，民不堪命。克戡引谊开晓，皆愿自奋。宣抚使李纲表其守城之劳，连进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给云出战，遂率灏、宗奔慈、隰，于是人无固志。戍将麻世坚中夜斩关出，通判韩瑋相继亡，克戡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义不忍负国家、辱父祖，愿与此城终始以明吾节，诸君其自为谋。”皆泣不能仰视，同辞而对曰：“公父母也，愿尽死听命。”乃益厉兵备守。贼至，身帅将士擐甲登陴，虽屡却敌而援师讫不至。

金兵破平遥，平遥为汾大邑，久与贼抗，既先陷，又胁降介休、孝义诸县，据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两遣使持书谕克戡，焚不启。具述危苦之状，幕士间道言之朝，不报。十月朔，金益万骑来攻愈急，有十人唱为降语，斩以徇。诸酋列城下，克戡临骂极口，炮中一酋，立毙。度不得免，手草遗表及与妻子遗书，绁州兵持抵京师。明日，金兵从西北隅入，杀都监贾亶，克戡犹帅众巷战，金人募生致之。克戡归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决，一家死者八人。金将奉其尸礼葬于后园，罗拜设祭，为立庙。事闻，诏赠延康殿学士，赠银三百两、绢五百匹，表揭门闾。绍兴中，谥忠确。

张确，字子固，邠州宜禄人。元祐中，擢进士第。徽宗即位，应诏上书言十事，乞诛大奸，退小人，进贤能，开禁锢，起老成，擢忠鯁，息边事，修文德，广言路。容直谏，遂列于上籍。

宣和二年，召至京师。青溪盗起，确言：“此皆王民，但

庸人扰之耳。愿下哀痛之诏，省不急之务，租赋之外，一切寝罢，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抚绥胁附，毋以多杀为功，旬浹之间，可以殄灭。”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摄睦州事。有自贼中逃归者，悉宥之，访得虚实以告，诸将用其言。盗平，知坊、汾二州。

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围太原，忻、代降，平阳兵叛。确表言：“河东天下根本，安危所系，无河东，岂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敌既得叛卒，势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筑，将兵又皆戍边。臣生长西州，颇谙武事，若得秦兵十万人，犹足以抗敌，不然，唯有一死报陛下耳。”书累上不报。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无备，谕使降。确乘城拒守，或献谋欲自东城溃围出，且探确意。确怒叱曰：“确守土臣，当以死报国，头可断，腰不可屈。”乃战而死。

钦宗闻之悲悼，优赠述古殿直学士，召见其子密，慰抚之曰：“卿父今之巡、远也，得其死所矣，复何恨。使为将为守者皆如卿父，朕顾有今日邪！”敛容叹息者久之。

朱昭，字彦明，府谷人。以效用进，累官秉义郎，浮湛班行，不自表异。宣和末，为震威城兵马监押，摄知城事。金兵内侵，夏人乘虚尽取河外诸城镇。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为孤绝。昭率老幼婴城，敌攻之力，昭募骁锐兵卒千余人，与约曰：“贼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溃。”于是夜缒兵出，薄其营，果惊乱，城上鼓噪乘之，杀获甚众。

夏人设木鹅梯冲以临城，飞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昼夜

进攻不止。其酋悟儿思齐介胄来，以毡盾自蔽，邀昭计事。昭常服登陴，披襟问曰：“彼何人，乃尔不武！欲见我，我在此，将有何事？”思齐却盾而前，数宋朝失信，曰：“大金约我夹攻京师，为城下之盟，画河为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诸垒悉已归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奸邪误国，改过不吝，已行内禅，今天子圣政一新矣，汝独未知邪？”乃取传禅诏赦宣读之，众愕眙，服其勇辩。是时，诸城降者多，昭故人从旁语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辈背义偷生，不异犬彘，尚敢以言诱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骂引弓射之，众走。凡被围四日，城多圯坏，昭以智补御，皆合法，然不可复支。昭退坐厅事，召诸校谓曰：“城且破，妻子不可为贼污，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战，胜则东向图大功，不胜则暴骨境内，大丈夫一生之事毕矣。”众未应。昭幼子戏阶下，遽起手刃之，长子惊视，又杀之，径领数卒屠其家人，舁尸纳井中。部将贾宗望母适过前，昭起呼曰：“媼，乡人也，吾不欲刃，请自入井。”媼从之，遂并覆以土。将士将妻孥者，又皆尽杀之。昭谓众曰：“我与汝曹俱无累矣！”

部落子有阴与贼通者，告之曰：“朱昭与其徒各杀其家人，将出战，人虽少，皆死士也。”贼大惧，以利啖守兵，得登城。昭勒众于通衢接战，自暮达旦，尸填街不可行。昭跃马从缺城出，马蹶坠堑，贼欢曰：“得朱将军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剑，无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史抗，济源人。宣和末，为代州沿边安抚副使。金人围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谓曰：“吾昔语用事者，‘雁

门控制一道，宜择帅增戍以谋未形之患，若使横流，则无所措矣’。言虽切，皆不吾省。今重围既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术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将死事，汝辈亦勿以妻子为念而负国也。能听吾言，当令家属自裁，然后同赴义。”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围力战，死于城隅。

孙益，不知其所以进。宣和末，以福州观察使知朔宁府，被命救太原。时敌势张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捣云中，彼之将士室家在焉，所谓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奈违君命。”因跃马冒围至城下，张孝纯不肯启门，遂死之。

益天资忠勇，每倾赀以赏战士，能得人死力。小鞬鞞为边患，遣将致讨，益子在行间，师无功，益谓子必死。朝廷闻之，恤录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报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状自列，尽上还原所赐，而斩其持书来者。

初，益在朔宁，察郡人孙谷可用，奏为掾属，待之异于常僚。益出师，属以后事。益死，敌骑来攻，且别命郡守。众议欲开关迎之，谷争弗得，叹曰：“吾身已许国，又不忍负孙公之托，诸人不见容，是吾死所也。”或举刃胁之，无惧容，遂见杀。

卷四百四十七

列传第二百六

忠 义 二

霍安国 李涓 李邈 刘翊 徐揆
陈邁 赵不试 赵令晟 唐重 郭忠孝 程迪
徐徽言 向子韶 杨邦乂

霍安国，不知何许人。燕山之复，以直秘阁为转运判官。宣和末，知怀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怀，表其治状，加直龙图阁。岁中，进右文、集英殿修撰，徙知隆德府，未行复留。金骑再至，遂被围，安国捍御不遗力，鼎、澧兵亦至，相与共守。拜徽猷阁待制，然竟以闰十一月城陷。将官王美投壕死。粘罕引安国以下分为四行，使夷官问不降者为谁，安国曰：“守臣安国也。”问余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阁林渊，兵马铃辖、济州防御使张彭年，都监赵士讷、张谔、于潜，鼎、澧将沈敦、张行中及队将五人，同辞对曰：“渊等与知州一体，皆不肯降。”酋令引于东北乡，望其国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缚，杀十三人而释其余。安国一门无噍类。明年，赠延康殿学士。

李涓，字浩然，驸马都尉遵勳曾孙也。以荫为殿直，召

试中书，易文阶，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阳县。靖康元年，京城被围，羽檄召天下兵。鄂部县七，当发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独以所募六百锐然请行。或谓：“盍徐之，以须他邑。”涓曰：“事急矣，当持一信报天子，为东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军，涓出家钱买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无益，然世受国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将者死’，钧之一死，死国留名，男儿不朽事也。”众皆泣。即日，引而东，北过淮，蒲圻、嘉鱼二县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噪而奔，曰：“敌至矣。”即结阵以待。少焉，游骑果集。涓驰马先犯其锋，下皆步卒，蒙鹵盾径进，颇杀其骑，且走。涓乘胜追北十余里，大与敌遇，飞矢猬集，二县兵亟舍去。涓创甚，犹血战，大呼叱左右负己，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胁亡卒诬已遁。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尸归。朝廷录其忠，赠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彦思，临江军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适之之后。少有才略，精悍敏决，见事风生。以父任为太庙斋郎。初调安州司理，监润州酒务。用荐改京官，监在京竹木务，擢提辖环庆路粮草，通判河间府。

以迁蔡京、童贯，换右列，由承议郎换庄宅副使，知信安军，迁知霸州，为辽国贺正副使。还，贯将连金人夹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语动之，使附己。邈言契丹人未厌其主，贯惧邈有异议，即奏不俟对，令复任。邈上书言：“契丹不可灭，苟误机事，愿诛臣以谢边吏。”都转运使沈积中据邈罪五十有三条，鞠治一无所得，乃以建神霄宫不如诏，免官。

久之，监在京染院，进都大提举京西汴河堤岸。盗起浙东，改江、淮、两浙制置司管当公事，改知严州，代还。贯欲以西师入燕，邈复语贯曰：“方腊小丑，一呼屠七州四十余县，竭数路之力而后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教贯阴佐契丹以图金人，贯不能用，乃乞致仕。贯收复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辞不赴。叹曰：“国家祸乱自兹始矣！”

金人犯京师，诏趣入见，邈慨然复起就道。既至，会姚平仲战不利，京师震动，上不以时赐对，问御敌奈何？邈言：“胜负兵家之常势，陛下无过忧，第古未有和战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师道宿将，有重名，二敌所畏。朝廷自主和议，而尽以诸道兵界师道，视敌为进退。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见可击而进，胜固社稷之福；不胜，亦足使敌知吾将帅有以国为任者。”上称善，而耿南仲方主和议，不合，乃换右文殿修撰、京畿转运使，辞不拜。

金人犹驻毛驼岗，乃以邈为京城西壁守御使。邈言：“姚平仲败绩，而敌犹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师道再战，已失机会；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击之，犹足为后戒。”议复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马军公事、权枢密副都承旨，出为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湾、屯田、弓箭手事。邈论塘湾不可为，夺制置使，下迁提举保甲，仍领措置司。又论不已，再夺观察使，则金兵将及境矣。遂复旧官，守真定。后二日，落阶，拜青州观察使，仍知府事。

邈始视事，兵不满二千，钱不满二百万，自度无以拒敌，乃谕民出财，共为死守。民恃邈为固，不数日，得钱十三万

贯、粟十一万石，募民为勇敢亦数千人。而新集之兵皆无斗志，金人至，邈乞师于宣抚副使刘榘，且间道走蜡书上闻，皆不报。城被围，且战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战不克，将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榘离不胁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须眉及两髀，亦不顾，乃拘于燕山府。

金人问曰：“集民兵击我，谓我为贼，何也？”邈曰：“汝负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讳吾言敌？”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沧州，笑而不答。且说之曰：“天下强弱之势安有常，特吾中国适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时归二帝及两河地，岁取重币如契丹，以为长利，强尚可恃乎？”金人讳其言，命邈被发左衽，邈愤，诋毁甚力，金人挝其口，犹吮血嚙之。翼日，自去发为浮屠，金人大怒，遂遇害。将死，颜色不变，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为之流涕。高宗赠昭化军节度使，谥曰忠壮。

刘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御使为真定府路都铃辖。金人攻广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众昼夜搏战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伪徙攻东城，宣抚使李邈复趣翊往应；越再宿，潜移攻具还薄北城，众攀堞而上，城遂陷。邈就执，翊犹集左右巷战，已而稍亡去，翊顾其弟曰：“我大将也，其可受贼戮乎！”挺身溃围欲出，诸门已为敌所守，乃之孙氏山亭中，解绦自缢死。

徐揆，衢州人。游京师，入太学。靖康元年，试开封府进士，为举首，未及大比而遭国难。钦宗诣金营不归，揆帅诸生扣南薰门，以书抵二酋，请车驾还阙。其略曰：“昔楚庄

王入陈，欲以为县，申叔时谏，复封之。后世君子，莫不多叔时之善谏，楚子之从谏，千百岁之下，犹想其风采。本朝失信大国，背盟致讨，元帅之职也；郡城失守，社稷几亡而存，元帅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灵几死而活，元帅之仁也；虽楚子存陈之功，未能有过。我皇帝亲屈万乘，两造辕门，越在草莽，国中喁喁，跂望属车之尘者屡矣。道路之言，乃谓以金银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窃惑之。今国家帑藏既空，编民一妾妇之饰，一器用之微，无不输之公上。商贾绝迹，不来京邑，区区岂足以偿需索之数。有存社稷之德，活生灵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质君父。是犹爱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与不爱无择，元帅必不为也。愿推惻隐之心，存始终之惠，反其君父，班师振旅，缓以时日，使求之四方，然后遣使人奉献，则楚封陈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见书，使以马载揆至军诘难，揆厉声抗论，为所杀。建炎二年，追录死节，诏赠宣教郎，而官其后。

陈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宁徙永州。登进士第。知莘县，为治有绩，魏尹蒋之奇、冯京、许将交荐之。知雍丘县，徽宗将以为御史，而遭父祐甫忧。毕丧，为广西转运判官。蔡京启蛮徭地，建平、从、允三州，邁言：“蛮人幸安静，轻扰以兆衅，不可。”京恶之，以他事罢归。

旋知商州、兴元府，入为驾部、金部员外郎。张商英得政，用为左司员外郎。俄擢给事中，会商英免相。蔡薨摄封驳，力沮止之，邁惧，请外。以直秘阁为河北转运使，加直龙图阁，徙陕西。召还京师，而蔡京复相，再使河北，徙淮

南。帝将易置发运使，命选诸道计臣有阅历者，执政以邁言，京曰：“职卑不可用，愿更选。”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为副使，未几，升为使。朝廷方督纲饷，运渠壅涩，邁使决吕城、陈公两塘达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纲塞道，官舟不得行。邁捕系其人，而上章自劾。帝为黥勔人，进邁徽猷阁待制。

宣和二年冬，方腊乱，诏以属邁。邁言：“腊始起青溪，众不及千，今胁从已过万，又有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聚党应之。东南兵弱勢单，士不习战，必未能灭贼。愿发京畿兵、鼎澧枪盾手，兼程以来，庶几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

加龙图阁直学士，经制七路，治于杭。时县官用度百出，邁创议度公私出纳，量增其赢，号“经制钱”。其后总制使翁彦国仿其式，号“总制钱”。于是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名，自两人始也。

又言：“妖贼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恣行杀戮。往往断截支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不偿怨心。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可为悲痛！此风不除，必更生事。臣愿采摭官吏奸赃尚仍旧习者，按治以闻，乞重置于理。”许之。

又进学士，凡所施置，以御笔先下。于是劾越州王仲薮纠市民造金茶器，减直买军粮券，而以私钱取之，仲薮坐黜。杭经巨寇后，河渠堙塞，邦人以水潦为病。前守数请于朝，皆以劳费辍役。邁以冬月檄真、扬、润、楚诸郡，凡守闸纲卒，

悉集治所。先是，当闭闸。群卒无以食，率冻饿不自聊。闻命，相率呼舞以来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两月毕，杭人利焉。

徙河北都转运使，进延康殿学士，历知中山、真定、河间府。钦宗立，加资政殿学士，积官至光禄大夫。复为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遘冒围入城，坚壁拒守。诏康王领天下大元帅，命遘为兵马元帅。受围半年，外无援师。京都既陷，割两河求和。遘弟光禄卿适至中山，临城谕旨，遘遥语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义自处，宁当卖国家为囚孥乎？”适泣曰：“兄但尽力，勿以弟为念。”

遘呼总管使尽括城中兵击贼，总管辞，遂斩以徇。又呼步将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辞，遘固遣之。振怒且惧，潜衷刃入府。遘妾定奴责其辄入，振立杀之，遂害遘于堂，及其子锡并仆妾十七人。长子钜以官淮南获免。振出，帐下卒噪而前曰：“大敌临城，汝安得杀吾父？”执而摔裂之，身首无余。城中无主，乃开门出降。金人入见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诸铁柱寺。建炎初，赠特进。

遘性孝友，为人宽厚长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愿不逢贪浊吏。尝荐王安中、吕颐浩、张焘、谢克家、何铸，后皆至公辅，世以为知人。

适由开封少尹、卫尉少卿至光禄卿。是役也，金人执之以北。后十年，死于云中。

赵不试，太宗六世孙。宣和末，通判相州，寻权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经略安抚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

彦既去相，金人执其子似，遣来割地，似至相，不试固守不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围，军民无固志，不试谓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试，宗子也，义不降，计将安出？”众不应。不试知事不可为，遂登城与金人约勿杀，许之。既启门，乃纳其家井中，然后以身赴井，命提辖官实以土。州人皆免于死。

赵令晟，燕懿王玄孙，安定郡王令衿兄也。初名令裨。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判，领兵戍武昌。贼阎瑾犯黄州，纵掠而去。令晟渡江存抚之，黄人乃安。李纲言于上，擢直龙图阁、知黄州，赐今名。奉诏修城，凡六月而毕。贼张遇过城下，招令晟。度不能拒，出城见之，遇饮以酒，一举而尽，曰：“固知饮此必死，愿勿杀军民。”遇惊曰：“先以此试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声，乃引军去。未几，丁进、李成兵迭至，俱击却之。叛将孔彦舟又引兵围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

三年，以内艰去，诏起复。时金人闻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径犯黄州。令晟已还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笥凿头箭，浮江告急。令晟疾趋，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骂不屈，酌以酒，挥之不肯饮，又衣以战袍，曰：“我岂当服！”金人曰：“赵使君何坚执膝？”曰：“但当拜祖宗，岂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骂不绝口而死。事闻，赠徽猷阁待制，谥曰愍忠。州人乞立庙，从之。初，城破，都监王达、判官吴源、巡检刘卓，皆以不屈死焉。

唐重，字圣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观三年进士。徽宗亲策士，问以制礼作乐，重对曰：“事亲从兄，为仁义礼乐之实。陛下以神考为父，哲宗为兄，盖亦推原仁义之实而已，何以制作为？”授蜀州司理参军，改成都府府学教授，知怀安军金堂县，授辟雍录。

先是，朝廷以拓土为功，边帅争兴利以徼赏，凡蜀东西、夔峡路及荆湖、广南，皆诱近边蕃夷献其地之不可耕者，谓之纳土，因置州县，所至骚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荐之，召对。迁吏部员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

金人入京师，重言：“开边之祸，起于童贯，故金人以贯为祸首。若斩贯首，遣人传送于金，尚可缓兵。”或献议远避，重闻卫士语，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计。擢右谏议大夫。时宰执各主和战二议，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书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银者死，许人告。重曰：“如此，则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岂初政所宜？”即与御史抗论，乃止。又累疏乞斩蔡京父子以谢天下。寻迁中书舍人，词命多所缴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间致身宰辅，有未尝一日出国门者。乞先补外，以为之倡。”上开纳，而宰相执奏以为不可。明日，台谏皆得罪，重落职知同州。

金人已陷晋、绛，将及同。重度不能守，乃开门纵州人使出，自以残兵数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备，不复渡河而返。降诏奖谕，擢天章阁待制。先是，陕西宣抚使范致虚提五路兵勤王，至陕州。重遗致虚书，言：“中都倚秦兵为爪牙，诸夏恃京师为根本。今京城围久，人无斗志，若五路之师逡巡未进，则所以为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摇矣。然溃

卒为梗，关中公私之积已尽；又闻西夏侵掠鄜延，为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帅及川峡四路，共资关中守御之备，合秦、蜀以卫王室。”致虚锐于出师，由澠池屯千秋镇，为金将所败，军皆溃，退保潼关，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间道走京城归报。二帝既北行，重即移檄川、秦十路帅臣，各备礼物往军前迎奉。

未几，高宗即位，重上疏论今急务有四，大患有五。所谓急务者，以车驾西幸为先，次则建藩镇、封宗子，通夏国之好，继青唐之后，使相犄角，以缓敌势。所谓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纲委靡，军政败坏，国用竭，民心离。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宪，登用忠直，大正赏刑，诚今日之急务。

长安谋帅，刘岑自河东使还，上亦询可守关中者，岑以重对，乃以天章阁直学士知京兆府，寻兼京兆府路经略制置使。

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帅府，乞早临关中以符众望。且画三策：一谓镇抚关中以固根本，然后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此为策之上；若驻节南阳，控楚、吴、越、齐、赵、魏之师，以临秦、晋之墟，视敌强弱为进退，选宗亲贤明者开府于关中，此为策之次；傥因都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据成皋、崤函之险，悉严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度，则国势微弱，人心离散，此最无策。暨至永兴，又六上疏，皆以车驾幸关中为请。并条奏关中防河事宜，大意谓：虢、陕残破，解州、河中已陷，同、华州沿河与金人对垒，边面亘六百余里。本路无可战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马十万以上，委漕臣储峙以守关中。

章凡七八上，朝廷未有所处。重复上疏曰：“关中百二之势，控制陕西六路，捍蔽川峡四路。今蒲、解失守，与敌为邻，关中固，则可保秦、蜀十路无虞。缘逐路帅守、监司各有占护，不相通融。昨范致虚会合勤王之师，非不竭力，而将帅各自为谋，不听节制。乞选宗亲贤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帅府，令总管秦、蜀十道兵马以便宜从事，应帅守、监司并听节制。缓急则合诸道之兵以卫社稷，不惟可以御敌，亦可以救郡县瓦解之失。”又乞节制五路兵，俱不报。

金将娄宿渡河陷韩城县，时京兆余兵皆为经制使钱盖调赴行在。重度势不可支，以书别其父克臣曰：“忠孝不两立，义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报之曰：“汝能以身殉国，吾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遗书转运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义，不敢辞难。始意迎车驾入关，居建瓴之势，庶可以临东方。今车驾南幸矣，关陕又无重兵，虽竭智力何所施，一死报上不足惜。”

及金兵围城，城中兵不满千，固守逾旬，外援不至。而经制副使傅亮以精锐数百夺门出降，城陷，重以亲兵百人血战。诸将扶重去，重曰：“死吾职也。”战不已，众溃，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书闻，俄以死节报。上哀悼之，赠资政殿学士，后谥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签书枢密院事逵之子。受《易》、《中庸》于程颐。少以父任补右班殿直，迁右侍禁。登进士第，换文资，授将作监主簿。年逾三十，不忍去亲侧，多仕于河南筦库间。宣和间，为河东路提举。解梁、猗氏与河

东接壤，盗贩盐者数百为群，岁起大狱，转相告引，抵罪者众。忠孝止治其首，余悉宽贷。宰相王黼怒之，坐废格盐法免。

靖康初，召为军器少监。入对，以和议为非是，力陈追击之策，谓：“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蓟兴兵，逾河朔，犯都城，其锋不可当，今锐气且衰，又顾子女玉帛之获，故议和以款我师。今诸道之师集矣，宜乘其惰击之，若不能击其归，他日安能御其来。”上命与宰相吴敏、枢密李纲议，忠孝复条上战守利害、士马分合之策十余事。主和者众，卒不用其策。改永兴军路提点刑狱，措置保甲。初，议者请择保甲十万刺为义勇，分隶河朔诸郡。忠孝曰：“保甲岁久，死亡者众，择三万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骑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从之。忠孝亟走关陕，得胜兵三万，分隶十将，择一将统之。继遣兵趋泽、潞，听宣抚司节制。

金人再犯京师，永兴帅范致虚率诸军繇淆、浍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东无守备，愿分兵走太行，扼其归路，彼必来战，城下之围可缓。”致虚以为然。檄河中守席益、冯翊守唐重与忠孝同出河东，为牵制之举，大军尽出函谷。忠孝独以蒲、解军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逾绛州，破太平寨，斩首数百级。攻平阳，入其郭。会大军失利淆、浍间，乃引还。

及金人犯永兴，兵寡，或劝忠孝以监司出巡，可以避祸。忠孝不答，与经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东壁。金人陈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敌不得前。已而攻陷城东南隅，忠孝与重及副总管杨宗闵、转运副使桑景询、判

官曾谓、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尚、提举军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赠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别有传。

程迪，字惠老，开封人。父博古，部郾延兵战死永乐。迪以门荫得官。宣和中，从杨惟中征方腊有功，加武功大夫、荣州团练使、泸南潼川府路走马承受公事。

诸使合荐迪忠义谋略，可任将帅，召赴行在。经略制置使唐重以敌迫近，留迪提举军马，措置民兵以为备。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劝迪还蜀，迪思有以报国，不从。乃诣种氏诸豪，谋率众保险，俟其势稍衰，出奇击之。转运使桑景询知其谋，以告唐重，揭榜许民择险自固。会前河东经制使傅亮建议当守不当避，重从之，以亮为制置副使，去者悉还。

既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举永兴路军马，措置民兵，令迪行视南山诸谷，将运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补军籍。会应募者众，亮语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备且具，奈何望风弃去。”重大然之，即檄诸司听亮节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选兵迎战，使老稚得趣险，尚可以活十万人。亮执议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无援兵，迪率诸司及统制偏裨以下东乡会盟：“危急必以死相应，誓不与敌俱生。”慷慨呜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众溃。迪率其徒行徇于众曰：“敌仇我矣，降亦死，战亦死！”努力与斗，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奋，多所斩杀。迪冒飞矢，持短兵接战数十合，身被创几遍，绝而复苏，犹厉声叱战不已，遂死之。麾下士舁置空室中，比屋皆烬，室独不火，及敛，容色如生。诏赠明州观察使，谥恭愍。子昌谔。

徐徽言，字彦猷，衢之西安人。少为诸生，泛涉书传。负气豪举，有奇志，喜谈功名事。大观二年，诏求材武士，韩忠彦、范纯粹、刘仲武以徽言应诏，召见崇德殿，赐武举绝伦及第。

历保德军监押，以边功加阁门祗候、平阳府军马铃辖，权知保德军。改总领河西军马，以讨西夏功，累迁秉义郎。宣和四年，将伐燕，命太原帅张孝纯招河西帐族，遣徽言入其地。帐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战破之，遂定天德、云内两城。宣抚使童贯嫉其功，檄太原不得违节度。复弃去。孝纯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军兼统制河西军马，徙赴石州。

靖康初，迁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金人围太原，分兵绝饗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战破之。迁武经郎、知晋宁军兼岚石路沿边安抚使。

金人再犯京师，陕西制置使范致虚纠合五路兵赴难，檄徽言守河西。钦宗割两河以纾祸，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河东，为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隶西夏。晋宁军民大恐，曰：“弃麟、府、丰，晋宁岂能独存！”徽言曰：“此使人矫诏耳。三郡在河西，设有诏，犹当执奏，况无之耶！”遂率兵复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长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岚、石等州，教戈舡卒乘羊皮浑脱乱流以掩敌。金人益备克胡寨、吴堡津，遣守领为九州都统，与晋宁对垒。徽言出奇兵袭逐之。时河东郡县沦没，遗民日徯王师之至。徽言阴结汾、晋土豪数十万，约复故地则奏官为守长，听世袭。条其事以闻，俟报可，即身率精甲捣太原，径取雁门，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晋则形胜为我有，中原当指期克复，投机一时，会不可失。”奏上，

诏徽言听王庶节制，议遂格。

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晋宁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围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约折可求夹攻金人。可求降，金将娄宿挟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与可求为姻，乃登陴以大义噉数之。可求仰曰：“君于我胡大无情？”徽言摄弓厉言曰：“尔于国家不有情，我尚于尔何情？宁惟我无情，此矢尤无情。”一发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纵击，遂斩娄宿孛堇之子。当是时，环河东皆已陷，独晋宁屹然孤墉，横当强敌，势相百不抗。徽言坚壁持久，抚摩疲伤，遣没人泅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几万众，浮筏西渡，与金人鏖河上，大小数十战，所俘杀过当。晋宁号天下险，徽言广外城，东压河，下堑不测，谯堞雄固，备械甚整。命诸将画隅分守，敌至则自致死力，以劲兵往来为游援。

金进攻数败，不得志，围之益急。晋宁俗不井饮，寄汲于河。金人载茭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绝，储峙浸罄，铠仗空敝，人人惴忧，知殒亡无日。徽言能得众心，奋枵饿伤夷之余，哀折槊断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炮机、篋格，凡守具悉火之，曰：“无以遗敌。”遣人间道驰书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国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贇系帛书飞箭上，阴约娄宿启外郭纳金兵。徽言与太原路兵马都监孙昂决战门中，所格杀甚众，退婴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积薪自焚。仗剑坐堂上，慷慨语将士：“我天子守土臣，义不见蔑敌手。”因拔佩刀自拟，左右号救持之急，金兵猥至，挟徽言以去，然犹惮其威名。

娄宿得徽言所亲说徽言：“盍具冠帔见金帅。”徽言斥曰：

“朝章，覲君父礼，以入穹庐可乎？汝污伪官，不即愧死，顾以为荣，且为敌人摇吻作说客耶？不急去，吾力犹能搏杀汝。”

娄宿就见徽言，语曰：“二帝北去，尔其为谁守此？”徽言曰：“吾为建炎天子守。”娄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为？”徽言怒曰：“吾恨不尸汝辈归见天子，将以死报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娄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当使汝世帅延安，举陕地并有之。”徽言益怒，骂曰：“吾荷国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为汝辈屈耶？汝当亲刃我，不可使余人见加。”娄宿举戟向之，觐其惧状。徽言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饮以酒，持杯掷娄宿曰：“我尚饮汝酒乎？”慢骂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杀之。粘罕闻其死，怒娄宿曰：“尔粗狠，何专杀义人以逞尔私？”治其罪甚惨。

初，徽言与刘光世束发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吴堡津，辄顿不进。徽言移书趣行，未听；又谕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总管承诏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犹前却。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挠，封副与之，光世惶遽引道。

宣抚使张浚与诸使者相继以死节事闻，高宗抚几震悼，顾谓宰相曰：“徐徽言报国死封疆，临难不屈，忠贯日月，过于颜真卿、段秀实远矣。不有以宠之，何以劝忠，昭示来世。”乃赠晋州观察使，谥忠壮。再赠彰化军节度。

孙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拥至军前，不屈而死，至是赠成忠郎、围练使。徽言子冈既同死事，而从孙适亦以守安丰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宁府，救太原，死于阵。各世著忠义云。

向子韶，字和卿，开封人，神宗后再从侄也。年十五入太学，登元符三年进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节度判官，累官至京东转运副使。属郡郭奉世进万缗羨余，户部聂昌请赏之以劝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开聚敛之端，寢不可长，士论韪之。以父忧免，起复，知淮宁府。

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宁，子韶率诸弟城守，谕士民曰：“汝等坟墓之国，去此何之，吾与汝当死守。”时有东兵四千人，第三将岳景绶欲弃城率军民走行在，子韶不从，景绶引兵迎敌而死。金人昼夜攻城，子韶亲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泽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军民巷战，力屈为所执。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动，戟手责骂，金人杀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朝请郎子家等与阖门皆遇害，惟一子鸿六岁得存。事闻，再赠通议大夫，官其家六人，后谥忠毅。初，金人至淮宁府，杨时闻之曰：“子韶必死矣。”盖知其素守者云。

杨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选登进士第，遭时多艰，每以节义自许。历婺源尉、蕲、庐、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阳县。会叛卒周德据府城，杀官吏。邦乂立县狱囚赵明于庭，欲诛之，因谕之曰：“尔悉里中豪杰，诚能集尔徒为邑人诛贼，不惟宥尔罪，当上功畀爵。”明即请行，邦乂饮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讨平之。

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仆射杜充为御营使，驻扎建康，命刘光世、韩世忠、王玠诸将悉听充节制。充性酷而无谋，士心不附。渡硖沙，充遣陈淬、岳飞等

及金人战于马家渡。自辰至未，战数合，胜负未决。璘拥兵弗救，淬被擒，璘兵遁，充率麾下数千人降。金人济江，鼓行逼城。时李桢以户部尚书董军饷，陈邦光以显谟阁直学士守建康，皆具降状，逆之十里亭。金帅完颜宗弼既入城，桢、邦光率官属迎拜，惟邦又不屈膝，以血大书衣裾曰：“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曰，遣人说邦义，许以旧官。邦义以首触柱础流血，曰：“世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速杀我。”翼曰，宗弼等与桢、邦光宴堂上，立邦义于庭，邦义叱桢、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敌至不能抗，更与共宴乐，尚有面目见我乎？”有刘团练者，以幅纸书“死活”二字示邦义曰：“若无多云，欲死趣书‘死’字。”邦义奋笔书“死”字，金人相顾动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义，邦义不胜愤，遥望大骂曰：“若女真图中原，天宁久假汝，行磔汝万段，安得污我！”宗弼大怒，杀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闻，赠直秘阁，赐田三顷，官为敛葬，即其地赐庙褒忠，谥忠襄，官其四子。

邦义少处郡学，目不视非礼，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托言故旧家，实娼馆也。邦义初不疑，酒数行，娼女出，邦义愕然，疾趋还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绍兴七年，枢密院言邦义忠节显著，上曰：“颜真卿异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孙，邦义为朕死节，不可不厚褒录，以为忠义之劝。”加赠徽猷阁待制，增赐田三顷。

卷四百四十八

列传第二百七

忠 义 三

曾忼弟悟 刘汲 郑骧 吕由诚 郭永
韩浩朱庭杰 王允功 王荐 周中 周辛附
欧阳珣 张忠辅 李彦仙邵云 吕圆登
宋炎附 赵立王复 郑褒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陈求道

曾忼，字仲常，中书舍人玠之孙。补太学内舍生，以父任郊社斋郎，累官司农丞、通判温州，须次于越。

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八为帅，约诘旦城中文武官并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觉察者，皆死。忼独不往，为邻人纠察逮捕，见琶八，辞气不屈。且言：“国家何负汝，乃叛盟欺天，恣为不道。我宋世臣也，恨无尺寸柄以死国，安能贪生事尔狗奴邪？”时金人帐中执兵者皆愕眙相视，琶八曰：“且令出。”左右尽驱其家属四十口同日杀之越南门外，越人作窖瘞其尸。金人去，忼弟朝散郎悬时知杭州余杭县事，制大棺敛其骨，葬之天柱山。事闻，予三资恩泽，官其弟怱、子密、兄子唐，皆将仕郎。

方遇难时，密甫四岁，与乳母张皆死。夜值小雨，张得苏，顾见密亦苏，尚吮其乳，郡卒陈海匿密以归。后仕至知南安军。忘从弟悟。

悟字蒙伯，翰林学士肇之孙也。宣和二年进士，靖康间为亳州土曹。金人破亳州，悟被执，抗辞慢骂，众刃剗之，尸体无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刘汲，字直夫，眉州丹棱人。绍圣四年进士。为合州司理、武信军推官，改宣德郎、知开封府鄢陵县。奉行神霄宫不如令，以京畿转运使赵霆奏，徙通判隆德府。时方士林灵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系辞》为妖言，以应灵素。汲摄守，下自狱。灵素荐自有道。命转运使陈知存按验，掾史惧，欲变狱。汲责数掾史，知存惮之，卒以实闻。

通判河中府，辟开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于诛杀，率取特旨以快意，汲每白府奏罢之。宰相王黼初领应奉司，汲对客辄诋之，黼闻，奏谪监蓬州税。钦宗召赴阙，汲奏愿得驱驰外服，治兵食以卫京师。时置京西转运司于邓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虚师至陕，汲贻书劝以一军自蒲中越河阳，焚金人积聚，绝河桥；一军自陕路直抵郑、许，与诸道连衡，敌必解散。致虚以书谢汲而行。

金人再犯京师，诸道不知朝廷动息者三月。冯延绪传诏抚谕，谓车驾出郊定和议，令诸道罢兵。汲谓副总管高公纯曰：“诏书未可遽信。”公纯问故，汲曰：“诏下以去年十二月，邓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议和以三月，而敌犹未退乎？此必金人胁朝廷以款勤王之师尔，可速进兵。”公纯难

之，汲请自行，公纯不得已俱至南阳，不进，汲独驰数十骑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恸哭。寻代公纯摄帅事，捐金帛糗士，为战守计。诏邓州备巡幸，汲广城池，饰行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备。就加直龙图阁、知邓州兼京西路安抚使。

汲奏：“欲复两河，当先河东，欲复河东，当用陕兵，请先从事河东，以定西河之根本。”于是金人复渡河，谍知邓州为行在所，命其将银朱急攻京西。汲遣副总管侯成林守南阳，金人奄至，杀成林。汲集将吏谓曰：“吾受国恩，恨未得死所，金人来必死，汝有能与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请涉山作寨以避敌者，汲曰：“是弃城矣。然若属俱死无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愿从军者听留，余从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于此，其听送其家，寅出午反，违者从军法。”众皆感服，无一人失期。

及南阳陷，命将戚鼎将兵三千逆战，及命靳仪与赵宗印分西、南门犄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见宗印从间道遁，即自至鼎军中，麾其众阵以待，敌至皆死斗，敌却。俄而仪败，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军中请汲去，汲不许，曰：“使敌知安抚使在此为国家致死。”敌大至，汲死之。事闻，赠太中大夫，谥忠介。

郑骧，字潜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进士第。知溧阳县，岁饥，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赋不少贷，骧患之，尽去其籍。使者欲绳以法，骧曰：“著令约二税为定数，今不除，则逋愈多，民愈贫，赋愈不办。”使者不能屈。时议自建康凿漕渠道太湖以通大江，将破数州民田，调江、浙二十五州丁

夫，所费百万计。朝廷遣官视可否，骧条析利病，力止之。

通判岢岚军，改庆阳府。姚古奏为熙河兰廓路经略司属官。钱盖自渭易熙，奏辟幕下。地震，秦陇金城六城坏，骧为盖言六城熙河重地，宜趣缮治，因自请董兵护筑益机滩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迁官，赐绯衣银鱼。

唃廝罗氏旧据青唐，置西宁州，董毡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观中，羌人假其名归附，童贯奏赐姓名赵怀恭，官团练使。至是党征自西宁求归，贯惧事露，议者希贯意欲绝之。骧谓贯欺君，请辨其伪。贯怒，将厚诬以罪，会败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举常平。骧按格为《常平总目》十卷，颁之所部。时陕西大稔，骧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时广籴，得米六十万斛。

高宗初，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时谋巡近甸金陵、南阳、长安为驻蹕计，骧言：“南阳、金陵偏方，非兴王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可以驻蹕。”会帝东幸扬州，复请自楚、泗、汴、洛以迄陕、华，各募精兵，首尾相应，庶敌势不得冲决。不报。金将娄宿犯同州及韩城，骧遣兵拒险击之，师失利，金人乘胜径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骧曰：“所谓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骧赴井死，赠通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谥威愍，诏赐庙愍节。

骧在熙河，尝抚熙宁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为《拓边录》十卷，兵将蕃汉杂事为《别录》八十卷，图画西蕃、西夏、回鹘、卢甘诸国人物图书为《河陇人物志》十卷，序赞普迄溪巴温、董毡世族为《蕃谱系》十卷。

吕由诚，字子明，御史中丞诲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镇、司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补官，调邓州酒税，临事精敏，老吏不能欺。会营兵窃发，聚众闭城，守贰逃匿，由诚亲往招谕，贼敛兵听命。以功迁秩，寻擢提举三门、白波犂运，言者谓其资浅，罢之。知合水县。王中立、种谔征灵州，由诚部运随军，天寒食尽，他邑役夫多溃去，唯由诚所部分无失者。寻改知乘氏县。丞相吕大防为山陵使，辟为属。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温、绵四州，复知嘉州，皆有治绩。

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荐由诚刚正有家法，宜任台臣。召至京师，与恪议不合，且忧其蓄缩不足以济时艰，力辞求退。差知襄庆府，未及出关，金人再入，陷京师，立张邦昌，以兵胁士大夫臣之，由诚微服得免。时群盗所在蜂起，由诚崎岖至郡。城圯粮竭，于是昼夜为备，版筑甫就，剧贼李昱拥十万众奔至城中，知其有备，阳受元帅府招安而去。康王移军济阳，由诚竭力馈饷，军以不乏。遣官属王允恭奉表劝进。

时京东诸郡，兵骄多内讧，独由诚拊循有方，士乐为用。前后数被攻围，屹然自立群盗中，救援皆绝。孔彦舟以郢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选者众尤残暴，攻由诚示必取，由诚夜焚其攻具，直入帐下，贼骇散，不知所为，忽解围去。

一日金兵四集，由诚严立赏罚，厉以忠义，守兵争奋，昼夜警备。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无叛志。郡官有迎降者，执而械之。判官赵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执。金人欲生降之，由诚不屈，乃杀其子仍于前，由诚不顾，与令佳同

遇害。子偁与其家四十口皆被执，无生还者。南北隔绝，其孙绍清留蜀，后自蜀走江、浙访由诚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彝于江阴，知令佳与由诚同死被褒典，乃诉于朝，诏赠由诚三官，为通奉大夫，与二子恩泽。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刚明勇决，身長七尺，须髯若神。以祖任为丹州司法参军，守武人，为奸利无所忌，永数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临永，永不为动，则缪为好言荐之朝。后守欲变具狱，永力争不能得，袖举牒还之，拂衣去。

调清河丞，寻知大谷县。太原帅率用重臣，每宴飧费千金，取诸县以给，敛诸大谷者尤亟。永以书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资觞豆之费可乎？脱不获命，令有投劾而归耳。”府不敢迫。县有潭出云雨，岁旱，巫乘此哗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县人刻石纪其异。府遣卒数辈号“警盗”，刺诸县短长，游蠹不归，莫敢迁，永械致之府，府为并它县追还。于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于民者，必条利病反复，或遂寝而不行。或谓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贾祸。”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其它。”大谷人安其政，以为自有令无永比者。既去数年，复过之，则老稚遮留如永始去。

调东平府司录参军，府事无大小，永咸决之。吏有不能办者，私相靳曰：“尔非郭司录耶！”通判郑州，燕山兵起，以永为其路转运判官。郭药师屯边，怙恩暴甚，与民市不偿其直，复驱之，至坏目折支乃已。安抚使王安中莫敢问。永白安中，不治且难制，请见而显责之；不从，则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见药师曰：“朝廷负将军乎？”药师惊曰：“何谓也？”永

曰：“前日将军杖策归朝廷，上推赤心置将军腹中，客遇之礼无所不至，而将军未有尺寸功报上也。今乃倚将军为重，乃纵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尔，如缓急何！”药师虽谢无愧容，永谓安中曰：“它日乱边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罢，永亦辞去，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

会金人趋京师，所过城邑欲立取之。是时天寒，城池皆冻，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适在大名，闻之，先弛壕渔之禁，人争出渔，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迁河东提点刑狱。

时高宗在扬州，命宗泽守京师，泽厉兵积粟，将复两河，以大名当冲要，檄永与帅杜充、漕张益谦相犄角。永即朝夕谋战守具，因结东平权邦彦为援，不数日声振河朔，已没州县皆复应官军，金人亦畏之不敢动。

居亡何，泽卒，充守京师，以张益谦代之，而裴亿为转运使。益谦、亿齷齪小人。会范琼胁邦彦南去，刘豫举济南来寇，大名孤城无援，永率士昼夜乘城，伺间则出兵狙击。或劝益谦委城遁，永曰：“北门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则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敌，犹当死守，徐挫其锋，待外援之至，奈何弃之？”因募士赍帛书夜缒城出，告急朝廷，乞先为备。攻围益急，俘东平、济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贵，不降者无噍类。”益谦辈相顾色动，永大言曰：“今日正吾侪报国之时。”又行城抚将士曰：“王师至矣，吾城坚完可守，汝曹努力，敌不足畏也。”众感泣。质明，大雾四塞，豫以车发断碑残础攻城，楼橹皆坏，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楼上，或掖之以归，诸子环泣请

去，永曰：“吾世受国恩，当以死报，然巢倾卵覆，汝辈亦何之？兹命也，奚惧。”

益谦、亿率众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众以永不从为辞。金人遣骑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讫，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谁？”永熟视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状貌，且素闻其贤，乃自相语，欲以富贵啖永，永瞋目唾曰：“无知犬豕，恨不醢尔以报国家，何说降乎？”怒骂不绝。金人讳其言，麾之使去，永复厉声曰：“胡不速我死？当率义鬼灭尔曹。”大名人在系者无不以手加额，为之出涕，金人怒断所举手。乃杀之，一家皆遇害。虽素不与永合者皆面恻，金人去，相与负其尸瘞之。

永博通古今，得钱即买书，家藏书万卷，为文不求人知。见古人立名节者，未尝不慨然掩卷终日，而尤慕颜真卿为人。充之守大名，名称甚盛，永尝画数策见之，它日问其目。曰：“未暇读也。”永数之曰：“人有志而无才，好名而遗实，骄蹇自用而得名声，以此当大任，鲜不颠沛者，公等足与为治乎？”充大惭。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师，中外阻绝，或以两宫北狩告永者，永号绝仆地，家人舁归，不食者数日，闻大元帅府檄书至，始勉强一餐。其忠义盖天性然。

绍兴初，赠中大夫、资政殿学士，谥勇节，官其族数人。

韩浩，丞相琦孙。以奉直大夫守潍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众死守，城陷力战死。通判朱庭杰身被数箭，亦死。权北海县丞王允功、司理参军王荐皆全家陷没。浩特赠三官，官其家三人。庭杰、允功、荐各官其家一人。

朝议大夫周中世居潍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尽散其财以享战士。城陷，中阁门百口皆死。绍兴六年，以周聿请，赠官。

欧阳珣字全美，吉州庐陵人。崇宁五年进士。调忠州学教授、南安军司录，知盐官县。以荐上京师，遇国难，及出使，加将作监丞。金人犯京师，朝议割河北絳、磁、深三镇地讲和。珣率其友九人上书，极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及事急，会群臣议，珣复抗论当与力战，战败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战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时宰怒，欲杀珣，乃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恸哭谓城上人曰：“朝廷为奸臣所误至此，吾已办一死来矣，汝等宜勉为忠义报国。”金人怒，执送燕，焚死之。

张忠辅，宣和末为将，同崔中、折可与守崞县。金人来攻，婴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敌。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辅宣言于众曰：“必欲降，请先杀我。”中设伏给约议事，斩忠辅首掷陴外以示金人。既开城门，可与不屈见杀。可与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与之子五人，而忠辅不与，士论惜之。

李彦仙，字少严，初名孝忠，宁州彭原人，徙巩州。有大志，所交皆豪侠士。闲骑射。家极边，每出必阴察山川形势，或眈敌人纵牧，取其善马以归。尝为种师中部曲，入云中，获首级，补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县募兵勤王，遂率士应募，补承节郎。李纲宣抚两河，上书言纲不知兵，恐

误国。书闻，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彦仙。以效用从河东军，谍金人还，复补校尉。

河东陷，彦仙拔归，道出陕，以兵事见守臣李弥大，弥大与语，壮之，留为裨将，戍淆、澠间。金人再犯汴，永兴帅范致虚合西兵入援，彦仙遮说曰：“淆、澠道隘难以众进，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于陕，可为后图。”致虚怒其沮众，罢遣之。师至千秋镇，果败，官吏皆遁。

时彦仙为石壕尉，坚守三髻，民争依之。下令曰：“尉异县人，非如汝室墓于是。今尉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将尸汝于市。”众皆奋。金人攻三髻，彦仙战佯北，金人追之，伏发，掩杀千计，分兵四出，下五十余壁。

初，金人得陕，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彦仙阴遣士厕其间，金人不觉。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潜师薄东北隅，所纳士内应，噪而入，复陕州。乘胜渡河，列栅中条诸山，旁郡邑皆响附，分遣邵云等下绛、解诸邑。吏行文书，请州印章，彦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闻，上谓辅臣曰：“近知彦仙与金人战，再三获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陕州兼安抚使，迁武节郎、阁门宣赞舍人。彦仙搜军实，增陴浚湟，益为战守备，尽取家属以来，曰：“吾以家徇国，与城俱存亡。”闻者感服。邵兴在神稷山，以其众来，愿受节制。彦仙辟兴统领河北忠义军马，屯三门，后赖其力复虢州。

金将乌鲁撒拔再攻陕，彦仙极力御之，金人技穷而去。三年，娄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彦仙伏兵中条山击之，金兵大溃，娄宿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宁州观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彦仙度金人必并力来攻，即遣人诣宣抚使张浚求三千骑，

俟金人攻陕，即空城度河北趋晋、绛、并、汾，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岚、石西渡河，道鄜、延以归。浚贻书劝彦仙空城清野，据险保聚，俟隙而动。彦仙不从。

娄宿率叛将折可求众号十万来攻，分其军为十，以正月旦为始，日轮一军攻城，聚十军并攻，期以三旬必拔。彦仙意气如平常，登谯门，大作技乐，潜使人缒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却。食尽，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饮。至是亦尽，告急于浚，浚间道以金币使犒其军，檄都统制曲端泾原兵来援。端素疾彦仙出己上，无出兵意。浚幕官谢升言于浚曰：“金旦暮下陕，则全据大河，且窥蜀矣。”浚乃出师至长安。道阻不得进，裨将邵隆、吕圆登、杨伯孙自外来援，间关伤仆，仅有至者。

彦仙日与金人战，将士未尝解甲。娄宿雅奇彦仙才，尝啖以河南兵马元帅，彦仙斩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彦仙曰：“吾宁为宋鬼，安用汝富贵为！”命强弩一发毙之。设钩索，日钩取金人，舂斫城上。杀伤相当，守陴者伤夷日尽，金益兵急攻，城陷，彦仙率众巷战，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断，战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赏募人生致之，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敌人之刃。”既而闻金人纵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赠彦仙彰武军节度使，建庙商州，号忠烈。官其子，给宅一区，田五顷。绍兴九年，宣抚使周聿请即陕州立庙，名义烈。后以商、陕与金人，徙其庙阆州。乾道八年，易谥忠威。

彦仙颀而长面，严厉不可犯，以信义治陕，犯令者虽贵不贷。与其下同甘苦，故士乐为用。有筹略，善应变。尝略地至青涧，猝遇金人，众愕眙，彦仙依山植疑帜，徐据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彦仙追袭于隘，躡死相枕。关以东皆下，陕独存，金人必欲下陕，然后并力西向。彦仙以孤城扼其冲再逾年，大小二百战，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无贰心，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哭李观察不绝。金人怒，屠其城，全陕遂没。裨将邵云、吕圆登、宋炎、贾何、阎平、赵成皆死，并赠官录其家。

邵云，龙门人。金人陷蒲城，云聚少年数百，壁山谷，时出挠之。会邵隆起兵，云往从之，约为兄弟。闻胡夜义者众强，乃举所部听命。李彦仙尝假夜义官，夜义意不满，掠南原而去，彦仙诱杀之。云欲攻陕，彦仙遣客说以义，遂来归。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城破被执，娄宿欲命以千户长，云大骂不屈，娄宿怒，钉云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视者，犹咀血喷其面，至抉眼摘肝，骂不绝。

吕圆登，夏县人。尝为僧，后以良家子应募，捍金人湑、渑间。彦仙保三崮，圆登归之，功最多，为爱将。城垂破，以兵来援，身重创，持彦仙泣曰：“围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见公，且死无恨。”创身方卧，闻城陷，遽起战死。

宋炎，陕县人。蹶张命中，补秉义郎。先，金人围城，炎射死数百人。比再围，炎以劲弩数百，发毒矢杀千余人。城陷，金人声言求善射者贵之，炎不应，力战死。

赵立，徐州张益村人。以敢勇隶兵籍。靖康初，金人大

入，盗贼群起，立数有战功，为武卫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复拒守，命立督战，中六矢，战益厉。复壮其勇，酌卮酒挥涕劳之。城陷，复与其家皆死，独子侑先去。州教授郑褒亦骂敌而死。城始破，立巷战，夺门以出，金人击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苏，乃杀守者，入城求复尸，恸哭手瘞之。阴结乡民为收复计。金人北还，立率残兵邀击，断其归路，夺舟船金帛以千计，军声复振。乃尽结乡民为兵，遂复徐州。诏授忠翊郎、权知州事。立奏为复立庙，每遇岁时及出师，必帅众泣祷曰：“公为朝廷死，必能阴祐其遗民也。”齐人闻之归心焉。

时山东诸郡莽为盗区，立介居其间，威名流闻。累迁右武大夫、忠州刺史。会金左将军昌围楚州急，通守贾敦诗欲以城降，宣抚使杜充命立将所部兵往赴之。且战且行，连七战胜而后能达楚。两颊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后拔镞。诏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废屋，城下然火池，壮士持长矛以待。金人登城，钩取投火中。金人选死士突入，又搏杀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术北归，筑高台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斩其使。兀术怒，乃设南北两屯，绝楚饷道，立引兵出战，大破之。

会朝廷分镇，以立为徐州观察使、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拥六骑出城，呼曰：“我镇抚也，可来接战。”有两骑将袭其背，立奋二矛刺之，俱堕地，夺两马而还。众数十追其后，立瞋目大呼，人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队邀战，立为三阵应之，金人以铁骑数百横分其阵而围之，立奋身突围，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马者不知数。承、楚间有

樊梁、新开、白马三湖，贼张敌万窟穴其间，立绝不与通，故楚粮道愈梗。始受围，菽麦野生，泽有鳧茨可采，后皆尽，至屑榆皮食之。

承州既陷，楚势益孤，立遣人诣朝廷告急。签书枢密院事赵鼎欲遣张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东新造，全藉两淮，失楚则大事去矣。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俊复力辞，乃命刘光世督淮南诸镇救楚。东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进；高邮薛庆至扬州，转战被执死；光世将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扬州郭仲威按兵天长，阴怀顾望；独海陵岳飞仅能为援，而众寡不敌。高宗览立奏，叹曰：“立坚守孤城，虽古名将无以逾之。”以书趣光世会兵者五，光世讫不行。金知外救绝，围益急。九月，攻东城，立募壮士焚其梯，火辄反向，立叹曰：“岂天未助顺乎。”一旦风转，焚一梯，立喜，登礧道以观，飞炮中其首，左右驰救之，立曰：“我终不能为国殄贼矣。”言论而绝，年三十有七。众巷哭。以参谋官程括摄镇抚使以守。金人疑立诈死，不敢动。越旬余，城始陷。初，朝廷闻楚乏食，与粟万斛，命两浙转运李承造自海道先致三千斛，未发而楚失守矣。

立家先残于徐，以单骑入楚。为人木强，不知书，忠义出天性。善骑射，不喜声色财利，与士卒均廩给。每战擐甲胄先登，有退却者，大呼驰至，摔而斩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满万，二州众不相能，立善抚驭，无敢私隙。仇视金人，言之必嚼齿而怒，所俘获磔以示众，未尝献馘行在也。刘豫遣立故人赍书约降，立不发书，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贼，必灭豫乃止。”由是忠义之声远近皆倾下之，金人不

敢斥其名。围既久，众益困，立夜焚香望东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负国家。”命其众击鼓，曰：“援兵至，闻吾鼓声则应矣。”如是累月，终无至者。立尝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战决死。及陷，众如其言。

自金人犯中国，所下城率以虚声胁降，惟太原坚守逾二年，濮州城破，杀伤大相当，皆为金人所惮。而立威名战多，咸出其上。讣闻，辍朝，赠奉国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官其子孙十人，谥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尸谯楼下，颊骨箭穴存焉。命官给葬事，后为立祠，名曰显忠。

王复，以龙图阁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袭庆府引兵围徐州，复与男倚同守城，率军民力战。外援不至，城陷，复坚坐听事不去，谓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监郡而次无预焉，愿杀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复慢骂求死，阖门百口皆被杀。巡检杨彭年亦死焉。事闻，赠复资政殿学士，谥壮节，立庙楚州，号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忠植，太行义士也。绍兴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华州观察、统制河东忠义军马，遂知代州。寻落阶官，为建宁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河东经略安抚使。

明年，金人围庆阳急，帅臣宋万年乘城拒守。会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檄忠植以所部赴陕西会合，行次延安，叛将赵惟清执忠植使拜诏，忠植曰：“本朝诏则拜，金国诏则不拜。”惟清械诣其右副元帅撒离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诣庆阳城下，谕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金人所执，

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离曷怒诘之，忠植披襟大呼曰：“当速杀我。”遂遇害。世将上其事，赠奉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卫士。建炎间，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邺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击之，不中被执。琶八诘之，琦曰：“欲碎尔首，死为赵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赵氏岂至是哉。”又问曰：“李邺为帅尚以城降，汝何人，敢尔？”琦曰：“邺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为！”乃顾邺曰：“我月给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尔享国厚恩乃若此，岂复齿人类哉？”诟骂不少屈，琶八趣杀之，至死不绝口。事闻，诏为立庙，赐名旌忠。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师，震时为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战，杀人马七百余，已而被执。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尔所当问。”金人怒，缢诸庭柱，脔割之，肌肉垂尽，腹有余气，犹骂不绝口。

陈求道，字得之，咸宁人。登进士第。靖康间判都水监。及朝议二帝出郊请和，求道力争之，不听。钦宗知康王兵众，求道请以元帅加之，赍蜡书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荐刘定致书而还。金人立张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称疾不往，呕血累日。开封尹亲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尘，屡欲自杀，因救得免。

先是，陈留河决，四十余日漕输不通，京城大恐，开封

尹宗泽命求道治之，七日河尽复故道。建炎四年，命为襄、邓、随、郢镇抚，以奏兵食不给，待命未行。自咸宁挈家就食嘉鱼，值乱兵起，乃之蒲圻，寓龙堂僧寺。未久，招抚刘忠叛，一夕数千人麇至，驱求道家还嘉鱼。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为主，将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厉辞，贼怒，杀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从己。求道骂愈厉，贼斫其口拔出舌断之。独符子凯窜山谷得免。贼退，始得求道尸，瘞于兴陂。

卷四百四十九

列传第二百八

忠 义 四

崔纵 吴安国附 林冲之子郁 从子震 霍附
 滕茂实 魏行可 郭元迈附 阎进朱勣附
 赵师檣 易青 胡斌 范旺 马俊
 杨震仲 史次秦 郭靖附 高稼 曹友闻 陈寅
 贾子坤 刘锐 蹇彝 何充附 许彪孙张桂
 金文德 曹赣 胡世全 庞彦海 江彦清附
 陈隆之 史季俭附 王翊 李诚之 秦钜附

崔纵，字元矩，抚州临川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历确山主簿、仙居丞，累迁承议郎、干办审计司。二帝北行，高宗将遣使通问，廷臣以前使者相继受系，莫肯往。纵毅然请行，乃授朝请大夫、右文殿修撰、试工部尚书以行。比至，首以大义责金人，请还二帝，又三遗之书。金人怒，徙之穷荒，纵不少屈。久之，金人许南使自陈而听其还，纵以王事未毕不忍言。又以官爵诱之，纵以恚恨成疾，竟握节以死。洪皓、张邵还，遂归纵之骨。诏以兄子延年为后。

吴安国字镇卿，处州人。太学进士，累官迁考功郎官。以

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胁服之，安国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节不可夺，惟知竭诚死王事，王命乌敢辱？”金人不敢犯，遣还。后知袁州，卒。

林冲之，字和叔，兴化军莆田人。元符三年进士，历御史台检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滞省寺者十年。出守临江、南康。

靖康初，召为主客郎中。金人再来侵，诏副中书侍郎陈过庭使金，同被拘执。初犹给乳酪，迨宇文虚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奋厉见词色，金人怒，徙之奉圣州。既二年，过庭卒，金人逼冲之仕伪齐，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显州极北洹寒之地，幽佛寺十余年。渐便饮茹，以义命自安，髭发还黑。病亟，语同难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无恨，所恨者国仇未复耳。”南向一恸而绝。僧窆之寺隅。洪皓还朝以闻，诏与二子官。子郁，从子震、霆。

郁字袭休，宣和三年进士，再调福建茶司干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师还，求卸甲钱，郡守逃匿，卒鼓噪取库兵为乱，杀转运使毛奎、转运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升。郁闻变急入谕卒，遇害。事闻，诏各与一子官。

震字时莠，崇宁元年进士，仕至秘书少监。以不附二蔡有声崇宁、大观间。

霆字时隐，政和五年进士，敕令所删定官。诋绍兴和议，谓不宜置二帝万里外不通问，即挂冠出都门，权臣大恚怒，亦废放以死，莆人称为“忠义林氏”。宝庆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宝祐中，又给田百亩，使备祭享以劝忠义云。

滕茂实字秀颖，杭州临安人。政和八年进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员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为金人所留。时茂实兄绚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闻茂实名，乃迁之代州，又自京师取其弟华实同居，以慰其意。

钦宗自离都城，旧臣无敢候问起居者。茂实闻钦宗将至，即自为哀词，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实墓”九字，取奉使黄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宁府司理董洸。钦宗及郊，茂实具冠帻迎谒，拜伏号泣。金人谕之曰：“国破主迁，所以留公，盖将大用。”迫令易服，茂实力拒不从，见者堕泪。茂实请从旧主俱行，金人不许，忧愤成疾，卒云中。洸拔归，录所为哀词言于张浚，浚以洸为陕西转运判官，上其事。绍兴二年，赠龙图阁直学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学生应募奉使，补右奉议郎，假朝奉大夫、尚书礼部侍郎，充河北金人军前通问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抚谕使。时河北红巾贼甚众，行可始惧为所攻，既而见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见金人于澶渊，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尝贻书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祸：“大国举中原与刘豫，刘氏何德？赵氏何罪？若亟以还赵氏，贤于奉刘氏万万也。”

绍兴六年，卒。十三年，张邵来归，言行可执节没于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诉于朝，遂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复官其一孙。

行可之使也，吴人郭元迈以上舍应募，补右武大夫、和州团练使为之副，不肯髡发换官，亦卒于北焉。

阎进，隶宣武。建炎初，遣使通问，进从行。既至云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处之，进亡去。追还，留守高庆裔问：“何为亡？”进曰：“思大宋尔。”又问：“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进曰：“锦衣玉食亦不恋也。”庆裔义而释之。凡三亡乃见杀。临刑，进谓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则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进踊身直起，盘旋数四，卒南乡就死。

进武校尉朱勣亦从之，分在粘罕所。勣见粘罕数日，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择所虏内人妻之，勣取最丑者，人莫谕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还，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挺下。盖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

赵师檣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梦龙以智勇可用，属制军器。会寇逼尤溪，令师檣统卒数百往戍。既行，大书于旗曰：“不与贼俱生。”人皆壮之。贼兵至，师檣迎敌于林岭，身为先锋。战十余合，贼至益众，师檣所乘马适陷田中，贼断其左臂，师檣以右手拔背刀斩七级。力尽，部曲欲引遁，师檣仰天大呼曰：“师檣报国死于此矣。”遂没焉。尤溪之民为之立庙战处。枢密王野请加褒赠，乃赠武节郎，与一子恩泽。

易青者，为都督行府摧锋军效用。初，广东贼曾袞本军士也，已受招复叛。绍兴六年十月，经略使连南夫与摧锋军统制韩京会于惠州，督诸兵讨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袞营，青在行中，为所执。贼驱至后军赵续寨外，谓续曰：

“汝大军为我所擒者甚众。”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尔。”贼又言：“吾不汝杀，第令经略持黄榜来招安。”青又呼曰：“勿听，任贼杀我，我惟以一死报国。”贼怒焚之，青死，骂不绝口。青无妻子。事闻，特赠保义郎、阁门祗候，官为荐祭焉。

胡斌，为殿前司将官。童德兴提禁旅戍邵武，江、闽寇作，知邵武有备，未敢犯。会招捕司檄德兴稟议，独留斌将弱卒数百留城中。绍定三年闰月己卯，盗众大至，他将士皆遁，独斌奋身迎战，所格杀甚众。贼益生兵，官军所存仅数十人，或告以众寡不敌，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万计，赖生者数千人由东门而出，我不缀其势，使得脱走，则贼蹶其后，无噍类矣。”遂巷战，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尽矢穷，卒遇害，其尸僵立，移时始仆。事闻，赠武节大夫，录其后一人。枢密院编修官王野言邵武民即斌战地立庙，请就以“武节”为庙额，从之。

范旺，南剑州顺昌县巡检司军校也。初，顺昌盗俞胜等作乱，官吏皆散，土军陈望素乐祸，与射士张袞谋举寨应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国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讨，反更助为虐，是无天地也。”凶党忿，剔其目而杀之。

一子曰佛胜，年二十，以勇闻，贼诈以父命召之，至则俱死。其妻马氏闻之，行且哭，贼胁污之，不从，节解之。

贼既平，旺死迹在地，隐隐不没，邑人惊异，为设像城隍庙，岁时祭享。绍兴六年，转运使以状闻，诏赠承信郎，更

立祠，号忠节。二十八年，复诏立愍节庙以祠之。

马俊或曰进，太平州慈湖寨兵也。绍兴二年，寨军陆德、周青、张顺等据州叛，青为谋主，约翌日尽黥城中少壮，而屠其老弱，然后拥众渡江。俊隶青左右，得其谋，阴结其徒十人杀贼，然后谕众开门，其徒许之。俊归语其妻孙氏，与之诀，至南门，伺青出上马，斫中颊，九人惧不敢前。俊与妻子皆遇害。青被伤卧旬日，贼党散，官军至，德、青遂伏诛。三年，赠俊修武郎，为立祠，号登勇。

杨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负气节，雅有志当世。登淳熙二年进士第。知阆州新井县，以惠政闻。

辟兴元府通判，权大安军。吴曦叛，素闻震仲名，驰檄招之，震仲辞疾不行。时军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谋于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兴而来，为西蜀第一州，若首从其招，则诸郡风靡矣。顾力不能拒，义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脱去为宜。”因属次秦曰：“吾死，以匹绢缠身，敛以小棺足矣。”曦遣兴州都统司机宜郭鹏飞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鹏飞宴震仲，终饮不见颜色。归舍，然烛独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汤，比至，震仲饮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敛而置于萧寺，阖郡为之流涕。

震仲之未死，先遗家人书曰：“武兴之事，从之则失节，何面目在世间？不从祸立见。我死，祸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无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义士感慨奋发，始有协谋诛逆者。明年，曦伏诛，蜀帅安丙、杨

辅以闻，赠朝奉大夫、直宝谟阁，官二子，表其里曰义荣。吴猎宣谕西蜀，为之请庙与谥，名其庙旌忠，谥曰节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进士第。吴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迁延固避，伪知大安军郭鹏飞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涂两目，末生附子傅之，比至目益肿。次秦母年高而贤，闻次秦为曦所招，即命家人以疾笃驰报，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讷闻可也。”曦乃听还。曦诛，蜀帅上其事，改秩为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

有郭靖者，高桥土豪巡检也。吴曦叛，四州之民不愿臣金，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而下。过大安军，杨震仲计口给粟，境内无馁死者。曦尽驱惊移之民使还，皆不肯行。靖时亦在遣中，至白崖关，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见以国士期之。嘉定七年进士。调成都尉，转九陇丞。丁内艰，免丧，辟潼川府路都铃辖司干办公事。制置使崔与之闻其名，改辟本司干办公事。

稼持论不阿，忧世甚切，及郑损为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赞阆有劳，未几，改知绵谷县。制置司以总领所擅十一州会子之利，请尽废之，此盖绍兴、隆兴之间得旨为之者。令下，民疑，为之罢市。稼亟出私钱以给中下户。稼弟定子时为总领所主管文字，相与征其误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仅济。岁大饥，有司置弗闻，稼捐橐中装，市粟以食之，全

活甚众。损之入蜀也，稼同产弟了翁诵言于朝，谓必败事。损衔之，遂劾稼罢。

宝庆三年，元兵至武阶，损弃沔而遁。桂如渊镇蜀，辟通判沔州，寻檄兼幕职。稼首言：“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自前帅弃五州，民无固志，一旦敌至，又有因粮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当申理，俾缓急有所保聚。”如渊然之，乃创山寨八十有四，且募义兵五千人，与民约曰：“敌至则官军守原堡，民丁保山寨，义兵为游击，庶其前靡所掠，后弗容久。”

北兵由东道以入，如渊忧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为守御计，以洋居平地，无一卒以守，议移金州帅司军千人驻洋州，而自任其饷给。李心传为言诸朝，不报。及凤州破，制置司始从稼请，调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时至。汉中陷，梁、洋之民数十万尽趋安康。稼乃移屯黄金渡，收散卒，招忠义，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将陈昱于安康，委以收复之任。昱部分诸军，召青座、华阳诸关守将，皆以兵来会，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节制军马，督诸将继续进。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趋沔，自至西县援之。

如渊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权兴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仓，稼移书曰：“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后尔。苟以分水、三泉、米仓为可保，敌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将孰御之？盍以兴、沔、利三戎司分驻凤州，俾制司已招之忠义、关表复仇之豪杰，联司以进，兵气夺矣。”如渊迟疑不决。逮天水、同庆被屠，西和围益急，始会军民之众万人援之，道梗

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报砮窠、七方之师皆溃，稼率遗民驻廉水县，召集保甲，分布间道，以保巴山。当是时，文臣之在军中者惟稼一人。

如渊既罢，李璣代之，以稼久劳，请改界内郡，差知荣州。殿中侍御史汪刚中，如渊党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谓蜀之败实由稼，遽罢之，又削二官。李心传见上，讼稼无罪，不当罢。

宣抚使黄伯固辟稼知阆州。未几，伯固去官，制置使赵彥呐以参议官辟之。制置司近汉中，稼言汉中荡无藩篱，宜经理仙人原以为缓急视师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缮营垒，峙刍粮，比器甲，开泉源，守御之规，罔不备具。会召还，彥呐密奏留稼，以直秘阁知沔州、利州提点刑狱兼参议官。始至，告于神曰：“郡当兵难之后，生聚抚摩，所当尽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剑门。”乃葺理创残，招集流散，民皆襁负来归。

北兵入西和，薄阶州，稼赞彥呐登原督战。知天水军曹友闻等兵大战。进稼三官，为朝请大夫兼关外四州安抚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尝代彥呐论蜀事利害，上嘉览之。

北兵自凤州入，东军不能御，遂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议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呐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深入；若仓皇召兵，退守内地，敌长驱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

北兵自白水关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无城，依山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为疑兵。彥呐至置口，辍帐前总管

和彦威，以军还沔，召小将杨俊、何璘悉以兵会，又调总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军无纪律，稼捕其纵火者三人，诛之。未几，北兵大至，璘遁。其众皆溃，遂下沔州。

先是，友闻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劝稼移保山寨，而自将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弃，吾郡将也，城亦不可弃。即事不济，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复侍，以时危任重为忧，稼举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语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书告李心传曰：“稼必坚守沔，无沔则无蜀矣。自谓此举可以无负知己。”及事迫，参议杨约劝稼姑保大安，稼厉声曰：“我以监司守城郭，尔以幕客往来应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属官冯元章率吏士力请稼少避，稼不为动。城既陷，众拥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兵骑四集围之，遂死焉。诏进稼七官，为正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谥曰忠。后以子斯得执政，累赠太师。

稼为人慷慨有大志，闻人有善，称之不容口；不善，面折无所避。推毂人士，常恐不及，视财如粪土。死之日，闻者莫不于邑流涕。所著有《缩斋类藁》三十卷。斯得自有传。

曹友闻，字允叔，同庆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孙也。少有大志，与仲弟友谅不远千里寻师取友。登宝庆二年进士。授绵竹尉，改辟天水军教授。

城已被围，友闻单骑夜入，与守臣张维纠民厉战。兵退，制置使制大旗，书“满身胆”以旌之。已而兵复至，友闻罄家财招集忠义，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塽檄管忠义，领所部守仙人关，且行且战，至峡口据险。前军统制屈信率所部

突阵，还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军统制杜午迎击，力不能敌。友闻令诸军乘高据险，身冒矢石，为士卒先。信与统制张安国领兵出战。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关。

北兵东破武休关，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进军后，进战败死之，遂长驱入剑门。友闻与弟万各率所部，取间道过毡帽山，至青蒿坝，战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驻阆州。叛将鲁珍为陈隆之所斩，珍部曲肆焚劫，友闻讨斩其将郭虎、蔺广、杨仲等，余党散去。檄知天水军。

北兵入凤州，略河池，抵同庆。友闻密遣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授以方略出战。兵至城下，友闻部分诸将各守一门，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渐近，鸣鼓张旗，矢石并发。又命汉臣等取间道出战，自提重兵尾敌后，大战有功。端平初，友闻遣万与忠义总管时当可分兵碎石头、青蒿谷，前后大战数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务郎，权发遣天水军。

北兵又自西和至阶州，友闻曰：“阶虽非吾境，岂可坐视而不救。”遂引兵与诸军会。命前军统制全贵领所部为先锋，统制夏用出其左，张成出其右，总管陈庚及万、友谅往来督战。有功，制置使赵彥呐俾节制利帅司军马，任责措置边面，换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差权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驻扎石门，控扼七方关。

明年，北兵破武休关，入沔阳，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进屯青野原，被围，友闻曰：“青野为蜀咽喉，不可缓。”遣万领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屡战有功。夜衔枚由间道直趋青野原，制置使奇万之勇，令督诸军战守。兵退，友

闻引精兵亦趋至原下，夜半截战，围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骁骑大将军，依旧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

北兵破沔州，捣大安，友闻遣摧锋军统制王资、踏白军统制白再兴速趋鸡冠隘，左军统制王进据阳平关。友闻登溪岭，手执五方旗，指麾甫毕，兵数万突至阳平关，遂遣进及游奕部将王刚出战，又亲帅帐兵及背嵬军突出阵前，左右驰射。兵退，友闻谓忠义总管陈庚及当可曰：“敌必旋兵攻鸡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骑万余攻隘，庚以骑兵五百直前决战，当可将步兵左右翼并进，王资、白再兴又自隘出战，蹀血十余里，兵乃解去。特授友闻眉州防御使，依旧左骁卫大将军、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兼沔州驻扎，兼管关外四州安抚，权知沔州，节制本府屯戍军马。弟万差知同庆府、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仍旧总管忠义军马，节制屯戍军马，董仙驻扎，专与沔、利两司同共任责措置边面。

明年，友闻引兵扼仙人关。谍闻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五十余万大至，友闻语万曰：“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惟当乘高据险，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欲冲大安。制置使赵彥呐檄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闻驰书彥呐曰：“沔阳，蜀之险要，吾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越沔阳而入蜀。又有曹万、王宣首尾应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势平旷，无险可守，正敌骑所长，步兵所短，况众寡不敌，岂可于平地控御。”彥呐不以为然，一日持小红牌来速者七。友闻议为以寡击众，非乘夜出奇内外夹击不可。乃遣万、友谅引兵上鸡冠隘，多张旗帜，示敌坚守。友闻选精锐万人

夜渡江，密往流溪设伏。约曰：“敌至，内以鸣鼓举火为应，外呼杀声。”北兵果至，万出逆战，敌将八都鲁拥万余众，达海帅千人往来搏战，矢石如雨。万身被数创，令诸军举烽。友闻遣选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引本部出东菜园，击敌后队；敢勇军总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劲军总管赵兴帅所部出水岭，击敌中队；知天水军安边军总管吕嗣德、陈庚率所部出龙泉头，击敌前队。友闻亲帅精兵三千人，疾驰至隘下，先遣保捷军统领刘虎帅敢死士五百人冲前军，前军不动，大兵伏三百骑道旁，虎众衔枚突战。会大风雨，诸将请曰：“雨不止，淖泞深没足，宜俟少霁。”友闻斥曰：“敌知我伏兵在此，缓必失机。”遂拥兵齐进。友闻入龙尾头，万闻之，五鼓出隘口，与友闻会。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血流二十里。西军素以绵裘代铁甲，经雨濡湿，不利步斗。黎明，大兵益增，乃以铁骑四面围绕，友闻叹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极口诟骂，杀所乘马以示必死。血战愈厉，与弟万俱死，军尽没，北兵遂长驱入蜀。

秦巩人汪世显素服友闻威望，尝以名马遗友闻，还师过战地，叹曰：“蜀将军真男儿汉也。”盛礼祭之。事闻，特赠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毅节，官其二子承务郎，婿迪功郎。万特赠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陈寅，宝谟阁待制咸之子。漕司两贡进士，以父恩补官，历官州县。绍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极边重地，寅以书生义不辞难。北兵入境，属都统何进出守大安，独统制官王锐与忠义千人城守而已。寅誓与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进留家

城中，恃以为固，已而进徙它郡，遂无固志。寅独留其二子并阖门二十八口，曰：“人各顾其家，将谁共守。”乃散资财以结忠义，为必守之计。

北兵十万攻城东南门，以降者为先驱。寅草檄文喻之，自执旗鼓，激励将士，迎敌力战，矢石如雨。师退，诘旦，增兵复来，寅帅忠义民兵与敢死士力战，昼夜数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遍告列郡。北兵伐木为攻具，增兵至数十万，围州城。进素与寅不协，寅有功，尤为诸将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刘锐及忠义人陈瑀等往救，率皆观望不进，锐甫进七方关，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昼夜苦战，援兵不至，城遂陷。

寅顾其妻杜氏曰：“若速自为计。”杜厉声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饮药。二子及妇俱死母傍。寅敛而焚之，乃朝服登战楼，望阙焚香，号泣曰：“臣始谋守此城，为蜀藩篱，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负国！臣不负国！”再拜伏剑而死。宾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后至，亦欲自裁，军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无后。”与俱缢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闻，诏特赠朝议大夫、右文殿修撰，赐钱三千缗，即其所居乡、所守州立庙。久之，加赠华文阁待制，谥襄节。

贾子坤字伯厚，潼川怀安军人。嘉定十三年进士。为西和推官，摄通判。关外被兵，子坤与郡守陈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与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赠承议郎，封其父崧承务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签判，改奉议郎、果州通判，卒。

仲武子昌忠、纯孝，同登咸淳七年进士第。纯孝扬州教授，受知帅李庭芝，调江、淮总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馆检阅召，辞。会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寻授秘书丞，擢吏部郎中。丁母忧，起复为右司，转朝散郎。崖山师败，纯孝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刘锐，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来攻，锐与通判赵汝彛乘城固守，率军民七千余人昼夜搏战，杀伤甚多。拒守两月余，援兵不至，城中无水，取汲于江。会陈昱以去岁失守沔，编置此州，夜逾城出降，献女大将，告以虚实，敌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于数里外。锐度不免，集其家人，尽饮以药，皆死，乃聚其尸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礼法，幼子同哥才六岁，饮以药，犹下拜受之，左右为之感恻。

汝彛宣城人，善射。城破被执，先断其两臂，而后脔杀之。锐及其二子自刎死，军民死者数万人。

蹇彝，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进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彝坚守，战不能敌，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复力战，城破，举家死焉。弟维之，绍定五年进士。利州都统王宣辟行参军事，亦迎敌力战而死，特官其子。

何充，汉州德阳人。秘书监耕之孙。通判黎州，摄州事，预为备御计。及宋能之至，建议急于邛崃创大小两关仓及寨屋百间，亲督程役。俄关破，充自刺不死，大军帅呼之语，许以不杀。充曰：“吾三世食赵氏禄，为赵氏死不憾。”帅设帝幄环坐诸将，而虚其宾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罢。它日又呼之，欲辨其发而髡其顶。曰：“可杀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监州也，可聚吾民

使杀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将遗以酒茗羊牛肉，皆却之。自是水饮绝不入口。敌知其不可强，将刷之，大将曰：“此南家好汉也，使之即死。”于是斩其首。

充妻陈骂不绝口。初，充之见呼也，陈必以一家往。帅曰：“不呼汝，何以来？”陈曰：“吾求死尔。”及充死，东望再拜曰：“臣夫妇虽死，可以对赵氏无愧矣。”众以石击杀之。

方充夫妇之婴祸也，亲戚劝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妇与儿妇义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于是上下感泣，愿同死者四十余人。男士麟、孙驹行、从子仲桂先充而死，惟长子士龙得免。

许彪孙，显谟阁学士奕之子也。为四川制置司参谋官。景定二年，刘整叛，召彪孙草降文，以潼川一道为献。彪孙辞使者曰：“此腕可断，此笔不可书也。”即闭门与家人俱仰药死。

整既降，遂引兵袭都统张桂营，桂及统制金文德战死。纳溪曹赣阖门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统胡世全护粮运至虎象山，遇敌兵战败死。咸淳二年，北兵取开州，守将庞彦海死之。德祐元年，泸守梅应春杀判官李丁孙、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守将江彦清巷战死之。

陈隆之，不知所仕履。为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围，守弥旬，弗下。部将田世显乘夜开门，北兵突入，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槛送隆之至汉州，命谕汉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语之曰：“大丈夫死尔，毋降也。”遂见杀。后

五年，提刑袁简之上其事，特赠徽猷阁待制，合得恩泽外，特与两子恩泽，赐谥立庙。

又有史季俭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与婿杨城夫争相为死，各特赠两官，与一子下州文学。

王翊，字公辅，郫县人。宝庆元年进士。吴曦尝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节不拜，为陈大义。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诛而免。

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为参议官，先遣其家归乡里，为文诀先墓，誓以身死报国。及北兵至，帐前提举官成驹先走，黼仓卒迎敌，败死。翊与司理王璨、运司干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见翊朝服危坐，问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禄，临难不能救，死有余罪，可速杀我。”又问何以不走，曰：“愿与此城俱亡。”北兵相谓曰：“忠臣也。”戒勿杀。敌纵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后，其家出其尸井中，衣冠俨然如也。转运副使蒲东卯死之。

兵屠汉州，权州事刘当可、判官邵复、录事参军罗由、司户参军赵崇启、知雒县罗君文皆不屈而死。复，雍六世孙也。入眉州，知丹棱县冯仲烨死之。取简州，简守李大全死之。邛守赵晨亲率雅州牌手出战，力尽而死。

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彞相誓死守，更迭出战，被围旬有五，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无叛志。城垂陷，汝彞犹提双刃入阵，中十六矢，被执以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师至遂宁，民兵赵朋拒战，左臂已断，而战不休。

至重庆，进士胡天启负母而逃，兵欲杀其母，天启妻张哀号愿以身代，不听，卒杀之。天启与其妻呼天大骂，大将奇天启貌，欲活之，谓之曰：“汝从我，当共富贵。”天启愈奋骂，于是夫妇同死。事闻，翊、汝、鼎皆立庙赐谥，余褒恤有差。

宝祐六年，北兵拔吉平隘，守将杨礼、周德荣死之。拔长宁，守将王佐父子俱死。至阆州，推官赵广死之。至蓬州，转运使施择善死之。至顺庆，帅守段元鉴城守，麾下刘渊杀之以降。

李诚之字茂钦，婺州东阳人。受学吕祖谦。乡举第一，后入太学，舍选亦第一。庆元初，释褐为饶州教授。丁父母忧，庐墓终丧。干办福建安抚司公事，迁刑、工部架阁，擢国子学录，以言罢。

起为江西转运司干办。使称提会子，第其物力高下输钱以敛之，诚之以为扰。使者不悦曰：“商君之令，犹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诚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为乎？”遂辞去。使者逊谢，罢令而后止。

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败盟，大修边防战攻守御之具。移知蕲州。蕲自南渡以来，未尝被兵，诚之曰：“备御无素，长驱而来，将若之何？”相视城壁而增益之，备楼橹，筑羊马墙，教阅厢禁民兵，激之以赏，积粟四万。先是，酒库月解钱四百五十千以献守，诚之一无所受，寄诸公帑，以助兵食。

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时诚之已逾满，代者不

至，欲先遣其孥归，闻难作而止。喟然谓其僚曰：“吾以书生再任边垒，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独欠一死尔。当与同僚戮力以守，不济则以死继之。”乃选丁壮分布城守，募死士迎击，遇于横槎桥，大破之。居数日，金人拥众临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决湟水，焚战楼，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冲，为必渡计，蕲兵直前奋击，杀其酋帅。金人虽屡挫，然谋益巧，攻益力。未几，傅城下，围之数重，遂燔木栅。诚之出兵御之，又杀其将卒数十人，夺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门，射却之。俄造望楼以窥城，诚之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书来胁降，诚之戮之，而还其书。越二日，金人以攻具进，诚之设械御之，夜出捣其营。料敌应变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

会黄州失守，并兵为一，凡十余万。池阳、合肥援兵败走，朝命冯榭援二郡，榭至境，迁延不进。诚之激励将士，勉以忠义。城陷，率兵巷战，杀伤相当。子士允力战死，诚之引剑将自刭，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无辱！”妻许及妇若孙皆赴水死。事闻，赠朝散大夫、秘阁修撰，封正节侯，立庙于蕲，赐名褒忠，赙银绢二百，仍赐爵迪功郎者三，赠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妇及孙女之没于难者皆赠安人。从诚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钜。

秦钜字子野，丞相桧曾孙。通判蕲州。金人犯境，与郡守李诚之协力捍御。求援于武昌、安庆，月余，兵不至。策应兵徐挥、常用等弃城遁。城破，钜与诚之各以自随之兵巷战，死伤略尽。钜归署，疾呼吏人刘迪，令火诸仓库，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见烟焰中著白战袍者，识其钜也，冒火挽

出之。钜叱曰：“我为国死，汝辈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还，与弟澤从父俱死。特赠钜五官、秘阁修撰，封义烈侯，与诚之皆立庙蕲州，赐额褒忠，赠浚、澤通直郎，赙以银绢各二百。

州学教授阮希甫赠通直郎，防御判官赵汝标、蕲春主簿宁时凤、录事参军兼司户杜谔俱赠承务郎，监蕲州都大监辖蕲口镇仓库严刚中赠承事郎。

时统制官孙中，小将江士旺、陈兴、曹全、兵卞，军士李斌等皆斗死。司理参军赵与裕先率民兵百余人夺关出外求援，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没。淳祐十二年，特封钜义烈显节侯。黄州之陷，守臣何大节亦投江死焉。

卷四百五十

列传第二百九

忠 义 五

陈元桂 张顺张贵 范天顺 牛富
 边居谊 陈炤 王安节 尹玉 李芾 尹穀
 杨霆 赵卯发 唐震 赵与桀赵孟锦 方洪
 赵淮

陈元桂，抚州人。淳祐四年进士。累官知临江军。时闻警报，筑城备御，以焦心劳思致疾。开庆元年春，北兵至临江，时制置使徐敏子在隆兴，顿兵不进。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门亭上督战，矢石如雨，力不能敌。吏卒劝之避去，不从。有以门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师至，元桂瞠目叱骂，遂死之。县其首于敌楼，越四日方敛，体色如生。

初，亲戚有劝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为浮议所摇耶？时事如此，与其死于饥馑，死于疾病，死于盗贼，孰若死于守土之为光明俊伟哉？”家人或请登舟，不许，且戒之曰：“守臣家属岂可先动，以摇民心。”敏子以闻，赠宝章阁待制，赐缗钱十万，与一子京官、一子选人恩泽，立庙北门，谥曰正节。

张顺，民兵部将也。襄阳受围五年，宋闯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赏募死士，得三千。求将，得顺与张贵，俗呼顺曰“矮张”，贵曰“竹园张”，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俾为都统。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奋。

汉水方生，发舟百艘，稍进团山下。越二日，进高头港口，结方陈，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识。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北军舟师布满江面，无隙可入。众乘锐凡断铁纆攒杙数百，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绝援，闻救至，踊跃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冑，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结冢斂葬，立庙祀之。

张贵既抵襄，襄帅吕文焕力留共守。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蜡书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椿，虽鱼虾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

刻日既定，乃别文焕东下，点视所部军，泊登舟，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撻者。贵惊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复不能衔枚隐迹，乃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纆破围冒进，众皆辟易。既出险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

兵邀击，以死拒战。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烛天如白昼。至勾林滩，渐近龙尾洲，遥望军船旗帜纷披，贵军喜跃，举流星火示之。军船见火即前迎，及势近欲合，则来舟皆北兵也。盖郢兵前二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报，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战已困，出于不意，杀伤殆尽，身被数十枪，力不支见执，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识矮张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斩四卒，以贵祔葬顺冢，立双庙祀之。

范天顺，荆湖都统也。襄阳受围，天顺日夕守战尤力。及吕文焕出降，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即所守处缢死。赠定江军承宣使，制曰：“贺兰拥兵，坐视睢阳之失；李陵失节，重为陇土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无褒恤，以示宠绥？范天顺功烈虽卑，忠义莫夺，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济于艰，而襄、樊坐甲之师益坚所守。俄州刺史为降将军，尔乃不屈自经，可谓见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赐白金五百两，田五百亩。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游击寨兵籍。勇而知义。为侍卫马军司统制。戍襄阳五年，移守樊城，累战不为衄，且数射书襄阳城中遗吕文焕，相与固守为唇齿。两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前，遇民居烧绝街道，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赠静江军节度使，谥忠烈，赐庙建康。

裨将王福见富死，叹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

赴火死。

边居谊，随人也。初事李庭芝，积战功至都统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帐前都统守新城。居谊善御下，得士心，凡战守之具，治之皆有法。

大兵至沙阳，守将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执大用。吕文焕至新城，意其小垒可不攻而破，居谊率舟师拒之，文焕列沙阳所斩首招降，不从。明日，缚大用至壁下，使呼曰：“边都统急降，不然祸即至矣。”居谊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谊曰：“吾欲与吕参政语耳。”文焕闻之，以为居谊降已也，驰马至，伏弩乱发，中文焕者三，并中其马，马仆，几钩得之，众挟文焕以他马奔走。越二日，总制黄顺挟一人开东门走出降。明日，使顺来招之，居谊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顺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缢城出，居谊悉驱以入，当门斩之。文焕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蚁附而上。居谊乃取其家金尽散将士，往来督战。会暮，破侵汉楼，楼火延毁民居，居谊度力不支，走还第，拔剑自杀，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颜壮其勇，购得其尸烬中，观之。事闻。赠利州观察使，立庙死所。

陈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词赋，登第，为丹徒县尉，历两淮制置司参议官、大军仓曹、寿春府教授，复入帅幕，改知胸山县，仍兼主管机宜文字。寻丁母忧归。

北兵至常，常守赵与鉴走匿，郡人钱豈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阴以书约刘师勇，许为内应。朝议乃以姚希得子

峇知常州。师通复常州，走钱峇，执安抚戴之泰等，遂迎峇以入。峇以炤久任边知兵，辟为通判。或谓炤曰：“今辟难有辞矣。”炤曰：“乡邦沦没，何可坐视，与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备御者，无不为之。

峇入常甫十余日，大军攻常，炤等率义兵战御，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带行提辖文思院。常将张彦攻吕城，兵败而降，因尽言常城中虚实，遂急攻之。炤等昼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颜自将围其城，炤与峇持以忠义，协力固守。再加峇太府寺丞，炤干办诸军粮料院，常将士皆转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为陈，矢尽亦不降。城破，峇死之，炤犹敛兵巷战，家人请曰：“城东北门围未合，可走常熟入临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赠峇龙图阁待制，希得赠太师，炤直宝章阁，并官其子。

王安节，节度使坚之子也。少从其父守合州有功，安节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坚为贾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郁郁而死。

安节至咸淳末为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初，似道溃师芜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弃城遁。时安节驻兵江陵，即走临安，上疏乞募兵为捍御，授阁门祗候、浙西添差兵马副都监。收兵入平江，合张世杰兵战凤皇港，有功，转三官。

刘师勇复常州，攻走王良臣，师勇还平江，以安节与张詹守常。已而良臣导大兵攻常，常城素恶，安节等筑栅以守，相拒两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颜自将攻之，屡遣使招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门，安节挥双刀率死士巷战，臂伤被执。有求其姓名者，安节呼曰：“我王坚子安节也。”降之不得，乃杀之。

尹玉，宁都人。以捕盗功为赣州三寨巡检。秩满城居，从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调玉同淮将张全、广将朱华拒大兵，战于伍牧，全等军败，以淮、广军先遁，曾全、胡遇、谢荣、曾玉以赣州四指挥军亦遁，唯玉残军五百殊死战。玉手杀数十人，箭集于胄如猬毛，援绝力屈，遂被执。大军横四枪于其项，以挺击之死。余兵犹夜战，杀人马蔽田间，无一降者。质明，生还者四人。赠玉濠州围练使，官其二子，赐田二顷，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广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进士，为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与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为衡人。

芾生而聪警，少自树立，名其斋曰无暴弃。魏了翁一见礼之，谓有祖风，易其名曰肯斋。初以荫补南安司户，辟祁阳尉，出振荒，即有声。摄祁阳县，县大治，辟湖南安抚司幕官。时盗起永州，招之，岁余不下。芾与参议邓垵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贼魁蒋时选父子以归，余党遂平。摄湘潭县，县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赋，不避贵势，赋役大均。

入朝，差知德清县。属浙西饥，芾置保伍振民，活数万计。迁主管酒库所。德清有妖人扇民为乱，民蜂起附之，至数万人。遣芾讨之，盗闻其来，众立散归。除司农寺丞，历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东提刑知温州。州濒海多盗，芾至盗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时浙西亦多盗，群穴太湖中，芾迹得其出没按捕之，盗亦骇散。作虎丘书院以祠尹焞，

置学官，亲为学规以教之，学者甚盛。

咸淳元年，入知临安府。时贾似道当国，前尹事无巨细先关白始行，芾独无所问。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为营救，芾以书往复辩论，竟置诸法。尝出阅火具，民有不为具者，问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台臣黄万石诬以赃罪，罢之。

大军取鄂州，始起为湖南提刑。时郡县盗扰，民多奔窜，芾令所部发民兵自卫，县予一皂帜，令曰：“作乱者斩帜下。”民始帖然。乃号召发兵，择壮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奋忠将之勤王，别召民兵集衡为守备。未几，似道兵溃芜湖，乃复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时湖北州郡皆已归附，其友劝芾勿行，曰：“无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泣曰：“吾岂昧于谋身哉？第以世受国恩，虽废弃中犹思所以报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许国矣。”时其所爱女死，一恸而行。

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调且尽，游骑已入湘阴、益阳诸县。仓卒召募不满三千人，乃结溪峒蛮为声援，缮器械，峙刍粮，栅江修壁，命刘孝忠统诸军。吴继明自湖北至，陈义、陈元自戍蜀归，芾奏请留之戍潭，推诚任之，皆得其死力。

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分军戍常德遏诸蛮，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将于兴帅兵御之于湘阴，兴战死。九月，再调继明出御，兵不及出，而大军已围城。芾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结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辈奋战，芾亲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尽，有故矢皆羽败，芾命括民间羽扇，羽立具。又苦食无盐，芾取

库中积盐席，焚取盐给之。有中伤者，躬自抚劳，日以忠义勉其将士。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有来招降者，芾杀之以徇。

十二月，城围益急，孝忠中炮，风不能起，诸将泣请曰：“事急矣，吾属为国死可也，如民何？”芾骂曰：“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后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战少却，旋蚁附而登，衡守尹谷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宾佐会饮，夜传令，犹手书“尽忠”字为号。饮达旦，诸宾佐出，参议杨震赴园池死。芾坐熊湘阁召帐下沈忠遗之金曰：“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忠伏地扣头，辞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诺，取酒饮其家人尽醉，乃遍刃之。芾亦引颈受刃。忠纵火焚其居，还家杀其妻子，复至火所，大恸，举身投地，乃自刎。幕属茶陵顾应焱、安仁陈亿孙皆死。潭民闻之，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继明等以城降，陈毅溃围，将奔闽，中道战死。事闻，赠端明殿大学士，谥忠节。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孙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孙辅叔时亦亲迎于温，皆得不死。二王悉诏入闽官之。

芾为人刚介，不畏强御，临事精敏，奸猾不能欺。且强力过人，自旦治事至暮无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复起视事。望之凜然犹神明，而好贤礼士，即之温然，虽一艺小善亦惓惓奖荐之。平生居官廉，及摈斥，家无余货。

尹穀，字耕叟，潭州长沙人。性刚直庄厉，初处郡学，士友皆严惮之。

宋以词赋取士，季年，惟闽、浙赋擅四方。穀与同郡邢天荣、董景舒、欧阳逢泰诸人为赋，体裁务为典雅，每一篇出，士争学之，由是湘赋与闽、浙颉颃。中年登进士第。调常德推官，知崇阳县，所至廉正有声。

丁内艰，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诸生经及朱氏《四书》，士虽有才思而不谨饬者摈不齿。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终日，夜灭烛始免巾帻，早作必冠而后出帷。行市中，市人见其举动有礼，相谓曰：“是必尹先生门人也。”诘人果然。

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荐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帅臣李芾礼以为参谋，共画备御策。时城中壮士皆入卫临安，所余军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纠率民丁，奖励以义，人殊死战，三月城不下。大军断绝险要，援兵不至，谷知城危，与妻子诀曰：“吾以寒儒受国恩，典方州，谊不可屈，若辈必当从吾已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许之死。乃积薪扃户，朝服望阙拜已，先取历官告身焚之，即纵火自焚。邻家救之，火炽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遥见谷正冠端笏危坐，阖门无少长皆死焉。芾闻之，命酒酹穀曰：“尹务实，男子也，先我就义矣。”务实，穀号也。

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兵兴时，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穀死，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义者。

杨霆，字震仲。少有志节。以世泽奏补将仕郎，铨试第一，授修职郎、桂岭主簿，有能声。又五中漕举，改鄂州教授，迁复州司理参军，转常、澧观察推官，擢知监利县。县

有疑狱，历年不决，霁未上，微服廉得其实，立决之，人称神明。

辟荆湖制置司干官。吕文德为帅，素慢侮士，常试以难事，霁仓卒立办，皆合其意。一日谓曰：“朝廷有密旨，出师策应淮东，谁可往者？”即对曰某将可。又曰：“兵器粮草若何？”即对曰某营兵马、某库器甲、某处矢石、某处刍粮，口占授吏，顷刻案成。文德大惊曰：“吾平生轻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干如此，何官不可为，吾何敢不敬。”密荐诸朝，除通判江陵府。

江陵大府，雄据上流，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兵民杂处，庶务丛集，霁随事裁决，处之泰然。暇日诣郡庠，与诸生讲学，又取隶官闲田，增益廩稍。选民之强壮，当农隙训练之，时付以器械，杂兵行肄习，亲阅试行赏以激励之。未几，有能擐甲骑射者，遂皆获其用，而兵不复扰民。

丁内艰，德祐初，起复奉议郎、湖南安抚司参议，与安抚使李芾协力战守。霁有心计，善出奇应变，帅府机务，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围，日夜守御，数日西北隅破，霁麾兵巷战，抵暮增筑月城，比旦城复完，策厉将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霁赴水死，妻妾奔救无及，遂皆死。

赵卯发，字汉卿，昌州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为遂宁府司户、潼川签判、宣城宰。素以节行称。中被论罢。咸淳七年，起为彭泽令。十年，权通判池州。

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弃官去，卯发摄州事，缮壁聚粮，为守御计。夏贵兵败归，所过纵掠，卯发捕斩十余人，兵乃

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统张林屡讽之降，卯发忿气填膺，瞠目视林不能言。有问以禔身之道者，卯发曰：“忠义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阴降，归而阳助卯发为守，守兵五百余，柄皆归林。卯发知不可守，乃置酒会亲友，与饮诀，谓其妻雍氏曰：“城将破，吾守臣不当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为命官，我为命妇，君为忠臣，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卯发笑曰：“此岂妇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请先君死。”卯发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资与其弟侄，仆婢悉遣之。

二月，兵薄池，卯发晨起书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又为诗别其兄弟，与雍盛服同缢从容堂死。卯发始为此堂，名“可以从容”，及兵遽，领客堂中，指所题扁曰：“吾必死于是。”客问其故，曰：“古人谓‘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此殆其兆也。”卯发死，林开门降。大元丞相伯颜入，问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对。即如堂中观之，皆叹息。为具棺衾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事闻，赠华文阁待制，谥文节，雍氏赠顺义夫人，录二子为京官。

唐震，字景实，会稽人。少居乡，介然不苟交，有言其过者辄喜。既登第为小官，有权贵以牒荐之者，震内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还之，封题未启，其人大愧。后为他官，所至以公廉称。杨栋、叶梦鼎居政府，交荐其贤。

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临安府。时潜说友尹京，恃贾似道势，甚骄蹇，政事一切无所顾让。会府有具狱将置辟，震力辨其非，说友争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议。

六年，江东大旱，擢知信州。震奏减纲运米，蠲其租赋，令坊置一吏，籍其户，劝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给之。吏有劳者，辄为具奏复其身，吏感其诚，事为尽力，所活无算。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讼庸者杀其子投火中，民不胜掠，自诬服。震视牒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诘其父，对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狱遂直。擢浙西提刑。过阙陛辞，似道以类田属震，震谢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争之。赵氏有守阡僧甚暴横，震遣吏捕治，似道以书营救，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陈坚劾去之。

咸淳十年，起震知饶州。时兴国、南康、江州诸郡皆已归附，大兵略饶。饶兵止千八百人，震发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书求援，不报。大兵使人入饶取降款，通判万道同阴使于所部敛白金、牛酒备降礼，饶寓士皆从之。道同风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负国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杀使者。民有李希圣者谋出降，械置狱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举邓益遁去，震尽出府中金钱，书官资揭于城，募有能出战者赏之。众惧不能战，北兵登陴，众遂溃。震入府中玉芝堂，其仆前请曰：“事急矣，番江门兵未合，亟出犹可免。”震骂曰：“城中民命皆系于我，我若从尔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复敢言，皆出。有顷，兵入，执牒铺案上，使震署降，震掷笔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与家人俱死。张世杰寻复饶州，判官邬宗节求震尸葬之。赠华文阁待制，谥忠介，庙号褒忠，官其二子。

震客冯骥、何新之，骥后守独松关，新之守闽之新垒，皆战死。

赵与桀，为嗣秀王。德祐二年，为浙、闽、广察访使。益王之立，舅杨亮节居中秉权，与桀自以国家亲贤，多所谏止，遂犯忌嫉，诸将俱惮之。未几，北兵逼浙东，乃命与桀出瑞安，与守臣方洪共任备御。朝臣言与桀有刘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辅以隆国本。谮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围，城中危急，与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开门纳外兵，与桀、洪率众巷战，兵败被縶，董文炳问之曰：“汝为秀王耶？今能降乎？”与桀厉声曰：“我国家近亲，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问为？”遂杀之。洪亦伏节而死。

又有赵孟锦者，少不羁，游淮以军功为将佐。北兵攻真州，每战辄为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为重。北兵重舰驻江上，孟锦乘大雾来袭，俄雾解，日已高，北兵见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堕水，身荷重甲，溺焉。

赵淮，丞相葵之从子也。李全之叛，屡立战功，累官至淮东转运使。德祐中，戍银树埧，兵败，与其妾俱被执至瓜州，元帅阿术使淮招李庭芝，许以大官。淮阳许诺，至扬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帅怒，杀之，弃尸江滨。

卷四百五十一

列传第二百一十

忠义六

赵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马堦 密佑 张世杰
陆秀夫 徐应鑣 陈文龙 邓得遇 张珏

赵良淳，字景程，居饶之余干，太宗子恭宪王之后，丞相汝愚曾孙也。累世以学行名，号贤宗子。良淳少学于其乡先生饶鲁，知立身大节。及仕，所至以干治称，而未尝干人荐举。初以荫为泰宁主簿，三迁至淮西运辖，浮湛冗官二十余年。马光祖、李伯玉、范丁孙交荐辟之，卒不振拔。考举及格，改知分宁县。分宁，江西剧邑，俗尚哗讦，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亲尊礼之，至甚杰犖者，乃绳以法，俗为少革。秩满，特差权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诏除诸司审计院，督饷江西，升大理司直。

咸淳末，廷臣议众建宗室于内郡，以为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废。良淳至，日与僚吏论所以守御之备，悉举行之。时岁饥，民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或请以兵击之，良淳曰：“民岂乐为盗哉？时艰岁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属以义谕之，众皆投兵散归，其不归者众缚以献。有掠人货财诣其主谢过而还之者。良淳劝富

人出粟振之，尝语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济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恳恳，足以动人，人皆倒囷以应之。朝议寻以徐道隆为浙西提刑，以辅良淳，加良淳直秘阁。

文天祥去平江，溃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斩数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书招降，良淳焚书斩其使。大兵迫独松关，有旨趣道隆入卫。道隆既去，大兵至，军其东西门。良淳率众城守，夜就茆舍陴上，不归。

先是，朝廷遣将吴国定援宜兴，宜兴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见良淳，愿留以为辅。良淳见国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请于朝，留戍安吉。已而国定开南门纳外兵，兵入城呼曰：“众散，元帅不杀汝。”于是众号泣散去。良淳命车归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当为自全计。”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闭阁自经。有兵士解救之，复苏，众罗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犹可求生。”良淳叱曰：“我岂逃生者邪？”众犹环守不去，良淳大呼曰：“尔辈欲为乱邪？”众涕泣出，复投缯而死。

徐道隆字伯谦，婺州武义人。父焕，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权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为参议官。立信迁兵部尚书，道隆与宾客十许人俱去江陵。赵孟传为制置使，以道隆参其军事，遂为提点刑狱。

时文天祥既去平江，溃卒四出，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令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乱者于市。牛监军遁，范文虎、程鹏飞、管景模俱遗书诱降，道隆焚书斩使。

大兵至临平皋亭山，令间道入援，时水陆皆有屯军，道绝不通，议由太湖经武康、临安县境勤王。即日乘舟出临湖

门，泊宋村。郡守赵良淳既缢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亲从军三百人殊死战，矢尽枪槩折，一军尽没。道隆见执舰内，间守者少怠，赴水死，长子载孙亦赴水死。余兵有脱归者言于朝，命赠官赐谥，厚恤其家，立庙安吉，官其子孙。越三日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长亡归，隶淮南兵中，以善战名，然以来归人不得大官，为通州副都统。时淮多健将，然骁雄无逾才。才知兵，善骑射，抚士卒有恩，至临阵，军律凜凜。其子当战，回白事，才望见以为败也，拔剑驰逐，几杀之。

贾似道出师，才以兵属孙虎臣为先锋，相拒于丁家洲。大军设炮架穀车弩江滨，中流数千艘，旌旗联亘，鼓行而下。才奋兵前接战，锋已交，虎臣遽过其妾所乘舟，众见之，欢曰：“步帅遁矣。”于是诸军皆溃，才亦收兵入扬州。大兵乘胜攻扬州，才为三叠阵逆之三里沟，战有功。又与元帅战扬子桥，日暮兵乱，流矢贯才肩，才拔矢挥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军筑长围，自扬子桥竟瓜洲，东北跨湾头至黄塘，西北至丁村，务欲以久困之，时德祐元年也。

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阁门宣赞舍人持谢太后诏来谕降，才发弩射却之，复以兵击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战而退。未几，瀛国公至瓜洲，才与庭芝泣涕誓将士出夺之。将士皆感泣。乃尽散金帛犒兵，以四万人夜捣瓜洲，战三时，众拥瀛国公避去。才追战至浦子市，夜犹不退。阿术使人招之，才曰：“吾宁死，岂作降将军邪！”四月，才以兵攻湾头

栅。五月，复攻之，骑旋泞而止，乃舍骑步战，至四鼓，全师以归。扬食尽，才时出运米真州、高邮以给兵。六月，护饷至马家渡，万户史弼将兵击夺之，才与战达旦，弼几殆，阿术驰兵来援，乃得免去。

庭芝以在围久。召才计事，屏左右，语久之，第闻才厉声云：“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耳。”左右闻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护庭芝第，期与俱死。

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龙神四厢都指挥使、保康军承宣使召才，才与庭芝东至泰州，将入海。阿术以兵追及，围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听。阿术驱扬兵士妻子至城下，会才疽发胁不能战，诸将遂开门降。都统曹安国入才卧内，执之以献。阿术爱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为慢言；阿术责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复愤愤不已，阿术怒，劓之扬州。才临刑，夏贵出其傍，才切齿曰：“若见我宁不愧死邪？”

有洪福者，夏贵家僮也，从贵积劳为镇巢雄江左军统制，镇江北。贵降，福与子大渊、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结贵军复之，加右武大夫、知镇巢。贵既臣附，招福，不听，使其从子往，福斩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贵至城下，好语语福，请单骑入城。福信之，门发而伏兵起，执福父子，屠城中。贵莅杀，大源、大渊谗曰：“法止诛首谋，何至举家为戮？”福叱曰：“以一命报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骂数贵不忠，请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国也。闻者流涕。

马瑊，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为名将，而瑊

与其兄堃特显。咸淳中，堃知钦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诏、安南，傍通诸溪峒，抚御少失宜，往往召乱。堃镇抚诸蛮及治关隘，皆有条理，大理不敢越善阐，安南不敢入永平，诸峒皆上帐册，边陲晏然。广西经略李兴上其功，加阁门宣赞舍人。未几，以左武卫将军征入朝。已而宋亡，堃因留静江，总屯戍诸军，护经略司印守城。

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广西。堃发所部及诸峒兵守静江，而自将三千人守严关，凿马坑，断岭道。大兵攻严关不克，乃以偏师入平乐，过临桂，夹攻堃。堃兵败，退保静江。平章使人招降，堃发弩射之。攻三月，堃夜不解甲，前后百余战，城中死伤相籍，讫无降意。城东隅稍卑，大军阳攻西门，以精兵夜决水闸，攻东门，破其外城；堃闭内城城守，又破之。堃率死士巷战，刀伤臂被执，杀之断其首，犹握拳奋起，立逾时始仆。静江破，邕守马成旺及其子都统应麒以城降，独堃部将娄铃辖犹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围之十余日，娄从壁上呼曰：“吾属饥，不能出降，苟赐之食，当听命。”乃遗之牛数头，米数斛。一部将开门取归，复闭壁。大军乘高视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齑牛，啖立尽。鸣角伐鼓，诸将以为出战也，甲以待。娄乃令所部入拥一火炮然之，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兵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烬无遗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后渡淮居庐州。佑为人刚毅质直，累官至庐州驻扎、御前游击中军统领，改权江西路副总管。

咸淳十年，以阁门宣赞舍人为江西都统。是冬，大元丞

相伯颜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将大兵东下。明年二月，朱祀孙遣高世杰取鄂州，阿里海牙以兵逆击，执世杰荆江口，兵尽溃，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黄万石招集之，且募宁都、广昌、南剑义兵千余人，尽以属佑。十一月，大兵至隆兴，刘槃兵败，乃婴城自守。万石时移治抚州，将遁，惧佑不从，乃调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战。未至隆兴，槃已降，都统夏骥率所部兵溃围出。

已而元帅张荣实、吕师夔提兵逼抚州，佑率众逆之进贤坪，兵来呼曰：“降者乎？斗者乎？”佑曰：“斗者也。”麾其兵突战，进至龙马坪，大兵围之数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战，或有生理。”众咸愤厉。自辰战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复战，又身被四矢三枪，众皆死，仅余数十人。佑乃挥双刀斫围南走，前渡桥，马踏板断，遂被执。众见其勇，戒勿杀，舆归隆兴。元帅宋都鴈曰：“壮士也。”欲降之，系之月余，终不屈。尝骂万石为卖国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鴈命刘槃、吕师夔坐城楼，引佑楼下，以金符遗之，许以官，佑不受，语侵槃、师夔，益不逊。又令佑子说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统子，谁不怜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请刑，遂死。观者皆泣下。

张世杰，范阳人。少从张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隶淮兵中，无所知名。阮思聪见而奇之，言之吕文德，文德召为小校。累功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攻安东州，战疾力，与高达援鄂州有功，转十官。寻从贾似道入黄州，战蕪草坪，夺还所俘，加环卫官，历知高邮军、安东州。

咸淳四年，大军筑鹿门堡，吕文德请益兵于朝，调世杰与夏贵赴之。及吕文焕以襄阳降，命世杰将五千人守鄂州。世杰以铁绲锁两城，夹以炮弩，其要津皆施杙，设攻具。大军破新城，长驱而下，世杰力战，不得前，遣人招之，不听。丞相伯颜阳攻严山隘，潜自唐港荡舟入汉，东攻鄂，鄂降。

世杰提所部兵入卫，道复饶州，乃入朝。时方危急，征诸将勤王多不至，独世杰来，上下叹异。自和州防御使不数月累加至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兵。遣将四出，取浙西诸郡，复平江、安吉、广德、溧阳诸城，兵势颇振。七月，与刘师勇诸将大出师焦山，令以十舟为方，碇江中，非有号令毋发碇，示以必死。元帅阿术载穀士以火矢攻之，世杰兵乱，无敢发碇，赴江死者万余人。大败，奔圉山。上疏请济师，不报。寻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十月，进沿江招讨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阴军。已而大军至独松关，召文天祥入卫，以世杰为保康军节度使、知平江。寻亦召入卫，加检校少保。

二年正月，大军迫临安，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而与天祥合兵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方遣人请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几，和议亦沮。兵至皋亭山，世杰乃提兵入定海。石国英遣都统卞彪说之使降，世杰以为彪来从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从容为言，世杰大怒，断其舌，磔之于子山。

四月，从二王入福州。五月，与宜中奉昱为主，拜签书枢密院事。王世强导大军攻之，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畚兵攻蒲寿庚，不下。十月，元帅唆都将兵来援泉，遂解去。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经历孙安甫说世杰，世杰拘安甫军中不遣。招讨刘深攻浅湾，世杰兵败，

移王居井澳，深复来攻井澳，世杰战却之，因徙硎洲。

至元十五年正月，遣将王用攻雷州，用败绩。四月，益王昫，卫王昺立，拜世杰少傅、枢密副使。五月，遣琼州安抚张应科攻雷州，三战皆不利。六月，再决战雷城下，应科死之。世杰以硎洲不可居，徙王新会之崖山。八月，封越国公。发琼州粟以给军。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袭广州，震败绩。

明年，元帅张弘范等兵至崖山，或谓世杰曰：“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世杰恐久在海上有离心，动则必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悉焚行朝草市，结大舶千余作水寨，为死守计，人皆危之。已而弘范兵至，据海口，樵汲道绝，兵茹干粮十余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世杰率苏刘义、方兴日大战。弘范得世杰甥韩，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杰历数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范等攻崖山，世杰败，走卫王舟。大军薄中军，世杰乃断维，以十余舰夺港去。后还收兵崖山，刘自立击败之，降其将方遇龙、叶秀荣、章文秀等四十余人。世杰复欲奉扬太妃求赵氏后而立之，俄飓风坏舟，溺死平章山下。

刘师勇者，庐州人。以战功历环卫官。鲁港师溃，贾似道欲东入海，师勇赞之入扬州图再举，似道然之。时姚嵩复常州，似道命师勇以淮兵取吕城，朝廷加师勇和州防御使，助嵩守常，而以张彦守吕城，合兵拒大军。战失利，彦马弱，陷淖中见执，吕城失守，常州势益孤。大军置彦城下招降，师

勇以大义斥彦，彦惭而退。又遣范文虎来谕，师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围数月，援兵绝，有群鸟飞鸣绕城，众恶为不祥，俄而城陷。师勇拔栅，战且行，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出，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淮军数千人皆斗死。有妇人伏积尸下，窥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杀敌十百人乃殪。师勇从二王至海上，见时事不可为，忧愤纵酒卒，葬于鼓山。

陆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生三岁，其父徙家镇江。稍长，从其乡二孟先生学，孟之徒恒百余，独指秀夫曰：“此非凡儿也。”景定元年，登进士第。李庭芝镇淮南，闻其名，辟置幕中。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

秀夫才思清丽，一时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静，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阁，宾主交欢，秀夫独敛焉无一语。或时宴集府中，坐尊俎间，矜庄终日，未尝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虽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迁至主管机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东，擢参议官。德祐元年，边事急，诸僚属多亡者，惟秀夫数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农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权起居舍人。

二年正月，以礼部侍郎使军前请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与苏刘义追从之，使人召陈宜中、张世杰等皆至，遂相与立益王于福州。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旋与议宜中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罢之。张世杰让宜中曰：“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

还。

时君臣播越海滨，庶事疏略，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每时节朝会，秀夫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时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泪，衣尽浥，左右无不悲动者。属井澳风，王以惊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乃与众共立卫王。时陈宜中往占城，以与世杰不协，屡召不至。乃以秀夫为左丞相，与世杰共秉政。时世杰驻兵崖山，秀夫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虽匆遽流离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

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卫王舟，而世杰、刘义各断维去，秀夫度不可脱，乃杖剑驱妻子入海，即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翰林学士刘鼎孙亦驱家属并輜重沉海，不死被执，掳掠无完肤，一夕得脱，卒蹈海。鼎孙字伯镇，江陵人，进士也。

方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郎邓光荐曰：“君后死，幸传之。”其后崖山平，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

徐应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为衢望族。咸淳末，试补太学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国公入燕，三学生百余人皆从行。应鑣不欲从，乃与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从之。

太学故岳飞第，有飞祠，应镡具酒肉祀飞曰：“天不祚宋，社稷为墟，应镡死以报国，誓不与诸生俱北。死已，将魂魄累王，作配神主，与王英灵，永永无教。”琦亦赋诗以自誓。祭毕，以酒肉饷诸仆，诸仆醉卧，应镡乃与其子女入梯云楼，积诸房书籍箱笥四周，纵火自焚。一小仆未寐，闻火声，起至楼下穴牖视之，应镡父子俨然坐立，如庙塑像。走报诸仆，坏壁入，扑灭火。应镡不得死，与其子女快快出户去，仓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诸仆为具棺敛，殡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节，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后十年，其同舍生刘汝钧率儒者五十余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谥曰正节先生。

陈文龙字君贵，福州兴化人。丞相俊卿之后也。能文章，负气节。初名子龙，咸淳五年廷对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龙。

丞相贾似道爱其文，雅礼重之。由镇东军节度判官、历崇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数年，拜监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数年，似道所置台谏皆阉茸，台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稿似道始行。至文龙为之，独不呈稿，已忤似道。知临安府洪起畏请行类田，似道主其说，文龙上疏以为不可，似道怒，寝其疏。襄阳久被围，似道日恣淫乐，不少加意，时阳请督师，而阴使其党留己，竟失襄阳。文龙上疏极言其失。范文虎总师无功，似道庇之，以知安庆，又除赵潛知建康，黄万石知临安。文龙言：“文虎失襄阳，今反见擢用，是当罚而赏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阃之寄？万石政事怠荒，以为京尹，何以能治？请皆罢之。”似道大怒，黜文龙知抚州，旋

又使台臣季可劾罢之。未几，吕文焕导大军东下，范文虎首迎降，与文焕俱东。似道兵溃鲁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从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龙之言。起为左司谏，寻迁侍御史。

时边事甚急，王爚与陈宜中不能画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潜说友以平江降，台臣请籍其家，爚以为可，宜中以为不可。张世杰诸将分四道出师，而大臣不监护，台谏论之，爚请行边，下公卿杂议，宜中请出督师，又下公卿杂议。文龙上疏曰：“《书》言‘三后协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筑某堡，而我以文相逊，以迹相疑，譬犹拯溺救焚，而为安步徐行之仪也。请诏大臣同心图治，无滋虚议。”其后宜中与爚终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来，事已不可为矣。

是冬，累迁文龙至参知政事。未几议降，文龙乃上章乞归养，既出国门而悔之，复上疏求还，不报，乃归。五月，益王称制于福州，复以文龙参知政事。漳州叛，以文龙为闽、广宣抚使讨之。文龙以黄恮前守漳有恩信，辟为参谋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抚之，恮至，民皆顿首谢罪。兴化有石手军者，能掷石中人，议者以其不足用罢之，石手军亦叛，复命文龙为知军，平之。

已而降将王世强复导大军入广，建宁、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刚中遣使徇兴化，文龙斩之而纵其副以还，使持书责世强、刚中负国。遂发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满千，大兵来攻不克，使其姻家持书招降之，文龙焚书斩其使。有风其纳款者，文龙曰：“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将林华侦伺境上。华即降，且导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孙开门降，执文龙与其家人至军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

龙指其腹曰：“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强之，辛不屈，乃械系送杭州。文龙去兴化即不食，至杭饿死。其母系福州尼寺中，病甚，无医药，左右视之泣下。母曰：“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众叹曰：“有斯母，宜有是儿。”为收葬之。

蒲寿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陈文龙非不忠义，如民何？”闻者笑之。大兵既归，文龙之侄瓚复举兵杀林华，据兴化，未几复破，瓚死之。

邓得遇，字达夫，邛州人。淳祐十年进士。调宁远主簿，改知南昌县，通判隆兴府，监行在左藏库，出知昭州，迁广西提点刑狱，逾年摄经略事兼知静江府。

德祐元年，长沙被兵，得遇遣都统马驥、马应麒赴援。驥潜叛而还，得遇斩之，军事悉委之应麒。未几，马暨代阍，议事不合。二年，移治苍梧。

静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辞，书幅纸云：“宋室忠臣，邓氏孝子。不忍偷生，宁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侣。优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张珏，字君玉，陇西凤州人。年十八，从军钓鱼山，以战功累官中军都统制，人号为“四川虓将”。

宝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长宁，杀守将王佐父子。至阆州，降安抚杨奩，推官赵广死之。至蓬州，降守将张大悦，运使施择善死之。顺庆、广安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诸道兵围合州，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珏与王坚协力

战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坚征入朝，以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馈饷至虎相山，为东川兵所得，屡以书劝千降，朝廷乃以珪代千。珪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

自全汝楫失大良平，大兵筑虎相山，驻兵两城，时出攻梁山、忠、万、开、达，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卧，每饷渠，竭数郡兵护送，死战两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珪遣其将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门入，大战城中，复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赛典赤提兵入，坏重庆麦，道出合城下，珪碇舟断江中为水城，大兵数万攻之不克，遂引去。

合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徙军钓鱼山，城壁甚固。然开、庆受兵，民凋弊甚，珪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未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将刘整复献计，欲自青居进筑马鬣、虎顶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匣刺统军率诸翼兵以筑之。左右欲出兵与之争，珪不可，曰：“茆菁平母德、彰城，汪帅劲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马鬣必顾其后，不暇城矣。”乃张疑兵嘉渠口，潜师渡平阳滩攻二城，火其资粮器械，越寨七十里，焚船场，统制周虎战死，马鬣城卒不就。

十年，加宁江军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五月，加检校少保。征其兵入卫，蜀道断，不得达。六月，咎万寿以嘉定及三龟、九顶降，守将侯都统战死。已而泸、叙、长宁、富顺、开、达、巴、渠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围重庆，作浮梁三江中，断援兵。自秋徂冬，援绝粮尽，珪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二年正月，遣

其将赵安袭青居，执安抚刘才、参议马嵩归。二月，遣张万以巨舰载精兵，断内水桥，入重庆。四月，合重庆兵出攻凤顶诸寨。珣结泸士刘霖、先坤朋为内应。六月，遣赵安破神臂门，执梅应春杀之，复泸州。重庆兵渐解去，围泸州。十二月，赵定应迎珣入重庆为制置。

时阳立以涪州降，珣遣张万攻走立，俘其僚属冯巽午等。立复合兵来决战，史进、张世杰战死，万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抚李端以归。珣以都统程聪守涪。重庆兵尽退。珣闻二王立广中，遣兵数百人求王所。调史训忠、赵安等援泸州。张万入夔，连忠、涪兵拔石门及巴巫寨，获将士百余人，解大宁围，攻破十八寨。明年六月，张德润复破涪州，执守将程聪。先是，聪在重庆力主守城之议，珣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聪至郡怏怏，不设备，至是被执。德润以肩舆载聪归，语之曰：“若子鹏飞为参政矣，旦晚可会聚也。”聪曰：“我执彼降，非吾子也。”

是月，梁山军袁世安降。十月，万州破，杀守将上官夔。十一月，泸州食尽，人相食，遂破之，安抚王世昌自经死。

大兵会重庆，驻佛图关，以一军驻南城，一军驻朱村坪，一军驻江上。遣泸州降将李从招降，珣不从。十二月，达州降将鲜汝忠破咸淳皇华城，执守将马堃，军使包申巷战死。至元十五年春，珣遣总管李义将兵由广阳，一军皆没。二月，大兵破绍庆府，执守将鲜龙，湖北提刑赵立与制司幕官赵西泰皆自杀。珣率兵出薰风门，与大将也速哥儿战扶桑壩，诸将从其后合击之，珣兵大溃。城中粮尽，赵安以书说珣降，不听。安乃与帐下韩忠显夜开镇西门降。珣率兵巷战不支，归

索鸬饮，左右匿鸬，乃以小舟载妻子东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夺斧掷江中，珪踊跃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万户铁木儿追及于涪，执之送京师。重庆降，制机曹琦自经死，张万、张起岩出降。进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

珪至安西赵老庵，其友谓之曰：“公尽忠一世，以报所事，今至此，纵得不死，亦何以哉？”珪乃解弓弦自经厕中，从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

赵立者，字德修，重庆人。第进士，以上书迂贾似道被谪。德祐初，起为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诸将入卫，至重庆则咎万寿已降，珪方城守为后图。立无以复命，还至涪，沉水死。

卷四百五十二

列传第二百一十一

忠 义 七

高敏张吉 景思忠弟思立 王奇 蒋兴祖
郭汭朱友恭附 吴革 李翼阮骏 赵士隆
士医 士真 士道 士跂 陈自仁 叔皎 叔凭
训之 聿之 垒之 刘玠 陈淬 黄友 郝仲连
刘惟辅高子孺 韩青附 牛皓 魏彦明
刘士英 翟兴弟进 朱晔朱良 方允武
龚楫 李亘 凌唐佐 杨粹中 强霓康杰
李伸 郭僕郭赞 王进 吴从龙 司马梦求
林空斋 黄介 孙益 王仙 吴楚材
李成大 陶居仁

高敏，登州人。为泾原指使，数与西夏战，遭重伤。范仲淹、韩琦皆荐之，为阁门祗候，历利州路、邠宁环庆都监，主蕃部事。

羌围大顺城，偏将赵怀德力战，其下以银买级，主帅李复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怀德善用人，战必胜，当略其小过，且蕃官难强以汉法，复圭乃止。羌人声言将出鄜延，敏

屡白复圭曰：“兵家之事，声东击西，环庆尝破白豹、金汤，结衅已深，不可不备。”已而果以兵三十万来寇。

总管杨遂驻兵大义，以敏为先锋将。夏人攻夺大顺水寨，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战且前，多所斩获。次榆林，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年五十七。官止东头供奉官。诏赠嘉州刺史，录其三子为侍禁、殿直。

张吉者，庆州卒也，为淮安镇守烽。夏人寇东谷，掠得之，胁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诸寨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辞曰：“努力！诸寨无虞，贼粮尽且去矣，毋庸降。”贼怒，害之。诏赠内殿崇班，又录其子。

景思忠，字进之，普州安岳人。以父西上阁门使泰荫，累官西京左藏库使，为遂州驻泊都监。夷人寇涪井，钤辖张承祐出兵救之，思忠部卒五百为前锋。夷乘险薄官军，官军战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劝思忠引避，不听，奋剑疾战而死。走马使张宗望为言，诏察访熊本考实，得其事，神宗悯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余皆赐其家钱帛。

弟思立，以荫主渭州治平寨。唃兀用兵，韩绛使摄保安军。夏人寇顺宁，思立擅领兵赴援，诸将败，一军独全。以功知德顺军，策应王韶取熙州，过洮，筑当川堡，克羌香子、珂诺城，遂定河州。尝与羌力战，斩不用命者数人，军声大振。韶言其临事忠勇，进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东上阁门使、河州刺史，赐绣旗、朱甲。又迁四方馆使、河州团练使，知其州。神宗知思立母老而未有官舍，命其弟思谊为秦州判官以便养。

青宜结鬼章举兵袭杀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书抵思立，词不逊。思立不能忍，帅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钤辖韩存宝、蕃将瞎药交止之，不听。自将中军，使存宝及魏奇为先锋，王存将左，贾翊将右。鬼章众二万，分三寨以抗官军。战数十合，羌从山下围中军。他将王宁、李元凯没于阵，思立、存宝溃围出，诸将多伤，议曰：“日暮兵疲，宜移屯东冈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创重，独徙其军，方遣之而殿后兵乱，前人望见，亦皆溃。思立且斗且退，曰：“我适以百骑走羌数千人，无助我者，今败矣，当自刭以谢朝廷。”众止之。少顷再战，遂死。时已除忠州防御使，会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轻敌致败，不复赠官。

王奇，汾州人，武举中第。章惇经营湖北溪洞，以为将领，降其酋舒光贵，缚元猛，平懿、洽等州。累迁如京副使，为湖南都监，徙广西。宜州蛮寇边，奇领兵至天河县，期旦日会战。裨将费万夜以众窃出河泥隘，战没。经略使移书迫奇，奇不能堪。后数日，蛮万人骤集，奇轻出，遂败。麾下犹数百人，劝策马逃去，奇骂曰：“大丈夫当尽节以报国，何走为！”战而死。诏赠皇城使、忠州防御使，官其家六人，仍赐金帛。

蒋兴祖，常州宜兴人，之奇之孙也。以荫累调饶州司录。睦州盗起，旁郡皆震，兴祖白州将纠吏卒，缉战具，盗不敢谋。以功迁官，知开封府阳武县。阳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恶，大河薄其南。尝积雨泛溢，埽且溃，兴祖躬救护，露

宿其上，弥四旬，堤以不坏。治为畿邑最，使者交荐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师，道过县，或劝使走避，兴祖曰：“吾世受国恩，当死于是。”与妻子留不去。监兵与贼通，斩以徇。金数百骑来攻，不胜，去。明日师益至，力不敌，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长子相继以悸死。诏赠朝散大夫。

郭汭，德顺中安堡人。从军，积官至武经郎，为泾原第八副将。金人犯陕西，渭帅以下叛降，独汭义不许，称病去。帅恶忌之，傅致以罪，下之狱，胁使俱降。汭奋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终不能受污。叛逆大恶，天地所不容，吾虽死，誓不尔贷，当诉于地下耳。”众丑其语，即杀之。建炎三年，赠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翊郎为泾原第一副将。部兵捍金人于华亭，数有功。会金兵大集，友恭赴敌力战，为所得。渭帅既降，诱以甘言，许优进官秩，不肯从，更诋辱之。帅不胜忿，断其脰以徇，经日乃斩之。后赠敦武郎。

吴革，字义夫，华州华阳人，国初勋臣廷祚七世孙也。少好学，喜谈兵。再试礼部不中，乃从泾原军，以秉义郎干办经略司公事。

金人南牧，帅兵解辽州之围。使粘罕军，见之庭，揖不拜，责其贪利败约，词直气劲。粘罕少屈，为追回威胜诸屯兵，授书使归。钦宗问割地与不割地利害，对曰：“金人有吞噬之意，愿悉起关中士马赴都为备。”诏以为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持节谕陕西。行至朱迁，闻金人犯京师，复还。与

张叔夜同入城，请于帝，乞幸秦川；又乞出城劫之，使不敢近；又乞诸门同出兵牵制、冲突、尾袭、应援，可一战而胜。时众言已入，皆不果。后金兵攻安上门，填道度壕，革言之守将，使泄蔡河水以灌之，不听。及填道将合，欲用前议，则水已涸矣。

车驾幸金营，革以为堕其诈，往请叔夜，欲身见其大酋计事。叔夜问其故，曰：“兹行有三说：一则天子还内，二则金骑归国，三则革死。”叔夜为言之，不报。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孙傅乞留之，不得。乃为傅谋，于启圣僧院置振济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间至者万计，阴以军法部勒，将攻金营。久之，迁于同文馆，所合已至数万，多两河骁悍之士。

既而有立张邦昌之议，革谋先诛范琼辈，以三月八日起兵。谋既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数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册，请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马，至咸丰门，四面皆琼党，给革入帐，即执之，胁以从逆。革骂之极口，引颈受刃，颜色不变。其麾下百人皆同死。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为代州西路都巡检使，屯崞县。金人取代，执守将嗣本，遣来谕降，翼射却之，帅士卒坚守。义胜军统领崔忠杀都监张洪辅，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战达旦，力不敌被执。酋粘罕欲臣之，怒骂不屈，与县令李耸、丞王唐臣、尉刘子英、监酒阎诚、将官折可与同死之。

阮骏者，兴化军人。绍圣元年进士，为河南府少尹。金

人犯京师，率所隶兵拥护神御殿，抱神御，骂声不绝口，卒被害。特赠朝议大夫。

赵士隆字景瞻，太宗之后。生五岁，补右班殿直。既长，游庠序，月试数居前列。一日，投笔叹曰：“昔贤有不愿为章句儒，出玉门关、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复事科举。去为郡县吏，累迁至淮南西路兵马钤辖，驻寿春。

剧贼丁一箭众号十万，来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备御之策悉委士隆。贼三旬不退，士隆募军中敢死士与之谋。有张宣者应募，独持槊继城下，击杀数十人，贼众披靡。乃选壮士数百，夜开城门，出其不意击走之，追奔数十里。以功迁三官，秩满，授江东路钤辖。

李成叛，据江、淮六七郡，连兵数万，遣其党马进围九江，守臣姚舜明与士隆及副钤辖刘绍先御之。进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东帅吕颐浩屯鄱阳，既复南康，与建武节度使杨惟忠兵会，遣统制巨师古援江州，未至，遇伏败。绍兴元年正月，诏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入辞，颇言成兵众。高宗责以立功，俊悚惧受命。未至，城已陷。

时守城罢卒仅数千，捍贼百余日，城中食尽。舜明、绍先议纵火，因弃城去，士隆毅然独纠合部曲余民守城。城破，众号呼曰：“无杀我赵钤辖。”贼入城大掠。成素服士隆之义，欲以为伪安抚使，士隆怒骂曰：“贼欲屈我耶！”阴裂帛以书使示诸子曰：“贼不杀我，义不苟活，汝辈得出，为我雪耻。”遂仰药而卒，年五十二。贼怒，并害其家数十口。事闻，上嘉悼，赠武功大夫，官其孙二人。

士隆六子，皆有文行：不愆、不忒、不愆、不忒、不愆、不隐。是役也，不忒、不愆、不隐死焉。

又宗子有士医、士真、士适，皆以死事闻。

士医，任秀州兵马都监。建炎四年，兀术入州，士医乘城拒战，城陷死之。后赠武翼大夫，官其二子。

士真，权知信阳军。寇刘满至，士真拒之。兵溃，满执之去荆门，遇害。后赠右朝奉大夫。官其一子。

士适，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绍兴五年，马进寇江州，士适遇害。赠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跂，濮王曾孙也。靖康末，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金人驱宗室北行，士跂得间道遁去。居邢州，结土豪将举事。有告者，金人执而杀之。事闻，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果。

叔皎，秦悼王四世孙。元丰中，为右班殿直，累迁至德州兵马都监。自靖康以来，刘顺、吕拱、刘亨相继谋叛，叔皎皆设方略捕擒之。建炎二年，金人围城，郡檄叔皎率兵御之，前后六战。围急，有江喆者，与郡守宗谅谋以城降，叔皎斩喆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犹力战，势穷被执，怒骂不屈，遂遇害。

叔凭，建炎间，任陕州都监，累官武翼大夫，就迁通守。金人围陕州既久，援兵不至，城危。时叔凭子官卢氏，遗以蜡丸书曰：“人臣当死国难，况吾以近属，其可辱命耶？死固其所也。”遂死之。时通判王洙，职官刘效、陈思道、冯经、李岳、杜开，县令张玘，将佐卢亨等五十一人俱死，无降者。

训之字海道，秦悼王五世孙。父叔侯，官至惠州防御使。

训之登政和二年进士，调东平仪曹，知平江府吴县。朱勔怙势役州县，训之不为屈。勔尝执数辈诣县请治，训之悉纵之。忤勔，遂移疾去。

宣和末，盗起河北，训之屡与人言：“契丹旧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未几，金人犯京师，训之居扬州，率大姓募士勤王，闻都城失守，乃止。

建炎三年，知吉州永丰县。孟太后避地虔州，护卫统制杜彦与其麾下叛，后军杨世雄应之，将犯永丰。训之与尉陈自仁简兵分为二，一取间道绕贼后，一据地利匿其精兵以诱贼。贼至伏发，歼其众。会贼别校继至，官兵未成列，训之率数十辈拒战，厉声骂贼，与自仁俱被害。事闻，诏赠训之朝散郎、直秘阁，谥忠果，自仁通直郎，官其子，邑人为立祠。

太后之发吉州也，至太和，众皆溃。从事郎、三省枢密院干办官刘德老为金人追骑所杀。官其家一人。

是年，金人过江，陈淬战死，岳飞等兵皆引去。上元丞赵垒之帅乡兵迎敌，死之。赠奉议郎，官其家一人。

聿之，安定郡王叔东子也。建炎中，为成忠郎。金人围潭州，帅臣向子湮率众守城，聿之隶东壁。子湮循城，顾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简。”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纵火，子湮率官吏突门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战，大骂而死。将官武经郎刘玠亦死之。事闻，赠聿之左监门卫大将军，玠武经大夫，皆官其家。其后朱熹为请立庙，赐号忠节。

陈淬，字君锐，兴化军莆田人。绍圣初，下第，挟策西

游。时吕惠卿帅鄜延，淬戎服往见，惠卿问相见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见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补三班奉职。与西人接战于乌原，手杀十余人，擒其寨主。奏为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马都监，累迁武经郎。丁外艰。

宣和四年，召赴阙，授真定路分都监兼知北寨、河北第一将，寻拜忠州团练使、真定府路马步副总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军御之，妻孥八人皆遇害。

建炎元年，辟诸军统制，宗泽命击金人于南华，败之。兼大名府路都总管兵马钤辖，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种落也。拥众十万，长驱两河，遂袭恩。淬与长子仲刚拒战，贼飞刃及淬，仲刚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复围陈州，淬大败善兵，拜宿州安抚使。李成叛，诏以淬为御营使、六军都统、淮南招抚使讨之，三战三捷。未几，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将中军，戚方将前，王玠将后。淬曰：“彼众虽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过千人。吾伏兵葭芦翳荟间，俟其旋济旋获，前后不相知，讫济，当尽获矣。”杜充不从，金兵遂犯板桥，诸军皆溃，淬独与战，势穷力尽，据胡床大骂，刃交于胸而色不动，与其从子仲敏俱死。诏赠拱卫大夫、明州观察使，官其一子一婿。

黄友，字龙友，温州平阳人。少不羁，十五入太学，语同辈曰：“大丈夫不能为国立功，亦造化中赘物耳。”因投笔西游。边帅刘法一见奇之，延致门下。会西鄙兵哄，都护高永年战没，友作七诗哀其忠。其后幕府奏功，没永年之实，恤典不及。其子以友诗进，徽宗览之惻然，遂加赠谥。友亦免

省试，登进士第，调永嘉、瑞安二县主簿，摄华阴令，有政声。

方腊窃发，友同诸将收复，所至披靡。婺寇复作，守留友摄兵曹，为殄灭计。友请往谕之，既次浦江，贼望风解去。复单骑次武义，贼众持钉一楹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贼首李德壮之，亟麾退，一境贴然，婺人图像祀之。

通判檀州。会金人败盟，郭药师以常胜军叛，燕土响应，友独领数千人与之战，躬冒矢石，破裂唇齿。钦宗即位，制置使詹度奏友久服武事，筹略过人。丞相何橐从而荐之，召对，问友唇齿破裂状，为之称叹，赉予甚渥。

进直徽猷阁、制置司参谋官，同种师中解太原围。友遣兵三千夺榆次，得粮万余斛。明日，大军进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师中：“地非利，将三面受敌。”论不合，友仰天叹曰：“事去矣！”迨晓，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敌益以铁骑，士卒奔溃。敌执友谓曰：“降则赦汝。”友厉声曰：“男儿死耳！”遂遇害。帝书“忠节传家”四字旌其闾，官其后八人。

友体貌英伟，胆雄万夫，谋画机密，出人意表。尝语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万一边书告警，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为识也。”其忠诚许国根于天性如此。

郝仲连，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连时为贵州防御使，宣抚范致虚遣节制河东军马，屯河中，就权府事。金将娄宿以重兵压城，仲连率众力战，外

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杀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后赠中侍大夫、明州观察使。

刘惟辅，泾州人。以同州观察使为熙河马步军副总管。金人既得秦州，经略使张深遣惟辅将三千骑御之。金前军逾巩州，距熙才百里，惟辅留军熟羊城，以千八百骑夜趋新店。黎明军进，短兵相接，杀伤大当。惟辅舞稍刺其先锋将李董黑锋，洞胸堕马死，敌为夺气退。深檄陇右都护张严往追之，至凤翔境上，惟辅不欲听严节制，乃自别道由吴山出宝鸡，获金游骑。严拥大兵及金人于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严与曲端期而不至，径前，遇伏死之。惟辅自石鼻寨遁归。

金人略熙河，惟辅将去，顾熙河尚有积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辅与亲信数百匿山寺中，遣人诣夏国求附，夏国不受。其亲信军诣金人降，金人执惟辅，诱之百方，终不言。金人怒，摔以出，惟辅奋首曰：“死犬！斩即斩，吾头岂汝摔也。”顾坐上客曰：“国家不负汝，一旦遽降敌耶？”即闭口不复言而死。张浚闻之，承制赠昭化军节度使，赐金帛布以二百计，官子孙十二人，立庙成州，号忠烈。

有高子孺，狄道人。知兰州龛谷寨，闻惟辅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后死。韩青为熙河马步军第六将，间行从惟辅，为金人所擒，亦骂不绝口而死。

牛皓，福津人。为武功大夫、川陕宣抚后军中部将。绍兴五年，金右都监撒离曷与其熙河经略使慕洵欲犯秦川，宣

抚副使吴玠遣诸校分道伺之。皓至瓦吾谷，与金将虎山遇，皓所部步卒不满二百，乃下与战，谓其徒曰：“吾所以舍马者，欲与若等同死也。”金人见皓异于他人，欲招之，皓力战死。

有承信郎高万，且骂且战，与熙河路部将任安、宣抚司队官秦元、薛琪、张亨皆死于阵。金人相谓：“真健儿也。”后皓、安皆赠翊卫大夫，官其家五人，赠万等三官，录其子。

魏彦明，开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东城，而西城犹坚守。金人并兵入鄜延，王庶自当鄜州来路，遣统制官庞世才当延安来路。天大雪，世才战败，自是金兵专围西城。初受围时，彦明与权府事刘选分地而守，彦明当东壁，空家赀以赏战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冠，率老弱乘城。金人昼夜攻城，阅十有三日城陷，彦明坐子城楼上，金人并其家执之，谕使速降。彦明曰：“吾家食宋禄，犬辈使背吾君乎？”姜宿怒杀之。诏赠中大夫，官一子。

刘士英，宣和间为温州教授。方腊陷处州，州人争具舟欲遁，士英奋谓不当避。自郡将而下皆排沮之，士英独身任责，推郡茂才石砺为谋主，治兵峙粮，籍保伍，分其地为八隅，委官统率，以钟为约，令民闻钟声则趋所守堞。未几，贼来攻，拒守凡四十余日，官军继至，贼溃去。

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帅臣张孝纯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将官王稟力止孝纯。及城陷，稟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战，死之。笈在金，因讲和使附书言二人死节，后刻石于衢、温二州。

翟兴，字公祥，河南伊阳人。少以勇闻。剧贼王仲起，兴与弟进应募击贼，号大翟、小翟。金人犯京师，西道总管王襄楷兴统领在城军马。以保护陵寝功补承信郎，辟京西北路兵马副铃辖，为陕西宣抚司前军统制。高世由以泽州降金，金以为西京留守。兴与进提步卒数百，卷甲夜趋洛阳，擒世由等斩之。

群盗冀德、韩清出没汝、洛间，兴以轻骑追袭，德就擒，清仅以身免。会进为叛将杨进所害，贼乘势击败官军，兴帅余众拒贼，保伊川。明年，诉进死事于朝，以兴代进为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讨使，兼知河南府。杨进屯鸣皋山北，兴与子琮帅乡兵时出扰之，进惧，弃輜重南走，兴邀击于鲁山县，进中流矢死，余众溃去，西京平。

贼王俊据汝州，兴引兵攻之，俊弃城去，退保繖盖山。兴进攻，免胄大呼曰：“贼识我乎？我翟总管也。”众皆披靡，遂破之。

金人犯河阳、巩县、永安军，兴遣子琮与搏战，屡捷，追至澠池。诏授河南孟、汝、唐州镇抚使兼知河南府，转武略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寓治伊阳。时河东、北虽陷，土豪聚众保险，兴遣蜡书结约之，向密、王简、王英辈皆愿受节制。奏上，高宗嘉之，授河东、北路军马使，遍檄山寨，由是汾、泽、潞、怀、卫间山寨首领皆应命。

金人入陕西，兴遣将邀击，俘五十余人，又遣子琮生擒金河东都统保骨，遂复阳城县，乘胜取絳之垣曲，进至米粮川。绍兴元年春，金重兵犯河南，时兴军乏粮，就食诸道，仅存亲兵自卫，人情震恐。兴授将彭玘方略，设伏于井首，俟

敌至阳遁，金众果追玘，伏发，金帅就擒。邓州人杨某拥众河北，伪称“信王”，兴遣将董先追获于商州杀之。进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

刘豫将迁汴，以兴屯伊阳，惮之，遣蒋颐持书诱兴以王爵。兴斩颐焚其书，豫计不行，乃阴遣人啖裨将杨伟以利，伟杀兴，携其首奔豫。或云：赂伟为内应，以兵径犯中军，兴奋击坠马死。事闻，赠保信军节度使。

兴威貌魁伟，每怒，须辄张。军食不继，士以菽粟杂藜藿食之，激以忠义，无不奋厉。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诸陵。诏赐军名“忠护”。

子琮，沈勇有父风，继兴为镇抚使；琳，阁门祗候。

进字先之。以捕盗劳补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将。坐熙河帅刘法涇原战失利，降官停任，寻叙复。女真归故地，改河北第四将。往至遂城，会契丹兵奄至，都统制刘延庆以进为先锋，与契丹战于幽州石料冈、卢沟河皆捷。又与契丹大将遇于峰山，力战弥日，契丹溃去。

金人犯京师，朝廷密诏西道总管王襄会兵三万赴京城，至叶县，襄欲引兵而南，进谏止之，因分军遣进持书而西。时经略使范致虚已合五路军马次潼关，以进统河南民兵，收复西京。进至福昌，遣兵袭金营。时金游骑往来外邑，进设伏擒之。金人逼灵山寨，进父子兄弟与之战，溃围至高都，集乡兵七百人，夜行昼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关入，擒高世由。再捷于伊阳白草坞。都总管孙昭远至洛阳，以进戍澠池界，授武义大夫、阁门宣赞舍人。

金人犯白浪隘，将渡河，进破之。未几，洛阳再陷，进

在伊阳，裒散亡才千人。金人犯薛封，进选精锐三百人，夜纵火斫其营，焚死者甚众。又战于驴道堰，生擒金将翟海，追至梅花谷。贼冀德、韩清啸聚南阳，进间道击之，德降，继斩清于艾蒿平。勒兵抵龙门，屡与金人夹河战，乘胜入洛阳。或曰：“彼寨尚固，城未可守。”不听。金人聚怀、卫、蒲、孟数州之众薄城下，斧诸门入，进率士卒巷战，次子亮死之。迁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充京西北路兵马都铃辖，寻授马步军副总管，升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府。

会东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杨进号“没角牛”者，拥兵数万，残害汝、洛间。进谓其兄兴欲力除之。会杨进遣数百骑绝水犯进营，进乘半渡击之，追贼数十里，破贼四寨，马惊坠堑，为贼所害。赠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后五人。

朱晔，湖州安吉人，知钱塘县。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余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晔白允之率弓手、土军前路拒敌，使杭民为逃死计。行二十里，遇金兵，晔两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犹能率乡兵御敌。后数日遇害。时兀术自安吉进兵，过独松关，曰：“南朝若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度哉！”

朱良者，字良伯，吴郡人。世儒科。建炎中，为海盐县尉。金兵入境，良谓僚友曰：“今日乃忠臣义士死国之时也。”被甲执戈，集所部百余人奋而前，击金兵数人死，众为披靡，然力不敌，竟死。事闻，官其子思，后守汉阳。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学上舍，补官为常州宜兴巡检。建炎三年，金人入县之金泉乡，允武率土军、乡民迎敌，杀获

数级，夺弓箭与旗。后遇金兵梅岭村，力战而没。诏赠两官，官其家二人。

龚楫字济道，兵部侍郎原之孙，世以儒学显。楫懦如不胜衣。建炎初，闻金人陷郡县，辄忿恚不食，念有以自见而不可得。兀术据和州，以偏师万人筑堡新塘，遏绝濡须之路。楫率家僮百余人袭之，乡里从者二千余人，获千户二，系累者数百人，輜重称是。纵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将归于滁、和镇抚司。遇金兵大至，乃取道圩上，金骑兵据其冲，不得前，众多赴水死。楫麾其众曰：“今日斗死亦足为义士，自弃沟渎无益也。”战败，为金人所获，犹挺剑刺其一人，骂不绝口，金人脔割之。年二十二。

金人初至新塘，有蒋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见其挟书，又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骂，乃杀之。

李亘者，字可大，兖州乾封人。少好学，有知虑。大观二年进士。徐处仁当国，擢尚书郎官。建炎末，金人犯淮南，亘不及避，刘豫使守大名。与凌唐佐谋，密陈豫可取状告于朝。募卒刘全、宋万、僧惠钦辈十余，往返事泄，全、万、惠钦为逻者所得，亘坐死。后赠官，立祠曰愍忠。

又有武显大夫孙安道，为应天府兵马钤辖。城陷不得归，谋挺身还朝，为人所告而死。后赠忠州刺史。

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宁人。元符三年进士。建炎初，提点京畿刑狱，加直秘阁，知南京。南京陷，刘豫因使为守。唐佐与宋汝为密疏其虚实，遣人持蜡书告于朝。江、淮都督吕

颐浩过常州，得唐佐从孙宪，授保义郎、阁门祗候，俾持帛书遗之。宪至睢阳，事泄，豫捕唐佐并其家，宪脱归。唐佐见豫，责以大义，豫怒，斩唐佐境上。李横复颍昌，言于朝，诏赠徽猷阁待制。

杨粹中，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时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将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捣其营，直犯中军，粘罕跣足走，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图不下，粘罕嘉其忠义，许以不死，乃以粹中归。粹中竟不屈而死，守御官杜绩亦死之。赠粹中徽猷阁待制。

强霓，自金归宋，为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知环州、环庆路统制军马兼沿边安抚使。隆兴间，金兵围环州，与其弟武经大夫、环庆路统领沿边忠义军马震坚守孤城，招诱使降，不屈，城陷死焉。兴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吴挺言于朝，并赠观察使，立庙西和州，赐额旌忠。

康杰者，权知扶风县，与金将冯宣战，宣爱而欲招之，杰奋曰：“吾今也当死于阵，不能降敌。”宣杀之。

李伸者，知天兴县，坚守不下，城陷，曰：“吾岂使敌杀我。”遂自杀。

郭僕，字同升，开封祥符县人。以父任调海州东海县尉，权祥符县尉。时童贯子师闵死，敕葬邑境，僕任道途之役。贯命彻民屋之当道者，僕先籍童氏屋数十间欲毁之，贯遽令勿

毀，由是民屋得免。

再调滨州招安丞，又为亳州蒙城丞。令以盐科邑民，僦争之不可。郡守以僦丞鹿邑，中贵人杨逢周率军士二百人，以捕寇为名入邑境，所至骚动。僦檄逢周取所受文书，逢周不与，僦令尉讥察之。逢同归，诉于徽宗，诏逮僦赴开封府狱，狱以状闻，乃使还任。

辟权咸平县丞。靖康初，勤王兵有剽掠邑界者，僦率民兵击之，得犯者斩以徇。会金人大至，力不敌，其僚欲降之，僦走南京从赵野乞师，不从，恸哭而归。寻知宣城县。苗傅、刘正彦之变，吕颐浩传檄诸郡，僦说郡守刘珣，请募勇士倍道赴难，揭榜复用建炎年号，人皆赴之。

通判全州，权饶州浮梁宰，未行，时有贼张顶花者已逼县境，众止之，僦曰：“安逸则就，艰危则辞，非我所学。”径就道。至县，约束吏士，誓以死战。贼闻之，伪降，入邑为变，邑官窜伏，僦曰：“吾为宰，义不可去。”端坐公署，贼徒责僦，僦大骂不绝口，遂遇害。诏赠承议郎，录其后二人。

郭赞者，汝阳县丞也。建炎二年，金人陷蔡州，守臣阎孝忠闻之，先遣其家，独聚军民守城。金人陷城，孝忠为所执，见其貌陋且侏儒，乃令荷担，因乘间而逃。独赞朝服诟叱不肯降，遂见杀。

王进字纯父，饶州乐平人。乡举恩免，为固始簿，摄邑。绍定中，金兵犯淮，守令望风遁，进度力不能御，怀印自投于井而死。

吴从龙字子云，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统制。绍定兵难，为先锋，援不至，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诱降，终不屈，死之。庙

祀扬、泰二州，赐额褒忠。官其弟从虎，至武经大夫。

司马梦求，叙州人，温国公光之后也。母程，归及门，夫死，誓不它适，旌其门曰“节妇”。梦求，其族子，取以为后。景定三年，举进士。咸淳末，调江陵沙市监镇。沙市距城才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势险固，为舟车之会，恃水为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北兵横遏中道，乘南风纵火，都统程文亮逆战于马头岸，制置使高达束手不援，文亮降。梦求朝服望阙再拜，自经死。

林空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监丞。空斋举进士，历知县，解官家居。益王立，张世杰围泉州，乃率乡人黄必大、刘全祖即其家开忠义局，起义兵，复永福县。时王积翁以福安送款世杰，然实密约北兵。兵至，屠永福，必大、全祖等走它邑。空斋盛服坐堂上，啮指血书壁云：“生为忠义臣，死为忠义鬼。草间虽可活，吾不忍为尔。诸君何为者，自古皆有死。”俄见执，不屈而死。

黄介，字刚中，隆兴分宁人。意气卓越，喜兵法。制置使朱祀孙帅蜀，介上攻守策，祀孙爱之，以自随。夏贵辟充广济簿尉，平反死囚，尹不能抗。钱真孙复辟入幕，及与真孙别，诵“南八，男儿死尔”语以勉之。后家居，帅乡民登龙安山为保聚计。德祐元年，北兵至寨，众奔溃，介坚守不去，且射且诟，面中六矢不为动，顾谓家僮陈力曰：“尔尽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镞如猬，面颈复中

十三矢，倚栅而死，力亦死。

妻刘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乃壮，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师以归，州里称为黄孝子云。

孙益，扬州泰兴人。少豪侠。绍定中，李全犯扬州，游骑薄泰兴城下，县令王爚募人守御，益起从之。俄贼兵大至，益率众拒之。众见贼势盛，且前且却，益厉声呼曰：“王令君募我来，将以守护城邑也。今贼至城下，我辈不为一死，复何面目见令君乎？”遂身先赴敌，死之。

同时顾绪、顾珣俱战死。事闻，赠益保义郎，绪、珣承节郎，各官其子一人。

王仙，蜀都统也。守涪州，北兵攻围无虚日，势孤援绝。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断其亢不殊，以两手自摘其首坠死。

曹琦，蜀进士也。知南平军，亦被执，脱身南归，制置辟主管机宜文字。闻都统赵安以城降，就守御地自经死。

吴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还其乡领村，纠集民兵。时江西制置使黄万石走邵武，遂繇邵武守黎靖德请于万石，乞济师，万石不许，而授楚材迪功郎、权制置司计议官以安之，且戒勿兴兵。楚材不听，二月己亥，自领村率众，晨炊蓐食，将攻城。钲鼓震动，甫至近郊之龟湖，北兵三道蹙之，夺其长梯铁钩，因进攻领村，拒以木栅，不得入。事闻，益王元帅府承制迁楚材

宣义郎、带行太社令、知建昌军，俾聚兵图再举。万石匿其命。

楚材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诱降，其众多解去。楚材走光泽，为人所执，及其子应登以献。郡遣录事娄南良讯之曰：“汝何为错举？”楚材抗声曰：“不错，不错。如府录所为，乃大错尔。府录受宋官爵，今乃为敌用事，还思身上绿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为忠义所激，为国出力，事虽不成，正不错也。”南良愧而语塞。及吴浚为江西制置、招讨使，斩楚材父子，传首诸邑。益王立于福州，闻而哀之，赠官朝奉郎，即邵武境上立庙，赐名忠勇。

李成大，字实夫，南康军建昌人，文定公李迪之从子也。宝祐四年进士。德祐初，知金坛县。北兵至，与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战，不胜，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挟成大降，乃潜与胡用存谋复金坛，事泄系狱，拷掠不屈，遂杀其二子以惧之，终不屈，笑曰：“子为父死，臣为君死。”卒杀之。

事闻，赠朝散大夫、直秘阁，谥忠节。制曰：“外难方炽，拥名城数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忠于前，子继于后，如晋卞氏，可无褒乎？通直郎、知镇江府金坛县兼弓手寨兵正李成大劲气排霄，精忠贯日，壮志弗就，以没其身。襚以大夫之阶，官其二孤，用慰英爽。”

陶居仁，太平之芜湖人。以行义闻州里。仕为镇江录事参军。北兵攻镇江，守臣洪起畏遁，统制官石祖忠举城降，居仁见执，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历数穷而世运更也，讐可

失忠义求苟生邪？得以死报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见杀。大帅至，闻居仁死时语，叹嘖之，为棺敛，使人护以还其家。涕流数百里，不时顷至，人皆异之。乡人为立祠。

卷四百五十三

列传第二百一十二

忠 义 八

高永年 鞠嗣复宋旅 丁仲修 项德附
 孙昭远 曾孝序 赵伯振 王士言祝公明附
 薛庆 孙晖 李靚 杨照 丁元附
 宋昌祚 李政 姜绶 刘宣 屈坚王琦
 韦永寿附 郑覃 姚兴 张玘 陈亨祖
 王拱 刘泰 孙逢李熙靖 赵俊附 姚邦基
 刘化源 胡唐老 王侑朱嗣孟附 刘晏
 郑振 孟彦卿 高谈 连万夫 谢皋附
 王大寿 薛良显 唐敏求 王师道

高永年，河东蕃官也。为麟州都巡检。王贍取青唐，永年总蕃兵为先锋。贍入邈川，而宗哥叛，永年以千骑直抵其城，开省章峡路，击走叛羌，结阵还青唐。羌攻甚急，反击之去。会苗履、姚雄以援师至，战溪兰宗堡，履少却，永年

领劲骑断羌为二，乃退。复与李克保敦谷，又战于乾沟，单马援矛，刺羌酋彪鸡厮万众之中，斩其首，余众宵遁。已而陇拶自乾沟逼鄯州，永年佐贍拒守，及雄弃湟、鄯，皆以永年殿归师。

崇宁初，知岷州。蔡京议复两州，王厚使永年帅兵二万出京玉关，克安川堡，遂至湟，即知州事。自皇城副使进四方馆使、利州刺史，为熙、秦两路兵都统制，将前军驻宗哥北。溪賧罗撒萃精勇据高阜，欲冲官军，永年挥选锋突阵，师乘之，羌大败，遂平鄯州。迁贺州团练使，知其州。

溪賧罗撒合夏国四监军之众，逼宣威城，永年出御之。行三十里，逢羌帐下亲兵，皆永年昔所推纳熟户也。永年不之备，羌遽执永年以叛，遂为多罗巴所杀，探其心肝食之，谓其下曰：“此人夺我国，使吾宗族漂落无处所，不可不杀也。”是役也，王厚实主其事，而谋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执缚，故赠恤不及云。

永年略知文义，范纯仁尝令贄所著书诣阙，作《元符陇右录》，不以弃湟、鄯为是，故蔡京用之，虽成功，然竟以此死云。

鞬嗣复，不知何许人。宣和初，知歙州休宁县。方腊党破县，欲逼使降，面斩二士以怖之，嗣复骂曰：“自古妖贼岂有长久者，尔当去逆从顺，因我而归朝，官爵尚可得，何为胁我使降？”嗣复知必死，不少惧，屡言何不速杀我，贼曰：“我，县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杀。”乃委之而去。初，嗣复闻难，率吏民修城立门，众赴功，守备略就。朝廷知之，

进其官二等，加直秘阁，擢知睦州。尝为贼所伤，自力度江乞师于宣抚使，未及行而卒。

宋旅字庭实，莆田人。第进士，累官奉议郎、知剡县。方腊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盗亦起应之。县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归闽，独与民据守，以忠义激劝，部勒队伍，为豫备计。俄而盗众大至，射率壮锐，冒矢石，虽颇杀获，终以力不敌，遂死之。越帅刘翥上其事，诏赠朝散郎，录其四子。

丁仲修字敏之，温州人。方腊党俞道安陷乐清，将渡江。巡检陈华往捕，死之。先锋将张理同、李振出南门迎敌，渡八接桥，桥断马蹶，溺死。贼至帆游，夏祥遣辅襄迎战数十合，襄死之。仲修帅乡兵御诸乐湾，乡兵失据而散，仲修以余兵与贼战，力屈乃死。

项德，婺州武义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间，盗发帮源，明年陷婺，而邑随没。德率败亡百人破贼，因据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讫五月，东抗江蔡，西拒董奉，北捍王国，大小百余战，出则居选锋之先，入则殿后，前后俘馘不可胜计。贼目为“项鹞子”，闻其钲则相率遁去。方谋复永康诸县，而官兵至，德引其众欲会合，贼尽锐邀之黄姑岭下，德战死。邑人哭声震山谷，图其像，岁时祭之。

孙昭远，字显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间进士，调长沙尉，辟河东经略司干当公事。历凤翔府天兴县、河北山东抚谕盗贼干当公事，寻擢河北、燕山府路转运使。

靖康元年，召为水部员外郎。金人围太原，宋师多溃，钦

宗遣折彦质乘传同昭远招集。会洛阳陷，西京留守、西道总管王襄徙治襄、汉，授昭远西道总管。道收溃卒至京兆，遇永兴路安抚范致虚会诸军入援，昭远督其进，且檄诸道使出师。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各以师会，泾原帅席贡、秦凤帅赵点、鄜坊使张深皆后师期，昭远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诸道兵得十万，命马祐昌统之。昭远与致虚同出关，祐昌与金人战败。京师陷，遣使至大元帅府。

建炎元年，迁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总管。至洛收集散亡，得义兵万余人，栅伊阳，使民入保。其冬，金人来攻，昭远遣将姚庆拒战，军败，庆死。昭远命将官王仔奉启运诸殿神御，间道走行在。金兵益炽，昭远战不利，其下欲拥昭远南还，昭远骂曰：“若等平日衣食县官，不以此时报国，南去何为！”叛兵怒，反击昭远，遂遇害。官属无免者。四年，追赠徽猷阁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晋江人。以荫补将作监主簿，监泰州海安盐仓，因家泰州。累官至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过阙，与蔡京论讲议司事，曰：“天下之财贵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师，恐非太平法。”京衔之。时京方行结余、俵余之法，尽括民财充数，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民为邦本，一有逃移，谁与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圣宠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锻炼无所得，但言约日出师，几误军期，削籍窜岭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罢相，授显谟阁待制、知潭州。复以论徭事与吴居厚不合，落职知袁州，寻复职，再知潭州。

道州徭人叛，乘高恃险，机毒矢下射，官军不得前。于

两山间仆巨木，横累以守。孝序夜遣骁锐攀援而上，以大兵继进，破平之。进显谟阁直学士，迁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缮修城池，训练士卒，储峙金谷，有数年之备，金人不敢犯。高宗即位，迁徽猷阁学士，升延康殿学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诣南都借留，许之。

先是，临朐土兵赵晟聚众为乱，孝序付将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归。孝序责以力战自赎，定乃以言撼败卒，夺门斩关入，孝序出据厅事，瞋目骂之，遂与其子宣教郎诩皆遇害，年七十九。城无主，遂陷。

知临淄县陆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阵。知益都县张侃、千乘县丞丁兴宗亦死之。后赠孝序五官，为光禄大夫，谥威愍；子诩承议郎。有常朝散郎，录其家一人。赠侃、兴宗二官，官二子。

赵伯振，太祖八世孙。宣和六年进士。靖康末，为郑州司录，捍御有功。上闻之，就迁直秘阁、通判州事。建炎元年，金人犯郑州，守臣董庠弃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巷战，中流矢坠马，遂遇害。事闻，赠朝请大夫，官其一子。

王士言，武举进士。累立战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擢河东廉访使者。方腊为寇，诏择材略之士，冯熙载荐为东南第三将，首解嘉兴之围。靖康元年，诏以浙西兵往河东防秋。金人攻泽州，毕力守御，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他将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亲卒持剑归报，巷战而死。康允之上其事，赠拱卫大夫、忠州团练使，官其后五人。

祝公明，处州丽水人。太原府孟县主簿。靖康间，金人犯河东，令弃官去，公明摄县事，率保甲入援，围守逾年，城陷不屈。子陶，为唐州司户，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赠公明承事郎。

薛庆，起群盗，据高邮，兵数万人，多骁雋敢斗，能以少击众，附者日多。张浚闻庆无所系属，欲归麾下，亲往招之。庆感服，因使守高邮，寻迁拱卫大夫、福州观察使、承州天长军镇抚使。金人还自浙，屯天长、六合间，庆率众劫之，得牛数百，悉贱估分界民之力田者。

金人欲自运河引舟北归，而赵立在楚，庆在承，扼其冲不得进。金左监军昌来见兀术，欲会兵攻楚州，真、扬镇抚郭仲威闻之，约庆俱往迎敌。庆至扬州，仲威殊无行意，置酒高会。庆怒曰：“此岂纵酒时耶？我为先锋，汝当继后。”上马疾驰去，平旦出扬州西门，从骑不满百，转战十余里，亡骑三人，仲威迄不至。庆与其下奔扬州，仲威闭门拒之，庆仓皇坠马，为金追骑所获。马识旧路还，军中见之曰：“马还，太尉其死乎。”金人杀庆，承州陷。讣闻，赠保宁军承宣使，官其家十人，封其妻硕人。

孙晖，为泗州招信县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州守吕元、阎瑾焚淮桥遁。金人由招信将渡淮，晖将射士民兵御之，沈其数舟。会大雾蔽日，金人莫测其多寡，相持逾半日，以疑兵縻晖，自上流渡兵。晖又战且却，城破，竟死于敕书楼。

李靚字彦和，吉州龙泉人。幼孤，母督之学，不肯卒业，母诘之，辞曰：“国家遭女真之变，寓县云扰，士当捐躯为国，勘大憝，安能咕囁章句间，效浅丈夫哉？”岳飞督师平虔寇，挺身从之，未行，奔母丧。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张浚，浚奇之，使隶淮西总管孙晖戍下。累功授承信郎。绍兴十年，金遣其将翟将军犯境，靚与部曲当其锋，转战至西京天津桥南，俘翟将军，乘胜逐北。会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杨照者，濠州将官也。金人围城急，照跃上角楼，刺贼之执黑旗者，洞腹抽肠而死。照俄中流矢，卒。有统领丁元者，遇金人十八里洲，被围，元大呼其徒，勉以毋得负国。一舟二百人皆斗死。诏并赠承信郎，录其后。

宋昌祚，和州钤辖也。建炎三年，兀术犯和州，州人推昌祚权领军事，率众坚守，金人围之数匝。禁军左指挥使郑立亦拳勇忠愤，共激士卒，昼夜备御不少怠。阅数日，军士胡广发弩中兀术左臂，兀术大怒，飞炮雨集，径登弩发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祚与权倖唐璟、历阳令蹇誉、司户徐煊、县尉邵元通及立、广皆死谯楼上，磔裂以徇。军士多不降，溃围西出，保麻湖水寨，推乡豪为统领。闻于朝，遂以赵霖为和州镇抚使，昌祚、璟、誉、煊、元通各赠官，录其子弟。

李政，为云骑第六指挥，在京东立战功，补官授河北将官，冀州驻扎。靖康二年，知州权邦彦以兵赴元帅府勤王，金兵来攻，政守御有法，纪律严明，军民皆不敢犯。金屡攻城，

政皆却之。夜捣其寨，所得财物尽散士卒，无纤毫入私家。号令明，赏罚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门楼，与官兵相隔，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跃火而过者，有重赏。”于是有十数人皆以湿毡裹身，持仗跃火而过，大呼力战，金人惊骇，有失仗者，遂败走。政大喜，皆厚赏之。未几政死，城遂陷。权知州事单某者不降，自经死。

姜绶，处州丽水人。金人再犯京师，内外不相闻。朝廷募忠勇士赍蜡书往南京总管司调兵赴援，绶以忠翊郎应募，乃刲股藏书，缒下南壁，为逻骑所获，厉声叱骂，遂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

刘宣，为秦凤路兵马都监。金人入关、陕，宣遣蜡书密与吴玠相结，且率金将任拱等以所部归朝。约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绶擘之，其家属配曹州。

屈坚，为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建炎二年，金人围陕府，坚引所部救之。围解，金人执坚，坚曰：“始吾所以来，为解围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金人使速杀之。后赠三官，录其家五人。

王琦，为弓门寨巡检。建炎四年，金人还自熙河，琦御之。金人立招降旗榜，改年号阜昌，众皆拜，琦独不屈。金人执而杀之。

韦永寿者，绍兴三十二年，以统制官与金人战和州，子承节郎世坚救之，同死。张浚以言，赠中卫大夫、融州观察

使，世坚赠三官。

郑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贡于乡。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纵兵大掠，覃挈族避难山谷间。金人追及，与兄章俱被执，胁以刃，曰：“予吾金，即赏死。”覃号泣指所瘞黄金钗遗之，遂见释。而金兵相属，覃拿小舟与其妻董同载去，顾谓章曰：“万一不得脱，覃岂北面事异国者，兄勉主祭祀。”复为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厉辞骂不屈，跃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与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

覃死后，孙、曾多举进士，而清之最显。覃累赠太师、秦国公，董秦国夫人。

姚兴，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杀金人有功，借补承信郎。建炎初，张琪聚兵归东京留守宗泽，兴往从之，又从琪依刘洪道于池州。绍兴元年，琪叛，掠饶州，吕颐浩招降之。琪既听命而中变，执总管巨师古将杀之，兴密谕所部，挟师古同其妻游骑而驰，夜归颐浩。颐浩义之，请于朝，授武义郎，隶张俊军中。复从刘锜守顺昌，复宿、亳，下城父、永城、临涣、蕲县朱家村，迁武略大夫。战淮壖有功，授右武大夫，累迁建康府驻扎御前破敌军统制，充荆湖南路兵马副都监。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兴隶都统王权麾下，遇金兵五百骑于庐州之定林，与战却之，生得女直、鹞杀虎。初，金主亮在寿春，江、淮制置使刘锜命权将兵迎敌，权怯懦不进，锜督战益急，权不得已守庐州。及金兵渡淮，权遣兴拒之，而

退保和州。兴与金人遇于尉子桥，金人以铁骑进，兴麾兵力战，手杀数百人。权奔仙宗山，严兵自卫，兴告急不应，统领戴皋帅马军引避。初，李二者，尝有私恩于权，因得出入军中，往来两界贸易，间窃权旗帜遗金人。至是，金人立权旗帜以误兴，兴往奔之，父子俱死焉。

事闻，诏赠容州观察使，又特官其后三人，即其寨立庙。既复淮西，又立庙战所，赐额旌忠。开禧元年，户部侍郎赵善坚言：“近守边藩，询访故老，姚兴以四百骑当金人十数万，自辰至午，战数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敌。金人相谓曰：‘有如姚兴者十辈，吾属敢前乎？’兴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谥。”于是赐谥忠毅。

张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财募兵讨金人，从者数千人。时翟兴制置京西，玘以众属焉。金兵长驱渡河，玘御之白浪口，金人不得渡。积功补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为制置司前军统制，玘佐之，每战，冒矢石为诸军先。

绍兴元年，金将高琼率众取商州。董先御之，玘乘锐奔击，从骑不能属，单马至四皓庙，金兵数百骑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击，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战九捷，追至试剑关，争门，蹂践死者百人，明年春，偕先繇蓝田渡渭，规取长安。时伪齐经略使李譔屯渭北，与金将折合孛董相为声势。玘陈兵华严川，俄白气贯日，吏士欢奋，战于兴平、咸阳、渭河、石鳖谷。

时刘豫据京师，先军乏食，伪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

人如旧。豫使人迎其妻，先密书报玘勿遣，且述必还意。王倚摄虢州，从伪意坚，玘患之。会别将董震自商州来，倚喜曰：“震与我善，今以兵来，天赞我也。”乃与震谋害玘。震阳许而阴以告。翼日，倚诣玘议事，玘叱下，责以大义，并推官祁宗儒斩之。先是，豫遣人持诏抚谕，以玘为商虢顺州路兵马都监、同统制军马，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

于是伪齐河南安抚孟邦雄、总管樊彦直据洛阳，兵直抵长水。玘遣将陈俊守白马山，谢皋守船板山，梁进守锦屏山，尽匿精锐。金兵深入，玘战东关，三寨响应，金兵溃。玘率精骑三千，一日夜驰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彦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御使。三年春，先自伪齐归，玘还兵柄，退就位，时人义之。

初，翟兴既死，朝廷命其子琮袭，至是琮言于朝，真授玘武翼大夫、果州团练使、河南府孟、汝、唐州马步军副总管。击金将阎锐于唐、邓间，先登杀获千余人。未几，诏先一行并听神武后军统制。玘从岳飞复京西六州，平湖贼钟子义等，累功进拱卫大夫。入侍卫，始以诛王倚事闻，敕付史馆，赐褒诏，进亲卫大夫。

三十二年，领御营宿卫前军都统，屯泗州。时金人攻海州急，诏玘会镇江都统制张子盖赴之。贼环城数十匝，矢石如雨，玘战于州北三里，麾精骑冲其阵，手杀数十人，斫其长，杀获万计，海州围解。玘中流矢卒，子盖上其功，特赠正任观察使，官其后九人，庙号忠勇。孝宗即位，又命祠于战所，赠清远军承宣使。

子世雄，歿于符离之战，赠武节大夫。

陈亨祖者，淮宁大豪也。绍兴末，官军已复蔡州，亨祖遂领民兵据淮宁，执金知州完颜耶鲁，以其城来归。命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宁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战死之，举家五十余人皆死。赠容州观察使，立庙光州，赐额闵忠。

王拱，建康府前军统制。从都统邵宏渊收复虹县，进取宿州，屡立奇功。隆兴元年五月，与金人接战，深入营中，自辰至申，力战死。诏赠正任观察使，官其家八人。许奏异姓，赐银三百两，即其寨立庙，赐额忠节。

是役也，中亮大夫朱赞亦死之，赠承宣使。

刘泰，枢密院忠义前军正将也。慷慨好义，以私财募兵三百，粮储器械一切不资于官。金人犯寿春，泰率所部赴援，转战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数十创，一夕死。诏赠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孙逢，眉山人。大观四年进士，累官至太学博士。张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贺，逢独坚卧不起。夜既半，同僚强起之，不从，至垂泣与之诀。时祠部员外郎喻汝砺闻变，扞其膝曰：“不能为贼臣屈。”遂挂冠去。事毕，有司举不至者，欲以逢与汝砺复于金人，邦昌以毕至告，乃免。逢闻之曰：“是必将肆赦迁官以重污我，我其可谗！”遂发疾而卒。

李熙靖，晋陵人。提举醴泉观。邦昌使直学士院，熙靖固拒，因忧愤不食，疾且笃，谓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数行下。邦昌又命礼部侍郎谭世勳权直学士院，世勳亦称

疾坚卧不起。熙靖寻卒。后并赠延康殿学士。

赵俊字德进，南京宋城人。绍圣四年进士，官至朝奉郎。隐居杜门，虽乡里不妄交。刘安世无恙时居河南，暇则独一过之。徐处仁与俊厚善，及为丞相，乡人多见用，俊未尝往求，处仁亦忘之，独不得官。

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独不肯，曰：“但固吾所守尔，死生命也，避将安之？”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俊晏然不动。刘豫以俊为虞部员外郎，辞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复强。凡家书文字，一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后三年卒。

承直郎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县，秩满不复仕，屏居村落间，授徒自给。

时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间，豫募人索之，承务郎阎琦匿不以闻，为人所告，豫杖之死。

刘化源，耀州人。绍圣元年进士。建炎初，金人陷关陕，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时知陇州，不肯降，城陷被执。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驱入河北，鬻蔬果、隐民间者十年，终不屈辱。

有米璞者，与化源同乡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进士第，时通判原州，刘豫欲官之，杜门谢病，卒不污伪命。

有刘长孺者，亦耀州人。时签书博州判官厅公事，与豫书，备陈祖宗德泽，劝以转祸为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长孺终不屈。豫后复官之，不从。绍兴九年，宣谕使周聿上之朝，诏赴行在，而签书枢密院事楼炤言璞苦风痹，化

源、长孺老病，遂命各转两官奉祠；又言新凤翔教授阴倬守节不仕，诏特改令入官。其后金复渝盟，长孺知华阴县，不屈而死。

有李嘉者，开封人。宣和六年进士。建炎中，知彭阳县，亦不降，与民移治境上。令执之以献，金人欲官之，凡三辞。其后金人以为归附，命为儒林郎，嘉言于所司曰：“昔为俘获，不敢受归附之赏。”还其牒。刘麟闻其贤，命张中孚以礼招致，嘉力拒之。绍兴九年死原州。事闻，赠奉议郎，官其家一人。

胡唐老，字俊明，枢密副使宿之曾孙也。崇宁间，与弟世将同登进士第。历南京国子博士，知江陵县，召为秘书省校书郎。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师，攻围日急，唐老请对曰：“城危矣。康王北使，为河朔士民留不得进，殆天意也。请就拜大元帅，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橐是之，遂遣秦仔持蜡书诣相州，拜王河北兵马大元帅。

时朝廷趣西兵入卫，而不立帅。唐老疏：“乞命范致虚为宣抚使，节制诸路以进，不然必无功。”不听。后致虚以孤军与金人战滑、澠间，它路兵不至，遂败。

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银，分命朝臣董之，以台臣纠察，唐老预焉。出知无为军。朝廷窜逐伪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间多匿金银，杖唐老几死，以疾得免称臣于伪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从贬秩。

三年，知衢州。苗傅败走，以乱兵犯城，唐老拒之。会大雨雹，城上矢石俱发，贼不支，遂解去。以功擢秘阁修撰，未几，进徽猷阁待制，充两浙宣抚司参谋官，知镇江府兼浙

西安抚使。

杜充降于金，建康失守，溃卒戚方等趣镇江，城壁颓圯，兵不满千，独倚浙西制置韩世忠为重。世忠复去，唐老度力不敌，因抚之。无何，方欲犯临安，妄言赴行在，请唐老部众以行。唐老不从，谕以逆顺祸福，方众环胁之，唐老怒骂方，遂遇害。诏赠徽猷阁直学士，谥定愍。

时安抚司机宜郑凝之亦以兵死，诏官其家一人。凝之，戡孙也。

王侑，以通判真州权通判广德军。建炎末，盗戚方既为刘晏所破，引兵欲趋宣城，道过广德，入其郭。侑不屈，与权判官李唐俊、权司法潘偁、权知广德县韦绩、权丞蒋夔皆死。后赠侑二官，唐俊等皆京秩，录其家一人。

朱嗣孟，饶州乐平人。宣和间进士，为广德司户兼司理。叛卒戚方破镇江，犯广德，守仓皇遣招安，无敢往者，奇嗣孟状貌有胆略，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负，不复逊，直诣贼垒，问所以涉吾地何故，为陈逆顺祸福，使自择所处。方以连己杀之。事闻，赠宣教郎，官其子。

刘晏，字平甫，严州人。入辽，举进士，为尚书郎。宣和四年，帅众数百来归，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师，以晏总辽东兵，号“赤心队”。

建炎初，从刘正彦击淮西贼丁进。进党颇众，晏所提赤心骑才八百，乃为五色旗，使骑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尽则以一色易之。贼见官军累日不绝，颜色各异，遂不战而降。

迁朝散郎。正彦反，晏谓其部曲曰：“吾岂从逆党者耶？”以众归韩世忠。世忠追正彦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骑六百为疑兵于浦山之阳，贼大骇，晏以所部力战。正彦既擒，世忠上其功，迁一官。

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溃，世忠退保江阴，晏领赤心百五十骑屯青龙。群寇犯常州，郡守请晏为援，晏以精锐七千人出奇破之。进直龙图阁。保马迹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选舟师迎战，降其众千五百人，郡人为晏立生祠。

戚方围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营垒，出不意直捣方帐下，方大惊却走。晏欲生致方，单骑追之，方率其众迎战，晏不能敌，犹手杀数十人，为贼所害。事闻，赠龙图阁待制，官其子四人，于死所立庙曰义烈，岁时祀之。

郑振，字亨叔，兴化军仙游人。建炎中，盗杨勍起，邑令檄振纠集民兵以御之。振力战，贼众披靡，一夕遁去。绍兴十三年，群盗曾少龙、周老龙、何白旗、陈大刀众至数万，帅司檄振行，盗素闻振名，不战自屈。十六年，盗詹铁义者，入振井里，振帅众拒之，杀数十人，遂遇害。庙食里中。

有孙知微者，以朝请大夫通判舒州。绍兴元年，贼刘忠入其境，执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怒，齧而食之。

孟彦卿，忠厚从父也，颇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城中叛卒焚掠，自东门出，帅臣向子諲命彦卿领兵追之。已而招安其众。未几，溃兵杜彦自袁州入浏阳，遂犯善化、长沙二县。彦卿率民兵拒之，手杀数人，贼势挫，退还浏阳。彦

卿追与之战。俄而民兵有自溃者，贼遂乘之，斩彦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战孟通判首也。”因支解以徇。

添差通判赵民彦以民兵赴之，鏖战浏阳城南南流桥，依山为阵，杀伤甚众。偶为间者折其阵中认旗，众惊谓民彦已败，遂溃，民彦为贼所得。邑士谢淳以才勇，众推之帅民兵为前锋，助民彦战。淳手杀数十人，力屈亦被执。贼并杀之。事闻，彦卿、民彦并赠直龙图阁，官其家各三人。淳字景祥，赠成忠郎，官其子晞古。朱熹帅湖南，请为彦卿、民彦立庙，以淳侑之。

高谈字景遂，邵武光泽人。绍定二年，旁郡盗作，诸子请避之，谈曰：“昔杨子训问避寇于胡文定公，语之曰：‘往岁盗起燕山，则河北、关中可避；入关，则淮南、汉南可避；今惟二广，宁保其无寇乎？吾惟存心以听命尔。’小子识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则汀、剑，西去则盱、赣，皆为盗区；东去富、沙，虽有城避，吾闻官吏例弗我纳；北去广信，防夫、守隶利人囊筐，指民为谍，数剽杀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盗入，诸子又请，谈曰：“有庙祔在，将焉之？”

盗至，谈出曰：“时和岁丰，何忍为此？”盗曰：“吏贪暴，民无所诉，我为直之。”谈曰：“独不能挝鼓上闻乎？民何辜而杀之。”盗怒，执诸庭。遗之牛酒，不释；遗之金帛，不释。谈曰：“然则将何为？”盗曰：“我欲东破武阳，若得耆老如尔者，率是乡子弟，吾其济乎。”谈曰：“斯言奚为至我。”唾贼大骂，遂遇害，而里人赖以免。

谈平居言动，必由礼法，故乡人敬而附之。

连万夫，德安人，或曰南夫弟也。补将仕郎。建炎四年，群贼犯应山，万夫率邑人数千保山寨，贼不能犯。寇浪子者以兵至，围之三日，卒破之。贼知万夫勇敢有谋，欲留为用，万夫怒，厉声骂贼，为所害。赠右承务郎，官其家一人。

谢皋者，开封人，为镇抚司统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皋指腹示贼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王大寿，泉州人，为左翼队将。绍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围头，守真德秀遣大寿领卒百人防遏。猝与贼遇，奋前控弦，毙贼十余，后无援者，遂没。从死者五人。贼就俘，剖心祭之。事闻，赠官，恤其家。

薛良显，字贵勤，温之瑞安人。登崇宁二年进士第，累官为大宗正丞，出为江东转运使。江宁军校周德作乱，良显闻变，率众与战，斩十余级，力不胜，死之。事闻，赠恤良渥。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当涂人。宣和六年进士，调德化主簿。盗起，敏求挺身率众捍贼，度力不能支，谕以祸福，贼愤诋触，噪而前，遂遇害。事闻，加赠升朝官，仍补其子楠将仕郎。

王师道，字居中，兖州人。为人沈勇。任吉州栗传寨巡检。绍兴中，与盗战于吴村，每射辄毙，追击数里，遇贼有伏于民居者，挺身力战，遂死。立庙其地。部使者以闻，官

其二子。

王辉者，青州人。亦尝为栗传寨巡检。靖康初，诏起义兵，辉应募，立奇功，官至正使，寓吉州。淳熙二年，茶寇犯邑，郡以辉骁勇，檄之使行。至胜乡，地险，辉勇于进，士卒不继，为贼所得，以刃加颈欲全之，辉含血大骂，遂死。帅司以闻，赠忠州刺史，与恩泽二人，立庙罗陂。

陈霖者，字傅容，泉州人，嘉定十三年进士，为瑞金尉。盗起江、闽，霖迎敌力战，盗系之以去，不屈遇害。

卷四百五十四

列传第二百一十三

忠 义 九

赵时赏 赵希洎 刘子荐 黄文政 吕文信
 钟季玉 潘方 耿世安 丁黼 米立 赵文义
 杨寿孙 侯畱 王孝忠 高应松 张山翁
 黄申 陈奎 萧雷龙 宋应龙 褚一正
 邹灏 刘子俊 刘沐 孙棨 彭震龙 萧焘夫
 陈继周 陈龙复 张镗 张云 张汴 吕武
 巩信 萧明哲 杜浒 林琦 萧资 徐臻
 金应 何时 陈子敬 刘士昭 王士敏
 赵孟垒 赵孟松

赵时赏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进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县。德祐元年，北军至境，时赏拥民兵捍战有功，升直宝章阁、军器太监。从二王入闽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军。未几，言者以弃城论罢之。

文天祥开都督府于南剑，奏辟参议军事、江西招讨副使。与宗室孟深提兵趣赣州，取道石城，复宁都县。数以偏师当一面，战比有胜。时常风神明俊，议论慷慨，有策谋，尤为

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败走吴溪，为追兵所执，不屈死之。

时赏在军中时，见同列盛辎重，饰姬侍，叹曰：“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及被执，见系累它僚属至者，时赏辄麾去，云：“小小签厅官尔，执此何为？”由是得脱者众。

赵希泊，宗室子，居宜春。历官至户部尚书。咸淳中，许丞相贾似道，出领广东转运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黄万石檄其勤王，得溃卒数百，道经庐陵，郡守邀其军，遂与从子必向避地赣州。乱定归里，时袁守聂嵩孙，希泊内姻也，勉之内款，不能屈。文天祥兵败，以失言与必向俱被囚，辞节愈厉，家人馈食，则碎器覆诸地，俱不食，据榻而死。

刘子荐，字贡伯，吉州安福人。父梦骥，以进士历官知澧州，没于王事。子荐以父任为湘乡尉，以获盗功调抚州司录。有诉王应亨殴死荷担黄九者，狱成矣，子荐阅爰书，疑而驳之。俄烈风迅雷辟狱户，裂吏楔，杀人者实孔目冯汝能，非应亨也。狱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闻，颁谕天下之为理官者。改知赣县，监行在左藏库，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陛辞，度宗慰之曰：“广郡凋瘵，赖卿抚摩。”子荐对曰：“臣当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静著闻。

主管仙都观，广西经略司檄为参议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静江，权经略使马瑊遣子荐提徭兵药弩手守城东门，势不支。时瀛国公已入燕，子荐取笏书其上云：“我头可断，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语左右曰：“事急

不可为，吾有以死守。”或讽子荐遁去，子荐曰：“死事，义也，何以遁为？”竟死之。

有黄文政者，淮人。戍蜀，军溃，间道走静江。马瑊邀与同守，城破，文政被执，大诟不屈。大军断其舌，以次剮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绝声。

吕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沿江副司谏议官。德祐初，师舟师次南康斛林，夹白鹿矶与北兵遇，战死。特赠宁远军承宣使。子师宪，特与带行阁职，与两子承信郎恩泽。仍立庙赐额。

河湖寨巡检张兴宗亦死之。赠武翼郎，赐缗钱三万，仍与一子承信郎恩泽。

钟季玉，饶州乐平人。淳祐七年举进士，调为都大坑冶属，改知万载县。淮东制置使李庭芝荐之，迁审计院，改宗正寺簿，又迁枢密院编修，出知建昌军。会有旨江西和籴，季玉至郡才半年，属岁旱，度其经赋不能办，请于朝，和籴得减三之一。迁提举常平，未几，改转运判官，皆不赴。后以江西转运判官强起之。郡大胥以贿赂，前使百计护之，季玉卒穷治，投岭表。俄以秘书丞召还，遭前使构谗而封驳之，改都大提点坑冶。北兵渡江，季玉徙寓建阳，兵至，不屈死之。

有潘方者，温州平阳人。宝祐四年进士，调监庆元府市舶。庆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为武翼大夫、淮东副总管、两淮都拨发官。初，

谍报大兵至，制置使贾似道调世安提兵往涟水军增戍。众方犹豫，世安径迎至渔沟，以三百骑入陈鏖击，自午至酉，身被七创，犹能追杀溃兵。收兵还，至数里没。事闻，赠五官，立庙淮安，赐额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诈竖宋将李显忠之旗，直趋成都。黼以为溃卒，以旗榜招之，既审知其非，领兵夜出城南迎战，至石笋街，兵散，黼力战死之。方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归，自誓死守。至是，从黼者惟幕客扬大异及所信任数人，大异死而复苏。黼帅蜀，为政宽大，蜀人思之。事平，赐额立庙。

米立，淮人，三世为将。从陈奕守黄州，奕降，立溃围出。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署为帐前都统制。大兵略江西，立迎战于江坊，被执不降，系狱。行省遣万石谕之曰：“吾官阶一个先牌写不尽，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国家大臣，立一小卒尔，何足道。但三世食赵氏禄，赵亡，何以生为？立乃生擒之人，与投拜者不同。”万石再三说之，不屈，遂遇害。

赵文义者，郢州都统制。更戍归，与北兵遇，力战死之。初，开州之役，文义兄武义亦死焉。

有杨寿孙者，为云安军主簿兼教参佐忠胜军。端平中，北兵至中江县，与将官何庚、安惟臣、田广泽、歹坤等连战二日，俱死之。寿孙赠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学。庚等各赠承节，一子进勇副尉。

侯晷字道子，温州乐清人。三贡于乡，两试转运司，皆第一。以武举授合浦尉，柳城令，侍卫步军司干办公事，侍卫马军行司计议官。宝祐五年，制置使贾似道辟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计议官。李松寿据山东，突出涟、泗，晷鏖城下，死之，阖室遇害。太学生三十一人言于朝，即海州赐庙旌忠，谥曰节毅，仍立庙其乡。晷所著有《霜崖集》。

王孝忠，为镇江前军统制兼淮东路分，戍淮阴。杨贵叛，孝忠率众迎战，胜气百倍。俄水军统制朱信降贼，孝忠孤军力不敌，死焉。

高应松，开庆元年进士。繇衡州教授通判广德军，召为国子监丞，权礼部员外郎、翰林权直。北兵自涌金门入，举朝奔窜，从官留者九人，应松其一也。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寻迁权工部侍郎，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从瀛国公至燕，绝粒不语，越七日卒。

张山翁字君寿，普州人。景定三年进士。德祐元年，为荆湖宣抚司干官。鄂守张晏然议纳款，山翁以书谏让之。晏然既降，山翁被执军前，谕曰：“若降，不失作显官。”山翁酬对不屈。行省官贾思贞义之，贷不杀。后居黄鹤山，聚徒教授而终。有《南纪》、《缙林藏》、《云山》、《相锄》等集。

黄申，字酉乡，井研人。开庆元年进士，授德安尉，摄主簿兼提点江西刑狱司签厅，狱事多所辨明。丞相江万里、提刑黄震交荐之，调乐安丞。

申为政廉谨，有治声。以恩升从事郎。大兵拔抚州，下诸县索降状，乐安令率其僚联署以上。申初闻变，悉遣家人远避，至是独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动。吏白令，令怒。俄而吏民数百人集于庭，强舆致之，申颠踣于地，若中风然。众摔蹴诟叱曰：“为尔不顺，将累我辈。”申阳死为不闻，令无如之何。申有惠爱在民，至暮，众舁入置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隐巴山中以终。

陈牵，字肇芳，一字伟节，饶州安仁人。父诗川，以武功补沭阳令。咸淳元年，父子同举进士。调滁州司户参军。父丧免，改荆阡粮料院，又以母忧去。调朐山主簿。制置使印应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牵繇海道归杭，授南安军教授，不就，还家。

牵少与谢枋得游，会枋得起兵安仁，首拔入幕。执安仁令李景，景，牵里人也。景请得以家货二万赎罪，牵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财独非朝廷钱耶？”声其罪斩之。景子率乡民五千报怨，牵度势不敌，引兵趋信州。会守吏遁去，牵闻于朝，就摄郡事。

益王即位，牵入覲，迁宗正寺簿、太府寺丞、领江东安抚使。出上饶，接应郡县，所部才千余人，屯火烧山。越数月，战溃，被执至豫章，元帅怜其才，羁縻馆留之，遁去。后三年复起兵，寻败入积烟山中，自刭死。所著有《鹤心集》，其诗多讥刺当时之士大夫。弟年同时被执，死焉。

萧雷龙，字显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进士，调临安

府学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弃城遁，朝命雷龙权知府事。

北兵薄城下，不降，脱去还建昌。建昌已降，雷龙与同里人黄巡检起兵。时大兵四合，雷龙度不可支，与黄巡检及麾下数人奔入闽，未出境，为同安武人徐浚冲获送县。权县尹刘圣仲素与雷龙有怨，杀之。后圣仲北来，泊舟小孤山，有巨舰冲前，建大旗书曰“萧知府兵”，继见雷龙坐船上，圣仲大呼，有顷不见，以惊死。

宋应龙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陈三十余年，为谏议官，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孙贵、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开门迎降，应龙与其妻自缢于圃中。

是时，提刑谏议褚一正字粹翁，庐州人，武举进士。督战高沙被创，竟没于水。知兴化县胡拱辰，县破，亦死之。

邹灏，字凤叔，吉水人，后徙永丰。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侠鸣。从文天祥勤王，补武资至将军。益王立，改寺丞，领江西招谕副使。聚兵宁都，得数万，改授江西安抚副使。复兴国、永丰二县，进兵部侍郎兼江东、西处置副使。及永丰败，继从天祥间关岭道，未几，复出开督府，分司永丰、兴国境上。北兵骤至，大战，灏脱身走至潮州。及天祥被执，灏自杀。

当是时，从天祥勤王死事者，灏与刘子俊等凡十有九人，因次第其名，附见左方。

刘子俊字民章，庐陵人。尝中漕试。少与文天祥同里閤，相友善。天祥开督府兴国，子俊诣府计事，补宣教郎、带行

军器监簿兼督府机宜。空坑兵败，子俊收兵保洞源，接应郡县。寻入广，与大兵遇，战溃，复招集散亡，与邹汾同趋潮州。天祥兵败，子俊被执，自诡为天祥，意使大兵不穷追，天祥可间走也。未几，别队执天祥至，相遇于途，各争真贋，至大将前，始得其实，乃烹子俊。

刘沐字渊伯，庐陵人。文天祥邻曲也，少相狎昵，天祥好奕，与沐对奕，穷思忘日夜以为常。及起兵，辟补宣教郎、督府机宜。暨天祥出使，沐领兵还。天祥归，开府南剑，沐收部曲来会，改授太府寺簿，专将一军，为督府亲卫。会空坑兵败，被执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乱兵，季子复从天祥死岭南。当时江西忠义皆沐所号召。沐性沈实而圆机，昼夜应酬，亹亹不倦云。

孙奭字实甫，吉州龙泉人，献简公抃之后，天祥长妹婿也。天祥起兵，檄奭招忠义士，补宣教郎、带行监官告院、知吉州龙泉县。天祥拥兵出赣，里人奉奭复龙泉，拒守不下，寻为叛者所陷，执至隆兴杀之。

彭震龙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性跌宕喜事，尝以罪墨。天祥起兵，补宣教郎、带行太社令、知永新县。会天祥出使被执，震龙遁归，吉州已失，乃结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岭，震龙接应，复永新。大兵至，震龙为亲党所执，至帅府，腰斩之，屠永新。

萧焘夫，永新人，与兄敬夫俱天祥客。焘夫为诗有豪俊气。天祥起兵，补从仕郎。及彭震龙谋复其县，焘夫赞之。县受屠，兄弟俱死之。

陈继周字硕卿，宁都人。淳祐三年贡于乡。以捕盗功行，

未奏名，授廉州司法，南丰县知录，淮东总领干官，藤州观察推官，知吉州永丰县，改知高安县、广东经略司准备差遣、知衡阳县，辟淮东转般仓、江东提点刑狱干办公事。

未上，会咸淳十年，诏征勤王，文天祥方守赣州，即日举兵，造继周问计。继周慨然为具言閭里豪杰子弟与凡起兵之处，其为方略甚详。于是留继周幕中，昼夜调度，授继周江西安抚司准备差遣，率赣士以从。继周虽弱不胜衣，而年德有以服人，士视为父兄，进止疾徐惟指呼，无敢先后。诏改继周合入官，带行监文思院，差充江、浙制置司主管机宜。所部夜袭大兵于南栅门，杀伤相当，质明犹战，渴赴水死。

张洎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吴潜兄弟门，出入荆阬历年，明习韬略。潜兄弟既罢，废斥者十余年。继文天祥起兵，辟为秘阁修撰，领广东提举、督府参谋，左右幕府，知无不为。空坑兵败，为乱兵所杀。处置使邹沔得其尸葬之。

吕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应募从行，偕脱镇江之难，沿淮东走海道，赖武力为多。天祥开府南剑，武以武功补官，遣之结约州县起兵相应。道阻，复崎岖数千里即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难，化贼为兵。以环卫官将数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无礼，死于横逆，一军挥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强御，而好面折人过，多触忌讳，故及于祸云。

巩信，安丰军人。为荆湖都统，沈勇有谋。本隶苏刘义部曲，文天祥开督府，刘义以信与王福、张必胜诣天祥。信官至团练使、同督府都统制、江西招讨使。初至都府，天祥

以义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辈徒累人尔。”乃招淮士数千自随，然常快快曰：“有将无兵，其如彼何！”天祥自兴国趋永丰，大兵追其后，信战于方石岭，中数矢，伤重不能战，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颜色如生。赠清远军承宣使，立庙旌之。

萧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刚毅有胆气，明大节。少举进士，天祥开府汀州，辟充督干架阁监军。师出岭，明哲以赣县民义复万安，连结诸寨拒守。兵败，被执不屈，死于隆兴。临刑大骂不绝口，闻者壮之。

杜浒字贵卿，丞相范从子也，少负气游侠。德祐元年，有诏勤王，浒时宰县，纠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开闾平江，往附焉。时陈志道等赞天祥出使，浒力争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见留，志道窃藏逃归。天祥北行，诸客无敢从者，浒独慨然请行。特改兵部架阁。从京口，以计赂守夜刘千户者，得官镫，脱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达永嘉。

益王即位，授司农卿、广东提举、招讨副使、督府参谋。寻往温、台招集兵财。福安陷，与天祥相失，遂趋行朝。苏刘义疑浒自来，欲杀之，陈宜中、张世杰不可，使人监护之，乃免。久之，奉命复入天祥幕。及空坑兵败，又与跋涉患难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浒议趋海道，天祥不听，使护海舟至官富场。浒惧力单，径趋崖山，兵溃被执，以忧愤感疾卒。

林琦，闽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临安，琦于赭山结集忠义数千人，捍御海道。以功补宣教郎、督府主管机宜文字，充检院。文天祥开府南剑，琦佐其幕。琦外文采，内忠实，数涉患难，无怨怼辞。及潮州移屯，琦俱被执，至惠州

遁，复执之北行，赴水，为吏所拔，至建康，以忧愤死。

萧资，天祥幕下书史也。天祥起兵，资于患难中扶持甚至。空坑兵败，以全督府印功，升阁门、路钤辖。资性和厚，临机应变，辑穆将士，总摄细务，任腹心之寄。潮阳移屯，与大兵遇，死之。

徐臻，温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会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笔札典枢密，小心精练。天祥被执，臻脱难复来，愿从天祥北行，扶持患难，备殫忠款，至隆兴病死。

金应者，性少刚知义。为天祥职书司，入京补承信郎，官路分。天祥奉使被执，左右皆散，应独无畔志。及脱走镇江，至淮东，以忧愤死焉。

何时字了翁，抚州乐安人，天祥同年进士也。调庐陵尉，寻入江西转运司幕府，还临江军司理参军。郡狱相传，旧斩一寇，尸能行一里许。众神之，塑为肉身皋陶。时至，取故牒阅，此寇尝掠杀数人，曰：“如此可为神乎？”命鞭之，湛于水，人服其明。改知兴国县。

天祥起兵，辟署帅府机宜、带行监文思院。天祥入卫，时任留司，分司吉州。饷运平江，天祥奏时知抚州。吉州下，时脱身归乡里。益王立，天祥开府南剑，时起兵趋兴国接引，以时带行卿监、江西提刑。时聚兵复崇仁县，未几，大军奄至，兵败，削发为僧，窜迹岭南，卖卜自给，变姓名，自号坚白道人。

又有陈子敬者，赣州人。以贵雄乡里，尝从天祥游。天

祥开闽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皂口，据赣下流。及天祥攻赣，子敬与合谋，忠效甚著。空坑兵败，复聚兵屯黄塘寨，连结山寨不降。大军以重兵袭其寨，寨溃，子敬不知所终。

刘士昭，太和人，尝为针工。与乡人同谋复太和县，败，血指书帛云：“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缢死。

其党入狱，多乞怜苟免。有王士敏者，独慷慨不挠，题其裾：“此生无复望生还，一死都归谈笑间，大地尽为腥血污，好收吾骨首阳山。”临刑叹曰：“恨吾病失声，不能大骂耳。”

同时有赵孟垒者，合州人。登开庆元年第，为金华尉。临安降，与从子由鉴怀太皇太后帛书诣益王，擢宗正寺簿、监军。复明州，战败见获，不屈磔死。

方大军驻绍兴，福王与芮从子曰孟松，谋举兵，事泄，被执至临安。范文虎诘其谋逆，孟松诟曰：“贼臣负国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庙之耻，乃更以为逆乎？”文虎怒，驱出斩之，过宋庙，呼曰：“太祖、太宗列圣之灵在天，何以使孟松至此？”都人莫不陨泪。既死，雷电昼晦者久之。

卷四百五十五

列传第二百一十四

忠 义 十

陈东 欧阳澈 马伸 吕祖俭 吕祖泰
杨宏中 华岳 邓若水 僧真宝 莫谦之
徐道明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早有隼声，倜傥负气，不戚戚于贫贱。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独东无所隐讳。所至宴集，坐客惧为己累，稍引去。以贡入太学。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极愤切。明年春，贯等挟徽宗东行，东独上书请追贯还正典刑，别选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师，又请诛六贼。时师成尚留禁中，东发其前后奸谋，乃谪死。

李邦彦议与金和，李纲及种师道主战，邦彦因小失利罢纲而割三镇，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曰：

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

孝迪、蔡懋、李棣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

陛下拔纲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为执政，中外相庆，知陛下之能任贤矣。斥时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纲任而未专，时中斥而未去，复相邦彦，又相邦昌，自余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乎？今又闻罢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

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间投隙，归罪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窃闻邦彦、时中等尽劝陛下他幸，京城骚动，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輿播迁，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赖聪明不惑，特从其请，宜邦彦等谗嫉无所不至。陛下若听其言，斥纲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彦等执议割地，盖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则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间以北之后，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复败盟乎？

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朝廷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请遍问诸国人，必皆曰纲可用，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可不审诸！

军民从者数万。书闻，传旨慰谕者旁午，众莫肯去，方舁登闻鼓挝坏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众离而磔之。于是亟诏纲入，复领行营，遣抚谕，乃稍引去。

金人既解去，学官观望，时宰议屏伏阙之士，先自东始。京尹王时雍欲尽致诸生于狱，人人惶恐。朝廷用杨时为祭酒，

复东职，遣聂山诣学抚谕，然后定。吴敏欲弭谤，议奏补东官，赐第，除太学录。东又请诛蔡氏，且力辞官以归，前后书五上。既归，复预乡荐。

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纲，又五日召东至。未得对，会纲去，乃上书乞留纲而罢黄潜善、汪伯彦。不报。请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车驾归京师，勿幸金陵。又不报。潜善辈方揭示纲幸金陵旧奏，东言纲在中途，不知事体，宜以后说为正，必速罢潜善辈。

会布衣欧阳澈亦上书言事，潜善遽以语激怒高宗，言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书独下潜善‘所。府尹孟庾召东议事，东请食而行，手书区处家事，字画如平时，已乃授其从者曰：“我死，尔归致此于吾亲。”食已如厕，吏有难色，东笑曰：“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顷之，东具冠带出，别同邸，乃与澈同斩于市。四明李猷赎其尸瘞之。东初未识纲，特以国故，至为之死，识与不识皆为流涕。时年四十有二。

潜善既杀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独诘其何以不先关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赠东、澈承事郎。东无子，官有服亲一人，澈一子，今州县抚其家。及驾过镇江，遣守臣祭东墓，赐缗钱五百。绍兴四年，并加朝奉郎、秘阁修撰，官其后二人，赐田十顷。

欧阳澈，字德明，抚州崇仁人。年少美须眉，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闵时，出于天性。靖康初，应制条敝政，陈安边御敌十策，州未许发。退而复采朝廷之阙

失，政令之乖违，可以为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国残民之贼者十事，复为书，并上闻。已而复论列十事，言：“臣所进三书实为切要，然而触权臣者有之，连天听者有之，或结怨富贵之门，或遗怒台谏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愿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书为三巨轴，厶置卒辞不能举，州将为选力士荷之以行。

会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闻，辄语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穹庐，御亲王以归。”乡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阙上封事，极诋用事大臣，遂见杀，见《陈东传》。死时年三十七。

许翰在政府，罢朝，问潜善处分何人，曰：“斩陈东、欧阳澈耳。”翰惊失色，因究其书何以不下政府，曰：“独下潜善，故不得以相视。”遂力求罢。为东、澈著哀词。澈所著《飘然集》六卷，会稽胡衍既刻之，丰城范应铃为之祠学中。

马伸，字时中，东平人。绍圣四年进士。不乐驰骛，每调官，未尝择便利。为成都郫县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输者率以食色玩好蛊誅而败，伸请绝宿弊。民争先输，至沿途假寐以达旦，常平使者孙俟早行，怪问之，皆应曰：“今年马县丞受纳，不病我也。”俟荐于朝。

崇宁初，范致虚攻程颐为邪说，下河南府尽逐学徒。伸注西京法曹，欲依颐门以学，因张绎求见，十反愈恭，颐固辞之。伸欲休官而来，颐曰：“时论方异，恐貽子累，子能弃官，则官不必弃也。”曰：“使伸得闻道，死何憾，况未必死

乎？”颐叹其有志，进之。自是公暇虽风雨必日一造，忌媚者飞语中伤之，弗顾，卒受《中庸》以归。

靖康初，孙傅以卓行荐召，御史中丞秦桧迎辟之，擢监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张邦昌，集百官，环以兵胁之，俾推戴。众唯唯，伸独奋曰：“吾职谏争，忍坐视乎！”乃与御史吴给约秦桧共为议状，乞存赵氏，复嗣君位。会统制官吴革起义，募兵图复二帝，伸预其谋。

邦昌既僭立，贼臣多从臾之，伸首具书请邦昌速迎奉元帅康王。同院无肯连名者，伸独持以往，而银台司视书不称臣，辞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爱一死，正为此耳，尔欲吾称臣邪？”即缴申尚书省，以示邦昌。其书略曰：

相公服事累朝，为宋辅臣。比不幸迫于强敌，使当伪号，变出非常，相公此时岂以义为可犯，君为可忘，宗社神灵为可昧邪？所以忍须臾死而诡听之者，其心若曰：与其虚逊于人而实亡赵氏之宗，孰若虚受于已而实存以归之耳。忠臣义士未即就死，阖城民庶未即生变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赵孤也。

今金人北还，相公义当忧惧，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国统有属，狱讼讴歌，人皆归往。宜即发使通问，扫清宫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处，省中庶事皆禀命太后，其赦书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极施行。然后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为入臣，昧于防患，遭寇仇胁污，当时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复何面目事君，请归死司寇，为人臣失节之戒，伏阙下俟命。如此，则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实存国，义非苟生，且

弃过而录功矣。

今乃谋不出此，时日已多，肆然尚当非据，偃寝禁闼，若固有之。群心狐疑，道路混漚，谓相公方挟强金，使人游说康王，姑令南遁，为久假不归之计。上天难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觉悟，及此改图，犹可转祸为福于匪朝伊夕之间。过此以往，则相公包藏已深，志虑转异，外饰事端，愒日待期，而阴结寇仇，合从为乱，九庙在天，万无成理，伸必不能辅相公为宋朝叛臣也。请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

邦昌得书，气沮谋丧。明日，议迎哲宗后孟氏垂帘，追还伪赦，乃遣冯澥、李回等迎康王。

时王及之等犹请籍龙德宫宝货，斥卖灵沼鱼藕，以资官用。伸复慨然引义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国，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君之礼臣如此，臣之报君宜如何？今二圣远狩，犹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还之。君之府藏燕游，忍一朝而毁乎？尔等逆节甚矣！”力争乃止。

高宗即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迁不能死，请就窜削。上知其有忠力于国，擢殿中侍御史，抚谕荆湖、广南，以诛邦昌及其党王时雍等。所过州县，谕察吏之贤否与民利疚，以次列上于朝。

伸自湖、广将入奏黄潜善、汪伯彦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孙觴、谢克家。乃先奏：“觴、克家趋操不正，在靖康间与王时雍、王及之等七人结为死党，附耿南仲倡为和议，助成贼谋。有不主和议者，则欲执送金人。觴受金人女乐，草表媚之，极其笔力，乃负国之贼，宜加远窜。”

不报。伸又进疏曰：

陛下得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辅相，委任不复疑。然自入相以来，处事未尝愜当物情，遂使女真日强，盗贼日炽，国本日蹙，威权日削。且三镇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还都之诏，至今銮舆未能顺动。其不谨诏命如此。草茅对策不如式，考官罚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孙觴、黄哲辈诸群小以掌诰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吴给、张闳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缘上言远窜。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旧制，谏官御史有阙，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具名以进，三省不敢预，厥有深旨。近拟用台谏，多取亲旧，不过欲为己助。其毁法自恣如此。张悫、宗泽、许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潜善、伯彦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责以救焚拯溺之事，则曰难言，盖谓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问陈东之死，则曰不知，盖谓其事繇于陛下也。其过则称君、善则称己如此。吕源狂横，陛下逐去，不数月由郡守升发运。其强狠自专如此。御营使虽主兵权，凡行在诸军皆其所统，潜善、伯彦别置亲兵一千人，请给居处，优于众兵。其务收军情如此。广市私恩，则多复祠官之阙；同恶相济，则力庇王安中之罪。抚其所为，岂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

陛下隐忍不肯斥逐，涂炭遗民固已绝望，二圣还期在何时邪？臣每念此，不如无生。岁月如流，时几易失，望速罢潜善、伯彦政柄，别选贤者，共图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改卫尉少卿。伸以论事不行，辞不拜，录其疏申御史台，且叠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

非是，合坐诬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诏伸言事不实，送吏部责濮州监酒税。时用事者恚甚，必欲杀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祓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渊在濮，潜善密嗾其不利于伸。天下识与不识皆冤痛之。

明年，金人陷广陵，伸言始验，潜善、伯彦始以误国辜殛。于是台臣奏伸尝论潜善等罪，乃复以卫尉少卿召，实未知其存亡也。寻加直龙图阁。

绍兴初，胡安国上《时政论》，有曰：“伸言潜善、伯彦措置乖方，条其罪状，凡举一事，必立一证，皆众所共知共见，不敢以无为有，以是为非。而当时曾不从用，反以为言事不实而重责之，是罚沮忠说，邪说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伸既远贬，虽有诏命，邈无来期，君子闵焉。賁以龙图，犹未尽褒劝之典。乞重加追奖，及其子孙，以承天意。”诏赠谏议大夫。

伸天资纯确，学问有原委，勇于为义，而所韞深厚，耻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邓肃尝论朝士臣邦昌者，例贬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辄削其稿，人罕知之。居官，晨兴必整衣端坐，读《中庸》一遍，然后出莅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为念，则为妻子所夺，道不可行也。”故在广陵，行篋一担，图书半之。山东已扰，家尚留于郢。常称：“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今日何日，沟壑乃吾死所也。”

有何兑者，昭武人，受学于伸。伸没，兑尝辑其事状。绍兴中，为辰州通判，睹邮报，秦桧自陈其存赵之功，谓它人莫预。兑径取所辑事状达尚书省，桧大怒，下兑荆南诏狱，狱

辞皆出吏手，兑坐削官窜真阳。桧死始放还，复其官。寻卒。

吕祖俭字子约，祖谦之弟也，受业祖谦如诸生。监明州仓，将上，会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必欲终期丧，朝廷从之，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始。

终更赴铨，丞相周必大语尚书尤袤招之，祖俭已调衢州法曹而后往见。潘时经略广东，欲辟为属，祖俭辞。寻以侍从郑侨、张杓、罗点、诸葛庭瑞荐，召除籍田令。

中丞何澹所生父继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杂议。祖俭贻书宰相曰：“《礼》曰：‘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将不谓之母而谓之何？中丞为风宪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观焉。”除司农簿，已而乞补外，通判台州。宁宗即位，除太府丞。

时韩侂胄寢用事，正言李沐论右相赵汝愚罢之。祖俭奏：“汝愚亦不得无过，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吕寺丞乃预我事邪？”会祭酒李祥、博士杨简皆上书讼汝愚，沐皆劾罢之。祖俭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逾时，朱熹老儒也，有所论列，则亟使之去；彭龟年旧学也，有所论列，亦亟许之去；至于李祥老成笃实，非有偏比，盖众听所共孚者，今又终于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当言之事，必将相视以为戒，钳口结舌之风一成而未易反，是岂国家之利邪？”

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难非在于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权势。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难莫难于论灾异，然言之而不讳者，以其事不关于权势也。若乃御笔之降，庙堂不敢重违，

台谏不敢深论，给、舍不敢固执，盖以其事关贵幸，深虑乘间激发而重得罪也。故凡劝导人主事从中出者，盖欲假人主之声势，以渐窃威权耳。比者闻之道路，左右嬖御，于黜陟废置之际，间得闻者，车马辐凑，其门如市，恃权怙宠，摇撼外庭。臣恐事势浸淫，政归幸门，不在公室。凡所荐进皆其所私，凡所倾陷皆其所恶，岂但侧目惮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顺从，内外表里之患，必将形见。臣因李祥获罪而深及此者，是岂矫激自取罪戾哉？实以士气颓靡之中，稍忤权臣，则去不旋踵。私忧过计，深虑陛下之势孤，而相与维持宗社者寢寡也。”

疏既上，束檐待罪。有旨：吕祖俭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书舍人邓驥缴奏，祖俭罪不至贬。御笔：“祖俭意在无君，罪当诛。窜逐已为宽恩。”会楼钥进读吕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进曰：“如公著社稷臣，犹将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吕祖俭以言事得罪者，其孙也。今投之岭外，万一即死，圣朝有杀言者之名，臣窃为陛下惜之。”上问：“祖俭所言何事？”然后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谓人曰：“复有救祖俭者，当处以新州矣。”众莫敢出口。有谓侂胄曰：“自赵丞相去，天下已切齿，今又投祖俭瘴乡，不幸或死，则怨益重，曷若少徙内地。”侂胄亦悟。祖俭至庐陵，将趋岭，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诏令归葬。

祖俭之谪也，朱熹与书曰：“熹以官则高于子约，以上之顾遇恩礼则深于子约，然坐视群小之为，不能一言以报效，乃令子约独舒愤懣，触群小而蹈祸机，其愧叹深矣。”祖俭报书曰：“在朝行闻时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处乡间，

理乱不知，又何以多言为哉？”在谪所，读书穷理，卖药以自给。每出，必草履徒步，为逾岭之备。尝言：“因世变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变而意气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为文有《大愚集》。祖俭从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简六世孙，寓常之宜兴。性疏达，尚气谊，学问该洽。遍游江、淮，交当世知名士，得钱或分挈以去，无吝色。饮酒至数斗不醉，论世事无所忌讳，闻者或掩耳而走。

庆元初，祖俭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余，语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贬，诸人箝口。我虽无位，义必以言报国，当少须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俭没贬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愤之，乃诣登闻鼓院上书，论侂冑有无君之心，请诛之以防祸乱。其略曰：“道学，自古所恃以为国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勋劳者也。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将空陛下之国，而陛下不知悟邪？陈自强，侂冑童孺之师，躡致宰辅。陛下旧学之臣，若彭龟年等，今安在邪？苏师旦，平江之史胥，以潜邸而得节钺；周筠，韩氏之厮役，以皇后亲属得大官。不识陛下在潜邸时果识师旦乎？椒房之亲果有筠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于此也！愿亟诛侂冑及师旦、周筠，而罢逐自强之徒。独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将不测。”书出，中外大骇。

有旨：“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拘管连州。”右谏议大夫程松与祖泰狎友，惧曰：“人知我素与游，其谓预闻乎？”

乃独奏言：“祖泰有当诛之罪，且其上书必有教之者，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远方。”殿中侍御史陈说亦以为言。乃杖之百，配钦州牢城收管。

初，监察御史林采言伪习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无惧色。既至府廷，尹为好语诱之曰：“谁教汝共为章？汝试言之，吾且宽汝。”祖泰笑曰：“公何问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与人议之乎？”尹曰：“汝病风丧心邪？”祖泰曰：“以吾观之，若今之附韩氏得美官者，乃病风丧心耳。”

祖泰既贬，道出潭州，钱文子为醴陵令，私赈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间。侂胄诛，朝廷访得祖泰所在，诏雪其冤，特补上州文学，改授迪功郎、监南岳庙。丧母无以葬，至都谋于诸公，得寒疾，索纸书曰：“吾与吾兄共攻权臣，今权臣诛，吾死不憾。独吾生还无以报国，且未能葬吾母，为可憾耳。”乃卒。尹王柟为具棺敛归葬焉。

杨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补国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执丧。时赵汝愚知枢密院，奏请太皇太后迎立宁宗于嘉邸，以成丧礼，朝野晏然。遂命汝愚为右丞相，登进耆德及一时知名之士，有意庆历、元祐之治。韩侂胄窃弄国柄，引将作监李沐为右正言，首论罢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绂章继上，窜汝愚永州。国子祭酒李祥、博士杨简连疏救争，俱被斥。宏中曰：“师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诸生不能留师儒之去，于谊安乎？”众莫应，独林仲麟、徐范、张衡、蒋傅、周端朝五人愿预其议。遂上书曰：

自古国家祸乱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伤君子，其祸尤惨。君子登庸，杜绝邪枉，要其处心实在于爱君忧国。小人得志，仇视正人，必欲空其朋类，然后可以肆行而无忌。于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党锢敝汉，朋党乱唐，大率由此。元祐以来，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闻也。

臣窃见近者谏臣李沐论前宰相赵汝愚数谈梦兆，擅权植党，将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诬，实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愤，而言者以为父老欢呼，蒙蔽天听，一至于此。章颖力辨其非，首遭斥逐，闻者已骇；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杨简相继抗论，毅然求去，告假几月，善类皇皇。一旦有外补之命，言者恶其扶植正论，极力牴排，同日报罢，六馆之士为之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两立，而公议之不直己也，乃欲尽去正人以便其私，于是托朋党以罔陛下之听。臣谓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于此一判，则靖康已然之监，岂堪复见于今日邪？陛下厉精图政，方将正三纲以维人心，采群议以定国是，遽听奸回，概疑善类，此臣等之所未谕也。

臣愿陛下鉴汉、唐之祸，惩靖康之变，精加宸虑，特奋睿断。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简之非党，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恶，旌别淑慝，窜李沐以谢天下，还祥、简以收士心，臣虽身膏鼎镬，实所不辞。

书奏不报，则缴副封于台谏、侍从。侂冑大怒，坐以不合上书之罪，六人皆编置，以宏中为首，将窜之岭南。中书舍人

邓骘上书救之，不听。右丞相余端礼拜于榻前至数十，丐免远徙。上恻然许之，乃送太平州编管。天下号为“六君子”。

明年，移福州听读。嘉泰三年，宁宗幸学，持旨放参。开禧元年，宏中登进士第，教授南剑州。太守余嵘，故相端礼子，与之相得甚欢。侂冑诛，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录。嘉定元年，特迁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嵘与汪逵、赵彥棣荐，授户部架阁，俄迁太学正。八年夏旱，上封事，指切无隐。迁武学博士，改宣教郎。

时谏官应武论一学官，宏中季试策士及其故，武闻而衔之。秋戌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摄亚献，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于祭酒。于是武劾宏中与同列竞，且谓其激矫不自爱，遂通判潭州。以亲老请祠，差知武冈军，未受卒，年五十三。

端朝字子静，嘉定三年试礼部第一，终刑部侍郎兼侍讲。衡字用叟，以父任补官，有二子，与端朝同登进士第。仲麟字景仲，傅字象夫，久居学校，忠鲠有闻，咸以不偶死。范自有传。

华岳，字子西，为武学生，轻财好侠。韩侂冑当国，岳上书曰：

旬月以来，都城士民彷徨四顾，若将丧其室家；诸军妻子隐哭含悲，若将驱之水火。闾閻籍籍，欲语复噤，骇于传闻，莫晓所谓。臣徐考之，则侍卫之兵日夜潜发，枢机之递星火交驰，戎作之役倍于平时，邮传之程兼于畴昔，乃知陛下将有事于北征也。

侂胄以后族之亲，位居极品，专执权柄，公取贿赂；畜养无籍吏仆，委以腹心，卖名器，私爵赏，睥睨神器，窥觐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向尔。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

朝臣有以庸琐之资，请姻师旦，骤入政府者；有以谀佞之资，附阿侂胄，致身显贵者。陈自强老不知耻，贪不知止，私植党与，阴结门第，凡见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

爽、奕、汝翼诸李之贪懦无谋，倪、僕、倬、杲诸郭之膏粱无用，诸吴之恃宠专僭，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谅、毛致通、秦世辅之雕磨军心、疮痍士气，以致陈孝庆、夏兴祖、商荣、田俊迈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专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显，饥寒之士咸愿食其肉而不可得。万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领自不可保，奚暇为陛下计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

程松之纳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献妻入阁，鲁訢之贡子为郎，富宫之庸驽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苏师旦以秽吏冒节钺，牙佞名爵；周筠以隶卒冒戎钲，市易将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谓外患者实未足忧，而此之外患盖已周吾一身之间矣。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贵乎中国者，皆听命于陛下也。今也与夺之命、黜陟之权，又不出于陛下，而出于侂胄。是吾有二中国也。命又不出于侂胄，而出于

苏师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国也。女真以区区之地，犹能逼我淮、汉，曾谓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冯陵吾之宗庙社稷乎？曾谓一家之中自为秦、越，一舟之中自为敌国，而能制远人乎？比年军皆掎克，而士卒自仇其将佐；民皆侵渔，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为战。此又启吾中国亿万之仇敌也。今不务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与夫亿万之仇敌，而欲空国之师，竭国之财，而与远人相从于血刃相涂之地，顾不外用其心欤？

臣尝推演兵书，自去岁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吴分，四神直符对临荆、楚，始击蜚符旁临瓯、粤，青门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杀黄道正按于燕、赵。考之成法，主算最长，客算最短。兵以先发为客，后发为主。自太岁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间，皆不利于先举。傥其畔盟犯义，挠我疆场，至于事不获已，然后应之，则反主为客，犹曰庶几。万一国家首事倡谋，则将帅内睽，士卒外畔，肝脑万民，血刃千里。此天数之不利于先举也。矧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便不固，山寨不修，堡垒不设，吾虽带甲百万，恁饷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此人事之不利于先举也。

臣愿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国中之外患既已除，然后公道开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纪纲自正，豪杰自归，英雄自附，侵疆自还，中原自复；天下自底于和平，四海自跻于仁寿，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则乱臣贼子毁

冕裂冠，哦九锡隆恩之诗，恃贵不可侔之相，私妾内姬，阴臣将相，鱼肉军士，涂炭生灵，坠百世之远图，亏十庙之遗业。陛下此时虽欲不与之偕亡，则祸迫于身，权出于人，俯首待终，何脐可噬。

事之未然，难以取信，臣愿以身属之廷尉，待其军行用师，劳还奏凯，则臬臣之首风递四方，以为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傥或干戈相寻，败亡相继，强敌外攻，奸臣内畔，与臣所言尽相符契，然后令臣归老田里，永为不齿之民。

书奏，侂冑大怒，下大理，贬建宁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怜之，命狱卒使出入毋系。伯成去，又许守李大异，复置狱。

侂冑诛，放还，复入学登第，为殿前司官属，郁不得志。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觉，下临安狱。狱具，坐议大臣当死。宁宗知岳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

邓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经史，为文章有气骨。吴曦叛，州县莫敢抗，若水方为布衣，愤甚，将杀县令，起兵讨之。夜刳鸡盟其仆曰：“我明日谒知县，汝密怀刃以从，我顾汝，即杀之。”仆佯许诺，至期三顾不发。归责其仆以背盟，仆曰：“平人尚不可杀，况知县乎？此何等事，而使我为之。”若水乃仗剑徒步如武兴，欲手刃曦，中道闻曦死，乃还。人皆笑其狂，而壮其志。

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时史弥远柄国久，若水对策极论其奸，请罢之，更命贤相，否则必为宗社忧。考官置之末甲。策语播行，都士争诵之。弥远怒，谕府尹使逆旅主人几其出

入，将置之罪，或为之解，乃已。

理宗即位，应诏上封事曰：

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

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当悖逆之初，天下皆归罪弥远而不敢归过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仓卒之间，非陛下所得知，亦谅陛下必无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扫清妖氛，以雪先帝、济王父子终天之愤。今逾年矣，而乾刚不决，威断不行，无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无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盖亦求明是心于天下，而俾有辞于千古乎？为陛下之计，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节，而后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谓行大义以弭大谤，策之上也。

自古人君之失大权，鲜有不自废立之际而尽失之。当其废立之间，威动天下。既立则眇视人主，是故强臣挟恩以陵上，小人怙强以无上，久则内外相为一体，为上者暗默以听其所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权一去，人主虽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缙、薛极，弥远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鹰犬也；冯榭，其爪牙也。弥远之欲行某事，害某人，

则此数人者相与谋之，曷尝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间哉？臣以为不除此数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谤，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则陛下何惮久而不为哉？此臣所以谓收大权以定大位，策之次也。

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奸然后可以弭大难。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广，势力非特盛也。贾涉为帅，庸人耳，全不敢妄动，何也？名正而言顺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辞以用其众也。其意必曰：“济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弥远放弑之。皇孙，先皇帝之孙也，而弥远戕害之。”其辞直，其势壮，是以沿淮数十万之师而不敢睥睨其锋。虽曰今暂无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飞驰，以济王为辞，以讨君侧之恶为名？弥远之徒，死有余罪，不可复惜，宗社生灵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诛弥远之徒，则全无辞以用其众矣。上而不得，则思其次，次而不得，则思其下，悲夫！

制置司不敢为附驛，却还之。以格当改官，奏上，弥远取笔横抹之而罢。

嘉熙间，召为太学博士，当对，草奏数千言，略曰：“宁宗不豫，弥远急欲成其诈，此其心岂复愿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请发冢斫棺，取其尸斩之，以谢在天之灵。往年臣尝上封事，请禅位近属，以洗不义之污，无路自达，今其书尚在，谨昧死以闻。”

将对前一日，假笔吏于所亲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谕笔吏使窃录之。允恭见之，惧并及祸，走告丞相乔行

简，亦大骇。翼日早朝，奏出若水通判宁国府。退朝，召阁门舍人问曰：“今日有轮对官乎？”舍人以若水对，行简曰：“已得旨补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书待庑下，舍人谕使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为时所容，到官数月，以言罢，遂不复仕，隐太湖之洞庭山。

贾似道在京湖，闻其名，辟参军事。若水雅思其乡，乃起从其招，因西归蜀。居山中，有盗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动，盗击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动，乃舍去。若水为学务躬行，耻为空言。削木为主，大书曰“自古以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位”，岁时祀之。有一子，膂力绝人，筑山寨，以兵捍卫乡井。寨破，举家遇害。

僧真宝，代州人，为五台山僧正。学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扰，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眷赍隆缛。真宝还山，益聚兵助讨。州不守，敌众大至，昼夜拒之，力不敌，寺舍尽焚。酋下令生致真宝，至则抗词无挠，酋异之，不忍杀也。使郡守刘驸诱劝百方，终不顾，且曰：“吾法中有口四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闻见者叹异焉。

莫谦之，常州宜兴僧人也。德祐元年，纠合义士捍御乡闾，诏为溧阳尉。是冬，没于战陈，赠武功大夫。

时万安僧亦起兵，举旗曰“降魔”，又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旋亦败死。

徐道明，常州天庆观道士也。为管轄，赐紫。德祐元年，北兵围城，道明谒郡守姚嵩请曰：“事急矣，君侯计将安出？”

豈曰：“内无食，外无援，死守而已。”道明亟还，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与城俱亡，吾属亦不失为义士。”乃取观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炳香，读《老子》书。兵使之拜，不顾，诵声琅然；以刃胁之，不为动，遂死焉。

卷四百五十六

列传第二百一十五

孝 义

李璘甄婆儿 徐承珪 刘孝忠 吕升王翰
 罗居通黄德輿 齐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沈正 许祚李琳等 胡仲尧仲容 陈兢
 洪文抚 易延庆 董道明 郭琮毕赞
 顾忻 李琼 朱泰 成象 陈思道 方纲
 庞天祐 刘斌 樊景温荣恕旻 祁玮 何保之
 李玘 侯义 王光济李祚等 江白 裘承询
 孙浦等 常真子旻 王淦等 杜谊
 姚宗明 邓中和 毛安輿 李访 朱寿昌
 侯可 申积中 郝戴 支渐 邓宗古
 沈宣 苏庆文台亨 仰忻 赵伯深 彭瑜
 毛洵李筹 杨芾 杨庆 陈宗 郭义
 申世宁 苟与龄 王珠 颜诩 张伯威
 蔡定 郑绮鲍宗岩附

冠冕百行莫大于孝，范防百为莫大于义。先王兴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兴义以教民睦，民用不争。率天下而由孝

义，非履信思顺之世乎。太祖、太宗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刳股割肝，咸见褒赏；至于数世同居，辄复其家。一百余年，孝义所感，醴泉、甘露、芝草、异木之瑞，史不绝书，宋之教化有足观者矣。作《孝义传》。

李璘，瀛州河间人。晋开运末，契丹犯边，有陈友者乘乱杀璘父及家属三人。乾德初，璘隶殿前散祗候，友为军小校，相遇于京师宝积坊北，璘手刃杀友而不遁去，自言复父仇，案鞫得实，太祖壮而释之。

雍熙中，又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徐承珪，莱州掖人。幼失父母，与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让，历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乡缙俗里，木连理，瓜瓠异蔓同实，州以闻。乾德元年，诏改乡名义感，里名和顺。承珪尝为赞皇令。

刘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

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剧，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寻愈。后数岁母死，孝忠佣为富家奴，得钱以葬。富家知其孝行，养为己子。后养父两目失明，孝忠为舐之，经七日复能视。以亲故，事佛谨，尝于像前割双股肉，注油创中，然灯一昼夜。刘钧闻而召见，给以衣服、钱帛、银鞍勒马，署宣陵副使。开宝二年，太祖亲征太原，召见慰谕。

吕升，莱州人。父权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复能视而升不死。冀州南宫人王翰，母丧明，翰自抉右目睛补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并下诏赐粟帛。

罗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庐墓三年，有甘露降坟树，芝草生其旁。开宝四年，长吏以闻，诏以居通为延长主簿。

大中祥符初，资州人黄德舆葬父母，负土成坟，甘泉涌其侧，降诏旌表。

齐得一，密州诸城人。幼嗜学，及长，能读《五经》，善于教授乡里。士大夫子弟不远百里，皆就之肄业焉。晋末，皇甫晖为密州防御使，得一父为客将。及晖叛归淮南，屡率众剽劫于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略殆尽。后王万敢为防御使，性贪暴，执乡民十八家，责其尝以牛酒馈贼，尽杀之而取其资产，得一亲属死者十余人，唯一与兄脱身获免。明年诣阙上诉，朝廷遣使按鞫之得实，万敢削官，判官胡辙坐死。得一乃归乡里，布衣蔬食，不乐仕进。开宝中，诏郡国举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得一应诏。至

阙，策试中选，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汉乾祐三年，诏改乡里名及旌其门闾。太平兴国六年，长吏以汉所赐诏书来上，复旌表之。

邢神留，深州陆泽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与超斗，超欧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诣吏求代父死。州以闻，特诏减死，赐里胥家万钱为棺敛具。

端拱初，泰州海陵人沈正父为屯田院衙官，凶暴无赖，使酒殴平人死，正中涂见，父恐懼，述其故，正即号呼褫衣，就殴其尸。巡警者捕送官，狱具，怡然就死，闻者悲之。

许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长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兴国七年，旌其门闾。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诏岁贷米千斛。

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贝州田祚、京兆惠从顺十世同居，庐州赵广、顺安军郑彦圭、信州俞隼八世同居，陕州张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张巨源、刘芳、潭州瞿景鸿、温州陈偁、江陵褚彦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赐诏旌表门闾。巨源素习法律，太平兴国五年，赐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来贺寿宁节，赐进士出身。偁事母至孝，赐其母粟帛。彦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余，至道元年，转运使表其事，诏补彦逢教练使。

胡仲尧，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廩，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南唐李煜时尝授寺丞。雍熙二年，诏旌其门闾。仲尧诣阙谢恩，赐白金器二百两。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尧发廩减市直以振饥民，又以私财造南津桥。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许每岁以香稻时果贡于内东门。五年，遣弟仲容来贺寿宁节。召见仲容，特授试校书郎，赐袍笏犀带，又以御书赐之。公卿多赋诗称美。仲尧稍迁国子监主簿，致仕，卒。

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复至阙贡土物，改大理评事，屡被赐赆。仲容建本县孔子庙，颇为宏敞。后迁光禄丞致仕，天禧中，特赐绯鱼。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讷为后，试校书郎。仲容弟克顺，端拱二年进士，至都官员外郎、三司户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洎从子用庄、用舟，并进士及第。

陈兢，江州德安人，陈宣都王叔明之后。叔明五世孙兼，唐右补阙。兼生京，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无子，以从子褒为嗣，褒至盐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孙伯宣，避难泉州，与马总善注司马迁《史记》行于世；后游庐山，因居德安，尝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顺初卒。伯宣子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僖宗时尝诏旌其门，南唐又为立义门，免其徭役。崇子衮，江州司户。衮子昉，试奉礼郎。

昉家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有犬百余，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书楼于别墅，延

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乡里率化，争讼稀少。开宝初，平江南，知州张齐上请仍旧免其徭役，从之。昉弟之子鸿。太平兴国七年，江南转运使张齐贤又奏免杂科。兢即鸿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戡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诏本州每岁贷粟二千石。

后兢死，其从父弟旭每岁止受贷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属岁俭谷贵，或劝其全受而糴之，可邀善价，旭曰：“朝廷以旭家群从千口，軫其乏食，贷以公粟，岂可见利忘义，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内侍裴愈就赐御书，还，言旭家孝友俭让，近于淳古。太宗尝对近臣言之，参知政事张洎对曰：“旭宗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且言及旭受贷事。上以远民义聚，复能固廉节，为之叹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为江州助教。旭卒，弟蕴主家事。天圣元年，又以蕴继为助教。蕴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从子延赏、可，并举进士。延赏职方员外郎。

洪文抚，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讳，改焉。曾祖谔，唐虔州司仓参军，子孙众多，以孝悌著称。六世义居，室无异爨。就所居雷湖北创书舍，招来学者。至道中，本军以闻，遣内侍裴愈赍御书百轴赐其家。文抚遣弟文举诣阙贡土物为谢，太宗飞白一轴曰“义居人”以赐之，命文举为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诏表其门闾。自是每岁遣子弟入贡，必厚赐答之。文抚兄子待用，登咸平三年进士第，至都官员外郎。

易延庆字余庆，筠州上高人。父赞，以勇力仕南唐至雄州刺史。延庆幼聪慧，涉猎经史，尤长声律，以父荫为奉礼郎。显德四年，周师克淮南，赞归朝，授道州刺史；延庆亦授大名府兵曹参军，后为大理评事，知临淮县。乾德末，赞卒，葬临淮。延庆居丧摧毁，庐于墓侧，手植松柏数百本，旦出守墓，夕归侍母。紫芝生于墓之西北，数年又生玉芝十八茎。本州将表其事，延庆恳辞。或画其芝来京师，朝士多为诗赋，称其孝感。

服阕，延庆以母老称疾不就官。母卒后，藁殓数年，延庆出为大理寺丞。尝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归营葬，掩圻而返。知军扈继升言其擅去职，坐免所居官，复庐墓侧数年。母平生嗜栗，延庆树二栗树墓侧，二树连理。苏易简、朱台符为赞美之。后知端州，卒。子纶，大中祥符元年，进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潜匿墓中，人瘞之，经三日，家人发冢取之，道明无恙，终身庐于墓侧。

郭琮，台州黄岩人。幼丧父，事母极恭顺。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亲奉之。居常不过中食，绝饮酒茹荤者三十年，以祈母寿。母年百岁，耳目不衰，饮食不减，乡里异之。至道三年，诏书存恤孝悌，乡老陈赞率同里四十人状琮事于转运使以闻，有诏旌表门闾，除其徭役。明年，母无疾而终。琮哀号几乎灭性，乡闾率金帛以助葬。

又有越州应天寺僧者，幼贫无以养母，剃发乞食以给晨

夕。母年一百五岁而终。

潭州长沙人毕赞，仕郡为引赞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转运使表其事，诏赞解职终养。

顾忻，泰州泰兴人。十岁丧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载。鸡初鸣，具冠带率妻子诣母之室，问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尝离母左右。母老，目不能睹物，忻日夜号泣祈天，刺血写佛经数卷。母目忽明，烛下能缝衽，九十余无疾而终。

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琼，以鬻缯为业，事母孝，夜常十余起省母。母喜食时新，琼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贫，鬻薪养母，常适数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粝，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鸡初鸣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负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余步，忽稍醒，厉声曰：“虎为暴食我，所恨母无托尔！”虎忽弃泰于地，走不顾，如人疾驱状。泰匍匐而归。母扶持以泣，泰亦强举动，不逾月如故。乡里闻其孝感，率金帛遗之，里人目为朱虎残。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诗书训授里中，事父母以孝闻。母病，割股肉食之，诏赐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顺盗据郡县，象父母惊悸而死，炔骨寄浮图舍，象号泣营葬。贼平，乡里率钱三百万赠之。象庐于墓侧，以衰服襟袂筛土于坟上，日三斗。每恸，闻者戚怆。未尝食肉衣帛，或赠之亦不受。虎豹环庐而卧，象无畏色。燕百余集庐中，禾生墓侧吐九穗。服

终犹未还家，知礼者为书以谕之，遂归教授，远近目为成孝子。

陈思道，江阴人。丧父，事母兄以孝悌闻。鬻醯市侧，以给晨夕，买物不酬价，如所索与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带者数月，双目疮烂，饮食随母多少。泊母丧，水浆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钱十万，奉其兄。结庐墓侧，日夜悲恸，其妻时携儿女诣之，拒不与见。夏日种瓜，以待过客。昼则白兔驯狎，夜则虎豹环其庐而卧。咸平元年，知军上其事，诏赐束帛，旌其门。

方纲，池州青阳人。八世同爨，家属七百口，居室六百区，每旦鸣鼓会食。尝出稻五千筭振贷贫民。景德二年，转运使冯亮以闻，诏旌其门。天禧中，侍御史韩亿安抚江南，使还，言纲家税籍钱四百余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县科率一无宽假，望蠲其户杂科，诏从之。

庞天祐，江陵人。以经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复病目丧明，天祐号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余，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负土封坟，结庐其侧，昼夜号不绝声。知府陈尧咨亲往致奠，上其事，诏旌表门闾。天祐家无儋石储，居委巷中，尧咨为徙里门之右，筑阙表之。

刘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为从弟志元所杀。斌兄弟皆幼，随母改适人，母尝戒之曰：“尔等长，必复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挟刀伺志元于道，刺之不殊，即诣吏自陈。州

具狱上请，诏志元黥面配隶汝州，释斌等罪。

樊景温，陕州芮城人；荣恕旻，雄州归信人。兄弟异居积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树五枝并为一，恕旻家榆树两本自合，两家感其异，复义聚，乡人称雍睦。

祁晔字坦之，莱州胶水人。淳化三年进士，历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天禧中，出知潍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晔既解官，就坟侧构小室，号泣守护，蔬食，经六冬，堕足二指。有白乌白兔驯扰坟侧，州人异之，以状闻。有诏旌美，赐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长吏每月存问。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业进士，有至行。母卒，负土成坟，庐于其侧。日有群乌飞集坟上，哀鸣不去，又尝有兔驯于坐隅，人称异焉。大中祥符降诏旌恤。

李玘，大名宗城人。性笃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让田与其弟坚，遂庐于葬所，昼夜号泣，负土筑坟高丈余。又以二代及诸族父母藁葬者尽礼筑之，凡三年成六坟，皆丈余。不食肉衣帛，不预人事，遑遑然唯恐筑之不及，坟成，复留守坟三年。常令兄之子卖药以自给。年六十余，足未尝入县门。乡人目为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张知白以状闻，诏赐粟帛，令府县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产者闻玘被旌，兄弟惭惧，复相率同居。

侯义，应天府楚丘人。贫无产，佣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亲而遽返者，义母过其冢，泣谓义曰：“我死，其若是乎！”义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义必不尔。”咸平中，母卒，义力自办葬，不掩坟圻，昼则负土筑坟，夜则恸哭柩侧。妻子困匮不给，田主曹氏哀怜之，资以馕粮。逾年，坟间瓜异蒂、木连理，又有巨蛇绕其侧不暴物，野鸽飞而不去。尝遇盗劫其衣服，既而知是义物，悉还之。

王光济，庐州人。丧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纯笃。咸平二年，本州以孝闻，有诏旌之。

时又有徐州丰人李祚，亲丧，庐墓侧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计勉谕，不听。益州双流人周善敏，丧父，庐于墓侧。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诏旌表祚，赐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进士。父禹锡，有节义，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献《东封诗》十五篇，有诏嘉美，赐以粟帛，岁时遣使存问。五年，卒。白自鄞尉罢还，负土营葬，庐于墓侧，藜羹芒屨，昼夜号泣，将终制犹然。转运使以其状闻，诏赐帛二十匹，粟麦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询，越州会稽人。居云门山前，十九世无异爨。子弟习弦诵，乡里称其敦睦。州以闻，诏旌其门闾。

咸平后，又有保定军孙浦、襄州常元绍、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并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军朱仁贵、潞州邢濬、

相州赵祚八世同居；麟州杨荣、隰州赵友、开封李居正、颍州张可象、卫州张珪、沧州崔谅七世同居；邢州王觉、赵州曹遵六世同居；兖州童升、陈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军段德五世同居；开封张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军瞿肃四世同居。肃家百五十口，长幼孝悌，乡人化之。又河阴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陈州刘闰、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数十百年。并所在请加旌表，诏从之，仍蠲其课调。

大中祥符初，东封泰山，判兖州王钦若言曲阜东野宜、乾封窦益合居五六世，有节行。四年，祀汾阴，考制度使马起言陕州张化基、阎用和、杨忠义聚族累世，孝悌可称。并即行在所降诏褒美，各优赐粟帛。

常真，陈州项城人。父母死，庐墓终丧，负土成坟，不茹荤血。周广顺中，诏旌其门闾。开宝七年，本州以闻，诏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养母，及死，次子守规徒跣，日一食，庐墓三年。太平兴国八年，诏旌表之。

又有齐州王淦、河南李继成、沧州胡元兴，并母死负土成坟，昼夜哭不绝声。州郡继以闻，皆降诏旌其门闾，赐以粟帛。

杜谊字汉臣，台州黄岩人。事父母至孝。父刚严，谊独失爱，惴惴不自容，伺颜色而后进。继丧父母，号恸昼夜不绝，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负土为坟，往来十余里，日渡塘涧，泥水没胫，虽大雨雪未尝少止。手足皴裂血流，以漆涂之。每覆一畚，必三绕坟号而后去。既葬，遂茆舍墓旁，

负土终丧，人往视之，辄遣去。日一饭，不荤。虽虎狼交于墓侧，谊泰然无所畏。明年，吴越大水，山皆发泽，推巨石走十数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庐、墓田、畜牧漂坏者甚众，而独不及谊。邑人状其事以闻，诏书嘉奖。

事族父衍甚谨，衍爱之均诸子。以祖垂象荫入官，至赞善大夫。尝知永城县，岁捐奉钱三十万，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余。又出奉钱率其下新文宣王庙，两旁为学舍数十区，旦夕讲学于其堂。永城父老称谊之政为不可及。

谊生平敦厚，尚信义，有大志，家贫，不恤有无，常推以济亲友。后通判梓州，卒。子揆才十六岁，哭谊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永乐人也。其十世祖栖云。当唐贞元中，调卒戍边，栖云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可无往。某幸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没塞上。时栖云方三岁，其母再嫁，栖云养于伯母。既长，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云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于边，乃庐于墓次，终身哀慕不衰。县令苏辙以俸钱买地，开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表其门，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敬爱。

栖云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自岳至师正，四世庐墓。五世孙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当庆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闻于朝，仁宗诏复其家。十一世孙用和，十二世孙士明，十三世孙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庆历以后又五十余年，而其家孝睦不替。

姚氏世为农，无为学者。家不甚富，有田数十顷，聚族

百余人。子孙躬事农桑，仅给衣食，历三百余年无异辞者。经唐末、五代，兵戈乱离，而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相离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邓中和字祖德，开封长垣人。举《三礼》。景祐、庆历间丧亲，庐墓终其丧，定省往来如事生者二十年，负土累坟高三丈。

毛安舆，嘉州洪雅人。年九岁父死，负土为坟，庐于其侧三年。知益州张方平闻之，遗以酒饩，状其事以闻。

李访，韶州人，业进士。庐父母墓，有虎暴伤旁人而不近访，又有白乌集墓上。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人。以父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州滨重湖，多水盗。寿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盗发，验船所向穷讨之，盗为少弭，旁郡取以为法。

富弼、韩琦为相，遣使四出宽恤民力，择寿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诏兴作。寿昌言州近蛮，金冶若大发，蛮必争，自此边境恐多事，且废良田数百顷，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诏亟罢之。

知阆州，大姓雍子良屡杀人，挟财与势得不死。至是，又杀人而赂其里民出就吏。狱具，寿昌觉其奸，引囚诘之曰：“吾闻子良与汝钱十万，许纳汝女为妇，且媚汝子，故汝代其

命，有之乎？”囚色动，则又撻之曰：“汝且死，书券抑汝女为婢，指钱为顾直，又不媚汝子，将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凡误死。”以实对。立取子良正诸法。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

知广德军。寿昌母刘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刘氏方娠而出。寿昌生数岁始归父家，母子不相闻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力所可致，无不为之。熙宁初，与家人辞诀，弃官入秦，曰：“不见母，吾不反矣。”遂得之于同州。刘时年七十余矣，嫁党氏有数子，悉迎以归。京兆钱明逸以其事闻，诏还就官，由是以孝闻天下。自王安石、苏颂、苏轼以下，士大夫争为诗美之。寿昌以养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数岁母卒，寿昌居丧几丧明。既葬，有白乌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笃。

又知鄂州，提举崇禧观，累官司农少卿，易朝议大夫，迁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寿昌勇于义，周人之急无所爱，嫁兄弟两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余丧，天性如此。

侯可，字无可，华州华阴人。少倜傥不羁，以气节自许。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随计入京，里中醵金赆行。比还，悉散其余与同举者，曰：“此金，乡里所以资应诏者也，不可以为他利。”且行，闻乡人病，念曰：“吾归，则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辍己马载之，徒步而归。

孙沔征侂僇，请参军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县。巴俗尚鬼而废医，唯巫言是用。娶妇必责财，贫人女至老不得嫁。可为约束，立制度，违者有罪，几变其习。再调华原主

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质人田券至万亩，岁责其租。可晨驰至富家，发棧出券归其主。郡吏赵至诚贪狡凶横，持守以下短长，前后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置狱，言于大府诛之，闻者快服。

签书仪州判官。西夏寇边，使者使可按视，即以数十骑涉夏境，猝与之遇，亟分其骑为三四，令之曰：“建尔旗帜，旋山徐行。”夏人循环间见，疑以为诱骑不敢击。韩琦镇长安，荐知泾阳县。说渭源羌酋输地八千顷，因城熟羊以抚之。琦上其功。又议复郑白渠，得召对，旋以微罪罢。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

可轻财乐义，急人之急，忧人之忧。与田颜为友。颜病重，千里求医，未归而颜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敛而可至，拊之乃瞑。颜无子，不克葬，可辛勤百营，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单衣以居，有馈白金者，顾颜之妹处室，举以佐其奁具。一日自远归，家以饔告，适友人郭行扣门曰：“吾父病，医邀钱百千，卖吾庐而不售。”可恻然，计囊中装略当其数，尽与之。关中称其贤。

申积中，成都人。襁褓中，杨绘从其父起求之为子。及长，知非杨氏而绝口不言。年十九，登进士第。事所养父母，尽孝终身。有二弟一妹，为毕婚娶，始归本族，复为申氏，蜀人以纯孝归之。政和六年，以奉议郎通判德顺军。翰林学士许光凝尝守成都，得其事荐诸朝，召赴京师，擢提举永兴军学事，道卒。光凝复与宣和殿学士薛嗣昌、中书舍人宇文黄中表其操行，诏予一子官。

初，光凝所同荐者三人：其一河阳故大理丞陈芳，一门

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邓州王襄，经术登科，年未六十，请老，事孀嫂如母，养孤甥如子，教诲后进，周恤乡里贫民，以学行称。乞加奖异。诏表芳门闾，赐襄号“处士”。

郝戴，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贫，竭力营生。或怜伤之，贷以钱数百万，使取息自贍，戴重谢，留钱五六年不用，复返之。举进士，调宛丘尉、舞阳主簿、通山令。时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书请致仕，为父求官。执政谕使赴官而后请，曰：“如是，则可升朝籍，遇恩及亲矣。”于是留妻子于家，独奉父行，逾岁竟谢事。上官以其治县有绩，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归，未至乡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置土冢上，去则随撤之。服除，州以状闻，诏赐粟帛。

治平末，以翰林学士吕公著荐，起为奉宁军推官，泾原经略使亦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亲也。既不能及，尚庶几以恩得赠，今则无及矣！”姻族语其妻聂氏，使劝戴仕，曰：“吾不德，无以助君子，矧敢强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聂事舅姑亦以孝义著。戴忠信自将，笃行苦节，不仕而卒。司马光为铭其墓。

支渐，资州资阳人。年七十，持母丧，既葬，庐墓侧，负土成坟，蓬首垢面，三时号泣，哀毁瘠甚。白蛇狸兔扰其旁，白雀白鸟日集于垆木，五色雀至万余，回翔悲鸣若助哀者。乡人句文鼎自娶妇即与父母离居，睹渐至行，深自悔责，号恸而归，孝养尽志。乡闾观感而化者甚众。

邓宗古，简州阳安人。父死，自培土为坟，庐其侧，晨夕号恸，甘露降于墓木。里中号为邓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门三十有六月，昼负土，夜拊棺而卧，为坟广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

渐以下三人，元丰中，皆褒赐粟帛。

苏庆文、台亨，皆夏县人。庆文事父母以孝闻。母少寡，庆文惧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谨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终身。

亨工画，元丰中，朝廷修景灵宫，调天下画工诣京师，选试其优者待诏翰林，畀以官禄，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辞归养，闾里贤之。

仰忻，字天颺，温州永嘉人。力学，以笃行称。年五十余，执母丧尽孝礼。躬自负土，庐于墓侧，有慈乌白竹之瑞。绍圣中，郡守杨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观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应诏。未几卒，特赠将仕郎。

赵伯深，字逢原。父子偁，宣和间为棣州兵官属。会兵动燕云，子偁被檄往塞上。伯深时尚幼，与其母张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偁亦隔绝，建炎二年，始得南归。子偁卒，伯深访寻其母二十余年。一旦闻在沪南，伯深徒步入蜀，间关累年。绍兴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号泣，哀感行路。曾诤在夔州，赋诗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宁间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愿知母所在，如是十余年。俄有人言母为泰和倪氏妇，瑜竟迎以归。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圣二年进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亲疾解任，执药调膳，尝而后进，三月不之寢室。父应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继卒于池阳舟次。持锸荷土以为坟，手胝面黔，亲友不能识，庐于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脱粟。诸生请问经义，对之流涕，未尝言文。抱疾归，数日而卒。郡以孝闻，赐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毁卒于舟中。

李筹者，洵同县人，字彦良。与弟衡字平国生同乳，二岁丧母，十岁丧父，兄弟每以不逮事亲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于杨山，负土成坟，庐于墓左。未几，庐所产木一本两干，高丈许复合于一，至其末乃分两干五枝，乡人以为瑞。

有杨芾者，亦同县人，字文卿，性至孝，归必市酒肉以奉二亲，未尝及妻子。绍兴五年大饥，为亲负米百里外，遇盗夺之不与，盗欲兵之，芾恸哭曰：“吾为亲负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盗义而释之。

杨庆，鄞人。父病，贫不能召医，乃剖股肉啖之，良已。其后母病不能食，庆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药进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复生。宣和三年，守楼异名其坊曰“崇孝”。绍兴七年，守仇愬为之请。十二年，诏表其门，复之。愬曰：“韩退之作《鄱人对》，以毁伤支体为害义。而匹夫单人，身膏草莽，轨训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阙，而乃行成于内，情发自天。使

稍知诗书礼义之说，推其所存，出身事主，临难伏节死义，岂减介之推、安金藏哉！”

陈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笃，刲股为饵，病愈。已而复病不救，宗一恸而绝。郡守陆德舆云：“陈宗自毁其体，哀恸伤生，虽非孝道之正，而能为人所难为之事，亦天性之至。”官为合葬，榜曰“陈孝子墓”。

郭义，兴化军人。早游太学，以操尚称。年四十余，客钱塘，闻母丧，徒跣奔丧，每一恸辄呕血。家贫甚，故人有所馈，不受。聚土为坟，手蒔松竹，而庐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乌鹄驯集。郡上其事，诏旌表其闾，于所居前安绰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广上狭，饰白，间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宁，信州铅山人。绍兴六年，潘达兵袭铅山，父愈年七十，未及出户遇贼，贼意其有藏金，欲杀之。世宁年未冠，亟引颈愿代父死，贼感其孝，两全之。

苟与龄字寿隆，滁州来安人。志尚高洁，事其亲，生养死葬，力竭而礼尽，乡党称之。母歿，庐墓侧，有芝十九茎生于墓亭。郡县以事闻，旌其门。

王珠字仲渊，吉州龙泉人，以孝谨闻。建炎间，居父忧，芝数本生墓侧，倒植竹以为杙，复生柯叶。绍兴间，再罹母

丧，复有双竹灵芝之祥。

颜诩，唐太师真卿之后。真卿尝谪庐陵，故诩为吉州永新人。诩少孤，兄弟数人，事继母以孝闻。一门千指，家法严肃，男女异序，少长辑睦，匪架无主，厨饌不异。义居数十年，终日怡愉，家人不见其喜愠。年七十余卒。

张伯威，大安军人。武翼大夫、御前前军正将祥之子。绍熙元年，武举进士。调神泉尉。大母黄，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黄得血痢疾濒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继母杨因姑病笃，惊而成疾，伯威复剔臂肉作粥以进，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以进，达旦即愈。知大安军罗植即伯威所居立纯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妇坊。事闻，诏伯威与升擢，倍赐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应，越州会稽人。家世微且贫。父革，依郡狱吏佣书以生，资定使学，游乡校，稍稍有称。郡狱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系，革以诖误，年七十余矣，法当免系。鞫胥任泽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与狱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独决。定切痛念父当耄年，以非辜堕圜墙，誓将身赎。数诣府号诉，请代坐狱，弗许；请效命于戎行，弗许；请隶五符为兵，又弗许。定知父终不可赎也，仰而呼曰：“天乎！将使定坐视父缠徽纆乎！父老耄，不应连系；佣书，罪不应与狱吏等。理明矣，而无所云诉。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图死矣，庶有司哀怜而释父，则

虽死无憾矣！”于是预为志铭其墓，又为状若诣府者结置袂间，皆叙陈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帅闻之，惊曰“真孝”，立命出革，厚为定具棺敛事，而抚周其家。

郑绮，婺州浦江人。善读书，通《春秋谷梁》学。以肃睦治家，九世不异爨。四世孙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昼则联几案，夜则同衾寝。德璋素刚直，与物多违，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当会逮扬州。德祐哀弟之见诬，乃阳谓曰：“彼欲害吾也，何预尔事？我往则奸状白，尔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诸暨道中，兄弟相持顿足哭，争欲就死。德珪默计沮其行，遂给以无往，夜将半，从间道逸去。德璋复追至广陵，德珪已毙于狱。德璋闻之，恸绝者数四，负骨归葬。庐墓再期，每一悲号，乌鸟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痿，德璋鞠之如己子。

有鲍宗岩者，字傅叔，徽州歙人。子寿孙字子寿。宋末，盗起里中。宗岩避地山谷间，为贼所得，缚宗岩树上，将杀之。寿孙拜前愿代父死，宗岩曰：“吾老矣，仅一子奉先祀，岂可杀之？吾愿自死。”盗两释之。

卷四百五十七

列传第二百一十六

隐 逸 上

戚同文 陈抟 种放 万适 李洙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恡 徐复 孔旼 何群

中古圣人之作《易》也，于《遁》之上九曰“肥遁，无不利”，《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阳德处高地，而皆以隐逸当之。然则隐德之高于当世，其来也远矣。巢、由虽不见于经，其可诬哉。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宋兴，岩穴弓旌之招，叠见于史，然而高蹈远引若陈抟者，终莫得而致之，岂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对大廷，亶亶献替，使其人出处，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时止时行，人何讥焉。作《隐逸传》。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为儒。幼孤，祖母携育于外氏，奉养以孝闻。祖母卒，昼夜哀号，不食数日，乡里为之感动。

始，闻邑人杨恂教授生徒，日过其学舍，因授《礼记》，随即成诵，日讽一卷，恂异而留之。不终岁毕诵《五经》，恂即妻以女弟。自是弥益勤励读书，累年不解带。时晋末丧乱，

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以“同文”为名字。恂尝勉之仕，同文曰：“长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恂依将军赵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即为葬三世数丧。直复厚加礼待，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

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多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曰：“人生以行义为贵，焉用此为！”由是深为乡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谕以善道。颇有知人鉴，所与游皆一时名士。乐闻人善，未尝言人短。与宗翼、张昉、滕知白为友。生平不至京师。长子维任随州书记，迎同文就养，卒于汉东，年七十三。好为诗，有《孟诸集》二十卷。杨徽之尝因使至郡，一见相善，多与酬唱。徽之尝云陶隐居号坚白先生，先生纯粹质直，以道义自富，遂与其门人追号坚素先生。

二子维、纶。维，建隆二年，以屯田员外郎为曹王府翊善，累官职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纶自有传。

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城即同文旧居旁造舍百余区，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诏赐额为本府书院，命纶子奉礼郎舜宾主之，署诚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举之。

杨恂者，虞城人。力学勤志，不求闻达。

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为虞城主簿，因家焉。笃孝恭谨，负米养母。好学强记，经籍一见即能默写。欧阳、虞、柳书皆得其楷法。能属文。隐而不仕，家无斗粟，怡怡如也，未尝以贫窶干人。市物不评价，市人知而不欺。尝言“昼夜者，

昏晓之辨也”，故既暝未曙，皆不出户。见邻里小儿，待之如成人，未尝欺给。同文尝谓翼曰：“子劳谦有古人风，真吾友也。”卒，年八十余。子度，举进士，至侍御史，历京西转运使，预修《太祖实录》。

张昉有史材，历知杂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监致仕。子信，自有传。

滕知白善为诗，至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子涉，为给事中。

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以强干称。象先，淳化中三司户部副使，卒于光禄少卿。

郭成范最有文，为仓部员外郎，掌安定公书记。辞疾，以司封员外郎致仕，卒。

王砺事母甚谨，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至屯田郎中。子涣、渎、渊、冲、泳。涣子稷臣，渎子尧臣，并进士及第。涣子梦臣，进士出身。

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岁，戏涡水岸侧，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聪悟日益。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言尝遇孙君仿、獐皮处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语抟曰：“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抟往栖焉。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

周世宗好黄白术，有以抟名闻者，显德三年，命华州送至阙下。留止禁中月余，从容问其术，抟对曰：“陛下为四海

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责，命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既知其无他术，放还所止，诏本州长吏岁时存问。五年，成州刺史朱宪陛辞赴任，世宗令赍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赐抟。

太平兴国中来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复来朝，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抟居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岁。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因遣中使送至中书，琪等从容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善，以其语白上。上益重之，下诏赐号希夷先生，仍赐紫衣一袭，留抟阙下，令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上屡与之属和诗赋，数月放还山。

端拱初，忽谓弟子贾德升曰：“汝可于张超谷凿石为室，吾将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抟手书数百言为表，其略曰：“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如期而卒，经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蔽塞洞口，弥月不散。

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笺其指。抟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阳集》、《钓潭集》，诗六百余首。

能逆知人意，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贾休复心欲之，抟已知其意，谓休复曰：“子来非有他，盖欲吾瓢尔。”呼侍者取以与之，休复大惊，以为神。有郭沆者，少居华阴，夜宿云台观。抟中夜呼令趣归，沆未决；有顷，复曰：“可勿归矣。”明日，沆还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几死，食顷而愈。

华阴隐士李琪，自言唐开元中郎官，已数百岁，人罕见者；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华阴，至云台观，阅抟画像，除其观田租。

又有许琼者，开封鄆陵人。开宝五年，子永罢卢县尉，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琼年九十九，长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荣养。”上览奏，召永讯之，即命迎其父赴阙。琼得对于讲武殿，上顾问久之，悉能奏对，而词气不衰，言唐末以来事，历历可听。上悦其父子俱享遐寿，赐袭衣、犀带、银鞍勒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鄆城令。是时，澶、密、齐、沂、莱、江、吉、万州，江阴梁山军，各奏八十已上吕继美等二十九人，并赐爵公士。真宗时，凡老人年百岁已上者，州县以名闻，皆诏赐衣帛、米麦，长吏存抚之。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阳人也。父诩，吏部令史，调补长安主簿。放沉默好学，七岁能属文，不与群儿戏。父尝令举进士，放辞以业未成，不可妄动。每往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未几父卒，数兄皆干进，独放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以请习为业，从学者众，

得束脩以养母，母亦乐道，薄滋味。

放得辟谷术，别为堂于峰顶，尽日望云危坐。每山水暴涨，道路阻隔，粮糗乏绝，止食芋栗。性嗜酒，尝种秫自酿，每曰空山清寂，聊以养和，因号云溪醉侯。幅巾短褐，负琴携壶，溯长溪，坐磐石，采山药以助饮，往往终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与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图氏，尝裂佛经以制帷帐。所著《蒙书》十卷及《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录》，人颇称之。多为歌诗，自称“退士”，尝作传以述其志。

淳化三年，陕西转运宋惟干言其才行，诏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而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放称疾不起。其母尽取其笔砚焚之，与放转居穷僻，人迹罕至。太宗嘉其节，诏京兆赐以缗钱使养母，不夺其志，有司岁时存问。咸平元年母卒，水浆不入口三日，庐于墓侧。翰林学士宋湜、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知制诰王禹偁言其贫不克葬，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丧。

四年，兵部尚书张齐贤言放隐居三十年，不游城市十五载，孝行纯至，可励风俗，简朴退静，无谢古人。复诏本府遣官诣出，以礼发遣赴阙，赍装钱五万，放辞不起。明年，齐贤出守京兆，复条陈放操行，请加旌贲。即赐诏曰：“汝隐居丘园，博通今古，孝悌之行，乡里所推，慕古人之遗荣，挹君子之常道。屡览守藩之奏，弥彰遁世之风，载渴来仪，副予延佇。今遣供奉官周旺赍诏，召汝赴阙，赐帛百匹、钱十万。”九月，放至，对崇政殿，以幅巾见，命坐与语，询以民

政边事。放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余皆谦让不对。即日授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巾服简带，馆于都亭驿，大官供膳。翌日，表辞恩命。上知放旧与陈尧叟游，令尧叟谕意；又谓宰相曰：“朕求茂异，以广视听，资治道。如放终未乐仕，亦可遂其请也。”中书传诏，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礼聘，岩猿溪鸟之性，固不敢以禄仕为意。然主上虚怀待士，盱食忧人之心，亦不敢以羁束为念。”遂诏不听其让。数日，复召见，赐绯衣、象简、犀带、银鱼，御制五言诗宠之，赐昭庆坊第一区，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十万。中谢日，赐食学士院，自是屡得召对。六年春，再表谢暂归故山，诏许其请。将行，又迁起居舍人，命馆阁官宴饯于琼林苑，上赐七言诗三章，在席皆赋。十月，遣使就山抚问，图其林泉居处以献，优诏趣其入觐，放以疾未平为请。

景德元年十月，来朝，言归山之久，请计月不受奉，诏特给之。尝因观书赋诗，上曰：“放体格高古。闻其归，私居终日，默坐一室。山水之乐，亦天性也。每所询问，皆据经以对，颇多裨益。朕优待之，盖以激浮竞也。”放每至京师，秦雍生徒多就而受业。二年，擢为右谏议大夫。表乞嵩少养疾，许之，令河南府检校。召对资政殿，曲宴学士院，王钦若洎当直学士、舍人、待制悉预。既罢，又赐宴于钦若直庐。表乞免都门置饯之礼。屡遣中使劳问，赐以茶药。是冬，复来朝。三年，以兄丧请告归终南营葬，复召宴赐诗。

放山居草舍五六区，啖野蔬荠麦。表求太宗御书及经史音疏，悉给焉。十月，复至，上谓宰相曰：“放比来高尚其事，每所询问，颇有可采。朝廷虽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议

未厌，所虑放卷而怀之。”即遣内侍任文庆赍诏谕之曰：“朕临御寰区，忧勤旰食，详延茂异，物色隐沦，思访话言，用熙庶绩。以卿栖心岩窦，屏迹嚣尘，躋绮皓之遐踪，有曾、颜之至行，特举贡园之典，果符前席之心。每所谘询，备详理道，载观敷纳，蔚有材谋，深简朕怀，颇思大用。然以群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来同，万区思义，方崇政本，庶厚时风。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国强兵之术，陈制礼作乐之规。返朴还淳，措刑息讼，辅予不逮，驯至太平，登用机衡，弼成寡昧。卿宜体兹眷遇，罄乃诚明，叙经国之大猷，述致君之远略，尽形奏牍，以沃朕心。副凉德之倚毗，褰外朝之观听，乃司枢务，式洽至公。”

放上言曰：“臣读书业文，实自父师之海，学古嗜退，本求山水之乐。思率天性以奉至道，岂有意于麋鹿，盖无心于绂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场兵偃，群黎鼓舞，庶汇胥悦。蒲帛之聘，宠涣岩谷，君命荐及，肃听祇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岩林之贱。奉圣颜于咫尺，聆德音之教论。列迹侍从，峨冠谏诤。虽愚者之虑，竭忠规而屡陈；而大君之明，惧瞽言之无补。今又访以礼乐之制，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盖念沿革之攸宜，历三五而既异，弛张之体，岂一二而可述。国家谋建皇极，跻纳富寿，惟二圣之光宅，总百王之阙漏，岂伊葑菲，敢预论述。方今德义宣明，鸾骥戾止，如臣之才，俨尔骈列。伏望洞知臣之鉴，怜守节之志，俾泛驾无覆压之害，使为器免溢荡之咎，寝此过听，遂其夙心。况臣首献纳之行，不为无位；预清闲之对，不为疏隔。又安敢碌碌而依违，嘿嘿而旷素？愿且齿于谏署，庶少

观于朝制，斯亦否能有适，名器无假。唯兹保全之惠，仰繁仁圣之赐。”

时先俾陈尧叟谕旨，尧叟手笔审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迁谏垣，无所补报，为幸多矣。今主上圣明，朝无阙政，处之显位，则是重增其过。”及览表，上曰：“放能守分恳让，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贤院，从封泰山，拜给事中。二年四月，求归山，宴饯于龙图阁，命学士即席赋诗，制序。上作诗，卒章云：“我心虚佇日，无复醉山中。”初，放作诗尝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复召赴阙，表乞赐告，手诏优答之。作歌赐之，乃赍衣服、器币，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职就山存问。四年正月，复来朝，从祠汾阴，拜工部侍郎。

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人有诒书嘲其出处之迹，且劝以弃位居岩谷，放不答。放终身不娶，尤恶器杂，故京城赐第为择僻处。然禄赐既优，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致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尝乘醉慢骂之。嗣宗屡遣人责放不法，仍条上其事。诏工部郎中施护推究，会赦恩而止。四月，求归山，又赐宴遣之。所居山林，细民多纵樵采，特诏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观侧，遣内侍就兴唐观基起第赐之。假逾百日，续给其奉。然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在道或亲诟驿吏，规算粮具之直。时议浸薄之。

尝曲宴令群臣赋诗，杜镐以素不属辞，诵《北山移文》以讥之。上尝语近臣曰：“放为朕言事甚众，但外廷无知者。”因出所上《时议》十三篇，其目曰：《议道》、《议德》、《议刑》、

《议器》、《议文武》、《议制度》、《议教化》、《议赏罚》、《议官司》、《议军政》、《议狱讼》、《议征赋》、《议邪正》。

八年十一月乙丑，晨兴，忽取前后章疏稿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诸生会饮于次，酒数行而卒。讣闻，上甚嗟悼，亲制文遣内侍朱允中致祭。归葬终南，赠工部尚书，录其侄世雍同学究出身。

万适，字纵之，陈州宛丘人，自号遣玄子。六七岁即为诗。及长，喜学问，精于《道德经》。与高锡族子冕及韩伾交游，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进，专以著述为务，有《狂简集》百卷、《雅书》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诗》二百首，《经籍摘科讨论》计四十卷。

淳化中，伾任翰林学士，因召对，上问曰：“卿早在嵩阳，当时辈流颇有遗逸否？”伾以适及杨璞、田诰为对，上悉令召至阙下。诏书下而诰卒。璞既至，对于便殿，不愿仕进，上赐以束帛，与一子出身，遣还故郡。适最后至，特授慎县主簿。适素康强无疾，诏下日已病，犹勉强赴朝谢，举止山野，人皆笑之，后数日卒。

田诰者，历城人。好著述，聚学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以故闻名于朝，宋惟翰、许衮皆其弟子也。诰著作百余篇传于世，大率迂阔。每构思必匿深草中，绝不闻人声，俄自草中跃出，即一篇成矣。

杨璞字契玄，郑州新郑人。善歌诗，士大夫多传诵。与毕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来郭店，自称东里遗民。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构思为歌诗，凡数年得百余篇。璞既被召，还，

作《归耕赋》以见志。真宗朝诸陵，道出郑州，遣使以茶帛赐之。卒，年七十八。

李读，河南洛阳人也。六世祖坦，冯翊令。坦生仲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观察推官。玄初生鄮，即读之曾祖也，字尧封，仕梁，历滑、魏、宋三镇留后，拜崇政使、礼部尚书。后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莹字正白，善词赋，广顺进士，蒲帅张铎辟为记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补阙苏德祥荐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从善赂遗，责授右赞善大夫，卒。

初，莹祷河祠而生读，故名读字河神，后改字长源。淳澹好古，博览经史。十六丁外艰，服阙，杜门不复仕进。家世多聚书画，颇有奇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礼待，自是多闻于时。往来中条山中，不亲产业，所居木石幽胜。谈唐室已来衣冠人物，历历可听。罕著文。前后州将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谔与之世旧，每劝其仕，读皆不答。所乘马，尝为宗人借，憩于廛间。人有见者以语读，读即鬻之，其恶器如此。州间化其俭德。

真宗祀汾阴，直史馆孙冕言其隐操，请加搜采，陈尧叟复荐之。命使召见，辞足疾不起。遣内侍劳问，令长吏岁时存抚。明年，又遣使存问，读自陈世本儒墨习静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养疾，舍此莫可。从吾所好，以尽余年，不亦乐乎！”尝语诸子曰：“山水足以娱情，苟遇醉而卒，吾之愿也。吾将与尔永诀，尔辈当常在左右。”即设外寝，与诸子同处。一日，忽曰：“适有人至床下，诵诗云：

‘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言讫不见，吾当逝矣。”亟取莹集七十编洎书画付诸子，促家人置酒。顷之，卒。时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

四年春，诏曰：“故河中府处士李洙，簪纓传绪，儒雅践方，旷逸自居，恬智交养。迨兹晚节，弥邵清猷，奄及沦亡，良深轸恻。特行赉典，式慰营魂。惟蓬阁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归生之赙，兼推给复之恩。申飭守臣，优恤其后。岂独旌于泉壤，亦足厚于民风。可特赠秘书省著作佐郎，赐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蠲其差役。”

魏野，字仲先，陕州陕人也。世为农。母尝梦引袂于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长，嗜吟咏，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曰乐天洞，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前后郡守，虽武臣旧相，皆所礼遇，或亲造谒。赵昌言性尤倨傲，特署宾次，戒閤吏野至即报。野不喜巾帻，无贵贱，皆纱帽白衣以见，出则跨白驴。过客居士往来留题会话，累宿而去。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尝言本国得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

祀汾阴岁，与李洙并被荐，遣陕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岩薮，臣实愚戇，资性慵拙，幸逢圣世，获安故里，早乐吟咏，实匪风骚，岂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尝婴心疾，尤疏礼节，麋鹿之性，顿纓则狂，岂可瞻对殿墀，仰奉清燕。望回过听，许令愚守，则畎亩之间，永荷帝

力。”诏州县长吏常加存抚，又遣使图其所居观之。五年四月，复遣内侍存问。天禧三年十二月，无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状。

四年正月，诏曰：“国家举旌赏之命，以辉丘园，申恤赠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风俗也。故陕州处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顾词格之清新，为士流之推许，而能笃淳古之行，慕肥遁之风。顷属时巡，尝加聘召，恳陈诚志，愿遂《考槃》。及此沦亡，载深嗟悼！兰台清秩，追饰幽局，厚其赙助之资，宽以复除之命。谅惟优礼，式显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赠秘书省著作郎，赙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免其差徭。”

读即野中表兄也。读辛讷至，野哭之恸，谓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时甚异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许人。家于雍丘，与宋准、赵昌言交游甚厚。太平兴国初，尝举进士不第，慨然有隐遁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经史，精于术数，工绘画，颇嗜酒。或游市廛，过客询以休咎者，多不之语。里中号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为考制度使，以名闻。诏曰：“敦早预词场，勤修天爵，超然处退，亦既累年。属览公车之言，俾参郡学之职，用精儒业，以宠耆年。可许州助教。”敦让而不受。乾兴元年，无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

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尝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赙粟帛。

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

逋尝客临江，时李谿方举进士，未有知者，逋谓人曰：“此公辅器也。”及逋卒，谿适罢三司使为州守，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葬之，刻遗句内圻中。

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连被台移出治狱，拒不肯行，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蕲州，卒于官。

高恂，字文悦，荆南高季兴四世孙。幼孤，养于外家。十三岁能属文，通经史百家之书。闻种放隐终南山，乃筑室豹林谷，从放受业。放奇之，不敢处以弟子行。与同时张堯、许勃号“南山三友”。

会诏举沈沦草泽，知长安寇准闻其名荐之，辞不起。景祐中，录国初侯王后，恂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学，召恂讲授诸生，席间常数十百人。杜衍尝请赐处士号，乃命为大理评事，恂固辞。仁宗嘉其守，号安素处士。诏州县岁

时礼遇之，给良田五百亩。文彦博表其经术该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励风俗，诏赐第一区。嘉祐中，就除光禄寺丞，复固辞。梦道士持素书聘为白鹿洞主，卒。

有韩退者，稷山人。亦师事种放。母死，负土成坟，徒跣终丧，去隐嵩山。吴遵路，石延年论其高节。诏赐粟帛，号安逸处士，以寿终。

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初游京师，举进士不中。退而学《易》，通流衍卦气法，自筮知无禄，遂亡进取意。游学淮、浙间数年，益通阴阳、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诸家之说。他日听其乡人林鸿范说《诗》，且言《诗》之所以用于乐者，忽若有得。因以声器求之，遂悟大乐，于七音、十二律清浊次序及钟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达。方仁宗留意于乐，诏天下求知乐者，大臣荐胡瑗，瑗作钟磬，大变古法。复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后瑗制作皆不效。

范仲淹过润州，见复问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无变异乎？”复克西方当用兵，推其月日，后无少差。庆历初，与布衣郭京俱召见，帝问天时人事，复对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时，当小过也。刚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又问：“明年主何卦？”复曰：“《乾》卦用事。”说至九五尽而止。帝又问：“前年京师黑风，何所应？”复曰：“其兆在内，豫王丧其应也。”明日，命为大理评事，固以疾辞，乃赐号冲晦处士，补其子发试秘书省校书郎。复性高洁，而处世未尝自异，后居杭州十数年卒。

郭京者，少任侠，不事家产，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谅数荐之。

孔旼，字宁极，孔子四十六代孙。隐居汝州龙兴县龙山之蚩阳城。性孤洁，喜读书。有田数百亩，赋税常为乡里先。遇岁饥，分所余赈不足者，未尝计有无。闻人之善若出于己，动止必依礼法。环所居百余里，人皆爱慕之，见旼于路，辄敛衽以避。葬其父，庐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间生紫芝数十本。州以行义闻，赐粟帛，又给复其家。近臣列荐，授秘书省校书郎致仕。居数年，召为国子监直讲，辞不赴，即迁光禄寺丞。顷之，起知龙兴县，复辞。卒，赠太常丞。

盗尝入旼家，发其廩粟，旼避之，纵其所取。尝逢羸弱者为盗掠夺其货，旼追盗与语，责之以义，解金畀之，使归所掠。居山未尝逢毒蛇虎豹，或谓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无心则无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书亦不复读。为《太玄图》张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规其中心，空之无所书。曰：“《易》所谓寂然不动者，与此无异也。”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学，喜激扬论议，虽业进士，非其好也。庆历中，石介在太学，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讲官会诸生讲，介曰：“生等知何群乎？群日思为仁义而已，不知饥寒之切己也。”众皆注仰之。介因馆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为学长。群愈自克厉，著书数

十篇，与人言未尝下意曲从，同舍目群为“白衣御史”。

群尝言：“今之士，语言说易，举止情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严也。”因请复古衣冠。又上书言：“三代取士，皆举于乡里而先行义。后世专以文辞就，文辞中害道者莫甚于赋，请罢去。”介赞美其说。会谏官御史亦言以赋取士无益治道，下两制议，皆以为进士科始隋历唐数百年，将相多出此，不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废也。群闻其说不行，乃恸哭，取平生所为赋八百余篇焚之。讲官视群赋既多且工，以为不情，绌出太学。群径归，遂不复举进士。

嘉祐中，龙图阁直学士何剡表其行义，赐号安逸处士。群既死，赵抃守益州，奏群遗稿有益时政，愿诏果州录上之，云：“非若茂陵书起天子侈心也。”寝不下。